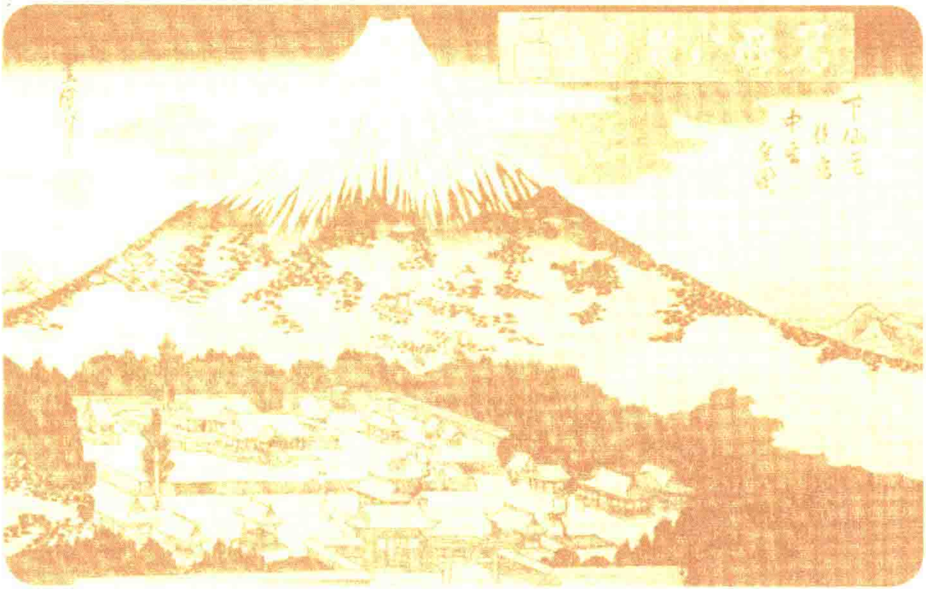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十九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2輯，編年體 / 孫錦泉，周斌，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0689－6

Ⅰ. ①日… Ⅱ. ①孫… ②周…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日本－歷史－編年體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86686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主　編　孫錦泉　周　斌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黎春林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408　字數：28160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0689－6/K311－55
定價：35700.00 圓(全四十二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姜津津　陳建華
營銷編輯　陳　鑫
裝幀設計　陳燕靜

第二輯目録

第一册目録（總第20册）

第二册目録（總第21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22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23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24册）

第六册目録（總第25册）

第七册目録（總第26册）

第八册目録（總第27册）

第九册目録（總第28册）

第十册目録（總第29册）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30册）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31册）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32册）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33册）

続史愚鈔　續（卷五十四—卷七十一）……一

第二十七册目録（總第46册）

第二十八册目録（總第47册）

第二十九册目録（總第48册）

第三十册目録（總第49册）

第三十一册目録（總第50册）

第三十二册目録（總第51册）

第三十三冊目録（總第52冊）

第三十四冊目録（總第53冊）

第三十五冊目録（總第54冊）

第三十六冊目録（總第五十五冊）

第三十七冊目録（總第五十六冊）

日本政記摘注（叙、例言、卷上—卷下、補、跋）……二九五

續日本政記（序、凡例、引用書目、卷一—卷十）……三三三

第三十八册目録（總第57册）

續日本政記　續（卷十一—卷十二）……一

近世日本政記（序、例言、卷一—卷五）……四三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序、例言、目次、系譜、卷一—卷九）……一七七

第三十九册目録（總第58册）

明治新撰日本政記　續（卷十—卷十二、跋）……一

江戸政記（題、緒言、引用書目、系統表、職司表、卷一—卷六）……一二七

國史綱鑑（序、義例、目次、卷一—卷十七）……二七三

第四十册目録（總第59册）

國史綱鑑　續（卷十八—卷二十）……一

本朝通紀（序、凡例、目録、引書、前編卷一—卷二十五、後編卷一—卷十六）……五一

第四十一册目録（總第60册）

本朝通紀　續（後編卷十七—卷三十）……一

霸略（序、略例、卷一—卷三）……一五七

日本通史（題字、序、凡例、目次、卷一—卷三十、附録一、附録二、跋）……一九三

第四十二册目録（總第61册）

國史紀事本末（題辭、序、目録、卷一—卷四十、後序）……一

附録

日本紀年表……五三五

日本幕府將軍表……五四一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38册）

天文十年

周防軍將陶高房等入安藝與元就軍合攻尼子氏

元就敗晴久本營尼子下野守奮進斬陶先鋒深野宮川

元就擊吉川興經多斬獲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六十七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刪定

男渡邊約郎

後奈良天皇二

辛丑十年春正月戊子朔己亥周防軍將陶高房杉重政內藤興盛陣安藝天神山元就遣使約軍期庚子元就率三千餘騎擊尼子陣元就次男元春歲十二請從軍元就以其幼故命井上氏曰抱兒而歸井上携元春欲入城元春怒而拔刀欲斬井上元就奇之許從軍中置於其側既而元就先破高尾氏黒正氏於宮崎高房望見之乘機進擊尼子晴久本營晴久族下野守素有深慮每臨軍非必勝之勢則不妄戰故人皆嘲之曰尼子比丘尼至此察敵陣勢強而揚言曰此戰我輩不死則大將晴久恐不免乎我爲先登可死之平生恃勇以我稱比丘尼者不食其言則繼至諸隊共進破陶先鋒斬其部長深野氏宮川氏時元就家士中原氏放矢中下野守落馬而死是日尼子兵死者四百餘人被創者太多周防兵死者五百四十餘人互疲而退元就復擊吉川興經破之斬首五百七十餘級時晴久間諜在周防者來告曰大內介義隆率數萬騎既發防府到岩國晴久慮大軍難克而引兵歸出雲與經共退陣元就兵追之殘雪甚深故不能進晴久將高尾氏爲殿聚敗卒歸國此時元就部屬香川氏熊谷氏攻武田氏於佐東銀山克之然城未陷○夏四月辛酉陶高房攻安藝櫻尾城此城嚴島神主佐伯興藤催佐西兵五百餘騎守之黨尼子故義隆令高房攻之興藤勢屈城兵斬興藤及其子降高房高房悉捕之無少長皆殺之毛利元就攻武田餘黨於佐東銀山城城兵出戰互有殺傷癸巳銀山城兵請和於元就出城而降唯內藤彌四郎並舊主武田元繁光和像自殺既而降兵又叛據伴邑元就遣內戶隆家熊谷信直悉殺之○秋七月乙酉朔辛丑左京太夫北條氏綱卒于小田原城歲五十五號春松院葬於早雲寺嫡子氏康嗣氏綱有弟曰幻菴以工技聞于關東初學法于箱根別當爲僧故眞言一宗之法能誦焉伊勢家世傳製鞍之法早雲亦能作之故欲傳之于氏綱氏綱曰君稱北條則我家世可以北條爲號然則製鞍之事雖不傳之亦可乎哉由是早雲傳之于幻菴幻菴受其法製様太義且能作弓製石礁世以其工技稱無雙後居久野唯以製河簫爲事尤得其妙關東人得之以爲珍藏其名傳播于京師禁廷武家亦請彼製之以其住久野故稱久野幻菴○八月乙卯朔頃間河內高屋城主畠山長繼稟性敎惰輕侮諸士其家臣等諫之不

義隆令高房攻佐伯興藤滅之

元就陷銀山城內藤彌四郎並舊主像自殺

北條氏綱卒葬早雲寺

河内高屋城主畠山長継爲家士被弑

三好範長政長攻鹽川氏於一藏城木澤長政救之

聽由是遂獻鴆酒以弑之此時鹽川伯耆守在多田
一藏城以細川高國姻族故常懼爲三好氏被攻於
是聞畠山家臣無所統領面通知好木澤長政素與
三好有恨故同之其餘齋藤杉原等預弑長繼者皆
應焉唯遊佐長教與三好睦不應長政長政怒欲擊
長教長教遣使於报來寺招舊主畠山植長納高屋
城而催同志者河州又亂○九月甲申朔巳丑三好
範長三好政長波多野氏池田氏合兵圍一藏城伊
丹親興三宅國村等屬鹽川氏長政令其弟左馬允
救一藏城壬子一藏援兵會伊丹城將出陣三好範

畠山植長使遊佐長教殺齋藤氏

武田信虎

長政長入越水城波多野歸丹波池田歸巳城伊丹
兵攻越水放火於西宮○冬十月阿波淡路三好黨
救越水城時木澤伊丹黨河原林氏居冨松城阿淡
兵先欲攻之河原林逃入伊丹城○十一月丙戌木
澤長政齋藤氏杉原氏催大和河内兵攻三好黨原
田城時三宅國村容入洛降細川晴元伊丹亦謝罪
然未赦之長政猶慮有變心者而解原田圍歸河内
時既畠山植長在高屋城令遊佐長教誘齋藤氏殺
之長政及杉原氏畏禍及巳而據尾上嶽城守之議
聚兵攻高屋是年武田信虎自駿河入洛源義晴厚

入洛義晴厚遇之

松平廣忠以水野忠政女爲妻

僧周良歸自明國

宗桂在明以診脉得名

遇之以爲相伴衆賜桐紋義晴入坂本佐佐木定賴
保護之參河岡崎老臣酒井正親石川清兼阿部大
藏等相議迎苅屋城主水野忠政（號右衛門大夫）女爲廣忠
夫人武田晴信遣其部將相代守海尻城與信濃諸
將相挑山陽山陰群士叛尼子晴久通志於大内義
隆而請曰大貳有事於雲州則我輩爲先登義隆乃
促軍裝約來春進馬僧周良歸自明國醫吉田宗桂
從之而至（宗桂在明之間以診脉得名明人稱之曰意庵取諸醫者意也之義也梅崖書意庵二大字以贈焉累傳以爲家號桂能知條藥分寒温辨性味時人擬陳日華以稱日華子也）
壬寅十一年春正月壬辰大内介義隆發山口城其

大内義隆率大軍攻尼子晴久安藝兵會之

小笠原長時諏訪賴茂等相議欲擊甲州

族大内輝弘家臣杉重政陶高房内藤興盛各率其
族冷泉判官隆豊古田氏弘中氏仁保氏青景氏三
浦氏黒川氏岡部氏問田氏豊田氏狩野氏江良氏
鷲頭氏朝倉氏杉森氏町野氏神代氏桑原氏等從
之其兵總三萬餘騎爲向出雲攻尼子晴久也經日
到安藝國府内戸隆家毛利元就其子隆元平賀隆
宗吉川興經小早川正平天野熊谷信直其弟直續
香川光景山縣氏今田氏飯田氏已斐氏新里氏等
會之（以上藝州士也）○二月信濃國士小笠原長時諏訪賴
茂村上義清木曽義康相議欲聚兵擊甲州甲州隊

武田晴信與諸將議防戰之策

將板垣信形、飯冨氏、甘利氏、諸角氏、日向氏、原氏、啓其主武田晴信曰、信州諸軍強大、恐以麾下兵難拒、宜請援兵於今川義元、晴信掉首曰、我往年憑義元領甲州、彼謂我可屬其麾下、方今義元領駿遠、而有併參尾之勢、我又請援兵、則爲彼麾下決矣、且信虎聞之、則以我爲拙也、凡爲將帥者、一蒙恥辱、則他後雖顯勇名、難雪往日之恥、今般我雖少、不用諸老之言、其以寡勝衆、古來有之、況彼遠來而疲、我以佚待之、則有可勝之利、且四將勢無其主、雖衆其心不必相合、我雖寡一國一心、汝等莫畏彼戰、則心勝何假

義隆大軍超津賀渡而陣

駿河兵哉、乃部分諸隊、以待敵至、大内義隆發安藝國、宮氏族三吉廣隆、杉原忠興、野間隆實、木梨氏、高野久意、久代氏、蘆原氏、佐佐木氏、山内氏、池上氏、多治目氏、志賀氏等、自備後來屬之、○三月、壬午朔、義隆進到石見國、陣出羽山、國士益田藤兼、福原隆包、佐渡秀貫、小笠原長雄、岡本久利、本莊氏、羽根氏、津野氏、清族吉川氏、都野氏、周布氏、河上氏等來屬焉、欲越津賀、渡兵多、無橋、杉宗參連船換橋、諸軍皆濟、如雲、如林、義隆統諸軍、贅陣於此、以休兵馬、庚寅、武田晴信間者、自敵陣歸曰、信州四將既入甲境、皆謂

晴信擊信州四將大敗之

甲士原美濃小幡山城奮進多斬敵

木澤長政與遊佐長教三好範長戰軍敗先畠山植

晴信不能出戰、唯守府壘耳、可漸攻而圍之、晴信聞之、俄催諸隊而發、急擊信州四將於瀨澤、九戰大破之、斬首千六百二十餘級、四將敗而歸國、晴信部下多勇士、有原美濃者、此役九合手、得首十一級、被創六處、時歲四十六、隊將飯富氏、甘利氏亦力戰、被創五、有小幡山城者、三戰先合鑓、及四會馳突敵陣、手斬騎士、其身亦與焉、共被創六七處、戊戌、木澤長政催其徒類陣落合上畠、將攻高屋城、若狹武田氏、令其將粟屋氏救之、遊佐長教三好範長、政長發高屋、到上畠、與長政戰、長政戰死、粟屋亦被擊殺、諸隊皆敗、長教分兵攻信貴尾上嶽二城、皆陷之、畠山植長遂領高屋城、此役河州人三木牛介先登、被創十三處、且獲木澤長政首、長教請植長

長遂領高屋城

村上義清再擧向甲州

授感書、增其祿、長教亦贈鎧刀褒之、○閏月、辛亥朔、辛酉、村上義清再擧、向甲州、義清太恥先月之敗、其家士等告義清曰、先日我軍多、而彼寡、且晴信年少、故輕侮而取敗、若猶豫、則彼必來侵、不若早發而雪恥也、飯富甘利彼驍將也、共被創、則不能出軍、晴信雖勇、未慣軍事、何足畏哉、義清聞而喜、欲自發之、衆曰、我兵雖敗猶多、晴信雖克、其兵猶寡、然則振旅可計日而知焉、願我輩功成之後、清道而待君之來而已、乃率二千余兵、發高尾城、進陣平澤、己巳、晴信聞村上出兵、曰、彼以飯富甘利被創故、謂我不能戰乎、此役猶豫、則人皆

甲將穴山道雪拔沼為先登

晴信信形信繁等大敗村上軍于平澤

以我為無勇也乃詣府中八幡宮以祈勝軍而出以板垣信形日向氏為先登時外舅穴山氏曰先月之役我以罹病故不相從遺憾何以加焉方今病漸瘥願從麾下晴信曰卿今病未癒而勞軍務則恐有他之憂今般之役我輕命而防之若戰死則卿輔翼我幼兒可以守本城穴山氏曰我多年臥病難復其本今臨戰亦死養廢疾亦遂死等死死於軍耳且飯富甘利療瘡守本城則幼兒之輔翼非無人也乃從晴信為先登板垣信形次之晴信在其次諸角氏日向氏為左右翼武田信繁（晴信弟號典廐）為後拒庚午到平澤

島津忠良攻加治木城不克

北條氏康建鶴岡宮大華表

晴信攻諏訪賴茂

大破村上兵斬首三百十九級辛未晴信留滯平澤晴信別將小山田左兵衛（甲州郡內城主）後至飯富甘利分其部兵屬之諸將請晴信進軍攻村上城晴信不聽而班師島津忠良貴久率薩摩兵到大隅小濱壘攻加治木城不克然全軍而歸小濱敵來攻之挑戰累月○夏四月辛巳朔是日北條氏康建鶴岡宮大華表於由比濱豫招南都七大寺高野槇尾園城寺僧且加鎌倉五山及諸寺僧轉讀大藏經○六月庚辰朔癸未武田晴信帥七千五百騎擊信濃諏訪縱火城下諏訪賴茂罹病不能戰而固守之晴信令板垣

熊谷直續攻赤穴城不利戰死

義隆向赤穴晴久救之赤穴右京被創而死

信形攻尾河城拔之斬首二百餘級丙戌大內義隆令熊谷直續攻赤穴城城主赤穴右京亮拒之放矢如雨直續被瘡入敵陣戰死壬辰內大臣藤公賴辭左大將右大將藤公房轉左權大納言藤實通兼右大將壬寅義隆進軍向赤穴城毛利元就為先登丙午諸軍攻城時尼子晴久令田中氏救赤穴赤穴右京力戰數回入陶高房陣被創而退入城而死田中乞降活赤穴妻子命而身歸出雲義隆取赤穴城然戰死者千餘人故退陣田本養療被創者滯留累月是月伊丹親興得赦歸降細川晴元○秋七月武田

今川義元與織田信秀會戰于小豆坂

小豆坂七本鎗

織田將七河尻氏得田原首

尾州士永田氏名護

晴信築尾河城令板垣信形守之○八月己卯朔晴信自信州歸甲州戊子今川義元督駿河遠江參河兵四萬餘騎向尾州而陣參州小豆坂田原氏為先登織田信秀率四千餘騎發尾州到參州安城其弟信光（號織田孫三郎）為軍將既而兩軍會戰于小豆坂織田造酒丞曰敵多我少早登坂頭直下敵陣而戰則克乎乃把鎗先進織田次郎織田四郎赤河氏神部氏內藤氏河尻氏繼進（俗號小豆坂七本鎗）敵辟易七人衆機而突出河尻得田原首內藤亦得首級永田氏名護屋氏共尾州士戰死武藤某（能揮鎗故號鎗武藤）大窪半助（時人稱小樊噲）

屋氏戰死

信秀勸酒於群士賞戰功

細川晴元與赤松晴政爭論矛盾

瀬氏川崎氏土肥氏等力戰、然駿兵甚衆、尾兵戰疲、而退、駿兵追之、織田信光反馬而戰、其同朋某從之、織田造酒丞又進、下方氏、岡田氏、佐佐氏兄弟、（兄隼人、弟孫助）中野越繼之、諸隊皆返戰、遂破却大敵、日既暮矣、駿兵不能再戰、義元罷軍歸駿河、信秀召信光、勸酒於群士、而以打鮑為肴、曰、戰功第一者先把之、造酒丞不讓衆而進、把鮑復座、已而細川晴元在義晴、幕府、與赤松晴政爭論矛盾、洛中不靜、義晴令武田信世召佐佐木定頼、定頼入洛、和解両家而歸近江、○九月戊申朔、戊午、伊勢國司北畠晴具與佐佐木

晴信與義清長時戰大門峠相木氏降晴信

定頼論境相戰、江州克而勢州敗、定頼令其子義賢攻勢州、取數邑、（勢州記曰、頃年伊勢國司或向志摩、或與伊賀仁木氏戰、或與同國長野工藤氏戰、或侵太神宮領而與神民戰、至此又與六角相爭、其餘長野關氏等亦各不睦、國中日亂）大内義隆移陣於三刀屋峯、○冬十月、丁丑朔、癸未、武田晴信出軍於甲信境、先是晴信召諸士、有戰功者或授采邑、且授物以賞之、又募調國中、得騎士二百、歩卒千二百人、總八千人也、癸巳、晴信進到大門峠、己亥、村上義清小笠原長時帥一萬三千人來大門峠、與晴信相戰三田、信濃兵敗、晴信得首級千七百二十餘、進馬於海尻、信濃相木氏以佐久

義隆入出雲、

尾州兵襲上野城、城主内藤氏力戰、尾兵退、

竹千代降誕於岡崎城

郡降晴信、○十一月丁未朔、大内義隆進兵入出雲國、陣高津、烈風大雪、義隆寓正久寺、陶氏杉氏内藤氏等陣大庭出雲郷、毛利元就陣白○熊谷香川三澤、飯田等陣八重垣、吉川與經陣平原、○十二月丁丑朔、庚子夜、尾州兵截來襲参河上野城、城主内藤某（彌次右衛門）姪正成（彌四郎、左衛門）歳十六、善射、發無不中、殺敵數十人、尾兵退去、廣忠召正成、増采邑賞之、壬寅、東照神君（小名竹千代）降誕於参河岡崎城、廣忠嫡子、母於屋、城主右衛門大夫水野忠政女也、酒井正親獻胞刀、石川清兼勤蟇目役、（謹考神君世譜、其先出自清和帝第六皇子貞純親

徳川氏系譜

長尾爲景撃一向一揆、陷穽而死、

王、親王子經基、初賜源姓、是清和源氏諸流祖也、經基嫡子滿仲、滿仲三男頼信、頼信嫡男頼義、頼義嫡男八幡太郎義家、義家三男義國、義國有二男、其一曰義重、是新田祖也、其二曰義康、足利祖也、義重多男、其中義兼繼新田家、義貞祖也、義兼弟義季號徳川四郎、徳一作得、當頼朝時、義季子頼氏號世良田參河守、曾繼新田家、頼氏子曰教氏、經宗時滿義政義親季有親、世住世良田、永享年中、有親避亂奔其子親氏出世良田、親氏到參河稱松平氏、經泰親、信光、親忠、長親、信忠、清康、廣忠、至神君也、）是月大隅國悉屬島津貴久、是年越後長尾爲景向越中、撃一向宗一揆、一揆謀設陷穽於處處、而欺爲景曰、我輩屬麾下導公、入加賀國、爲景信之而行、到處逢陷穽、人馬斃死、爲景到栴檀野陷穽而死、爲景有二男、長曰六郎、次曰景虎、景虎劫而剛暴、爲景慮其作

長尾六郎景虎兄弟争國、六郎亡

天文十二年

亂、徒之於古志莊、至此景虎聞為景死、欲起兵奪國、六郎遣兵擊古志、景虎臥不出、左右告寇至、景虎猶自若、既而告敵半踰山、景虎率其徒六七人（城意安、本莊杀作、吉江織部、鬼小島等也）俄出迎敵、急擊而大破之、進殺六郎、然國人皆不服景虎、變形佯爲修驗者、巡行關東、赴奥州、察其地形（景虎時歲十三、或曰十八）

是年、當明嘉靖二十一年（朝鮮慕齋金安國集曰、日本國使臣安心東堂等來、安國以禮判待之、至誠得其悅服、時日本馬島契辭偶不遜、安國答辭委備得中、時論僉以爲重）

癸卯十二年、春正月乙丑、大内義隆移陣於畝地山、召諸將議軍事、毛利元就曰、尼子領數國、而兵衆勢

大内義隆進軍經塚、晴久挑戰

元就、内藤興盛逼富田城

強則勝不容易、暫陣於冨田五三里之外、可漸漸而攻之、運帷籌以勝則爲有利也、義隆不悅、多古隆時曰、久持於敵境者危計也、唯速近冨田城、構陣營而攻之、則不日而成功也、義隆以爲然、元就屢止之、不聽、乃帥諸軍、登冨田城畔高山、○二月丁亥、義隆令其先鋒陶高房進陣經塚、尼子晴久出兵、毎日挑戰、○三月乙巳朔、戊午、毛利元就與内藤興盛合兵、逼冨田城、到菅谷蓮池畷、牛尾氏、川添氏率一千餘騎出城防戰、而互退、經日、平賀隆宗、益田藤包、攻金尾洞光寺（晴久曾祖、定所建也）清尼子式部、及其弟左衛門太夫

元就濟漲河、救南方秋山、尼子軍敗入城

率二千騎救洞先寺、破之、隆宗敗走、殆危、吉川興經横擊尼子兵、卻之、隆宗幸免、義隆告元就曰、我令備藝石三州降兵陣八幡山、晴久若至、則恐其歸服乎、卿其監護之、元就率一千餘騎陣宮尾、先是義隆部下南方氏、秋山氏率三百人、屯冨田河上、比日霖雨、河水漲而不易濟、晴久俄令大西氏、本田氏、立原氏率步卒二千人擊之、南方秋山拒之殆危、元就欲濟河救之、多古隆時曰、不可也、元就不聽、遂濟而擊破大西等、城中出兵擊元就、義隆亦令部將繼出、元就競進奮戰、尼子軍敗而入城、是月、武田晴信召山本

武田晴信登庸山本勘助

尼子晴久將牛尾宇山等、與大内軍挑戰

勘助、諮詢軍事、勘助參河國牛窪人也、一眼眇、手痿跛、面色甚黑、以醜男稱焉、然熟練武事、經歴南海西海山陰山陽、屢嘗軍艱、被創數所、不敢安、託身於人、而巡行關東諸國、求事今川義元、在駿河累年、然義元不用之、板垣信形聞其名、薦之晴信、晴信以重祿招之、勘助乃應之、來甲州、說城郭形勢營構之事、晴信納用之、且述密策數條、晴信嘉其賞之倍所約、○夏四月乙亥朔、甲辰晦、先是大内部下藝備石新降者、内應尼子晴久、而誓約既定、是日晴久將牛尾遠江守、宇山飛驒守、率千餘騎、隔冨田河、示挑戰之勢、

尼子晴久攻義隆陣大内軍疲於久陣每戰失利

吉川興經三刀屋久扶三澤氏本莊氏廣田氏宮氏櫻井氏江田氏池上氏等佯爲拒之者引類亦羣入富田城大内諸軍大驚駭義隆分遣軍使於諸陣或諭或責而後稍定晴久募浪士等塞糧道擁要害遮往還大内軍中甚困窮○五月乙巳朔丙午尼子兵攻義隆陣義隆部下疲於長陣乏糧食故每戰失利義隆與諸將議曰此行難遂志不如早退而催筑紫兵謀再舉也辛亥尼子晴久出兵大内義隆諸軍敗潰義隆自陸路歸國養子周防介乘輕舟而逃從軍競衆之舟小而人多舟子把橹棍拂郤之又泳水衆

大内周防介乘舟而逃人多舟沈沒而死

小早川爲土一揆所遮戰死

舟舟遂沉沒周防介及同舟者皆溺死冷泉判官隆豐求得周防介骸棄於別舟監之歸周防周防介者土佐一條權大納房家子而母義隆姊也故養而爲子愛之携而在軍及此難時歲十一皆憐之一說曰周防介骸沉而不見　陶高房杉重政内藤興盛廻白瀉而歸國毛利元就其子隆元自宮尾退到岩坂尼子兵追急赤川氏斬追者二人井上氏内藤氏波多野氏三戶氏等還戰時雨頻路滑故敵亦退元就留羽根寺聚敗卒而歸吉田小早川熊谷香川三須等到鵜巢川爲浪士一揆被攻迫而小早川戰死其餘免而歸○秋

参州苅屋城主水野忠政卒

松浦興信擊敗細川氏綱

七月甲辰朔乙卯参州苅屋城主右衛門大夫水野忠政卒其子信元嗣忠政有七男四女信元其嫡也門葉姻族分爲數派戊辰和泉國人玉井某聚浪士等立故右馬頭細川尹賢子氏綱爲高國入道常桓嗣號右京大夫稱氏綱弟藤賢號右馬頭起兵入和泉界邑於盧原時肥前國士松浦興信偶在泉界聞變擊之殺三十餘人玉井奉氏綱逃退細川晴信感賞興信不意立功由是其名顯於都鄙○八月癸酉朔壬午参州内藤善教遷阿倍大藏屬廣忠麾下廣忠加來地戊子細川晴元令三好範長發兵於泉界擊玉井氏郤之項間上杉

憲政與義元通好攻北條氏長久保城

憲政朝定攻北條綱成於河越城

櫻井城主松平清定卒

上杉北條互遣使古河謀爲己

憲政與今川義元通好義元遣兵攻北條氏康部下長久保城氏康欲發援兵憲政與上杉朝定謀攻河越城催八州兵河越城先是氏綱取之令北條綱成守之也○九月癸卯朔上杉憲政上杉朝定大擧關東八州兵八萬餘騎圍河越城北條綱成以三千騎拒守憲政陣沙窪指揮諸軍○冬十月壬申朔甲戌参州櫻井城主松平清定卒癸未細川氏綱率玉井氏等陣喜連杭全晴元部下擊之戰于横山庚寅氏綱敗走上杉憲政獻使者於古河請晴氏曰閣下若進大旆於河越討北條氏則復御座於鎌倉臣憲政師八州羣士奉保護

援上杉部下難波田小野諭晴氏令下與氏康絶上

之如氏滿滿兼時也、晴氏以北條為舅家、故未聽氏康、亦遣使告晴氏曰、臣與上杉共為閣下之部屬、則彼此勝敗無損益於閣下、莫必左祖一方、且臣妹奉箕帚、故亡父氏綱以來、對閣下無貳心、今何棄臣納上杉言哉、晴氏以為然、止赴河越、氏康書謀救河越、而破上杉也、難波田彈正小野參河守聞之、自到古河、白晴氏曰、竊聞閣下用氏康言、不救上杉、然乎、若然則甚不可也、原夫基氏至滿兼、府營之於上杉、猶魚之有水、持氏以來、君臣不快、關東大亂本於此、今憲政悔過、欲奉護閣下、閣下速進官馬、則歸鎌倉再

兩上杉合圍河越城

興武門、可計日而待焉、且早雲起於微賤、至氏康三葉、既并吞伊豆相摸武藏、然未聞一邑獻閣下、幸結舅婿之緣、是亦假閣下名為已家之榮耳、彼勞日熾、則族滅上杉、廢黜閣下者必矣、閣下何守新緣之好、捨累世之睦乎、閣下其勿猶豫、若不用臣等言、則噬臍無益也、晴氏曰、善、我將出軍於河越、戊戌、晴氏發古河、到河越、會上杉憲政朝定、於是關東八州羣士、持兩端者悉皆來屬焉、兩上杉大喜、部分諸將合圍河越城、絕糧道、○十一月、武田晴信出兵於信州、山本勘助從焉、河越城受大敵之圍、踰月、北條綱成謂

北條綱成堅守待小田原援兵

綱成弟福嶋辨千代詭敵軍達使言於城中

其屬兵曰、城中糧不多、運道既絕、則難久保守、寧與餓死、不如早一快戰而死也、衆皆同之、欲待時機而發、氏康在小田原、召諸將議曰、河越城陷、綱成戰死、則我家大患也、速發援兵、然敵甚衆、容易發則必敗乎、深謀遠慮而遲滯、則城不能保也、彼此之間一失、則大事去矣、我欲遣使於城中、抑其妄發、而待援兵至、然大敵塞路、無由入城耳、誰為我達此言於城中、時福島辨千代（綱成弟、氏康寵臣）歲十七、前席曰、我詐敵軍入城、達其言於綱成、縱然為敵被捕、亦不肯泄言也、君若慮我年弱而遣他人、而被捕、則恐密策之漏也、

明州船漂着紀伊國

長尾政景拒景虎不納

氏康壯而許之、辨千代唯獨赴河越城下、敵不辨其主客、城兵木村氏望見、知其為辨千代、與其徒十騎出城迎之、辨千代馳入告綱成曰、小田原援兵來在近、固守待之、城中欣欣然、既而氏康分兵留守小田原、又備長久保之敵、且鎮三浦城、而自率八千騎到武州、陣沙窪、與晴氏兩上杉相挑、河越城兵彌保守、上杉分軍、半拒氏康、半攻城、踰年、○十二月辛未朔、乙酉、武田晴信歸甲州、此役取信州九城、共山本勘助力也、是年、明國明州舟漂着紀伊國、長尾景虎歸越後、其姊夫長尾政景領兵八千、拒景虎不納、景

天文十三年

武田晴信與諏訪頼茂約和

晴信使人殺頼茂

北條氏康佯示柔弱於晴氏憲政而驕之

虎率其部兵二千擊破之政景未服相争累年

甲辰十三年二月武田晴信到信州諏訪板垣信形與武田信繁議遣使於諏訪頼茂約和頼茂從之於是限甲州諏訪境而頼茂屬晴信麾下而罷兵○三月武田晴信歸甲州諏訪頼茂來甲府謁晴信相見者三晴信命其奴萩原某殺頼茂諏訪兵士聞而怒立頼茂族蓮甫為帥據郡起亂北條氏康與晴氏憲政相持既久氏康佯示柔弱遣使於晴氏曰河越城兵粮盡皆饑若許其死罪一等則獻城以歸小田原也晴氏答曰河越城汝雖不獻之可一戰而屠之城

氏康遣使常州菅谷氏而驕之

兵三千久敵我可悉鏖之且令汝歸小田原則遺虎患也何可放遣之哉氏康固請再三不聽氏康佯而畏懼又遣使於常州小田政治部屬菅谷氏曰城受重圍我力既疲卿為我請憲政赦綱成死然則以河越附憲政而永修和好也我今欲一戰然以寡不能敵衆無奈之何卿其憐察焉（菅谷者小田家臣時代其主在軍中）菅谷以白憲政憲政曰氏康既疲可以隻手倒之何議和睦哉陷城殺氏康在此一舉也自此上杉軍中悔氏康不設備而漸張攻城之勢氏康欲謀夜襲而待時也晴氏憲政不悟之○夏四月己巳朔戊子北條氏

氏康夜窃襲上杉陣大克

康夜窃令笠原氏窺上杉陣反命曰敵陣或曰氏康逃歸在近然則陷河越城可直攻小田原也或曰氏康猛將也此役勝敗未可測不若結好以免他日之殃也未聞一人備不虞之變氏康曰時至不可失也令曰勿揚炬火勿負旗幟可剪紙懸鎧以辨主客見敵則斬之莫算首級可守約言而進退可由敵變化而散亂勿令敵知我軍所聚也約束既定以子刻而發縱八千餘騎馳突敵陣而左右前後亂擊之氏康自指揮羣卒其部將那波荒河諏訪橋本等自把鑓馳驅羣士奮擊上杉諸軍八萬狼狽敗走氏康追之

上杉部將小野本間倉賀野戰死難波田彈正陷井而死

北條綱成擊晴氏陣

憲政部將小野氏本間氏倉賀野氏戰死難波田彈正逃到燈明寺誤陷井而死其子隼人為追者被殺憲政率敗軍奔上州今夜上杉士卒死者三千餘人氏康衆勝逐之多目周防守曰不可也一戰勝十倍之衆實是非常之功也若長追而敵還戰則恐其敗衂乎諺所謂勝而結胄緒者可不思之乎乃說氏康止追兵入松山城以休兵馬北條綱成見上杉敗而出城率三千餘騎進擊晴氏陣晴氏不能戰逃歸古河上杉部下大石氏藤田氏等及關東諸士多捨憲政屬氏康者氏康召綱成曰卿久守孤城受大敵之

尼子晴久出軍備後攻三吉氏
元就部下福原貞俊兒玉就忠救三吉氏就忠被創粟屋井上長屋皆死

圖、而遂立勝功、可謂無雙之勇士也、既而氏康歸小田原、兵威彌强、憲政勢氣日衰、○秋七月戊戌朔、尾子晴久與諸將議曰、往年出軍直赴藝州、故取敗也、今先平備後國、而向藝州、則可勝也、率七千餘騎到備後國、攻三吉廣隆城、陣江川、（廣隆一作隆信）癸亥、毛利元就令福原貞俊、兒玉就忠率粟屋氏・井上氏・長屋氏等一千餘騎救三吉、乙丑、貞俊・就忠攻尼子陣、時大霧失路、貞俊・就忠被創、粟屋・井上・長屋猶留戰不克而死、晴久喜而稍驕惰、廣隆出城加安藝軍、時霧晴乃進擊晴久陣、破之、國士池上氏・上里氏・森氏・矢田

松平長親卒
朝倉宗滴齋藤道三合兵擊破織田信秀

氏、國富氏、蘆原氏共來加廣隆陣、追晴久、斬首數百級、○八月戊辰朔、己卯、朝倉貞景令朝倉宗滴攻美濃國、先是尾張織田信秀屢擊美濃、與齋藤道三戰、道三請援兵於越前、至此宗滴發越前、戊子、松平長親卒、長親退老之後、改名道閲、經信忠・清康・廣忠、而猶存、氏族繁多、動爭嫡庶、指神君曰、此兒我家正嫡也、故擧族無異論、至此而終、壽九十餘、（一號棹舟院閑居士）朝倉宗滴到美濃、與齋藤道三合兵、擊破織田信秀、信秀引兵歸尾州、此時土岐頼範雖有美濃國主之名、然國務軍事悉決於道三、道三初名利政、山城國西

道三履歷

岡松尾人也、其父西村某、家貧、賣油爲產業、曽到美濃國、事齋藤基秀、（或作利國）基秀土岐老臣也、基秀家令有曰長井藤左衛門、西村先屬長井、從齋藤於軍旅有功、由是改稱長井新九郎、尋襲豊後守、與藤左衛門並掌齋藤家事、基秀無子、養同族利藤子利綱爲嗣、利綱死、而其家絶、藤左衛門・豊後守分其地領之、而號長井、既而長井爭威矛楯、豊後守死、利政領父地、擊殺藤左衛門、而悉併齋藤舊領、自稱齋藤山城守、而專土岐家政、而遷其主頼範於大桑城、而身自居稻葉城、分半國爲已有、國人唯知有齋藤利政、而不

親滿叛襲國主大友義鑑館而敗七

知有土岐頼範、頃利政剃髪改名道三、（一說曰、道三城州山崎人、少到美濃五村、憑仁木某、仕土岐家、光一調大年与長井甲斐守、小池備後守同列、娶甲斐守女、經年殺其主大年、而自爲土岐家老、專國事、與淺井下野守成婚云云）軍參州苅屋城主水野信元屬尾州織田信秀、叛今川義元、義元素與松平廣忠相睦、故廣忠與信元雖爲姻家、重義元舊功、與信元絶、欲令其室水野氏大歸苅屋、然有病暫療養於酒井正親宅、豊後國士主綱親滿伐叛、襲國主大友義鑑館、館中無備、然清田親忠力戰拒之、與松尾滿弘接戰、共死、既而館兵稍聚、親滿不能克、退登高崎城、城守吉弘右近、古莊氏拒而不納之、親滿據

京極高秀忤義晴旨朝倉貞景説朝井亮政令撃之

子城而與大友兵戰數回佐伯惟常濟鳴河先登諸軍繼焉義鑑自進旗親滿敗亡吉弘氏得其首明日國中群士來聚者二萬○九月佐佐木京極高秀（高峯）忤義晴旨乃命佐佐木定頼美濃土岐越前朝倉伊勢國司北畠晴具及關長野攝州諸士討之朝倉貞景入洛啓曰京極部下淺井亮政（亮作助）本武勇絶人曾叛京極今雖外睦中心相疑若以京極地全賜亮政則令彼滅京極不可勞他兵將軍用臣言則臣往諭亮政義晴聽之貞景歸國招亮政及其子久政諭之亮政諾而歸小谷（亮政時剃髪號林外或説曰京極與臣子同族故與臣子）

廣忠室水野氏大歸途還護送之士

（晴久相約欲入京義晴大怒及此云）故廣忠室水野氏歸苅屋惜別於神君（時三歳）而發岡崎淺羽氏金田氏二十餘輩護送之既及近苅屋而命淺羽金田曰汝等捨我於此早歸岡崎何者則信元性急聞我大歸則必怒不歸汝等妾雖別廣忠然我兒在岡崎則不忍見汝等死也且汝等歸則岡崎苅屋和睦可以期焉汝等死則兩城之怨不永解也然則妾不能再見我兒也淺羽金田不能強請而尋鄉氏昇共與諭曰此是苅屋城主妹也謹護奉送之鄉民皆曰謹應命於是淺羽金田等歸去未幾信元令甲士數百發曰迎我妹來而鏖

京極高秀自殺堀部氏殉死

氏康諭古河晴氏令請和

岡崎護士至則護士既去故不及追之奉與歸苅屋信元季妹嫁形原城主松平家廣聞廣忠送其室家廣亦歸其妻於苅屋信元怒殺其送使○冬十月丁卯朔戊子京極高秀勢盡自殺於餘五湖邊堀部氏等殉焉（一説曰高秀請援兵於尼子晴久然晴久境場多事不能救焉飛騨国司藤原某者高秀婿也然不來會家臣淺井多賀既爲敵故至自殺高秀弟時七歳若宮左京亮奉之到若州依武田氏經年得赦歸佐佐木治部少輔高成以再興其家云京極家譜曰高秀子曰高吉號長門守寄寓淺井氏受其供給）○十一月丙申朔丁酉北條氏康令輕部氏遣書於古河老臣瀥田氏啓晴氏謂亡父氏綱爲閣下盡忠討小弓義明令關東諸士悉仰閣下是衆所知

尼子晴久攻浦上氏屬三城陷之

也且臣妹柔奉箕帚而誕王胤則微臣何疎閣下哉閣下捨前忠不顧好緣爲憲政進旆於河越欲鏖城兵而滅臣族臣等得快勝且斬讒臣難波田等以寡勝衆乃其得天助者乎他後閣下其深慮之若猶不辨正邪聞讒捨我阿黨凶徒則臣亦何不含恨哉君臣之名絶與不絶者在閣下之心耳晴氏恐而請和尼子晴久令其將河添氏森脇氏率五千餘騎會尼子紀伊守於備後國攻小早川又鶴丸（子正平）城取其質子而徇美作國攻浦上氏所領高田篠吹伊王山三城陷之而歸出雲○十二月乙未朔遠江國士井

今川義元殺井伊直滿
耶蘇之徒始來薩摩國
天文十四年
板垣信形攻信州斬其將蓮甫
晴信妾諏

伊直滿（井伊氏出）今川義元心義元召之駿府殺之（傳稱井伊氏出自藤良門子利世世世住遠州以井伊為氏至直平直平有二男曰直宗曰直滿直宗卒其子直盛嗣直盛無子養直滿子直親為嗣家臣小野和泉守不欲之乃搆讒於義元殺直滿時直親九歲家僕今村氏抱之匿信濃伊奈經年歸井伊谷）南蠻耶蘇之徒始來薩摩國弘其法謂之天主教又曰景教

是年當明嘉靖二十三年（從信錄曰日本貢使釋壽光等至）

乙巳十四年二月甲州先鋒板垣信形攻信州諏訪斬其將蓮甫（長門左衛門尉得其首）晴信以信形為諏訪郡代諏訪賴茂女年十四容色艷麗晴信納之為妾信形及飯富氏等諫曰殺其父納其女不可也且有不虞之

賴茂女
德大寺藤實通主從九人遭害

畏山本勘助曰國主（晴信）威猛絕倫雖強敵猶畏服何憚一小女哉且若誕子繼諏訪家則彼敗亡餘孽依戴我君與甲州將士何異哉晴信曰善信形等默然（明年此女產男乃是勝賴也）○三月癸亥朔庚辰薩摩諸士相議立島津貴久為薩隅日三州主貴久雖為庶流至此為一家之宗推稱中興太守（島津家傳曰貴久獻使者於京師憑近衛前關白藤植家奏之賜詔書及冠服）○夏四月癸巳朔辛丑德大寺權大納言藤實通在越中國為亂兵遭害家臣藏人右馬助藤懐世等九人死之（京師荒廢公家零落家領悉失資用窮乏故流浪邊鄙寄食武士者多矣）○五月壬戌朔甲戌武田晴信發甲州到信

小笠原長時木曾義昌出師邀甲州軍於鹽尻不利

州小室勞戍將等授物而巡撫境域庚辰小笠原長時及木曾義昌（昌一作政）伊奈郡士等出軍於信濃鹽尻板垣信形在諏訪告變於小室晴信即日馳到諏訪令信形拒伊奈兵身自帥師擊小笠原木曾甲申大戰鹽尻破小笠原木曾軍斬首六百二十九級伊奈兵亦佯退信形追之荻原某告信形曰伊奈兵素熟軍事聞長時義昌敗績整列而退不及狼狽恐其有所謀乎若君蔑視彼則有後患信形罵曰汝妄懼彼威而不能速擊可謂柔弱之士也荻原大怒突入敵軍而戰死信形指揮諸兵而進及日暮伊奈兵返軍

板垣信形擊伊奈軍遇伏而敗

分列夾擊之發伏兵於三所自前後競出信形騎士四十一人步卒百餘人戰死伊奈軍收兵而去衆皆謂信形勇猛自負不用荻原言而至敗然晴信不咎之而譽其臨變善戰不及大敗也乙酉晴信進到木曾所部焚桔梗原時聞村上義清出小縣而歸諏訪復向小縣義清退歸葛尾晴信入小室放火於村上所部而再入諏訪置伊奈戍兵而歸甲州今夏丹波國士內藤氏應細川氏綱搆城於關山侵奪近境同國波多野氏欲擊之請援兵於三好範長範長與波多野依有舅壻之好也○秋七月壬戌朔丙戌三好

> 三好範長宗三攻關城
> 二條關白藤尹房三條右大臣藤公頼等到山口依義隆

範長、三好政長入道宗三帥師向丹波、與波多野氏攻關城。戊子、内藤避城而去。是年、従三位多多良義隆叙正三位。頃間二條前關白藤尹房、三條前右大臣藤公頼、柳原大納言藤資定、廣橋大納言藤兼秀、飛鳥井前大納言藤雅綱、持明院左衛門督藤基規、及宮務小槻伊治、外記清原頼賢等、地下北面到山口共依義隆。長門豊前筑前武士皆候周防。故山口富贍、倍王城。義隆有遷帝都之志。試分九條街衢、義隆位至三品、日與廷臣談故、或催和歌遊、或聞管絃唱野曲、或玩小弓楊弓、稍懈武事、寵臣相良武任專

> 越後政景屬長尾景虎
> 信秀侵参州本多忠豊先登而死

用事。家老陶氏杉氏内藤氏等不悦。（大内家傳曰、義隆愛倭歌、於飛鳥井家及二條冷泉餘流者、問有職故實於日野廣橋、習野曲於基規、学衣裳制度於冷泉院入道紹意、又召天王寺伶人東儀氏岡氏以觀舞樂、其餘諸藝大聚皆試之。此後基規剃髪號一忍軒、殊與義隆睦。日夜在側、伴酒茶會。義隆多愛美、卿相女亦在其中。）越後政景與長尾景虎相戰三年。至今年、政景勢屈、屬景虎麾下。（景虎忌政景勇猛、遂殺之。其子景勝小名喜平次、景虎姉所生也。故景虎與景勝為父子約。）織田信秀侵参河、到安城。暇廣忠發岡崎拒之。本多忠豊先登而死。阿倍忠政（大久保忠俊姪忠次子、為阿倍定次子、継其家。）善射、多傷尾州兵。大久保忠俊、松平忠次力戰。信秀引兵而歸。頃年上杉憲政勢威日減、關東諸士多通好於北條氏康者。太

> 上杉憲政勢威日減諸將據其地而叛
> 晴信出師信州小縣欲攻義清

田美濃守入道三樂在武州岩築城。左祖憲政屢出兵、於江戸河越、與小田原戰不止。其餘成田氏、田良氏、上野長尾氏、深谷氏、安中氏、山上氏、和田氏、倉賀野氏、長野氏各據其地叛憲政。此時菅野信方、上原兵庫有寵於憲政、執事多私、部下多嫉者。丙午十五年二月、武田晴信欲撃村上義晴。然懲去年板垣信形之敗、而慮伊奈兵與小笠原木曽合襲諏訪。分遣諸隊於諏訪及信州上州敵境、而自率甘利氏諸住氏小山田氏等數隊、向信州小縣。○三月、戊子朔、参州長澤城主松平信重、（其先出自信光、世系不詳。）素與

> 義清救戸石甲州將甘利横田戰死

水野信元善。然聞彼黨尾州、而絶交屬廣忠。廣忠感其歸正、加之采地。武田晴信攻小縣。附城戸石壘、令甘利氏（前備中守）率一隊、備村上義清援兵。横田氏（備中守）監之。辛未、村上義清率六千餘騎救戸石。先撃甘利氏陣、而欲突晴信本營。甘利横田力戰拒之。横田子彦十郎歳二十二、先登斬村上隊長、被創而退。義清合其五隊、競進。甘利横田共戰死。甲州軍潰。山本勘助進告晴信曰、我殆危。君以何術欲制之哉。晴信曰、我合麾下及小山田諸住二隊、而一戰耳。勘助曰、令敵兵自南而攻、則我軍其勝乎。晴信曰、令我軍亦猶

山本勘助設策勝村上軍

不如心、豈可令敵兵向南哉。勘助曰、若令諸住一隊任我指揮、則臣請謀之。晴信領焉。勘助乃率諸住隊距本營可五町、而張陣北面。村上諸軍果皆南面、而擊之。勘助歸本營、令小山田一隊先進、加麾下步卒急擊之。村上敗走、勘助驅入甘利陣、令殘兵追擊之。勘助又聚離散兵、護本營。村上遂退。此日初戰甲兵死者七百二十餘人、後戰村上兵死者百九十三人。時人謂微勘助、則晴信全敗耳。武田晴信歸甲州、催猿樂三日、勞從軍之士、不敢見敗軍之色、而新擇馬場民部(後號美濃守)・内藤修理・淺利氏・秋山氏、以爲隊長

晴信誅川上氏明罰

大内義隆開設學會

沙汰甘利殘士、追放其臆者、而令甘利子(歲十三、後號藤藏、改稱左衛門佐)領父舊隊百五十騎、而責信州川上氏早敗、誅之、懲其黨類(信州士、近年降附晴信者、號先方衆、川上其一隊長也、戶石戰此等見甘利死而不戰而敗、故如此)。今春大内義隆自講大學序、而令柳原資定・持明院基規・京師官醫法眼竹田定理(時在周陽)神光寺、其更日設會、巡講四書五經、而令小槻伊治・清原賴賢聽之、質其疑義。先是義理聞賴資祖父環翠軒豈賢(剃髮號宗尤)家藏四書五經諺解、而贈錢五萬、借寫之、以是爲講誦、助義隆點撿其所部諸寺、擇雛僧小沙彌、而畀衣糧、各勸其學問。義隆老母猶存、

朝鮮復大内義隆書

省定、不懈、人皆感之、唯以懈武備爲無遠慮。朝鮮慕齋金安國集載與日本國大内殿書曰、承書憑審、雅履裕勝、欣慰殊深。所獻禮物、足見誠款、轉啓收了。前送五經暨寺額、因蒙遠索、聊申緩好之禮、何用煩謝。念此諸經、皆共傳註、苟能講究、足以闡道義、出治化、無以復加兵。而足下猶惓惓然於心、復勤遠价、更求朱氏新註五經、可見足下向道之切、慕學之篤、不覺歎嘆。倘有焉、宣敢愛惜。今天下所尚而習學者、皆程傳易、胡傳春秋、蔡傳書詩、鄭註禮記、本國教學所尚亦不外此、別無朱氏新註。故前者曾以本國所存者奉

淺井助政卒

送。今兼再索、眷意不可虛負。唯念五經之中、詩書尤切於講習、今各添送一件、以爲好書之助。更漏之器、亦係欽天授時之具、有土者之所不可闕。足下又以爲請、益見雅尚之得其要矣。貴國之人、必有通於候曆之術者、其制象之器、應亦致精矣。今所求蓋欲參校晷刻、益究其精耳。其意不亦嘉哉。本國漏器規制不一、取其中簡易能致遠者一具、并以奉寄。惟希領納、餘冀益加珍重、不宣。(此書不記年月、考慕齋傳、則先是既卒、然則義隆嗜經書、亦非今年爲初、素有其志者也)○秋七月丙辰朔壬申、前備前守淺井助政入道休外卒於小谷城別館、年五十二、葬於

遊佐長教欲廢晴元立氏綱畿內兵亂復起

下野村建寺於小谷鷲田川山京極高峯時剃髪號利角齋赴寺弔之江北諸士及美濃屬士皆來會六角義賢遣堅田氏弔之淺井家說曰助政有入洛之志然晩年多病而不果傳稱六角義賢與助政講和限愛智川中分江州相互保守境內故江南江北累年無爲各武田晴信賞山本勘助戸石戰功爲卒長加增祿數勘助赴駿河逢其舊識而不日歸甲州頃間遊佐長教欲立細川氏綱以代晴元而勸其主畠山政國政國歲弱不能拒長教所請而許之畿內兵亂又起○八月遊佐長教迎細川氏綱高屋城與畠山政國同居以招近國兵攝州三宅氏池田氏皆應之唯伊丹親興守城屬晴

範長號筑前守義賢號豊前守安宅冬康號攝津守一存號十河左衛門尉

山城守後號笑岩

元庚子晴元令三好範長赴泉界以欲聚兵攻河內甲辰遊佐長教統畠山政國細川氏綱兵攻泉界三好範長兵寡不能戰請和歸京晴元發使召淡路阿波讚岐兵且令山中氏到天王寺據大塚城備之安宅冬康十河一存率淡路讚岐兵入洛屬晴元三好家譜曰三好元長入道海雲有四男長曰範長次曰義賢次曰冬康次曰一存項間範長在洛扶晴元特義晴執洛中畿內雖義賢居阿波三好城專南海事冬康居淡路須本城一存居讚岐十河城且範長叔父京三宗三弟山城守後號笑岩其餘氏族若干振威於畿內南海○九月乙卯朔三好範長及政長入道宗三安宅冬康帥師赴中島丁巳濟渡邉川然聞攝州悉屬氏綱不戰而退陣尼崎晴

晴元令伊丹親興等攻池田城

上杉憲政出師向甲州

元賞伊丹親興獨不屬敵任兵庫助不日任大和守甲子晴元令三好氏淡路兵及伊丹親興攻池田城五有死傷者遊佐長教攻芥川城三好宗三救之長教先鋒三木氏擊殺宗三兵七十餘人宗三請和而退長教歸河內頃間細川和泉守從氏綱在高屋城病卒無子長教以畠山政國弟其繼共參稱細川刑部大輔是月上杉憲政召其部屬於平井城議事菅野氏上原氏等曰聞甲州武田晴信去年敗於諏訪今春敗於戸石彼梟惡逐父奪國衆皆外順內畔命乘其敗軍之弊而出軍於信濃佐久郡而進攻甲州則爲破竹之勢也取此易取者而加我兵威則

板垣信形與上杉兵戰笛吹峠

關東亦自歸服憲政從之箕輪城主長野氏曰不可也晴信善用兵不可輙克且未敵我則無出兵之理唯運拒北條之策爲急務也憲政不聽長野曰我不能勸無益之軍而歸箕輪憲政諸將皆曰長野與信濃真田氏善真田新屬晴信蒙重恩故欲止甲州之征也遂出軍而進矣成田氏上田氏箕田氏等關東兵總二萬餘騎會笛吹峠真田氏馳使告甲州晴信患癰不能發而令其弟信繁宍山氏代板垣信形守諏訪郡以信形爲帥率七千騎赴笛吹峠○冬十月乙酉朔庚寅板垣信形遇上杉先鋒於笛吹峠而戰斬

大捷

信形享戰士、令其剛臆優劣之

首千二百十九級。上杉諸軍議曰、早退則如長野氏笑何。請再戰以擒信形也。乃括一萬六千餘騎、以挑板垣。時晴信與病督四千五百騎、來會信形大喜。晴信令信形所部在後軍、而發新軍急擊上杉陣、斬首四千三百級。東軍遂敗去。晴信留滯三日、命板垣信形曰、此行箕輪長野氏不來。彼素嗜武勇名粗顯。恐其欲待我歸而出兵乎。汝其留此以備焉。甲午、晴信歸甲州。信形屯輕井澤。踰日（信形在陳之間、戲作假壘饗酋吹戰士、令其剛臆優劣。剛者則或三勝、或二勝、各用赤椀、有差。臆者則進素食、用黑椀。）庚戌、三好義賢催南海四國兵二萬騎入洛。晴元及範長議攻河內

不果。又議閼河內、先平攝津、亦不果。○十一月乙卯朔、癸酉、從五位下源義勝敘正五位下、任左馬頭。義晴欲令義藤元服。然細川晴元爲管領、當職、以與畠山政國挑戰、故不能勤加冠。晴元辭之、則政國亦不可命焉。斯波既衰微、蟄居邊鄙。故擇其人、無若佐佐木定頼者。衆皆謂、定頼所居近都、兵威亦振、既爲一時耆老、且晴元舅也、最爲當其任。於是以定頼爲管領代、命加冠事。定頼辭之、再三命之。定頼謂是一家眉目也、遂應命。由是考先例、經營其儀。義晴謂方今畿内騷亂、洛中亦不靜閑、日吉神主樹下家曾爲皇

真田幸隆設策殺義清兵

居。然則假彼宅、行元服之儀、則無妨、而大禮遂矣。乃命樹木成保、成保以爲榮也。定頼聞之、修復成保宅。甲州戍將板垣信形、飯富氏、小山田氏、猶在信濃國。國士真田幸隆號彈正曰、我累年欲竭忠於晴信、然未遂其志。頃聞村上義清請援於越後景虎、欲拒晴信。我有一策、早撓村上勢、則晴信得并信州乎。三將皆曰、善。於是幸隆遣須原氏於義清城、佯說曰、令五百兵士從我、則輒取真田城獻之。義清喜、令須原誓約與厚賞、而發兵五百人、須原爲鄉導、入真田城。比入第二門、真田兵士自前後挾擊、悉殺之。義清驚悔曰、

真田氏家譜

我與晴信再戰、雪恥。若不克、則可憑景虎。（真田家譜稱本姓滋野、所謂海野幸廣、海野幸氏、其祖也。世住信濃、至海野幸義與村上義清戰而敗死。其子幸隆始移真田莊、屬武田晴信、改海野稱真田氏云。）○十二月甲申朔、壬辰、佐佐木定頼令進藤貞治清掃坂本樹下成保宅、義晴携義藤赴東山慈照寺。己亥、定頼發觀音寺城、與其子義賢到坂本。辛丑、定頼遣佐佐木孝俊、田中頼長於慈照寺、從卒千六百餘人、奉迎義晴義藤、而令楢崎氏、三上氏、三雲氏、蒲生氏警衛道路。既而義晴携義藤赴坂本、義藤乘輿、權中納言藤永扈從、大舘晴光、朽木植綱、伊勢守平貞孝、及同明孝阿等從焉。義晴

源義藤元服坂本樹下宅

乗馬上野信孝持劔細川晴經大館晴忠及同朋春阿等從焉夫人藤氏義藤母同行侍女十二與從焉定額義賢候門外拜迎而入樹下宅近衛前關白藤植家聖護院道增三寶院義堯久我權大納言源晴道飛鳥井前權大納言藤雅綱廣橋權大納言藤兼秀日野權中納言藤晴光先往會焉義晴執奏授從四位下於定頼壬寅權大納言藤兼冬辭左大將右大將藤晴嗣轉左今夜義藤元服於樹下宅管領代從四品彈正少弼佐佐木定頼加冠中務大輔細川晴經理髮（晴經先祖務理髮之先例有之）民部少輔佐佐木朽木植綱

持打亂箱中務大輔佐佐木高保持泔杯攝津守元造銚蔗務松田晴秀飯尾堯連爲奉行義藤着冠坐簾中侍女揭簾定頼獻太刀於是獻饗膳定頼爲伴賜盃禮畢定頼獻滋藤弓征矢鐙馬沙金義藤賜太刀於定頼其次晴經高保植綱元造晴秀堯連獻太刀賀之共賜太刀義晴令傳奏藤兼秀入洛自元服禮成獻劔及馬沙金三十兩鎣銀於禁中且望請讓將軍癸卯義藤始乗馬民部少輔小笠原植盛爲師範由是仕備前守定頼又獻太刀賀之義晴義藤賜劔馬於植盛是日勅使權大納言藤兼秀到坂本勅

源義藤元服記

義藤任征夷大將軍叙從四位下（元正五位下）聽禁色昇殿且賜御劔寮馬而特令義晴兼右大將賜御劔（義藤）（元服記曰大外記枝賢先捧大將宣高倉右衛門佐藤永相傳之進於簾中納沙金十兩於藍笥令永相賜枝賢其次大內記捧四品位記大外記捧禁色宣旨其儀同前次宮務捧將軍宣旨攝津守元造傳之獻義藤而定頼着座賜沙金二十兩且賜其副使有差次告使藏人所小舍人來庭上高唱御昇殿元造白其趣而賜祿於告使其後兼秀等廷臣至于外記宮務各獻劔馬賀之武家賜劔馬於傳奏兼秀三折三匹近衛植家指南餞式之事故賜劔馬及香合香盒高倉永家候裝束之事故贈劔馬其餘武臣勤役者各賞）河內守遊佐長教代其主畠山政國來坂本獻青蚨六千匹賀義藤元服（先例將軍家元服第二日饗宴畠山勤之故如此）義晴感其國亂不忘舊例是月板垣信形畢戍歸甲州

板垣信形觀和歌驚悟辭其職

織田信長元服

織田家譜

將赴諏訪治所一日過其子彌次郎舍見書扇面倭歌寓月盈則虧之意信形曰是誰之筆答曰府君手書賜之信形驚悟辭諏訪郡代晴信不許信形益畏而滯留甲府是年織田信秀嫡子吉法師元服于尾州古渡城稱三郎信長（時十三歲）織田家譜曰元暦之戰平家滅於壇浦時三位中將平資盛孤兒幸免其母懷之匿江州津田鄉鄉長見其姿色以爲己妻併育孤兒及其成長無知其爲平氏遺子也越前織田神職者每年赴洛往還宿津田鄉長家愛彼兒容貌端麗請鄉長養之以爲子携之歸越前繼神職稱織田

擢大夫叙爵累世相繼及斯波氏領越前而織田神職子爲國主罷童尾張國亦斯波所領也故自越前移尾張斯波家有六老嗣其一以織田補之自是世爲斯波家老與朝倉甲斐二宮氏同列氏族繁多及斯波衰而織田氏指揮尾州中分八郡織田信安伊勢守領四郡居岩倉城織田大和守入道常祐領四郡居清洲城且奉斯波餘族同居焉其下織田因幡守織田藤左衛門尉織田彈正忠信秀号三奉行信秀屢振武威而與大和守相矛盾既而大和守病死信秀横行國内天文三年信長生幼名吉法師即是也

信長小時聚群兒講武事

實十八代之裔信秀嫡子也信秀築古渡城自居焉又築名護屋城名護或作那古令信長居焉平手清秀中務林新五郎青山與三内藤莊助等屬之猶長信秀令信長學習於禪寺然不務其事常伐竹木爲長刀爲鍵分群兒擬主客馳驅奔走以講武事爭勝負其勝者與錢有差衆皆謂匪直也人至此信秀招信長於古渡城元服自是彌勵志於矢術學馭於市川大助鉄炮於橋本一巴劔術於平手三位且與近習輩試長短之兵謂槍柄短則利少宜以三門半爲式或抵事於放鷹以試諸士疾走或漁河毆魚以試游泳凡

松平信孝與安倍大藏有郤

平生遊戯無非武事關東武士成田由良白倉等察上杉憲政孱弱威望日衰而通好於北條氏康以爲之内應長尾景虎全并越後悉平國中亂初參河岩津城主松平親長絶後賚忠以其叔父信孝有復城之功故授岩津地今年松平康孝信孝弟卒無子信孝又并其地阿信大藏與諸老議曰信孝多増其領地恐不易制必成岡崎之憂信孝聞而罵曰彼不悍其子成大逆而猶掌事務我常危之彼何隔我姪叔之親哉由是相互嫌忌頃年齋藤道三威強輕侮土岐頼藝將并美濃國頼藝怒與道三相戰不克頼藝逃

齋藤道三苛政嚴刑

天文十六年

松平廣忠收信孝采地放其妻孥

匿尾州依織田信秀道三全領美濃土岐舊臣遠山氏德山氏假尾張越前援兵擊道三道三破郤之道三善用兵然行苛政嚴刑法凡有罪則或生焚之或棄於牛而割之故國人皆厭之

是年當明嘉靖二十五年

丁未十六年春正月甲寅朔松平廣忠遣藏人信孝於駿河賀歳初而悉收信孝采地放其妻孥令岡崎兵士守信孝館既而信孝皈不能入其館大怒曰是阿倍大藏讒也我欲黜彼猶豫而爲彼被誅也乃復赴駿河請義元曰我有功無罪廣忠信讒逐我願君

細川晴元攻田原城

武田晴信攻伊奈壘、令信形畧村上地

爲我諭廣忠和解之義元招岡崎諸老於駿府告之皆謂信孝恣領闕地大其門奪嫡之志既兆臣等相議放逐之不能應命而還彼也義元亦不能強言而止（先是松平三左衛門在上和田壘叛廣忠適尾州至此信孝亦以三木岡崎二城屬織田信秀酒井將監亦居上野城與信孝合）○二月癸未朔辛卯細川晴元遣淡路兵三好族攻原田城畠山義宣及木澤氏亦會焉九三萬餘騎圍城數旬壬寅原田城憑三好宗三請和避城而去癸卯武田晴信使秋山氏馬場氏等攻伊奈壘取三邑令秋山氏守之晴信令板垣信形淺利氏及原氏（號美濃）赴信濃畧村上地信形遣其騎士六

本朝通鑑　卷六十七　後奈良二　三十七　何不成舍藏

晴元陷三宅城

源義明發遣明使、天龍寺周良爲正使

義晴左祖畠山遊佐、矛盾細川三好

十往候敵陣去本營稍遠村上兵欲挾撃之原氏撿察而發步卒提鎗突敵馬傷二十七足敵辟易而去丁未細川晴元發大軍圍三宅城是月大内介義隆受義晴命發遣明船以天龍寺周良爲正使吉田宗桂亦從焉○三月癸丑朔丁卯晴元兵陷三宅外城甲戌三宅城降屬晴元自去年細川畠山爭亂悉是三好遊佐之所爲也義晴謂畠山未有犯上之罪且河内近洛遊佐貢獻少闕細川近世屢不臣三好亂京師數四我可左祖畠山遊佐至此三好取攝州數城勢振畿内謀攻河内破遊佐進入京師辛巳義晴

義晴義藤避三好來銕入北白河城

晴元畠山義宣入洛、放火覘敵

避三好來銕移北白河城爲防禦之備義藤共入城大舘晴光細川輝經大舘晴忠細川隆是伊勢守貞教攝津守元造掃部頭晴門武田信實三淵宗薫小笠原植盛和田惟政等九百餘騎從焉准三后藤植家聖護院道増大覺寺尭孝權大納言藤晴光藤光康權中納言藤永家藤賓將從三位賀茂在富等畏其難從而入城洛中騒動○夏四月壬午朔右京大夫細川晴元及筑前守三好長廣（範長改名長慶）畠山義宣淡路阿波讃岐兵三萬餘騎入洛陣東山燒吉田淨土寺真如堂鹿谷北白河然未忍攻義晴義晴亦兵

本朝通鑑　卷六十七　後奈良二　三十八　何不成舍藏

晴元、義宣、細川持隆、三好兵圍芥川城

寡不及對捍衆皆謂敵若襲來則危哉晴元曰將軍勢弱不足畏焉不如先平攝州而圖京師也辛卯晴元引兵皈攝州癸巳武田晴信入諏訪郡燒小笠原木曾伊奈領地蕩其田畝新立号令○五月辛亥朔乙卯細川晴元細川持隆（號讃岐守）畠山義宣及三好兵圍攝州芥川城城主藥師寺與一者細川氏綱黨也○六月辛巳朔壬午晴信皈甲州乙巳芥川城請和藥師寺出城而去晴元令芥川孫十郎守之晴元欲攻池田城池田憑三好宗三請和避城而去攝州平○秋七月庚戌朔甲寅細川晴元向京細川持隆陣

晴元入洛長慶宗三義宣會焉

佐佐木定頼會晴元軍圍北白河城

三好義賢等與畠山政國會戰於舍利寺

難波、三好義賢陣尼崎、辛酉、細川晴元入洛、三好長慶三好宗三從焉、畠山義宣及木澤氏等會焉、凡三萬騎、陣洛外十七所、佐佐木定頼者晴元舅也、被晴元催、而率江州兵一萬餘騎入洛、會晴元共圍北白河城、戊辰、義晴義藤燒北白河城、出奔東坂本、庚午、三好義賢・宗宅冬康・松浦隆信、及畠山義宣・遊佐越中守等與畠山政國・細川氏綱・遊佐長教等會戰於舍利寺、在天王寺東、義宣隆信爲先鋒、與河内兵相丑合鏖、九百祢、河内兵死者四百餘人、政國再戰而擊殺三好黨五十餘人、而敗高屋、癸酉、三好黨畠山義宣

武田晴信陷志賀城

議攻河内、細川晴元部屬移陣於住吉遠里小野、而約同入河内之期、義晴在坂本聞晴元三好勢熾謂河内敗則彼等必來於此、不如請和也、令進士兼作守晴舍召晴元定頼兩將、且憚且恥而不應召、晴舍往還再三、諭曰、君臣之禮不可亂也、兩將悔過自來、謝罪則國家珍重、兩將從焉、戊寅、細川晴元佐佐木定頼來坂本謁義晴謝罪、而和議成、○閏月庚申朔、丙午、權大納言藤公凡避洛中難出奔甲州、公凡與武田晴信爲姻家故及于此○八月己酉朔、庚戌、武田晴信發甲州、甲寅到信州佐久郡、攻志賀城、數日而陷之、斬城主笠

斬小笠原氏

村上義清武田晴信會戰于上田原

原氏、而扣馬於小室城、己未、三好黨率南海兵入河内國陣若林、與高屋城相挑、互有勝負、村上義清聞志賀城陷曰、我屬城爲晴信被屠、不雪此恥則我部下皆離、且去歳被誘於眞田、喪五百兵士、此役我手斬眞田首以散死者之怨、乃招更級郡兵得七千餘人而進發、其部屬皆諫曰、晴信鋒鋭不可當、君韜待、爲不聽、壬申、義清進到上田原、晴信拒之、板垣信形爲先鋒、眞田氏曰、願以己代信形、晴信曰、不可也、義清各憤於卿、卿若爲先鋒則彼決必死之戰、然則我軍危乎、卿其爲信形翼、眞田從焉、既而信形進破義

板垣信形戰死晴信雖被創遂得勝

織田信秀侵三河

清先鋒、斬首百五十級、乘勝追敵、亂列深入、與後陣隔、村上還兵競擊之、信形踞胡床而指揮諸卒、敵皆知其爲信形、而成群接鏃、而得信形首、從軍敗走、栗原氏等七隊拒之、晴信統諸隊、競求義清直突入晴信麾下、兩馬相接、直揮陌刀、晴信被創、而軍亂擊、義清落馬、從卒抱護而退、甲州兵追之逐之、是日五戰、晴信遂勝、斬首一千九百餘級、義清逃入山中、遂奔越後、晴信悉取義清領地四郡、而皈甲州、浴溫湯療創、織田信長始帥師到參河、放火於吉良大濱皈尾張、信秀將幷美濃國、然以齋藤道三勢強、故請援兵

信秀攻齋藤道三不利。織田因幡守津田信康戰死

松平廣忠討信秀不利。松平忠次喜藏鳥居源七皆戰死

於越前朝倉。朝倉許之。遣兵於尾州。○九月己卯朔辛巳。織田信秀以其嫡家因幡守為大將。而併尾州及越前援兵。總二萬餘騎。向美濃國。燒稻葉山下。齋藤道三先令精兵五百拒之。而出大兵急擊之。尾越兵敗走。或死傷。或溺木曾川。道三追擊之。織田因幡守自殺。津田信康(信秀弟)等戰死。道三得首級千餘。皈稻葉城。丙午。松平廣忠討藏人信孝。戰於渡河內。不克。松平忠次(鄕外記)松平喜藏鳥居源七等戰死。村上義清到越後。見長尾景虎曰。足下齡未弱冠。早并越後。其武名聞於隣國。義清為武田晴信被敗。而勢既

村上義清請援於長尾氏。欲報怨於晴信。景虎肯之

窮矣。願假足下餘威。報恨於晴信。若得再皈更級郡則何喜加焉。我累世領信州四郡及越後一郡。今先返獻越之一郡於足下。足下其無憐。景虎曰。我父欲并越中能登加賀。其志不遂而死。故我今欲取能越加而繼父之志。是我孝之一事也。又欲開北陸道入洛。拜將軍。是我志寸忱也。然足下不以我為少。自來請援。若掉頭則非壯夫也。自今聲聞忠孝之志。為足下與武田構難。謀令足下再皈更級而已。景虎乃問晴信軍策之事。義清答曰。頃年逞威于甲州信州。而有欲併領近國之志。故不好匹夫之勇。今日欲破敵

晴信雖得不忘失。景虎不願生榮。惜死後名

細川國慶欲襲洛中。多賀豐高擊而斬之

陣則待之于明日。今日欲拔兩城則先拔一城而待一城于他日。雖勝不忘敗北之事。雖退不忘又進之心。可謂高翔而遠慮者也。景虎良久曰。我異乎晴信之心。我其某日之役唯以戰勝為榮。不思他日之事與生而領諸州。高門戶。不若無武名於萬年。義清感之。既景虎擇銳兵八千。促督出軍之事。○冬十月己酉朔甲寅。山城國士內應畠山政國細川氏綱而立氏綱弟國慶為將。欲襲洛中。河內兵三百餘人副之時。近江多賀豐高在京。屬晴元。聞之。率二百餘騎擊國慶斬之。三好黨乘其弊攻高屋城。城嶮不能克。又

晴信景虎會戰於海野。七十餘度爭始于此

相挑。累月。丁巳。長尾景虎率兵八千。發越後向信濃庚申。武田晴信率一萬五千。發甲府入小室城。待景虎至。丁卯。晴信景虎會戰於海野。先期晴信謂其卒長原氏(美濃)小幡氏(山城)山本氏(勘助)曰。我始會景虎。汝等往偵敵陣。善謀善戰。莫被越兵笑。既而三使皈告形勢。晴信令山本張陣。前軍二十二隊。分為中左右三軍。飯富氏(兵部)為別隊。以真田氏為麾下先鋒。而置後軍六隊。又以原氏(加賀)為別將。在最末。景虎自為諜者窺晴信陣勢。察其難。輙破而皈。其陣既而兩軍先鋒挨戰。甲兵死者百三十餘人。越兵死者二百六十餘

筧重忠受廣忠命、刺殺松平三左衛門

人互引軍而退。（晴信景虎相挑之間、下諏訪以將甘利藤藏與監使多田氏、攻襲小笠原陣、斬首九十三級。伊奈戍將和田氏亦擊敵、斬騎卒四十二人。笛吹戍將淺利氏・小見山氏亦有戰功。唯板垣彌次郎在上諏訪遊戲耳、衆皆嘲之。）辛未、長尾景虎歸越後。晴信猶留信濃。國士高坂・仁科・海野等降附。織田信秀欲并呑參州。松平三左衛門在上和田、爲之內應。廣忠密召筧重忠、授短刀曰、汝以此刀爲我刺殺三左衛、刺彼則足矣。不及拔而歸。若欲持刀而歸、則汝亦不免。汝莫惜刀。我太惜汝故云。爾重忠携其弟平十郎、到上和田、佯稱有恨於岡崎、而乞降。三左衛門善而近之、共謀襲岡崎。重忠竊入彼寢所、刺殺三左衛門、而惜

本朝通鑑　卷六十七　後奈良二　四十三　何不成舎藏

齋藤道三圍大垣城。蔭山氏貫眼流矢爲盲

刀拔之携歸。三左衛門未絶、揚聲。家僕等驚而追。重忠不及而止。重忠歸岡崎、白之。廣忠賜感書、授野羽鄕賞之。信秀發兵戍上和田、且築六壘、各置守以逼岡崎。參州諸士多通信秀者。廣忠請援兵於駿河。○十一月、齋藤道三率兵圍大垣城。城主織田播磨守能防之。道三請得江州佐佐木定頼援兵、而圍大垣。且令蔭山氏屯牛屋寺、欲窺便放火於大垣。時流矢中蔭山、貫左眼。拔而棄之、一矢又來貫右眼。蔭山忽爲盲而去。織田信秀聞道三攻大垣、而起軍渡川、到竹鼻、直入稻葉山。道三解圍歸。稻葉與信秀相挑。頃

織田家臣坂井・河尻謀殺信秀、奉彦五郎

間、織田彦五郎在清洲城。其家臣坂井氏・河尻氏相議曰、尾張者斯波武衛傳領之國也。武衛家衰、織田氏領之。在族中則大和守因幡守爲嫡、彦五郎其子也。然年猶少。故信秀以庶流專指揮國中、逐日強大也。可不利於彦五郎。不如早殺信秀、以奉彦五郎也。是時信秀在他。起兵到古渡城下、放火。信秀罷濃州軍、馳歸尾張、與坂井・河尻等相戰、屢勝。（此時信秀家臣平手清秀寄書於坂井等、謂方今隣境皆敵、一族宜合力保國。何至骨肉相屠哉。坂井等猶豫不決。）武田晴信令飯富兵部・小山田備中戍信濃上野境、取降附諸士之質、而歸甲州。○十二月、今川義元欲催駿河

本朝通鑑　卷六十七　後奈良二　四十四　何不成舎藏

廣忠欲質神君於義元。戸田氏途奪之、獻信秀。金田氏死之

遠江兵而救參州。未發、求質於廣忠。廣忠不能辭、令神君（時六歲）質駿州。既發、進田原。城主戸田氏（號少弼）廣忠之舅也。（水野氏歸刈屋之後、再娶戸田女。）然通志於尾州。至此聞神君赴駿州、而發徒、要於潮見坂。護送使金田某戰死。戸田奉神君赴尾州。織田信秀大悦曰、既得此兒、參州可自服者必矣。令熱田人加藤氏護神君。（一說神君乘船赴駿河、以姻家故過田原、憩於戸田家。時織田信秀遣熱田大宮司於田原、以永樂錢千貫贈戸田。戸田以神君授大宮司、而奉載船而歸熱田。信秀令大宮司保護之。）織田信秀遣使於岡崎曰、質子在我手。若欲活之、則與駿河絶、與我交和。可速還質子。不然則殺質子、而屠岡崎也。廣忠

天文十七年

應之曰、令兒質於駿、我志也、信秀與戶田要而奪之、非我所知也、我既與義元約、不可變焉、信秀亦不忍害之、厚加撫養、此時神君母水野氏再嫁久松俊勝、在阿古房、與熱田隔一日程、故屢寄信音以問起居、

是年、當明嘉靖二十六年、而朝憲章錄曰、巡按楊九澤言、浙江寧紹台溫運延福建福興泉漳諸郡、時有倭患、而省官僚不相統攝、臣謂巡視重臣、亟宜復設、生曰、浙江首省、當日本入貢之路、如議設巡撫兼轄福建等處、提督軍務、

戊申十七年、春正月、戊寅朔、是月、大隅國清水城主

大隅清水城主本田氏叛島津貴久

淺井久政殺其將大橋秀元

本田氏（號紀伊守）據城叛島津貴久、薩隅二州之間、多應之者、○二月、丁未朔、○三月、丁丑朔、乙酉、淺井久政殺其將大橋秀元、初助政起兵、時秀元爲之扶翼、亦來戰功籌策、拔羣絕倫、助政歸終、託以後事、久政繼家、懈武備、耽遊宴、秀元屢諫、不聽、久政素憚秀元武勇、疏之憎之、秀元偶赴其釆地、修營其山莊、久政謂其家臣等曰、秀元侮我、叛計既顯、不速誅之、則遺後患、衆皆曰、彼不必叛、恐讒者間之、久政怒曰、汝等亦與彼爲黨乎、衆皆戰慄而退、久政密與其叔父政信議之、政信素有怨於秀元、故以爲幸、勸久政曰、召彼

於城中、至則我可手刃之、久政喜而託事召秀元、秀元悟之、謂其子曰、久政無狀、拒諫不從、而忌憚我、欲除之、我不應旨、則發兵討之、我一戰驚久政之魂甚易、然前主之恩不可忘之、不如往而就死也、乃作一書、詳記助政興家之始末、授其家僕曰、久政嫡男猿又（後號長政）今四歲、待其成長而可獻之也、於是携其子到小谷城、從者減於常、謁久政、陳解其無罪、久政言屈、然猶責之曰、卿入大吉寺、可蟄居待斷決也、辛卯、秀元及其子共自殺、滿城皆冤之、部下諸士皆謂久政無賴、功勞如秀元、不免其責、況於吾曹乎、密屬心

信秀率兵向參河廣忠會義元軍而拒之

於江南、多叛久政者、乙未、織田信秀發尾張國、出軍於參河國、到安祥、今川義元不變約、令朝比奈泰能率駿遠兵數千騎、到參河屯藤川驛、臨濟寺長老雪齋監之、廣忠自岡崎率兵會焉、信秀移陣上和田、駿河兵欲往攻之、信秀令其長子信廣（號三郎五郎、信長庶兄）率兵迎之、遇於小豆坂、朝比奈爲先登、岡部氏等繼之、參州兵亦進、酒井正親把鍵突尾兵、鳴海氏（號大學介）得其首、諸軍競擊之、尾兵敗走、駿遠參兵追之、到盜木、信廣還而殊戰、織田造酒丞、下方彌三郎、岡田氏（號左衛門尉）佐佐氏二人（其一號隼人、其一號孫助）、中野氏（號又兵衛）力戰、或曰

小豆阪七本槍

參州士小林源助、林藤五郎戰死

朝倉孝景卒

吉川興經以毛利元春為嗣、毛利元就繼小早川家

是亦號小豆坂七本鎗駿兵退走、參州士小林源助、林藤五郎等戰死、駿士岡部氏號五郎兵衛又横擊尾兵、殺五十餘人、信秀退於上和田、駿兵屯藤川、信秀移安祥、而令信廣留守城、而皈尾張、雪齋泰能皈駿河、信秀以隣境多難、故與彦五郎和解、戊戌、越前國主朝倉孝景卒、歲五十六子義景嗣、是細川晴元婿也、辛丑、薩州北原氏、澁谷氏叛、與清水本田氏通、是月、吉川興經以毛利元就次男元春為養子、迎之小倉城、為嗣、又小早川又鶴丸子正平患眼為盲、部屬等請元就三男隆景以又鶴姊妻之、繼小早川家、水內義隆遣使於京、請

正平、或作盛平

松平信孝攻岡崎不剋中矢死

義晴義藤授屋形號於隆景、元就併吉川小早川兩家、而兵勢強大也傳稱小早川者土肥實平後也、實平生遠平、遠平生維平、維平繼土肥家、遠平請養武藏守源義信子、賴朝許之、所謂平賀景平是也、遠平養之、改號小早川次郎、其後實平鎮西海、携景平而行、由是其子孫世在西國、傳至正平、而傳隆景細川晴元三好黨與畠山政國遊佐氏議和○夏四月丙午朔庚申、松平藏人信孝出兵於明大寺、以窺岡崎城、廣忠令酒井正親石川數正大久保忠俊等擊之、忠俊擇步卒七十餘人善射者、為伏兵待之、信孝欲到曽山、伏兵亂射之、信孝兵退於菅生河、信孝指揮諸卒追擊伏兵、伏兵退到明大寺傍、信孝競來、伏兵又射矢如雨、信

池田筑後守降晴元、到京謝罪

孝中矢傷左腋、落馬而死、從軍敗走岡崎、兵三百餘騎追擊之、得信孝首、皈岡崎、己巳、細川晴元解高屋城圍、皈泉堺、南海兵各皈國、三好長慶入越水城○五月乙亥朔庚辰、池田氏號筑後守降晴元、到京謝罪、晴元曰、汝家雖有前忠、然今般反覆之罪不可赦焉、三好宗三以為其外孫故、請宥其死、晴元不聽、而誅之、令宗三領池田城、宗三奸而多智、晴元善遇之、宗三自肩其寵、無禮於嫡宗長慶、長慶含焉、及高屋和議成、而長慶請殺宗三、而不止、晴元不許、長慶竊謂京兆猶左祖宗三、則我併京兆為敵、由是兵革復兆焉、

陶隆房攻備後神邊城、元就元春等會焉

洛中貴賤皆太息、辛巳、武田晴信到伊奈、破敵壘數處、將攻高遠城、丙申、島津忠良貴久父、時稱日新到清水城下宮內、家臣北鄉氏諭城主本田氏、本田不能拒、而出、謁忠良、數日而復叛、長尾景虎出軍於小縣○六月乙巳朔戊申、晴信罷高遠軍、到小縣、與景虎對陣、辛亥、義晴義藤發坂本、入洛、公卿門跡等從皈、甲子、大內義隆令陶隆房率五千餘騎擊備後國神邊城、依城主杉原忠興屬尼子晴久也、隆房先到安藝國、右馬頭毛利元就、其嫡子備中守隆元、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宍戶隆家、平賀隆宗等三千餘騎會焉、

丁卯、元春率六百餘騎、先攻神邊城、忠興率二百餘騎、與元春相接、而別令千餘騎、廻城後、擊元春本營、吉川軍欲敗、元春手把鑓而進、從騎又競、忠興逃入城、又出五百騎、內戶隆家以七百騎相當力戰、互退、平賀隆宗謂陶隆房曰、我與杉原有宿怨、願我以一隊屠此城、頻請不止、隆房許之、築對城附隆宗、而諸軍各皈國、織田信秀密遣使諭美濃國士稻葉氏、氏家氏、安藤氏曰、土岐賴藝爲齋藤道三被逐、潛我國、我將令賴藝皈其國、卿等何爲舊主、不盡力哉、三士皆諾、約爲內應、○秋七月、甲戌朔、晴信發小縣、越笛吹峠、劫松枝城、己卯皈甲府、○八月、癸卯朔、乙巳、毛利元就携其子隆元、元春隆景到山口城、謁大內義隆、藝州諸士熊谷香川飯田山縣山田羽仁己斐等、從元就來、義隆見諸士、先皈、而留元就父子、養家老內藤興盛女爲子、嫁隆元、又令陶隆房與元春爲兄弟、元春贈名刀、銘吉光、隆房贈良馬、號近江黑、是佐佐木宗賴獻義晴、義晴賜義隆、義隆授隆房、而賜元春者也、相互爲之信、既而元就等皈國、庚戌、晴信赴信濃河中島、略村上舊領、放火傷其田畝、待景虎來、景虎時擊越中國、不遑到信濃上野、癸丑、三好長慶在越水城、遣兵於池田城、放逐三好宗

義隆與元春約爲兄弟

晴信出師川中島、放火傷田畝

三、部屬由是宗三長慶矛盾之勢既彰、宗三令其子政勝居榎並城、榎並或作江南、以備焉、織田信秀出軍於美濃、多藝縱火於民屋、齋藤道三欲拒之、然聞稻葉氏家、安藤、應尾州、慮其不克、令堀田道空憑平手氏請和於信秀、信秀許之、復土岐賴藝於美濃、居大桑城如初、道三來賀謝罪、既而賴藝携其子賴光入洛、謁義晴、而賴藝閑居、賴光繼家、以道三女爲妻、由是國中暫靜、○九月、癸酉朔、丁丑、島津貴久討本多氏、比原氏叛黨多死、殘兵降服、下野國那須高資與宇都宮俊綱爭地、戰于五月女坂、葦野、貸豊、會高資而大破宇都宮軍、斬俊綱、○冬十月、癸卯朔、丙午、島津忠良陷清水城、本多氏逃去、丙辰、貴久到清水城、大隅國悉平、日向國亦半服、伊藤義祐領日州山東、與貴久部屬飫肥城主島津豊後守相挑、貴久遣伊集院大和守救飫肥、伊藤家傳曰、工藤祐經子祐時、小字大房義、賴朝命爲日向國地頭職、尓來世住日向國、十餘世、而至義祐、義祐祖尹祐曾到周防國、候將軍義尹、賜諱字、義祐依其例、賜義字、叙從五位下、天文六年、叙從四位下、且兼義晴、命聽列相伴衆、踰大膳大夫、十五年三月、叙從三位、庚午、三好長慶構十七壘於攝州、遣其弟十河一存、及三好加助等分居、而與榎並城相挑、屢戰、宗三令其子政勝守城、而其身來住京都攝州、宗三俟而長辨說

信秀出軍美濃、復土岐賴藝于大桑城

島津貴久討本多氏降服

那須高資與宇津宮

俊綱戰俊綱死

島津忠良陷清水城

伊藤義祐系譜

三好長慶、和助十河一存、與宗三其子政

勝等挑戰

長教須照共與長慶有親戚好

故一存加助亦背長慶而與宗三通共入榎並城存一（後悔過服 眠長慶）細川晴元慮榎並城難敵長慶而召浪士河原林對馬守復其舊地救榎並城長慶大怒曰我祖之長爲澄元盡忠我父元長保護晴元而爲宗三被讒而死我不忘於心然以畿內兵革不止故緩而至今也晴元左祖宗三爲彼發援兵我亦立氏綱爲主與晴元絶將軍若又不捨宗三則我奉義榮爲武將耳乃與遊佐長教及筒井順照謀皆同之（義榮未詳其世系蓋義澄孫義維子乎義維幼時托細川澄元在阿波故稱阿波御所而其子義榮繼其號乎又義植子義冬在阿波國平島是亦稱阿波御所）長慶誘招同意輩遊佐既爲約

本朝通鑑　卷六十七　後奈良二　五十二　何不成舍藏

齋藤道三襲取大桑城賴藝亡跡賴充戰死

故河內國士皆屬之其餘攝州則三宅芥川入江淡木池田原田河原林有馬雞冠井物集女等丹波則內藤氏播州則衣笠兄弟泉州則松浦隆信及阿波讚岐淡路國士皆應之唯伊丹親興與長慶絶○十一月壬申朔戊子土岐賴藝賴充出大桑放鷹野遊齋藤道三伺其隙襲取大桑城賴藝不及拒之而亡跡賴充欲聚兵一戰然無從者逃到神戶渡乘舟而去道三兵追至然無舟故揚聲呼曰吁舟子回棹若不則夷三族舟子色驚賴充察其不逃令舟子同舟而手揮長刀殺敵八人而復欲乘舟則舟子既去時

道三以女妻信長

信秀部下荒川新八郎侵三州廣忠拒之

亂矢如雨賴充遂死（歲二十四）敵得其首道三葬於汝隆寺國人罵曰弑君殺聟昔有長田今有道三賴藝僅免奔信濃到甲斐依武田晴信道三謂我既領濃州欲併隣國然織田信秀勢強其子信長少有度量不若與尾州講和我與信秀睦則恐無相敵者耳乃請以其女妻信長信秀許之遂成婚禮由是尾濃無事信秀自古渡城移末盛城又築守山城令其弟信光居焉是年織田信秀令荒川新八郎侵參州廣忠拒之重原阿倍忠政多射殺敵尾州兵退又出兵到西野阿倍忠政杉浦氏（號八郎五郎）渡邊氏（號左衛門五郎）等力戰

本朝通鑑　卷六十七　後奈良二　五十三　何不成舍藏

天文十八年

三好長慶攻伊丹城宗三攻池田市庭

廣忠會義元圍安祥城阿倍大藏本多忠高大窪忠俊爲先鋒

尾兵又退

是年當明嘉靖二十七年

己酉十八年春正月壬申朔壬午三好長慶在越水城發兵攻伊丹放火於城下悉燒民屋甲申佐佐木定賴爲細川晴元招聚伊賀和泉及紀伊國根來寺僧徒庚寅遊佐長教率河州兵張越水城援兵乙未三好宗三率多田兵攻池田市庭放火今川義元令僧雪齋朝比奈泰能帥師到參河國廣忠率兵會之攻岡城自松平信孝死此城無守故不及戰而降乃置戍兵而駿參兵共圍安祥城阿倍大藏本多忠高

城主織田信廣拒之
信秀救安祥城
勝政宗三之子
参州兵襲尾州軍大破之、囚信廣、本多忠高、榊原藤兵衛戰死

大久保忠俊等、為参州先鋒、城主織田信廣拒之。○二月、壬寅朔壬子、織田信秀欲救安祥城、然有病、故令平手氏率五百餘騎向参州、雪齋告廣忠拒尾州兵。癸丑、越水兵再攻伊丹、縱火於隣邑。巳未、三好長慶會遊佐長教於泉界、議攻中島榎並両城。(中島者細川晴賢守之、榎並者三好政勝守之)庚申、参州兵夜冒風雨、俄襲尾州軍、大破之。平手氏敗走。参州兵乘勝攻安祥城、破二三郭、進入本城。信廣力戰、本多忠高中前島傳次郎矢而死。榊原藤兵衛戰死。然参州兵不撓、信廣勢屈、雪齋等逼信廣、囚之於子城、令大久保忠俊等護之。而

廣忠履舊約令神君如駿河

雪齋遣使於平手氏曰、信廣既就囚、若令竹千代君皈岡崎、則信廣亦可免皈也。不然則害信廣、在近而已。平手曰、從來旨。廣忠亦諾。由是神君自熱田皈岡崎城。城中欣欣然。於是解安祥圍、送信廣於尾州。忠俊護之甚嚴。質子交易事成。雪齋泰能等皈駿河。丁卯、三好長慶陣尼崎、河州兵會之、張陣於十七所、淡路兵悉會之。廣忠不違舊約、令神君如駿河。酒井正親、天野康景(號三郎兵衛)、平手親吉(號七助、後改主計)、阿倍正勝(號善九郎)、平岩善十郎、渥美太郎兵衛、阿倍新四郎奉從焉。(總七人、此外蒼頭與三兵衛奉仕)義元大悦、作新舘於宮崎、命久

正綱號次郎右衛門
織田信秀卒

島氏(號土佐守)保護之、祗待鄭重。傳(稱神君寓駿時、岡部正綱及大河內某屢候御館、奉伺起居。孕石主水屢無禮。及神君興、正綱屬麾下有戰功。大河內、孕石為敵在高天神城。城陷時、誅孕石、赦大河內)○三月、辛未朔、日食。三好長慶進兵於中島、攻柴島城。城主右馬助細川晴賢拒之、不克。三好加助、河原林氏(號又兵衛)等十六人戰死。晴賢退移榎並城、與三好政勝同守之。長慶入中島城。癸酉、織田信秀卒。(初號彈正忠、此時稱備後守、法名桃岩)葬萬松寺。嫡男信長嗣。(時歲十八)與其弟信行(號勘十郎、後號武藏守)往萬松寺、拜牌燒香。信長為異壯、信行如常。觀者嘲信長、感信行。唯有一僧在其中、相信長曰、度量絶倫、必大家門。信長居名護

松平廣忠卒
三好長慶遊佐長教合兵攻榎並城

屋城。平手清秀、林氏、内藤氏等扶翼之。信行居末盛城。柴田勝家(初號權六、後稱修理亮)佐久間氏、長谷川氏、山田氏從之。丙子、松平廣忠卒於岡崎城。春秋僅二十四。(號瑞泉院道幹。一說曰、為冠被寵蒙創、植村泰職追冠誅之云云。自親忠至清康、葬於大樹寺。然此時岡崎與大樹寺之間有隔、故葬廣忠於松應寺)神君在駿河不皈、故参河國士悉屬今川義元指揮。義元令某將監参河國事。三好長慶、遊佐長教合兵攻榎並城。城堅不陷。攝津國士三宅氏屬長慶、細川晴元令香西元就攻三宅城、陷之。晴元入城、既而令元成守之、而晴元皈洛、招佐佐木定頼援兵。○夏四月、辛丑朔、武田晴信赴諏訪

分遣諸隊於伊奈木曽松木、敵境、（松本小笠原長時城也）壬戌、甲州戍兵與小笠原軍戰松本、破之、（甲州隊長小幡山城守孫次郎歲十六、與信州勇士丸山筑前接鋒而被創、横田十郎兵衛救孫次郎、時丸山欲退、孫次郎追撃得其首而皈甲州療創、晴信授感書、且畀長刀一柄）甲子、晴信議發諏訪撃小笠原長時、聞長尾景虎又出小縣而止攻松本、馳到小縣、丙寅、細川晴元發京師到攝州、入多田塩川城、戊辰、宗三率兵放火於武庫郡、淡路兵在尼崎、不能敵之、而入越水城、己巳、宗三又放火於河邊郡、焚尼崎、其間所在之堂社皆罹災、衆皆謂兩日之役、不殺敵一人、有勞無功、是月、島津貴久率輕兵三百餘人入

島津貴久撃破伊東義祐

元成元就與三好日向守戰西河原

旗雲見、白井浄主占候軍氣

飫肥、大破伊東義祐軍、時肝付氏蒲生氏渋谷氏築壘起兵、貴久直赴撃之、○五月、庚午朔、武田晴信與長尾景虎對陣於信州海野、是日、三好宗三攻東冨松城、不克而退、辛未、香西元成發三宅城、攻芥川、與三好日向守戰於総持寺西河原、元成敗而死者十一人、壬申、旗雲見、自南向北、長若干丈、（俗稱有兵革則旗雲見、見其雲氣以知勝敗）時有白井浄主者、以軍氣占候得名、仕三好日向守、見旗雲起於南、曰、我軍必克、晴元宗三滅而氏綱長慶遂志可計日而待也、諸士皆悦、甲戌、細川晴元入三宅城、宗三率其族謁焉、乙亥、景虎遣使

景虎遣使激晴信怒

於晴信陣曰、我屢來於此、非自為謀、唯欲令村上義清復皈舊地而已、足下不肯、則一戰而決輸贏也、晴信答曰、武士興廢古今之常也、卿年少為義清起兵、屢來可謂勇壯也、然我存則不能令義清皈其地、我不令彼皈、則足矣、與卿何必決戰哉、卿欲戰則來進、我拒戰耳、萬一卿若入甲州境、則卿不進、我進戰而已、景虎聞之、揮八千兵、整列示戰勢、以激晴信怒、然晴信不進、自若、景虎又遣使曰、我皈北、欲平越中能登、與足下會戰期再來也、乃引兵而皈信濃上野、群士皆曰、晴信雖肩勇不能敵景虎、可謂快也、戊寅、和

和泉國士岸和田某欲襲河内、陣畠山政國拒之

三好宗三與長慶戰、十河一存建策攻江口城、宗三敗死

泉國士岸和田氏與木澤左京亮合兵、欲襲河内、陣泉界、畠山政國及遊佐長教拒之、三好長慶發援兵、攻泉界岸和田木澤敗散、丁酉、細川晴元移多田一藏城、又皈三宅城、○六月、己亥朔、己酉、三好宗三發榎並城到江口、渡晴元麾下總三千餘騎、衆皆推宗三為總督、議待定頼援兵而攻中島城、定頼與晴元約、令嫡子義賢帥大軍陣山崎、然猶豫未發、宗三既濟河、為敵被擁而糧道絶、辛酉、三好長慶會部屬於中島城議軍事、或謂天下安危係此役、不可妄言也、或曰、先可攻江口殺宗三、十河一存曰、聞六角戴

天竺彌六、高畠甚九郎戰死

佐佐木義賢援宗三、不及戰。細川晴元奔丹波

晴元奉義晴義藤赴東山

賢發近江、會于江口。然則我軍之勝敗不可測也。不若先赴三宅而擊晴元也。晴元自戕則破江口不難。衆皆從焉。唯長慶猶有不忍害晴元之心、未決。然又不及抑之。壬戌、一存率三百餘騎夙發攻三宅城。城中兵僅可百騎、拒之不克。然竭力奮戰。一存疲而退。一存謂其部下曰、我力足以陷城。然晴元若自殺、則長慶猶慮蒙犯上之名乎。不知攻江口殺宗三、以散宿怨。乃謀河州軍與遊佐長教共陣淀川東岸、以望江口城。水派難濟。南海輕卒二十餘騎先濟。長教一存指揮諸軍、繼進逼城下。城兵狼狽。西壘既潰時

長慶率二萬餘騎來攻東門。城兵二千餘騎防戰。然有內應長慶者、或降或逃、軍遂敗。天竺彌六、高畠甚九郎、平井氏、田中氏、波波伯部氏、豊田氏等一千三百八十餘人戰死。宗三泳河上岸而逃。河內步卒追殺之。攙並城殘兵、三好政勝、河原林氏等皆離散亡。晴元去三宅城、奔丹波。從者僅十一人。佐佐木義賢帥三萬餘騎入洛、陣東寺。先鋒既到山崎神南。然聞宗三既死、晴元出奔、而退陣北白河。甲子、晴元自丹波到嵯峨、愧敗軍不入洛。義晴令伊勢守貞孝召之。逮夜晴元來謁義晴。乙丑、晴元奉義晴義藤去洛中、移東山慈照寺。晴元陣葛岡。其族右馬頭

攝州悉屬長慶

明舡漂着伊勢國

晴賢、播磨守元常來會。義晴招義賢、議軍事、欲一戰於此。然衆議不肯。丙寅、義晴義藤去慈照寺、奔東坂本、寓常在寺。晴元義賢從焉。近衛准后藤稙家、內大臣藤晴嗣、聖護院道增、大覺寺義俊、三寶院義堯、久我權大納言源晴通等從義晴來坂本、避洛中之難。攝州悉屬長慶。唯伊丹親興據城固守之。○秋七月巳巳朔。丁丑、三好長慶入洛。癸亥、皈攝州、留家臣松永久秀掌洛中事。傳 久秀洛西岡齊院賤隷也。仕長慶勤勞累年、勇而智。故長慶委任事務。乙未、明舡漂着伊勢國、而拜大神宮。○八月戊戌朔、武田晴信自信州皈甲州。乙卯、武田晴信發甲

三好長慶圍伊丹城

武田晴信破安中氏於寺尾

州到上野國、放火燒敵壘。國士安中氏等九隊招兵得六千人、謀遮其皈路。晴信爲之備。辛酉、三好長慶令其部屬圍伊丹城。池田氏陣森本、自東方攻之。淡路兵築垣富前田、兩壘自南攻之。小川氏築小屋城、自乾方攻之。又令部下一隊陣御願塚、自西攻之。然未及挑戰而相對累月。○九月丁卯朔。巳巳、武田晴信破安中氏等於寺尾、斬首五百二十七級。欲進攻安中。時聞小笠原長時與長尾景虎約期出兵諏訪、而馳赴諏訪。至則長時去。○冬十月丁酉朔。甲子、義晴相攸於慈照寺大嶽中尾、新構城壘。義晴頻有恢

嶋津貴久撃肝付蒲生澁谷等降之

復之心、然無來會者、乃謂賊軍強盛、以寡拒衆、不可無要害、故築此城、然于役者不多、而土功遅滞、義晴謀催兵復京師、然細川晴元猶豫不果、佐佐木定頼亦無起軍之心○十一月丙寅朔戊辰、晴信皈甲州、己丑、島津貴久撃肝付氏蒲生氏澁谷氏伊集院、其放火箭焼敵壘、澁谷等請降、及赦之、肝付蒲生皆服貴久、皈麑嶋、是月、尾州兵攻參河上野城、渡邊義綱多射殺尾州兵、尾兵又攻浮貝城、義綱射殺早川氏、尾兵遂退、頃間參州羣士、為今川義元屢拒尾州兵、然恐義元奪掠所領、而不安堵、神君在駿聞之、賜書於參州諸士曰、廣忠存時、汝等所領

伊勢國獻鷹、義晴放之滋賀山而逍遙

倫後平賀氏攻神邊

於今亦如故、可領之、而有躋屈、則可勵忠戰也、由是衆皆安心、伊勢國人加太獻良鷹于義晴、義晴旅舘無聊、故殊愛之○十二月丙申朔己亥、義晴放鷹於滋賀山、彦部晴直臂之、得鳥若干、近衛植家晴嗣聖護院道増同遊、細川晴元從焉、園城寺僧光音獻酒、宴酣極歡而皈、翌日又放鷹、既而義晴不豫、上池院紹淵獻藥、織田信長時稱上總介唯講武事、不拘國政、強暴無恤民之心、衆皆不服、家老平手清秀懼不能保家、而屢諫不聽、倫後平賀氏攻神邊城、與杉原氏自去年對陣、城雖未陷、杉原勢漸屈、

是年當明嘉靖二十八年、從信録曰、日本遣使周良等入貢、與賞有差、按周家以十六年發京師浮海、以十八年四月入明國、是我國所傳輯也、與從信録合、蓋其留滯周防、漂泊洋中乎、

標記本朝通鑑巻六十七　終

天文十九年
源義晴在江州、受諸士賀
遊佐長教諭長慶及伊丹親興、講和罷軍

標記本朝通鑑卷六十八

春齋林恕撰　翁孫林昇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邉約郎　刪定

後奈良天皇三

庚戌十九年、春正月、右大將源義晴、征夷大將軍源義藤、在江州東坂本、義晴病稍平、受諸士賀、及晚病復起、召大和守片岡晴親、飲其藥、丙子、三好長慶到富松城、議合諸隊、攻伊丹城、遊佐長教諭長慶及伊丹親興、講和罷軍、○二月、丙申朔、甲辰、豐後國士左

馬頭大友義鑑入道宗玄、爲其下津久見氏稱美作守、田口氏稱人藏、被弑、初義鑑妻生義鎮、而卒、後妻生到明子、義鑑太愛之、義鎮少而無狀、家臣齋藤氏、小佐井氏、津久見、田口氏、共被眷遇、義鑑惑後妻、欲廢義鎮、立到明子、而召家臣入田親誠議之、親誠曰、兩郎君共優也、然長不如幼也、義鑑心決、而令義鎮退居別府、於是義鑑召齋藤小佐井津久見田口曰、義鎮雖爲嫡、少懇也、故欲以到明子爲繼嗣也、僉曰、惡是何謂也、廢長立少者、亂之本也、義鑑不喜、四人退出、其夕義鑑召四人、津久見田口稱病不出、齋藤小佐井

大友義鑑誅齋藤小佐井
津久見田口弑其主義鑑及到明子其母
入田親誠走伏肥後、阿曾惟豐殺之
義晴築中尾城

入門、義鑑令伏兵誅之、津久見田口聞變、入自東門、佯稱曰、我儕久不謁到明子、不知成長否、守士不咎之、遂入奧、害到明子及其母、併其侍女皆殺之、田口進傷義鑑、左右者殺津久見田口、少焉義鑑死矣、城下紛亂、馳到別府、告義鎮、義鎮速歸入本城、葬義鑑到明子及其母、而自爲豐後國主、入田親誠懼誅而叛、義鎮使齋藤重實、戶次氏攻之、親誠敗奔肥後、到外親阿蘇惟豐之宅、惟豐大怒曰、汝忘累世君主、而起兵、可謂非義也、且欲依我免死、可謂無勇也、我不能助暴惡者也、立斬親誠、而送其首於豐後、（一說曰、義

鑑以入田親誠爲義鎮家老、義鎮言行違常、好奇行、性、親誠屢諫、故疏親誠、而善遇齋藤等四人、及義鎮繼國、責親誠稱無禮、殺之、）辛亥、義晴令諸將築中尾城、不日而成、稱之曰、勝軍地藏山城、峯高谷深、築重壁、堀池隍、甚便於要害、而登覽則攝州丹州在目中、衆皆謂一夫守此、則萬騎不能輒踰焉、○三月、辛未、義晴自坂本移穴太新房、佐佐木定賴諫曰、貴恙未快、不可動御座、然欲歸洛之志切也、故先強到此、試黑其齒、剪其爪、左右皆告恐有妨於療養、義晴曰、我將歸京、縱不攻錦、豈不飾裝容哉、乙亥、武田晴信發甲州、赴上野、攻松枝城、既而聞小笠原長時、木曾義昌出兵於諏訪

武田晴信進軍桔梗原小笠原木曾自而道来當之

乙酉、晴信業松枝赴諏訪、長時義昌退去、壬辰、三好
長慶、伊丹親興、會於尼崎本興寺、和議成、而各引兵
歸其城、○夏四月、乙未朔、庚子、武田晴信進軍於桔
梗原、小笠原木曾分兵自両道來、晴信議令別將抑
木曾、而自當小笠原、決勝敗、義晴腹腫苦困、一夕謂
義藤曰、我不能平復、唯為汝勞思、謂夫人藤氏曰、我
蓋棺之後、為義藤内助、再興我家、言未畢、落涙惜別、
○五月、乙丑朔、是日武田晴信聞長尾景虎出信濃
佐久郡、罷小笠原木曾軍、而與景虎對陣、丙寅、義晴
召中尾城諸將、民部大夫上野信孝、伊勢守平貞孝、

本朝通鑑　卷六十八　後奈良三　三　何不成舍藏

義晴召土佐光茂寫眞

征夷大將軍源義晴殂於近江

掃部頭三淵晴員、山城守飯河信堅等、皆至左衛門、
佐大館晴光、攝津守元造列、同席、義晴告永訣之別、
且諭曰、傳聞知子無如父、知臣無如君、我觀義藤有
克家之量、卿等亦挾立孤之志、則我沒亦無恨也、水
魚之情不變、鐵石之腸彌剛、則豈不平山賊張武威
哉、勉哉、衆皆垂涙而退、丁卯、義晴召畫工刑部少輔
土佐光茂寫眞、傳稱巨勢金岡後胤、世以後素為家業、中葉以來、累任土佐守、故以土佐
為家號、其中光信者最顯其名、蓋其光茂父子、戊辰、從三位權大納言兼右
近衛大將前征夷大將軍源義晴、殂於近江穴太山
房、歲四十、在職二十六年、退職而後四年、總三十年、

辛未、殯義晴於東山慈照寺、其儀太簡畧也、號萬松
院曄山道士、勅行陣儀、贈從一位左大臣、於義晴權
大納言藤孝親為上卿、頭中將源重保為奉行職事、
勅使少納言平時秀帶贈官宣旨、贈位位記、到慶光
寺、細川晴元、佐佐木義賢、及細川元常、細川晴賢、朽
木植綱、詣穴太、捧香資、大館晴光剃髮遁世、義藤着
素服、乙亥、細川晴元、佐佐木定頼、義賢到穴太館、就
伊勢守貞孝、白義藤曰、穴太之名、為不吉、且近於敵
境、請移大旆於坂本比叡辻、比及五旬、臣等竭力、回
駕於洛、義藤曰、先考與病至此、為中尾新城撥勞、而

本朝通鑑　卷六十八　後奈良三　四　何不成舍藏

晴信景虎對陣累日、和成各班軍

敵若來襲、則以定頼為先駈、可馳往救之也、今未能
滅不戴天之讐、而退、則非孝子之志、若敵不意早至、
則一戰決勝負耳、晴元定頼強勸之、義藤不得已、而
避穴太、移比叡辻、居寶泉寺、是月晴信景虎對陣累
日、景虎遣使曰、我至此往還四年、猶未決勝、此行並
轡相見、晴信答曰、可也、相共約期、晴信張先鋒三隊、
飯富兵部為右、眞田彈正居中、小山田備中為左、其次麾下三隊、信繁及穴山氏居中、
淺利氏、馬場氏、内藤氏、日向氏為右、諸角氏、甘利氏、勝沼氏、小曾氏為左、後拒二隊、小山田氏、
栗原氏、遊軍一隊、原加賀、以待之、景虎以一萬人括之為
二隊、競進與甲州軍一戰而退、或曰、晴信軍中、黒雲低現、景虎占候以退、

義藤獻名刀於禁裏

清原宜賢入道宗左逝、著日本記神代卷等諺解

氏康請義元使晴信止上州之行

晴信與小笠原長時戰、甘利氏少年有功

陣、景虎又遣使曰、我將有事於越中能登、晴信答曰、御莫令村上義清復舊領之意、則我與卿不可戰也、景虎乃歸越後、向能登越中、晴信令僧大益及小幡氏赴能登加賀、窺景虎陣隙、○六月癸亥朔、癸未、義藤稱義晴遺言、獻名刀（[illegible]）於禁裏、伊勢守貞孝為使者、到南庭、廣橋國光（時為傳奏）受之以聞、天皇為之垂淚、賜酒於貞孝、庚寅、廷臣武臣各到寶泉寺、謁義藤、有爭坐位者、探鬮定其先後、○秋七月癸巳朔、甲午、義藤始聽政務（謂之沙汰始）、松田宗祥等預之、甲辰、正三位清原宜賢入道宗尤逝、（歲七十六、宜賢繼宗業、勤其職、好讀書、其教授弟子、訓五經及論孟用古註、唯學庸講朱子註、所抄解稍多、於倭學亦勤矣、日本記神代卷及貞永式目、親房職原抄等、各有諺解、祖父業忠以環翠名軒、宜賢傳之、其所抄之題跋、常稱環翠軒、）北條氏康遣使於駿河、告今川義元曰、我家與上杉戰爭三世、一兩年之間、欲進兵於上野而決輸贏、若得勝則關東是我有也、況上州上杉巢穴也、然武田晴信屢窺上州、太妨於平上杉、我與晴信不修交、君與彼相睦、願為我諭彼止上州之行、○九月辛卯朔、己亥、義元遣使於甲州、告氏康所請、晴信諾而專擊信濃、不敢向上野、乙巳、武田晴信與小笠原長時戰、甲州先鋒飯富氏、小山田氏、葦田氏不利而退、甘利氏（[illegible]左衛門尉）時歲十七、代之大勝、斬首二百七十餘級、飯富等三隊再戰、多得首級、小笠原敗走、丁未、大內義隆倖臣相良武任去山口、逃入龍福寺、初武任專執事累年、義隆無不聞其所言、陶隆房、杉重政、內藤興盛與武任爭權、屢為彼被抑擯、每議國政、隆房所言、武任必駁難之、其所望請、為武任被沮而不遂、隆房怒切齒於武任、杉內藤等皆含憤、然義隆遇武任彌厚、隆房慮其讒、已而請養武任子、武任不許之曰、我子約養於石田氏、石田者隆房族宗也、其心在欲分隆房領地、以授石田而損隆房強勢也、隆房悟而大怒、（一說曰、義隆欲以武任女妻隆房子、以成和親、隆房掉頭曰、我子結婚則杉氏乎、內藤氏乎、如武任者豈可伉儷哉、由是武任彌忌隆房、與杉內藤二氏密議、減武任、未知二說孰是、）是月十五日乙巳、義隆催宴遊、而欲止宿州之八幡宮、隆房議窺其間圍武任家、武任知之告義隆、義隆驚而止宴遊、以召兵備之、翌日城下騷動、訛言義隆令武任討隆房、隆房聚黨戒嚴、武任白義隆曰、隆房非必叛我乎、訛言謀叛也、隆房聞之而謝無黑心、由是各解嚴、武任懼已為亂國之魁、而今夜逃匿龍福寺、猶慮禍及、而奔石見國、依吉見正頼、既而歸筑前鄉里、義隆曰、隆房強僭輕我、故逐武任、是叛逆之兆也、然群士

義隆倖臣相良武任見忌同僚出奔

齋藤道三蕭墻之乱兆於此

杉原氏平賀氏爭城挑戰尼子晴久令目黑氏援杉原

議和、隆房登城執謁、國中無他而止、是月長尾景虎復到海野、武田晴信止擊小笠原、與景虎對陣、癸酉、齋藤道三子義辰稱病、誅奪國道三有三男、長曰義辰、號新九郎前妻所産也、次曰利辰、號孫四郎季曰喜平次、共後妻子也、義辰不協道三意、而太愛利辰、欲立為嗣、而令喜平次養於一色氏、號右兵衛佐、一夕道三與後妻語曰、可黜義辰立利辰、其幼兒六歲側聞、以告義辰、義辰避退託病運密謀、是月備後國杉原氏避神邉城歸出雲、平賀氏已入城、杉原平賀相挑屢矣、尼子晴久聞杉原勞疲、而令目黑氏率五百騎往救之、目

目黑氏履言自殺

長慶入洛放火細川晴元等拒之不克永原氏死

黑曰、擇界命我、實是勇士之榮也、臣不破平賀全此城、則不再歸也、乃發途、遇杉原歸、聞城既附平賀、而以其所率之兵悉附杉原而還之、獨到神邉城、遣人於平賀、告其始末曰、我與主君約、不生而還、不可食言也、請平賀撿使而自殺、平賀贈首於出雲、晴久且驚且憐、厚遇其子、○十一月、庚寅朔、戊申、三好長慶入洛、放火於大津坂本、庚戌、細川晴元及佐佐木定頼部下、不能敵長慶、自燒中尾城而逃江州、出兵與長慶戰、不克、永原氏定頼部下號安藝守死、松永久秀部下中西氏得其首、癸丑、長慶歸攝州、陶隆房密與杉重政、

陶隆房與杉重政内藤興盛議大事

冷泉判官隆量諫義隆令囚隆房不聽

内藤興盛議曰、相良武任奔筑前、恐非彼心、推知我君所為、而招大友義鎮等群士、且召毛利元就等討我輩也、不如早行大事而保家全身也、二人皆諾、於是隆房請義隆曰、臣與武任矛盾、然武任去國、臣亦分必死、然幸免咎、是君之洪恩也、君雖優宥我、我不可不自貶、願附軍國之事於賤息五郎、臣蟄居冨田采邑、若許致仕坐禪終身、則何喜加焉、義隆曰、宜任汝意也、隆房太悦、冷泉判官隆量諫曰、隆房累世執兵權、國中多阿黨、令彼退休采邑、則放虎於野也、必其有悔也、彼登城告歸、則可速誅之、義隆不許之、隆

隆房假大友義鎮之力潛図叛逆

織田信長會舅齋藤道三於富山正德寺

豊垂涙而退、隆房乃歸休冨田若山、而叛心決矣、杉氏内藤氏及山口群士多内應者、隆房密遣使於豊後、請大友義鎮曰、我被武任讒、而滅亡在近、故謀弑逆、若事成、則奉貴弟義長以繼大内家、臣竭力保護焉、君願假我援兵、義鎮喜而許之、義隆亦慮隆房起亂、而告義鎮曰、城下若有急變、則足下其救我、義鎮不肯、傳稱大友義長者、大内義興外孫、故隆房欲翼戴之、以為己助云爾也、○十二月、頃間齋藤道三聞織田信長好異樣、欲察其度量、而遣使於尾張曰、我到富田正徳寺待足下、足下來會、修舅婿之禮、信長諾、而約期、道三先到、微行匿民家

大友義鎮殺蒲池鑑貞

窺之、既而信長來、束髮着廣袖服、乘馬而健士千五百人先驅、朱鎗五百柄、丈長十二餘、弓炮各五百挺從之、行裝太異常、意氣揚揚、道三驚而仍改家僕衣服、為異樣以待焉、信長路中脫異服、着常服、入正德寺、道三恥之、既而禮畢、信長辭去、道三送之、到荻原、猪子氏兵助曰、信長者好奇偉之人也、道三攢眉曰、我子孫必繫馬於彼門、我非無遺恨、吁、筑後國士蒲池鑑貞初屬大友義鑑、及義鎮代而不從、豐後義鎮令森迫氏擊之、鑑貞驚、率輕騎到豐後、謝罪、森迫要於路殺之、義鎮曽放鷹、見一童子引牛過藪中、奇其骨相、畀黃金、童子戴之而擲而去、義鎮怪之、問其故、童子

僧周良在明之間獻其帝王之詩

明帝和周良詩御製

曰、得金歸家、則父母以為盜之、而必笞之、雖稱太守之賜、不可信焉、義鎮彌奇之、令隨士護送、諭其父母、明日義鎮召童子、附同慈寺為僧、學問稍進、至光明、義鎮討鑑貞、曰、我為僧梟、則縱雖至長老、不能報太守之恩、不如擊敵、太守者早報洪恩、以表微志、乃竊森迫氏跡、入鑑貞陣、斬二人、被創而死、義鎮買憐之、義鎮有併肥後之志、先令其家老臼杵鑑連・吉岡宗歡遣狀肥後國士甲斐宗運、約為內應、宗運從焉、義鎮喜而促軍發、是年遣明使僧周良歸朝、良在明之間、謁明帝、獻詩曰、熟路洋中船識輕、天書早召驗吾誠、禁池再浴恩波水、弊垢袈裟影尚清、賜御製和、曰、氏姓聲名俱不輕、曰謙曰策盡其誠、前來錫杖今重渡、戒律再三如水清、他日又侍宴、朱祐李恒程詢

周良又獻詩

帝王和韻御製

天文二十年

韓紵楊騫五官臣接待、良獻詩曰、今月天恩與海深、鳳凰池上洗凡心、回頭群卉花猶在、始見青春歸禁林、五官皆和之、翌日賜御製曰、奇哉才業與淵深、佳作一章波瀾心、賢衲所栖春色永、禪林花發又詩林、又傳稱、醫吉田宗桂、此行從周良、獻藥於明皇帝、顯名中華、多攜方書而歸朝云云、大內義隆傳藏兩國勘合印、故每遣使於明朝、自周防發船、明年義隆滅、而勘合印燒失、故此後遣明船絕、辛亥二十年、春正月、丙申、義藤令伊勢守貞孝貞孝、或作教孝、歸京、三好長慶相見、曰、我於武將無黑心、唯含恨於晴元耳、乃與貞孝相議洛中之事、〇二月、庚申朔、丙

松永久秀向江州、佐佐木義賢拒之

武田晴信剃髮號信玄

北條氏康向上野、上杉憲政拒之

寅、三好長慶令松永久秀率兵、向江州志賀、佐佐木義賢渡湖拒卻之、〇辛未、武田晴信剃髮、號法性院信玄、時三十一歲、三部下隊將等成髮者五人、原美濃改名清岩、小幡山城改日意、山本勘助改道鬼、長坂左衛門尉改長閑、真田彈正改一徳齋、壬申、大內義隆依例閱氷上會、群士皆聚、唯陶隆房不往、氷上山者興隆寺、為天台末、大內家累世以為祈願所、每年二月十二日行法會、群士皆從之、丁亥、武田信玄罷板垣彌次郎諏訪郡代、以長坂長閑代之、彌次郎領父信形隊騎、守諏訪、而無寸功、故及此、〇三月、戊戌、北條氏康率三萬騎、發小田原、向上野、國兵勢太銳、上杉憲政令太田三樂、曽我氏、和田氏、長野氏、大

貞孝享長慶及宴酣進士賢光刺長慶

熊氏等待氏康於中塗拒之、壬寅、伊勢守貞孝饗三好長慶、時有進士賢光者、伺其宴酣拔劍刺長慶、事急、長慶把床畔枕禦之、賢光進而突之、長慶同朋抱賢光、衆爭聚殺賢光、長慶歸家療創、不日而愈、傳稱賢光常來往貞孝宅、義藤令賢光窺長慶、故及此、一說曰、長慶沒收賢光家傳來地、故含恨及此、時人不論公私、感其大膽、憐不遂志、三好長慶謀洛中取地子錢、松永久秀行苛法、每家皆困、小田原先鋒北條綱成、横井氏大谷氏諏訪氏與上野諸將入厩橋城、氏康放火於平井城下而凱旋、其勢壓八州、武田信玄出軍於信濃、分兵傷伊奈木曾松本之植田、○夏四月、周防國流

隆房家僕野上江良

言曰、今年八月、國中反覆、可知暗夜、或人告陶隆房曰、山口城有咒詛之事、不知在誰人身、又曰、青景氏、弘中氏爲藝備之鎮、頃間被召歸山口、聞招豐後大友氏兵、皆言將滅陶氏、足下其爲之備、隆房陽驚曰、我家世爲大内氏將、戰功居多、且亡父道鱗、永正年中至天文之初、爲義興義隆與尼子挑戰、盡忠、我亦奔命之勞、不隕其名、然義隆寵武任、棄前忠、君不爲君、則臣亦不可爲臣、在今則以保身爲要而已、乃分使於近國催黨類、益田福屋三隅村上麻生等皆應之、隆房謂其家僕野上氏、江良氏、伊香賀氏曰、杉氏内

等助逆謀

隆房家臣深野宮川等爭諫不聽相互挨刄並死

藤氏素有恨於義隆、而与我同志、彼兩氏爲内應、則山口諸士誰爲對捍哉、一擧可破也、然則令義隆退老奉幼君、我專國政而足乎、野上曰、既得謀叛之名、則弑義隆、害幼君而可也、不然則有後悔也、隆房領焉、由是迎大友義長之事彌決、而通謀於豐後、隆房家臣深野房隆、宮川房勝、流涕諫曰、公其狂乎、何企逆謀哉、先公高房事大内家、忠義無雙、屢立戰功、大郎義清其一子也、曾聞其誇義隆、而謂彼不忠之端既顯、我死則彼必叛也、我非不愛彼、然豈代累世之君哉、乍誅義清、而以公爲嗣、是此衆之所知、而擧世

大内義隆遣書大友義鎮以請援兵義鎮不諾

感嘆之、公不養於先公、則豈有今日之勢哉、然搆逆心、則不忠不孝之大罪、何免天罰哉、公其深慮之、改黑心、而盡精忠、則先公之亡魂開笑於地下乎、隆房大怒曰、汝等勿言、我心決矣、縱蒙天罰、爲亡父罪人、亦不能止此事、深野宮川相語曰、我輩不能從不義之軍、不如早從先公於地下、而相互挨刄並死、隆房遂不改逆謀、無復諫之者、○五月戊子朔、大内義隆聞陶隆房有異心、而國中多内應者、而密遣封書於大友義鎮、以請援兵、義鎮謂從義隆請則不徑而三年、則兵革不止乎、許隆房所求、則山口早陷、且既約

三好長慶攻細川晴元兵於相國寺
明國商船漂着越前
信長攻織田彦五郎於清洲城

迎義長則不可變也乃謝義隆使而還之遣其書於隆房許隆房見之乃牒同志者揚言曰天與不取則反受其咎我與義隆勝敗之運在天耳○六月細川晴元部兵入洛陣相國寺○秋七月丁亥朔庚子三好長慶帥師攻相國寺晴元部兵不及戰而離散長慶放火燈坊狼籍大明國商船漂到越前國湊在船者百二十人（其長號南山其副號清山）朝倉義景爲之點旅宿卑衣粮令國民許交易○八月壬申織田信長與同族彦五郎再及爭亂信長與其叔父信光率兵向清洲城彦五郎出兵拒之戰於海津互相殺傷彦五郎兵

坂井甚助織田三位等戰死
山口城下騷動

遂敗入清洲城此役坂井甚助織田三位河尻左馬等戰死彦五郎勢衰○己卯山口城下騷動皆言陶隆房將到城下人民狼狽此時將軍家使及豐後使者來在山口義隆設宴饗之甲申義隆召兵各戎衣入城然隊頭卒長等不來故飛統督者相互疑貳義隆召內藤興盛杉重政不答使者空歸此二氏與陶氏同列累世家老且與義隆有外戚之親然不應召義隆嘆曰彼等猶然況其餘士乎我家運盡矣冷泉判官隆豐進曰杉內藤既黨逆臣願我以兵速擊之而掃內亂而防外患義隆不許曰彼二人豈黨隆房哉

義隆逃居寶泉寺
陶隆房杉重政內藤興盛等圍寶泉寺

必其運和議之謀乎城中議曰隆房襲來則誰人率兵當之哉請奉府君暫避城而後議和睦而可也義隆以爲然出居寶泉寺（寶一作法）從兵猶有三十餘騎逮夜逃降隆房者二千人義隆既出嫡男新介（或曰時爲三位中將）之妻妾皆逃匿山中二條准后尹房以下寓居廷臣悉離散亡跡乙酉陶隆房杉重政內藤興盛率五千餘騎圍寶泉寺義隆令冷泉隆豐黑川隆像佐波氏江口氏陣山上既寶泉寺士卒大半降隆房而防戰者太寡義隆令阿川隆康召隆豐等曰從我於此者半既降敵汝速捨山陣來於此隆豐與隆像等共

隆房放火燒寶泉寺
義隆新介遁出入巖永印心庵

來寶泉寺隆康不及反命直降隆房於是山陣士卒悉退散義隆謂我力不能拒賊招二條尹房議而遣法性寺某清原頼賢於內藤興盛陣曰義隆可退老而新介繼家也卿其議和興盛曰我亦欲從貴命然戰既急矣府君自裁而可也而使留焉免其死可莫畏也此間隆房放亂兵先燒相良武任家而屠從寶泉寺者之家殆無子遺且放火於寶泉寺追堂宇人家悉爲烏有群卒等入山口城掠奪殊甚災及園鳥池魚今夜義隆及新介潛出寶泉寺徒步而赴長門巖永岡部隆景爲郷導到綾木邑奪駄馬二匹令義

先君謂義興

義隆妻妾皆入寺爲尼

隆新介衆之入巖永即心菴、(一說曰、義隆欲自殺於寶泉寺、有清四郎者諒曰、往古置而不論、近世將軍義植敗於河內、困於越中、然憑我先君寓此國、而再得開武運、且細川兩家之爭、或敗或勝、然不安、先君其避焉、我留拒之、義隆以爲然、出奔、清四郎變形被菅笠而逃、出匿民家床下、家主惜而挾鏈突殺之)義隆出寶泉寺時、其妻請從之、不許、新介乳母追從義隆、叱而去之、乳母不堪哀別、嚙絶新介髮少許以爲信、而別義隆、既出、其妻越山匿宮野妙喜寺爲尼、乳母爲亂兵被刼、而爲裸入寺爲尼、義隆妻者小槻伊治女也、初義隆娶萬里小路藤秀房女以爲室家、伊治女從之、義隆私焉、及生新介、立爲正室、送還秀房女於京師、又娶廣橋兼秀女、有寵、號

二條准后尹房爲亂兵被害

三條前左府公賴小槻伊治皆爲亂兵被害、中納言藤基規逃匿

東殿、至此逃入廣德寺爲尼、義隆母在眞如寺、聞國亂而忽臥病、義隆在寶泉寺聞之、遣醫柳井氏問之、尋歿、二條准后尹房逃出寶泉寺、越山入覺雄寺、[illegible]氏士卒追之、悉奪其服、責之曰、君其自殺、尹房[illegible]遣使於內藤興盛、暫待歸報、賊卒等振刀害之、(訃聞京師、追號後大染金剛院、時歳五十六、按關在邊鄙、爲亂兵被害、實爲希有也)標 三條前左府公賴逃赴深川、小槻伊治到湯田、暇共爲亂兵被害、持明院權中納言藤基規薙髮逃匿小原氏、(號安藝守)青景氏(號越後守)吉田氏(號平兵衞尉)貫氏(號下總守)仁保氏(號右衞門大夫)以下、諸士皆降隆房、有安富源內者、義隆寵童也、義

從二位多多良義隆自殺於大寧寺

隆在寶泉寺時、遣使召之、不至、義隆語衆曰、源內何來遲也、及其出寺、猶暫待其至、然源內不應召、依內藤興盛降而免死、衆皆嘲笑、○九月丙戌朔、從二位兵部卿太宰大貳侍從多多良義隆(歳四十五)自殺於長門大寧寺、是日義隆出巖永、自瀨戶崎乘舟、欲赴筑紫、北風頻吹、層浪漲起、舟子不能把檝、義隆嘆曰、天喪予也、乃回棹入長府大寧寺、逢長老異雪、談禪而入浴、僧進膳、義隆、二條三位中將良豊(甲子)房、大內新介昭隆、持明院基規入道(號忍軒)、冷官判官隆豊、黑川隆像、天野隆良、岡部隆景、小幡四郎、禰宜右延、加長

冷泉判官隆豊歎大內家絶于此、淚瀉於膳盤

老僅十一人、隆豊垂淚、隆像罵曰、事既迫矣、何效婦女、卿亦聽乎、隆豊把箸答曰、我何膽哉、唯悲大內一家至此而絶、不覺淚之下耳、滿座皆泣、淚瀉於膳盤、時聞門外兵馬揚閧聲、隆豊出而問曰、逆賊隆房自來乎、曰否、又問曰、杉乎內藤乎、來曰否、隆房士卒勸義隆自裁也、隆豊不顧而入、與隆景、隆像、隆良、右延共侍義隆側、義隆謂長老曰、和尚力能活良豊、一忍軒、昭隆否、長老曰、謹保護之、乃令三人及小幡四郎逃山中、義隆請長老受戒、改名瑞雲珠天、而後義隆唱悲歌、隆豊等同詠之、於是義隆伏、及隆豊泣斬其

隆豊、隆景、隆像、隆良、右延皆戰死

昭隆令小幡四郎斬已首、小幡亦自殺

良隆一忍軒爲賊被害

首。（或曰、天野隆良爲之。）隆豊等放火於寺、及煙罹義隆骸、而出力戰、斬二三人而死之。隆景・隆像・隆良・隆豊・右延皆戰死。異雪請隆房、赦良豊・一忍軒・昭隆死、隆房佯許之。丁亥、隆房令士卒入大寧寺後山、捕良豊等。昭隆見賊至曰、我不能與父同死、而暫逃至此、豈生受束縛之耻哉。乃令小幡四郎斬其首、小幡亦自殺。（昭隆歲十二、小幡歲十五。）良豊欲自殺未果、爲賊被害。（歲十六。）一忍軒逃走、而爲追者被捕。隆房命卒半斬其首、而斃之以石爲枕、氣息未絶。卒詈曰、足下每夜侍義隆耽遊樂、豈思今臥石枕哉。又以鐵鍬突胸殺之。一說曰、一忍

昭隆近臣平岡權六忠孝兩全

軒者、昭隆外祖也。義隆臨死、一忍軒携昭隆入深山匿一寺。陶安房守率三百騎來圍之時、昭隆近臣平岡權六道高尋昭隆、偶來于此。道高自幼侍昭隆、聞母臥病、告暇歸省鄉里。不日而亂起、道高驚辭母赴山口、則城既陷矣。時聞義隆既死、昭隆猶存、欲尋其在處、路逢一童、著笠而逃。見道高而泣、是亦昭隆侍者也。道高問昭隆所匿、童指教之而去。道高喜而到山寺、安房守叱曰、何者。道高答曰、我是大内新介侍臣平岡權六也。偶省母病、不從寶泉大寧之難、而後至於此。我君之命既迫、足下願許令我一見我君、安

相良武任據花尾城

房守曰、義士也。早入焉。道高喜入見昭隆。昭隆曰、我忍耻至此、又不免耻也。汝至此、其志我既知之。一見則足矣。可早歸弔慰我亡魂。道高曰、臣老母病人、然臣棄私恩而慕君至此。母亦臨別誨臣曰、莫爲念我、惜汝死也。既告暇來省、則孝道足矣。速往盡忠義也。母之命、臣之志如此。何爲退哉。於是勸昭隆及一忍軒令自殺、而後道高出見安房守曰、我君若挑戰則我爲先登。然君既死焉。我殉之。足下其見之。自割其腹而突喉而死。衆皆嘆美之。戊子、相良武任在筑前國、聞山口亂、聚其徒據花尾城。陶隆房令野上氏率

爲隆房被滅

大宰大貳杉興連不從隆房而被滅

三百餘騎向筑前國。國士立花宗像等悉屬野上、而花屋城兵離散。武任自殺、送首於山口。爲之從三位右兵衛督藤親世在周防國、剃髮。其餘廷臣寄寓者皆離散。義隆舊臣等悉屬隆房。隆房遣使於豊後、彌約迎大友義長、以來春爲期。（傳稱、義隆位昇二品、自謂准公家。故其言行威儀皆效公家樣、而兵權悉委於陶・杉・内藤三氏。加以武任佞倖、而三氏含恨。故及難起、而不日而滅。）杉興連（後豊前守）爲義隆被登庸、任太宰少貳。至此其力不能討隆房、避若杉山城而逃、到津屋邑、爲敵被殺。其餘豊前國城中氏・安藝國阿曾沼氏、皆爲隆房被殺。菅田氏（號越中守）・大林氏（號和泉守。林或作森）・大尾和氏（號備中守）・材間

大隅蒲生、澁谷起兵、與島津貴久戰

氏守安藝西條槌山城槌或作土從兵千五百騎守義不從隆房有平賀隆保者小早川常平次男也常平曾屬尼子爲義隆被攻而戰死隆保幼而爲虜義隆憐育之長而養於平賀隆宗而繼其家然部屬不服至此率其徒三百騎入槌山城隆房未追擊之毛利元就聞隆房弑逆雖有討賊之志然慮其力不敵而服隆房待時變也頃間大隅國蒲生氏澁谷氏起兵島津貴久召肝付氏問無異心乎否肝付氏修誓示不與彼黨而擊蒲生氏於綱掛川然不利既而肝付氏率清水宮內姬城長濱兵與蒲生戰于市口又不利

島津貴久陷平松城

上杉憲政讓管領號於長尾景虎

貴久憂之陣日當山以島津尚久爲將連戰累日敵軍能拒之貴久使其次男忠平爲將陣白銀之上而自携嫡子義久會于此大破蒲生氏軍武田信玄起信濃分兵刈伊奈木曾松本田禾越兵聞而不出○十月島津貴久擊蒲生氏大破之陷平松城敵皆降服○十二月是年上杉憲政爲北條氏康被敗尓後兵威彌減家臣曾我兵庫本莊宮內慮氏康勢強上杉族滅而說憲政曰聞越後長尾景虎勇猛絕倫不如讓關東管領職於彼以假其力報怨於北條也憲政昏弱故自赴越後依賴景虎景虎喜而諾相約來

春入關東與北條挑戰爲君散怨事成則以上野一國供退老之料於是憲政與景虎約父子之義讓家譜并累傳旗刀景虎改長尾稱上杉氏自稱關東管領職自是憲政留越後不歸其子龍若猶在上野平井城初憲政幼而繼家唯事繁華不慣軍務及長暗昏柔懦不知家士可否不問民間憂苦用人不堪其能臨軍不達進退故累年每戰爲氏康被破諸將屢勸憲政自進馬然諾而不果部下皆嘲其臆拙時人指欲出不出者曰管領馬至此委身於景虎失管領職衆皆謗之曰長尾累世屬上杉下然向弑越後

大友義鎮徇肥後

信長放蕩無狀家老平手清秀死諫

上杉而奪其國憲政不能討寇而屈彼請其救且捨其子於敵境而身留越後其不知耻如此遂至敗亡宜哉按自貞治年中至此上杉爲關東管領近二百年其間雖有強弱未失其職至憲政爲他家之有大友義鎮帥二萬三千騎徇肥後國國中諸士割據無所統領故大半屬大友麾下按九州士林少貳大友菊池爲最然此時少貳菊池嫡流亡大友猶盛傳稱少貳爲大內所被逐而筑前國屬大內故義隆兼大宰大貳其部屬爲少貳而古小二庶流杉肥前國鄉龍造寺兵威稍強其下有鍋島氏是亦一流之庶族也菊池嫡家永正年中既滅其庶流赤星氏據古城猶稱菊池或曰先是大內義隆滅菊池族或曰大友義鎮徇肥從時赤星等亦屬其下而此後爲龍造寺被滅未知孰是頃年織田信長放豪無狀家老平手清秀極諫猶不改之清秀甚憂之清秀

有三男、長曰五郎右衛門、次曰監物、季曰甚左衛門、其長男有良馬、信長求之、答曰、我嗜武勇、每臨戰場、不可無此馬、雖君命不能獻之、信長怒而君臣不睦、清秀嘆曰、我無度量、故君不用我言、我不能教子、故彼對君無禮也、與生而蒙恥辱、死而遺諫也、君若憐我死諫、以改其行、則誰不歸服、然則我死而無悔也、於是自書諫言五條、叙治國安民懷士興家之趣、而自殺、信長驚而見諫書、感服其言、自是改其行、嚴其威、部屬皆喜、信長追憶清秀、而設佛寺弔祭之、

天文二十一年
陶隆房殺杉重政
源義藤與三好長慶和

壬子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陶隆房殺杉重政、初重政與青景氏（稱越後守）共憎相良武任、然其力不能抗、爭故譖武任於隆房、隆房作亂、本是二人所勸也、及義隆亡、而知二人所言半是僞也、故隆房亦佯爲悔二人弑逆、而料罪於二人、青景既病死、至此隆房遣兵討重政、重政不及戰而自殺、辛亥、將軍源義藤與三好長慶和、而自江州入洛、先是佐佐木義賢遣楢崎氏於攝州、告三好長慶曰、將軍去都數年、鄉情亦可解、宜與晴元和、而奉迎將軍、然則都鄙之悅何以加焉、長慶不及拒之、而令僧日良白義藤曰、臣素不犯上、

義藤歸洛、長慶專執兵權、令松永久秀掌洛中事
細川晴元剃髮亡跡

唯恨晴元而立氏綱、然宗三既死、則不及害晴元、在今則晴元剃髮而足矣、臣先立氏綱爲家督、而後可輔翼信良（晴元子）、如此則臣謹奉迎將軍耳、由是和議成、晴元剃髮於堅田、改名一清、義藤携信良入洛、近衛准后植家等歸家、晴元自堅田亡跡、從者八十人、皆爲髮從焉、三好長慶自越水城入洛、奉謁義藤、自是長慶執洛中畿內兵權、而往來洛攝、而令松永久秀專掌洛中事、久秀勢威殆與長慶齊、佐佐木義賢慮三好黨襲江州、築壘於北白河、令永原氏守之、以備焉、陶隆房遣其子陶隆滿（稱安房守）及杉氏（稱勘解由判官）飯田氏

上杉龍若降北條氏康、而被殺
目方九里皆遇磔

（稱石見守）於豐後、迎大友八郎義長、○二月、甲寅朔、上州平井城留守目方氏九里氏等、以上杉憲政拘留於越後、景虎撥兵未至、故懼小田原兵至、携上杉龍若、降北條氏康、以請贖罪得賞、氏康曰、龍若雖幼、然宿敵之長男也、不可赦焉、令神尾氏殺之、而責目方九里不義、命石卷氏捕之、得其黨八人、磔於一色松原、於是關東八州悉服氏康、（一說曰、龍若出平井時、白虹貫日、傳稱憲政嫌田舍婦女之鄙、求乳母於京都、然厭遠方無來者、故厚賂之、擧族東行、乳母素商賈之女、其族皆賤隷之徒也、伴耦其氏某名、從乳母而來、暴富貪欲不止、目方乳母之子、九里者乳母之叔父也、共非上杉舊臣、故不堪守城而及此、又稱氏康令神尾沉龍若於淵、其靈爲祟、神尾爲瀬）壬午、晦、大友義

上杉景虎進兵與武田信玄相持

長到周防國多多良濱、義鎮令橋爪氏・吉弘氏等五百餘騎送之、與山口迎者保護之、傳(称大内先祖林聖太子自百濟到多多良濱二月晦也、令追其例也)○三月癸未朔乙酉、義長入山口城、陶隆房迎之、為主、改大友氏、號大内左京大夫、事每大小決於隆房、隆房稱義長命、行號令於屬國、無違之者、先是隆房改名晴賢、至此剃髮、改名全薑、而日催犬追物猿樂等、喜義長耳目、而軍國事則皆任全薑心、是月、上杉景虎進兵於關東、與武田信玄對陣、而退蹈地藏峠、甲州隊將飯富兵部・小山田備中・其族左兵衛・真田一德・芦田下野・栗原左衛門尾之、

上杉義景還戦大克、甲将小山田備中・左兵衛・栗原氏皆死

景虎顧其姉夫義景(一作政景)曰、卿為殿、一戰而可也、景虎素憚義景勇猛、故欲陷之於死地、義景悟之、罵曰、不待足下言、是我必戰之秋也、乃率其一隊三千、還擊甲州六隊、大破之、斬首三百七十餘級、小山田備中戰死、栗原及左兵衛共傷(經日而死)、信玄麾下前隊甘利氏・馬場氏・内藤氏代而戰、擊却義景、而走之、真田亦再戰、義景遂敗、而死者七百餘人、(謂之時田戰)自是景虎不能越地藏峠、信玄歸國、令小山田・栗原子各領亡父隊、而責板垣彌次郎以為不肖、而奪其隊二百五十騎、令飯冨源四郎(後號山縣三郎兵衛)・春日源五郎(後號高坂

藝州西條槌山城守叛陶隆房、毛利元就討之、斬獲多

彈正)分領之、藝州西條槌山城守菅田氏・大林氏・尾和氏・材間氏及平賀隆保、背陶隆房、而通尼子晴久、而請援兵、隆房稱義長令、使毛利元就擊之、元就帥其子隆元及吉川・小早川・宍戸等擊之、城堅不陷、元就謂衆曰、衆攻之則早捷必矣、然我兵多死、不若暫退誘彼也、乃命諸軍佯去城二十町、城兵乘機而追之、元就還戰、宍戸為先鋒、元就・隆元・元春・隆景繼之、斬獲甚多、城兵遂敗走、元就進逼之、城兵請降、元就與山口監使江良氏(號丹波守)議之、許焉、守將出城而去、元就屠其城、(一說曰、此時元就留吉田、而令隆元・元春尋率四千餘騎攻土山城、城帥菅田氏戰死、)

平賀隆保臨死、家士與之筆硯、刺刎自殺

攝州芥田・池田・小川等謀殺長慶

平賀隆保・大林氏請其身自殺、赦衆之死、隆元等許之、隆保與大林自殺、衆離散、而城遂陷、(或曰、隆保初侍義隆、常嗜倭歌、及繼平賀家、亦不廢筆硯、家士等半服半離、及城將陷、衆共擕筆硯、勸隆保請倭歌曰、君其以之拒敵而可也、何求武器哉、令隆保強自殺、)○夏四月癸丑朔丁丑、三好長慶帥五千餘騎、發攝州、到丹波、擊其故舅波多野氏、子晴通、初長慶合巹于波多野氏、又娶遊佐氏女、晴通聞之不喜、欲與晴元逆擊長慶、長慶艴然、率其部黨往擊晴元、圍屋上城、○五月癸未朔甲辰、攝州芥川氏(長慶妹夫)・池田氏・小川氏共從長慶圍屋上城、而潜謀與城兵約期殺長慶及松永久秀、而誘有馬源次郎為黨與、有馬驚以告長慶、乙巳、長慶徹引兵、

朝倉宗滴討加賀國一向徒

移有馬郡芥川池田小川等入城屬晴通○六月壬子朔甲寅長慶謂晴元雖蟄居其殘黨猶多信良雖幼久在京師則波多野氏等擁之以爲主亦不可測然則他後爲我家之巨害者必矣乃迎信良置之越水城○秋七月壬午朔壬寅朝倉宗滴請其主義景討加賀國一向一揆宗滴時歲七十九常謂比年闔國割據以攻伐爲賢故國家難開泰平之基乃告義景曰古有言一人賞其德黎民歸其威今天下侫臣姦黨更興大蠹于國君其觝排之而使諸民懷其德就中本願寺僧掠取賀州恣揮逆威其暴惡不可勝而數

朝倉景連攻津葉走黑瀨氏福岡吉隆單進入城格鬪而死

也我欲往而制之然兵不足君其討之而可開父祖之舊恨也義景領焉分附兵士於宗滴是日發越前甲辰到加賀分兵攻南江津葉千足三城朝倉景連先攻津葉克之南江守魁黑瀨氏敗走有福岡吉隆者先登向千足城高聲自呼其名曰賊兵若有欲擊我者則可來進而決勝負其威望拔群城中沓議不出一人吉隆大怒開木戶毀墻壁而入城中城兵慴然翼而擊之吉隆手斬首三級而後奮戰力盡而死宗滴兵士乘機入城城兵不得已奔高塚既而堀江景忠放火攻大聖寺城其部兵離散然景忠僅携二

諸國一向徒相率集加賀

十餘騎不肯退城兵亦不能出擊之是日宗滴部下斬首六十三級越兵死者三十人許乙巳宗滴進兵焚江沼郡陣敷地管生休兵馬部將等請深進鏖敵宗滴曰不可也我暫不進則彼乘機而競來可一舉滅之而留此踰月○八月辛亥朔壬戌諸國一向宗樞越等聞加賀亂而率其徒來聚數萬人以超照寺某爲一隊而自濱手進以石川某爲一隊和田燕木淵崎窪田河合等從焉又一隊自菅生進又一隊自石橋進而舉燧於遠山以張兵勢癸亥先鋒既到敷地山宗滴令曰賊猶在山半腹則我兵勿動比及絕

宗滴大破敵兵於敷地山

嶺競擊之敵多我少連長蛇雁行陣以張形勢起照寺督二萬餘騎而進漸近絕嶺宗滴指揮諸軍奮擊大破之賊落深谷者甚多逃到安宅橋溺水者不可勝計焉既敵五萬騎又來堀江景忠戰疲而退諸軍敗到天神堂宗滴怒曰汝等何辟易于碌碌賊兵哉景忠及黑坂氏溝江氏中村氏鳥居氏唐突賊軍大破之朝倉景連與賊戰于管生亦克之賊諸隊皆敗潰宗滴陣得首級六萬八十餘乙丑宗滴罹病召醫于越前飲藥然不效義景聞之遣同族景隆于敷地山代宗滴指揮諸兵於是宗滴歸越前是月武田信

信玄取小笠原所部城

朝倉部將山崎吉家與一向党相持

上杉景虎剃髮改名謙信

玄到信濃取小笠原長時所部一城斬其戍將而歸○冬十月庚戌朔己巳細川晴元黨香西氏後跡越等起兵掠丹波國桑田郡與細川氏綱黨内藤氏戰香西勝而斬首數十級朝倉景隆令其部將山崎吉家欲濟安宅河以攻一向黨然河水漲早水中張繩打株植逆木故引兵而歸賊置兵於路追擊破之自此相互對陣不及交戰加越往還路絶○十二月己酉朔丙子上杉景虎剃髮改名謙信時歳二十三是年當明嘉靖三十一年從信録曰倭寇浙東倭李萬人自浙江舟山象山等處登岸攻破黄岩縣流劫

本邦軍入明

天文二十二年

源義藤遣使和解尼子陶毛利三家

備後江田

餘姚山陰等處殺虜居民無計事聞命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福建以俞大猷湯克寬爲分守參將國俗傳稱大内滅而勘合印失故商船不能達華城西海邊郡良民恣懼兵船亂入蘇州劫掠狼藉其船立旗書八幡大菩薩五字華人呼之曰八幡賊船八幡音轉曰婆半云云

癸丑二十二年三月丁未朔壬戌細川晴元殘黨蜂起于山城長慶使松永久秀攻郤之義藤聞尼子晴久陶全薑爭石州將挑戰石州諸士屬心於毛利元就而慮中國兵亂彌起遣使者和解三家○夏四月丁丑朔備後國旗返城主江田隆實背大内義長屬尼子晴久陶全薑令毛利元就擊之晴久遣兵三百

隆實叛大内屬尼子

武田信玄與小笠原長時戰于桔梗原

爲隆實援元就率四千餘騎向備後國晴久聞之曰我欲并藝州者年久然以吉田城固元就善戰故未果今彼越祂鄉其兵亦不爲多可一舉滅彼平藝州備後驅向周防乃促出雲伯耆石見美作四州兵○五月丙午朔辛亥武田信玄與小笠原長時戰于信州桔梗原信玄先鋒甘利飯富馬場内藤春日氏等先擊甚急斬首六百四十餘級玄孚長時自率四千兵驟至再挑戰甘利授群突長時麾下信玄諸隊悉至大克斬首千四百九十餘級長時逃入深志城是卯信玄進圍深志城長時請和與信玄相誓避城而

出信玄謂長時曰卿屬我則授卿命地長時掉頭曰武田小笠原同出自武田雖爲兄然世住邊鄙小笠原雖爲弟往來京師座位在武田上我何屬卿耶哉去赴京師信玄悉取小笠原領地令其將日向玄守深志城小笠原家譜曰長時屢與信玄戰[illegible]有勝貫及深志城陷長時欲自殺家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自往[illegible]水[illegible]之入京謁義藤授河内國十七邑以爲[illegible]屬信玄信玄感其忠于長時而[illegible]遣之云乙丑尼子晴久自帥二萬騎發富田城向備後國以

尼子晴久向備後、毛利元就拒之

其族國久（歸紀伊守）率五千餘騎為先鋒、非尾氏、卯山氏、赤松源氏、櫻井氏、廣田氏、延相氏副之、進陣於瀨毛利元就率四千餘騎拒之、吉川元春為先陣、熊谷信直、香川光景、飯田氏、山田氏、福島氏、遠藤氏等從之、與國臨陽橋而陣、元就隆景在後而陣高處、元春既與國久接戰、晴久令河添氏、突隊氏、伊藤氏、深澤氏、松田氏、目黑氏等五十餘騎潛踰國久陣後曰、我潛河欲發、元春令曰、援兵未加之間、河速救國久、時河水漲、雲州兵不得濟而將退、米原氏（歸尼子）在此、其徒而進、多得首級、越橋唐突藝州兵、稍退、備後人佐佐木氏（[illegible]）

横瀨泰繁出自

門、射殺米原、斬其首、衆勝鯨聲、之雲兵敗走、藝兵越橋追之、尼子式部（國久子）自提鐵止逃者、元春收兵將歸陣、尼子左衛門二（國久子）指揮諸卒再進、元春聲郤之、元就隆元率二千餘騎救元春、晴久恐先鋒不利、欲濟河自戰、然日既暮矣、明日與雨、水彌溢、故退陣、釜棟元就陣志和智、乘暮謂敵衆我寡、且欲雪洒徹之恥、其鋒不可當焉、請避之、元就不聽、嚴備待晴久至、而遣間者窺敵、誅夜襲事、不果、辛未、義藤令大館晴光賜鐵炮於横瀨泰繁、傳稱新田義貞孽子貞氏匿藤澤道場、歸良阿彌後、長愛為横瀨氏婿、繼其家、

陶全薑攻江田城

經四世、至泰繁、横瀨者由良部下也、由良者新田家老也、至泰繁子成繁、改歸由良、任信濃守、云云、（一說曰、横瀨者岩松家老也、及新田式微、而岩松以其族類故、推稱新田、既而横瀨囚岩松於幽處、奪其地、而改稱由良、）○六月、丙子朔、庚辰、尼子晴久退、釜棟陳、歸山內（備後地名）、乙酉、陶全薑為救元就拒尼子、率師到備後篠返、聞其母臥病而歸山口、遣內藤興盛率六千餘騎到備後、以江良丹後守為監、與毛利元就議攻江田城、元就曰、江甲部屬祝氏父子（父稱甲斐守、子稱治部大輔）以八百騎據其城、彼長武事、請先攻之、祝城陷則江田城自潰而已、興盛苦以為然、甲午、三好義賢弒其君細

三好義賢弑其主細川持高

川持隆、頃年長慶居攝州越水城、執畿內權、令其弟義賢居阿波、管南海事、此時細川持隆居勝瑞城、是細川讚岐守成之玄孫、所謂阿波屋形之流、而三好累世之主也、故長慶雖放逐晴元、然持隆以素厚遇三好、故義賢猶守君臣之分、持隆曾謂左右曰、惠林院殿（義植）子義冬久寓此國、方今京都武威不振、我欲奉義冬入洛、以為武將、汝等其之謂何、衆皆曰、珍重、於是呼義賢議之、義賢以為不可、罵持隆甚無禮也、持隆素憎義賢驕、而悔已至此、增憤怒、而欲討相撲之會、召義賢、令左右者害之、四宮氏（稱與兵衛）吉傍聞以

星合蓮池令持隆自盡而屠腹
義賢立六郎為持隆

告義賢。義賢稱病不出。既依左右謝驕慢之罪。而君
臣無事。義賢遣書於阿波讃岐淡路群士。悉聚於勝
瑞城畔。而請持隆出。而道過持隆諾。是日遊見性寺。
一作龍音寺從者僅數輩。未入寺。義賢令其弟十河一存
率所聚兵士圍持隆。且處處伏兵。俄起。持隆從兵皆
散亡。唯星合氏蓮池氏留護之。而僅免。入見性寺。一
存揮力欲刄持隆。蓮池氏遮隔之。令持隆自盡。而星
合蓮池立刄其腹而死。持隆妻者。故大內介義興女
也。無子。故大歸周防國。其妾岡本氏女太美。被愛生
男。號六郎。猶幼。義賢立六郎為持隆後。號掃部頭真

後其母為已妻
三好長慶攻芥川城毛利元就攻祝城先登栗屋氏死

之。而以其母為己妻。義冬請義賢曰。我與持隆有外
家之親。義冬母與持隆妻姊妹也故久寓於此。持隆既死。我欲去
往周防國。義賢不許。置之於平島。如初。義賢移居勝
瑞城。挾真之。專決南海之事。而呼義冬母於城中。留
而不歸之。故義冬不能赴周防。真之母嫁義賢。數歲生二男。兄曰長治。弟
曰存保。義賢賞四宮告事。厚如食祿。四宮每日遊宴。踰年之後。義賢俄召四宮殺之。曰慰持隆亡魂
○秋七月乙巳朔。丁未。三好長慶攻芥川城。丁卯。毛
利元就率六千餘騎。攻祝城。城險不陷。栗屋氏先登
入城。被射而死。藝兵稍退。元就元春隆景競擊越壁
而進。平賀隆宗令匹夫五十餘人。各繫鹿角於竹竿

細川晴元入洛焚三好長慶族類之宅
長慶畠山高政入洛
義藤晴光

而懸壁。曳倒之。城中驚駭。諸隊乘勝亂擊之。斬首四
百餘級。祝氏父子入元春陣戰死。內藤江良帥一萬
餘騎。遮出雲援兵來路。故江田隆真不能出旗返城。
由是祝城早陷。元就將內藤江良兵總一萬六千餘
騎陣伊山。而攻旗返城。對挑累月。壬申。義藤不恐舊
好。赦細川晴元入洛。晴元悅而來謁。於是浪士歸屬
晴元者千餘人。焚三好長慶族類洛中屋宅。長慶聞
而大怒。分其兵攻芥川城。身自催入洛之事。○八月
乙亥朔。長慶入洛。畠山高政及安見氏會焉。總二萬
餘騎。義藤及晴元不能戰。出奔江州朽木。近衛准后

奔近江
松永久秀攻丹州波多野晴通屋上城香西元成救之殺內藤堀內二氏

植家及高倉權大納言藤永家同行。畠山家譜曰。政國有三男。曰高
政。曰政尚。曰政賴。政國以河內讓高政。政尚居紀州岩村城。政賴猶幼。屬高政。令壬辰。晴元
殘黨鹽川氏聚浪士。進兵於池田。欲救芥川城。不成
而衆皆離散。丁酉。芥川孫十郎粮盡請和。避城出奔
阿波國。依三好義賢。己亥。三好長慶入芥川城。迎細
川信良於越水城。而置於芥川城。○九月乙巳朔。丁
未。三好長慶遣松永久秀於丹州。攻波多野晴通屋
上城。壬戌。晴元黨香西元成。三好政勝宗三子救屋上
城。大破松永陣。殺內藤氏。堀內氏。久秀逃入八木城。
此城內藤氏所守也。松永內藤婿也。此役內藤戰死。

江田隆實、爲元就內藤興盛被圍

興盛御陶全薑始此

信玄令淨土宗與日蓮黨爭論法門

松永携餘衆入守之。一說曰、松永有兄弟、曰彈正久秀、曰甚助、此時入八木城者甚助也。○十一月甲辰朔、丙辰、江田隆實爲毛利元就內藤興盛被圍累月、至此勢盡、避旗返叛、以就尼子晴久於山內館。晴久携隆實歸出雲、陶全薑令興盛凱旋。元就歸吉田、而令江良氏守旗返城。元就謂陷祝旗返者、皆我家之力也、何故令我空歸哉。自是切齒於全薑、然未發於言、猶從山口指揮。○十二月、武田信玄令淨土宗與日蓮黨論爭其法優劣、原虎種入道（元隸美濃守、種或作胤）荷擔日蓮黨、信玄怒欲誅之、然以拔群勇士、故不忍加刑。虎種出奔小田原、北條氏康厚

清秀號善次郎、後稱主水助

王直蕭顯率師入明、明圍明將任環拒之連戰

遇之。是年、今川義元令參州諸士構壘於尾州村木、織田信長怒、令水野信元攻之、不克。（信元部下高木清秀、號善次郎、後稱主水助、以武感顯、此役先登攻村木壘、得首級、被創而退。）頃年、上杉景虎自春至秋、爲村上義清出張信濃上野之間、或爲上杉憲政進發關東、或攻越中、與椎名神保等挑戰、至冬則以雪深歸越後。一說曰、景虎今年入洛、謁義藤、未知然否。是年、當明嘉靖三十一年。獻徵錄曰、今年三月、命李泰獻募卒入列港擊之、倭寇營官兵衆之、賊爭舟、指可擒也。王直以火箭突圍去。尹鳳將閩兵邀於北茭詳、鹵斬八百級、直自白馬廟集餘黨、掠嘉定、至劉家

卒夫佩代任環禦敵死焉

河、揚帆而西、令董邦政追及於吳淞泊、殊陶港、賊相合、勢益猖獗。同知任環至、與邦政夾擊賊、敗走。四月、寇圍太倉、中丞蔡克廉檄環討之、付兵三百、皆新募。寇鋒甚、勢不敵、屢戰數蹙、環隨所向設拒、與士齧糒飲水、問勞苦、且厲以忠義、士遂翕然歸心、與共死生之矣。賊潛出沒、環夜追之、出其前後、賊甘心於環。卒夫佩者欲免環、嘗衣環衣、介馬而馳、賊追急、佩留禦之死焉。寇尋攻海鹽縣、三日解、走杭州、指揮吳懋宜率僧兵禦於赭山、死之。五月、寇破吳淞、據爲巢、守備解明道襲敗之、寇首蕭顯犯金山、敗官兵於天妃宮、

蕭顯攻上海、焚其治所

衝上海縣、焚治所。七月、攻寧海、七日解。八月、顯屯崇明沙。王忬計顯必入浙境、設伏邀擊、寇乃南遁、官兵遇於普陀、連戰勝之、寇兵登嶺、掘塹自衛、泰獻進逼之、顯遁。高家嘴復據崇明沙、督府檄湯克寬討。克寬雖世將、頗驕、與卒不相中、縱之入寇伏中而敗、失亡千餘人。任環獨率所領、堅壁斷其歸道、顯甚困、值歲除、守卒懈、顯得逸。時所在寇兵充斥、江南人柔軟、望風壞敗、貪吏藉軍興橫斂、富氏廉有、入謂南人善訛言、束手坐視。于是百姓力屈、不能卒業、千里蕭然。而姦豪唱言、搗巢非計、搖動忬、忬奏擇柯喬起盧鏜、詳

天文二十三年

備中三村家親與穗田氏屢挑戰

必滅寇之奇計云云

甲寅二十三年二月壬申朔、備中國士三村家親與同國穗田氏屢挑戰、家親隸屬大内家、穗田屬尼子、故陶全薑稱義長命、而令毛利元就救家親、元就卽日發隆元、元春等發吉田、癸未、將軍源義藤在江州朽木、改名義輝、丙戌、毛利元就到備中、陣伊末井原、令吉川元春陣猿掛城下、三村家親率一千五百餘騎會焉、穗田氏（號治部大輔）率兵擊家親、走之、而突元春陣、元就拒破之、然兵士多死、元春收兵而退、元就以略策諭穗田相和、穗田遂屬元就麾下、（一說曰、此役元就元春隆景共攻備中猿掛城、不克、國中多應穗田者、吉川小早川共敗而死者過半、故元就諭三村與穗田和睦、共罷兵、元就子元清爲穗田養子、繼其家、）

元清、元春弟、隆景兄

北條氏康出師駿河、義元請援於信玄

北條氏康與今川義元有隙、師向駿河、先鋒松田氏（號尾張守）、北條綱成（元左衞門大夫、改號常陸介）、笠原氏（號能登守）、清水氏、大道寺氏等、進陣吉原、蒲原、義元遣使於甲州曰、我今與尾州織田氏挑戰、足下不捨姻親之好、則爲我拒北條也、信玄諾、出軍到富士川、陣賀島、令馬場民部、小山田氏爲先鋒也、富士大宮相互挑戰、○三月辛丑朔、癸卯、北條氏康及其子氏政陣矢香久山、與甲州兵隔川、或跡或超、會戰數回、小田原兵大橋氏、桒原氏、諏訪氏、越智氏等競

氏康氏政與信玄戰

善德寺僧講和、甲駿相三州會善德寺

尼子晴久攻浦上宗景、遂進兵略播磨

進、越智爲甲軍被圍、既危、原虎種斬敵二人、扶越智而退、甲軍追之、大田源六多力、揮梃捧卻之、甲州卒長小幡日意與其子某（號又兵衞）共多得首級、主客戰疲、日既暮矣、約日期再戰、善德寺僧臨濟寺僧相議和睦成、由是義元信玄與氏康會善德寺、而相約、氏政爲信玄婿、而氏康女嫁義元男氏眞、於是各引兵而歸國、尼子晴久催出雲伯耆隱岐石見備後備中兵三萬餘騎、向美作國、國人多屬之、浦上宗景（號帶刀左衞門）率一萬餘騎、拒晴久於高田、不克、將退播磨、國士宇野氏救宗景、橫擊晴久破之、經日晴久又率大軍擊

元就與其子隆元議叛大内家

宗景、景寡不能敵衆而退、入備前國、晴久進兵略播磨國、取十七城、刀田僧徒蜂起襲晴久、播磨國浪士等競起、宗景自備前聚兵到播磨、晴久班師歸出雲、毛利元就啓謂其子隆元等曰、我不忘義隆眷遇、故從山口之令、屢擊尼子部屬、然熟思之、則不出義長之心、皆是逆賊全薑所爲也、彼名雖輔義長、實擅己家也、聞義長欲以旗返城授我、而賞軍功、然全薑不從、而令江良氏守之、由是推之、則彼必假義長命欲屠我家、亦不可圖也、不如與山口絶、以與全薑決戰也、隆元曰、實如貴公之言、乃與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

元就放間者令晴久殺其叔父國久父子

内戸隆家等議以告部屬家臣等僉曰善哉由是容謀撃全薑全薑未悟元就曰不滅尼子勢則難入山口想其晴久叔父國久及其二男勇而善戰不除之則不能遠制他國乃遣間者於出雲曰國久父子與元就結交通信晴久聞流言嫌疑國久元就故一罷人佯為諸國巡行者帶元就國久交通之書而遣出雲殺之於冨田城邊而棄骸於山中或偶探死者膚而得彼僞書以獻晴久晴久大驚召國久父子三人（長男式部大輔次男左衛門六大夫）殺之國久孫猶幼乳母抱而逃隱（後名左衛門尉藤久）元就不勞兵而國久就死由是彌決撃陶

松永久秀攻三好政勝陷其城

石見吉見正頼起兵欲討陶全薑

全薑圍三木松城元就援正頼

氏併雲州之志○夏四月辛未朔壬午松永久秀率軍到丹波桑田攻三好政勝陷其城是月石見國士吉見正頼據津和野三木松城揚言曰我起義兵討陶全薑可為義隆報讐國中多從焉正頼令家臣烏井氏佯為行脚僧而還安藝吉田請援兵於毛利元就元就逢烏井懇諭定約而遣之全薑聞正頼起兵自欲往撃之徴兵於義長部下及近國其使到吉田元就佯諾促軍裝陶全薑率軍到石州内藤氏石田氏弘中氏等從焉乃進圍吉見正頼於三木松城毛利元就密遣二宮氏率援兵與正頼合力拒之全薑

元就諭粟田麻生逃佐東銀山城

元就攻降櫻尾城

攻之不克○五月辛丑朔壬子毛利元就併吉川小早川内戸三家兵佯稱加陶全薑石州陣而到佐東銀山防州戍將粟田氏麻生氏五百騎守銀山元就遣兒玉氏告粟田麻生曰我此役非赴石州欲入防州滅全薑抑等為全薑守城則即日屠之若避城歸防州則不及挑戰也二士乃出城歸山口元就令已兵守銀山而攻櫻尾城戍將毛利與三巳斐氏新里氏乞和或降或歸山口草津戍將羽仁氏雖為元就姻戚然以與全薑交渥故不降元就亦不及加兵令福原氏率兵為之備大内義長遣人相攸於大野角山

（在藝防界）欲新築城其意慮元就有異心而為成之備也吉川元春悟之悉撃破防州人而壊崩角山以為平地元就聚舩渡厳島欲看要害地而築一城時兵舩三艘俄來襲元就舩從士奮撃悉鏖之故不知其奚自也元就遂營新城令巳斐氏垣田氏伊藤氏片岡氏福原氏等五百騎守之而引兵歸吉田自是隣境知元就與防州絶然以石州地隔故全薑未知之全薑進兵攻三本松時二宮氏登樓揚言曰全薑未知乎毛利右馬頭元就與正頼通交令我為援兵來于此元就既取藝州數城將入山口全薑宜成之備全

上杉景虎、武田信玄、對陣于河中嶋。

疊大驚。三浦氏曰、是必正頼佯言也。全疊以爲然。既而藝州旗返城守江良氏、馳書告元就起兵。全疊嘆曰、前則吉見城堅、後則元就蜂起、如之何。弘中氏曰、先歸山口可討元就。元就滅則吉見自服。全疊曰、試一攻而後議之。乃舉衆攻城。數日不克。癸亥、全疊令其家僕宮川氏、甲斐守以三千餘騎歸防州。加日田氏及大田山里一黨、總四千餘騎、向藝州。己巳、到二十日市折敷畑山下。上杉景虎出陣信濃河中島。武田信玄與之對陣。是月武田信玄定五十件法式以示其所部。○六月、庚午朔、毛利元就在櫻尾城、望見宮川氏等陣、謂不審吉

防藝軍復會戰。防將宮川敗走。

元就攻降石見長安入道。

見既陷乎、然則全疊自來也、是我所願也。乃分三千騎爲三隊。元就・元春・隆景各自三道分進。宮川等兵拒之。藝軍將敗。元就令諸隊奮擊破之、斬首七百五十餘級。宮川敗走。辛未、元就令兒玉氏守草津城、令桂氏守櫻尾城、而移銀山。町野氏聚昨日敗軍一千餘騎、陣明石邊。元就進兵擊破之、斬首七十餘級。乙亥、元就入銀山。全疊令武田信實率八百騎守藝州高森城。元就令進藤氏守銀山城、備武田、而攜二子歸吉田。己丑、元就聞石見國長安入道黨全疊、遣吉川元春及熊谷氏・天野氏二千餘騎攻之。長安出

小幡日意能察軍機、信玄賞之。

城而降。是月景虎以一萬三千兵、欲掠清野邑。信玄令其將馬場氏部備之。景虎不戰而退、又揚言攻虚空藏山城、而難嶮路、班師。信玄將飯冨氏欲尾之。小幡日意曰、不可也。彼必其有所謀也。既而信濃國士四人通景虎、事發。見信玄捕四人誅之、而賞日意能察軍機。○秋七月、庚子朔、辛丑、元就令元春陣大塚光明寺。小坂氏聚浪士二十餘人、隔河而放矢如雨。元春部下二宮氏・森脇氏渡橋、諸士繼焉。小坂敗走。元就追之。浪士等據嶮待之。癸丑、元就進擊之、斬首二百級。浪士等離散。○八月、己巳朔、癸未、上杉景虎

景虎率軍陣河中島。村上義清爲先鋒。

率軍陣信州河中島。村上義清爲先鋒。川口氏・石川氏・本莊氏・高梨氏爲二陣。柿崎和泉守・北條安藝守・毛利上總介・大關阿波守爲後拒。本莊氏・齋藤氏・松川氏・中條氏・黒川氏・新發田氏・水原氏・下條氏・加地氏・新津氏・須賀名氏・鬼小嶋氏・鬼山氏・黒金氏・直江氏・山岸氏・栢崎氏・大崎氏・桃井氏・唐崎氏・甘糟氏・神藤氏・女田氏・長井氏・烏山氏・平賀氏・飯森氏・竹股氏爲遊軍、張鶴翼之勢。令上田政景・飯野景久・越景信州和實景共景虎族監諸軍。其兵總八十餘騎。上條入道・山浦入道・山本伊豫守・大國入道・黒金上野介・色部

甲軍先鋒高坂彈正、二陣真田幸義

修理、片貝式部等率兵八千留守越後、武田信玄到河中島、與景虎對陣、爲雁行之備、高坂彈正等七隊爲先鋒、其兵千七百餘真田幸義、幸隆父保科彈正、市川氏、清野氏爲二陣、其兵二千餘海野氏、望月氏、栗田氏、八代氏爲後拒、其兵二千七百餘仁科氏、川田氏、須田氏、根津氏、井上氏爲遊軍、其兵四千餘武田信繁、小笠原若狹守、板垣駿河守監諸軍、信玄麾下三百八十騎、其兵四千餘、山形氏、跡部大炊助、下宮將監、大久保内膳、下島内匠、小山田主計、頭山本道鬼、駒澤主税監之、一條信濃守、逸見山城守、在信玄左右、下山氏、南部氏、飯尾

甲軍先鋒高坂氏陷伏

真田幸義爲高梨被殺、細屋彥助救高梨

甲將保科彈正揮鎗

氏、和賀尾氏、土尾氏、濱川氏、在信玄後、其兵二千四百餘丙戌、景虎命義清、置伏兵于幽所、試出芻蕘者二十餘人、默視信玄之軍、信玄先鋒高坂氏、落合氏、小田氏、布施氏、諸賀氏、出兵捕之時、伏兵忽起、縱擊之、高坂氏等皆敗走、保科氏及真田幸義來、義清擊之、義清已危、景虎使川田、石川、高梨援之、接戰相挑、既而幸義爲高梨被殺、幸義家士細屋彥助救高梨、保科氏亦鬪于諸軍、然彼素揮鑓、最得其妙、乃突出諸軍、而幸免其命、世稱鑓彈正也、海野、望月隊進擊景虎本營、越後後拒四隊當之、奮戰數回、此間信玄張大繩

免圍、世稱鎗彈正

長尾景虎突入本營、斬信玄、信繁單進通景虎、遂被斬

於岸畔、甲州諸軍攀繩渡川、競進、越軍敗走、時一戎士單騎突入信玄陣、揮刀斬信玄者再矣、左右近士圍擊之、彼戎士左剪右屠、前擊後薙、手斬十九人、脫圍而出、武田信繁憤信玄傷、曰、彼戎士决是景虎也、乃自追之、揚言曰、我是武田典廐信繁也、卿非長尾景虎哉、爲雪信玄恥、追卿至此、卿其回戰、不然則辱長尾家者也、戎士隔川答曰、我是景虎軍士甘糟近江者也、微賤不足敵信繁、曰、臨軍何隔貴賤哉、進渡川、從士七十騎繼焉、一戎士神色自若、握刀待之、七十騎不輙進焉、信繁曰、卿是景虎也、何佯言哉、速來

是日十七戰、主客死傷者殆萬人

擊我、戎士曰、足下衆而我一騎也、實欲决勝敗、則退其兵、而獨來、信繁同之、乃鞭馬而至、戎士揮刀斬其左股、信繁倒死、戎士鞭馬馳去、戎士果是真景虎、此間越後敗軍、又聚而後戰、是日凡十七合、其十一戰、景虎勝之、六戰、信玄勝之、主客死者傷者殆萬人、信玄兵總二萬六千、其中死者三千二百十六人、傷者二千八百五十九人、景虎軍死傷幾等景虎雖勇、避本營、信玄雖不退本營、然被創、日既暮矣、甲州兵退去、翌日景虎亦班師、時人以此戰爲勝敗無優劣也、或曰、信玄之勝十之六、景虎之勝十之四也、此戰見上杉家記、然甲陽軍鑑以此戰爲永祿四年九月十日之事、其趣異同多端、未知孰是、軍鑑之說遍行于

三木城主次郎某與有馬源次郎挑戰

元就攻備後保木城降野間隆實

世上杉家說布見之故載於此以傳異聞宜與軍鑑參考之又按軍鑑謂景虎與信玄挑戰始於天文十六年上杉家記以此戰爲景虎出信州之初度可以軍鑑爲是甲午武田信玄遣兵到信濃攻木曾義高頓地瀨場氏降携之歸甲府丁酉三好政康歸日向守向播州頃年三木別所城主次郎某今泉氏流與有馬源次郎赤松族屢挑戰至此長慶令政康率攝州兵救有馬〇九月己亥朔政康破三木兵三木入城政康歸癸卯元就率三千餘騎攻備後國保木城城主野間隆實始屬元就頃間黨陶氏全薑遣小幡氏羽仁氏以爲援兵故元就進兵隆景爲先登元春繼之元就麾下競進斬小幡羽仁而降隆

陶全薑率大軍向安藝元就拒之

陶氏先登宮川氏戰死

實壬子陶全薑自向藝州而令宮川氏等率大兵先發陣小方大野元就以樓尾爲本營而率吉川小早川肉戸等三千五百騎陣河內倉金邊癸丑宮川等進來元就與諸將議或曰敵衆我寡不如暫守樓尾城待全薑來而戰也元就曰不可也若待他援兵則可城守今我無黨援則速戰而決勝敗乃分軍爲四隊元就元春隆景肉戸隆家各爲一隊進擊之先鋒坪井氏坂氏與敵一戰佯北敵衆勝追而突元就陣元就四隊挾擊大破之鏖殺宮川斬首千六百七十餘級防州殘兵散走古河晴氏與其近臣謀擊北條氏康事漏氏康

氏康攻古河城擒晴氏

怒曰往年河越之役以姻戚之好故不忽廢之今又如此不可不懲焉〇冬十月己巳朔壬申氏康率軍圍古河城晴氏近臣一色二階堂梁田沼田等督戰皆敗氏康遂擒晴氏囚於波多野中曾谷既而晴氏悔謝請和氏康許晴氏退老或曰蟄居下總関宿而立晴氏子義氏母氏綱妹以弁關東御所居葛西谷細川晴元部下香西元成等據播州明石城赤松餘族素黨三好故攻明石城屢戰不克庚辰三好長慶到淡路洲本三好義賢安宅冬康十河一存來會焉議事丙申長慶歸洛三弟各歸其國陶全薑令江良氏後號丹後守率大

元就詭謀令陶全薑殺江良丹波守

兵陣岩國以偷元就襲來江良曾監察藝備元就知彼勇剛故謂不除彼則不能入防州〇十一月戊戌朔己亥三好義賢及安宅之康篠原氏各率部兵進到明石戊申長慶率軍到明石相共攻城相挑踰年〇十二月元就詭謀作寄江良丹後守書其趣謂足下與我通志謀滅全薑彼是珍重莫必變約云云封函之附使价而誤到山口入全薑門達之全薑驚元就使至而開函見之則遺江良氏書也見其所載之趣未決真偽自是太疑江良江良不知之不及陳解故贈答自若全薑嫌忌日增遂遣使者詰責之江良

江良氏呈全薑之書

遂自殺於琥珀院一說曰江良在岩國呈書於全薑曰元就能謀軍事其鋒不可當也不若連和以講好由是全薑疑其有內應元就聞而喜乃求得江良筆跡使小臣等習之久而甚似江良真筆元就乃佯作謀書告來客及左右曰凡爲人者雖骨肉不可不疑焉江良丹後守者全薑舊臣承恩甚多然今與我通志欲叛陶氏是書即丹後守真筆也諸君見之衆不能知其贋事聞於山口全薑曰果如我訝彼內應於元就必矣乃遣使於岩國督責江良江良自殺元就心喜曰全薑陷我謀中自壞其長城

我軍入明殺縣丞劉東陽

明將李元律洪岱戰沒

漕運都御史鄭曉奏言

是年當明嘉靖三十三年從信録曰二月倭犯松江殺縣丞劉東陽詔華克寬鳳職以盧鏜代之三月蘇松倭冦掠奪民舟入海趣江北薄通泰等城焚掠各鹽場餘衆有漂入青徐界者山東遼東俱震四月倭犯嘉興都指揮用應楨指揮李元律等死之倭陷喜善又薄通州揚州衛千户洪岱以兵援之戰死五月倭薄蘇州城大掠六月漕運都御史鄭曉奏倭冦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可用者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冦爲之嚮導若不蚤圖區處必爲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于軍民白衣中每歲查舉勇力智謀

明百户賴榮華陷伏中死

者數十人與義勇名色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冦有功勞則量議官職奏請陞授如此不惟中國之人不爲冦用異日且有將材出于其間今從冦者宜出榜諭許令歸順有擒斬冦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倭有勞積亦可叙遷不然數年後或有盧循孫恩黄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難撲滅其報可八月俞猷敗倭于呉淞所都指揮任錦敗倭于長雉十月倭冦分掠嘉湖十二月百户賴榮華薄倭于新市衆勝陷伏中死徴録曰正月蕭顯攻嘉定循海而南圖上海上海城未固知且陷僉事任環馳救敗賊唱家墳二月顯巣史家洪

盧鏜進擒交綏両兵皆未懲而去三月顯自曹涇突去松江敗官兵於蕭塘進攻郡城任環擊敗之走大門撤壽奔慈谿王忬設伐擊之斬顯衆大潰云云

弘治元年

乙卯弘治元年春正月丁酉朔丙午三好義賢安宅冬康率軍會明石陣三好長慶移陣於大山寺欲大舉攻明石城城兵請和長慶許之而攻三木別所城戊午島津貴久聞吉田帖佐之族蜂起携義久攻之不利戰死者不寡島津忠將率隅州兵陣溝邊是月織田彦五郎家臣坂井氏謂海津之役吾黨之舊臣多戰死我輩輔翼之功恐其難及也乃與織田信宅修誓請翼彦五郎信光面從坂井氏不悟其旨〇二

信玄出師於河中島與景虎對陣

月丁卯朔癸巳三木別所乞和長慶許之引軍皈攝州義賢皈阿波冬康皈淡路○三月丙申朔島津貴久擊澁谷氏時肝付氏率兵會之殺敵二十三人乙巳島津義久欲擊帖佐敵議奉幣大隅八幡宮擇日忠將曰不如早討賊也遂進軍力戰有功是月源義氏元服於葛西谷北條氏康營其事獻使於京都得勅許任左馬頭（或曰此時氏康與晴氏和睦）○夏四月乙丑朔丙寅島津貴久義久悉平帖佐敵已巳信玄在信濃聞景虎出河中島而令粟原氏及多田氏守新壘備木曽而到河中島與景虎對陣五月景虎又到上野與

信田信光於清洲城殺坂井大炊助

織田彦五郎自盡

織田朝倉共斯波家臣

陶全薑令人窺藝州

北條氏康戎兵對陣癸未織田信光入清洲城招坂井大炊助而殺之其弟大膳聞之乃擁彦五郎欲奔他方信光率兵擊之信長以兼與信光議此事故應期馳至彦五郎不得逃而自盡信長乃移清洲城以名護屋城授信光（傳稱斯波三松至此時寓彦五郎彦五郎先後流浪盡内判倉義景以信長信光為無賴自是交惡）春夏之交陶全薑屢令兵士窺藝州毛利元就亦巡撿國境而障要路分遣群士於要害之地與防州兵戰數四元就謂全薑催聚防長豊筑之兵則可二萬餘我兵精者不過三千戰於平路則不克者必矣若誘彼到嚴島則勝敗興亡唯在一

元就巡視嚴島城殺陶全薑諜桑原氏

戰而已乃益固嚴島城壘令已斐氏新里氏等守城○六月甲子朔辛未元就巡視嚴島城時全薑諜者桑原氏等乘輕舸三艘竊來浦氏飯田氏擊之殺桑原餘衆離散元就常謂人曰全薑若率大兵陷嚴島城則我其危乎聞者或疑或怪或曰然則築此城無益也無悟元就深慮者元就部下猶有兩端者密告之於全薑全薑以為得計而大喜癸未北條氏康攻上総金谷城城主宇部氏拒守是夏結城政勝詣伊勢大神宮皈路到小田原謁北條氏康呈若干品屬靡下且曰累年與常陸小田氏搆難願請援兵氏康

畫工狩野法眼元信沒

明人鄭澤寄元信之書

許之而留三日共遊海藏寺見巧藝催詩歌遊而皈結城城政勝者朝光十六世氏朝六世孫孝顯子也常讀六韜三畧孫子呉子暇日嗜詩歌且好曹洞禪時人稱之曰有髪僧（政勝與常陸小田政治搆兵相戰屢矣家老多賀谷氏通小田家而攻結城政勝以其部族水谷氏山川氏為先鋒擊多賀谷於下妻破之多賀谷引小田兵再戰政勝敗走既而政治死子氏治代立又屢與政勝戰其後多賀谷降服結城於是小田與宇都宮佐竹合兵謀攻結城故政勝請救於氏康云）○秋七月甲午朔巳亥畫工狩野元信沒（歳八十三）元信祐信子也繼家業妙丹青比及壯年其墨痕達中華明鄭城鄭澤寄書曰看先生畫彩驗若趙昌亦如馬遠筆跡甚可觀也若進貢船來時得

信玄撃木曽義高隆之

遊我國者必作先生門下弟子書尾曰正德五年仲
春日由是聲名冠闔國其所畫人皆珍藏與雪舟相
並稱之勅叙法眼位其子孫亦有叙法眼者故世稱
元信曰古法眼其家誇訂元信曾畫馬寄附清水寺
寺邊人曰毎夜有馬嚙稻害田畝元信子松榮加筆
撃馬自是無害田畝者傳稱（元信依人求圖鞍馬天狗僧正然不知其面様夢僧正来現形猶未得其真忽有大蛛繋杉樹引絲成僧正形元信以為通神揮筆摸成甚得其妙其像今在鞍馬寺云雖未知然否其為世人所稱美如此）上杉景虎去上野到越中與
椎名氏神保氏挑戰○八月癸亥朔癸未武田信玄
踰鳥居峠撃木曽義高以甘利氏（號左衛門佐）為先鋒原

越前朝倉教景入道宗滴没

隼人馬場民部内藤修理春日彈正繼之栗原氏飯
富氏長坂長閑市川氏自別道進甲甲義高請降信
玄許之約其所領如故而以其女妻之陶全薑欲大
舉撃安藝先令三浦氏（號越中守）率精兵五百騎乗舟浮
草津二十日市到仁保島城下窺見形勢城主香川
光景拒之不克光景自操戈突敵羣士從之三浦兵
敗棄舟而去○九月癸巳朔甲子上総金谷城主宇
部氏降北條氏康庚子越前朝倉左衛門佐教景入
道宗滴没歳八十二嘗以武勇顯如其戰功詳記中
（宗滴性好鷹養雖雄於家相乳生雛又聚鮭鮞収於湯解而或暖之或寒之經日鮞成大魚見聞者許而）

陶全薑率大軍攻嚴島城元就救之

歎之全薑聚杉重矩内藤隆世江口五郎青景隆省等
於大内介義長山口館議撃藝州全薑曰先是屢發
軍不克乃是元就武勇拔羣且其部兵亦能馴軍事
也想夫彼長陸戰則可短水軍今般浮海入嚴島而
陷彼新城則吉田自潰凱旋可計日而待焉隆世曰
善哉彼亦有此慮故令其精兵守嚴島大軍一舉攻
陷之則元就勢屈必矣衆皆從之獨弘中氏（號參河守）進
曰彼以不慣水軍故築城于嚴島克慎拒守而置大
兵則容易難拔之也不若先陣二十日市而取攖尾
草津而城進攻吉田則縱小敗我衆倍彼則終勝者

全薑軍到嚴島塔岡為本營

必矣元就慮衆寡不敵新築嚴島城欲誘我以决死
生於一戰之中故揚言曰懼我軍攻嚴島則彼所謀
既顯足下何陷彼詭道哉全薑笑曰汝其臆也遂為
渡海之議是月中旬全薑自率二萬七千餘騎發山
口到岩國永興寺（或曰至此議軍事）艤戰艦七百餘艘以到
嚴島島中無尺地非兵馬全薑以塔岡為本營指揮
諸軍以攻嚴島城城兵决必死而守之弘中氏謂此
役全薑不用吾言恐其取敗乎我不欲從焉然臨難
而逃者非勇士之志後至嚴島會全薑陣全薑以三
浦越中守為先鋒築土山構竹柵日日近城全薑令

長慶令其族政勝攻丹波屋上城

曰元就驍將也迩日可來攻其未至之間可速屠此城諸軍競攻之城兵防禦盡力告急於吉田城及下旬元就率嫡男隆元次男吉川元春三男小早川隆景及宍戸隆家熊谷氏天野氏阿曽沼氏三須氏出羽氏杉原氏飯田氏遠藤氏蘆原氏香川氏山田氏小縣氏到嚴島神祠前火立岩其家僕福原氏志道口羽兒玉栗屋渡邊赤川等皆從焉摠三千五百餘騎不整其列或離或合前後羣雜而進陶軍望見謂其兵衆多已未三好長慶令其族日向守政康攻丹波屋上城自生瀨進城主波多野晴通拒之三好政

全薑元就對陣

熊谷信直詐為神託以振士氣

勝及細川晴元浪士為援兵來擊政康破之政康僅免而退○冬十月癸亥朔全薑元就隔海對陣元就部下以全薑兵衆故有危懼之色熊谷信直納賂于嚴島神主曰方今諸士皆昏迷願卿託言可諭陶家必滅之事神主諾許乃謁元就曰僕昨夜夢有神託曰全薑軍士雖多其心不一元就之軍皆一心也全薑敗軍在近也元就聞而喜諸士亦始開眉也元就聞伊豫國士能島武吉久留島通康熟水軍請援兵先是全姜亦遣使招之武吉通康兼舟而出兩陣清道待焉武吉通康直入元就軍由是全姜失氣乙酉

改元弘治

嚴島城水乏告急於元就陣

毛利隆景入嚴島城

告誡熊谷信直從之

改天文二十四年為弘治元年權中納言文章博士菅長雅勘進之（據北齊書紙泉資　命志弘治體文）嚴島城水乏衆皆渴告急於元就元就遣浦氏及武吉通康巡視嚴島陶軍見之競進擊之武吉等能防入城速皈告元就曰城中匱乏援兵遲滯則城陷不過三四日而已庚寅元就告諸將曰嚴島城以何等之謀今暫可守乎衆不能答焉元就謂隆景曰汝今夜入嚴島加力於守兵三日不陷則我必救之决安危於一戰隆景乃往熊谷信直及浦氏從之城兵大喜今夜弘中氏告全姜曰明朝大舉攻嚴島城可速拔之此城陷則

元就與隆元元春宍戸隆家等決死乘船而進

元就必敗矣全姜曰我既卜來月朔為攻城之期弘中攢眉而出辛卯元就令曰我今日可退陣草津速携老弱及馱馬而先往然有風雨則延之及他日耳又令精兵等曰各貯三日之糧而每人持栅木一株繩一把其餘具悉遣於草津而可也今夕元就告部下曰陶軍比我兵殆十倍也勝敗難測然嚴島神託昭昭則敵軍敗北決矣今日是吉辰欲乘夜到嚴島鏖殺彼軍也卿等勿懈乃命舟子艤舟擇精兵三千五百人以酉刻而發時雨急風暴舟子皆曰不能運楫元就怒曰今日為吉日且乘此風雨擊敵不意則

必克汝等不出舟則悉斬之舟子等不得已而把楫少焉風定雨止亥刻繋舟於小浦而休元就問此浦名奈何舟子答曰博奕尾鼓浦元就喜曰博奕也鼓也共打擊之縁也夫兵以鼓進故曰二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必勝之兆也衆皆呼萬歳元就與隆元元春宍戸隆家議而決必死之志悉返送舟舟子曰暫留此以待不時之用元就曰不可也我克則有餘舟我敗則不生還則有舟無用耳悉歐遣之而不留一艘也於是定軍中密詞曰衆不貴多言唯彼唱勝則此亦答勝也近敵陣則可禁高聲也列兵

防州將弘中大和三浦等守博奕尾

博奕尾塔岡會戰吉川元春奮進

於岸畔以吉川元春爲先鋒元春令新莊氏以八百騎先而身自繼之而攀坂路元就等然後拒全姜豫令弘中氏大和氏三浦氏守博奕尾聞兵馬聲曰此必元就之來也戰於此則其鋒不可當也不如聚本營而大軍逆擊一擧而滅之乃去陣到全姜塔岡營諸隊悉集會全姜指揮諸軍以待元就至○閏月壬辰朔昧爽吉川元春登博奕尾坂頭望見敵軍悉聚本營而麾後軍直進突塔岡陣元就乗機競馳全姜縱大軍擊之然諸隊新集未整且地狹兵多動則亂列藝州諸將急擊大破之全姜諸隊譟走全姜揚言

曰全姜在此諸君何怯也且元就兵寡必其勿驚然皆爲不聞者而逃全姜聲嗄無還戰者諸軍遂離散爭先衆舟舟少人多覆溺者不可勝計焉弘中氏全収已部下五百騎與吉川元春接戰弘中素決必死故元春軍屢爲彼被破元春自把鎗進青景氏波多野氏町野氏率三百騎横擊元春元春殆危熊谷信直天野氏來救元春擊青景波多野等破之弘中退入山中全姜不肯退欲聚殘兵一戰而死三浦氏越中守曰君早退皈山口謀再擧我爲君爲殿而死全姜曰運命極矣我亦與汝死於此耳三浦曰謀大事者

元春隆景斬羽仁兄弟香川光景三浦氏殿戰

三浦諸卒草井山縣内海南氏井上一忠等爲隆景

何不忍小耻哉早退而可也全姜去塔岡逃到岸畔然無舟躊躇小早川隆景出城追全姜及之羽仁氏率三十餘人爲全姜拒隆景時全姜敗卒匿山中者羣來擊隆景却之元春代之而戰隆景亦馳遂斬羽仁兄弟大和氏伊豆守以七十餘騎力戰數回殘者僅二十人與香川光景接戰元就令曰莫殺大和擒之而可也光景私語大和大和乃就擒隆景復追全姜三浦氏據青海苔嶮拒之隆景手自與三浦合鎗赤川氏亦横擊三浦三浦諸卒爭逼隆景草井氏山縣氏内海氏南氏井上一忠等爲隆景戰死由是隆景

戰死

隆景軍先登通口氏死

三浦氏中矢死、弘中參河守并子中務擊元春、天野熊谷拒戰、中務死

携赤川而免、元春聞隆景危、而競馳至、先登通口氏死、元就麾下内藤氏等繼至、三浦從士悉死、三浦唯一人戰疲而休、内藤放矢、高三郎亦放、三浦中兩箭、猶把鑓而進、二宮氏當之、以鑓突三浦、自左腋透肩而倒、内藤得其首、弘中參河守、其子中務、率殘卒三百、見吉川元春旗而競擊之、元春從軍及天野氏熊谷氏圍攻之、弘中兵半死、退登龍馬場、元就俄構柵於其前曰、勿敵漏一人、故皆被殺獲、弘中父子力戰數回、中務中矢、吉川家士為小坂氏所射末田氏得其首、參河守欲自殺、井上氏阿曽沼氏家士進得其首、又敵一隊五百騎

陶全薑自盡於青海苔濱、伊香賀垣並山崎交刃共死

競擊毛利隆元陣、隆元麾下拒之、元就令兒玉氏、栗屋氏、及福原氏一隊援之、敵悉敗死、栗屋又次郎及藝陽士亦戰死者多、陶全姜逃到青海苔濱、欲浮海皈山口、然不得舟、追者將近、全姜歎曰、噫我運命盡於此、乃自殺、伊香賀氏垣並氏山嵜氏以紫衣裹全姜首、藏幽谷中、而垣並山嵜交刃共死、伊香賀謂我不暫離全姜側者衆所知也、我死於此、則敵可求得全姜首而去、步濱畔隔二三町自殺、既而兒玉氏來得三人首、而就索全姜首、不得之、時全姜取鞋童自山中出曰、赦我則示全姜死所、兒玉從其所指果得

陶氏家士重見因幡被檢請自殺

全姜首、獻元就、元就遣之二十日市洞雲寺、葬之修佛事、甲午、元就點檢首級、生口首凡四千七百餘級、生口數百人、其中有重見因幡者、請得檢使而自殺、元就令兒玉氏兼重氏赦其死、重見固請賜死、元就佯怒曰、汝不用我命、則召汝子併害之、重見曰、死者人之所厭也、我亦非不欲生、然我本豫州河野之族、有故離故鄕、寓周防、仕義隆、義隆以附陶氏、蒙全姜愍遇而至此、則全姜既死、我不能共死、不幸爲擒、今雖忝高論、然豈忍獨活哉、寸丹如此、則我兒之死亦不足屑也、請君早賜死、則何幸加焉、元就不堪感憐、

重見二子木原兵部次郎兵衞仕元就

蓮花山城主杉森氏、倉掛城主

曰、我素無殺汝子之志、爲欲降汝故云爾、試之、然汝固執、則無奈之何、我許汝死、如汝子則可厚遇之、重見拜謝而自殺、重見子二人、其兄號木原兵部、其號次郎兵衞、共仕元就、屢有軍功元就留嚴島一旬、深林幽谷無不索獲、殘黨餘類殆無孑遺、癸卯、皈小方陣、建經堂於嚴島、轉讀萬部、弔亡魂、祈家運長、長門周防群士、素通志於元就者、遣使於藝州、賀元就大捷、大内義長聞全姜死、大驚、山口城下恐懼、(一)十一月壬戌朔、癸酉、毛利元就會諸將於小方陣、議入周防國、時玖珂郡蓮花山城主杉森氏、使者來呈誓書、出質人曰、君入山口、則我爲先登、

杉治部大夫皆屬元就

杉重輔攻弱山城殺大内義長

元就許之。既而杉森自來謁元就（公）、諂納而皈。倉掛山城主杉治部大輔亦令家僕有永氏楊井氏賀於元就（倉掛一作姿熈）。一陶長房（全姜子）請大内義長曰、願假我援兵、速到藝州討元就、且開杉氏杉森氏共有貳心、併誅之。義長與内藤氏仁保氏青景氏議而不許。長房怒退、拠弱山城。杉重輔謂其徒曰、我父伯耆守為全姜被殺、我憚彼威不能復讐。今殺長房可以快我志。而率五百餘騎攻弱山城、城兵離散。長房逾其弟小次郎脱出、而後與家僕問田隆盛自殺。重輔呈長房隆盛首於元就。元就進到周防岩國、陣永興寺。癸未、美

齋藤義辰因其父道三先斬殺二弟利辰喜平次

濃國主齋藤道三放鷹於國西邊。嫡子義辰時其亡而潛召其家臣日根野備中守弘就曰、道三欲廢我立弟、故我稱病蟄居有年。今道三他適、時不可失也。速殺二弟、入稲葉山城、汝其圖之。弘就驚曰、是不孝之至大者也。君其止之。義辰怒曰、既告大事、汝何云爾哉。弘就曰、然則從命。義辰曰、叔父隼人佐可奈之何。弘就曰、臣先與彼議、而若不從、則手刄之而害二弟也。於是告二弟曰、義辰病篤殆死、請來解連年之憤、相互和睦、而永訣則足矣。利辰及喜平次來問。隼人佐從之、與義辰同席行酒。弘就招隼人佐於次座

織田信光為其下坂井孫八郎被害

告密謀。隼人曰、事既遲矣、早為之。弘就把刀而出、稱曰、義辰以是授利辰也。近前斬殺利辰。喜平次驚而拔刀。弘就族彌吉斬殺之。二弟從者聞變入内。義辰家士拒破之。義辰遂入稲葉山城。道三大驚、聚兵攻稲葉山。義辰拒之於長良川。國中大半属義辰。道三入山縣而拒守、父子相戰踰年。丁亥、尾州名護屋城主織田信光為其下坂井孫八郎被害。孫八郎密通信光妻、恐事漏而為之也。孫八郎匿熱田田嶋氏家。信光家士佐佐氏角田氏小瀬氏赤川氏土肥氏矢嶋氏等到熱田搜索孫八郎殺之。信長以林佐渡守

杉治部大輔内応義長出奔藝兵追撃之

追兵末國氏被創而死

元就近士中村氏死

代信光守名護屋城。杉治部大輔雖面從元就、然内應義長而召還前日所遣質人。有永島齋二士潛逃出、護者岡氏末國氏追之到三莊及之。有永楊井其從者二十人還戰悉死、末國被創而死。治部大輔聞之、令一奴佯為僧形、往山口請得援兵防元就。杉森氏悟之、要於道捕彼奴送於岩國。時十一月（十七日丑刻）二時、隆元陣河内壇、元春陣三莊市、元就遣使於兩陣約期同發、急攻倉掛城。城兵千二三百騎力戰拒之。元就先令隆元隆景及肉戸隆家分兵攻之、而元就亦繼之。其近士中村氏先登而死。諸軍競進入城、大克。小

小方氏斬杉重輔

木曾義高為武田氏附庸

方氏斬沼部大輔、從士皆戰死、得首八百七十餘級、元就等凱旋於岩國。一說曰、此役隆元欲一擧而陷城、元就曰、此彼隆元欲一擧而陷、元就曰、然則我兵亦多滅矣、不如分兵、而自前自後自左自右攻之、則彼以寇下兵為少、而就來元就陣、其時諸軍環攻而集其勢入城、剋必勝之利也、諸將皆曰、善哉、乃用其言、而城陷。山口群士懼元就兵威日強、而約和請降者甚多。大內義長築城於都濃郡須萬、或曰沼城、令山崎氏其一諱伊豆守、其一諱右京亮、江良氏諱彈正忠、莊屋氏諱右馬助率三千騎守之、備元就之襲來。故元就不能輒入山口。是月木曾義高以長坂長閑為价、祈到甲府、謁武田信玄、而為其附庸。○十二月壬辰朔、北條氏政令其將遠山氏・富水氏率五百餘騎到結城。

毛利隆元使人窺須萬城形勢

結城政勝喜迎之。壬生・厩沼・宇都宮・那須・茂呂等皆出援兵、政勝與遠山合其兵、以擊小田、小田氏治據海光島拒之。毛利隆元謂元就曰、聞山口精銳守須萬城、其速往攻之。元就曰、彼城去此不遠、先令一隊將往察形勢、而後自發而可也。乃令坂氏諱新五左衛門率兵往焉。時十二月二十六日、坂氏巡見城外、城兵數千出擊之。坂氏敗走、城兵追急、坂氏到白沙、還戰、互多死傷。坂氏與追將莊屋氏接鑓突殺之、追者退矣。坂氏皈岩國曰、臣雖恥一敗、然為反命生還焉。元就曰、如汝則不怠死、可謂大忠也。隆元即日發兵到須須萬、張

隆元攻須萬城、先鋒莊原氏戰死

山口援兵伊香賀氏戰死

今川義元攻蠏江城、三河兵會之

攻城之勢。先鋒莊原氏進到城下、戰死。城固不陷。時山口援兵伊香賀氏率數千騎、來陣神光院、與隆元營稍近。隆元令熊谷氏諱豐後守・渡邊氏諱左衛門大夫兩隊急擊破之。渡邊手鍛殺伊香賀氏。隆元乘勝攻城不利。且士卒不堪嚴寒、故引軍皈岩國。是月今川義元遣駿州兵攻尾州蠏江城、參河兵會之。松平和泉守近衆為先隊、松平久助・松平新助・松平隼助・鈴木氏諱左衛門・今井氏諱加兵衛・梅村氏諱喜八郎力戰、川合氏二人合鑓擊敵、合鑓者諱帯刀、敵者諱才兵衛。擊大久保忠勝忠俊子・忠員忠俊弟・忠世忠員子・忠佐忠員子・阿倍忠政・杉浦八郎五郎父子

蠏江七本鎗

六角義賢令小倉氏攻千草城

先進合鑓、稱蠏江七本鑓。佐佐木六角義賢令其將小倉氏率三千騎、徇伊勢國、攻三重郡千草城。千草善拒之。江州兵不能克、既而相互講和、以義賢家老後藤氏子養於千草家。頃年故讃岐守細川持隆家臣久米義廣、密謀討三好義賢入道實休、以報亡君讐、而與其舊僚佐野氏・野田氏・仁木氏・小倉氏和約、窺其便。持隆浪士等來應者稍多。一宮氏者實休妹夫也。義廣率其徒夜襲一宮、一宮逃去。義廣掠其妻以為質。而陣芝原、聚兵士。實休大怒、召阿波淡路群士二十餘騎、以擊義廣。義廣及野田氏等力戰數回、勢盡自

我軍入明

明唐一岑被創死

明縣令王鈇致仕參政錢洋戰死

殺其子龜壽猶幼乳母抱之逃匿播磨國
是年當明嘉靖三十四年獻徵録曰正月倭寇破崇
德至横塘官兵與戰敗績青齋驍將及長鎗手皆盡
僉事董邦政擣川沙寇兵斬首五百寇趨蘇州往環
敗之勝墩斬首三百寇夜襲入崇明崇明不戒令唐
一岑巷戰被創死三月寇萬人也下沙進逼上海而
張經調楚粤兵數萬駐松江欲擣寇巢寇聞退保舊
究四月寇攻常熟任環林懋夾擊之俘斬三百級寇
益至與官兵相挑擊縣令王鈇致仕參政錢洋力戰
上塘港遇害徐海探知官兵將討乃分兵牽制我師

一走上海一走嘉興者約萬人尤鏜惲御史胡宗憲
聞變馳赴督保靖兵擊之遇伏稍却宗憲分其兵爲
三前鋒迎戰佯却左右翼縱寇敗趨王沚涇會張經
自松江兼程至而永順兵又從泖湖西出四面合圍
寇大潰斬級二千五月寇復攻三山所偏將軍劉朝
恩固守值霖雨城圮數十又朝恩以本城障之發矢
如雨不能中一兵朝恩曰此幻術投以匕首旋發矢
即中其帥貫喉而斃寇驚潰走趨陸涇任環移諸師
擣之獲其舟三明日寇復揚帆直上環以夷兵鏖之
壩上自辰至申寇披靡不能支斬首八百幾殲焉六

我軍入明攻南京焚安定門斬二偏帥

月寇趨洞庭兩山又犯杭州燒北關市張經統狼土
瓦氏兵禦之塘棲大敗督察趙文華與經有郤劾經
嘆唶治兵無狀徒以家閩避寇仇故耳上怒甚趣使
捕經併巡撫李天寵皆論死詔宗憲代天寵尚書楊
宜代經文華還朝未幾又出監督搜括官庫富家金
寶百萬南方騷然慮不在倭矣寇自塘棲得志遂挾
輜重往乍浦推官劉泉邀擊於海洋悉沈其舟七月
松江守方廉使諜投毒柘林井寇死者千餘人八月
劇寇五十三人自象山登岸突至南京焚安定門官
兵出禦之望風而潰寇追殺二偏帥及卒數百人都

明將武生張大綱被創死

御史曹邦輔選銳士馳護孝陵居數日寇南走邦輔
曰寇師深入地形兵力爲之所窺矣小入而得志大舉
之謂何彼非力屈而敗勢孤而敗也敗且合柘林之
黨引之來是金陵亦海上之危邑也奈之何其可縱
哉乃募水兵由間道趨湖口身自追之及於滸墅擒
斬二十七人寇走陽山欲下洞庭見我兵旗幟不敢
渡匿横涇田木中武生張大綱捫所殺人肉尚未寒
曰寇必伏是令衆大呼寇驚出悉擒之大綱手殺數
人被創死○閏十一月僉事焦希程率川兵夜趨周浦
寇徒兇懼因其兇也而攻之盡殲其巢十二月寇流

弘治二年

東照神君元服

織田信長攻福谷城酒井忠次大久保忠勝拒之

入平陽三港官兵邀擊寇佯爲我兵裝出陣後而以精摠者衝其前我兵大潰寇趨名州守譚綸挫其鋒走嵊縣容美兵復敗之

丙辰二年春正月東照神君元服於駿府（諱元信、挾用今川義元字）諱頃年神君在駿府故家臣之在參州者皆爲義元拒尾州此時酒井忠次（初名小五郎、號左衛門尉、其妻者乃是神君之姨也）守福谷城大久保忠勝其從弟忠佐阿部忠政渡邊義綱（號八右衛門）筧氏（號助大夫）杉浦氏（號八郎五郎）大原氏（號左近右衛門）屬之信長令柴田勝家（初名權六、後號修理亮）荒川氏（號新八郎）率千餘騎攻福谷早川氏爲先登義綱射斃早川忠

渡邊義綱射斃早川忠勝欲取首勝家拒之

美濃道家氏屬道三與義辰戰

松平義春攻參州日近城而敗死

勝開門而出欲取早川首勝家拒之忠勝察其爲將而與之交刄忠政射傷勝家忠佐突其馬勝家僅免而退忠佐忠政筧取早川首而入城尾州兵復攻之忠次等擊卻之美濃國士道家氏屬齋藤道三屢破義辰陣然國中質子皆在稻葉城故諸士悉屬義辰而道三勢日衰神君令松平義春（東條甚太郎號、松平右京亮）攻參州日近城城主奥平氏（號久兵衛）拒之義春戰死義春子家忠猶幼其家臣松井忠次（號左近）假統其軍事（歷年家忠死無嗣忠次遂領其兵以軍功多故依神君命改姓名號松平周防守康親）齋藤道三陣高山望見稻葉山嘆曰此國遂必爲信長被并吞

元就攻須萬城江良彈正降唯山崎父子不屈自殺

也乃遣書於信長曰出援兵助我則以美濃國可讓附婿郎（謂信長）信長諾毛利元就進兵攻須須萬城大內義長屢發援兵元就令肉戶隆家及福原氏擊卻之城中勢盡江良彈正乞降出城其部下皆降唯山崎氏父子持必死之志在城元就遣使者曰赦一死等可避城而去山崎固請求死元就以井上氏兒玉氏爲檢使入城山崎父子自殺元就感其義而葬以禮元就進欲入山口時雲州間使歸曰尼子晴久議元就入山口則窺其隙可走石州滅福屋不然則到備後襲吉田也元就聞之曰縱得防長若失吉田則

元就遣使山口說降山內隆通

島津貴久攻大隅蒲生城

尼子晴久攻山內隆通

無益也且福原久從我則是亦不可棄也不可不運策乃遣口羽氏於備後說山內隆通曰卿雖屬尼子然若變心與元就通則必開家運乎隆通領焉○三月庚申朔武田信玄到信濃攻伊奈壘郡中悉平甲戌島津貴久攻大隅蒲生城城嶮而難陷乃攻其屬城松坂貴久次男忠平年二十二力戰五箭中鎧然遂得首級衆皆壯之時菱苅氏叛通蒲生城故薩兵不能陷城而退丁亥上杉景虎到河中島信玄去伊奈往與景虎對陣尼子晴久聞山內隆通應元就而大怒率軍攻之隆通善守善拒故晴久不能克而對

太田資正說關東諸士叛氏康、令附景虎
安房里見義弘遣軍艦於三浦以窺氏康

陣毛利元就在岩國聞之曰隆通屬我晴久不滅彼則晴久不能入我藝州乃謂吉川元春曰我入山口則雖兵寡滅義長不為難也汝分兵赴石州遮晴久來路今春武藏國岩築城主太田資正入道三樂（初號美濃守）牒關東諸士曰景虎既受憲政讓稱上杉則是關東管領也何忘累世之好而從北條哉早可屬景虎而勵軍功也成田中務以下諸士多通景虎者此時安房國主里見義弘遣戰艦八十艘於三浦陣城箇島以窺相州北條氏康戍兵梶原氏富永氏等擊破之房州兵衆船而退小田原兵守御崎者追之戰

結城政勝擊小田氏治取廉窪
元春徇石見吉見正賴率諸家屬而

於舟中卻之將軍義輝在江州朽木遣大館氏於加賀越前和解兩國爭亂由是朝倉景隆引兵歸越前謁國主朝倉義景○夏四月己丑朔癸巳結城政勝與小田原援兵遠山氏等擊小田氏治大破之氏治不能入小田城而退到土浦又追之戰山王山取廉窪地而歸（廉窪本結城所領也為小田被奪殆百年至此復初）吉川元春發岩國徇石見國國士吉見正賴素與毛利家通好故率佐波祖式福屋山内等屬之總五千餘騎元春築尾高黒岩兩城以備尼子尼子晴久率出雲伯耆美作及石見備後半國一萬五千餘騎向石州將發晴久

齊藤道三攻義辰敗死、先登道家亦死
道三士野村氏與力士熊澤氏相搏熊澤死

有病而止丙午齋藤道三陣鶴山令曰我今日決必死汝等勗哉以道家氏為先鋒義辰令竹越道珍率六百餘騎先往義辰在後陣道珍及中山氏為道家被擊殺又義辰力士熊澤氏與道三士野村氏相當熊澤死義辰率其兵進揚言曰道家可殺道三可捕既而兩軍挑戰道家死長井氏抱道三斃之欲斬其首知為道三而放之小牧氏曰長井何放敵哉不可赦也乃揮長刀薙道三脛道三仆死小牧斬其首長井爭斬其鼻從軍皆離散義辰得道三首罵曰乃翁莫恨我是翁自取也此時織田信安為義辰發兵襲

辰一作龍
林佐渡守與柴田勝家殺信長立信行

清洲故信長不能出兵而道三敗死義辰遂取美濃國號治部大輔（一傳義辰羅癩病而死其長子亦為癩八男辰興繼領美濃又號治部大輔）是月武田信玄與景虎對陣於河中島信玄分兵於賀美欲襲景虎後景虎一夕潛襲信玄陣信玄將敗時賀美兵士齊進擊景虎故越軍亦敗（一說曰信玄景虎對陣聞旗雲現信玄令信濃兵六千欲襲景虎後其兵未至景虎渡川突信玄陣大破之殺傷太多翌日信玄景虎挑戰景虎勝焉時信濃兵競來景虎擊之渡川而退甲信兵追之景虎力戰殺田斬首殆五百級傷者千二百餘人遂相共班師）○五月己未朔上杉景虎引兵歸越後信玄歸甲州尾張國名護屋城主林佐渡守其弟美作守與柴田勝家謀弒信長立末盛城主織田信行

勝家林氏攻名塚壘信長救之

信長弟 信長粗悟之與其弟信時往名護屋察其形勢
美作守曰時哉不可失也乃欲行弑逆佐渡守曰我
不忍為之而饗應如式信長歸清洲而後佐渡守遂
叛信長使佐久間氏（號大學助）守名塚村壘備焉○六月
戊子朔壬寅武田信玄向信州伊奈擊不須者上杉
景虎到關東陣上州與北條氏康相挑○八月丁亥
朔庚戌柴田勝家林美作守合兵二千攻名塚壘佐
久間氏告急信長率兵七百救之時霖雨八田井河
大水信長不得輙濟名塚壘危信長曰佐久間若死
則何面目之有乃勵士卒速濟與勝家林氏大戰于

織田將佐佐氏山田氏死

前田利家與宮井氏接戰取其首時歳十六

稻生然敵多而不能勝之佐佐氏山田氏戰死勝家
等乘機而進森可成（號三左衛門）旬曰今日軍必克諸士
從我指揮而突美作守陣黑田半平擊傷美作守信
長自揮鎗殺美作守由是勝家勢疲佐久間氏出
壘競擊之勝家逃去信長分兵追之獲首二百餘級
時信長之母在末盛城勝家憑之請和于信長且使
信行獻書以示向來不抱異心信長乃許之信行及
勝家薙髮入清洲佐渡守亦往謝其罪信長赦之守
名護屋城如初（此役前田利家歳十六從信長在軍中與宮井氏接戰箭中利家眼下利家不拔其箭殺宮井取其首獻信長）○九月丁巳朔壬午武田信玄

信玄叅平伊奈郡殺溝口松崎等八人

叅平伊奈郡殺溝口氏松島氏黑河内氏羽生氏小
田切氏稻邉氏戶島氏宮田氏而赦其族以繼其家
減其領而授三分之一以為已部屬且俾信濃浪士
三百以屬春日彈正改氏高坂守信濃海津城而備
景虎襲來此時景虎率太田三樂長野信濃守和田
氏等到上州陣沼田北條氏康聞之發小田原○冬
十月丙戌朔戊子北條氏康與上杉景虎對陣壬生
氏茂呂氏佐野氏結城政勝等上州野州諸士來屬
氏康翌日景虎有病歸越後氏康班師○十二月丙
戌朔庚子北條氏康令足利義氏自葛西谷移居下

織田信行再叛信長勝家懲前敗不從

我軍入明攻温州殺同知黃釧

總關宿城（關宿或作上世喜宿）城主梁田中務保護之是年東
照神君自駿河還參河岡崎城織田信行再叛信長
築龍泉寺城與岩倉城主織田伊勢守通好謀領尾
州東郡既而伊勢守死其子兵衛尉繼焉信行通交
如初柴田勝家懲前敗慮事不成而屢諫止之信行
不聽用小臣都築藏人為軍將而與勝家有隙諸將
皆援其城不從軍故久攻兵勢不振六角義賢過久
政殆准部屬
是年當明嘉靖三十五年從信錄曰四月倭寇温州
同知黃釧死之倭寇萬餘趨浙江皂麻等處遊擊宗

禮帥兵九百人禦之于三里橋三戰三捷斬首三百餘寇首徐海等駭懼稱爲神兵會橋陷軍潰禮等俱死論者謂兵興以來稱血戰第一功已而贈禮都督同知世襲指揮僉事復遣趙文華視師江南先是文華既至上疑其言不實每以問嵩文華大懼諉罪于人而又訐李默之過以逢上時浙中倭報甚緊巡按謂遣才望大臣員督師應援廷議令沉良村往而嵩爲文華保全計言于上遂留良村而遣文華文華至而東南民愈困矣兩朝憲章録曰五月中倭船四艘自浙直敗還飄泊至朝鮮境朝鮮王李峘遣兵逆撃于海中盡殲之得中國被虜人并助逆者三十餘人至是因遣陪臣沉進源等入賀以聞

弘治三年

信行饗諸士獨不待勝家勝家去告謀叛於信長

幷歸我俘上嘉其忠順賚銀幣仍賜璽書褒奨進源及獲功人李潤慶等皆厚賜而遣之

丁巳三年春正月丙辰朔庚申織田信行饗其諸士於末盛城唯柴田勝家不預之勝家強而出列其席信行不通一言勝家怒起座而去援或人手以撫巳眼眼熱如火或人悟其鬱懐之甚今夕勝家到清洲謁信長詳告信行與織田右兵衛謀反信長領之共定容計返勝家翌日信長遣村井長門守於末盛告其母曰我病篤殆死可讓家於信行早令彼來此母悦携信行赴清洲信長命山口氏長谷川氏川尻氏曰信行至則斬之既而信行來入信長寢三士匿而

神君娶關口氏

後期信行悟欲入母閨池田信輝追殺信行於廊下柴田勝家自末盛來仕信長壬戌北條氏康遣大藤氏於甲州曰往年請莫畧關東然頃年上杉景虎爲憲政屢寇關東上杉舊好羣士憑彼勢或從彼叛我或從我叛彼而關東不靜太田三樂長野信濃共魁也料知三樂窺武州長野窺信州也願足下滅長野我斃三樂然則上野一國可任足下指揮也信玄曰諾我將入上州庚午東照神君在駿州娶關口刑部少輔女關口妻今川義元伯母也此時改諱改元信爲元康參州諸士到駿河賀婚禮榊原某獻良馬嵐鹿毛於神君神君贍之

元就隆元拔神山松崎鯖江等城

於將軍源義輝義輝寄答書及短刀謝之○二月乙酉朔尾州諸士畏今川義元兵威降屬者多義元令葛山氏三浦氏飯尾氏淺井氏往守笠寺城請神君令松平信一時稱勘四郎後稱伊豆守守品野城○三月乙卯朔戊午毛利元就發岩國向山口武田信玄發甲州向上野國義輝遣答書於大明國元就隆元隆景等到富海浮野望見防府敵陣以肉戸隆家爲先鋒福原氏副之元就隆元爲後繼隆景自別道進天神山松崎守將朝倉鷲頭不戰而走肉戸福原追到鯖川悉鏖之石田氏野田氏等棄壘而降進到鯖山鳴瀧則

田道氏乞降退城其餘山口諸將或避城或請降元就軍勢如破竹吉見正頼自石州發到野口與元就約期向山口大内義長謂内藤下野守隆世曰家運極矣我欲自殺於此内藤曰不可也暫逃到長門憑豐田（豐武 作問）謀再舉義長乃率内藤杉氏等二千餘騎去山口逃赴長門勝山吉見正頼入山口留守長野氏八幡氏等拒之安藝兵木原氏宇山氏桂氏兒玉氏肉戸氏山縣氏佐會擊之多得首級山口悉平元就入山口置戍兵施政令而求防長二州降將質子留山口數日不追義長隆元隆景請元就曰義長猶

福原左近攻義長於勝山城義長及内藤

存何不速發兵於長門元就曰義長雖國窮今猶存者皆魁帥也恐其有所謀乎不如暫待之若有所謀則半旬之間可泄聞也卿等善備而勿招不虞之變經數日而元就以福原左近為將率長屋井上八幡原志道渡邊兒玉長沼莊原等五千餘騎又安藝熊谷氏備後楢崎氏等四千餘騎副之以兼重氏為監元就慮大友義鎮救義長而遣市川經良及渡邊氏赤川氏等千餘騎門司關備之福原左近等攻義長於勝山城城嶮不陷元就命福原貼書於箭鏃射於城中告瀧田氏曰元就於義長無小憤則不忍見其

隆世皆自盡

義長部下杉民部吉孔安田橋詰等殉死野上隱岐與全姜李子寉壽同死於長福寺

死可仕其心但内藤隆世與我有舊怨自殺則足矣隆世曰我死而君全則所願也乃請撿使兼重氏入城隆世自盡義長曰我亦可死於此衆強止之義長去城入長福寺福原取勝山而進圍長福寺勸義長自殺義長曰我悔為福原被誘不與隆世共死也乃沐浴而自殺杉民部及吉孔安田橋詰等殉焉野上隱岐者陶全姜家士也護全姜李子鶴壽逃匿山口聞義長死而抱鶴壽時六歲入長福寺殺鶴壽其身同死福原左近凱旋於山口獻義長及隆世首於元就葬義長於長福寺長門周防両國悉平元就暫留防

信玄入上州長野信濃守拒之

大友義鎮攻野中鎮種於長岩城

府施政令○夏四月甲申朔乙酉元就凱旋於安藝國吉田城豐前國士高橋氏長野氏遣使請屬元就壬辰信玄到上州甕尻長野信濃守與其同志十隊率兵拒之信玄令甘利氏等八隊擊之其嫡男義信為後繼破之長野敗入箕輪城信玄追到其城下時聞景虎來河中島而去箕輪往而對陣○五月景虎歸越後信玄歸甲陽大友義鎮聞義長死而豐前國士通志於元就而率軍發豐後到豐前陣於龍王而分兵攻諸城佐伯惟教志賀親教攻野中鎮種於長岩城鎮種勇而善戰經日勢屈而降義鎮乘勝令田

信玄景虎對陣河中嶋

原親弘攻松山城、此城元就部下杉重吉守之、義鎮令曰、圍其三面、闕其一方、可令彼歸其國、然重吉善守善拒、而累月、又令田北鑑重・朽網鑑安攻馬野嶽城、城主源親清拒之、是月、信玄景虎對陣於河中島、互不出兵、於是景虎積薪于隊外、而告諸士曰、我近頃待大風之夜、欲放火于此、然則信玄兵士必謂我軍有內應者、而競進擊之、時我軍夾而攻之也、既而大風、景虎乃整軍放火、信玄兵士大怡、欲進擊之、然信玄兼察景虎密旨、故停諸士之出兵者、景虎有慚色、信玄令諸士曰、可放我慌馬入景虎軍、然則彼諸

後奈良天皇崩

御製螢渡星河詩

士可追之、我軍亦出五十餘兵、可擊追馬之人、景虎必出兵、時五十餘兵不戰、而可遁逐谷之中、景虎追之決矣、我窺其間、自高所急攻之、諸士皆曰、是也、乃放馬而入敵軍、景虎高聲曰、是信玄偽而所爲也、不可必追之、信玄見之拊掌嘆曰、景虎者能慣軍事者也、（一說曰、是月信玄到上野攻箕輪城、長野信濃守守而不出、信玄敗師、）○九月辛亥朔乙卯、天皇崩、春秋六十二、奉謚後奈良院天皇、（平城天皇號奈良帝、故用後奈良謚號、）天皇好倭歌、嗜翰墨、且賦詩、螢渡星河（以橋字爲韻、）御製曰、雙星交會自良宵、螢渡銀河天寂寥、秋扇未揩有人撲、飛從烏鵲欲過橋、大友義鎮

義鎮略豐前降長野吉辰

陶全薑內藤興世餘党等起欲復義長全薑讐

陷松山城、城主杉重吉退奔安藝馬野嶽、源親清降、○冬十月庚辰朔乙未、三好長慶遣兵攻丹波尾上城、取其小壘而歸、大友義鎮分兵攻三賀嶽城、城主長野吉辰降、又攻間田城主重通・佐野城主親茂、皆降之、豐前悉屬大友、州有彦山僧徒、強橫好勇、劫掠往還人、義鎮欲攻平之、僧徒等請和而止、義鎮兵威振於九州、剃髮改名宗麟、是月、陶全薑殘黨深野氏・內藤興世餘黨葛西氏等蜂起、曰、願放一矢於元就、而後義長全薑讐杉氏、粟賴・問田氏及柳井遺黨德地浪士相聚者二千餘人、掠山口鴻峯、防長二州騷

元就擊益田藤包降之

亂、告急於吉田、○十一月庚戌朔乙丑、元就發吉田陣、防州富田討蜂起者、悉擊平之、元就進兵赴石見國、擊益田藤包、藤包素傾心於義長、先是元就屢令宍戶隆家說降之、不聽、至此據三隅城拒元就、元就以一萬餘騎圍之、吉川元春謂元就曰、藤包勇士也、若赦其命、以爲石州鎮、則必盡忠於吾家、元就曰、卿其圖之、元春遣使者諭之、藤包降屬元就、元就授其舊地、藤包曰、若進馬於石州、則我其爲先登、元就歸吉田、吉見正頼自石見來謁元就、授其舊領安濃郡如初、元就既併安藝・備後・長門・周防、與尼子晴久抗

我軍入明犯揚州天長陷寶應福清等

衛項年諏訪社大祝欲代其主諏訪政滿擅神領置酒招政滿弑之政滿部屬立政滿子賴滿擊大祝破之復其舊領（頼諏訪郡主頼茂姪年既信玄所殺是唯爭社領耳）爲伊勢國司中納言北畠具教悉領南伊勢餘威振大和伊賀紀伊志摩四州然北伊勢工藤氏不從國司連年挑戰既而工藤氏無子養具教次男具藤爲嗣而和睦（藤世居長野城故稱長野又居細野城）

是年當明嘉靖三十六年獻徵錄曰倭寇犯揚州天長陷寶應副使干德昌擊敗之泗州三月寇犯福建四月陷福清進攻興化廣兵以火器擊走之復攻惠

惠安縣令林咸戰沒

安五晝夜始解譚綸敗寇於寧海仙居五月寇攻泉州突犯惠安縣令林咸咸敗沒巡撫王詢統兵逐之沉二十餘艘斬首四百級（又曰福建寇連陷寧德諸邑）

標記本朝通鑑卷六十八　終

執政
關白太政大臣藤前久　豐臣秀吉　關白藤兼孝　藤內基　左大臣藤公朝　藤信輔　右大臣藤家輔　平信長　內大臣藤尹豐　藤惟房

德川家康帥師擊鈴木日向守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六十九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正親町天皇一

諱方仁、後奈良帝第一子、母吉德門院藤原氏、參議賢房女、在位二十九年、改元三、曰永祿、元龜、天正、禪位皇太孫、後七年崩、壽七十一、葬泉涌寺

戊午、永祿元年、二月庚辰朔、甲申、參河寺部城主鈴木氏、號日向守叛今川義元、而通志於尾州、東照神君初帥師擊寺部、大克、斬首百餘級、縱火郭外而凱旋、此役

松平重吉父子戰死　石見小笠原長雄叛　吉川元春攻之

參州諸士殊勵力、松平重吉其子般若、助其從士名倉氏戰死、今川義元贈刀賀神君戰功、石見國士小笠原長雄通尼子晴久、時吉川元春在安藝日山、聞之、率一千餘騎到石州、陣出羽、出羽元實、福屋氏各率兵屬之、本莊氏號越中守遣使告長雄曰、元春此舉、先擊足下、而欲及我也、聞元就以大軍繼至願衆、其未至而破之、我既告晴久、則援兵必至、足下待其期來會、而鏖元春也、長雄大喜、待其期、甲午、出雲軍將牛尾氏號遠江守湯氏號信濃守宇山氏號飛驒守率五千餘騎到本莊氏家、小笠原長雄會之、丙午、牛尾氏等併本莊小笠原兵八千騎、攻吉川元春於

上杉景虎與信玄講和

出羽、福屋氏先破本莊小笠原陣、牛尾代之擊福屋走之、出羽元實與牛尾接戰、此間宇山湯氏率四千餘騎突元春營、元春率千騎力戰破之、本莊又還戰、備後國士杉原盛重來救元春、橫擊之、雲州軍遂敗走、時元就令熊谷氏三須氏大野氏率三千騎來爲元春援兵、益田氏佐波氏亦來會焉、本莊小笠原各保其城、雲州兵歸國、丁未、改弘治四年爲永祿元年、採用權中納言菅長雅所勘、群書治要永全福祿文上杉景虎遣使於甲州曰、我與足下無宿怨、唯依村上義清望請、每年出陣於信濃上野耳、我有二願、欲平越中加賀、遂亡父爲景志一也、欲令上杉憲政歸平井城一也、然與足下挑戰、則不能遂此兩願也、自今與足下講和、足下若領之、則今夏隔筑摩河相見、修禮堅約、以止戰也、信玄曰、諾、松平家次奉東照神君命、守尾州品野城、品或作科織田信長帥師環攻之、不克、○三月、己酉朔、乙卯、松平家次夜襲信長陣、陣中驚騷、家次乘勝斬竹村氏、磯田氏、戶崎氏、瀧山氏等五十餘人、信長解圍而去、家次獻首級、神君及今川義元感賞之、○夏四月、己卯朔、癸巳、島津貴久以嫡子義久爲將、其弟忠將尚久、次男忠平爲副將、又攻蒲生城、然彼城山高難攀、貴

松平家次夜襲信長陣

島津貴久攻蒲生城

信玄景虎隔筑摩川相見和不成而復戰

久陣場依下、故激簫頻來、因茲諸士徒費心力、忠平決死突馳、城兵楠原氏出門挑戰、忠平手斬之、進攻菱苅陣、菱苅不得已而自殺、忠平奮戰太勞、且以被瘡故退軍、既而欲再攻蒲生城、城兵自放火而潰、○五月戊申朔、庚戌、將軍源義輝及細川晴元入道一清、自朽木谷發兵陣坂本、丙辰、三好長慶率兵發芥川赴京、壬戌、武田信玄上杉景虎隔筑摩河相見、甲越士民皆喜、及期各置胡牀於河邊、共騎馬携從士五人而出、景虎先下馬倚胡牀而坐、信玄不及下馬、揚聲曰、我許汝可騎馬、景虎大怒、鞭馬而退、遣使責

信玄曰、我是梶原景時後也、賴朝獵富士野時、武田旅舍在梶原次、且近年繼上杉家、得關東管領、雖汝何對我爲無禮哉、信玄答曰、武田源家一流之長也、梶原者賴朝家僕也、以一時之幸、咫尺武將、不足爲槩也、且上杉憲政昏弱、而滅家受其讓者、可捧腹也、汝指我爲無禮、可謂不知其分也、我騎馬遇汝、實當也、汝少也、他後能工夫忍字而可也、景虎彌怒、復挑戰對陣、丙寅、三好長慶巡視白河邊、而留兵於京師、歸芥川、丁卯、毛利元就隆元小早川隆景帥師赴石州、吉河元春會於此、總一萬二千餘騎、辛未、元就圍

元就元春圍温湯城尼子晴久援兵拒之

信長攻岩倉城

長慶久秀攻義輝晴元陣于地藏山

温湯城、時尼子晴久援兵八百餘騎、在青岩城、其附城曰赤城、藝軍先攻赤城、温湯兵三百餘人救之、元就元春部下兵擊破之、乙亥、織田信長率二千餘騎攻岩倉城、放火於浮野氏家、城主織田右兵衛尉伊勢守守而不出、信長設餌兵而佯退、城兵追之、信長令森可成柴田勝家擊破之、斬首二百七十級、○六月丁丑朔、元就欲屠赤城、城兵逃入温湯城、雲州兵亦避青岩城、退於太田、元就率諸軍圍温湯城、庚辰、義輝晴元陣如意嶽、三好長慶帥師入洛、甲申、義輝晴元移陣勝軍地藏山、佐佐木義賢帥一萬餘護之、甲

信長信清攻岩倉城池田信輝有功

賀兵士屬之、乙酉、長慶及松永久秀攻勝軍地藏山、與義賢終日相戰、江州士死者五十餘人、○閏月丁未朔、辛亥、長慶設伏兵於勝軍地藏山邊、殺幕府勇士三人、○秋七月丙子朔、庚辰、尼子晴久帥一萬八千騎到石州、救温湯城、先陣江川、而浮舟筏濟川、攻松山城、城主福屋隆包及神村氏、以千百餘騎守之、放矢如雨、雲兵不進、隆包出城突擊卻之、晴久與諸將議曰、此城不可趣陷、不如救小笠原長雄、然隔大河、被遮於敵陣、不果而止、丁亥、信長再陣浮野、攻岩倉城、大山城士織田信清率一千餘騎會之、城兵三

長慶取洛中地子錢

千餘騎拒之、信長擊郤之、而信長南馳、信清北向、城兵突擊信清陣、前田氏爲先鋒、信清家士土藏氏斬前田、而信清告城兵、出信長來救、大破之、城兵退、信清追之、信長繼之、斬首九百餘級、此役池田信輝有戰功、（池田家譜曰、信輝尾州人、初號勝三郎恒興、其母爲信長乳母、故仕備後守信秀、以星野役軍功超群、賞之、授信字、改稱信輝、）己丑、三好長慶取洛中地子錢、義輝欲制止之、佐佐木義賢諫之、其意有修和議之慮故也、甲午、尼子晴久不能救小笠原長雄、而退陣太田、長雄勢盡、依隆景乞降、元就許之、福屋隆包全戰功、元就欲賞之、然與隆景不和、而削采地、而流浪、庚子

木下藤吉郎始謁信長

三好康長聞義輝出軍、爲救長慶、率一千餘騎、發阿波國、○八月、乙巳朔、戊申、康長到兵庫、甲寅、到尼崎、而自到芥川、謁長慶議事、而歸尼崎、壬戌、三好義賢（或作之康）到兵庫、戊辰、到尼崎、安宅冬康來會、甲戌、長慶到尼崎、與義賢冬康康長議事、（義賢冬康共長慶弟、康長其族也、）○九月、乙亥朔、丁丑、三好義興（長慶子）十河一存（長慶弟）會長慶義賢等於尼崎、三好諸族舉軍、欲攻義輝、會於此、然此時有修和之議、故猶豫、不入京、是月、木下藤吉郎秀吉窺信長出遊、待其歸、長跪於路傍、訴曰、某父仕織田大和守久矣、而家革窶甚、亦屢受奴隸之恥、故不能足躡君門、唯願仰君之資蔭耳、信長許之、且見其容貌、戲笑曰、汝顏似猿、其心輕捷也耶、秀吉者、尾張國愛智郡中村鄕筑阿彌子也、（一說曰、秀吉幼而孤、母抱之而嫁筑阿彌、故不詳其實父、）其母夢日輪入懷中而生之、故名日吉、幼而穎悟、稍長倜儻不常、父母欲爲禪僧、使往同國元明寺而爲弟子、時八歲、不學禪法、唯好武勇、其心謂、僧者是乞人之徒也、吾豈爲之哉、於是恣其心、擅其行、寺僧厭之曰、此兒爲寺中之障礙必矣、不如逐之、即還之於其家、日吉怒罵曰、吾必格殺汝等、焚燒此寺而已、僧聞其豪言而驚、乃陽慰給珍饌以還

秀吉欺松下之綱取金

焉、其父母貪且賤、故日吉或耕田耘草、或把販池鮒、以糊其口、比及十六歲、赴近江、仕松下之綱、一日之綱問曰、尾張國所用之甲冑有何哉、對曰、有胴丸者、其製異於桶皮筒也、於右腋結之、屈伸自由也、尾張國所用是也、之綱曰、汝往買此兵器來矣、乃授金五百兩、日吉謂、縱以此金欺之綱、不如爲大丈夫先示良主、乃往遇叔父而議此事、叔父可之、曰、信長者今時之良君也、汝往事之、於是以之綱所授之金、製其衣服、飾其刀劍、自號木下藤吉郎秀吉、（或曰、秀吉慕朝比奈義秀有勇名、願倜其名、而號秀吉、義吉訓同故也、）此後仕信長、信長以其謂爲

義輝與長慶和睦成

畠山高政與安見氏有郤

筑阿彌子、故初呼曰小筑、其後信長欲攻尾州犬山城、昧爽出軍、有衆馬意氣揚揚者、信長問曰、何人哉、答曰、木下藤吉郎秀吉也、其後信長平明爲放鷹出於野邊、言曰、何人相從乎、秀吉對曰、藤吉郎在斯、信長嘉之、曰、可也、努力焉、自此而後、秀吉受信長之恩顧漸盛矣、○十一月甲戌朔庚子、義輝與長慶和睦成、是日、義輝自勝軍地藏山入相國寺、長慶入洛來謁、上下欣然、癸卯、畠山高政去高屋城、赴紀伊國、先是遊佐長教死、其子長高猶幼、高政令安見美作守攝河内守護代、安見驕恣輕侮高政、高政怒欲誅之、

松平家康攻擊水野信元、以応尾州故也

今川義元殺其部將戸部氏

事覺、安見與遊佐家吏野尻氏草部氏謀、欲行弑逆、高政避難、到泉界、遂蟄居紀伊國、（畠山家譜曰、政國有三男、高政其長子也、號尾張守、領河内國、居高屋城、次男政尚號播磨守、居紀州岩室城、三男政頼後政昭、高號左衛門尉、至此高政以河内多故、暫退居岩室城、）○十二月甲辰朔丙午、義輝自相國寺移二條本覺寺、是年東照神君在岡崎城、屢發兵攻擊廣瀨舉母梅坪伊保等諸壘、外舅水野信元叛駿河、應尾州、故神君與信元戰于石瀨、信元弟忠重先登、斃一騎、信元得其首、岡崎士渡邊守綱、擊敵得首級、時歲十七、今川義元殺其部將戸部氏、先是、戸部守尾州笠寺城、屢抑信長兵、信長欲除之不能、

大友義鎭圍古所山城、秋月種方防戰而死、

既而聞戸部善書、尋求其善痕、使侍史習其筆法、侍史能倣之、乃佯使彼書戸部贈信長之牘、其言曰、自今而後屬麾下、而叛義元云云、信長令森可成佯爲商賈赴駿州、告其書趣於義元、義元大驚、不亂眞僞、急召戸部而殺之於參州吉田、信長大喜、大友義鎭帥師到筑前國、擊秋月種方、（種方一作文種、）圍古所山城、種方防戰而死、部屬等携其子種實奔周防國、（大友家記曰、初大内義長滅時、毛利元就謂小早川隆景曰、存數年之命、則京師可以定之、先可平大友、以并九州、乃使隆景攻門司城、義鎭令戸次氏、臼杵氏、齋藤、吉弘、田原等率一萬五千騎禦隆景、大破之、隆景退歸安藝、其後元就思雪其恥、而賂筑前國上秋月文種、筑紫惟門曰、若同志滅大友、則以豐前筑前授與二家、二人諾

我軍入明、陷福清縣、執知縣葉宗文、殺知林成、

曰、可應命也、義鎭聞而怒、令戸次高橋臼杵等攻秋月筑紫二家、文種自殺、惟門奔安藝、）是年當明嘉靖三十七年、從信錄曰、三月、倭寇福建、命浙江巡撫阮鶚往勦之、尋削籍、四月、漳倭大至、犯浙福沿海羣邑、陷福清、執知縣葉宗文、刦庫獄、大肆殺虜、攻惠安、殺知林成、五月、參將戸鳳等擊福清倭于海口、斬溺甚衆、福興少寧、六月、浙西倭分掠樂清等縣、指揮劉茂督兵、致仕僉事工德等死之、兩朝憲章錄曰、初胡宗憲遣還毛海峯誘　三直、及直至、下獄、海峯遂絶與倭僧善妙等、搆柵舟山、阻岑港而守、官軍四面圍之、雖頗有斬獲、然賊憑高死守、我兵莫

剰先登多陷沒者、是時新倭大至、上又屢下嚴旨、越宗憲及時平寇、宗憲懼得罪、乃上疏侈言水陸戰功、于是科部極言其欺誕、并劾失事諸臣、詔奪総兵俞大猷、參將咸繼光、地總劉英職等、期一月蕩平、十月辛亥、岑港倭徒巢柯梅、総督胡宗憲屢督兵討之、不能克、于是南京御史李瑚追劾宗憲私誘王直啓釁、浙江巡接王本固、南京給事中劉堯誨、亦劾其老師縱寇、濫叨功賞、請行追奪、宗憲自辨、上報曰、卿計獲英職人所皆曉、特以獻瑞故、人直別軍事、以害卿耳、卿宜竭誠展布、以平餘氛、不允辭、己未、命兵部郎中

永祿二年

信長滔岩倉城、織田右兵衛尉逃去、

神君長子信康生、

唐順之往浙直視師、與胡宗憲協謀勦寇、

己未二年、春正月、是月信長又到岩倉、巡視城外、而自遠方攻之、城中不能出兵、信長大怒、放火于城外、進伐城、兵自若、攻者多死、○二月癸卯朔、甲寅、武田信玄進馬於河中島、村上義清黨清野氏、高梨氏、井上氏、須田氏乞降、信玄赦之、擇四人部士、以隷馬場氏下曾禰氏、○三月癸酉朔、丁亥、上杉景虎到河中島、與信玄對陣、岩倉城勢屈糧盡、請降曰、赦死罪一等、則退城、信長許之、城主織田右兵衛尉逃去、信長屠其城、歸清洲、是月東照神君長子信康生、三郎岡崎生、

景虎拔沼田前橋兩城、

根來僧徒蜂起、與十河一存戰、

於駿府、母關口氏刑部大輔、女駿河參河群士皆賀之、○夏四月壬寅朔、景虎入上野平井、告關東諸士曰、方今小田原北條氏康、假御所義氏之名、而其所號令皆稱御所之言、可謂驕奢也、如我頃年襲上杉家任管領職、則誰不立于我下風哉、且佯稱有源義輝賜可討氏康之書、由是諸士從服者不少、景虎乃率大兵攻沼田前橋兩城、拔之、而後欲攻關宿城、擒義氏、結城春朝、壬生氏等聞之、入關宿監護之、景虎使太田大膳亮擊之、時春朝家士多賀谷氏欲通景虎攻春朝本城、○五月壬申朔甲午、紀伊國根來僧徒

松永久秀攻高屋城、

松永蓬雲與安見遊佐等戰、

群起、叛三好氏、與河州安見氏爲黨、十河一存率攝州兵擊之、安見氏與根來徒合兵擊破之、斬數十人、景虎到越中、與神保推名及能登加賀兵對陣、○六月辛丑朔、丙午、松永久秀勸三好長慶催大軍入河內國、陣十七所、以攻高屋城、與安見氏戰、景虎與越中兵修和而歸越後、信玄到信州松本、令飯冨氏甘利氏馬場氏擊飛驒國、○秋七月辛未朔、辛卯、松永蓬雲久秀及播州諸士等二萬餘騎、爲長慶援兵、進到攝州、壬辰、池田氏與安見氏遊佐氏戰、而池田勝而斬遊佐其等二十一人、於是三好諸軍進逼高屋

畠山高政復入高屋城
信玄攻上野長野信濃守

城。安見氏避高屋入飯盛城。時紀州群士容請長慶欲奉畠山高政復入高屋城。長慶頷焉。信玄令長坂長閑、小宮山氏鎮飛驒國境歸甲州。○八月、庚子朔、三好長慶兵放火於高屋城。是日熊野湯川直光、及玉置莊司等、奉畠山高政復入高屋城。癸卯、安見氏及其黨丹下氏避飯盛城、奔大和國。長慶令松永久秀、及伊丹兵追擊之。而長慶引兵憇於天王寺。高政賞湯川直光功、與長慶議、以直光為河内國守護代。長慶與高政議、奉右京大夫細川氏綱居淀城。○九月、武田信玄到上野箕輪攻長野信濃守。然城堅兵

景虎陷厩橋沼田兩城
景虎傳檄文於關東欲廢晴氏

精、信玄察其難、戢兵而歸甲州。○冬十月、己亥朔、上杉景虎携養父憲政到上州白井城。太田資正入道三樂、及小幡氏長尾氏族由良氏等、關東諸士、往謁者成群。先是景虎雖受憲政讓、然東士不肯服之。至此以憲政示諭。故衆皆推景虎稱關東管領職。東士久侮憲政柔弱、俄憚景虎嚴猛。傳稱景虎議招攜家、濫於欲為關東御所、或其在此時乎。景虎取上野厩橋城、又陷沼田城。八州諸壘多降服者。景虎拘留其質子於厩橋、而與諸將議入小田原。以來春為出軍之期。因傳檄文於關東八州。其趣謂、昔永享之末、持氏伏誅、春王安王被害、成氏

而誅北條

偶赦在鎌倉。未幾而再叛。京都武將命上杉房顯討成氏。忝賜綸旨教書。則關東悉可屬上杉也。然成氏末裔、世世動窺關東。伊勢新九郎起微賤、奪伊豆、冒北條、號入小田原城、與成氏遺子結婚、或為婿、或為甥、代上杉指揮關東。共非京都將軍之意。景虎今為上杉、棟梁容賜將軍義輝教書。欲廢晴氏義氏、而誅伐北條、以復管領舊職於關東。諸士等從我、則重武將之命也。如晴氏義氏、猶雖僅存、然叛賊成氏裔也。豈可從之哉。況於伊勢新九郎賤孫哉。檄至八州響應。隊將八十六人、從卒十萬餘人。結城晴朝晴一作春、壬生

本朝通鑑　卷百六十九　正親町　十　何木成舎藏

毛利元就獻天子即位經營料
家康攻寺部梅坪諸城克之

氏等不應。景虎率兵到關宿、保護義氏、以備景虎襲來。北條氏康亦令太田大膳亮率三百餘騎到關宿、為援兵、而招同志輩於小田原、以張防戰之勢。○十一月、戊辰朔、癸未、勅定來春即位、日時、并擬侍從權大納言藤國光為上卿。帝踐祚三年、度支乏、而大禮遲引。毛利元就獻經營料。故議定其事。源義輝為元就奏請賜菊桐紋、改右馬頭任大膳大夫、兼陸奧守。元就先祖大江廣元、在鎌倉任大膳大夫。義輝加授錦直垂、以列相伴家。又為陸奧守、今追其例。是年東照神君還岡崎。再攻寺部梅坪廣瀨舉母伊保等諸壘、克之、取若干邑、分授有功之

中村城主山口氏叛織田通今川

家康因義元請納粮於大高城

六角義賢侮淺井久政屢侵江南

諸士、而又赴駿河尾州中村城主山口氏叛信長通今川義元、運策取大高皆掛兩城、以屬駿河義元喜令東參河士鵜殿長助守大高吉田城將取尾州汝為先鋒長助到大高尾州兵攻之長助發使於駿河告城中粮乏義元請神君為之加力神君還岡崎率軍入尾州令諸士納粮於大高尾州兵屯鳴海遮之參州諜者曰、納粮甚難杉浦八郎五郎察敵機曰尾人唯示其勢耳、非挑戰者速可運納之果如其言神君還參河佐佐木六角義賢侮淺井久政柔弱屢奪江南地久德氏新莊氏高宮氏等、叛久政屬義賢然

日向伊藤義祐與島津忠親戰

久政無晝無夜唯遊宴耳、義賢有并呑江南之志長政今年十五、元服號備前守勸久政出兵擊義賢復彼侵地久政不聽長政有將帥量部下皆謂眞助政孫也、高門戶必在斯人、頃年島津貴久令其族忠親守日向國飫肥城與伊藤義祐挑戰既久忠親請養貴久次男忠平為嗣貴久許之忠平謂飫肥精兵半死於累年之戰而日向伊藤氏世領之唯飫肥一郡我有也薩摩遙隔山海則援兵難至令我居焉危哉然辭之則非天理也乃住飫肥合力於忠親固守之義祐不能來擊之

永祿三年

結城晴朝與多賀谷小谷佐竹小山宇都宮等戰有功、

是年、當明嘉靖三十八年、

庚申三年、春正月戊辰朔、辛未、結城晴朝離義氏歸結城晴朝自去年在關宿其家令下妻城主多賀谷氏應景虎與小田宇都宮那須佐竹諸將約襲結城晴朝乃間而速歸沼田中務少輔關宿城主與晴朝有隙與景虎內應而發兵五百餘騎要晴朝於路擊之晴朝愕然出兵相挑其家士山河氏光進克戰沼田敗而走晴朝遂歸本城癸酉、結城晴朝自巡其城外邑里且聚其所隷附城富谷小栗大島兵悉入於結城括得八千餘人得敵至甲戌、多賀谷氏催小田佐

信玄因氏康請出軍關東

竹小山宇都宮及榎本下妻兵自三方環攻之晴朝善拒擊破之義氏寄書賞晴朝戰功○二月丁酉朔、北條氏康遣使於甲州曰、聞景虎將入小田原若我力難拒則請援兵信玄答曰諾己酉、氏康再遣使於甲州請援兵信玄先遣隊將初鹿氏青沼氏於小田原謂初鹿氏曰、汝自幼熟軍事今般能可見氏康用兵之臧否又以青沼精算數故告之曰小田原城倉米有幾年之儲乎可審察之曰唯唯乃率兵赴小田原甲寅、信玄發甲府到信濃上野境陣笛吹峠以窺景虎機勢○三月、丁卯朔、上杉景虎率其麾下兵

景虎率大軍向小田原氏康請救甲州

一萬七千騎發上州白井向小田原關東八州諸將悉屬之凡七十六隊九萬六千人景虎揚言曰屠小田原滅北條在此一舉也景虎既稱關東管領職欲追先例拜賀於鶴岡八幡宮然鎌倉近邊皆識小田原慮氏康遮其路故先催小田原之戰也先鋒既到大磯小磯後拒翼隊分陣藤澤田村大上八幡諸邑景虎陣高麗山蘇擇太田三樂爲第一魁其勢壓八州而與羽北陸亦望風靡氏康召諸將張防禦之勢既而相議曰景虎猛健無雙其來鋭不可敵也然智淺慮短唯以血氣制人不能久持必其掘肉亂也不

景虎過小田原城下振威

知固守小田原城不挑戰而待其惰擊之則彼可自潰也諸將皆稱善於是悉驅兵士以入城中而置伏兵於嶮以窺敵之出入武州相州諸壘無守而邑里寂寞無人故景虎大軍到處無礙入小田原城下進過蓮池邊然城中守禦堅而糧食不乏景虎欲示威於諸將乘馬脫甲以白布纏其頭把朱筆馳駈指揮傍若無人過隊將如螺蠃螟蛉諸將皆憚之其心不安竊議曰以斯人爲總督而一觸其怒則不免赤族危哉東士昔悔憲政柔今畏景虎暴有悔背氏康者時信玄在笛吹其光將飯冨兵部謂信玄曰景虎威

伊藤義祐窺島津忠平出攻飫肥城

名久著于北州頃年侵關東兵士日加方今見相州之役景虎兵士強衆氏康滅亡可數日而待焉然則關東皆服景虎者必矣君其莫容易思之不如早與氏康約挾擊景虎卻之也信玄曰景虎雖勇然唯以輕捷爲要不知懷諸士向來必有蕭墻之禍想夫關東兵屬彼以不遺上杉之故舊也一旦有恨於景虎則復歸小田原然則氏康今日之難後來必爲高門之祥汝其莫勞思也飯富攢眉而退是月島津忠平自日向歸省薩摩伊藤義祐窺其隙攻飫肥城城中事急城兵遣使於薩州告變於忠平忠平欲歸貴久

留之忠平曰一旦結父子之約不問其變豈其孝子之志乎哉與其舍義得生不如取義一死乃歸飫肥頃間肝付兼續貴久姉夫襲貴久伊集院某亦陪其席叶兼續家臣樂丸戯曰今日治具備矣然盍調鶴羹樂丸曰卿若贈孤於兼續則可調之伊集院不悦其後剪斷兼續帷幕所貼鶴紋兼續見之泣曰鶴者我家累代之紋也剪斷其紋者斷我首之凶兆也我有何面目見太守哉乃歸其本城而叛是春淺井久政老將等請久政曰君荒遊宴不講武事願讓家務於長政退老則爲幸久政不許既而久政放鷹於境內直

> 長井氏諸將令久政退老、擁長政而立之

詣竹生島、諸將等擁長政、入小谷城、而遣使者迎久政、遇於早崎浦、使者陳諸將曰、君無將帥量、境內日削、故衆議一決、立長政、欲復侵地、君其退老、久政大怒曰、汝等與我子叛乎、不孝之子、不忠之臣、天罰不可逃也、何以強國興家哉、使者對曰、廢父立健子、何爲不忠哉、長政亦拒諸將之言、然諸將強勸之、而入城、何爲不孝之子哉、久政彌怒、然從者不多、故不得止、而又赴竹生島、使者歸報諸將、遂奉長政爲主、將同守城門、遣戍兵於早崎浦、備久政之襲來、久政妻井口氏者、長政母也、聞變大驚、諸將具陳其趣、井

> 景虎過小田原難陷、遂圍甘繩城

口氏悲久政幽欝、喜長政協衆心、○四月、景虎慮小田原城難陷、留兵於城下、而赴鎌倉、時北條常陸介氏繁子綱成、守甘繩城、景虎率大軍圍之、然城不輙陷、故令長尾彈正等圍之、景虎催鶴岡拜賀、先遣使於京都、約以近衛關白藤前嗣爲鎌倉御所、而及期拜鶴岡、意氣揚揚、令上杉累世家令大石氏、小幡氏、白倉氏、長尾氏爲輔翼、而令上州鷹巢城主小幡參河守持太刀、或曰、太田三樂弟持之、令關東諸士警衛道路、觀者如堵、皆曰、斯人爲關國之主、不過三年乎、既而拜賀畢、而退、關東諸士平伏路傍、成田長泰武州忍城主、頭少

> 景虎怒、成田長泰、把扇打其面

仰揖、景虎大怒罵曰、汝無禮也、手把扇、打長泰面、再矣、長泰曰、我亦一城之主、千騎之將也、豈被恥辱至於此哉、乃不告暇、而歸忍城、降屬氏康、東士素厭景虎暴、見長泰叛、而各卷率部下、而離散歸其城、景虎麾下一萬七千人猶留、然陣列稍亂、浪士鄉民掠奪其旅資、景虎不能在鎌倉、又不能向小田原、以其族長尾能景爲先鋒、太田三樂爲後拒、而歸、然景虎猶示氣勢、詣武州府中六所社、氏康部下中條氏、毛呂氏等劫景虎隊將柿崎氏、奪其馱餉、景虎怒掠武府民家、取其糧食、而歸上州白井、成田長泰幼兒及其

> 成田長泰幼兒爲質於景虎、脫出而死

> 成田長泰自出

家士豐島氏爲質於景虎、在廐橋城、有一卒密告曰、景虎甚怒長泰、俄叛、則足下其不免、速逃歸忍城、豐島大喜、謀携長泰幼兒同逃、卒曰、一人猶難脫、況於携幼哉、豐島不得已、而獨微服而出、卒豫設舟載豐島、幸得脫焉、長泰幼兒聞豐島去、而追從出城、戍兵尾而逼之、兒投水而死、豐島歸忍、恨長泰曰、我爲君戰功若干、君何棄我於廐橋哉、幸免而來、願得賜暇、往仕氏康、長泰子氏長挽留之、故豐島在忍城如初、長泰出自關白藤道長、道長之孫曰任隆、爲武藏國司、居幡羅郡、其子曰助隆、助隆有四子、長曰成田仲

今川義元率大軍上洛、信長部署諸將爲之備

曰別府叔、曰奈良、李曰玉井、由是後世有成田別府之稱、奈良玉井亦世爲關東國士、其後歷數世、至成田宗蓮、兵勢稍強、攻忍郷取之、新築城郭居之、近隣諸士屬之、長泰、宗蓮子也、今川義元發駿河、催遠江參河兵、總四萬餘騎、揚言曰、此行可平尾州、歷勢州江州而入洛、號令天下 ○五月丙寅朔、壬午、義元到參河池鯉鮒、德川家康率千餘騎會焉、義元進入尾張愛智郡、陣沓掛里、兵勢大振、織田信長聞義元向尾張、搆數壘爲之備、令佐久間左京守善照寺城、梶川平左衛門守中島城、佐久間大學助守丸根城、

織田將山口左馬助叛而降今川氏

飯尾遠江守、織田玄蕃允守鷲津城、水野帶刀、柘植玄蕃頭守丹家城、山口左馬助守中島鳴海兩城、山口素有怨於信長、故以兩城降義元、而攻大高沓掛二壘而納駿河兵、癸未、義元命諸士攻鷲津丸根兩城、佐久間大學力戰拒守之、家康赴智多郡、巡視近郷而入久松俊勝家、謁母堂、俊勝妻者、廣忠前夫人而家康母也、往年大歸之後、嫁俊勝、生三子、長曰三郎太郎、次曰源三郎、季曰長福、家康見其三子曰、我無兄弟、卿等可爲同姓、乃賜松平氏、俊勝大喜、設饗應、且獻陌刀螺貝兩品以謝之、三郎太郎、後號因幡守勝元、源三郎後號

家康攻丸根陷之、佐久間大學助戰死
駿兵陷鷲津城、殺飯尾遠江守

豐前守、長福後號隱岐守定勝、久松家譜曰、昔菅家裔久松丸在尾州智多郡、子孫號久松氏、傳至道定、一領智多郡居阿古居莊、道定玄孫定氏無子、有一女、養一色滿貞子、諡定繼、久松家傳至俊勝、佐久間大學助告急於清洲、信長欲馳救之、林佐渡守曰、義元衆我寡、不可當焉、不如守清洲待之、信長曰、不可也、右來守而勝者甚少、且出而戰者勢剛也、守而待者心聽也、我救丸根而戰死、則足矣、命以明日則諸士飲酒從我進來、時駿兵葛山岡部三浦飯尾淺井攻丸根、未克、義元請家康進馬、家康率參州足兵一千餘騎急攻丸根陷之、佐久間大學助戰死、駿兵又陷鷲津城、殺飯尾遠江守、義元令諸將曰、大高城、

家康守大高城

信長禱勝軍於熱田神社

者要樞之地也、宜擇良將守之、乃請家康守大高城、信長聞佐久間飯尾死、且嘆且怒曰、惜彼不守一日之間、悔我救之一日遲也、吾亦明日戰死、見汝於泉下、乃戎衣騎馬而進、從者僅千餘騎、信長過熱田社下馬曰、聞社內有兵器聲、是神助我也、我必克焉、衆皆心服、膽氣甚壯、信長入社拜禱、納願書曰、夫以當社大明神者、累代聖主、而朝廷鎮護之靈神也、匪啻守家國之永久、欲定夷狄之凶逆、垂跡于東海之邊城、安置八劍於社壇、方今當人王百有七代之御宇、世既及澆漓、瑞鳳不至、祥麟不出、人心不齊、姦邪竝

生四夷舉兵革八荒動干戈未聞理世安民之政信長苟是平相國之餘胤受生於弓馬之家位繼箕裘之業遂悔先祖無道近憂叔世及亂再欲興帝都襄微治國家擾亂致君於堯舜救民於塗炭此其素懐也故一日片時亦不置心於泰山之安造次於是顛沛於是頃年源義元起駿豆之間威逹三両國犯近里掠遠境破却神社焼散民屋恣揮逆威而不敬叡慮不用武命妖孽月盛日茂無奈之何而已其驕奢今已如此他日猶至於強大乎故我欲討彼然彼兵既踰四萬我兵未足三千猶螳螂之當車蚊蚋之咬

信長先登
佐佐隼人
千秋四郎
皆戰死

牛自非頼當社神力則争得勝乎在昔日本武尊亡東夷于蒲原其嘉兆如合符契仰冀借八劔之鋭斬衆賊之首今此一舉非私用私欲之所致欲起王道之衰救士民之危也玄鑑無誤神其曲垂照覧伏捧矢鏑以擬蘋蘩之奠（武井夕庵筆之）信長叱到旗屋口揚言曰白鷺一雙飛翔是亦熱田神感護也甲申信長到喜照寺遣追從者三千餘騎信長令曰敵雖多其心不一我衆三千同心進退則雖鐵壁何不破之哉諸士奮發十倍佐佐隼人千秋四郎先登戰死岩室氏繼進奮闘死義元大喜驕謂信長不足敵也乃令先

桶狹間戰鬪

鋒諸將備信長至闕宴於桶狹間松林時近邊僧徒來賀行酒數巡信長察義元麾下無備向中島而馳林佐渡守池田信輝柴田勝家等扣信長馬曰以此寡入彼衆則猶抱石入渊乎公暫待之信長叱曰不然彼既陷數城且破我先鋒驕而侮我今出其不意直突麾下則克者必矣乃把鞭疾馳梁田氏爲先鋒時黒雲覆天大雨乍降信長密廻義元陣後義元飲酒衆興且以雲雨晦冥故不知敵來信長既近義元幕遽張旌旗揚鬨聲義元謂信長先鋒失利且其兵不多何以至此哉疑是我麾下者有内應乎幕中大

服部小平太斬義元
毛利新助獲首

驟辟易相擊義元令之不敢未幾信長競到其勢如雷震前田利家木下雅樂助中川氏毛利氏等先登得首級服部小平太進入幕中挨戰義元斬之毛利新助進得義元首先鋒兵聞變欲遂再戰然大將既死諸軍離散信長追擊之斬首二千五百餘級諸壘皆降服信長時家康在大高外舅水野信元聞義元之死曰早退大高而歸岡崎家康曰信元與我雖有好然素屬信長則其眞偽不可知焉乃留信元使淺井六助不輙出城既而知義元實死以淺井爲郷導發大高時雨霽月出浪士等與信元家士遮駿河敗

岡部氏能拒信長修和議從其求授義元首

兵路淺井先往告其旨故前路無障而入大樹寺此行大久保忠勝從御馬嘗艱難神君賞淺井勞戊子駿河戍兵去岡崎城歸國神君入岡崎城駿河敗將等歸國立義元子氏真為國主義元舊將岡部五郎兵衛守鳴海城未去信長令佐佐成政攻之城固不陷駿河諸將贈書曰守孤城困敵中何益之有速歸待再舉也不聽信長亦修和議於是岡部獻使於信長請求義元首信長感其志而授之岡部喜而去城路襲苅屋城城主水野信近弟信元驚其不意而戰死其部下競起奪得信近首時信元自小川城帥師來

家康攻廣瀨城足立金弥中砲而死

家康攻沓掛城清洲兵救之

家康攻水野信元

救苅屋岡部戰疲而歸駿河家康欲併參州先攻舉母梅坪城而擊廣瀨城城主三宅氏拒之於佛楚坂先鋒不利家康自指揮擊破之城兵敗走此役大森與八郎與敵接鋒足立金猶中砲而死義元既死尾州悉屬信長參遠二州響應水野信元勸家康與信長和然猶思義元舊好不絕氏真信長令織田玄蕃允守沓掛城家康帥師攻之清洲兵至救之家康歸岡崎大久保忠勝為後拒又發兵於苅屋城外與水野信元戰兩軍諸士或為親族或為朋友相互勵力大久保忠勝忠貞忠世忠佐奮擊卻敵於城中凱旋是月關東前御所從四

源晴氏卒於關宿

景虎為息兵於信玄而上洛

景虎入洛請長慶先容不聽

位下左兵衛督源晴氏卒於關宿號永仙院上杉景虎遣使於甲州曰我欲上洛謁幕府然其往還之間足下若時我亡侵我地則我不可向洛也謁幕府則公而非私事足下其思之信玄答曰足下發途至歸國我不顧上野越後勿勞心也景虎悅經北陸道入洛寓居四條時三好長慶在洛景虎遣使請長慶先容長慶憤其不豫啓故稱風疾不答經日又請之稱他適不答景虎怒呼其宅主問長慶行實答曰頃年洛中威權在彼掌握政寬而洛人懷之景虎曰彼平生遊于何所曰每月二十五日詣北野也其往還必過此

門景虎命從士磨刃礪鏃欲待長慶過而擊之宅主怪而往告長慶長慶驚而遣松山氏勞景虎遠來導景虎詣幕府景虎獻越後布良馬金銀若干義輝賞之補關東管領職聽集網代輿且授輝字改景虎稱輝虎他日輝虎獨詣幕府密啓曰長慶驕而無君君許臣則即日滅之除幕府憂也義輝曰卿逆旅人彼領畿内不日部下來聚恐其不能克也輝虎曰臣與彼會而口論伐襲擊之雖咫尺之兵不能發焉義輝以為危計而不聽之輝虎曰然則臣可速歸國也長慶若成變則必枉高駕於北越臣起大軍入洛以撥

土佐長曾我部取長濱城

亂、反正耳、義輝頷焉、輝虎乃歸國、猶管領上杉輝虎入道謙信、畠山高政以湯川直光不慣國務、慮國中不歸服、而授之畠山氏、歸宮内少輔、厚其禮而歸紀伊國、救安見美作守、再補河内守護代、爲飯盛城主、上野國士小幡尾張守、與同族圖書助不快、出奔甲州、信玄授之信濃大日向鄉、以招懷上州諸士、尾張守圖書助共箕輪城主長野信濃守業也、長野兵勢稍强、故圖書屬其部下、尾張守所領稍廣、不屬長野、故圖書與長野議、而誅逐尾張守、併其地、故及此、土佐國士長曾我部覺世取長濱城、長曾我部秦氏裔也、中葉長曾我部信能仕尊氏、世住土佐國、而至覺世、頃年一條兼定、兼良大臣房基

長曾我部覺世與本山梅慶戰

子、爲土佐國司、州士皆屬之、州有本山梅慶者、祿重兵多、覺世有覬覦之心、然勢難敵、彼梅慶子曰式部、覺世以其女妻之、而窺本山家風、既而有故絶交、梅慶居朝倉城、其附城曰長濱、覺世家士福留氏有罪、奔長濱、城主大窪氏善遇之、覺世赦福留罪、約之內應、而俄襲長濱城、福留導之、城早陷、大窪氏逃奔木津賀、時永祿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夜也、翌日梅慶率二千餘騎、到木津賀、覺世發種崎、拒之、其兵不滿千、戰既半、時覺世子元親率五十騎、直突梅慶本營、大破之、梅慶敗走、翌日梅慶子式部又挑戰、不克而

信長與諸將議圖齋藤道三

歸朝倉城、踰月覺世病死、元親兵勢稍振、屢掠本山地、累戰不止、○六月丙申朔、戊午信長召諸將議曰、往年齋藤道三以美濃國讓我、然未遑進發、今既殺義元、則參河遠江可自服焉、聞齋藤龍興道三孫、龍或作辰、無治國之量、爲他人被滅必矣、與爲人被取、不如我取之也、乃使佐久間信盛號右衛門尉、柴田勝家、森可成、池田信輝、林佐渡守、坂井右近、内藤莊助等率千五百餘騎爲先鋒、向濃州、到墨股川、放火於民屋、試敵形勢、信長繼之、濃士丸茂市橋等拒之、長井氏自大垣城率一千餘騎競出、信長察敵猶強、命信輝等返

三好實休與長慶及松永久秀會擊河州

家康與水野信元戰　松井忠次奮進爲鐵炮所打目

軍、歸清洲、勝家爲殿、己未、三好實休自阿波國率兵到尼崎、長慶及松永久秀往會、謀擊河州、初畠山高政憚安見氏、避高屋城、依長慶、救得後歸、然高政不告長慶、而令安見再掌國務、故長慶怒、議併城畠山取河内國也、甲子、實休率南海兵、到河内、分陣於十七所、長慶陣牛口、是月家康率軍、與水野信元戰於石瀬、鳥井氏、大原氏、矢田氏、蜂屋氏、大久保氏、高木氏、杉浦氏、石川氏等、競進合鎗、松井忠次奮戰不怠、敵軍知其驍勇難當、窺之放鐵炮、中忠次目、去月岡崎兵與信元戰時、蜂屋半之丞見敵着紅冑者、遣使請求之、敵許與之、蜂屋喜曰、他日蒙此冑可先登、此役馬井

筒井順照應畠山高政

木澤氏叛畠山屬三好

久秀取大和井上城

信長撃美濃不利

大原矢田先於蜂屋敵㘅蜂屋員前言蜂屋憊焉此以後毎戰必先○秋七月、乙丑朔、丁卯、三好實休與畠山高政戰於玉櫛破之、斬首三十級、實休移陣若井、癸未、移陣藤井寺、丙戌、安見氏率飯盛城兵與三好兵戰大窪不利而退、大和國筒井順照應畠山高政、戊子、松永久秀率軍到大和國破筒井氏、斬首二十四級、又攻井土氏城、高政黨也○八月、乙未朔、家康復與水野信元戰於石瀬、寛平三郎戰功拔群賜感書庚子、三好兵與畠山戰於石川郡克之、斬首八十級、大和國士木澤氏叛畠山屬三好、戊申、安見氏發飯盛與池田氏三好黨戰於堀溝池田勝之、斬首五十級、大和井上城降、松永久秀、久秀取其城、丁巳、信長率一千餘騎再撃美濃國齋藤龍興部下長井氏丸茂氏拒之破信長先隊柴田勝家森可成等撃退長井、然丸茂在後陣不肯動日既暮矣信長班師敵追之、坂井池田爲殿撃退之、信長歸清洲、癸亥、三好長慶進兵攻高屋城、是月、北條氏康築足柄城巡視之而過關本最乘寺、最乘寺者、大森實頼始建之、以曹洞宗了庵爲開山、關東奥州、其末派多矣、俗人訛言、了庵弟子僧道流甚多力、及其臨終誓曰、我死必化天狗以護此寺、故寺中有惡僧、則爲天狗被崇云、

家康令本多廣孝撃吉良義昭

上州三城屬信玄

香西山中木澤應安見與三好軍戰

三好圍高屋城安見畠山高政共敗走

○九月、甲子朔、壬申、畠山部下貴志丹下野尻等、到東河原與伊丹氏三好黨戰不克而退、丁丑、參州西條吉良義昭昭或作節與家康構難、本多廣孝豐後守承命撃之戰於藤波畷、廣孝自鎗殺義昭勇士富永半五郎獲其首、殊感賞之賜富永采地於廣孝、本多忠義者、藤兼通苗裔、至助秀居豐後國本多、自是以爲氏號、其子助定從尊氏有戰功領尾州横根郷粟飯原郷、五世至秀清移參河以來累世屬松平家居土井壘、參州有本多數流皆同其祖、吉良家譜曰、元祖長氏曾孫滿義、令長子滿貞居西條、令三男尊義居東條、分而爲兩流、尊義七傳至持廣無子、養西條義堯子義昭、而繼東條義昭先義安居西條是月、上州三城屬武田信玄、依小幡尾張守勾引也、其餘上州與上杉輝虎不和者、或降北條氏康、或屬信玄、唯安中松枝箕輪三城、猶屬上杉、○冬十月、癸巳朔、庚午、香西氏山中氏木澤氏應安見氏與三好軍戰於山城國杉山、而不克、丁丑、三好長慶圍高屋城、紀州根來僧杉坊岩室坊等、催其黨五百人救高屋、三好兵撃破之、斬八十九人、擒七人、丙戌安見去飯盛城、己丑、畠山高政及遊佐長孝去高屋城與安見共逃居泉界、是月、淺井長政、母井口氏與其兄政義共赴竹生嶋見久政和解父子君臣之恨、

長政母井口氏令久政長政父子和睦
實休入高屋城松永久秀降大和諸城
久秀營信貴城建天守作多門始於此

久政亦悔悟、長政喜、令淺見氏迎久政歸小谷、而父子和睦、久政讓本城於長政、而退居於城隅別館、長政亦每有重事、問久政而決之、部下皆喜、江北五郡諸將、及美濃屬士皆來賀、如助政之時、○十一月、癸亥朔、乙亥、三好長慶移飯盛城、三好實休入高屋城、長慶使松永久秀攻大和國澤日牧城、又攻萬歲城、降之、庚辰、泊瀨攖坊避城降、久秀丙戌澤日牧城降、久秀悉平大和國、居信貴城、久秀勢振畿內、殆與長慶齊、營信貴城、城上建層樓、稱天守、（城建天守始于此）又初作多門、（俗謂櫓下長屋曰多門）畿內諸士贈物如山、其中多豆

始造塩豉
毛利元就拔中村城
十河一存卒

腐、經日味損、不敢食、而命廚吏合鹽麴、以造醬豉、（俗謂之味噌）納於大桶若干、而備守城之用、云、久秀令其部下曰、有獻酒者、則其樽長一尺、以為制限、又獻串柿者、則其串之長三尺、以為定式、既而酒柳充滿、分與之以喫飲之、而後解其空樽、以為板築之用、聚其串以為修壁之用、凡每事細密如此、○十二月、毛利元就率軍攻中村城、吉川元春為先鋒、肉戶隆家熊谷氏繼之、城主山城守率三百餘人、自後門逃入矢上城、元就陷城、追北、斬首八百五十餘級、進兵攻矢上城、城主筑前守中村山城守避城逃去、元就令兵士代戍之、民部大夫十川一存卒、（三好長慶弟）一存常與松永久秀不善、其言必不從焉、頃間一存患瘡、欲浴

北條氏康讓國務於氏綱退居萬松軒

有馬溫泉療之、其行裝騎葦毛馬、（其毛赤白相間、俗曰葦毛馬）久秀停之曰、有馬有神祠、其神嫌葦毛馬、若有騎之而至者、則必為崇、乘他馬而可也、一存不可、及入有馬、倒落而死、世以為異也、北條氏康讓國務於長子氏綱、氏政移居小田原城、氏康退居萬松軒、然軍事之大、猶預聞之、氏康多子、氏政其嫡也、次男氏瀬號陸奥守、（八王寺本西城主）三男氏邦號安房守、（鉢形、箕輪兩城主）四男氏規號美濃守、（楓館林、三崎兩城主）五男氏忠號左衛門佐、（足柄、佐野兩城主）六男氏光號右衛門佐、（為小机城主）末子三郎後為上杉輝虎養子、號景虎、又有五女、其一嫁今川氏

家康攻東條城吉良義昭能拒構塞於三處逼之
久松俊勝先登拔山中醫王城

真、其次為北條氏繁妻、其次嫁喜連川河內守賴純、（八正院義明子）其次為岩築太田源五郎妻、其次嫁武田勝賴、是年家康再攻寺部、舉母等城、又攻長澤鳥屋根城、（榊原彌平兵衛先之而進、家康美榊原之單進而改名於隼助）又攻西尾城、（牧野氏居之）又攻東條城、城主吉良義昭固備而拒之、於是構塞於三處、使本多廣孝守小牧塞、松井忠次守津守塞、小笠原三九郎守糟塚塞、而歸岡崎、又攻山中醫王山城、久松俊勝先登逼城壁、敵以鍵鑓俊勝鐙、俊勝截其柄而進入城放火、諸隊繼攻之、城遂陷、北條氏康攻武州岩築城、城主太田資正入道三樂避城

木下秀吉董修城壁、旬日竣工

而去。（按此戰可在氏康退老之前、不詳其月日）頃年清洲城壁崩可百間。信長命諸士急修補之。而事停滯至二十餘日。木下秀吉私謂人曰、方今東有今川氏眞・武田信玄、北有朝倉義景・齋藤辰興、西有佐佐木承禎・淺井長政。是固危急存亡之秋也。而今城壁之崩、不急修之。嗚呼殆哉。非招禍乎。信長聞曰、吁、爾猿也。何言哉。秀吉不肯輙言。信長挽秀吉手而屈之。於是秀吉審言其情。信長大感之曰、汝監此事急修城壁矣。秀吉往諸將宅曰、城壁修築之事、依監吏之停滯而未成。故命余以是。敢請使監吏敬從事。諸將僉曰、卿其命之。由是

秀吉忠當築城于小牧山

我軍入明、殺指揮王國瑞、參將王夢棋、知縣李堯卿

秀吉聚役夫而相謀、分百間爲十隊而修之。故明日事成矣。時信長放鷹而歸、見之大喜、加賜扶祿。秀吉又白信長曰、清洲水乏、唯築城于小牧山而可也耶。信長嘗雖欲之、而勞諸人之費、故未及此。及聞秀吉之言也、曰、不受命而直言、且不顧萬人之勞、其罪當死。然今宥之耳。凡秀吉犯顏而言者屢矣。信長常彈斥之。故見者聞者咸非笑之曰、彼面皮之厚、匪翅十重鐵甲也。然秀吉終不懲之。唯欲容忠於信長也。

是年、當明嘉靖三十九年。從信錄曰、二月、倭劫潮洲等處、破永寧城、脅指揮王國瑞、鐘塡殺之。又破寧德

永祿四年

毛利元就攻松山城、進攻阿登音明城、主富田隆包走出雲

縣、殺參將王夢棋・知縣李堯卿。

辛酉四年、春正月壬戌朔丙子、三好長慶及嫡子義興（初名慶興）入洛、拜賀幕府。義輝以長慶・義興共爲相伴衆、數朝倉家例、且賜義字於義興、而賜桐紋於長慶・義興。長慶居梅津長福寺、毎日詣幕府。松永久秀之威權振洛中。○二月辛卯朔壬辰、毛利元就議攻石州河上松山。陣大江、令熊谷信直越井下渡、陣十合。丙申、元就督一萬餘騎攻松山城。吉川元春・熊谷信直爲先鋒、陷入櫃壘。森脇氏先得首級。境氏（孫次郎、保）携首一級歸本營。顧視衆皆得首。而又入城而戰、爲敵被殺。

家康與水野信元戰

松平好景擊板倉彈正有功

既而諸軍皆進、互有殺傷。然城兵勢盡逃去。元就兵追擊之、獲首一千七百餘級。元就進攻阿登音明城。城主富田隆包逃到出雲、依尼子晴久。元就班師到周防山口。沙汰諸士戰功、各行賞、授采邑。丁酉、家康復與水野信元戰於石瀨。石川數正（號伯耆守）與高木清秀（號善次郎、後號主水正、信元先鋒也）合鑓。本田肥後守・松井忠次・上村莊右衛門等合鑓奮戰。家康復襲廣瀨城・伊保城。是月、家康遣松平好景（深溝壘主、號大炊助）擊板倉彈正於中島鄕。板倉奔岡城。家康自率兵攻岡城。板倉氏捨城逃於東參河。家康賞好景功、賜中島。此地近東條。故

家康與信長和氏眞聞恚神君

與吉良義昭相互伺隙屢挑戰好景弟康定（號勘解由左衛）門戰刃拔群家康賜感書且命酒井忠次加其采地一說曰吉良義昭初居西條西尾城至是招牛窪城主牧野新次郎附西尾而自移東條有併參州之志織田信長聞家康智勇兼備以水野信元爲价請和睦家康先與信元和而與信長通好而欲議絕今川氏眞事漏氏眞不喜遣使岡崎曰駿州與岡崎通好既久今何捨我與信長議和哉若果然則足下妻兒質於我者殺之而舉兵屠岡崎也酒井正親（雅樂助）應使者曰我君復歸岡崎者義元力也何忘舊好哉然信長在隣國爲強敵故難成草創之功今暫與尾州

淺井長政攻淺妻大尾降之

長政與承禎大戰於宇曾川肥田城主高野瀨氏降

和而一統參河而後爲駿河之援以報舊恩也氏眞聞而不疑淺井長政帥師擊江南赤尾清綱阿閉貞秀爲先登從軍者九千三百餘騎分爲二軍攻淺妻大尾兩城城主新莊氏吉田氏皆降長政入佐和山城而休佐佐木義賢入道承禎聞之大驚起軍而出到肥田城長政發佐和山向肥田磯野員正阿閉貞秀爲先登承禎帥一萬餘騎發肥田大戰於宇曾河兩軍諸隊相代相當承禎敗走入箕作城長政乘勝攻肥田城城主高野瀨氏降長政又入佐和山而休承禎不能再戰長政歸小谷長政繼家未幾破江南

義輝遊三好義長新第

兵隣國兵稱其威武○三月辛酉朔丙戌義輝遣加賀守伊勢氏于河內飯盛城以召三好長慶長慶入洛義與改名義長己丑義輝遊三好義長新第其儀著立烏帽子直垂袴乘塗輿細川右馬頭藤賢持太刀大館左衛門佐輝氏大館伊豫守晴忠細川中務大輔輝經上野民部大輔信孝松永彈正少弼久秀伊勢守平眞孝伊勢兵庫頭貞長等從之義長率其族出門外奉迎之右京大夫細川氏綱修理大夫三好長慶候簀子下既而義輝入而著座（西面）廣橋權大納言藤國光（北面）勸修寺前權大納言藤尹豐飛鳥井

前權大納言藤雅綱（共南面）高倉參議藤永相（北面）細川氏綱三好長慶（共北面）義長（南面）爲相伴義長獻太刀義輝賜盃於義長授太刀而後義輝出簀子觀焉三好日向守長逸監之其後饗應十七獻其間義長進呈太刀五柄（各銘）有馬三疋及鎧弓矢腹卷香合香盆古畫（牧溪筆）練貫段子唐糸若干品氏綱長慶及松永久秀三好長逸等陪臣數輩各獻劍馬比及四獻猿樂始凡十四番（觀世大夫勤之笛小鼓巨鼓鍋鼓等各世技者役之）是日勸飲食者凡八百人（各備三膳其中分品）豫分倍臣等監之而授物於同朋等纏頭猿樂等如先例（一說以爲庚寅晦日之事）是月家康

吉良義昭攻酒井將監於上野一城
朝倉義景行犬追物

使酒井將監守上野城吉良義昭令其家臣富永瀨戸川大河內氏等攻之家康命松平好景出援兵好景其子伊忠殿助主發而赴上野○夏四月庚申朔乙丑越前朝倉義景行犬追物儀於棗莊大窪其埒方八町以同族景連爲奉行景連戴烏帽子著素袍袴以善射者三十人佩劔者三十人爲前從練步者百餘人置其左右長鎗陌刀各三十握侍其後總五百餘人小林新助亦使平夫持弓矢刀劔長鎗陌刀總三百餘人其行裝皆鏤金銀珖瑁著綾羅錦繡既而朝倉景隆景尚等率五百餘人騎馬而馳義景入假

義輝喩長慶與細川晴元修和議

館改服置千餘兵于其前後而追奔犬時大雨俄降故先停其儀明日快晴又修之近郡諸士往觀之者太多其儀已畢而義景催舟遊勞諸士而歸一乘谷城甲戌吉良義昭聞伊忠赴上野好景兵微率軍襲中島好景自深溝馳赴焉擊走之追北到菩明提比及長良川土呂壘兵競來救義昭義昭併其兵圍好景好景奮擊戰死歲四十四其族五人家臣板倉氏及從兵同死者五十餘人義輝憐細川晴元入道一清久流浪而喩三好長慶修和議長慶曰舊恩不可忘謹從貴命吉良義昭族荒川甲斐守叛義昭屬家康而

酒井正親拔西條西尾城降義昭
信玄殺信州舊將仁科海野高坂三氏

招酒井正親於荒川壘擊牧野新次郎圍西條西尾城牧野去城歸牛窪家康賜西尾城於正親正親移西尾與本多廣孝松井忠次共併兵攻東條正親先進斬須瀨氏廣孝忠次亦勵戰功義昭力盡請降家康許之而賞荒川志以其妹嫁之加賜釆地於廣孝忠次各賜感書義昭敗亡吉良家衰義安義昭纔存併守東條西條○五月庚寅朔丙申武田信玄發甲府到河中島殺信州舊將仁科氏海野氏高坂氏依貳於越虎也信玄使其子龍芳盲人繼海野家使其子盛信繼仁科家各以其家士附之龍芳盲而不能預軍事故以與座若

信長擊齊藤龍興前田利家先登柴田森可成等力戰大克之
信長欲併美濃秀吉募浪士強盗爲部屬

狹其衆守統壬寅信長率一千五百餘騎擊西美濃齋藤龍興龍興使長井甲斐守日比野下野守率六千餘騎拒之戰於森部長井日比野侮信長兵少而欲急挫之信長張三隊前田利家先登得首一級柴田勝家森可成等力戰大勝之長井日比野皆戰死殘兵敗走信長進擊之斬首三百二十餘級信長召諸將議之曰我欲搆砦於墨股川邊漸漸抑敵而察機以併美濃國汝等選可守砦者衆皆曰縱雖有守將若有洪水則清洲路隔可難輙援乎由是衆皆難之木下藤吉郎秀吉進曰君若許我爲守將則縱雖遇洪水而

福冨氏失金笄秀吉智計露其

為敵被攻、臣以死守之、而待援兵、援兵縱遲不可輙敗也、且聞彼邊多浪士困窮為強盜者、撰之以為部屬、共守之、則其中豈不有勇士哉、聞篠本柏井科野粂川小幡守山根上之邑里多精兵、臣之所知者亦千二百餘人、其拔類者則蜂須賀氏、稲田氏、青山氏、河口氏、長江氏、加治田氏、日比野氏、松原氏等、是皆可以為隊長者也、凡騎歩漸可五六千人、分之為二而可也、若然其將則秀吉將之而已、信長曰、汝言可也、我猶熟思而決之、是時信長之家士福冨氏失金龍之笄、與諸士議搜索盜之者、諸士皆曰、秀吉疑其

盜者、

肝付兼續叛島津貴久

信玄陷割嶽城

盜之、秀吉怒曰、吾以家貧故受辱如此、然今非可死之地、不如以謀捕盜之者、而洗寃誣也、即到津島、召富人談之曰、有貨物則可使見之、若然則賞之以黄金十兩、乃寄宿於富人堀田氏宅以待焉、既而盜者果來、以彼笄為質、請借五貫文青銅、秀吉聞之乃馳至捕之而歸、時會信長歸清洲、信長見秀吉執盜詰問之、秀吉詳告之、故信長憐之感之、授黄金、且賜百貫之祿、是月肝付兼續叛島津貴久、掠取廻城、貴久義久率軍擊之、伊地知氏禰寢氏叛而入城屬兼續、○六月、信玄攻信州割嶽城陷之、○秋七月、己丑朔

兼續突嶋津貴久陣島津忠將忠林皆死之

佐佐木義賢圖滅三好氏畠山高政遊佐河內守応義賢

庚子、肝付兼續出廻城、突貴久陣、島津忠將(右馬頭)進馳、島津忠林挽留之、不聽而戰死、忠林亦死、貴久軍敗、遣使於飫肥、徵忠平、忠平謂應命則飫肥危矣、養父忠親失援也、不應命則薩摩亦危乎、持兩端未決、忠親曰、薩摩本也、飫肥末也、卿速歸破賊、而本固則飫肥亦自安耳、忠平乃到薩摩擊兼續破之、戊申、家康發岡崎、攻山中城、賜書於設樂神三郎(後称攝津守)、徵其兵、而命石川家成(称日向守)諭告其趣、丙辰、佐佐木義賢欲立細川一清次男其(義賢外甥)為家督、而滅三好家、以聚浪士等築勝軍地藏山城、畠山高政及遊佐河

佐佐木義賢與三好義長松永久秀戰白河

內守長孝、安見美作守應義賢、促根來僧徒、起於紀伊國、向和泉國、議取岸和田城、三好長慶聞之大驚、催其部屬、洛中騷動、○八月、己未朔、長慶以其弟實休為將、安宅冬康、三好山城守、三好下野守、三好備中守、吉成勘介、篠原長房率阿州淡州兵七千餘騎、到岸和田城下、與高山軍對陣、佐佐木義賢使永原氏(称安藝守、或作肥前守)率一萬餘騎、守勝軍地藏山、三好義長陣梅津、松永久秀陣齊院、其餘諸軍陣大法金剛寺及西京邊、兩軍每日出兵戰白河、義賢復加江州兵、永原彌得勢、故三好軍不得進、而唯相挑累月、以

敵河隊将
守長沢城
松平信一
石川家成
撃之

佐佐木兼
禎撃浅井
長政不利
浅井先鋒
百百氏死
之

互伺虚實、甲戌、上杉瀧虎率一萬三千騎、到河中島、
陣西條山、議攻海津城、武田信玄聞之、發甲州、向河
中島、戊寅、駿河隊将糟屋氏・小原氏、守参州長澤城、
伺近郷、家康使松平信一・石川家成撃之、城堅不陷、
於是家康自帥師攻之、信一家成先登、渡塹、守細斬
小原氏・糟屋、捨城歸駿河、佐佐木兼禎憤浅井長政
與已抗衡、再擧向江北、蒲生賢秀・永原氏・近藤氏・池
田氏等為先登、從軍總二萬五千餘騎、陣野羅田、長
政率六千餘騎、發小谷、以磯野員正及百百氏為先
鋒、百百氏為蒲生氏被破而走、百百氏慙而戰死、江

信玄瀧虎
戦於川中
嶋

南兵衆、勝長政指揮、諸隊撃蒲生氏、郤之、直突兼禎、
陣大破之、兼禎敗走、喪九百餘人、長政兵死傷七百
餘人、江南諸軍皆退、時越前援兵來會、然聞長政既
克而引歸、長政平定愛智川以北、而歸小谷、初久政不能敵
兼禎、迎彼家臣平氏女以妻長政、及長政継家去其
妻與承禎絶、故承禎怒、屢撃江北、不克、長政亦處承
禎兵多、而與越前朝倉
修交、故朝倉發援兵云、○九月戊子朔、丙申、武田信
玄到信州河中嶋、邉陣雨宮渡、塞越後之路、越軍頗
屈、瀧虎不敢驚焉、丁亥、甲州諸将勸戰、信玄乃命其
将馬場民部・隊長山本道鬼、議陣衛之列、高坂彈正、
飯富兵部少輔、馬場民部、小山田備中、井利左衛門

尉、真田一徳齋、相木氏、蘆田氏、小山田彌三郎、小幡
尾張守、各一隊、將為先鋒、凡兵一萬二千人、其餘十
二隊、八千人、在麾下、左右、其心謂先鋒與瀧虎戰、則
彼不論勝敗、越川退、其時麾下兵挾撃之、則必得大
利、瀧虎望見之、察其謀、夜中渡川、令曰、我與信玄挑
戰十五年、未遂快戰、明日撃彼本營、必決雌雄、丁酉、
信玄移陣廣瀬、以待先鋒之報、時瀧虎既競來、其兵
一萬三千人、甘糟氏・直江氏・監駄馬在後軍、而以柿
崎氏為先鋒、瀧虎繼之、信玄使浦野氏伺之、浦野曰、
彼欲退之勢也、信玄怒曰、汝何伺軍之拙哉、我熟看

武田義信
蒙疵隊将
諸角豊後
卒長山本
勘介初鹿
源五郎皆
戰死、

彼設軍、是車懸之備也、初欲退而後進之法也、乃知
彼今日欲決勝敗也、乃改張陣勢而待之、甲州兵皆
謂、瀧虎之兵士雖寡、以彼勇猛者、猶難拒之、況多於
我軍也、甲州先鋒十隊在西條山下、不知瀧虎直撃
麾下、既而瀧虎競來急撃之、飯富三郎兵衛撃柿崎、
破之、穴山氏亦撃敵將柴田、走之、其餘九隊悉為瀧
虎被破、而武田義信信玄適子蒙疵、隊將諸角豊後、卒長
山本勘介入道道鬼、初鹿源五郎戰死、其餘武田信
連信玄弟、逍遙軒等皆敗走、兩軍紛爭相挑、故甲兵不知
信玄在處、越兵亦不知瀧虎進退、小田原援兵亦一

大友義鎭覬毛利尼子相爭之虛而出師

戰而敗走、輝虎自突信玄本營、快戰而退、信玄腨胡牀而不退、（甲陽軍鑑、以輝虎自擊傷信玄、及武田典廐信繁死、爲此時之事、然上杉家說以爲天文二十三年八月十八日、河中島戰時事、既記於前、因未知孰是、）西條山下先鋒十隊、憤爲輝虎被誘、而見輝虎戰疲而退、追擊之、越兵敗散、輝虎唯携和田氏（號喜兵衛）單騎而退高梨山耳、甘糟氏見輝虎退、欲集兵而往會之、高坂彈正見以爲輝虎也、縱擊之、甘糟能拒之、到佐伊川、招聚散兵、而入高梨山會輝虎、歸越後、此戰始於卯、終於申、初度輝虎勝、而後度信玄勝也、（傳稱輝虎歸越時、從兵皆散、唯柿崎從之、輝虎饑塗中、艱若漏聞、而斬柿崎以滅其口云、）大友義鎭入道宗麟聞毛利元就

信長築墨股、命秀吉爲守將

與尼子晴久相爭在石州、伺其間欲攻門司城、令吉弘氏、大友駿河守率一萬五千餘騎到小倉而陣、元就令隆元率周防長門兵到長府、張援勢、小早川隆景自石州往會、共赴門司關、凡一萬八千餘騎、兩軍相挑未戰、是月信長自到墨股、命匹夫築新砦、齋藤龍興出兵八千欲拒之、信長令曰、未欲殺敵、唯欲砦之速成、宜以弓銃拒之、勿令敵進也、敵退則棄兵器取鋤鍬可勤土木之事、經日砦成、乃命木下秀吉爲守將、而歸清洲、秀吉令里氏誘敵、敵有內應者、信長感賞秀吉善謀、既而秀吉令部下稻田氏、蜂屋氏、加

太田三樂取松山城

治田氏等襲敵陣、斬首十三級、信長獨奇之、信長之築砦於濃州九條、令織田勘解由守之、張威龍興之勢、○冬十月、丁巳朔、丙寅、大友先鋒武田氏、本莊氏、今江氏等攻門司城、隆元令兒玉氏、浦氏擊之、浦氏突殺敵勇士伊美氏、由是豐後兵敗走、甲申、豐後兵再攻門司城、隆景擊走之、多得首級、是月、太田三樂受上杉輝虎旨、攻武州松山城、（小田原戍將上田氏居之、）取之、三樂以己兵二千人附上杉憲勝、守之、三樂居江戶城、謂憲勝曰、小田原兵若來攻之、則我與安房里見氏併兵救之、猶急則請輝虎援兵、○十一月、丁亥朔、辛

久秀襲地藏山城、城主永原氏爲中西被殺

卯、豐後兵不能陷門司城、令天野隆景守門司城、而隆元隆景歸周防、庚戌、松永久秀襲勝軍地藏山城、自是秋至此、江州兵與三好軍相挑、須間城兵爲禦寒之備、斬山中竹木爲修壁之用、故山赫而城之形勢盡見於敵陣、松永久秀窺見以爲得時也、令既率一萬餘騎襲攻之、松山氏爲先鋒、是日當天台大師講、城兵多登叡山、城守永原氏率殘兵進擊力戰數回、殺傷甚多、然爲松永大軍被破而死者過半、逃者亦多、手把鎌鑓自突殺七八人、敵有匿巖下者、永原蹤之、其餘勢透巖、從士六十三人皆力戰、久秀指揮、

永原氏與中西氏相搏遂所殺

馬淵部下堀氏斬松永卒長三鄕氏

諸軍翼而擊之永原氏刀鏈皆折中西氏進近永原手欲挫之中西亦膂力過人角力移刻然永原以勞接戰故爲中西所殺此時佐佐木義賢在神樂岡令射工吉田氏等射的從兵二千餘騎又馬淵氏率部下陣高嶽然永原恃勇不告報而輕出而敗松永進兵入城馬淵拒之其部下堀氏斬松永卒長三鄕氏義賢亦率兵會之故城不陷義賢復歸神樂岡松永率一萬餘騎往攻之時義賢陣中善射者三雲氏等三百餘人發則無不中松永兵多被射殺而不能進松永登高把團扇令曰敵寡我衆何爲怯哉乃分爲

氏政攻松山城上杉憲勝拒之

二隊而進三雲等射者放矢如雨松永悟其難克而退義賢欲追之蒲生賢秀曰小軍不可追大敵追則必取敗也由是而軍戰止（傳稱明應年中伊賀國人日置豐秀得射藝之妙巡歷國來江州仕佐佐木高頼而以射藝傳吉田豐稔豐稔子曰出雲守豐經後號一鷗豐經以家傳射法悉授義賢故其部下多善射者）○十二月丙辰朔丙辰北條氏政帥師攻武州松山城城主上杉憲勝拒之太田三樂張援勢且城中兵器糧食不乏故氏政令諸隊代攻之不輙陷上杉輝虎寄書伊豫守大館晴忠告義輝曰令秋僕陣河中島大破信玄且驚氏政猛威冠于關東加之北州之人素恐僕威名若與毛利元就通合

松平清善叛氏眞仕德川氏

約入京則凶賊長慶久秀之滅亡不日願其御所馳使于西國以此旨告元就彼點頭則僕入洛鎭護御所義輝乃遣一色秀政于藝州諭元就然元就有欲并西國之志故不欲入洛猶豫不決頃聞信長聞家康兵勢日盛彌修和好而約有變則互可相救由是家康遂與今川氏眞絶先是松平清善居竹谷而屬駿州以其女爲質至此棄質仕家康氏眞大怒手刺其女上鄕堡主鵜殿氏者清善異父兄也然聞清善屬家康攻竹谷相戰互有殺傷家康發岡崎往石取山使甲賀兵潛襲上鄕堡抜焉家康以松平族類多

家康推尊祖先之所出稱德川

信長追懷平手清秀遺忠建清秀寺

永祿五年

故推尊祖先之所出而稱德川藏人（德元作得）尋稱參河守部下尊之稱德川殿信長謂其諸將曰德川殿與我和約則參河以東不及顧之唯併美濃國以大家門耳又語諸將曰昔吾少好馳馬試劍未顧言行平手清秀數諫而死吾不忘之于心今吾兵威震隣國而有號令天下之志乃是清秀遺忠也豈不追憶之哉爲之建梵宇號清秀寺

是年當明嘉靖四十年

壬戌五年春正月丙戌朔壬辰北條氏康遣使於甲州請曰去冬太田三樂齋輝虎肯掠松山城使上杉

秀吉賀歳
初於清洲
大澤從之

憲勝（一作友貞）守之、故武州兵亦欲圖輝虎也、三樂不足畏之、輝虎若來則足下爲我出援兵、抑輝虎而見我陷松山、若依君之力而得陷松山、則武州既平、他從不可請援兵、信玄領焉、癸丑、信玄發甲府到武州、氏康亦發小田原、共會氏政於松山城下、兩家兵總四萬六千餘環攻之、且欲鑿地道而入城、是月、木下秀吉自墨股詣清洲、賀歳、初舊臘秀吉誘降濃州守留馬城主大澤氏（次郎左衛門）此行携大澤謁信長、既而秀吉將歸、信長密謂秀吉曰、大澤者龍興子城也、今雖降、然異心復生、亦不可計焉、不如殺之、秀吉曰、

信長令秀
吉殺大澤
氏秀吉守
約令大澤
逃

赦彼則來降者多矣、殺彼則無來降者、然則臣微功不能成矣、願枉省之、信長不聽、秀吉歸舍、密招大澤曰、我欲脱汝、汝信我來此、然變將至、汝質我而早逃、乃脱佩刀而任其所爲、大澤乃拔刀擬秀吉、擁之逃、入已城、秀吉歸墨股、由是秀吉之約信聞於世、望風者多、○二月、乙卯朔、上杉輝虎入武州石戸、爲救松山也、輝虎去冬發越後、揚言曰、河中島戰不殺信玄遺憾殊甚、此行併戮氏康父子信玄、而一擧平關東、乃降令越後上野安房群士曰、可悉會松山城下、然途中深雪、行路常難、遲滯至此、勝式部說氏政曰、輝

虎雖率大兵來、我軍圍松山城中、路絶不知此事、請輝虎未至之間、我入城欲使城主憲勝請和、氏政問其故、勝氏曰、我與三樂有舊交、佯稱降兵以談和議、城兵亦恐不疑我也、氏政曰、是也、勝氏乃入城、憲勝怪而問故、勝氏曰、方今信玄兵士會於我軍、不知其幾千萬也、足下若有欲永挑之志、則恐其至亦族顧、請和議、況其越州餘寒料峭、倍他國、則輝虎之出馬亦不知在何時也、三樂援兵不足恃焉、里見亦不能來也、不如避城請降、以全命也、城兵皆惑、時甲州軍吏飯冨景仲（一作昌景）亦諭城中隊將等曰、早出城請降、

三好實休
與畠山高
政戰不利

則匪啻許其死、舊領地亦授焉、於是誓約而和議決、○三月、乙酉朔、丁亥（或日戊子）、上杉憲勝去松山城、入小田原城、己丑、三好實休自去年陣和泉久米田、與畠山高政相挑、是日高政及其弟政尚政頼率遊佐安見根來僧徒紀州諸士來攻之、分爲兩隊、實休自當高政、而篠原右京率南海兵當安見根來等、高政昆弟陣高處、實休在後軍、未戰既而兩軍先鋒相挑、篠原破安見根來紀州湯川直光堀内玉置等代擊之、篠原敗而退、實休怒、令其族山城守笑巖下野守定逸分本營兵擊湯川等、湯川將敗、時高政謀者見實

實休敗先高政復高屋城
高政取岸和田城

休幕遣兵寡而麾高政曰我軍克矣時至矣速進高政昆弟下高直進突實休營兵勢甚鋭左右者勸實休少退實休自若畠山軍競至實休戰死近士三十人皆死往來左京得實休首獻高政（一說曰白樫源四郎斬實休往來左京殺白樫奪實休首以為己功）先鋒聞實休死驚散畠山大克斬首二百餘級復高屋城（此役高政軍競至左右勸實休逃去謀再舉實休曰我往年三月五日弑細川持隆爾來屢祟為今同其月且日至敗軍乃知天罪我也不可逃焉自若詠歌未幾白樫來殺之）庚寅畠山高政攻安宅久康於岸和田城冬康逃去河内諸城悉屬畠山而唯三好長慶居飯盛城耳是日輝虎携里見義弘太田三樂等東北諸

輝虎拔私市壘小田氏降

士到松山城既降輝虎大怒叱三樂曰卿不知聽將而守城何令我空出兵哉三樂曰守兵不少粮食不乏砲藥不缺足待君之至且質人皆在我手然憲勝為敵被欺而至此我亦無奈之何小田原甲州併兵則敵勢甚強君之至亦遲城之所以不守也輝虎悉殺其質人而怒稍解與三樂和乃進兵松山城下挑戰氏康氏政信玄共班師輝虎不平問鄉人曰此邊有敵否答曰小田氏在私市壘雖未必屬氏康然成田弟也攻彼可解先年之憤乃率兵攻之一日一夜屠之小田依三樂乞降幸得赦死其部屬茂呂氏奔

輝虎攻前橋城長尾謙忠自殺佐野政繩乞降

小田原輝虎入上州攻前橋城城主長尾謙忠驚問其故輝虎曰汝何屬我麾下而不救松山城長尾謝罪不許長尾乃自刎令北條丹後（北或作喜多）守前橋又攻小山城三日小山及其家老悉出質人屬其麾下又攻佐野城佐野政繩素無貳于輝虎然其家臣等通志於小田原輝虎惛之故圍之三日三夜政繩乞降出質而和輝虎許之凡此行輝虎所殺戮數千人氏康氏政與信玄歸小田原而以武州都築郡授與上杉憲勝且賞勝式部遠州伊伊谷城主井伊直親（號肥後守）家士小野氏怨直親於今川氏真曰直親通志

鵜殿長昭守西郡城松井忠次攻而拔之

於岡崎而屬信長氏真大怒發兵欲擊之新野氏（氏真外族）素與直親好且知其無異心故說氏真止之氏真許之直親自往駿府陳謝路過懸川懸川城主朝比奈氏曰是人有叛心今不擊之則遺後患也乃發兵圍直親殺之氏真收直親采地新野氏請氏真得赦育直親孤兒直政於己家（直政時年二歳號萬千代後號兵部少輔）氏真使鵜殿長昭守參州西郡城家康使松井忠次久松俊勝攻之長昭去城歸駿河忠次設伏兵捕長昭二子獻之家康感賞忠次而以西郡城賜俊勝既而以俊勝為岡崎城留守令彼嫡子勝元領西郡氏真讎

石川數正說氏眞放囚長昭二子令還信康其母關口氏

氏眞攻引間城城主飯尾豐前守戰死

長昭二子囚於岡崎是時家康長子信康及其母關口氏猶質於駿州氏眞欲害之石川數正〈伯耆守〉自岡崎到駿府與關口刑部大輔〈信康外祖〉議易質之事而告氏眞許之由是長昭二子赦歸駿府數正保護信康及其母歸岡崎家康遂與氏眞絕交氏眞怒殺刑部大輔遠州引間城主飯尾氏〈豐前守〉叛氏眞屬岡崎氏眞使新野氏擊之城陷新野亦戰死〈新野死後其妻改嫁松下氏故井伊直政亦在松下氏家〉○夏四月甲寅朔戊午畠山高政促大軍圍飯盛城三好長好拒之松永久秀等部屬從而守之癸亥上杉輝虎入道謙信歸越後謙信是年三

輝虎謂信玄之智氏康之練與我勇銳敵手也

十三勢氣甚熾其留關東之間語太田三樂曰我出軍之時謂氏康信玄而家併兵則可四五萬我僅率一萬而來所以者何以衆而戰則勝亦非勇以寡而戰則敗亦非戀也信玄之智氏康之錬與我勇銳可謂敵手也惟恨松山膽將早逃不及會戰也三樂曰公唯一將也氏康信玄各父子臨陣則四將也恐不易克乎謙信笑曰敵我者唯信玄氏康耳如氏政義信則以隻手拉之不足揮一刀也謙信既歸氏康謂信玄曰松山未陷而謙信來則吾與足下合擊而鏖之其遲來而不挑戰令彼生而歸非無遺念哉信玄

信玄爲子義信請氏康軍議

曰一將相對而勝則爲武譽也兩將相合而勝亦不足爲悅則何爲遺念哉是月信玄留滯小田原一日携義信會于北條氏康館請聞彼軍議氏康辭之信玄強問之曰君老於我有年如義信猶是黃口兒聞其法亦是學兵之一端也願莫隱之氏康不能默而告往年河越之役破上杉之事信玄嘆賞之既而歸舍謂馬場民部曰氏康兵術我既解了一日信玄與氏政同席有馱青麥過陣前者氏政顧松田氏曰可炊麥飯以充晚膳信玄曰壻郎〈氏政信玄婿也〉四世大祿之家也不知稼穡之事故云爾宜也其青麥者苅之而

龍興攻九條城池田信輝佐久間信盛柴田等救之

後擣之擣而後乾之乾而後水以漬之漬而後蒸之炊之以爲飯非俄可爲之松田等慮信玄侮氏政而有愧色經日信玄歸甲州勞士卒賑給之○五月甲申朔丙戌信長聞齋藤龍興起軍攻九條砦自往救之池田信輝爲先登佐久間信盛柴田勝家繼之進到賀留美臨墨股川時大雨河水大漲不能渉而暫休齋藤龍興以牧村氏〈牛助〉稻葉氏〈又右衛門〉爲先登龍興列後陣信長謂信盛勝家曰我累年欲取美濃然屢爲河水被遮不若渉之早入彼本城乃麾諸士大破彼先鋒牧村氏稻葉氏奮戰能防池田信輝佐

信輝成正與稻葉氏相讓不斬其首

畠山高政與三好長慶松永久秀等大戰於教興寺不利

佐成正進而討之、稻葉氏戰疲而倒、信輝成正相讓、不斬其首、勝家見之、乃斬之、以呈信長、告二子之戰功、且說相讓之事、時信輝被創、不能歸本營、土藏氏片桐氏等擁之乘馬而歸、龍興戰屈而退、信長亦還清洲、壬寅、畠山高政欲大衆陷飯盛城、久秀告長慶曰、實休戰死以來、高政衆勝逞勢、君其出馬早討之而可也、若移日則城危、長慶詠倭歌、如不聞、久秀頻請出戰、長慶神色不變、詠倭歌自若、久秀又告之、長慶曰、汝其代我催諸士拒之、於是久秀奉義長爲主將、催兵、三好族日向守政康、三好久助、下野守定逸

三好長慶軍衆不戰崩高政軍

備中守某、山城守康長、安宅冬康、來聚者八千餘騎、久秀率人濟渡部川、陣河內國教興寺、癸卯、久秀作義長寄安見氏遊佐氏書、附一僧遣敵陣、佯稱安見遊佐欲與三好松永內應殺高政、安見捕使僧獻高政、高政笑曰、是敵欺我所爲也、我何疑之哉、然軍中耦語不安心、甲辰、遊佐爲慰高政之勞軍務、設浴於己陣庭、招高政、高政欲往焉、丹下氏玉置氏驚而止之曰、昨日義長之書不必僞也、遊佐設饗、恐其謀弑逆也、高政懼而不往、諸軍驚駭、狼狽逃去、高政亦不安心、避高屋、移烏帽子形城、安見遊佐匿石山城、翌

河泉和城攝五州悉屬長慶

朝湯川直光以下紀州兵皆退而歸國、久秀及三好諸將、督一萬五千人追之、直光及根來僧徒返戰奮擊不克、直光其族民部、神大夫、方田氏、湊氏、龍神氏、冨田氏、貴志氏、白樫氏、飯沼氏、安宅神助、妻良氏兄弟、神保氏等、八百餘人、根來僧二百人皆戰死、三好兵死者三百人、傷者千餘人、然畠山精兵半盡於此戰、謂之教興寺合戰、高政勢衰、去烏帽子形城、奔泉界、長慶令三好康長守高屋城、攝津國士三宅國村、頃年屬畠山、至此逃奔泉界、河內和泉大和山城攝津五州悉屬長慶、長慶漸老衰、久秀自執畿內權、佐佐木義

尼子晴久塞山吹城通路吉川元春贈粮于城中

賢聞畠山軍敗、去勝軍地藏山、歸江州、其兵二萬、洛人嘲其不及一戰也、〇六月甲寅朔、癸亥、尼子晴久黨須佐矢倉城主本莊氏起兵、塞山吹城通路、此城毛利元就部下東賀氏高畠氏之所守也、吉河元春遣二宮氏、山縣氏、田中氏、佐伯氏、岡崎氏等十八人、贈糧于城中、本莊兵二千人要之於路、二宮告山縣曰、若畏敵退歸、則墜累年之武名、不若突馳敵軍而死、山縣曰、然、於是十八士決死横行、敵兵競起、二宮等揮鑓、所當皆擊之、敵辟易而退、二宮曰、不得首級、則何以徵之、乃追得一級、而共入城、元春聞之、感其

信玄以勝頼爲伊奈郡代義信不書

壯勇是月武田信玄以其第四男勝頼母諏訪頼茂女爲伊奈郡代繼外祖諏訪頼茂家而擇勇士八人屬之義信不喜與信玄有郤毛利元就督一萬五千餘騎到石州郡縣響應然其半猶屬尼子告急於出雲晴久催伯耆美作隱岐備中半石見半之兵○秋七月癸未朔壬辰尼子晴久帥二萬三千騎到石州陣太田先鋒屯堂原塞銀山路肉戸隆家山内氏佐波氏三吉氏楢崎氏木梨氏小笠原長雄周布津野氏七千餘騎陣於此請援兵於元就元就自新原馳至未至晴久急攻之藝州兵敗走吉川元春欲再挑戰晴久

晴久圍山吹城城中粮盡束賀高畠二氏自盡

信玄譴責嫡子義信以不知軍義故

既班師既而晴久圍山吹城城中粮盡束賀高畠請自殺助士卒晴久許之二士伏刄而死晴久令本莊氏守山吹而歸出雲遠州嵩山城主奥山氏叛今川氏眞屬家康而通志於信長欲略遠州氏眞發兵攻嵩山陷其城○八月癸丑朔壬申武田信玄譴責嫡子義信初河中島之役信玄義信共越筑摩川時謙信俄襲來信玄使義信先退義信曰乃翁先退既而敵急近信玄先濟川而退待焉歸國之後義信以信玄爲拙而常嘲笑之事漏信玄大怒戒義信不知軍機義信不屈自是父子不睦及使勝頼爲諏訪郡代

淺倉義景設曲水宴事大覺門跡義俊藤秀遠

而義信含憤信玄彌怒遂相絶○癸酉大覺寺門跡義俊權大納言藤秀遠及其子公遠權中納言藤雅教及雅敦等到越前遊一乗谷城朝倉義景設曲水宴於朌坂尾饗之義俊告義景曰古曰義景良辰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如此境好景絶倫且四時之内以秋爲勝則何不起雅會哉義景乃召家士及僧徒志詩歌者十餘輩請雅教出題吟詠之衆皆謂亂世之逸興也詩題則初雁似字林葉漸黄菊延齡泊雨滴蓬寄鳰祝也歌題則早京至義景詠之女郎花秀遠詠之紅葉帶霜雅教詠之菊義俊詠之其餘嶺月寄天戀寄衣戀水鄉鷺列坐者詠之詩題則僧徒各賦之是月毛利元就率一萬餘騎到石州州兵四千餘

元就元春圍山吹城本莊氏拒之

騎加之以小笠原長雄爲先鋒圍山吹城本莊氏拒之攻者雖勵勇力然城中猶強元就暫退吉川元春爲殿本莊出城追之元春力戰本莊不撓曰與元春直當接戰是平生之所願也元就返戰本莊退矣元就元春引兵陣祖式元就謂隆元隆景曰山吹者微少之城本莊者碌碌之士兵士亦不衆我率大兵數日攻之然彼城厚完如何而其拔之二子皆曰部下之兵多衆議不決唯使我濟等及児玉氏擊之則其族滅在近元就曰可也少焉曰我多年横行于西國所向無敵而彼支一城敵我諒是壯士也願彼屬我

本荘氏恃勇而驕、遂被撃殺于元春、

部下、若汝等縱撃之、而彼若自盡、則似殺壯夫、匪無哀惜之情也、時有一遁士與本荘睦者、元就召之告曰、本荘者勇夫也、兒輩等欲屠之、我惜之、不急攻之、不知外議如何、遁士曰、本荘聞君之言如此、則且以為榮、且以為喜、元就察本荘之素意、而謂元春曰、本荘招之、則屬我否、汝其試之、元春遣家臣粟屋氏山縣氏於山吹城、諭本荘曰、若降則以石州銀山雲州原手授汝、本荘喜而降附、元就既而本荘恃勇而驕、元就謀降之、元春曰、臣以一隊討之、乃俄襲本荘舍、撃殺之、二宮氏得其首、其族皆被捕殺、本荘死後石

州悉屬元就、一説曰、初元就在周防岩國、聚諸將議軍事、吉川元春曰、聞益田藤包者、義勇兼備之徒也、然自義長之死、而國無屬、為長者、故獨歩年久、君若授彼於舊領、則長為麾下而竭忠者必矣、元就曰、固然、汝諭之、元春乃告其趣、藤包喜而入岩國、時石見國士長安馳使告元就曰、聞卿欲率兵入石州、願先到我城下、而可決勝敗、元就領焉、及使歸、元春進曰、伐長安之事、暫待而可也、元就問其故、元春曰、我與藤包議、則不竭力而可討之、元就同之、元春請益田討長安、益田乃入長安城曰、卿有與元就相挑之志

三好長慶撃殺伊勢守貞孝父子、

氏真襲西郷正勝城、元正戰死、家康援正勝、

乎否、長安曰、然、益田曰、元就武勇邁人、且麾下之兵固衆、固強、豈可以一城兵當之哉、不若率城兵而入我城、相會而防之、長安曰、是也、乃悉城兵入三隅城、藤包置兵于幽所、見長安之至、使人殺之、其兵士大驚而離散、元就聞之、感其功、○九月壬午朔、壬辰、三好長慶聞伊勢守平貞孝及其子兵庫頭貞良與佐佐木義賢畠山高政内應、而發兵撃之、貞孝貞良去京、奔丹波、追者及於長坂山、貞孝貞良共戰死、伊勢守家至是而廢、是日今川氏真兵到參州、襲西郷正勝城、正勝長子元正死之、次男清貞請救於岡崎、家康發援

鎗半藏之称始于此、渡邊半藏返戰、家康援之、斬敵將板倉彈正、

兵、正勝得力撃駿河兵、而退之、駿河黨八幡牛久保兵冦參州、本多廣孝拒之、戰於小坂井東條、家康自率千騎救之、敵敗走、進燒八幡人家、庚戌、家康使酒井忠次攻二連木牛久保佐脇八幡之兵於赤坂、不利、忠次部下死者數十騎、渡邊半藏守綱返戰十回、交鎗三度、稱鎗半藏始於此、時家康自來救之、大勝而殺敵將板倉彈正、近藤傳次郎獲其首、矢澤藤太郎、山下八郎三郎共在戰功、乘勝攻佐脇八幡寨、屠之、元就既平石州、議聚諸士入雲州、其兵總三萬、時聞尼子晴久罹病、諸士喜而告元就、元就怒曰、我不知晴久罹病故、欲往而攻之、若知之

信長攻稻葉山城池田信輝悔敵陷伏

以爲幸而攻則非武勇之徒汝等其勿多言而佯爲不知彼病進軍入雲州陣赤穴國士三澤氏三部屋氏宍道氏遣使請降元就許之頃間信長再到美濃攻稻葉山城森可成爲先鋒齋藤龍興以牧村氏野村氏爲先陣其兵二千日根野弘就爲二陣其兵五百長井隼人爲後拒向一宮牧村置伏兵幽所率寡兵先進池田信輝等侮之急攻之牧村不戰而退信輝追之時伏兵忽起夾擊信長諸士悉敗績可成勝家追至救之牧村軍殆危弘就率大兵擊之可成勝家亦敗信長大怒自令諸士競進弘就不能防而退

秀吉聚里民濟軍敵將弘就懼班師

尼子晴久卒

矣信長以諸士之勞故不追之遂班師勝家告信長曰今日之役我軍無利可謂大恥也願大可起一戰信長曰日既暮待他日而可也既而弘就與長井氏相會追至可成勝家防戰數回木下秀吉聚里民爲援兵而入可成等軍弘就大驚歸陣信長乃歸清洲城

〇十二月辛亥朔癸酉尼子晴久卒於出雲國冨田城（歲四十九）時元就兵既入國中晴久部下不堪驚歎然相議立晴久嫡子義久（號三郎四郎）爲主其弟倫久（號九郎四郎）秀久（號八郎四郎）爲副將議防禦之事家老宇山氏（號飛驒守）佐世氏（號伊豆守）牛尾氏（號遠江守）中井氏（號駿河守）相謀使隊

倭軍入明陷興化府

長等各守其所保而戒嚴不懈以立原氏本田氏平野氏爲軍監以山中鹿助大西氏加藤氏神西氏古志氏津森氏六人爲卒長元就聞晴久喪移軍於大野内道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陣其近邊而使隆元別陣懸屋内戶隆家陣三刀屋長曾我部元親攻取本山梅慶所部十三壘進到朝倉城梅慶退保瓜生野之嶮信長召丹羽長秀（號五郎左衛門）議取江州

是年當明嘉靖四十一年獻徵錄曰倭寇破興化諸將環視莫拒者宗憲檄參將戚繼光往援之先是光破寇橫嶼牛田威名甚著寇聞繼光來走平海繼光

就圍之因風縱火寇皆聚巢中無脫者當是時微繼光幾無閩未幾廣東寇亦爲俞泰猷所破倭患息從信錄曰十二月倭陷興化府兵部請討南京都督劉顯率兵福建援之時新倭又自福清海口入寇遂陷興化府劉顯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進已而欲掩逗留之罪始遣五卒齎文詣府約欲率兵越城禦敵寇獲五卒殺之用其職印僞爲顯文約其日夜其時分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舉火作聲使寇驚覺擇奸細五人詐爲劉卒齎入時參將畢高參政翁時器在城信之至期寇冒劉兵入城人莫之疑寇既入

忽焉殺人城中驚亂畢高翁時器及衛掌印指揮徐将等皆倉皇縋城走城遂陷寇擄城中三閲月殺擄刼掠焚毀慘毒備極劉顯衆亂擒執城中逃出婦女時有閑住参政王鳳靈繼妻年少亦為劉顯擒去寇既飽其所欲始走平海衛見船泛海

本朝通鑑巻第六十九　終

何不成舎藏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七十

春齋林恕　撰　裔孫林　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正親町天皇二

永祿六年

武田信虎在遠州屬勝千代於信玄

癸亥六年、春正月、庚辰朔、丙戌、武田信虎自遠州懸川遣一僧於甲州、告信玄曰、我頃歲有故出駿河、在懸川圓福寺、今歲欲赴京師、若其入京師、則與甲州海陸僻阻、故有可諭信玄之事、宜諫其近臣、而使贅于此、信玄乃使日向源藤齋往焉、丙申、源藤齋到懸川、信虎語源藤齋曰、我被信玄逐而奔駿州、既逾二十六歲、然今川義元能遇我、我亦如在甲州、奔駿州之明年生子、號上野介、上野介亦娶女生子、今茲十歲、余太愛之、祝其類信玄、以名勝千代、信玄幼名勝千代、故云爾、義元使上野介爲隊長、故我老養於彼也、義元沒後、氏真視我太淺、嬖臣三浦氏憎我父子、故蟄居于此也、我又有一女、義元曾修婚禮、適京嫁菊亭家、我不安居此、故適日欲入洛、依菊亭婚郎、然則上野介勝千代無可憑之人、願欲請信玄入甲州、汝其皈而告之、既而又云、我熟思從前之事、則皆我過也、故不肯

信虎私語源藤齋、令通知信玄

然信玄、頃年信玄威名籍甚、過于我有餘、我喜不寐、是亦天性之愛也、又私語曰、我視今川家、其滅在十歲之內、何則三浦氏專威、其令皆出于彼、內有酒色之晏、猿樂歌舞之會、外則有舟遊川漁之行、舊臣諫之、則皆黜之、以滅其族、如我亦被三浦妬、而至如此、隣國有舊好者、亦與氏真絕者猶多、此皆依彼無禮也、信玄察時機、併取駿遠、勿爲他人之有也、戊戌、信虎赴京、源藤齋皈甲州、告信玄、信玄佯爲不平曰、皆是光父耄言之所致也、我何從之哉、汝其勿多言、信虎歲七十、太強健、入京謁義輝、列相伴衆、是月、毛利元就振大擧之勢、牛

松田氏據白鹿城叛、尼子義久援之、元就圍城攻

尾氏等千餘人、悉去其城、會富田城、元就兼知出雲地嶮、故慮富田城堅難急陷、而假構墻壁于島根郡中、招京師泉堺庶民、助諸士之資用、且出令諸士曰、不可妄出墻壁之外、而固海陸之備○二月、庚戌朔、辛酉、武田信玄發甲州、向上州、問小幡尾張守曰、汝族圖書助爲人奈何、答曰、於軍旅不爲怯、然稟性急遽而智淺、信玄領之、令內藤修理一隊每人張二燭、登高處揚鬨聲、而諸軍繼之、圖書驚騷逃走、追擊而取其城、授尾張守、壬戌、松田氏叛、元就攻白鹿城、義久使牛尾氏率五百餘騎援之、癸亥、元就率一萬五

義久部將牛尾氏中矢而敗
信玄遣飯冨淺利小宮山陷松枝城安中城

千餘騎圍城石見國出羽氏先登不勝熊谷信直競進攻之城兵一千餘騎拒破之信直殆危吉川元春率八百餘騎代攻之杉原盛重來會元春力戰牛尾中矢而傷松田退入城元春逐之得首級牛尾閉城門固守元就亦退而不攻之乙亥信玄遣飯冨淺利小宮山三隊攻松枝城卒長城伊庵市川梅印原氏副之甘利氏小幡氏攻安中城卒長原虎胤曽禰氏副之而使飯冨景仲内藤修理小山田彌三郎馬場氏部抑箕輪城既而安中左近降附其族越前守暫防之而勢盡以松枝城降信玄救越前守使小宮山

元就陷箕輪城殺城主長野信濃守及妻孥
大友宗麟攻松山城
細川晴元卒

氏守松枝城以左近早降故授安中城如故於是信玄自督二萬人攻箕輪城伊庵先登合鏈大熊氏等奮戰拔群城遂陷捕城主長野信濃守併其妻孥悉殺之西上野皆平以内藤修理爲郡代而選長野降士二百騎隷之箕輪松枝握粟猶多信玄分授將士（長野信濃守上州勇士也兵馬千騎故與信玄相挑七年信濃守病死其子又繼信濃守未從信玄至是三年而城）大友宗麟聞元就在出雲率二萬餘騎攻豊前國神田松山城先是元就慮防長二州通於大友而留隆元於岩國至是促兵欲往救豊前○三月己卯朔細川晴元入道一清卒於攝州冨田莊（歲四十五號龍昇院）

元就攻白鹿城義久令其弟倫久救之
隆景斬馬田河添等倫久敗走

其子信良在阿波聞晴元病篤而來省未到既終庚子攝州池田山城守救同族勘右衛門由是同族不睦元就攻白鹿城然城強不勝元就曰此城未可輙陷漸攻之而可也乃退陣洗合堅守不肯出兵經日義久以其弟倫久爲將率立原氏加藤氏池田氏津森氏龜井氏河添氏馬木氏爲田氏等八十餘騎救白鹿城且擊元就陣小早川隆景防之接戰終日互多死傷者元春及福原氏請救隆景然元就不許令諸將各固其所守此間隆景戰疲殆危隆景力戰突馳倫久中堅斬馬田河添等因是倫久敗走義久亦

近江國亂
六角氏家臣後藤氏拔千草城遂無其主

發兵援倫久元春隆景肉戸隆家請大舉攻城擊倫久元就曰若有可勝之理則急攻之而可不然則待時而可也其後元就使堀金者開穴城下而欲入城内城兵察之又使卒夫鑿穴會于穴中而相挑城猶未陷近江國亂佐佐木六角長衞以累世強族故家臣若干就中其尤者目賀多氏楢崎氏三上氏三雲氏蒲生氏後藤氏也弘治年中後藤氏起兵攻勢州千草城拔之由是後藤之威越同群頗有無六角之志義賢含之不喜然其眷遇不渝去年義賢讓家于義弼剃髮改名承禎時蒲生氏後藤氏執其權後藤

佐佐木義弼殺部下後藤氏。自是父子不和。

氏奢心彌盛。義弼欲殺之。然以彼威難遽抑。故猶豫未果。頃間義弼放鷹近郊。後藤氏稱病不出。義弼以之稱彼罪而欲殺之。乃招近臣種村氏建部氏議此事曰。彼傲奢日倍。眞爲我家之巨害。汝等爲我早起兵而可也。皆辭之。義弼大怒。強勸種村建部。不得已而從之。於是義弼召後藤。後藤入城。種村建部令其從士捕後藤殺之。兼禎聞之。啣義弼之專大事。自是于事于物。父子不和。是月。後藤同族楢崎氏上坂氏進藤氏等叛義弼。入其所領之地。聚兵圍觀音寺城。兼禎義弼不能拒之。竊出城。時蒲生氏雖與後藤氏

信長以其女嫁松平信康。

信長講武。使秀吉爲將。

有外姻。不與彼黨。率兵迎兼禎義弼。入日野城。後藤之黨遣使江北。請援兵於淺井備前守長政（久政子）。蒲生奮戰竭忠。然以寡兵故。不能制彼之黨。乃請和。以後藤次子綱明嗣父封。於是國中無爲。而後一國之權屬蒲生氏。今春神君改諱元康。而號家康。信長與神君彌篤隣交。約以其女嫁信康。○五月。信長狩河邊。講武。乃分兵爲二。試爲戰爭之勢。使木下秀吉爲一方將。磬控縱送。不學而妙也。信長奇之。怪之。家康放鷹於城外。過深溝壘。賜蒼鷹於壘主松平伊忠子好景（號）主殿助。且諭之曰。長澤城者。參州要害之地。與敵接境。

將軍義輝諭毛利大友尼子而息兵

武田信玄欲侵掠之。彼強敵也。汝往守之。伊忠以爲士林之面目。○六月戊申朔。伊忠發深溝。赴長澤戍。家康賜書勞之。且增采地。既而家康攻吉田。戰於小坂井。渡邉半藏。蜂屋半丞與敵合鎗。岡崎兵戰疲。而敵競進。松山久內放鳥銃拒之。時平岩親吉（七郎。後號主計頭）率軍而來。敵退入城中。○秋七月丁丑朔。是月。將軍義輝憂西海不靜。遣聖護院門跡道澄。及久我大納言源通興。說毛利元就。大友宗麟。尼子義久。各止戰爭。宗麟先應命。與元就和而退豐前。皈豐後。元就義久以累世之寇故。未罷兵。毛利隆元以宗麟皈國故。

毛利隆元卒

信長攻稻葉山城。柴田勝家坂井政尚先鋒。

發周防。赴出雲。到藝州佐佐部而嬰病。○八月丁未朔庚戌。毛利隆元卒於佐佐部。（歲四十一）隆元計聞於雲州。諸將皆患元就不起。然元就自若。謂元春隆景隆家等曰。隆元之死。憤尼子未滅也。我雖老。勵力滅尼子。以弔慰彼亡靈。汝等其勿懈。衆皆奮發。意氣彌壯。隆元子輝元亦請赴雲州。遂隆元之志。元就聞而喜巳。己。信長率五千餘騎。攻稻葉山城。齋藤龍興聚諸將曰。信長此行。恐其欲雪去歲之恥也。不運策則我軍不利必矣。卿等注心而可也。其家士日根野弘就進曰。若以我爲先鋒。則決勝敗於一時也。龍興許之。

齋藤將日根野弘就奮戰走津田村井等

乃率二千餘騎而進。時信長先登、柴田勝家、坂井政尚競馳。諸軍繼焉。信長率輕兵二百、佯爲斥候者、巡見敵陣。弘就兼置伏兵於幽處、自率寡兵陣焉。既而見信長之至、陽爲辟易、而欲退。信長近臣津田村井等突馳撃之。信長察弘就氣勢不常、而制止之。津田等不聽而先進。時伏兵忽起、縱撃之。津田村井皆敗而走。信長見伏兵之起、而退軍。弘就乘勝追之。信長近臣挾弘就而撃之。弘就力戰而却之。村井進而抱弘就。顧而斬之。由是信長軍又敗走。弘就猶追信長殆危。然諸隊自前後來救之。弘就戰疲而退。（是日信長兵死者百八十人、敵兵死者百四十人。）信長皈清洲。（時有一旗不貴見者。問曰、誰旗乎。曰、木下藤吉郎秀吉之旗也。信長大怒曰、誰使汝棄此旗。乃折之以棄之。然秀吉無怒色。）弘就皈稻葉城、謂龍興曰、今日恨漏信長。龍興曰、汝力戰拔群、我以汝生而還爲喜耳。辛未、三好筑前守義長（義或作興）卒於芥川城。義輝聞而惜之。長慶不堪悲慕。然以無繼嗣故、養姪熊王（十川一存子）以爲嗣、稱左京大夫義次。（次或作繼）長慶老而沈憂、義次微弱、松永久秀獨專。三好日向守政康、三好下野守定逸、巖成主税助、統掌長慶家事、與久秀抗衡。（時人稱日向下野主税曰三好三人衆。一說曰、義興賢長有克家之量、松永忌之、賂其近習者、進毒害之。或曰、患黄疸而死。）

三好義長卒、義次繼

○九月、丁丑朔、丁亥

伊勢豊受太神正遷宮

元就陷白鹿城、尼子倫久與龜井牛尾等援之不克

毛利元就令吉川元春攻白鹿城。甚急。城兵請救於富田。己亥、伊勢豊受太神正遷宮。（自永享六年至此、百三十二年而有正遷宮。）是日、尼子義久以其弟倫久爲將、龜井能登守、佐世伊豆守、牛尾遠江守、山中鹿助等副之、率一萬餘騎救白鹿城。元就令諸將曰、莫當援兵、唯急攻城。元春隆景及天野平賀杉原等守次而進。富田兵遮拒之。牛尾龜井陣敗走。鹿助亦不能戰而退。元就不追而勵力攻城。城中糧乏水涸。城主松田氏乞降。元就曰、避城而去則赦死一等。乙巳、松田氏避城而降。牛尾氏等皈富田。元就令藝州兵守白鹿城。是月、參

參州一向宗蜂起

河國一向宗蜂起。州有野寺本證寺、針崎勝萬寺、佐佐木上宮寺、共本願寺末派、唱一向宗。武士及郷民多信仰者。頃日家康令菅沼藤十郎構砦於佐佐木邊。以粮倉乏故、劫掠上宮寺、奪其所貯之米穀。上宮寺僧大怒、與本證寺勝高寺會議曰、此州三寺自開山親鸞禁兵士亂入。然今菅沼狼藉不可戒焉。乃集國中邪徒、蝿屯蟻同、入菅沼砦、取粮米而皈寺。菅沼憤之、就酒井正親訴之。家康令正親糺斷寺僧、誅其首謀者。邪徒大怒、促國中擅越門徒蜂起囂囂。○冬十月、丙午朔、乙卯、元就元春隆景等帥一萬八千餘

元就元春隆景與尼子義久挑戰

參州一向宗賊振戰勢

騎巡視白鹿城邊、縱火於敵境而凱旋於洗合、築數壘固守、暫休士卒、尼子義久亦築數壘分兵守之、且納近國之糧於富田城、不分附諸隊、故諸士皆含恨、牛尾龜井等亦通志於元就、出雲伯耆羣士多乞降者、元就曰、衆勝則恐招殃、不可不戒也、乃退陣七里、近國皆出質子而附屬焉、義久勢力稍縮、欲一舉決勝敗、然以元就軍營嚴備故、不能妄發而止、辛酉、三好長慶與畠山高政和、由是根來杉房岩室房專實房、會三好日向守三好下野守、巖成主稅助於泉界約信、是月參州一向一揆彌熾張、挑戰之勢、諸士雖

酒井將監叛黨邪徒

吉良義昭、荒川甲斐守、皆與賊徒相応

爲累世家臣、被邪徒掠、叛家康、黨賊者不少、犬塚中川牧野倉地小倉太田安藤山田鳥居加藤矢田戸田大橋佐橋石川江原本多佐野山本松平小野村井黒柳成瀬岩堀三浦平井野澤蜂屋筧渡邊近藤本多茂岡淺岡坂部、諸士皆屬賊徒、酒井將監在上野城、素有反心、乘一向賊起、而遂以城畔、與邪徒結約、足立右馬助、足立孫十郎、鳥井四郎左衛門、鳥居金五郎、高木九助、芝山小兵衛、本多彌八郎、榊原七郎右衛門、大原左近右衛門、近藤傳次郎、酒井作右衛門等屬之、吉良義昭竊入東條舊壘、與賊徒相應、荒川甲斐守亦變志、叛家康、以與義昭和、松平家次與荒川約、以櫻井叛、松平七郎以大草叛、皆與

酒井正親、松平伊忠、本多廣忠、松平清宗、家忠、信一、親俊、皆與賊徒

賊徒修約、酒井正親守西尾城、與荒川氏野寺賊戰、松平伊忠守深溝城、與土呂針崎賊戰、本多廣孝在土居城、松平清宗在竹谷城、松平家忠在形原城、松平信一在藤井城、松平親俊在福鎌城、共與賊徒挑戰、石川日向守家成、石川伯耆守數正、内藤三左衛門、内藤善一郎、内藤平左衛門内藤七内、鵜殿十郎三郎、松平彌右衛門、松平孫九郎、松平次郎右衛門、松平金助、鳥居伊賀守、加藤比稱丞、加藤源太郎、米津藤藏、米津小太夫、小西犬六郎、小栗仁右衛門、上野三郎四郎、栗生長藏、中根喜藏、中根九藏、中根權六

郎、中根源六郎、中根甚太郎、中根新右衛門、中根弥二郎、中根喜三郎、中根甚七郎、成瀬藤藏、榊原攝津守、榊原隼助、榊原小兵衛、山田清太夫、伊奈市左衛門、香村半七郎、天野三郎左衛門、天野三郎兵衛、天野甚四郎、天野助兵衛、天野傳右衛門、天野又次郎、山田平十郎、渥美太郎兵衛、加藤播磨守、平岩七之助、青山善太夫、青山牛助、青山善四郎、今村彦兵衛、永見新右衛門、近藤馬左衛門、久米新四郎、八國甚六郎、酒井下總守、細井喜三郎、大竹源太郎、小栗助兵衛、小栗彌右衛門、安藤九助、池波之助、池水之助、吉

夏目大津乙部等党賊徒松平伊忠攻撃擒夏目

原助兵衛、遠山平太夫、鳥居鶴助、鳥居才二郎、筒井與右衛門、筧圖書、筧牛之助、土屋甚助、土屋甚七郎、林藤九郎、内藤甚五左衛門、内藤四郎左衛門、松平山城守、杉浦藤次郎、山田喜八郎等、候岡崎城、大久保忠俊入道常源、其子忠勝、聚其族忠貞忠久忠世忠佐康忠及大久保八郎左衛門、新七郎、彌八郎、甚右衛門、三助、與一郎、八郎、五郎、彌七郎、阿倍忠政、杉山久内、杉山市助、田井彦次郎等、於上和田郷構砦、與土呂針崎賊相戰、夏目次郎左衛門、大津半左衛門、乙部八兵衛、拠額田郡野羽古壘、党賊徒、欲略近

戸田忠次欺忠放火於野寺

鄕、家康令松平伊忠攻之、乙部爲内應、納伊忠兵於壘中、大津逃赴針崎賊中、夏目狼狽、爲伊忠被捕、乙部請赦夏目、不止、伊忠白其趣於家康、家康稱伊忠武勇、令夏目乙部屬其部下、伊忠以夏目爲壯士故、固請以復麾下、士戸田忠次屬賊徒在野寺、忽飜其心、放火於野寺、而來岡崎白曰、臣知賊究之形勢、願加兵士、臣爲先登破之、家康許之、而令酒井左衛門尉忠次一隊副戸田遣之、賊既察之、固守城門、戸田不得輙入、左衛門尉欲引兵、皈戸田導之自後門入破一木戸、而攻二木戸、賊放砲中戸田胄而仆、左衛

松平信一討賊中砲斃

門尉引兵皈岡崎、戸田亦不死而到岡崎、謁家康、賜短刀以賞其勇、本多廣孝擒賊壘之間、每日相戰、時有不爲一向宗黨賊徒者、廣孝遣其長子於岡崎以爲質、旌無貳心、家康感其志、冠彼子、賜御諱字而號康重、松平信一奉命討賊徒、中砲而倒、賊誇喜、信一起而叱、放者放者辟易而去、石川家成奉命攻上野城不利、小林氏金田氏等二十餘人戰死、（家成亦爲一向宗、故其族黨賊者過半、家成竭力討之、由之其族改志皈正者多、）水野忠重與兄信元不和、蟄居鷲塚、聞一向賊起、馳來岡崎、謁家康、以列先驅勵戰功、高力清長勤仕岡崎、頗有戰功、然憎兵

家康自救上和田、植村氏與蜂屋半丞接戰、家康馳救植村

侵其采邑高力鄕、故告家康、往治焉、悉拾聚佛像釋經、里民稱之曰佛高力、（傳稱、高力氏熊谷直實裔也、清長祖重長來住參州高力鄕、仕清康、）松平家忠、（號甚太郎、）其家令松井忠次在幡豆郷壘、屢攻東條、得勝利、吉良義昭遂敗去東條、奔江州、家康以東條賜家忠、家忠猶弱、忠次統家事、〇十一月、丙子朔庚子、參州針崎賊徒競來襲上和田、大久保族逆之戰原木坂、家康發岡崎救上和田、賊徒散退、（此戰、麾下兵黑田半平與渡邊源藏合鑓、黑田殆危、援兵來聚、源藏退矣、植村莊右衛門與蜂屋半丞接戰、蜂屋少退、水野忠重追之、蜂屋返戰、家康自馳、蜂屋恐而走、松平金助追之、蜂屋叱曰、我退者憚累世主君也、我何畏汝哉、乃把鑓撃金助、欲取其首、家康復馳、蜂屋恐而遂退、平岩親吉與筧助太夫接戰、親

尼子義久令山中鹿助等攻杉原盛重

吉被大久保族進兵於伊田鄉攻針崎寺大久保忠世與本多正重（彌三左衛門彌五）以砲相窺正重被創而退自是每日挑戰是月尼子義久令山中鹿助立原氏牛尾氏率四千五百騎攻杉原盛重（黨元就）圍泉山城盛重賄釣漁者没小船百艘各載兵士五六人且令土肥氏促浪士四五百人立旗於山頭以張疑兵而自率千餘騎出城待之富田兵望見山頭旗而令平野氏率七百餘騎爲之備盛重放矢如雨時小船漕來射富田軍敵驚寇起於水上而周章殊甚盛重乘機亂擊之富田軍敗退於三保關時風聞但馬因幡

元就使兒玉福原奪納富田城之粮

前右大臣藤公條入道仍覺薨號稱名院再寫史記

國士運糧於富田城富田城兵三千騎迎之於弓濱待其至元就使兒玉氏福原氏于海于陸窺之既而兩州之人果運粮兒玉福原奮戰制之富田兵救之福原擊破之殺傷甚多福原兒玉奪其船燒其糧追敵到富田城下而皈義久兵勢稍屈元就漸聚攻富田之勢兩家戍士各據壘或守或戰互有勝負然元就兵威日振○十二月丙午朔丁未正二位前右大臣藤公條入道仍覺薨歲七十七公條繼父實隆家業才兼倭漢世稱漢才過父和學不及（公條再考實隆所撰源氏細流抄稍損益之改號明星抄行于世曾自筆史記全部而罹火災甚惜之晚年再寫畢功其精勤如此）

細川氏綱卒

聖護院道澄諭毛利尼子止戰

乙丑右京大夫細川氏綱卒於淀城晴元氏綱相繼而沒細川兩流共衰參州針崎賊徒相議張二隊陣欲挾大久保族鏖之蜂屋半亟與大久保爲姻家痛其陷賊謀而獨騎馬馳驅二隊之間大久保族怪之遂悟而退伊田鄉保上和田賊亦皈針崎佐佐木賊黨馬場氏矢田氏等與岡崎麾下兵戰于岡大平天野康景斬馬場賊徒敗退是月聖護院道澄到出雲諭毛利尼子止戰義久從之呈誓書元就不肯領焉閏月乙亥朔辛巳家康賞本多廣孝松井忠次累年戰功各扣采地特賜松平氏於忠次項聞美濃國士

美濃國士氏家稻葉伊賀等叛齋藤內応信長

氏家常陸介稻葉伊豫守伊賀伊賀守（時人謂之濃州三士）相議曰舊君道三惡義龍之暴逆欲援此國於信長信長威風逐年強盛龍興放恣日萠恐其難長保此國也不如早屬信長然不諫而叛非義乃呈諫書龍興怒而欲罪之三士遂通信長約內應日根野弘就仄聞謂信長入國則龍興不免死我不忍面見之然龍興非保國之人不如迎淺井長政於此而舉國附之然則信長可拒而龍興不可死也然後遷龍興復國之謀則龍興亦改其行乎乃遣使於小谷城說長政曰君其發兵來此我內應以迎之長政與其父久政

及家臣等議、赤尾氏曰、日根野通心於君、則取濃州如運於掌、取濃則滅六角、併江州、亦容易耳、一家之榮可以待焉、長政曰、是也、然日根野之言、眞僞未可知之、乃遣使試之、弘就送誓書、長政心決、謀出軍於美濃、信長召監者曰、我家一歳所給用之炭薪幾多乎哉、監者曰、千石有餘也、信長以爲其費大、命村井氏改置監者、然猶不稱其心、於是召秀吉曰、汝試監薪炭之事、秀吉乃自對竈燒火、校勘爐火、檢一月之費、察一年之用、則覺千石有餘者、三分之一而足、秀吉告信長曰、頃年千石有餘、皆是無用之費也、信長

太田資高與太田三樂議欲復

曰、固然、秀吉又曰、仄聞他邦之君長於山、則有炭薪之貢、於海則有雜錯之貢、今君之國中處處多山、且村里大木滋生之處亦有之、使一村貢一木、則亦甚容易而已、信長喜曰、唯汝圖之、莫使百姓甚勞也、其後謂秀吉曰、使汝監薪炭、則猶良驥附鹽車耳、固非其任、他後可登庸、汝其勉焉、武藏國士太田資高者、道灌孫也、膂力過人、其弟資貞資時亦以勇力鳴、久屬小田原、雖有戰功、不得厚賞、頃間資高謂資貞資時曰、我與汝以力名于關東、然身不有一城、乃知勇力無益也、我祖道灌擅名于一世、氏至今稱之、豈徒

舊領武藏

立人之下風哉、不若竭力而領豊嶋郡、興道灌之跡也、二弟曰、善、乃到岩築、與太田三樂議、三樂喜而遣使於安房、招里見義弘、義弘率兵到鵠臺、鵠或作鴻、又作國府、欲聚兵約期襲江戸城、小田原隊將遠山氏守之、未發事漏、遠山發兵向鵠臺、資高兄弟三人共奔岩築、北條氏康聞義弘陣鵠臺、帥大軍發小田原、赴武州、

永祿七年

徳川家康討一向宗徒

北條氏康

甲子七年、春正月、乙巳朔、丁未、徳川家康討一向宗徒、戰小豆坂、敵箭中家康馬鞍、家康怒而馳敵中、宗徒敗北、水野忠重獲石川新十郎、水野太郎作獲大藤六郎、辛亥、北條氏康氏政率軍到鵠臺、里見義弘設陣於峻處待焉、氏政家

與里見義弘戰於鵠臺

太田資高斬氏康先鋒遠山氏

資高斬其男下野守

小田原將士冨永山角諏訪河村等戰死

北條氏繁

士遠山氏、冨永氏、先進擊之、時太田資高亦來會于此、與正木氏出兵、下高處突馳、破遠山而斬遠山等首數級、資高手提鉄棒奮擊、所觸悉被殺傷、太田下野守在氏政部下、見資高勇猛、告之曰、義弘雖勇敢、其兵不多、則何有可勝之理乎、然則御奮戰無益、不若從氏康長保家門之愈也、資高佯爲不聞、縱擊之斬其首、下野守者、資高男也、小田原兵皆辟易、冨永氏、山角氏、諏訪氏、河村氏、百四十騎戰死、北條上總介氏繁、橫擊義弘、先陣破之、進入二陣、氏政曰、吁、上總介起予者也、乃自競馳、氏繁力戰救君、房州兵五十騎戰死、

擊敗里見義弘軍于鴻臺

日既暮而相互退陣今夜氏康告諸士曰今日之役我軍不利可謂遺憾也明日及黎明則悉衆大擊彼軍也義弘不知其事開宴犒諸士曰敵軍戰死者固多且被創者亦不少足知不聚殘兵療諸士之創則不可來攻唯寛心而勸一杯諸士皆喜及曉其宴不已昧爽氏政分兵挾擊鴻臺義弘兵士太驚太怪不知所為唯菅野氏正木氏等出戰耳其餘或離散或隱而不出義弘太怒自進相挑然其所騎馬中矢而仆諸兵欲討之時安田氏下馬以所騎之馬奉義弘義弘頻策竄奔幽所其家士死者不知數氏康乘勝

太田三樂與志水氏接戰才田氏救之斬志水

義弘將士正木彈正秋元加藤武田鳥居多賀佐貫黑川皆死

追擊其殘黨太田三樂亦會義弘在軍中與志水氏接戰殆危其從者才田氏斬志水而扶三樂而逃去義弘部將正木彈正為山角被殺其餘秋元氏加藤氏武田氏鳥居氏多賀氏佐貫氏黑河氏等死者二千餘人太田資高幸免氏康氏政凱旋小田原（太田資高歸家謂其妻曰昨日戰場汝父勸我以屬氏康麾下我以其言非理以刀擊之不知被創存否其妻愕然自往其戰場檢閲死者乃下野守之骸亦在其中於是大嘆曰吁嗟我良人者乃是父仇也乃入神田之寺為尼成真寺是也）乙卯土呂針崎野寺一向宗徒圍上和田大久保族防之忠勝（大久保五郎右衛門）中矢傷眼忠世（大久保七郎右衛門）被創敵乘勝家康發岡崎往救之土屋甚介筒井甚六先登討敵於六名鄉進到針崎野宇津餘五郎不離御馬側時家康中砲然不侵肌膚麾下士中

麾下士中根半藏殺鵜殿內藤正成射殺半藏父高綱及石川氏

根喜藏與渡邊半藏合鏈鵜殿十郎三郎亦與渡邊半藏合鏈半藏父高綱（邊源五左衛門）殺鵜殿而與川澄大介戰內藤四郎右衛門正成（或作一郎）甚射高綱倒之又射殺石川十郎左衛門半藏扶高綱而退高綱痛創而死（土屋長吉郎者家康之近士也依為一向宗在宗徒軍中然改志歸正今日戰死於御馬前家康歸營命石川家成尋得土屋骸葬於上和田已）己巳家康麾下士深津氏青木氏謀入佐佐木寺放火於敵壘事漏為宗徒被殺

○二月甲戌朔辛巳家康討宗徒於八面寺破之丙

齋藤某寄書於吉田令離宗徒歸順

黨與一向之士連署謝罪

戌家康麾下士石川氏（新又四郎）根來氏（新十內）布施氏（新孫左衛門）二十五騎為諜者窺針崎壘敵設伏兵殺傷之宗徒欲襲岡崎家康自防破之（宗徒矢田作十郎中鐵炮而死）吉田其（鄕太左衛門）雖非一向宗為同僚被勸而在土呂陣中齋藤某寄書於吉田曰岡崎武士等為宗門被誑而叛累代主君甚惑矣汝非宗門盍為彼等諭之悔非歸正哉吉田以為然教誨甚切衆皆從其言而連署謝罪曰一向之三箇寺安堵如故且黨與武士等幸赦死一等則盡力攻昭上野荒川兩城以贖之願枉蒙宥免家康曰三箇寺者無雙之寺也請罪則可赦

家康赦宥一向徒罪、逐荒川甲斐守、赦松平家次

毛利軍攻富田城

之於諸士則可悉誅之、老臣等諫曰、方今隣國敵多、境内亂起、麾下羣士艱難日久、不如赦彼等攻取上野荒川、而陷吉田、則一國平夷者必矣、彼等既謝罪老、是累代家僕也、枉蒙宥恕、則皆輕死勵忠也、閣下其熟思之、既而諸士獻誓書以旌他後無貳、家康往其請悉赦之、衆皆欣然、辛丑家康到上和田浄泉院賜印章於一向僧徒悉赦之、遣石川家成於土呂寺告命宗徒皆服、於是放逐荒川甲斐守、赦松平家次罪、一向亂悉平、一說曰、吉良義昭出奔江州、亦在此時云、是月毛利輝元隆元子歳十二、到洗合、謁元就、時吉川元長從之子、元春元就

喜、輝元請曰、願攻富田城、以遂隆元志、元就曰、可也、元春隆景曰、我輩先往試敵強弱、而後使輝元進馬、成其功、元就從之、由是元春隆景及肉戸隆家熊谷信直小笠原長雄益田氏等一萬餘騎、到富田城下、刈鄉中之麥、城兵七千餘騎出防之、輝元聞之欲往戰、元就許之、元春隆景遣使止之曰、今日敵軍非尼子兄弟、多是輕兵鄉民等也、輝元者家嫡也、宜與大人在後陣、元就曰、可也、既元春隆景隆家三隊與敵戰於岩倉、元長先登、敵敗走陣山上而入城、是日元就麾下井上氏福原氏桂氏拔群加先陣、進到城下、

有戰功、元就心雖感其勇、然佯怒其違軍令、而欲罪之、從元春隆景固請而赦之、○三月癸卯朔、丙辰、島津貴久任陸奥守、其子義久任修理大夫、共賜口宣、淺井長政率大兵入濃州、陣笛井、放火民屋、稻葉山城兵皆謂、方今東則有信長之來侵、西則有長政之襲至、豈以一城之兵制之哉、只請和而後與淺井通而擊信長、然不一戰而服彼、則不免世嘲、由是牧村氏野村氏道家氏日根野弘乾長井氏五千餘騎拒之、不勝而亂走、唯道家一隊不退、長政斬首百八十級、長政陣於御會寺、令磯野氏等攻稻葉山、龍興使

佐佐木義禎乘長政之虚攻江北

謙信攻臼井城

諸將爲之備、時弘就與長井識告容計於長政、請和、長政喜而從之、然未及修約、甲子、佐佐木義禎其子義弼聞長政在濃州率兵攻江北、到佐和山城下、放火、淺井久政長政子知大兵難防、請援兵於越前朝倉義景、義景許之、不果、江北諸士待之不至、義弼之兵漸到城下、由是告急於長政、長政驚曰、縱取濃州、若佐和山城陷、則根本不堅、乃欲歸江北、時美濃國士通信長者、進擊長政、長政使赤尾氏爲後拒、擊却之、互有死傷、義弼聞長政返師、解圍歸江南、長政追擊之、然不及焉、乃歸小谷、上杉謙信到下總、圍攻臼井

氏康將松田孫太郎有戰功謙信以赤鬼稱
大友宗麟擊肥後諸城陷岳城

城此城原氏所守也原氏者千葉介國亂部下也然以兵衆故過於國亂國亂豫聞謙信來攻遂推津氏推名氏為援兵北條氏康亦令松田氏孫太郎救之既謙信率大兵圍城原氏先戰而退松田氏繼之破謙信先鋒到麾下越軍敗走原松田追之多得首級謙信引兵歸國氏康賞松田戰功加采地此役松田着朱鎧揮長刀手斬敵七人其馬傷而倒然徒步力戰謙信感其勇曰彼赤鬼也自是號鬼孫太郎此春大友宗麟帥師擊筑後國陣東鄉分兵攻諸城隊將朽網氏臼杵氏田北氏先攻井上城城主秋月氏一戰不克再戰而請和又攻麥生城城主重種不戰而服進

元就攻富田城與尼子義久接戰

攻草野氏於岳城肥前龍造寺隆信援兵來會城稍強踰月屢戰宗麟自進馬競攻之城遂陷又攻猫尾城城主黑木實久善拒之宗麟絶其粮道實久出城奮戰破宗麟先鋒而退請和由是筑後諸士皆屬宗麟麾下宗麟歸豐後新築丹生島城而移居焉○夏四月癸酉朔己卯小笠原安宅降服家康賜其舊地參州幡豆郷如故己丑毛利元就率諸軍攻冨田城輝元固請而為先鋒以粟屋兒玉內藤氏從其行藝州士兵等皆望請陪其麾下元春等亦携元長以熊谷信直為首魁赴鹽谷隆景以管谷設陣輝元激勵

尼子倫久擊元春立原氏山中鹿助奮戰走元春
隆景攻菅谷尼子秀久拒戰

大兵到小森與尼子義久戰而競進擊之義久軍士敗奔金尾元春元長攻鹽谷口敵四千騎陣山上力戰數回敵遂敗走元春進攻鹽谷城熊谷阿曽沼加焉倂其兵五千餘騎逼城邊尼子倫久率四千餘騎出城擊元春敵將立原氏山中鹿助勵力奮戰元春敗而退倫久追之元春率部下七百返戰熊谷阿曽沼決死而防之倫久疲而歸城元春追之獲首級若干隆景攻菅谷不克城主尼子秀久競進隆景自率其部下擊却之獲首級若干是日三處之戰勝敗互易攻者五十七人戰死城兵死者二百六十餘人然

松永久秀讒三宅冬康於長慶令殺之

富田兵勢猶壯庚子元就罷冨田歸洗合陣元春隆景為殿義久令秋上氏森脇氏追之元春顧而擊之秋上等回兵直擊隆景隆景返馬拒之然不利隆景殆危元就麾下及諸隊皆相會而救之秋上森脇退歸伯耆國江美城主蜂塚氏者聞此役元就不利屬義久○五月壬寅朔庚戌松永久秀讒安宅冬康於三好長慶曰冬康有叛心長慶累年臥病喪義興以來沉憂不樂事務悉附久秀故不譏其言真僞誘招冬康於飯盛城而殺之既而知其無罪深悔之先是實休一存死今冬康遣害長慶悲諸弟皆沒而宿病

彌篤久秀無所憚而彌振逆威將軍義輝憎之然不能制之是月今川氏真部將小原氏（肥前守）在參州吉田城令國中諸士出質而置於城中將徇參州然諸士屬意於家康不從小原指揮二連木城主戶田主殿頭母亦在吉田城一夜主殿頭竊入城中藏其母於鎧櫃令家僕負之出城而主殿頭見小原相對隻陸此間二連木兵士迎其母於路而歸家主殿頭量其時而辭小原而出放火於城下歸二連木小原大驚時家康在御油見其烽烟速進兵到下條邊主殿頭徃拜家康賞其忠謀加賜采地家康欲攻吉田城

家康攻吉田城本多忠勝爲先登蜂屋半丞死之

今川氏真攻一宮砦家康援之

築喜見寺砦令松平伊忠（鵜殿）氏守之小笠原氏守糟塚砦本多百助守一宮砦而帥師攻野田牛窪城克之進攻吉田城本多忠勝（平八郎時歲十七）先登與敵野（宗次郎）鎗合松平清宗（玄蕃允）獲首級被創蜂屋半丞力戰中砲而死兩軍相挑日暮小原氏收兵入城既而家康歸岡崎小原氏築砦於佐脇八幡令三浦氏守之爲吉田牛窪之援今川氏真率駿遠兵一萬餘騎陣牛窪令兵攻一宮砦家康率三千餘騎屯本野原救一宮與氏真相對數日氏真不能進而解一宮之圍而退於牛窪其夕家康宿一宮砦濱松城主飯尾豊前守

信玄徇飛驒

北原氏叛島津義久攻救之

家康攻吉田小原氏歸駿河

在今川陣素通志於家康今夜潛歸濱松路過白須賀荒埋放火於驛舍氏真驚驅馳歸駿河武田信玄隊將飯冨景仲擊飛驒國國將江間氏降信玄以之爲先鋒徇飛驒窺越中○六月壬申朔甲戌薩摩國北原氏叛島津義久攻救之以其地授菱刈氏頃間伊藤義祐與嶋津忠平爭日向國連戰不罷乙酉家康帥師攻吉田城酒井忠次爲先鋒小原氏防之國士悉屬家康共圍城小原勢屈請和辛卯小原氏去吉田城歸駿河參州悉平癸巳家康賜吉田城於酒井忠次指揮東參河事今川氏真令朝比奈氏守參

家康令本多廣孝攻田原城朝比奈主乞降

武田義信與飯冨兵部謀弑信玄

州田原城家康令本多廣孝素砦松梶郷攻之朝比奈乞降獻城歸駿河乃賜田原城於廣孝且加釆地是夏北條氏政陣於下總國古河攻小山城陷之宇都宮廣綱請降而服之氏政欲攻結城晴朝地結城家士多賀谷氏水谷氏與佐竹義重相約守城拒之氏政又攻佐野城謙信援兵在此城堅氏政引兵歸小田原○秋七月辛丑朔乙卯武田義信密徃飯冨兵部宅（長坂源五郎曾禰周防二人從之）謀殺信玄兵部諾翌日事漏飯冨景仲（兵部弟）示義信予兵部自筆書爲之證信玄訛之未形於色然未出兵於他郷甲子三好修理

又好長慶卒

大夫長慶卒於飯盛城、歲四十二、松永久秀、篠原長房、相議深秘之、以嗣子義次猶弱、故令氏族部下固守南海及畿内諸城、三好長逸守阿波勝瑞城、篠原肥前守木津城、馬詰駿河守大谷保崎城、川端越前守川端村城、赤澤越前守坂西城、森飛驒守、伊澤越前守功畠城、武田上野介脇城、三好德太郎岩倉城、重清豊後守重清城、大西出雲守白地城、三好備前守足代城、阿佐紀伊守金丸城、篠原参河守山口城、塩田左馬允三谷城、細川播部允吹城、北條越前守上野城、戸井兵部川田城、篠原弾正上攖城、一宮長門守一宮城、篠原玄蕃令坂城、福長佐渡守寺島城、三好正廣仁宇山城、新開遠江守富岡城、三好康明泰野城、三好友高日和佐城、三好有興油岐城、三好正特木岐城、三好有扳淺川城、三好女光海部城、十河存原守讃岐十河城、齋藤三直瀧宮氏康安富尿氏井上城、三好左衛門尉、三好定逸、三好釣閑守京師二條城、岩成主税淀城、篠原大和守大坂城、三好新右衛門、三好島三、東條紀伊守野田城、

信長取瑞龍山城而移改名号岐阜

元春命杉原盛重攻江美城、蜂塚氏自殺

篠原市助、奈良但馬守、芥川城○八月、辛未朔、信長帥師發清洲、揚言曰、可出兵於参河國、而俄入美濃國、襲瑞龍山城、事出於不意、城兵不能拒之、信長放火焚城、氏家稻葉伊賀三族來屬信長、壬申、信長分諸將圍稻葉城、城素無守禦之用、粮盡勢屈、齋藤龍興請和、信長許之、龍興避城而去、國中皆屬服、信長遂領美濃國、自清洲移居稻葉山城、完修郭内、改名歸岐阜城、采用周之岐山、魯之曲阜字乙亥、元就令元春擊蜂塚氏、元春命杉原盛重率三千餘騎、到伯州、攻江美城、縱火擊之、蜂塚勢蹙而自殺、盛重得首級數百而凱旋、辛巳、上杉謙

謙信信玄使勇士独戰、以其輸贏分界爭地

信與武田信玄對陣於河中島、信玄令安馬彦六赴謙信陣、旬曰、我與足下挑於此、既踰十年、未決勝敗、故擇勇士安馬彦六遣之、足下其擇其對、而獨身試戰、而就其輸贏、以附河中島也、直江氏號大和守聞之、告謙信、謙信曰、諾、以明日午剋為期、壬午、彦六衣騎馬而出、其長甚高、勢氣抜群、謙信擇長谷川氏、號與五左衛門對之、其長甚矮、進馬揚言曰、我應擇與彦六挑、獨戰、若兩軍有相救者、則永為瑕瑾也、既而兩士合抱、墮馬角力、長谷川倒彦六、取其首而歸陣、越軍大喜、甲軍怒、欲進兵、信玄曰、我不食言也、乃以河中島隷

三村家親香川光景陷大江城、居之、義久擊之

越後而互歸國、○九月、庚子朔、壬寅、元就令三村家親及香川光景率二千餘騎攻大江城、此城本吉田左京守之、屬尼子、左京允家士谷上氏、福山氏、擁幼主源四郎、猶未從元就、至此光景家親竭力攻城、城兵捨生決死突戰、解圍而逃去、家親得首百二十餘級、乃入城守之、尼子義久令牛尾彈正、秋上氏率三千餘騎擊之、家親光景拒卻之、元就令南條宗勝、部下山田氏、二條氏等六百餘騎守之、元就聞富田城兵離散、分兵於城外而捕之、其塞粮道、由是城兵降、元就者、彌衆時熊谷新右衛門原宗兵衛告義久曰、

大江城兵熊谷氏原氏謀刺元就不成

臣等出城請降、則料知元就招臣等於其左右、問城中之事、臣等伺其間殺之、義久感其志、二士又曰、縦令察謀而殺之、彼軍太衆、則功成之後、臣等亦不可活也、願聞元就之死、則賜賞於臣等之賤息、義久乃同之、二士佯降、元就隔席見之、且告諸士曰、二士共是面從也、非心服、汝等勿安心、二士等服元就之先見、竊逃歸富田城中、感元就非常之人、義久不平、○冬十二月、駿河兵侵參州二連木、戸田主殿頭戰死、其父丹波守致仕猶存、家康以主殿頭有忠志、故命丹波毎令其次男甚平為嗣、賜采地如元、○十二月、

織田信清攻同族彈正、抜樂田城

信長拓信清專擅、令信盛勝家森可成攻之

庚午朔、三好族松永久秀等、為細川信良修第宅於洛中、課攝州毎家充之、松永主殿進藤氏掌之、士民皆困之、一説義輝隆洛幕府課攝州者誤是年、尾張國犬山城主織田信清、稱十郎左衛門尉與同族彈正不善、乃起兵攻彈正、而抜樂田城、信長聞之、嫉彼專威、既而信清欲叛信長、以佐久間信盛柴田勝家森可成為先鋒、攻犬山、放火于近村、然城中寂寂無聲、勝家可成告信盛曰、信清亦勇夫也、故知以寡難敵衆、待到其城下、而欲拒之也、以彼寡兵莫忽諸、信盛不聽、進入城中、時城兵開門急進撃之、信盛兵士辟易、不知所為、勝家可

信清逃犬山城奔甲州依信玄

成競進援之、然無益、信清令諸士曰、速欲得大利、則恐有後患、先安小利而可也、乃率兵入城而不出兵、信長見之憤然殊甚、然城中不出一士、於是共怒彌倍、欲立入彼城、勝家可成諫之曰、彼以寡兵豈得永保犬山城乎哉、今日已暮、兵若不辨之而急討之、則我軍死者猶有之、延及明日可也、時信清密謂、今日之役、我幸而雖得克、然他後至失命者必矣、乃潛出城奔甲州、由是其兵皆離散、翌日信長率大兵襲犬山、急入其城中、然無一士之守之、信長大驚、問故于其土民、曰、城兵昨夜潛出奔于他方、信長大喜、然以

不討彼為遺恨、命菅谷氏福富氏等守之、而歸岐阜城、信清依頼武田信玄、薙髪改名道營、或曰改姓名津田下野守信長聚諸將議曰、我併領濃州、而麾下多兵、則欲平江州而入洛、謂將家佐久間信盛曰、是早促之而可也、信長曰、義禎義弼者、碌碌之徒也、滅之太易、然淺井長政專威於江北、頗有勇名、若討彼則我兵亦多死、我有一妹、欲嫁于彼修好、臣等之中、有識於長政者、則以此事可諭于彼、諸士皆黙、時不破氏前席曰、我赴江北議之、信長有喜色、不破氏乃往告長政、長政告諸士、皆曰可也、其父下野守久政曰、我家昔依朝倉氏起家門、今

信長與淺井長政修婚儀

家康攻御油城善射內藤正成單進有功

與信長修好則技栖於朝倉必矣然則似不知恩停之而可也中島氏曰否因時宜而致功名者勇者之所取也何偏可思舊好乎長政亦然之乃修婚儀長政欲入岐阜城見信長信長曰我先往而見壻彼是相讓而不果家康率兵攻御油城城主使善射者登高所騈鏃射之從士不得進家康命內藤正成射城中之射者正成書其姓名于鏃傍放矢城兵大驚降高所飛帛曰正成射藝最精願又放矢可入城中正成又將射之家康制之曰敵軍必有容策誤莫進戰正成不聽之乃進馳又到城下放矢城兵競起圍之

上杉輝虎攻笛吹城氏政援城主

時正成頻放矢拂之城兵不能防而散正成乃歸家康軍隊家康感之此從大久保忠佐亦有戰功上杉輝虎攻上州笛吹城城主請援兵北條氏政氏政使松田氏救之輝虎歸越後上野下野國士屬氏政時氏政在古河原乃納其質而入小田原初阿波御所源義榮憑三好長慶有入洛之望然長慶不領焉須閒聞長慶沒家臣松永等爲義輝被憎而釁請入洛代義輝也松永等與其同僚等容謀冀戴之擬義榮為阿波御所然阿州將裔記謂義植子義冬在阿州平島生三子曰義親義助義任義親為三好松永被推戴而無義榮義榮見公卿補任則不可疑之蓋或義榮義親異名同人乎一說曰義高次男義維在阿波為細

永祿八年

信玄詰責飯富兵部兵部無辞自殺下義信於獄逐長阪曽祢

川被崇稱御所義榮蓋義維子乎未知孰是

是年當明嘉靖四十三年

乙丑八年春正月己亥朔武田信玄責其老將飯富兵部曰汝有可懲之罪其數四吾幼時聚諸士諸士不日而馳到汝未至是厥一也吾每與諸士議軍事汝有蔑吾之言是厥二也吾與輝虎戰勝敗不決汝說以吾劣於彼是厥三也項聞義信謀害我汝亦與其事義信雖勇爲然口尚乳臭汝雖縱乞諫之志何與其黨乎是厥四也故雖爲舊將不能赦之汝勿恨之兵部自殺信玄賞兵部弟景仲曰汝無貳於我故

三州民諺曰佛高力鬼作左不嚴不柔天野三兵

立花鑑載叛大友宗麟

告兄之容謀也乃登庸以爲隊將改號山縣三良兵衛兵部隊士三百騎揮五十騎附景仲其餘分配親族近臣而後捕義信下獄誅其近臣長坂源五郎曽禰周防放逐義信部下八十餘人八十餘人之中有兩宮十兵衛者奔小田原居三年武勇拔群七把高坂彈正告信玄召之而歸甲州○二月家康定參州制法以本多重次號作左衛門高力清長號與左衛門後稱河內守天野康景號三良兵衛掌國中事攝之三奉行稱重次甚嚴清長甚柔康景持而寬里民諺曰佛高力鬼作左不嚴不柔天野三兵○夏四月筑前國士立花鑑載叛大友宗麟立花氏與大友同祖而屬大友麾下然及義鑑時而叛不從義鑑擊平之使鑑載繼其

松永久秀弑征夷大將軍源義輝

家其後鑑載又叛宗麟發兵攻之鑑載請和去城宗
麟使臼杵氏進士氏守之至此鑑載與原田親種結
黨併兵攻城臼杵進士敗走鑑載復入立花城○五
月丁酉朔乙卯松永久秀弑征夷大將軍源義輝頃
間義輝稍知三好長慶既死而久秀秘喪專權甚不
平且聞奉義榮之密謀修壁浚隍以備不虞之變然
門扉未成久秀與其黨三好日向守三好下野守岩
成主税等謀称三好義次旨令松永久道右衛門佐久秀子
及其黨率數千騎佯稱詣清水寺而亂入洛中遂襲
幕府久秀等留兵於外稱有訴望之事而入營門以

進士晴舍捧狀白之其間久秀出招諸軍諸軍圍幕
府揚言曰聞幕府欲滅三好族及久秀我輩有何罪
哉言未畢發矢放砲義輝母慶壽院泣曰大變俄生
將幸免則足矣雖何等之詐宜任彼心時宿直之士
不多然一色淡路守有馬源次郎一色又三郎秋成
上野兵部少輔𤋮清上野與八郎結城主膳正高伊
豫守師宣彥部雅樂頭晴直其弟孫四郎高木右近
小林左京亮河端左近大夫畠山九郎十四歳大館岩
千世九十五歳等暫拒雖却敵敵多競來一色有馬等
十餘輩皆戰死衆議奉義輝欲逃去然賊黨圍嚴不

進士晴舍自殺

治部三郎藤通其弟福阿彌死義

能脫進士晴舍曰我爲老賊被欺不鎖營門至此乃
自殺殘士白義輝曰賊勢甚逼願賜一盃死於義義
輝感之各勸酒細川隆是被女衣起舞義輝壯之在
洛諸士聞幕府有變各會三木木謀救之或曰賊徒
甚多救之死益不如立新主催兵以再與義兵或曰
不計多寡往而戰死衆口不決唯治部三郎藤通其
弟福阿彌馳到府門曰人各有主我兄弟欲死義幸
許入門賊等感之解圍而納之義輝憐其志欲脫之
謂治部曰汝往呼三木木兵來治部曰事急臣不離
御座有簾工小次郎者雖不爲士人常蒙義輝愍遇

簾工小次郎死恩

聞難趨求戰死既而賊兵羣進義輝自乘馬把長刀
出武田左兵衛佐信景杉原兵庫晴盛朝日新三郎
攝津糸丸十六歳谷口民部細川右衛門尉疋田彌四
郎松井新次郎西面左馬助治部三郎福阿彌輪阿
彌全阿彌倚心藏主從之力戰却敵一隊然蚋集蟻
附義𤋮戰疲而休左右半死中傷細川宮內少輔隆
是上野兵部少輔荒川治部少輔晴宣二宮彌次郎
寺司與三郎飯田左吉木村小四郎杉原小三郎粟
津甚三郎粟津仙千代畠阿彌松阿彌竹阿彌大貳
等輕死拒賊義輝欲再戰其母慶壽院引袖泣止之

義輝母慶壽院投火中死

松永久秀令曰、幕府兵寡、然移時未克者、乃甚畏憚武將、宜登隣壁放矢把之。義輝猶欲一快戰而散金録於庭、賊決衆爭之。義輝率残士馳驁戰、殺賊百餘人、而揚言曰、我今為賊臣松永隕命。汝老賊何逃天罰哉。乃入奥、唱辭世頌曰、抛刀空諸有、又何脱鋒鏃、要知博身路、大裡得清涼。唱畢投幼童而放火於營中自裁。時歳三十。慶壽院自投火中。残士十八人自投。義輝自天文十五年至此在職十六年也。建武二年尊氏任將軍以来至義輝十三代、凡二百三十一年。一説曰、義輝再戰、其勢甚鋭。池田丹後守子其隠戸外、覘之、把刀薙足、義輝仆。池田以障子

源藏後改半兵衛屬本多忠勝

久秀等除義輝二弟周暠覺慶

平田和泉守誘殺周暠、周暠寵童其刺平

子、掩之、以鑓突之。時營中火起、故不得其首。池田觸障子、傷目而遂為瞽者云。又曰、是日一人着黒鎧、揮長刀突賊、賊衆排難、皆知其非常人。時參州浪士渡邊源藏真細屬松永、在陣中、伺黒鎧之人、放矢洞其胸。乃是義輝也云。源藏後改半兵衛、歸參河、屬本多忠勝。義輝夫人者、近衛植家女也。松永得之、而送於其兄關白前久。弟義輝有二弟、曰周暠、曰覺慶。暠住持北山鹿苑寺、慶為南都一乘院門主。松永及三好黨識併除之。先遣平田和泉守於鹿苑寺、説周暠曰、義輝遭害、君其避去。臣保護之。暠疑之、然不得已而與平田同出、渡恵比須川。時平田忽害周暠。暠從者驚駭、唯寵童美濃屋小四郎、歳十六、拔刀立誅平田、斬其徒五六人而戰死、衆皆

田戰死

覺慶與米田宗賢謀脱出

大友氏攻立花城

奇之。松永等遣使於南都、告覺慶曰、君為沙門、則不可及於難。乃幽於一院、周置守者。覺慶称病、招醫米田宗賢、飲其藥而啓遣書於兵部大輔細川藤孝、謀脱。囚舉兵。藤孝頷之。宗賢為人有智、故與藤孝議其事、深秘則无知之者。松永等欲迎義榮入洛。然猶慮洛中有變、未果。久秀及三好政康、日向守三好定逸、下野守岩成主税、專洛中畿内權、而三好義次唯存其名耳。是月、大友宗麟大舉攻立花城。戸次道雪、田原親廣、田原親堅、臼杵鑑速為先陣、其兵六千三百餘。志賀親安、忠賀鑑高、朽網鑑安、一萬田鑑真為二陣、其兵五千三百

餘。坂本道烈、在津氏、古渡彈正、野上兵庫、野上一閑、森氏、帆足氏、小田氏為三陣、其兵四千五百餘。宗麟率麾下六千二百餘騎為後繼。宗麟令曰、立花若共與毛利元就通志、又不可測也。原田又勇士也、緩則禍大。唯速陷城而可也。先鋒戸次道雪等競進攻之。臼杵氏、進士氏欲雪前恥、力戰拔群。鑑淵藤英（細川藤孝兄）、仁木義廣、武田義統、沼田清延、一色松丸、一色藤長、泥田統兼、上野秀政、上野信忠、和田惟政、飯川信堅、大和孝宗、曽我祐乘、二階堂孝秀、牧島孫六郎、能勢丹波守、來啗之飛鳥井中將雅敦、及南都中坊龍雲院等

三好氏謀討久秀畠山高政等應久秀

來謁覺慶長髮元服稱義秋既而遣藤孝於佐佐木承禎及其子義弼而問假其力以討賊承禎父子辭而不肯義秋遣書於諸國以召援兵然或通賊徒或以境內不靜故无應旨者○秋七月三好日向守下野守岩成主税與松永久秀爭權三好三人擁三好義次自飯盛城移高屋城以謀討久秀三好山城守及阿州諸士多應三人而請得源義榮書以催畿內兵而討久秀久秀自京赴南都守志貴多門城而與畠山高政及遊佐安見根來僧徒修好皆應之畿內又亂○九月甲午朔壬寅信長使者織田掃部到甲

酒井將監叛酒井忠次本多康重擊之

氏眞誘殺濱松城主飯尾氏

里見義弘築三城於上總氏政

州告信玄曰信長既平美濃國則與信濃接境願修隣好信長女猶幼以姪子爲子與勝頼結婚信玄曰諾是年家康攻寺部城城主鈴木氏大敗逃于家並時酒井將監復叛家康避岡崎宅入上野城家康命酒井忠次本多康重等擊破之將監奔駿州遠州濱松城主飯尾豐前守內應於家康事聞於駿州今川氏眞誘招飯尾殺之其家臣江馬安藝守同族加賀守據城彌通志於岡崎東參州牧野設樂西郡菅沼白井長條段嶺築手等諸士皆屬家康麾下安房里見義弘掠上總國築大龍池和田勝浦三城分兵守

攻拔之

尼子義久殺部將卯山父子

之北條氏政遣富永氏遠山氏大通寺氏往攻之千葉富流率兵來會小田原兵遂拔三城上總國悉屬氏政毛利元就屢攻富田城城中勢氣稍屈有大塚氏者阿諛尼子義久義久每事委任焉舊臣皆被疎黜頃間城兵離散者多卯山氏（卯或作宇）悉留之以家財供給之其意謂富田急則可爲援兵之用也大塚讒言之曰卯山留七人者內應元就爲併力陷城也義久信之乃召卯山父子於城殺之由是舊將不安心而皆通元就大友宗麟部下筑前三笠郡主高橋秋種叛而應毛利元就初宗麟議與元就爭山陽山

永祿九年

陰以秋種爲先鋒居筑前招懷中國諸士然宗麟與元就和而不戰秋種恨其食言於中國士且憚元就威強而據岩屋寶萬兩城與宗麟絕而應元就

丙寅九年春正月武田信玄歸天台宗禁婦女絕葷肉建毘沙門堂修護摩灌頂自稱法性院大僧正外則謝追放信虎之罪內則爲與叡山修好使於入洛也○二月癸亥朔壬申家康賜印章於江馬兩士徙其舊領癸酉松永久秀催畠山高政及紀州兵率七千餘騎出師於泉界三好黨安宅氏率淡路兵攻攝州布引瀧山城此城松永黨所居也乙亥畑山高政

謙信攻臼井城
明商舶漂入三浦

入河内、與高屋城兵戰。己卯、三好義次及三好政康等發高屋、率一萬三千人攻泉堺、擊畠山及和泉兵破之、斬首三百餘級。松山氏・中村氏初屬松永、至此屬三好。衆皆笑其反覆。久秀姪松永孫六守丹波屋上城、波多野氏攻之。孫六去城奔泉堺。○三月、上杉謙信攻臼井城、結城晴朝會焉。使其部下水谷晴俊為先登。城主敗而走。是春、明舶漂入豆州三浦、綾羅錦繡名玉妙香細載焉。豆州庶民賤羅貴糶大明。商人亦長住三浦、不歸國。其裔胤今猶存云。○夏四月、壬戌朔、尼子義久部下龜井氏・河下氏・牛尾氏等、到

畠山松永與三好義次・岩成主税等修和、義次取泉界

洗合陣、請降於元就。冨田城兵皆離散、留者僅二三百人、粮食亦盡、城危在旦夕。○五月辛卯朔。己酉、松永久秀發多門城、到攝州。其黨皆會焉。癸丑、久秀率其衆到泉界、會畑山高政軍、陣玉蓮社。（其兵總六千餘騎）庚申、三好義次及三好康長（山城守）・政康（日向守）・定逸（下野守）・岩成主税等發高屋城、率一萬五千餘騎、向泉堺。畑山・松永慮衆寡不敵、而令泉界冨民修和議、而各引兵歸其城。義次不戰而取泉界。是月、毛利元就患癰。輝元・元春・隆景晝夜不離其側。然病日篤、而藥餌无效。一夕隆景夢一老翁、翁把隆景手曰、我是冨田八

幡神也。尼子義久為國主、其滅在近。我甚憐之。城陷之日、幸赦義久死、則元就病平復。若殺義久滅其族、則元就病不可愈也。元春所夢亦然。翌朝兄弟相語大驚、乃告元就。元就曰、往年故將軍義輝令我與尼子和。然我不肯。聖護院道增久留於此、猶議和睦。頃間歸洛。然聞其法嗣道澄滯留於此國。汝等共議之。元春・隆景遣使於道澄曰、義久去城降、則赦死一等。高僧其謀之。道澄召立原氏告之。立原以告義久。義久與諸將議。僉曰、攻守七年、彼日強、我日弱、且人散糧竭。不如早降全身以得時也。義久頷焉。參河牛窪

牧野成定卒
源義榮攻瀧山城拔之
松永党降三好義次

城主牧野成定卒。其子康成（右馬允）與其族出羽守爭地事聞。岡崎家康命水野信元放逐出羽守、立康成為嗣。○六月辛酉朔。辛未、源義榮平阿波到淡路、促兵篠原長房（右京進）等二萬五千餘騎來會焉。是日、淡路・播磨兵攻瀧山城拔之。甲申、松永黨沼田氏・河原林氏・池田氏據越水城。篠原長房陣西宮、介兵攻之。乙酉、三好黨葬故修理大夫長慶（秘喪三年、死散腐拔）於河内眞觀寺。是日、松永黨齊院小泉城・淀城・勝龍寺城、皆降三好義次。是月、武田信虎自洛寄書於信玄曰、光父自駿到洛、甲子之歳謁義輝。及我退而義輝送之。

到階前、我伏首謝之、且自曰、向來我家嫡亂、執謁於武家、則必送之、而到階前、義擁同之、可謂我家花顏也、汝其書之系譜、以示後昆、且告去歲國變、信玄家士皆感、信虎未忘慈愛、原田親種為其下涤川氏遭害、親種保高良山、而踰年、豐後諸軍猶圍山下、先鋒臼杵鑑連、小臣芳野八郎、請入山窺殺親種、鑑連奇之、而許之、八郎入山寓一僧房、八郎歲十八、美姿儀、故為衆被愛、時聞親種寵童涤川氏失恩愛恨親種、而八郎通書修交情好甚密、乃相議而令涤川狙親種殺之、八郎扶涤川持親種首而歸、鑑連陣、鑑連催

尼子義久、其弟倫久、秀久出城降

諸軍、登山繫親種黨類、平之、凱旋、宗麟賞芳野、憎涤川、涤川病死、○秋七月、庚寅朔、丙申、尼子義久攜其弟倫久秀久、出冨田城降、毛利元就令福原氏丹羽氏率二千餘騎入城戍之、而令元春隆景部兵一千餘騎、錮送義久兄弟三人於安藝國長田、立原氏津守氏本田氏等十餘人從義久、而倫久秀久亦近士各二三人從焉、山中鹿助等四十九人請從、元就不許之、而令彼等隨意離散、經日義久等到藝州、則內藤下總守豫兼元就命、囚義久倫久秀久於內妙法院、院畔構柵三重、衞護太嚴、壬寅、篠原長房急攻越水城、城兵沼間

篠原長房聞細川藤賢黨松永攻之

元就隆景在外七年、於此凱旋、領十州太守

河原林池田濱冨田等、諸士請和、去城而逃、丙午、篠原長房自西宮移尼崎、分兵屯其近村、聞細川藤賢黨松永、據中島城、進軍攻之、上杉謙信攻上野和田城、城將陷時、武田信玄撥兵橫田十良兵衞、率其隊放鳥銃、死不中、謙信殆危、乃引歸、毛利元就以天野隆重為出雲國守護、而使吉川元春率五千餘騎、暫留撫殘黨、撫州民、而元就及輝元隆景拜杵築大社、凱旋藝州、元就發國以來、在陣七年而歸城、士民皆稱萬歲、山陽山陰歸服者總十國、稱十州太守、十州、安藝周防長門備中備後因幡伯耆出雲隱岐石見、總十國領之、元就十二歲、詣嚴島

忍城主成田長泰與其子氏長

社、從者或祈其壽、或祈其福、有一人為元就祈曰、願使此幼君領山陽山陰兩道、元就曰、不可也、宜祈為日本國主、僉曰、先得此近隣、而可望他方、元就曰、不然、有得日本之志、則可得近邦守、僅求近邦、則近邦亦難得而已、衆皆感其大勝、至此果領山陽山陰十州、其餘西海南海屬麾下者亦有之、○八月、己未朔、庚申、攝州士池田勝政、三好黨、放火於伊丹城邊、伊丹松永黨、壬申、細川藤賢為篠原長房被困、憑大坂本願寺光佐請和、去中嶋城奔大坂、甲戌、武州忍城主成田長泰與其子氏長不和、頃年長泰耽好色、氏長漸壯、田

不知有事

未讓家務長泰部下有羽冊生氏其下有曰木户源齋者通上杉謙信而擊羽冊生而奪其地謙信築盃尾壘令源齋居之而圖忍城長泰往攻之岩築太田道譽救源齋由是長泰敗而歸忍城源齋彌振威長泰欲雪前度之恥未果然淫行不止豊島氏告氏長曰長泰放肆曰倍君早代之爲城主討源齋而可也氏長曰卿其謀之一日長泰徽行愛妾家豊島等閉城門不納之長泰鑿地道而入氏長令三友氏以縱鏦之長泰善拒而遂入城捕氏長欲殺之既而飜心曰我老彼壯不讓家者我過也乃退入龍淵寺氏長

嶋津貴久攻伊藤義祐

在城將及鬪戰事聞小田原北條氏政遣使於忍曰氏長者不孝大逆不可赦也邇日可往誅之長泰謂氏政來殺氏長則家傳之地悉隸小田原不如早退老而投氏長傳家領也乃讓忍城於氏長而閑居遣使於小田原謝之氏政不及出兵而止然長泰不許氏長對面辛巳源義榮入攝州越水城甲申武田信玄發甲州向上州徇新田足利放火○九月伊冊親興叛松永降義榮○冬十月戊子朔丁酉信玄歸甲州以馬場美濃守初名民部爲信州牧嵩城主癸丑島津貴久以兵庫頭忠三爲先登攻伊藤義祐不克○十

嶋津貴久攻馬越城菱刈先登有馬过皆戰死

一月薩州菱刈氏叛島津貴久完壘聚兵貴久義久自進擊之忠平亦從之環馬越城攻之菱刈先鋒有馬氏过氏戰死由是其屬兵皆服貴久○十二月戊子朔甲午源義榮自越水城移富田普門寺篠原長房自尼崎入越水城播磨淡路兵士各歸國乙卯勅使到富田普門寺授源義榮從五位下任左馬頭三好政康三好定逸岩成主税及三好康長篠原長房以殺義輝立義榮爲己功專兵權而侮三好義次義榮亦唯謝政康定逸等无一言及義次義次柔弱雖不能制其下然惡其專而輕己竊與松永久秀相通

兼禎勸義榮討賊事

元就攻備中月幡氏浮田直家援之

丙辰勅使到參州岡崎家康叙從五位下任參河守家康令戶田忠次率其族及隊士守參州野田鄕是年源義秋在江州矢嶋佐佐木兼禎屢唁之且招於觀音寺城饗之然无討賊恢復之心義榮不喜且竊與三好康長入道笑巖通謀弑逆義秋不安若狹國主武田義統來矢嶋曰君移居若州臣促朝倉義景共運討賊之策義秋許之義統與兼禎議兼禎不從義統歸若狹義秋留矢嶋國人號之曰矢島御所既而兼禎害心亦弛備中國月幡城主月幡氏叛元就元就以大軍攻之月幡乞援兵於浮田直家直家遣

永祿十年

信虎居廐橋城、欲略關東

其家臣花房職之、兵衛助、往救之、元就遂引兵歸去、先是赤松家微、家老浦上氏逐其主、領播磨美作備前、經年浦上部下浮田（或作宇喜田）逐浦上、且因赤松晴政、而領播作備前、及元就滅尼子、而欲并備前、直家居備前拒之、自是連歲挑戰、

是年、當明嘉靖四十五年、

丁卯十年、二月、丁亥朔、壬寅、金山氏勸三好義次移泉界城、而彌與松永久秀合、上杉謙信居上州廐橋城、欲略關東、將攻武州河越城、北條氏政發援兵救之、謙信屢巡視關東諸城、欲乘機陷之、由良成繁為北條守沼田金山城、謙信常到其城下、著黑道服、裹甲、戴黑漆笠、駕駿馬、少兵從行五六十人、馳來溝隍邊、伺城下累日、其步卒拔刀肩之、與馬並行、蹄足之間、折旋如畫、或人見之謂成繁曰、謙信屢來、若自隙射之、矢耶鳥銃耶、可以中之、何不射之哉、成繁對曰、不可也、我儕如此冨貴、以有謙信故也、北條恐彼久矣、故使我儕據城邑、多領郡鄉、若謙信死、則北條先所恐懼、何使我儕為誰據要害哉、然則謙信者我奇貨可居也、遂不狙擊謙信、謙信亦不攻由良、○三月、伊豫國河野通直遣使於安藝國、請毛利元就曰、豫

一條三位兼定、宇都宮豐綱攻河野通直、通直乞援兵於毛利

武田義信死於獄中

州者我家累世所領也、然頃年一條三位兼定稱土佐國司、頗振兵威、宇都宮豐綱屬彼人、屢與我挑戰、今年長曾我部元親自土佐來與豐綱合、而攻我、我國士多屬敵、我既危急、願假援兵、元就素與河野有舊好、乃使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肉戸隆家、及福原貞俊等、二萬五千人、向伊豫國、元春先鋒森脇氏、舟上氏、先到豫州、與河野併兵七千餘騎、攻豐綱於大津城、元親使久竹氏率千餘騎救之、豐綱出城與安芸兵戰、其勢大鋭、藝兵告急於元春隆景等、是春武田義信自殺於獄中、歲三十、信玄有立四男勝賴為嗣之志、然以勝賴既繼外家諏訪氏、故未決、○夏四月、丙戌朔、辛卯、松永久秀到泉界、奉三好義次、移信貴城、信與志通用催近國兵、丁酉、移多門城、三好政康、三好定逸、岩成主税、高屋到奈良、陣於東大寺大佛殿、久秀發兵每日挑戰、是月、元春隆景率大軍到豫州、河野通直、及其子通宣歡迎、乃攻豐綱屬城陷之、斬首五百餘級、而進圍大津城、豐綱請救於長曾我部元親、元親促土佐及讚岐兵而來、去城百町、構壘而陣焉、元春隆景使河野及肉戸福原等、一萬二千人抑元親、而盡力攻大津城、豐綱力戰、勢盡而降、元春隆景

松永久秀援三好義次、與三好政康等戰

元春、隆景援通直、而攻豐綱、豐綱乞救於元親

信長使其女嫁岡崎三郎信康

大友宗麟攻高橋秋種拔岩屋城

以大津城授阿野父子、而錮豐綱於備後三原囚之、未幾病死藝州兵欲攻元親陣、元親曰、大津城既陷則我與藝兵戰而先盜、乃整列而歸土佐、藝兵亦不及追之、元春隆景凱旋、○五月乙卯朔壬申、武田信玄徇飛驒國而到越中國、國士推名氏屬麾下、辛巳、信長使家臣佐久間信盛送其女到岡崎嫁三郎信康、信時康與信長女共九歲○六月、信玄到信州川中嶋、施號令命馬場氏築新壘、歸甲州、○秋七月甲寅朔己未、大友宗麟使戶次氏吉弘氏臼杵氏攻高橋秋種、秋一作鑑臼杵氏起、群先進拔巖屋城、秋種家士居之戶次氏吉弘氏攻秋

信玄與家康約謀亡氏真

種於寶滿岳、山高地嶮、故屢戰不陷、武田信玄聞家康兵勢日盛、而今川氏真遊戲怠於軍旅、與諸將議曰、岡崎軍精、歷年則併遠州到駿河、然則我亦得隣敵乎、與義元有舊好、則早出援兵為氏真拂隣敵乎、衆皆曰、可也、乃遣跡部氏於駿河告之、氏真見跡部氏怒曰、信玄假援兵於我乃知襲取駿遠乎、信玄詐謀我察之、豈為光孤被欺哉、跡部歸告之、信玄笑曰、豎子失國不遠矣、與為人之有不如我取之耳、乃遣山縣景仲於岡崎曰、遠州之地、自大堰川以西可屬岡崎、而川以東及駿河者、可屬我、則請相約、今取氏

源義秋悟佐佐木氏

真所領也、若然則永通好、信家康曰、諾、氏真頭年委國政於寵臣三浦右衛門、而所言皆從、三浦者小原肥前子也、小原者江州人、壯義元有戰功、少而有美色氏真愛之、右衛門好遊宴、氏真亦好之、三浦好倭歌氏真亦好之、以小原非駿河累世之臣、故使家老三浦氏養之、而執國政、今川世臣朝比奈、島山、齋藤、由比、福嶋等皆被黜、而三浦獨專也、君臣共奢侈、无軍旅之備、故國中皆謂亡國之萌也、一說曰、信玄謀取駿河、乃是依先年信亮所告而發、然獨察時勢至此而決矣、今川家臣瀨氏真患三浦內應信玄○八月癸未朔丁酉、源義秋悟佐佐木義禎无頗且懼其圖數逆

無頼延到若狹

義秋舟中詩

信長徇伊勢國、國主源具教拒之

而竊出矢島、泛舟於山田、而赴若狹、其從士猶留矢島、義秋舟中作詩曰、落魄江湖暗結愁、孤舟一夜思悠悠、天公亦慰吾生否、月白蘆花淺水秋、義秋既到若狹、國主武田義統迎之、欲揚義兵、然以國小勢微故、遣使於越前、勸朝倉義景、義景領之、由是留矢島輩、皆到若狹從義秋、是月、信長徇伊勢國、陣於桑名、國司權中納言源具教拒之、梅津氏、豐田氏降信長、由是具教軍敗、信長直攻楠氏、楠氏亦降、信長乃以楠氏為先導、攻高岡城、城主神戶氏防戰、信長襲擊之、城兵殆危、時美濃國士安藤氏叛信長、大驚歸美

北條氏政與信玄相議謀滅謙信

濃國、使瀧川一益擊神戸、（自北畠顯能至具教世為伊勢國司、然長野城主工藤氏爰與國司挑戰、頃年長野沈而无子、其家臣相議、養具教次男為子、其餘楠氏・千草氏・神戸氏・嶺氏等不從國司、各立其黨、故國中不靜、信長有并吞之志、一益素江州甲賀氏也、為浪士來尾張、仕信長、信長知其勇猛、舉之以為隊將、軍事列先鋒、）○九月、癸丑朔、義秋到越前國、朝倉義景迎之、居安養寺、義景遣使京師、招二條前關白藤晴良、辛酉、北條氏康氏政遣使於甲州曰、上杉謙信居廐橋城、而窺關東、請為我來救、與我與滅謙信、則為幸、信玄諾、庚午、信玄發甲州、庚辰、到小田原、與氏康氏政議、吏二條晴良到越前、朝倉義景迎義秋於一乘谷城、與晴良議、先例令義秋收行元服

源義秋元服

氏康與信玄併兵攻廐橋城、謙信歸越後

松永久秀襲三好黨、大佛殿燒

之儀、而諱義昭、使義景加冠、（先例幕府元服、二條家撰其次第、故義景迎晴良也、又先例當職管領勤加冠、今三管領不在此、故義景假勤之、）○冬十月、壬午朔、丁亥、氏康氏政與信玄併兵攻廐橋城、（小田原兵三萬五千、甲州兵二萬、）放火進到城下、時大風、不辨前後、城兵請擊之、謙信不許而止、既而謙信歸越後、氏康氏政信玄各歸國、辛卯、松永久秀夜襲三好三黨、三黨陣亂、池田勝政軍營固、故不敗、三黨兵又聚、久秀放火燒陣營、餘焰甚熾、大佛殿悉燒、（建久年中、賴朝再興以來、至此而燒亡、）丙申、松山彥十郎、松浦孫五郎、叛久秀屬三黨、松山安藝守叛、三黨屬久秀、○十一月、壬子朔、壬申、信長遣織田

島津貴久陷馬越城

信長定黑緄赤緄

掃部助於甲州、而請以信玄幼女嫁其嫡子信忠、信玄從之、於是信長與信玄通好相睦、信長有并吞畿內近國之大志、故與信玄相和、而欲使彼无窺尾州濃州之意也、故讃岐守細川持隆子真之元服、贈三好彥次郎、自越木城移泉界、津田氏以伏見城屬久秀、是月、島津貴久義久忠平討菱刈氏於馬越城、肥後國鍊摩相良氏救菱刈氏、不勝、馬越城陷、○十二月、信長遣使於甲州、修婚禮之聘儀、（虎皮三張、豹皮五張、緞子百卷、金飾鞍鐙十口、贈信玄、且女服若干品、贈其娘、加酒肴如式、）是年、信長定黑緄十人赤緄九人、共選勇士用之、（緄摟訓保呂、或作母衣、黑緄則佐佐內藏助成

三村元親叛元就、元就令桂氏攻之

松山城將丹下北郡共戰死

政、毛利新左衛門、川尻與兵衛、生駒莊助、水野帶刀、津田左馬助、蜂屋兵庫頭、中川八郎、中島主水正、松岡九郎次郎、以上十人、赤緄則織田越前守、前田又左衛門利家、飯尾隱岐守、福富平左衛門、塙九郎左衛門、塙俗作堝、黑田次右衛門、毛利河內守、野々村三十郎、猪子內匠助、以上九人、）備中國士三村元親叛毛利元就、頃聞備前宇喜多直家屬元就、元親與直家有舊寇、聞彼屬元就、離其麾下入松山城、元就使桂氏攻之、桂氏粗有戰功、然松山城嶮、故元就亦遣小早川隆景肉戸隆家擊之、城中猶堅、輝元亦率兵攻之、其部下之士競進登山、將入松山城、城兵丹下氏北郡氏開門出戰、輝元自進擊之、依是隆景隆家兵士亦進、遂殺丹下北郡、時元親同族

元親自殺

永禄十一年

源義榮爲征夷將軍

孫兵衛降輝元、軍元親諸士見之、請降者太多、元親不得已而自殺、備中穗田氏无子、請元就四男元清養而爲子、備中悉屬元就、河野通直請元就修督好、元就養肉戸隆家女以妻通直、由是伊豫國諸士亦内屬元就、

戊辰十一年、春正月、辛亥朔丁巳、三好義次自多門城移津田城、壬戌、勅使柳原參議藤淳光到參州岡崎、而家康兼任左京大夫、如故、(參河守)是月、島津貴久討菱川氏於堂崎、不勝、(家臣河上久朗戰死、忠平射殺敵平長別府氏)二月、辛巳朔戊子、三好三黨奏請以源義榮任征夷將

信長擊平勢州

軍、聽禁色昇殿、細川藤賢入信貴城、應松永久秀、三好慶長發高屋城、往攻之、構壘對陣、是月、信長帥師擊勢州、千草宇野邊赤堀稻生皆降、進圍高岡城、又攻神戸城、神戸藏人善拒之、信長聞神戸无子、而約令其子信孝(稱三七)爲養子、神戸喜、修和議、由是嶺氏、國府氏鹿治鬼氏皆屬信長、信長欲平長野三藤氏、先攻細野城、城主細野九郎(長野族)拒之、細野弟分部氏川北氏等放逐長野某(實国司具教子)而以信長弟信包繼長野家、盛信又屬信長、北伊勢悉平、信長以瀧川一益管伊勢國、織田掃部助守安濃津城、鎭南伊勢、

榊原康政松平信一陷堀川城、大久保平井小林三氏死之

義景母武田氏叙二位

而歸岐阜、○二月、辛亥朔丁巳、尾藤氏大澤氏令其部屬守遠州堀川城、(傳稱大澤氏者廷臣持明院流也、有故移住遠州、在堀江城、屬今川家爲武士、號大澤左衛門佐基勝、)家康進於遠州、攻堀川城、榊原康政(號小平太)松平信一爲先登、城遂陷、(麾下士大久保甚十郎平井甚五郎小林平大夫皆戰死)凱旋時、命山本氏築見付城、康政先勢州榊原邑人、移住參州、少屬酒井將監、在上野城、家康曾過上野見之、乃召之、有寵、康政壯勇、擧之爲隊將、後改小平太、(號)式部大輔、戊午、義昭奏請令朝倉義景母武田氏叙從二位、(號位尼)義昭遊其宅、賀之、及獻若干品、義景城良有寺、曰南陽寺、有垂絲櫻、今春

家康拔宇豆山城

爛熳、義景饗義昭於花下、仁木義將大館晴忠上野信忠一色晴家一色藤長佐々木高成武田信堅等數輩從焉、各賦倭歌、頃間義景子阿若罹病而沒、義景慟哭太切、其家臣等慮死、繼嗣多求美女侍其左右、其中齋藤氏女最寵、自是義景懈於國務軍事、(阿若乳母病、他女代乳之、女謂乳母死則己可代之、以得富榮、既而乳母病愈、女不堪遺念、竊與婢謀而進毒於乳母、乳母不知而阿若飲其乳、未幾乳母死、阿若亦病、天經日、事覺而進毒女婢其被誅)家康攻宇豆山城、城守小原氏知難防、埋硝火於城中、奔他方、家康入城、宿火忽發、諸士大驚、然皆能避之、不遇其害、○夏四月、前關白藤晴良率外記官務等、到

源義昭勸復讐之事於義景義景遷延

越前國、授征夷將軍宣旨於源義昭、朝倉義景設饗賀之、催二日三夜之宴、遠州二股城主二股氏、及高藪之淺景氏、須田之松下氏、久野城主久野宗能、皆叛今川氏眞屬家康、○五月、庚戌朔、丙寅、源義昭遊一乘谷城、前閑白藤晴良同行、武臣百餘人從焉、朝倉義景獻馬并若干物、設饗應至十七獻、且催猿樂、義昭雖喜義景禮厚、然訝其无出軍之擧、屢勸討賊復讐之事、義景曰、是不容易、宜催東北郡士、一齊入洛、經數年、君在此之間、臣警衛保護、不可懈也、義昭不喜、聞織田信長兵威壯強、有依賴之志、武田信

信玄与氏眞絶

源義昭屬信長以再興武家

玄告今川氏眞曰、卿以所管之東三河、換信州北郡地、然則我他後遣援兵於卿之時、大使於出兵、氏眞曰、東參河地、今爲岡崎所奪、我常欲出兵復也、聞卿今與信長有外姻之親、信長者我寇讎也、向來於卿、又不可修交義也、且卿昔在駿姻時、詐稱醉放、密竊義元所秘定家親筆伊勢物語、故義元又稱卿曰盜、依是見之、則卿其稱換地、實竊地者必矣、我何同之哉、信玄大怒、自是交際正絶、○六月、義昭密遣細川藤孝、上野清信於岐阜、告信長曰、我欲入洛、再興武家、經歷江州若州、今在越前、然時不至、力不足、假卿

力以遂我志、則何悦加焉、聞信長頃年并吞隣國、武威無雙、故深依賴焉、信長答曰、是我家面目也、謹奉貴命、而竭微力、想賊徒誅戮無不足圖、然成敗未可知焉、願速移御座於岐阜、則戰功之策早成乎、兩使其復命、我又遣士奉迎焉、乃令不破河内守、和田伊賀守、村井民部、島田所助、爲奉迎使、發于越前、且諭議、井伊長政曰、此我使過小谷城、卿又同行而可也、藤孝清信反命、義昭大喜、乃促旅裝、告別於朝倉義景、義景大驚曰、惡是何言乎、義昭問其故、義景曰、我與信長雖爲舊好、頃間相共枝梧、君若入濃州、依彼

源義昭辭義景赴濃州

上杉謙信請和於北條氏政

力入洛、爲武將則彼甚讒我必矣、願勿赴濃州、我盡忠以永護幕下耳、義昭曰、卿今般忠誠、我何忘焉、我若功遂則必謝焉、以我赴濃州、勿介于懷、乃賜書慰勞之、三好康長急攻信貴城、細川藤賢憑大坂本願寺、請和、去城奔本願寺、上杉謙信請和於北條氏政、曰、我父爲景與早雲善、以我家世與君家執交、而我養父憲政與君有仇、是以近年忘舊好、頻及戰爭、可謂過也、君其爲我許之、則何幸加焉哉、今及壯歲而无子、願養氏康之子、忘新忿而修舊交、頃年謙信屢來往關東、然此日武州太田道譽與其子源五郎不

信玄贈物信長告婚儀

和源五郎逐道譽領其封屬小田原氏康以其女妻之由是上杉舊臣多通志於小田原謙信乃失窺關東之役故請和於氏政氏政粗悟其志而未肯領之然因其懇請告氏康氏康曰彼素无欺人之言則悔先非者必矣豈不許之哉乃欲較諸子之量以爲彼養子時其季子三郎爲同族幼庵被養氏康養之約授謙信謙信大喜信玄遣秋山氏于岐阜贈蠟燭二千挺熊皮千枚綿千把紅糸千緯劍一握馬十一匹告婚儀之賀信長大喜及秋山歸授物有差（按此時信玄女到岐阜嫁信忠乎）○秋七月己酉朔己巳義昭發越前朝倉

義昭到美濃信長未閑運入洛之策

義景稱病不從令其族景恒及前波氏率數千騎護送之庚午到江州木下詣地藏堂辛未到小谷淺井久政長政拜迎留此三日癸酉到美濃立正寺長政護送之信長令不破氏內藤氏菅谷氏迎之長政歸小谷乙亥信長到立正寺謁義昭獻劍馬及若干品且犒從者義昭令細川藤孝上野清信告信長曰三好松永殺前將軍我欲復讐與家唯卿力是憑耳信長曰謹應命盡力討賊勿勞尊慮義昭喜而開宴信長告暇歸岐阜運入洛之策遣使於越前徵朝倉義景兵以舊念故不從又請援兵於岡崎家康從之○

長政遇信長於佐和山遠藤氏見旅次兵少欲襲殺之長政不聽

八月戊寅朔辛巳三好三黨遣使於江州告佐々木承禎及其子義弼曰宜與我同心推戴義榮也承禎父子從之己酉信長發岐阜到江州會淺井長政於佐和山城先修婿禮而議入洛討賊之事而遣使於觀音寺城勸承禎推戴義昭不領至再至三逆不從既而信長辭長政歸宿柏原驛長政家士遠藤氏（喜右衛門）等送之夜馳到小谷告長政曰信長旅次兵寡可襲而殺之然則取濃州不日矣長政不從遠藤曰今不取則有後災君其必悔之長政不聽翌日信長歸岐阜催尾張美濃伊勢參河遠江兵謀先討承禎

信長謁義昭於立正寺謀入洛之事

而入洛於是家康令松平信一小笠原與八郎率參河兵一千餘騎到岐阜其餘軍士皆聚會焉承禎父子居觀音寺城分兵守箕作和田山等數城是月日向國伊藤義祐陣飯野築壘曰於計比良島津貴久擊退之○九月丁未朔癸丑信長率大軍發岐阜先到立正寺謁義昭曰通日平江州啓行奉迎於洛而進兵於平尾翌日到高宮暫休兵馬丁巳到愛智川縱火焚邑里戊午信長進攻觀音寺城森可成柴田勝家坂井右近政尚爲先登與城兵戰斬首八十餘級追到城邊信長告淺井長政曰我欲攻和田城卿

佐久間丹羽木下淺井等圍箕作城

其率部下抑觀音寺援兵長政不可信長命坂井右近等諸隊抑之城兵競出右近子久藏歲十三得首級義昭聞賜感書信長佯爲攻和田城而令濃州兵抑之而自俄圍箕作城佐久間信盛丹羽長秀木下秀吉淺井新八良爲先鋒建部氏吉田氏在城拒之吉田善射建部善戰故城不陷時參州兵自山麓登攻不克而退松平信一返戰小笠原繼之奮擊拔群城兵疲而退參州兵彌進死者二十六人城兵死者二百餘人今夜木下秀吉等攻城松平信一爲先登諸軍繼進建部等逃去箕作城陷和田山城兵又逃

信長取江州十八城松平信一賜賞

蒲生賢秀氏鄕來屬信長

去觀音寺城驚騷己未佐々木承禎與其子義弼去觀音寺逃入甲賀山城兵離散國中十八城悉降信長信長入觀音寺城召松平信一曰汝箕作之奮戰可謂膽生毛者也乃賜鎧許著桐紋而命柴田勝家森可成坂井右近蜂屋兵庫求國子質子各復舊領而定制式庚申信長遣不破河内守告捷於義昭且促入洛義昭悅賜刀於不破江州日野城主蒲生賢秀携其子氏鄕（時十三歲號鶴千代）來屬信長信長見氏鄕奇之曰此兒骨相不常他日必爲勇士（蒲生氏出自藤秀鄕世在江州屬六角家至賢秀統彼家事）丁卯義昭發美濃到柏原戊辰到桑

源義昭入洛居清水寺信長居東福寺

柴田勝家森可成等攻岩成主稅降之

實寺己巳到森山信長來謁義昭感賞其早平江州辛未信長欲挾義昭入洛先令諸軍進發壬申信長到園城寺陣極樂院從軍屯大津松本癸酉義昭乘舟入園城寺洛人素聞信長威猛而不安心有亡跡者甲戌義昭入洛信長從之義昭居清水寺信長居東福寺洛中耆老來賀焉（宮醫半井驢庵和氣端蔵知足齋道三又連歌師里村紹巴等來謁信長乃獻扇面二本唱連歌曰二本手仁入留今日乃悅比信長賡曰舞遊布千代万代乃扇爾天）信長命菅谷氏定洛中法制禁群士狼藉洛中人民皆安堵是日信長令柴田勝家森可成坂井右近蜂屋等率一万餘騎攻岩成主稅於勝龍寺斬首

池田勝政降信長

源義榮殂於富田

五十三級松平信一自洛歸參河（信一從信長入洛其從卒與織田信包士卒爭路相鬪美濃尾張群士圍信一旅舍信長聞之譴責尾濃士勞信一而歸国）乙亥信長奉義昭攻勝龍寺城岩成主稅勢盡而降屬信長部下是日河内高屋城飯盛城皆降信長時畠山高政來謁義昭義昭賜高屋城於高政復其舊地義昭陣藤森遂拜石清水丙子信長徇攝州陣山崎令其先鋒攻芥川城又分兵攻池田城池田勝政獻質而降高槻入江茨木三城皆服從是月征夷將軍源義榮殂於富田普門寺其部屬三好義冬等歸阿波（一說曰松永久秀從弟喜内仕義榮有故所殺久秀恨之密囑左右進毒弑義榮公卿補任曰參議藤親氏從）

先君義輝
義昭移芥川城行群士賞

富田武家赴阿州或其從義冬往于〇冬十月丁丑朔三好日向守政康奉細川信良去芥川而逃城陷信長圍越水城篠原長房出奔城陷義昭入越水城信長入芥川城戊寅三好氏次松永久秀請降義昭曰彼等親弑先君者也不可赦之信長固請宥之伊丹親興素屬義昭故賜舊地畿內悉平義昭移芥川城行群士賞以五畿內賜信長信長唯受泉界及江州大津草津而其餘悉返之於是分河內國其半賜畠山高政居高屋城其半賜三好義次居若江城以大和國賜松永久秀討餘賊三分攝津國賜伊丹池田和田三將其餘

源義昭重賜征夷大將軍宜
信長催猿樂享義昭

有差降將及新附群士悉謝信長獻物如山庚寅義昭信長歸洛重定京中法制義昭居本國寺信長居清水寺信長修補細川氏舊館為假幕府令義昭移居之甲午勅義昭重賜征夷大將軍宜且敘從四位下任參議兼左中將聽禁色昇殿部下皆稱萬歲信長獻劍馬賀之義昭手自酌酒勸之且授劍賞其功信長課錢五千貫於大坂本願寺二萬貫於泉界富民泉界拒更不從庚子信長為義昭開饗宴催猿樂五番令諸將勸之時久我大納言源道俊宣勅細川藤孝和田惟政述義昭旨以信長任左衛門佐信長

謙信遣使於甲州欲講和止戰不成

辭之義昭令大館伊豫守清忠再強勸之信長固辭不受是日信長告歸國暇義昭勞之曰今般討賊不日功成微卿則何以再與我家可謂无雙戰功也乃手酌賜酒授鎧及鷹義昭素聞信長善擊鼓故請聽之信長不肯信長請義昭除驛關課從義昭從之信長欲發途義昭授感書賞其大功且聽著重圈兩筋紋辛丑信長發京師甲辰歸岐阜城義昭以假幕府狹隘故移居本國寺是月上杉謙信遣使於甲州曰我與足下无宿怨然為他被憑久挑戰我又欲從佐渡出羽加賀越中能登請自今與甲州講和止戰信

大友宗麟宗像重繼高橋秋種叛大友与宗麟戰元就出師援宗像

玄答曰謙信所言可也唯恨既遲然出質子以其心无貳則我又相約不食言也謙信聞而怒曰彼以我准其麾下乎我不能然也信玄慮謙信襲來而新築長沼城令市川氏原氏守之初筑前國宗像重繼叛大友宗麟與高橋秋種合通志於毛利元就宗麟令戶次道雪等師二萬餘騎攻重繼秋種而令鶴原氏田比氏守立花城以備之秋種重繼請援兵於元就是月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率安藝備後出雲伯耆石見備中兵二萬七千餘騎又遣宍戶隆家等別將且發舟軍總五萬餘騎先到豐前國之士長野氏屬

元春隆景攻三岳城

城士長野兵部斃井上氏、遂奮戰死

大友援三嶽城、元春隆景先遣森脇氏有田氏於筑前、救高橋宗像、而留諸軍於豊前、議攻三嶽。○十二月、丙午朔、庚戌、元春隆景帥大軍攻三嶽城、元春令諸士曰、大友援兵在近、則汝等奮戰可盡心、勿爲彼等被弄、諸士皆競進、長野氏同族兵部脊力過人、登高放鳥銃急防之、依是元春之兵難進、井上氏、内藤氏見之怒曰、汝等以爲柔弱故、敵軍乘勝、我可先進、汝等可飲焉、乃馳兵討、又放鳥銃殺之、森脇氏、今田氏等彌怒、突馳於三嶽、小早川隆景亦率兵恣擊之、三嶽兵士大敗、兵部又奮戰而死、時有兩力士、其一

松永久秀討筒井城、不克、

狙元春、擊之、元春自斬之、其一狙隆景、不得近而被殺、城遂陷、斬首三百七十餘級、元春隆景以歲過暮、故不赴筑前、陣臺前踰年、義昭令松永久秀討大和筒井城、陷之、攻井戶城、不克、請信長援、攻之不克、久秀兵多死、久秀退陣、而又攻多武峯城、岩成主稅、三好康長、三好政康等聞信長歸岐阜、窃聚其黨、議襲京弑義昭、雪恥、然以兵勢猶微、故請援兵於淡路安宅氏、及篠原長房、武田信玄欲取駿河遠江、竊發使唱利於今川家士、憎三浦氏、有多爲內應者、信玄又遣使於岡崎、與家康彌約、東西刻期、進兵中分遠州

信玄取駿河、今川隊將皆叛迎信玄

○十二月、丙子朔、辛巳、武田信玄發甲州、向駿河、今川氏真自陣清見寺、而令庵原氏守薩埵山、岡部氏小倉氏等十八隊環列、張陣、以丁亥爲戰期、未戰、諸隊相議曰、氏真柔弱、三浦姦侫、駿遠遂爲信長之有、與爲信長取之、不如爲信玄取之也、信長者義元仇也、信玄者氏真外緣也、今亡國、或有再興之時乎、且无事、則三浦獨專、臨戰何勞我輩哉、既而信玄旗見、諸將皆捨陣歸去、氏真不能戰、歸府館、朝比奈等隊將二十二人、皆叛、迎信玄、氏真逃入土岐山家、信玄入府館、放火、陣淺間山、求國士質子、遣甲州、唯花澤

氏真逃入掛川城

家康与信玄限大旭川

菅沼鈴木近藤三氏降家康

城主小原肥前守、掛川城主朝比奈備中守、藤枝城主長谷川氏、爲氏真固守拒之、氏真逃入掛川城、信玄取駿州、向遠州、丁亥、家康發遠州、與信玄限大旭川、進到井谷、菅沼定盈（号新八郎）、今泉廷傳（号四郎兵衛）、爲鄉導、定盈廷傳奉旨、諭菅沼次郎右衛門、及鈴木氏（号三郎大夫）、近藤氏（号石見守、此三人稱井谷三人衆）、三人皆服從、兵賜感書、三人依定盈獻誓文、家康賞定盈功、而進陣見附、拔井谷刑部兩城、使定盈居守刑部城、（菅沼家傳曰、定盈聞家康定一州、先往奉候焉、家康曰、我欲徇遠州、汝其導之、定盈白曰、井谷爲遠州之險、井谷有臣同族次郎右衛門、及近藤氏鈴木氏、以此三士爲先鋒、則一擧得功乎、願巨公傳約、投邑於三士、然則彼等必來、家康

信玄經略駿河。家康徇遠州。

濱松、旧名引間。

信玄與氏康欲分取駿州。氏康不肯。

曰、君乃修納呼三士、三士果而來、故井谷早平。信玄陣久能山、經略駿河國中。癸巳、家康陣安間村。時濱松城亂、江馬安藝守殺其族加賀守。加賀守部下小野田氏殺安藝守、而奉迎家康。家康即移濱松城。小笠原氏族皆服從。遠州有小笠原數流。其中新九郎安元、及主膳伊豫守。豫屬家康、與八郎守高天神馬伏塚城。與其族美作守共屬信玄。携質欲謁信玄。時安元奉旨往諭之、携與八郎而到濱松拜謁。信玄以北條氏康爲今川氏真舅故、慮援兵來、而乃遣寺島氏於小田原、告氏康曰、頃年氏真治國不善、爲他人所滅者必矣。我以與彼有婚好故、深憂之、熟思之、則與使他人奪其國、不如姻族之中代彼取駿州、乃急攻之。焚府中之館、方今彼謹支掛川一城。其部屬者唯有小原長谷川在已、卿又與彼有舅甥之好、願察我言、來擊之。然則自富士山以東則卿取之、自富士川以西則我領之。氏康聞之、且驚且怒、先捕寺島氏錮之、招氏政及諸士議救氏真擊信玄。信玄使秋山信友徃遠州久野招降久野宗能。宗能既應家康、故不納信友。信友怒發兵。宗能防之、互有殺傷。既而信友聞家康兵至、退歸信州。伊奈秋山信友復發兵到遠州二股。家康令奥平

甲將秋山信友攻遠州久野宗能、不克。

家康令奥平菅沼擊信友於見付、不克。

三好岩成等招聚浪士攻家原城、戍兵寺町雀部戰死。

通丈、菅沼氏田岸氏擊之、戰於見付、不克。乾城主天野氏屬信友、併兵到引間、欲徇遠州。家康怒、欲自擊之。信友逃歸信州。壬寅、家康師到掛川、放火於城下。癸卯、命諸卒構砦於城邊、置戍兵、歸見付。先是家康異母弟源三郎及酒井忠次女爲質於駿河。及信玄入駿府、而三浦獻之信玄。信玄喜曰、是取遠參之奇貨也。乃併遣於甲州。久野宗能獻其子千菊於濱松。家康賞其志、加賜采地。三好長康、岩成主税、三好康長等、以淡路援兵猶未到、故招聚畿內浪士齋藤龍興（旧美濃国主）、其叔父長井隼人佐、及藥師寺等亡命者來會如蝿、殆萬餘人。乃併其兵先攻和泉國家原城。戍兵寺町雀部戰死。（二士者三好義次部屬）皆喜曰、發事先克、快哉。而分陣泉界而越年。伊勢國司北畠具教集殘兵築城於大河內、使其長子信意居之、躬自剃髮、改名不智、蟄居于大淀。信長使同族掃部助攻大河城。長曾我部元親帥師到由遂野、攻本山親頼。親頼戰疲降服。元親遂并本山氏所領、勢振土佐國。然猶敬國司一條兼定。

信長使掃部助攻大河內城。

元親攻降本山親頼。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七十　終

永祿十二年

三好康政、三好定逸、岩成主税等入洛、義昭戒嚴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七十一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正親町天皇三

己巳、永祿十二年、春正月、丙午、三好政康、三好定逸、岩成主税等、率一萬餘人、發泉界、戊申、入洛、陣東福寺、義昭使細川藤賢、三淵藤英守本國寺、總門野村氏警衛街衢、賊黨甚盛、守兵不多、久無來救者、野村氏杜門固備、時有叩門者、野村以爲賊兵、不納之、叩

三好党攻本國寺、細川藤賢、三淵藤英等防戰

者曰、臣等是高槻城下赤座氏、森氏、奥村氏、渡邊氏也、聞御所事急、故來救之、野村喜開門、赤座等入謁義昭、義昭感其志、己酉、賊黨大擧攻本國寺、細川藤賢、三淵藤英等、諸士及赤座奥村等力戰防之、奥村獲首級、義昭脫刀笄賞之、赤座亦殺敵、不及取首而進、發諸士繼之、賊辟易而退、乘勝追之、野村麾而止之、既而賊徒競來圍之、初義昭聞賊蜂起、欲假信長援兵、然以未審眞僞、故猶豫、會賊急來、而殆危洛中、日蓮黨僧等、憫義昭危、諭賊黨曰、本國寺者、乃是三好家之所創建也、縱有恨於武將、何忘舊好、亂入此

三好義次、池田勝政、伊丹親興等入洛、援義昭

寺哉、我輩請武將、而明日可移他處、然後可任其心、願今夜緩兵、而幸使守免災、則僧等珍重、賊徒以爲然、退軍於七條道場、是日三好義次發若江城、欲救本國寺、其報既至、故僧等慮明日義次可至、並說賊徒、延一夜之難、池田勝政、伊丹親興、與義次約期共帥師入洛、然入江氏黨賊、納三好爲三、三好兵庫於高槻城、要勝政親興於路、故二士自間道入、而會義義次、陣西岡桂川、邊信長未知京師乱、欲擊勢州而聚兵士、此夕義昭馳驛書告難於信長曰、義昭恐賊黨聞援兵至、而急屠本國寺、密議夜中去本國寺、逃

三好三党与義次勝政大戰

於他處、左右皆勸之、細川藤賢曰、聞義次等援兵既近、且信長亦來、不日若去此、爲賊被捕、則何恥加之、不如守此而待明日也、若急則臣等死而已、義昭猶有不安之色、藤賢曰、然則君微服間行、而逃臣願賜幕下旗、厚冒幕下名、留此賊、若急至則戰死、以掩君之恥、臣身雖不肖、然世世爲武將之股肱、衆之所知、何讓他哉、義昭且感且恥、而止、少焉訛言信長既到栗津、夜亦明、庚戌、三好三黨等瞻望三好義次等軍、而分兵爲二、政康定逸攻本國寺、康長入道笑巖、岩成主税到桂川、與義次勝政等大戰、克之、義次聚殘

兵到洛西山、辛亥、勝政退守池田城、伊丹親興直入政康定逸陣、奮戰、部下死者八十餘人、然猶不撓、時本國寺守兵、細川藤賢、三淵藤英、野村氏等開門突出救親興、挾擊之、賊兵敗走、野村及赤座、内藤、森等競馳衝政康定逸旗邊、殺傷甚多、賊徒狼狽到稲荷伏見鳥羽、乘勝追之、斬首二千七百餘級、親興傷而屯勝龍寺、藤賢等歸本國寺、獻首級而築塚埋之、俗号首塚賊黨慮信長漸至、不能再競、散在淀八幡伏見木幡、是日、信長止勢州、行而先使江州士爲先驅向洛、而自發岐阜、時大雪、從者僅十一騎、尾濃諸士繼至、

信長淺井長政入洛警衛

經營二條城、佐久間柴田森等監之

壬子、到勢多、聞賊徒退散、大喜、時從軍既六千餘騎、癸丑、信長謁義昭、賀其免難、義昭勞其早來、於是論戰功輕重、信長把藤賢手曰、典廐典廐、今般忠勇可感可感、而賞野村池田伊丹諸士有差、信長謂武將僑居無備、俄頃之變、不可測也、乃降令於畿内美濃尾張伊勢三河近江若狹丹波丹後播磨十四州諸士、新營幕府於二條、勘解由小路武衛陣、淺井長政入洛謁義昭、從信長、留洛、信長居妙覺寺、長政居清水寺、信長降令於洛中曰、來賀者先到清水寺、而後來妙覺寺、長政堀二條城隍、信長使佐久間信盛柴

北條氏康大軍向駿河、信玄出軍相持

田勝家森可成副之、以村井民部島田所助監營造之事、指揮十四州匹夫、以頃年兵革連屬、故役夫不足、諸士等自運土石、壬戌、北條氏康氏政率大軍發小田原、陣三島新經寺、使松田尾張守北條氏規狩野氏北條氏繁福島氏大道寺氏多目氏荒川氏橋本氏下田氏千葉國胤原氏高木氏笠原氏大石氏内藤氏等、四万五千餘騎到駿河、自三島至蒲原隊絡繹、信玄聞之、留山縣景仲於駿府、自陣清見寺、而與小田原兵相持、氏康使別將等率舟三百餘艘運漕於三穗崎甲州、兵不習水戰、故不發舟師、先是信

家康出師援信玄、氏真襲擊之不克

家康与今川宗能謀擊殺其弟宗益

玄遣使於濱松曰、我與氏康對陣之間、足下屠掛川城、家康曰諾、乃先毀見付古城、新營溝壘、而帥師陣天王寺山、甲子、今川氏真遣使於久野八右衛門宅曰、明夜可襲天王山、汝與同族宗益宗憲宗政等謀爲之内應、宗益兄宗能素屬家康、然宗益等爲氏真被誘而挾逆心、乙丑、氏真再令河井氏與久野八右衛門堅約、八右衛門俄變約、捕河井、以密謀告宗能、宗能以告家康、丙寅、家康發兵與宗能議之、擊殺宗益、逐其黨類、而命大須賀康高、号五左衛門大久保忠世、松井忠次本多康重水野忠重等設伏兵待之、今夜

今川部将逃、松丹波守、大谷七十郎、日根野弥吉、伊藤武兵衛戦死、

氏康氏政与信玄戦於奥津川

掛川城兵果襲天王寺山、伏兵起而相戦、城兵不能支而敗衄、（此戦大久保忠佐殺近松丹波守、水野忠重殺大谷七十郎、水野太郎作殺日根野弥吉、榊原次右衛門殺伊藤武兵衛、小坂新介、内藤正成等合鑓、松平伊忠、松平直乗、渡邊守綱各有戦功、忠次部下岡田元次、石川新兵衛、左右田与平等亦与敵合鑓、独林藤左衛門、加藤孫次郎、松下新助、小林勝明等奮戦而死、日根野弘就弥吉兄也、自斎藤龍興敗去美濃来、参河仕氏真、従在掛川、是夜弘就率其族与参河兵力戦、其弟弥吉死之、）権中納言藤言継任権大納言、而貶一等、改正二位為従二位、言継左大臣兼名裔也、其家號山科、兼名以来二十三代、昇進任黄門、至言継初任亞相、己巳、氏康氏政進軍到薩埵山直下清見寺、信玄出兵戦於澳津川邊三回、（小田原兵四萬、甲州兵一萬八千、）

信長遣兵泉界、潴三好三黨宅

初将戦時、風烈、餘寒透膚、信玄召士卒飲酒曰、以是禦寒、一戦衆皆奮発、登山撃敵、先隊破之、然後甲州十隊各一戦而退、跡部大炊助率三百騎深入、小田原将松田氏拒之、大破之、跡部殆危、信玄令馬場美濃往救之、松田戦疲而退、跡部幸免、松田復戦、馬場退、松田追之、斬首七十餘級、信玄大責跡部、自是兩軍對陣、累月、小田原與駿河近、故軍用不滞、甲州稍遠、故信玄兵士稍困、○二月、信長在京、議曰、泉界賊黨巣穴也、不屠之則久作禍亂、乃遣吏兵悉破南北鄽市、譴責富民等、潴三好三黨宅、時浪士津川

二條城営作、長政信盛卒夫争事相闘

氏流落泉界、是斯波家餘孽也、畠山高政憐之、授資用、至此信長聞之、不忘舊好、召津川二子、撥采地、信長促二條城営作、佐久間信盛、柴田勝家、森可成等、常嘲浅井長政在箕作役無戦功、而侮之、至此長政卒夫與信盛卒夫争事相闘、互有死傷、監吏不能決之、勝家可成告信長曰、君愛長政太過、故其士卒等亦驕、不早制之、則有後患、信長怒曰、長政義妹婿也、汝等侮長政、故至如此、非我愛之過也、汝等侮之過也、汝等若不改過、則我必罰之、汝等勿悔焉、由是諸士皆重長政、唯信盛不悦、是月、家康自掛川城邊引

家康再攻掛川城

松平伊忠部下石原十助善射

本多忠勝驍勇抜群

兵、滞見付、築寨於四方、分兵固守之、（河田村寨使参州兵更守之、笠町寨使作手長篠山家三方兵守之、久野宗能守久野、小笠原與八郎守曽我山、）○三月、乙巳朔、戊申、家康再攻掛川城、己酉、城兵出戦、朝比奈備中守、三浦監物為之将、本多忠勝、松平伊忠撃破之、敵疲入城中、伊忠部下石原十助善射、連發雨箭、屡僵騎士、敢無當者也、（此役菅沼三九郎殺城兵笠原七郎兵衛、本多三弥殺小谷小助、中山是非助殺伊藤左近、松下加兵衛殺菅沼帯刀、高橋傳七郎殺朝比奈小三郎、）本多忠勝驍勇抜群、先是從其叔父肥後守撃駿河将小原氏於長澤、時肥後守捕一人、謂忠勝曰、汝斬此首以為榮、忠勝不喜曰、我何假人之力而立武功哉、乃

突馳小原軍、得首一級、時歲十五、其明年牛窪之役、亦有戰功、家康擧之爲隊將、逐年登庸、氏眞屬兵來數艘船到懸塚湊、家康命大須賀康高・榊原康政・烏居元忠（號彥右衛門）擊走之、翌日遣人見懸塚湊、敵皆去矣、康高遠州橫須賀城主也、從家康多戰功、家康以其女妻榊原康政、舅壻共爲隊將、元忠亦勇將也、大澤基胤爲氏眞守堀江城、家康命鈴木氏・菅沼氏・近藤秀用（號登之助）攻之、庚戌、信長令尾州士三千人到尾崎、每家徵課錢、不應命鬪爭殺尾士四五人、尾人大怒、縱火屠人家、斬男女三十人、又責三木氏、曽屬三

信長殺三好入道爲三、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攻立花城、龍造寺隆信出師筑紫、大友宗麟拒之

好三黨、誅之、三好因憣入道爲三、請降、信長不赦殺之、是日、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自豐前到筑前帆柱、踰蘆屋、渡過態峯陣壇邑、以攻立花城、龍造寺隆信（號山城守）促肥前國兵、欲略筑後國、大友宗麟令戶次伯耆・吉岡宗觀等攻龍造寺、其先鋒到肥前佐賀郡、隆信令其將鍋島直茂率兵擊破之、戶次橫擊、直茂走、之進到城下、每日挑戰、宗觀繫書於箭射之、曰、城兵古飯氏・八重氏・大塚氏內應大友、其意謂令隆信疑彼等也、隆信悟其爲詐謀、而示三士不疑之、然恐其變俄起、而與大友講和、出質、戶次・吉岡引兵歸豐後、

大澤基胤降家康

家康解說義元令諱和

○夏四月乙亥朔、戊寅、元春・隆景及吉見正賴等、帥四萬五千餘騎、攻立花城、圍之、城主立花彌十郎及豐後援兵、臼杵氏・瀧田氏・鶴原氏、六百餘騎拒之、城固不陷、攻者多死、然以孤城難守、故告急於大友宗麟、宗麟欲救之、招聚部下、且求救於龍造寺・島津・松浦等諸家、丙戌、大澤基胤請降於家康、家康乃許之、賜舊領、家康遣使於掛川城、告氏眞嬖臣小倉氏曰、我昔得義元之助、其舊好不可忘之、然不幸相互矛盾、自此令川氏眞去掛川、以遠州爲我有、則與北條氏康通謀、攘信玄軍、而使氏眞復歸駿州、而永修隣好、小

今川氏眞去小田原、家康爲出兵防甲州兵

倉以告氏眞、氏眞大喜、令小倉來謁家康、誓約講和、○五月甲辰朔、己酉、今川氏眞去掛川城、退到懸塚、欲經海路奔小田原、時北條氏康令兵士迎氏眞、家康亦令松平家忠（號紀伊守）送之、家康令石川家成守掛川城、聞甲州兵向掛川、而令松平清宗（號玄蕃、頃爲家成聟）加守之、且分兵守新坂（新或作而）、鹽井原、家康巡視金谷大德川邊、山縣景仲在駿府、聞家康兵寡而變約襲後軍、家康擊卻之、自是與信玄絕、家康遣小倉氏於北條氏康陣、議令氏眞復駿府、氏康領焉、甲寅、信長歸岐阜城、方其發洛、義昭請信長曰、方今亂後、京師未

信長為義昭輔翼留木下秀吉於京

静。顧可留一勇將而爲我輔翼信長諾衆皆謂當其任者若非佐久間信盛則其必柴田勝家丹羽長秀也信長不肯留木下秀吉於二條城衆皆驚訝其翌日秀吉以上野清信欲謁義昭清信難之秀吉頻請於是義昭出見焉信長家士以信長愛秀吉故往往譏之然信長不信之淺井長政從信長歸小谷勢州木造城主北畠氏（国司具教族其部下推号木造御所）家士柘植氏及僧源城寺某擁其主叛國司屬信長信長大喜曰長野木造從服則滅具教并勢州亦在通乎乃令源城寺還俗爲瀧川一益養子改名稱雄利（号利或作親後羽柴下總）

家康將攻駿府山形景仲不能守而去信玄歸甲州

家康復歸氏真於駿河

守具教遣兵攻木造城織田掃部助救木造故國司兵不能克家康率參遠二州兵將攻駿府山縣景仲不能守而去信玄謂前則有北條大軍後則有參遠乘弊且累月對陣士卒皆疲不如全軍而歸乃令山縣景仲馬場美濃等扨北條屬城數所而經間道營難而歸甲州小田原兵笑曰信玄逃入深山（一説以爲四月事今從三州傳説以始末不齟齬也）氏康氏政令北條新三郎守蒲原城北條氏輝（氏政弟）守大宮神田壘大藤氏守善德寺城其餘興國寺中窪韮山新條深澤山中等千餘城各置戍兵而歸小田原家康迎今川氏真復歸駿河

大友宗麟出大軍救立花城藝軍備之

然府城既爲信玄被焚故先移伊豆小倉城令岡部正綱（号次郎右衛門）造駿府城是月大友宗麟催九州兵十餘萬人而陣豐後府内以柳川左近田原重忍及戸次道雪清田氏（号五郎左衛門）大友駿河守等爲軍將向筑前國救立花城元春隆景聞之曰此城可易攻也宗麟大軍不可不備焉乃分軍爲二元春在南隆景在北部分將士固營壘半攻城半待大友大軍元就在安藝聞之携輝元到豐前門司關遙爲援勢既而豐後大軍到立花城下揚言稱十二萬八千騎環圍元春隆景陣營隆景先一戰得利多得首級高橋統種

戸次道雪敗上野楢尾柴澤等戰死

在他方拒敵至此來會隆景陣力戰拔群豐後先鋒屢敗城中疲殆危戸次道雪謂我代義鎮率大兵擊藝兵然藝兵不屈若我軍敗則矢家耻辱何物加之唯勵諸將急擊之而可也乃勸請大友家之祖神於軍中拈圖於靈前以定號令諸士依以競進元春家士楢崎氏軍大敗時秀川氏出兵奮戰放矢射殺二十餘兵豐後兵士皆懼元春感之乃自率銃師而進諸軍追至道雪兵士敗退元春乘勝擊之上野氏楢尾氏柴澤氏等戰死道雪聞之彌有憂色元春兵士亦戰疲而渴時元長贈粥湯於軍中故元春彌進而

擊之道雪不得已還軍曰原重忍大怒與元春戰左翦右屠元春兵士欲退元長高聲呼曰我代汝等欲討彼然汝等塞路故不能入敵軍眞有欲退之志則早退可也諸士深愧留而防之元長進縱攻重忍重忍能戰勝敗不決時隆景告諸士曰我不幸襲城北故數日之役未虜敵兵一人可謂遺恨也我亦向城南欲擊敵兵乃欲移陣吉見正賴抑馬諫曰敵軍雖敗其兵猶如山如林元春雖勝麾下兵士多死君亦到城南擊敵軍則其兵多死者決矣然則元就部下有餘兵乎哉若君兵亦散則元就依誰乎世俗所謂

立花城兵繫書於箭鏃射元春軍中以告降

薩州菱刈氏又蜂起

齋角而體死者也宜注心於茲而可隆景同之既而豐後援兵亦各退陣時城兵繫書於箭鏃入元春軍其心謂城兵力盡矢盡願降麾下出城君其以取城爲勝而許城兵之死可歸安藝若欲殺之則唯枕城而以死防之也元春集諸兵議之諸士皆曰各勞軍事唯從城兵之言而可也元春乃遣使城中告許其死立花氏大喜出城降然豐後大軍猶不退與元春隆景對陣薩州菱刈氏又蜂起島津忠平謂新納忠元曰頃間賊兵運糧於平和泉故我兵難防之不如置伏兵於幽處討之忠元同之携其弟家久隱幽處

元就賞吉川元長武勇賜劍馬

家久率寡兵擊賊兵賊兵追之家久佯走而退賊兵乘勝追到戶神尾於是家久揮陌刀防之時伏兵忽起悉虜賊兵由是菱川亦悔前非脫甲來降貴久感忠元戰功○閏五月安藝豐後兵相挑于立花城下元春隆景馳驛告事於門司關元就感吉川元長武勇似父而贈劍馬賞之（劍銘左文字、馬号寒梅、一説元就輝元陣長門國府）初尼子義久出富田城囚於藝州時山中鹿助幸盛吉田氏眞木氏爲浪士蹈踏諸國而匿洛外以待時變有尼子勝久者其父式部少輔曾爲時久所害勝久猶在襁褓乳母抱之逃奔備後德分寺漸長入京爲

山中幸盛令尼子勝久還俗爲大將

信玄進軍三島旅敗北條氏歸

東福寺僧頃間幸盛等聞安藝豐後挑戰境内不靜欲求其弊襲取出雲國密促舊好浪士立原氏横道氏數十人（時横道依松永久秀、久秀問其所以、横道密告之、久秀曰、元就強威、豈以淺力蹴其忠哉、横道不聽、久秀撥鐙刀餞之）既而幸盛等到東福寺勸勝久還俗勝久喜曰我切齒送年卿等所謀何悅加焉乃養髮稱尼子孫四郎勝久幸盛等奉之爲大將到但馬國依垣屋氏（山名家老）借舟赴雲州爲士者六十三人步卒二百餘人從之○六月癸卯朔甲辰武田信玄發甲府到富士麓進到三島縱火己未大水信玄兵器被浪淘其旗爲北條兵士被奪氏康遣兵士夜襲信

尼子勝久入国、元就將天野隆重守富田城
家康降天萬城、進攻飯田城、殺山内氏

玄陣破之、信玄引兵歸國、小田原老將告氏政曰、信玄必再來、氏政加增諸城戍兵、乙丑、山中幸盛奉尼子勝久到出雲國島根郡、徇國中曰、舊主餘胤勝久歸國、有不忘舊好者、則來從焉、秋上氏率二百餘騎先至、森脇氏・横道氏・疋田氏・原田氏・田原氏及伯耆大山僧徒・中井氏・加藤氏・寺木氏・進氏・高尾氏・日賀田氏等相繼來會、總三千騎、勢振國中、元就守將天野隆重不能敵之、率精兵三百餘騎固守富田城、隱岐守爲清率三百餘騎自隱岐國來賀勝久、是月、家康攻遠州天萬城、榊原康政先鋒破外郭、入城、城主

尼子勝久取新山城、進攻及伯石二州、元春隆景拒之

山内山城守降、家康進攻飯田城、殺城主山内大和守、鏖其士卒○秋七月、癸酉朔、甲戌、大友宗麟別將古澤氏・姬島聞齋率五十餘騎到備中國、攻穗田莊、守將元祐（元就部屬）素以勇自負、率七百餘騎逆擊接戰四五迴、遂克之、古澤等引歸、元就賞元祐勇、尼子勝久率三千餘騎攻新山城、放逐城主多賀氏而取國中十五城、其從兵既及六千騎、乃議攻富田城而修末次城移居之、其威風及伯州・石州、天野隆重慮其難敵、而佯告秋山氏曰、勝久復國、我亦欲以城降、然憐妻孥在藝州、恐被誅戮、願命一將攻城、則暫拒之、

富田城主天野隆景擊勝久兵克之
赤松浪士應勝久拔岩倉城

獻城歸藝、以全妻孥、而爲内應也、秋山告山中幸盛、幸盛喜、令秋山將兵攻城、隆重豫固兵衛、見秋山之至、恣擊破之、殺傷太多、幸盛等且怒且慙、經月幸盛及立原氏等陣淨安寺、置伏兵於三處、窺富田城、隆重遣兵士無手提弓炮擊伏兵破之、幸盛等使牛尾氏防之、不克而退、赤松氏浪士應勝久拔伯州岩倉城、美作國蘆田氏等亦應之、攻香川氏・長氏（共元就家士）於富田城、每日挑戰、福屋包隆在石見國、應勝久、催其黨戍士等、告急於門司關・立花陣、元春隆景遣米原氏於雲州、守高瀨城、米原叛而通勝久、又遣南條

隱岐爲清叛尼子、山中幸盛擊而走之

氏・山田氏於伯州南條、入羽衣石守之、山田氏直攻岩倉城、斬敵六十餘人、其餘雲伯處處或應尼子、或從元就、騷亂殊甚、森脇氏自立花到石見、入三子山城、捕包隆、聞使磔之、而催國士、時服部氏・河村氏・備前二宮氏・藝州小田氏等三千餘騎爲解元就疑入出雲攻之、山中幸盛・立原氏・横道氏防之、服部氏敗走、小田氏戰死、勝久勢日盛矣、伯耆大山僧徒數悟院等遣使於山中幸盛曰、勝久早來此、則國中不日而平、山中欲從之、時隱岐爲清忽叛、焚米子人家、幸盛大怒、擊爲清於三保關、幸盛先戰而敗走、爲清分

芦田三浦請浮田兵圍高田城

信長將伊丹親興池田勝政攻山名氏

兵追之、横道氏窺其隙、攻爲清本營、爲清敗而歸、隱岐幸盛與横道捕爲清殘黨四百餘人、悉奪其鎧、不放赦之、蘆田氏三浦氏請備前浮田氏援兵四千餘騎、急圍高田城、城兵太困、時香川兵部自立花陣歸高田、敵要而擊之、兵部破却之、遂入城守之、是月、武田信玄與諸將開關東八州地圖、議襲小田原之事、○八月壬寅朔、信長命伊丹親興池田勝政、且加尾州兵、入但馬國、攻山名氏、到處皆克、甲辰、備後國杉原盛重部下藤井氏應勝久、夜襲神邊城、城主盛重在立花陣、留守所原拒之、被傷而逃走、藤井入城、經

信長入木造城拔阿阪城

日、所原催楢崎氏等、攻殺藤井、復其城、甲寅、但馬國悉服、信長親與勝政凱旋、辛酉、信長到勢州桑名、佯稱獵山中、催兵得七萬餘騎、癸亥、到白子觀音寺、甲子、信長使瀧川一益及關氏抑小森上野城、織田掃部助及工藤氏抑今德城、而自入木造城、丁卯、以源城寺栢植氏爲鄉導、放火邑里、欲攻八田城、不果、遣使於岩内阿坂、或作浅香招降之、阿坂不從、戊辰、攻阿坂城、木下秀吉爲先登、城主大宮氏拒之、矢中秀吉腿、既而城中有内應者、大宮去城而亡、信長使一益守阿坂、而夜馳赴大河内城、路過船江城、城兵遮信長

信長圍大河内城池田信輝爲先登

北畠具教在船江城与信輝長秀一鐵等戰大克

信長擊破之、己巳、信長帥大軍圍大河内城、池田信輝爲先鋒、日置大膳防之不勝、退而入城、信長巡視城内、放火人家、而以東山爲本營、使諸將自四方環而攻之、然城堅難陷、故構柵相持、○九月辛未朔、北畠具教其子信意在大河内城、密令船江城兵夜襲信長陣、氏家卜全拒之不勝、其部兵三十餘人戰死、信長不喜、戊寅、信長使池田信輝丹羽長秀稻葉一鐵夜襲大河内城、時大雨不能放砲、城兵放砲發矢而突出亂擊之、信輝長秀一鐵等皆敗走、壯士二十餘輩戰死、癸未、大河内輝弘自豐後國入長門國、毛利家記

大内輝弘入周防信常拒之死

曰、輝弘者、大内政弘子也、初政弘强壯無子、其妻適産女子、患政弘不喜、而探求國中産男者、時一女通朝廷流客産男、政弘妻乃以己産女代彼男、而告政弘稱産男、深秘則無知之者、政弘大喜、以彼兒爲嫡子、乃是從三位義興也、經年政弘妻産男子、長而爲僧在氷上山、及義隆時、稍知其爲政弘子、而還俗號氷上太郎隆弘、領氷上郷、隆弘不悦曰、義隆既知我所生、則分一國則足矣、氷上一郷得之何爲之哉、由是與義隆有隙、隆弘逃去寓京師、既而義隆滅亡、隆弘悉大内家絶望、請將軍義輝、而稱大内太郎左衞門、且賜諱字、改隆弘稱輝弘、而到出雲國、依尼子氏、尼子滅後、到豐後依大友宗麟、宗麟以女妻之、頃開聞元春隆景暴露於立花城下、尼子勝久蜂起於出雲、而元就境内不靜、謂大内家再興時至也、乃請宗麟、假兵五千人、自豐後鶴崎乘船、到長門秋穗自松浦、輝弘欲入周防國、聞元就戍將市川經好在山口鴻峯、信常氏在山口市鄽、而率五千餘騎往擊之、信常氏率其副井上氏等二

信玄向小田原小山田氏攻北條氏輝於八王子城

勝賴攻北條氏輝於瀧山城

百餘騎拒之不克皆死輝弘入山口城陣築山以招聚舊好浪士來從者稍多是月信玄踰碓氷山向武藏國分兵爲二軍其一軍自八王子進其一軍自江戸進其向小田原所歷城壘攻之所到邑里燒之氏康氏政堅守小田原城而使諸將分守諸城（是時小田原軍爲氏眞援兵在駿河故關東兵寡）信玄使小山田氏率甲信兵九百人攻武州八王子城（北條氏邦所領也）斬首二百五十餘級信玄使其子勝賴攻瀧山城（氏輝居之）而使其弟信連山縣景仲及内藤氏眞田氏抑小田原援兵信玄以麾下兵陣鴻森指揮之勝賴歲二十四意氣揚揚自把麾急攻之北條氏輝勵力防之城固不陷信玄曰殊到小田原而勝賴戰死則不可也乃命退軍既而信玄率群隊渡相摸川以山縣小幡眞田爲殿抑關東援兵内藤修理爲先鋒渡酒匂川頃日北條氏忠北條氏繁大道寺政繁石卷氏福島道隨等請氏康欲防信玄於路然北條幻庵松田氏等議曰信玄初示自駿河入關東之勢故我兵半在駿豆備之彼今俄自信濃入寇其鋒甚鋭不如驅兵士人民悉入小田原城固守則彼粮盡勢疲必其自退可如往年謙信來侵之時也氏康從焉故信玄無一人之遮而入小

畠山高政與家老遊佐氏有隙

三浦氏攻高田城敗也

田原悉燒城下人家而進到蓮池門内藤部下先登得首級城兵欲戰氏康制之不許（信玄發圍時留諸將抑殿因敵馬場美濃亦在其中然患北條爲大敵而帥輕兵小許而後至自陳遺旨之罪信玄不答之及到小田原而將士皆在城故放火時無防之者故屋宅皆燒唯松田宅免災衆皆悍其有備美濃曰我爲遊軍請以是爲殿乃率輕騎婺簪之）大内糧弘謂其部下曰聞元就在門司關可擊而破之皆曰不可也先陷鴻峯而斷防長之路也秋穗白松而遮海陸待元就出兵而快戰可也輝弘唯守山口越月元就遣使立花城告元春隆景曰早退陣歸國可討勝久輝弘以平内亂而再圖筑紫故兩將議留後之人是秋畠山高政嫉家老遊佐氏驕強欲黜之遊佐聞之欲因高政高政有退老之志然無子故養其仲弟紀州岩室城主政尚子貞政以爲嗣貞政猶幼故暫令季弟政賴爲高屋城代而高政避遊佐難而赴岩室城依政尚既而政賴入高屋城請義昭賜諱字改名昭高又與信長結婚而有自立之志無讓貞政之心遊佐亦憚其威量○冬十月辛丑朔乙巳三浦氏等誘備前援兵攻高田城香川氏牛尾氏拒之不克香川族及從者多死敵乘勝而進玉串氏爲先登香川兵部鎗殺玉串大破敵陣備前援兵退歸香川牛尾攻殺三浦城全丙午武田信

信玄夜退小田原北條氏輝氏邦氏繁遮之三增戰不利

玄欲退小田原城下然慮城兵之追揚言曰可詣鶴岡社氏康聞之曰彼退城下則勿必追焉比到鶴岡可挾撃而鏖之信玄夜退城下不詣鶴岡而直欲到三增山北條氏輝北條氏邦北條氏繁率武相兵二萬騎遮之信玄聞之曰氏康自來亦戰則我必勝矣況於部屬哉乃使其弟信連山縣景仲等爲伏兵而自登三增山據嶮待敵既而氏輝等競來氏繁馳使促氏康來氏康氏政率二萬騎發小田原向三增山戊申信玄與氏輝等戰於三增山甲州先鋒不利而退武田勝頼等諸隊相繼而戰時景仲等七隊自間

大石氏救氏輝危急爲擒

道迴敵陣後競撃之氏邇等不堪防之信玄乘其弊率麾下十六隊而進馳挾攻之北條兵亂敗走氏輝不退自奮接戰殆危大石氏曰此非大將可死之地我死之君早去大石屢却敵遂爲擒敵又追氏輝太急馬中矢而倒氏輝欲自殺師岡氏授己馬而拒追者氏輝幸免信玄唱凱歌獲首三千二百六十九級氏康既到荻野去三增僅三里而氏輝既敗信玄慮其精兵難敵退三增直向駿河時駿河戍兵聞信玄攻小田原而悉歸相州唯北條新三郎守蒲原城信玄分軍而陣伊豆相模駿河三州之間以振武威一說

元春隆景以桂左衛門爲留後退立花陣

信玄自三增歸甲州而再發到駿河己酉信長使瀧川一益攻大河内城不克乙卯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欲退立花而歸先選桂左衛門爲留後以坂氏浦氏副之而遣使於豊後陣曰兩軍對陣既久未決雌雄頃聞境内寇起欲歸采之卿等若尾我軍則一戰爲快戸次道雲答曰君等不戰而敗歸非無遺念與同僚議可以告報也於是隆景爲先元春爲殿諸軍皆歸大友諸將欲追之不果桂左衛門坂氏浦氏留守立花城周防長門兵聞元春隆景不克退陣而鏖大内輝弘者八千人元就使渡邊氏山縣氏江田氏井上氏二宮氏長

元春撃大内輝弘於周防

和氏等數千人加市川氏守禦乃與輝弘一戰破之多獲首級二宮戰死元春隆景到門司關謁元就見輝元議軍事大友諸將遣使立花城曰藝州兩將退陣卿等以孤軍留守備我大軍其忠勇誰不感美哉早辟城歸國我不忍屠之桂氏等馳書告元就元就曰爲令我諸軍無滯暫留汝等耳諸軍既至歸汝等無恙則幸也何拘一城哉桂氏等出城而歸大友兵三千餘騎入立花城代守之諸將各歸豊後辛酉吉川元春率一萬餘騎赴周防國撃大内輝弘輝弘烏合之衆畏而離散輝弘出山口到白松欲乘船逃

藝軍向山口、輝弘逃走、自盡於浮野峯

然無船、退奔三田尻、壬戌、元春不赴山口、再到三田尻、潙峯戍士來會、輝弘率八百餘騎一戰、怨敗奔浮野、追兵甚急、輝弘奔富海、從兵處處戰死、輝弘屢戰勢蹙、境氏呼曰、今亡亦死、不如早自殺、輝弘曰、不待汝之言、而我能知之、然汝等者、碌碌之徒、我不足以死、防之待元春至耳、汝若有情、則為我止匹夫之亂入也、境氏曰諾、乙丑、元春進旗到浮野峯、輝弘望見之曰、我運極於此、乃自殺、從士波多野氏、城井氏殉焉、元春送首三百餘級於元就、陣長門周防、群寇悉平、元就輝元元春隆景共歸藝州、信長使佐久間信

信長以次男信雄為北畠信意養子結和

盛村井春長森可成丹羽長秀掌畿内洛中之事、且築宇佐山城、使可成守之、領大津坂本、可成盜妨叡山封戸、合徒大怒、獻牒狀於禁中訴之、請正信長之暴動、右大辨藤經元賜綸旨於信長諭之、僧日乘齎綸旨與信盛春長可成長秀識之、然不肯之、信長厭大河内城難拔、而屢使瀧川一益放火邑里、城堅自若、介兵攻之、城兵能防之、求内應者、野呂氏獨從屬耳、國士鳥屋氏有智謀、運粮於城中、故守城五旬、無饑乏之困、然國中畏信長武威、而不能出戰、唯固壘耳、織田掃部助察其氣勢、請信長使扑木氏識和睦

伊丹親興池田勝政等擊殺浦上氏

國司具教長子信意無息男、故約以信長次男信雄、（號茶筌丸、歲十二）為信意養子、而去大河内城、止戰、具教信意領之、○十一月、庚午朔、丙子入木造城、丁丑、信長使信雄居大河内城、繼北畠家、使織田掃部副之、與一益監勢州之事、而使織田信包居上野城、勢州悉平、乙未、義昭使伊丹親興、池田勝政、和田伊賀守率攝州兵赴播州、救赤松氏、擊殺浦上内藏助、○十二月、庚子朔、乙巳、信玄帥師入駿河國、先遣使告蒲原城守北條新三郎曰、卿與氏真雖為外姻、然彼與我連戰必敗、以是見之、則彼不能久安其國、然則卿雖

北條新三郎戰死、勝賴入蒲原城

信玄入駿府、氏真出走小田原

明智光秀攻降黑居城主赤井直正

屬彼無益、願可通心於我、新三郎大怒、斬其使、與信玄隊將小山田氏戰、信玄不得輒克、時有内應者、導勝賴入城中、由是新三郎及從士七百餘人皆戰死、丙午、信玄入駿府、今川氏真使岡部氏等五十餘士防之、信玄以厚賞啗岡部等、岡部等悉降信玄、府城陷、又進攻小原氏、陷藤枝城、氏真出奔小田原、依氏政、駿河悉屬信玄、是年、信長使明智光秀擊丹波國、攻黑居城、城主赤井直正（號惡右衛門）能防之、連戰越月、直正病死、光秀急攻之、直正子忠家降服、信長赦之、授舊領、（光秀者、土岐族也、世在美濃、及土岐敗亡、而為浪士、甚貧窶也、信長平美濃、聞光秀為勇、）

倭寇入明侵惠州破敗兵部成

士登用之、壘有戰功、遂爲隊將、赤井直正亦以武勇聞於世、領丹波數城、是年當明隆慶三年、廣東志曰、倭侵掠惠州海豐縣、參將三詔、耿宗元禦之、把總周雲翔殺宗元、執通判潘槐、叛入于倭、是時倭侵海豐平山、巡撫熊將移鎮惠州、命詔與宗元禦之、雲翔隸宗元、與倭戰敗績、宗元欲斬以徇雲翔、是夜雲翔鼓衆二千餘、襲殺宗元、執潘槐、直逼惠城、官兵敗之、殺寇百餘人、雲翔遂投於倭、其勢益盛、乃調南贛兵三千五百、參將蔡汝蘭將以行、贛州同知方藥監之、總兵部成與汝蘭各爲營以逼倭、倭乘夜刼成營、破之、成投汝蘭、藥曰、納則俱敗矣、倭來攻、

元龜元年

毛利輝元、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相會攻尼子勝久

知內有備、遂去、越數月、汝蘭與成會兵攻寇、戰於平山、再戰於鹽路、三戰於東洲坑、俱大捷、時眞倭尚數百人、沿海而走、冀掠船以去、成部下所降舊倭前招之不信、截指爲誓、始降潘槐、乃得還、獲雲翔磔于市、於是倭寇息矣、

庚午、元龜元年、春正月、己巳朔、甲申、毛利元就令嫡孫輝元攻尼子勝久、吉川元春携其子元長爲先鋒、少子廣家歲十一請從、元春許之、同行、小早川隆景亦率兵會焉、丙戌、輝元隆景到津賀、元春到赤穴、雲石州兵來加、總一萬三千餘騎、頃聞大友宗麟發兵

元春攻多久和城

勝久以末次城爲本營

於豐前、欲攻宗像高橋、留周防長門兵爲之援勢、又聞武田高信黨勝久窺伯州、故南條山田小鴨北谷各守其城爲之備、備中備後亦國內不靜、由是不能從輝元之行、元就諭元春隆景曰、今般輝元初爲總督、然會者不多、卿等善謀誘敵而破之、丁亥、元春攻福山氏遠藤氏河添氏於多久和城、福山等逃奔勝久陣、斬首七十四級、山中幸盛問福山曰、聞毛利兵不多、然否、答曰、傳稱萬兵、而實其倍之、幸盛怒曰、是汝驚肝之所誤也、然不可懈焉、乃悉招部下兵、得六千七百餘騎、而以末次城爲勝久本營、而繞峯環谷、

信玄攻花澤城

謙信以氏康季子三郎爲繼嗣、号景虎

搆諸壘分兵守之、張大軍之勢、元春納賂於雲州庶氏、聞其軍策、己丑、武田信玄在駿河、攻今川氏眞部將小原氏三浦氏於花澤城、岡部正綱爲先鋒、小原三浦力戰不克、奔高天神城、依小笠原與八郎、今川同朋伊丹權阿弥爲小原在城、城陷、信玄赦之、長其殘兵大隅守、爲舟軍一隊長、小原氏三浦氏以小笠原爲先容、請降於德川氏、然小笠原謂家康與氏眞結怨、先是彼二人之所爲也、不如殺之、以爲己忠也、乃斬小原三浦、獻其首於家康、是月、北條氏康季子三郎赴越後、上杉謙信以其女妻之、授己舊名、號上杉三郎景虎、以爲繼嗣、初、謙信無男養

藝軍擊敗勝久將山中幸盛

其外姪長尾景勝爲子、然景勝之父不協謙信之意、故殺之、且黜景勝養三郎景勝有不滿之色○二月、己亥朔己酉、輝元聞勝久令山中幸盛屯比部而先進兵攻森脇氏於比部子城、森脇去入幸盛陣、元春隆景令謀者窺敵陣、而告諸士曰、此役輝元始承元就命將諸將、故元就祝之曰、輝元代我、諸士勿怠、方今欲示勇猛於敵軍、然慮部下兵損、不知諸士謂何、輝元曰、敵兵自移陣以來未幾日、恐其軍營未全備、伺其間急擊之、則彼敗亡必矣、杉原盛重進曰、善、輝元乃倚胡床、把團扇指揮諸軍、勝久軍士放鳥銃拒之、藝州兵士不能當而退、勝久乘勝追之、元春隆景奮然自進、周麾大呼曰、我自登、於是諸士畢登矣、比部兵士大敗、藝兵彌進擊之、幸盛逃矣、小坂氏知其鐙色追之可一里、幸盛匿林藪而免、藝兵得首二百餘級、勝久及幸盛等聚殘兵構數壘、謀再擧、天野隆重守富田城踰年、遂爲勝久不陷、至此藝兵戰克、富田圍解、家康發岡崎、往會織田信長於岐阜、信長感參州平均之功、勞之、癸亥、信長向洛、家康同行、此夕宿赤坂、甲子、到江州常樂寺、留滯累日、○三月、己巳朔辛未、信長觀相撲於常樂寺、癸酉、入洛寓半井驢庵宅、乙亥、家康歸岡崎、令諸將曰、信

信長使長秀索名器古畫於泉堺

信長議決討朝倉義景

長將有事於越前、我亦可出援兵、乃催參遠軍士、○夏四月、戊戌朔、信長使丹羽長秀等索泉堺富人所蓄名器古畫、若有稱其意者、則授金買之、辛亥、將軍源義昭觴信長於新館、催猿樂、月卿雲客、及畿內諸士預其席、且請進其官位、信長又辭之、信長聚畿內諸士曰、義昭既備天下武將、而我執兵馬權、故諸國列侯追我下風、或執謁、或請盟、然朝倉義景自專于越州、匪啻不須我而已、輕侮義昭者也、其咎之大何以加之、若不討之、則諸國列侯亦以自恣也、諸士皆曰、討之而可也、柴田勝家森可成白信長曰、小谷城爲越前美濃道路、且朝倉淺井有舊好、君宜告長政決越前征伐也、信長曰、長政於朝倉唯舊好耳、與我既爲舅婿、則雖不豫告之、彼豈有異心哉、遂定北征、家康師師入洛、信長大悦、一說曰、家康自三月滯留京師、信長請同北征、家康曰、我不期偶在洛、兵士甚少、願歸參州聚兵以會焉、信長不聽而止、然松平家忠日記謂、是年二月、信長既告討朝倉於岡崎、請援兵、三月七日、家康發岡崎、御年譜亦云爾、今從之、壬子、輝元元春隆景攻勝久將牛尾彈正於三笠山、彈正弟僧隣爲彈正請降、乃許之、其夜城中失火、輝元乘其紛騷、縱兵急擊之、彈正及隣投火而死、城中男女悉燒死、乙卯、輝元等進兵攻熊野高瀨兩城、熊野城降、又取

藝軍攻三笠山城牛尾彈正敗死熊野高瀨數城皆降

信長向越前、義景遣景鎮等備之

信長攻手筒山、柴田池田木下爲先鋒、森傳兵衛戰死、越將津波九波等戰死

高佐城、而向高瀬、又降平田手崎城、令牛尾大藏平岡十郎守之、丁巳、信長帥師向越前、經江州若州、到敦賀、陣串川、朝倉義景遣景鎮于金崎、足田津波等于手筒山備之、庚申、改永祿十三年、爲元龜元年、權大納言藤實澄爲上卿、式部大輔菅長雅勘進之、（毛詩淮夷獻元龜）壬戌、信長進兵攻手筒山、柴田勝家池田信輝、木下秀吉爲先鋒、山險城堅、諸將勞屈、森傳兵衛（可成長子、歲十七、）等戰死、時家康來會、自南方急進、入城中、勝家等追跡競至、朝倉景恒來救、不利歸金崎、津波九波等戰死、手筒城斬首千三百七十餘級、（或曰、八百七十餘級）

信長与家康合圍金崎城、朝倉景恒請降

淺井久政与部將議赴援義景

癸亥、信長與家康進軍圍金崎城、勝家可成信輝、佐久間信盛爲正兵、坂井右近、木下秀吉、山田氏等爲奇兵、遞爲攻圍之勢、（或說曰、信長急攻金崎、景恒力竭、率兵出城而請降、其近郡疋壇城兵亦降、信長命瀨川氏山田氏等隳而城撤壁、而後撤木目峠入越國、）甲子、信長進兵攻金崎城、時驛使來告曰、淺井長政應朝倉而遮信長後、先是淺井久政聞信長北征、謂長政及家臣等曰、往年我與信長約、莫擊朝倉、信長許諾、故許與長政結婚、然信長違約擊越前、我今深察其心、則彼討義景之後、必再侵江北、我家昔假朝倉之力、至於此、則遣援兵而可也、非唯越國之爲、亦聊固江北、

也、長政曰、信長之擧、非私念之所致也、以使共順武命也、可謂公共之理也、然遣援兵則與叛君何異、況於有舅婿之好乎哉、時遠藤氏進曰、長政之言誠是也、久政不喜、遠藤氏曰、方今信長全領濃尾、專畿內之權、假饒合志於越州、亦何得敵乎、久政彌怒、赤尾氏曰、君唯念舊好、遠藤唯慮江北之安危、一家之安危、係於祖宗、修好者朋友之事也、寧與修舊交、不若念祖宗也、久政大呼曰、遠藤柔弱、赤尾老矣、不依朝倉則我祖何興、家假饒與朝倉而絕、我屬籍亦何悔、由是諸臣不能諫、長政亦從其言、久政乃遣魚住氏

信長班師、家康爲殿、使秀吉留扼金崎

山崎氏於越州、告通其志、義景大悅曰、淺井氏父子重舊好、離姻屬、可謂義士也、若信長攻小谷、則我必發援兵、乃堅誓約也、信長聞長政叛、且怒且驚、告諸士曰、敵在前後、不早拔金崎、則敵彌得利、卿等勿懈、若城强難克、則我亦戰死耳、家康曰、我素知長政用兵、必其不神速也、不如早歸洛、催大軍、併擊朝倉淺井也、若留後乏人、則我其當之、信長從之、乃謂諸將曰、誰留此扼金崎、衆皆黙然、木下秀吉前席曰、君若試僕、則雖爲不肖、盡力留拒之、信長壯之、加授輕卒二百人、且令諸將分召士卒、以令秀吉領之、於是信

信長入江州朽木元綱迎之

長班師退于若狹家康爲殿朝倉景恒率一千餘騎出城追之秀吉以七百餘騎拒破之斬首八十餘級進逼城下景恒請和秀吉全軍歸營義景別將尾信長將及之家康手自取砲擊卻之信長到榊城休於粟屋氏家其子議殺信長粟屋不聽而止（一説信長使秀吉告景恒曰早降我軍景恒力竭故同之而竊出金崎其部兵三段崎氏曰景恒何漫恐敵兵出城乎可謂忝弱之士也乃獨自守城防之信長竒其志景恒之父伊丹聞景恒之出城怒曰汝何忝我家子乃絶父子之愛景恒直入永平寺薙髪爲僧信長遂到金崎城欲入一乗谷家康及松永久秀諫之曰長政属彼則凱旋不可圖先帰洛而可也信長同之時三段崎内在信長軍信長感彼志令帰越州）乙丑信長以粟屋氏爲前導到江州入朽木谷時朽木元綱

氏政攻甲將駒井氏於深澤戍

著兜鍪率兵迎之信長疑有其異志松永久秀從在軍中告信長曰臣請往察之彼若面從而不心服則手及之而共死耳乃馳諭元綱曰卿其實順信長則擲兵器而可也元綱領焉脱甲不設備信長大悦入元綱宅家康亦駐馬於朽木（按佐佐木譜定綱曽孫義綱分邑居朽木谷子孫世領之）丁卯信長發朽木赴京遣丹羽長秀明智光秀於若州求武藤氏東屋氏松宮氏質皆應命佐佐木承禎流浪在伊賀國聞淺井長政叛信長欲乘其機復舊地乃招聚浪士歸向者不少是月北條氏政帥師到駿河攻甲州戍將駒井氏於深澤城氏政謂彼

城褊小聞大兵之來則可出城而降然駒井竭力防戰不屈不休氏政曰彼不足爲敵若強拔此城則我士卒太勞勝而無益乃歸小田原城大友宗麟出軍於筑後國高良山先鋒進到肥前國神崎郡姉村龍造寺隆信令鍋島直茂擊卻之○五月戊辰朔癸酉信長入洛家康亦發朽木經若州與信長異路入京淺井長政豫謂信長久留滯越前則自後襲之若班師則要於路擊之然信長經若州及朽木自間道入京師長政不喜曰既失時機於今則待彼歸美濃遮擊擒之且聞承禎亦勃起朝倉亦必來救我三將戮

信長定洛中畿内法制

力則彼何免哉信長令稲葉一鐵其子貞通守江州守山浪士等應承禎蜂起成群遮行路一鐵父子督兵擊破之斬首千二百級由是往還路開木下秀吉自越前歸洛信長定洛中畿内法制淺井長政遣使於越前曰信長適日可歸美濃早假援兵遮彼於路一擧而滅之義景不許之使者魚住氏山崎氏曰長政義士也不可不救之然義景不領焉乃歸報之長政怒而再馳使曰今恐信長威不來救則兩家亦族不日必其噬臍也義景不聽長政嘆曰我悔不諫老父黨義景絶信長嗚呼家運極矣丙子信長告暇於

信長發江州承禎聚浪士而邀之

移谷善住房匿山中狙信長放銃

義昭發洛到江州使森可成守志賀宇佐山兩城己卯入永原城令佐久間信盛守之且令柴田勝家守長光寺城中川氏守安土城木下秀吉守長濱城（初号今濱後改長濱）乙酉家康歸岡崎城信長與家康約我將擊淺井必來會救之家康諾丙戌信長發江州歸岐阜佐々木承禎聚浪士五千餘人據鯰江城陳野洲川邀之信長擊破之斬八百餘級敵猶遮前後蒲生賢秀及布施氏道信長自千草越嘗險入甲賀山畑勘六導之有移谷善住房者為承禎狙信長匿山中信長不知之而過善住放銃中信長衣袖從者大驚欲

淺倉義景率師到江北議與承禎長政擊信長

長政構壘備于信長

承禎絶城中水道勝家決死出戰大捷

捜索山中信長曰我幸免何捜彼賊哉戊子信長入岐阜城與諸將議設討平江北之策佐々木承禎請援兵於越前義景令朝倉景鏡率二萬餘騎到江北議與承禎長政併兵擊信長然猶豫不果長政築横山城且構數壘假越兵守之〇六月丁酉朔庚子淺井長政構長比刈安兩壘成信長襲來之備佐々木承禎使其子義弼攻柴田勝家於長光寺城勝家固守承禎亦往會增兵圍之不克承禎密畀賂於庶民問城中之事曰水乏承禎遣兵於諸方絶水道然城中無憂色承禎頗異之故試遣平井氏於城中伴約

甕破柴田之稱始于此

和議勝家與之晤語平井氏及退告人曰我久勞軍務氣宇太疲今欲盥漱願爲我出水勝家悟其密旨盡城中之水以盛銅盥之中使二士擔之以出焉平井盥漱事畢勝家麾餘水而不敢惜之平井大驚語承禎承禎亦驚勝家告諸士曰敵軍既知乏水若久在城中則必有後患速出擊之而可也乃設酒宴相與告以死討彼恣飲城中餘水自揮陣刀打破瓦甕而急入承禎之軍大擊之得七百餘級承禎大敗而走勝家獻捷於岐阜信長大喜加賜采邑賞其戰功（時人感勝家軍功呼謂甕破柴田）淺井長政重遣使於越前曰信長

竹中重治說長向壘守將樋口氏令從屬信長

邇日可來攻我我欲據要害拒之早可出援兵朝倉義景與家臣等議使同族式部大輔率二千餘兵赴小谷長政築壘于竹倉于刈安使越兵居焉而城長向壘使堀次郎守之又分兵于本江于横山以固軍營信長竊語木下秀吉曰堀次郎年未弱冠然其家臣樋口氏略有勇名汝往與竹中重治（号半兵衛）相議而可使彼屬我秀吉乃往告重治重治領焉赴長向壘請見樋口辭之重治累請不已樋口出見焉重治曰永屬長政則堀氏忽絶早從我言則其有後乎樋口密謂假饒屬信長遂必被滅然則敵而無損後而無

信長率大軍到江北

益故、曰、非我所專、可與諸僚相識于先歸重治悟其志、告信長修盟、曰、不可殲其家、樋口聞之、喜而從服、信長長政怒曰、彼思逆、不可言、我欲往討之、而強敵在前、小賊不足誅、唯恐越兵聞此事而攜貳、乃自率兵、會竹倉刈安之兵、既而越兵果逃走于越州、朝倉景鏡亦悟承禎拙於軍事、而進到美濃界、放火於邑里、而速退歸越前、乙卯、信長率大軍、到江北淺井郡、陣柳田、丙辰、攻破竹倉、諸壘巡見横山城、令織田信包、水野信元、丹羽長秀、堀次郎等抑之、攻之、丁巳、信長進到小谷城邊、分諸將兵八千餘騎、登雲雀山、放

信長進軍迫小谷城

淺井長政与諸將議防禦

火於市鄽、而自登虎御前山、候小谷、艱險、與諸士議攻戰之事、信盛曰、以君衆兵襲之、則豈有不陷之理乎、然我軍死者三之一也、不如漸退之而可也、信長同之、戊午、信長退陣、長政曰、信長伺其兵營、不速擊我、我何鬱々久居焉哉、唯出戰可決勝敗於一時、僉曰、不可、信長之兵比我殆百倍、然以倚小谷之險、彼不能縱擊、若夫出而戰、則所謂買禍者也、請援於越前、察時機而擊之、時信長遣勝家等於尊勝寺、長政聞之、又欲出兵擊之、諸士不從、長政怒曰、朝倉不可急出軍、信長勇將也、其間若急攻横山城、則此城陷、

繰引之軍

不可旋踵、汝等他後悔、非者必矣、諸士默然、由是長政告久政、久政亦同諸臣之言、遠藤氏號喜右衛門進曰、長政之勇、豈為敵軍所襲、若出兵、則我雖愚、當先登之任、久政叱而使之去、長政枉從之也、然城中壯士守長政之勇、皆切齒搔頭相議、竊出城、襲擊信長後軍、佐々成正、梁田氏、中條氏、三士相代防之、然彼在險所、窺之、三士力戰周旋而退、謂之繰引之軍、少壯諸士喜而追之、勝家見之、整備會焉、諸士或敗奔、或戰死、信長欲攻横山城、城守大野木氏、三田村氏、野村氏、請救於長政、長政遣使於越前、求援兵、義景不能辭焉、

越前淺倉孫三郎援小谷

庚申、信長使諸將攻横山城、城兵雖防之、不能敵焉、告急於小谷、是日、越前先鋒朝倉孫三郎率一萬餘騎、到小谷、且曰、義景亦可以大軍繼至、久政長政歡抃不翅、壬戌、信長急攻横山城、城守馳使於長政、曰、援兵逢滯、則擧城而降信長、長政曰、待義景至而戰、則可得勝乎、然横山陷、則敵彌競、而我勢甚減、速可一戰、乃併越前援兵、而進發向横山城下、距信長本營龍鼻五十町、長政以爲猶遠、可移野村三田村而近接一戰以斬信長、衆皆曰、可也、淺井半助曰、信長勇智兼備、近接必危、遠藤氏曰、戰之勝敗、未可知焉、我

家康會信長陣議討江北

信長定軍列家康爲先鋒

突入敵陣手及信長必矣是夕家康帥師會信長陣先使本田忠勝内藤信成伺淺井朝倉陣而見信長信長大喜共議軍事家康請曰我擊越兵乎擊長政乎信長曰可擊越兵癸亥信長定軍列曰柴田勝家明智光秀爲一陣參遠兵爲二陣稻葉一鐵爲三陣共擊越兵坂井右近爲一陣池田信輝爲二陣共擊淺井殊使丹羽長秀抑横山城家康不喜曰不論淺井朝倉唯爲一方先鋒池田信輝曰麾下之兵猶足滅彼豈借家康之援兵乎假令借其援助不可當先登之職家康曰我爲信長不遠百里而來若不爲先

登則何面目而歸參州勝家曰使兼謂此役之魁不爲信輝則必爲我也不料家康之言出于玆言未既信長瞋目曰汝等之言太過宜任德川殿之所請也由是家康爲先陣勝家光秀爲二陣傳稱此時家康与信長同席勝家信輝等羅列庭上少焉信長謂家康曰敵兵多足下兵寡我可以部下一隊加焉足下其撰之家康曰稻葉伊豫守一鐵可也信長許之伊豫守曰我兵太寡豈足爲其援助乎哉信長曰德川殿何無心而揀汝哉可謂榮也伊豫守曰列岡崎軍後則何敵不破之哉木下秀吉進請信長曰傚臣采邑近淺井郡願爲一方之

信長与長政戰於姉川

越將眞柄氏強勇鬪向坂式部及五郎遂爲大郎所殺

先信長曰議已定矣汝亞信輝列三陣討長政秀吉不能強請曰謹從命耳今夜信長望見淺井軍揚火曰是必欲移陣於野村三田村也諸將其謀之家康曰速發擊其不意而可也信長曰善於是諸軍進向野村三田村甲子黎明淺井長政進到野村三田村信長先鋒既在玆發矢放砲如雨長政退隔姉川挑戰既而信長以坂井右近池田信輝爲先自督三十隊陣東方家康率參遠兵五千餘騎陣西方酒井忠次爲先鋒榊原康政爲二陣諸隊繼之一說曰本多忠勝大久保忠隣爲一陣酒井忠次榊原康政松平伊忠小笠原与八郎等爲二陣而第三陣則家康本營也稻

葉一鐵列其軍後忠次先馳欲迴川入敵陣其間康政直急涉川先於忠次縱擊之其勢甚銳康政被傷然且進且奮朝倉兵亂擾忠次及諸隊繼至越軍大潰追到虎御前山獲若干首級傳稱姉川之役大須賀康高爲一隊長與小笠原與八郎共破越軍松平忠正水野忠重共有戰功松平信一獲甲首二級本多忠勝先登奥平貞能與酒井忠次爲先鋒大久保忠佐指揮兵本多廣孝亦列先鋒敵執鎗擲廣孝透鎧然不傷廣其子康重力戰獲首級被傷二所其餘渡邊守綱等壯士及諸將私屬等戰功有差然忠次康政二將膽炙人口越前壯士眞柄氏号十郎左衛門前波氏等回顧留戰眞柄氏多力絕倫以勇名鳴世所當無敵向坂式部揮鑓鏦其股眞柄不變以劍打破彼所著之兜式部曰

朝倉孫三郎聚殘卒歸国

昏而顚其弟五郎馳來救之眞柄揮力相接五郎力折爲眞柄傷股而例五郎弟六郎及從者山田氏來擊之眞柄打割山田頭六郎揮鑓又鏦眞柄遂殪揚言曰我是眞柄十郎左衛門也六郎素聞其名顧式部曰兄來斬彼首然式部不得起六郎遂獲其首眞柄子十郎亦有勇力聞其父死而歸戰青木重直（号加賀右衛門）其子一重（号所右衛門称氏部少輔）彼及其從者與彼接戰十郎斬青木從者一重執鑓鏦十郎取其首其餘越兵戰死者多朝倉孫三郎收殘卒歸國長政陣堅磯野秀昌爲先鋒突馳擊坂井右近破之右近子久藏

濃將坂井久藏戰死信輝代戰諸隊皆敗信長殆危

竹中久作斬遠藤遠藤家士富田弓削今村皆戰死

江將安養寺被擒

戰死（時歲十六）池田信輝代而戰磯野又擊破之淺井諸軍乘勝進突信長本營諸隊皆敗信長殆危氏家卜全伊賀伊賀守以三千餘騎留拒之時朝倉軍既敗稻葉一鐵見西軍失利廻兵橫擊淺井陣却之殺傷甚多遠藤氏心狙信長手提首一級佯爲麾下兵進近信長竹中久作怪之遮遠藤抱之斬其首（久作豫言我可擊殺遠藤喜右衛門果如其言久作者半兵衛重治弟也）遠藤家士富田氏弓削氏今村氏等皆戰死長政戰疲且越軍早敗欲退陣而逃信長追擊之上坂氏等戰死淺井遂入小谷磯野秀昌解圍入佐和山城信長亦班師信長擒長

德川殿功第一稻葉一鐵次焉

家康与信輝相啣萠于此

政將安養寺某問曰小谷殘兵幾許安養寺曰久政及井口氏等猶以大兵保焉且長政既入城則容易不可拔焉信長以爲然矣秀吉曰諸將同心擊之則雖有餘兵豈不陷之哉信長深慮而止安養寺請死信長曰勇士也乃赦之錮於不破氏家信長會諸將曰此役微德川殿豈決勝於越兵哉微稻葉一鐵豈得退長政哉德川殿功第一一鐵次焉乃贈劍馬於家康且示感書曰此役之功前代未聞後世亦可無之可謂當家綱紀武門棟梁也一鐵亦賜劍馬家康遣神谷氏謂池田信輝曰此役子姉我爲先登然戰

信玄攻蓑輪城氏政救之

信長圍佐和山城不能陷

功被信長稱如此可謂當其任而成其功也子見敵軍之進猶不能退之豈當先鋒之職乎乃傷其股以爲後來之懲也（按信輝與家康含怨萠於兹矣）横山城及江北諸壘或陷或降信長撿首級三千餘送京都告捷於義昭家康歸參州是月武田信玄攻上州蓑輪城北條氏政救之上杉謙信與氏政約雖出兵自半途歸既而氏政亦班師信玄猶留滯上州之士稍降服踰月歸甲州〇秋七月丁卯朔信長進兵圍佐和山城磯野秀昌能防之且城固地嶮信長慮不輙陷命丹羽長秀市橋氏水野氏河尻氏等構假壘扼之又使木下

三好笑巖、北齋樹黨、到攝州圖義昭

信長會昭高義次、分攻野田福島壘

秀吉守槇山城。壬申、信長入洛、謁義昭。甲戌、歸岐阜。三好笑巖（初號山城守）、三好北齋（初號日向守）在阿波國、聞信長與朝倉淺井相戰而樹黨相議曰、往年之戰吾儕不整兵衛、不完城郭、故有不虞之難。今般欲築壕壘於畿內而擊義昭、試擇其地。白井淨三進曰、攝州野田險阻之土也、修壘而可也。且頃歲池田勝政與其一族不善、而爲同族被黜、故池田城兵屬我軍。本願寺門跡顯如亦妬信長、故必夫來會。所謂天與之所者也。笑巖曰、善。乃悉衆入攝州、寓居中島、修壘于野田于福島。細川部下三好餘族、巖成、篠原等黨及齋

藤龍興、長井隼人、紀州雜賀鈴木等一萬三千人、各分守諸壘。是月、家康自參州岡崎城移遠州濱松城。○八月丙申朔、甲辰、三好黨安宅氏陣尼崎。戊申、攻伊丹城。池田勝政救之。安宅不勝而歸尼崎。畠山昭高、三好義次使其部下三百人守河州古橋城。笑巖、北齋遣阿波讚岐淡路兵攻之、不克、死者二百餘人。乙卯、信長聞攝州蜂起、督三萬騎發岐阜。丙辰、參州遠州暴雨烈風、民屋多壞。戊午、信長入洛、館本能寺。翌日、詣二條城謁義昭。庚申、信長發洛、到牧方。辛酉、陣天王寺、使先鋒諸將分攻野田中島福島壘。壬戌

德川信康元服

大友宗麟攻龍造寺隆信、其將八郎被擒

播州別所氏根來寺等來服信長、

信長奉義昭、勵兵攻野田福島

畠山昭高、三好義次、松永久秀、及和田氏、茨木氏、池田氏、伊丹氏、鹽川氏、有馬氏、及和泉國士、共會信長陣天滿森。癸亥、家康長子信康元服於濱松城。參遠群士悉來賀、登城觀猿樂（觀世宗雪及其子左京、慶召來自京勸之也）。既而家康使信康往居岡崎城（家康與信長交厚、且信康其聟也、故請受信字、以爲諱字）。乙丑、三好定逸及其弟爲三、去野田城、屬信長。香西氏亦降。是月、大友宗麟使其族八郎擊龍造寺隆信。到肥前小城陣。今山隆信使鍋島直茂率二千餘兵擊破之、擒八郎。頃間毛利輝元、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入出雲國、屢與尼子勝久戰。勝久勢減。時聞

元就病、故輝元、隆景歸藝州。元春率六千餘騎留雲州、頻陷諸壘。山中幸盛率一千餘騎攻羽倉城。城守井上氏、中島氏拒之、不利。元春遣益田氏等救之、擊幸盛、却之。北條氏康病。○九月丙寅朔、戊辰、將軍義昭發京師、向攝州。是月、三好北齋去池田城、移福島壘。己巳、播州三木別所氏、根來寺巖室房、杉房、紀州玉置、湯川等、各率兵屬信長。癸酉、義昭入細川藤賢中島城。信長築壘於大坂西樓岸、使稻葉一鐵及齋藤氏、中川氏守之。又使平手氏、長谷川氏、水野氏、塚本氏、丹羽氏、佐藤氏、梶原氏、高宮氏、佐佐成政守川

本願寺光佐叛應野田信長討之失利

口壘甲戌信長移天満森分兵攻野田福島擲束草
埋城隍丁丑信長奉義昭移海老江命先鋒諸將築
土山放鳥銃根來雜賀兵一萬人攜鳥銃三千挺來
屬信長放之如雨城兵恐懼請降不許戊寅大坂本
願寺光佐（號顯如）叛信長應野田福島而出兵攻西樓
岸川口二壘己卯信長使佐佐成政林氏井出氏福
富氏野野村氏湯淺氏討本願寺賊於森口不克野
野村戰死成政被傷賊乘勝前田利家等力戰拒之
賊疲而退故諸軍免難歸陣淺井長政遣使於越州
曰近頃信長征攝州其軍未利我欲乘其虚擊之卿

長政乘信長師失利誘義景以出師

江越軍攻森可成於宇佐山織田信治青地等戰死

亦可來會朝倉義景集家臣議之皆曰攝越相距遠
矣若出師則將疲兵病必爲後患之媒也由是義景
辭之長政大怒又告之曰卿常挾怯心故姉川之役
不利可謂弱也何不蓄報怨之志乎信長何人卿何
人均是人也漫莫恐畏然義景猶不同之其同族景
鏡强諫請討之義景乃赴江北辛巳朝倉義景率二
萬餘騎到叡山八王子邊淺井長政以四千餘騎會
之（一說曰九月十九日甲申朝倉孫三郎景健山崎長門守吉家代義景到坂本）癸未義景
長政部下壯士三百人不聞號令拔群攻森可成於
宇佐山城可成遣兵防之不利可成自出擊破之敵

信長與三好黨修和歸洛光佐遮路而戰

又驚來可成退入城甲申義景長政合軍攻宇佐可
成率一千餘騎擊朝倉兵走之長政擁擊可成陣朝
倉亦歸戰可成退處敵追已入城而揚言曰可杜城
門長政追急可成戰死織田信治（信長弟）青地氏及可
成從者數輩同死義景長政進而圍城武藤氏肥田
氏等率殘兵固守義景長政留兵而歸營乙酉義景
長政放火於大津民屋丙戌舉燧於醍醐山科信長
慮義景長政乱入京師罷野田福島軍與三好黨修
和奉義昭歸洛命柴田勝家及和田伊賀守爲殿後
光佐命其徒絶江口渡舟而發兵追之勝家擊破之

義景長政陣叡山信長圍之斬僧徒若干

浪士等處處蜂起遮信長皆爲勝家被破而散去義
昭信長到江口欲渉無舟信長察瀬之淺自馳而渉
將士皆從信長直欲向朝倉淺井陣勝家曰不如經
回京師以安衆心信長不聽直赴大津勝家入洛倚
馬徇於街衢曰我君直如大津滅敵不日矣洛人安
堵在京武士皆赴大津信長感賞勝家有智慮戊子
義昭歸洛己丑義景長政驚信長早到大津引兵登
叡山陣鉢嶽青山坪笠山信長進到坂本庚寅信長
分配諸將攻圍叡山信長移三井寺入志賀宇佐城
山本氏導諸將自八瀬小原入襲叡山房舍斬僧徒

信盛一鐵令台嶺僧徒通志山徒不可

信長請援兵於家康石川家成酒井忠次松平伊忠忠次本多康重充之

若于今夜佐久間信盛稻葉一鐵密招山中老僧曰、汝等通志於我軍、則謂信長使寄加封戸、繁榮如古、若不然、則台嶺滅亡在近、僧徒遂不可、且聚妓女割魚肉、以慰朝倉淺井諸士、結約彌固、信長請援兵於濱松、家康遣石川家成、酒井忠次、松平伊忠、本多康重、松平忠次、將兵而加精兵二千人、赴江州、比及勢多、信長令木下秀吉勞其遠來、且告曰、朝倉淺井則我足以拒之、佐佐木承禎殘黨屢蜂起遮路、卿等屯草津勢多之間、可拒彼也、既而承禎率其徒群來會戰二十餘回、參遠兵壯、承禎不克而退、是月、武田信

信玄横行小田原降三河諸壘

北條氏康卒號東陽岱山

玄進兵於伊豆國、到韮山、北條氏康有病、氏政率三萬八千騎、到箱根山中拒之、信玄先軍到箱根驛、與氏政先軍戰、得首六十七級、信玄引兵下山、將到駿河、氏政追之、到三島、張陣五十隊、信玄分二萬三千、為二十一隊相挑、揚言曰、此役殺氏政入小田原者必矣、氏政班師入小田原、(依氏康病篤、不戰而歸、)信玄赴駿河、修江尻山西壘、令山縣景仲守之、而令秋山氏侵參河國、築手三年長篠三隊降信玄、○冬十月乙未朔、丁酉、前左京大夫北條氏康卒於小田原城、歲五十六、己亥、葬于早雲寺、(號東陽岱公、)氏政欲為氏康別建一

信長圍叡山

長秀秀吉擊一向宗徒斬其魁照光房

寺、古河義氏請氏政曰、我蒙氏康扶翼、且有結姻之好、願造一院、報其恩、氏政從之、義氏喜、新建大聖院、安氏康牌、氏康少壯以來、善用兵、臨戰三十餘度、指揮關東八州、舉世以稱良將、初問倭歌於逍遙院實隆、至老嗜好、頗通秘蘊、八州之間、有無雙之名、其餘諸藝亦無不達焉、是月、信長圍叡山、遣使於朝倉淺井請戰、然不肯出、攝州賊徒又欲蜂起也、畠山昭高、三好義次等、為信長防禦之、不能入京師、佐佐木承禎誘江州一向宗、構壘遮路、丹羽長秀、羽柴秀吉擊破之、斬其魁照光房等二千餘人、告捷於信長、信長

山縣景仲奪遠州郡家康自將兵討其違約

感賞之、(傳稱、秀吉本凡卑、不知姓氏、自稱木下、慕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榮達、而拾收其姓氏、以稱羽柴、又一說曰、秀吉初無名諱、自顛倒朝比奈三郎義秀、而號秀吉、蓋欽其勇健也、)武田信玄竊令山縣景仲奪遠州城東郡米納於駿州藤枝、家康大怒曰、我與信玄相約、限大堰川為堺、吁、山縣何者哉、妄入我邦域哉、乃不催諸將、自將騎步數千、馳往討之、(事出急遽、從士或不著鎧、或不被冑、或甲冑共不違者之、)景仲佯為口論闘戰、自是家康與信玄絕、而為矛楯、甲州將士皆論景仲曰、彼違約妄戰、參遠交絕、則信長亦可為敵、大難既兆、軍旅不止、景仲不可不罪之、景仲亦懼、錮其始戰者謝之、信玄笑不責之、既而以景仲為江尻

尼子勝久攻末次城吉川元春部救之

長曾我部元親襲取蓮池城

元親弟親貞爲國司兼定起本

城代諭曰我有事于參遠則汝其爲先鋒尼子勝久與山中幸盛等議曰聞輝元隆景歸藝州元春獨留雲州速擊而平之乃督五千餘騎攻末次城元春在富田聞之曰此役絕尼子種類乃馳往救之追從者甚多勝久引兵入新山元春攻高瀨城神西城皆降幸盛又來入神西元春欲再攻之有病不果○十一月乙丑朔庚午長曾我部元親襲取蓮池城初一條中條藤兼定累世爲土佐國司所領稍廣身居幡多郡分兵守其屬城蓮池亦其一也頃年元親兵勢漸振然猶不背景定元親弟曰親貞（稱左京）頗有智謀謂

元親曰君何不擊兼定乎元親曰我家微賤之時蒙彼眷遇且彼者兼良之裔也可謂貴介也若擊之天誅亦不可逃乎親貞曰豈有天誅之在乎若有之則我其蒙之元親曰然則汝其起兵可擊之親貞唯而退元親乃授弘岡城於親貞其城近幡多郡故元親寄書於兼定家臣佐竹氏曰僕弟親貞居弘岡城彼天性不羈不辨貴介其城近蓮池唯恐無禮於兼定汝其以此言告兼定而可也親貞密納賂於平尾氏土居氏沖津氏等相親相睦而後饗三士問之曰卿等采邑幾多乎哉三士答以其實親貞撫掌嘆曰微

元親攻降津野佐川兩城又攻安喜城城守戰敗死

信長架舟梁於勢多

長島賊蜂起圍織田信與信與自殺

祿之至小者也若仕吾兄元親則豈得如此微祿哉三士曰此吾願也而依誰列彼麾下乎親貞曰我爲之媒也三士皆喜於是親貞與三士約期夜襲蓮池城兼定所置戍士皆逃去親貞入城又取戶波城兼定大驚遣使謂元親曰卿有何恨而攻我乎元親曰我兼告佐竹曰親貞天性不羈也君何聞其言而責我乎自是兼定與元親絕元親亦有并一國之志先攻津野城佐川城降之而攻安喜城城主（號安喜山城守）依元親弟親泰請降元親不許而擊之城主戰敗而自殺元親又進攻柰半利城拔之使親泰及來名氏

守兩城而自到久禮城擊佐竹氏佐竹素與元親通然慮兼定之怒入城暫堅兵衞以防戰佯稱兵竭力盡而降依是兼定舊臣東窪氏賀久見氏志和氏西原氏等亦請降皆許之元親乃引衆歸種崎親貞亦退軍歸弘岡城丁丑朝倉淺井與信長和親止兵庚辰信長命丹羽長秀架舟梁於勢多太有便往還是日勢州長島賊徒蜂起圍織田信與（信長弟）於一江壘乙酉信與力屈自殺丙戌佐佐木承禎及其子義弼降服信長謝罪執謁（六角家至此而衰矣）丁亥江州堅田人猪飼正勝馬場氏居初氏等請屬信長勵戰功且求將

義景兵敗取堅田殺坂井右近拒之敗死

神祇大副大中臣朝忠逝

帥信長擇其人坂井右近請往信長許之以安藤氏桑原氏等一千騎副之右近到堅田聞朝倉淺井有貯粮之寺乃往圍之奪其粮殺戍士五十三人義景怒謂長政曰與信長一戰爭到京經朽木歸越前乎長政曰不可也不如到堅田殺右近也義景從之庚寅義景長政率五千騎攻坂井右近於堅田右近力戰而破之得若干首級敵勢猶競右近戰死桑原氏等及步卒千五百人隕命義景長政取堅田壘信長大怒進軍攻圍叡山時雪深嚴寒越前江北軍士甚苦祭主從三位神祇大副大中臣朝忠逝武田信玄

源義昭諭濃越江三帥講和止兵革

自駿河歸甲州濱松質人松平源三郎凌雪冒險逃歸遠州壬辰義昭赴三井寺依義景長政望請勸信長講和睦○十二月甲午朔丙午義昭遣二階堂氏於信長陳勸和睦之事信長不肯義昭自諭丁寧信長不得已而許之令二階堂氏登叡山告之義景長政大喜請信長退陣丁未信長解叡山圍退到勢多戊申朝倉義景出叡山歸越前淺井長政歸小谷義昭歸洛洛氏悅和議成兵革止時信長發坂本入佐和山城城守丹羽長秀水野信元迎之賀和睦信長笑曰和議者一朝之事耳戰不遠耳語長秀曰汝其運策可令磯野秀昌降於我庚戌信長歸岐阜淺井長政密遣使於大坂說

淺井長政與本願寺光佐約戮力擊信長

信玄請氏康謀殺氏真氏真逃歸家康

本願寺光佐請起兵勠力擊信長光佐從之促其門徒且遣狀於江北十餘寺末徒勸作亂應長政由是江北一向宗蜂同烏合處處群起武田信玄與北條氏政相和信玄謂我既取駿河而今川氏真猶在小田原雖欲攘之然以氏康善遇故姑舍是彼未忘復國之志且參遠亦有舊好不早圖之則必為我家之害今氏康沒而氏政和可謂幸也聞氏政到三島為放鷹之遊密遣使於氏政且贈藤定家親筆伊勢物語謀殺氏真氏政許之信玄喜遣兵於小田原狙之氏真妻氏政妹也聞變告氏真氏真大驚攜其妻竊

氏真勸家康與謙信修和

逃乘舟避難於遠州氏政與信玄彌睦令其弟二人質於甲州其一號助五郎其一號四郎氏真僅免到濱松家康懷舊好且憐其瑣尾為之築一室厚加賑恤由是駿遠諸士皆歸家康家康寬仁之厚氏真曾與上杉謙信通交故勸家康說謙信修和親自是越後濱松互有書信謙信寄狀於榊原康政等諸將而互為接勢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七十一　終

織田氏軍與江北一向宗徒戰木下秀吉有功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七十二

春齋林恕　撰　裔孫林　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刪定
男　渡邊約郎

正親町天皇四

辛未元龜二年、春正月、甲子朔、己巳、江北一向宗群衆、箕浦誓願寺為先登、新莊金光寺、樸本常願寺、上坂順慶寺、清願寺、木本新敬房、尊勝寺及稱名寺、益田眞宗寺、唐川長照寺、逐次而進、長澤福田寺為遊軍、下坂福照寺為後陣、總二萬三千七百騎、淺井長

僧順慶強勇斬多羅尾

政令其族七郎、及野村氏、中島氏指揮之、共圍稻葉城、城守堀次郎防戰、然賊衆相代競進、城危、羽柴秀吉在横山城、聞變率五百餘騎而出、且聚庶民作紙旗、列於山林、以示多兵之勢、而以精兵直擊福田寺走之、賊徒辟易、秀吉乘勝追之、淺井七郎等励賊徒、後進、秀吉力戰、堀次郎出城、與秀吉前後挾擊之、賊徒悉敗走、順慶寺僧某立溝畔不退、怒目切齒、唯獨奮戰、多羅尾氏家僕拔群馳進、而縱順慶、順慶拔刀、多羅尾大怒、縱倒順慶、欲斬其首、順慶臥斬殺多羅尾、此間賊徒藤田氏與林甚丞接戰、賀嶋氏來

救共殺藤田、秀吉督兵而進、賊徒遂離散、秀吉點撿首二千八百餘級、獻岐阜、信長感賞之、甲戌、勅德川家康任侍從、伊勢神戸藏人與其妻赴岐阜賀歲初、路經江州日野、信長遣使責神戸夫婦曰、汝養我子三七信孝而眷遇甚疎、不可不懲之、乃命蒲生賢秀捕神戸於日野、以勢州領地分與諸士、神戸家僕半屬信孝、如初半去為浪士、唯山路彈正據高岡城、高田氏欺之、召於神戸城殺之、其弟二人逃而亡跡、信長賜高岡於小島氏、以濃州士四百八十人為信孝部屬治神戸、○二月、癸巳朔、戊申、武田信玄發兵到駿河滯

武田信玄巡視駿遠屬城

丹波長秀諭磯野秀昌降之

信玄攻高天神城小笠原拒

留大宮三日、而巡視田中城、直到遠州小山、修能滿寺壘、令大熊氏守之、是月、丹羽長秀竊告佐和山城主磯野秀昌曰、長政頃間漸衰、卿若不早屬信長、則其家亦沒而滅、秀昌同之出城赴高嶋、信長使長秀守佐和山城、且加授采邑、時大尾城守中嶋氏聞秀昌降去城歸小谷、朝妻城守新莊直頼以兩城兵散、故請援兵於長政、然援兵遲滯、直頼不得已降信長、○三月、癸亥朔、丁卯、信玄帥師攻遠州高天神城、城主小笠原與八郎善防之、甲軍不利、信玄謂其諸將曰、小笠原兵寡、以我部下一隊可當之、然我無戰不

甲將内藤修理能用兵屈敵

利、彼有无我之心、卿等建制彼之策、衆皆默然、信玄曰、我諸將之中、内藤修理能制如彼者、乃召之曰、汝其為先鋒、撃小笠原、然以我衆攻小城、多喪士卒、則雖勝不為善也、我聞彼素壮健、且姉川役又從家康彰勇名、故今欲對我快戦也、汝與彼對陣、勿定其営、在彼在此、彼出則退、彼入則追、而屈彼勢、然則不損兵而遂勝耳、内藤如其言、而漸々近城、小笠原勢屈欲出城而決戦、内藤進迫城下、急放弓銃、小笠原不能出、信玄感内藤能用兵屈敵、既而信玄去高天神、到乾郷、留兵於此、而巡見懸川久野両城、又赴信州

伊奈、使其弟逍遥軒信連守高遠城、而督甲信兵二萬三千、復向参州、初甲州諸將勸信玄曰、氏康没、氏政弱、君其出軍於關東、則不踰一兩年、可平八州、信玄曰、實如卿等言、然我漸老矣、信長唯専制畿内、不向東國者、憚我也、且彼屢通使、敬我者、為不使我向西也、與家康厚交者、備我入洛也、彼欲待我老衰、而圖東也、我既察之、若欲平關東、則可經數年、我生死不可測也、勢力未衰之間、速西而立旌於京師、指揮天下、是武門之榮願也、何貪取關東哉、熟思信長箕作金崎姉川之役、皆是假参遠之力、則我進兵取参

信玄提叅州足助城

甲軍攻吉田城、酒井忠次防之

遠、則尾州以西、不足為敵也、由是與氏政修和、專謀西略、此時信玄密與朝倉浅井通好、且與叡山僧相約、欲平参遠、徇尾濃勢江、以朝倉浅井為羽翼、陣叡山、而圖京師也、○夏四月、壬辰朔、丙午、信玄攻参州足助城、城主鈴木氏避去、信玄使下條氏守之、使其弟信豊及秋山氏、保科氏、馬場氏等、數隊、備濱松城、而略東三河、使山縣氏等、攻菅沼定盈於野田城、城堅、又使其子勝頼、督數隊、圖之、信玄又到吉田城、守酒井忠次防之、家康又出兵、忠次屢與山縣挑戦、此時参遠騒動、或出質於信玄者稍有之、頃聞備中國士三村元親、其弟實親、遣使於安藝、望請曰、我父家親當

浮田直家撃殺三村元親実親

屬毛利家、有戦功、往年家親為備前宇喜多直家被殺、我輩欲復父讎、然力微不能遂志、願假援兵討彼、永屬麾下、元就曰、老而病矣、輝元宜與元春隆景議、而決之、元春憐彼志、欲許之、直家驚而遣家臣洲波如慶、謝隆景、且賂安國寺惠瓊、曰、我滅三村、屠浦上氏、則可以備中國獻輝元也、元春曰、直家多偽、不可信焉、三村累世有舊好、救之而可也、然惠瓊説隆景彌縫之、故遂許直家、不救三村、由是直家発兵撃元親実親殺之、惠瓊者東福寺僧也、在藝州號安国寺、元就輝元厚遇、預聞政事、食禄甚多、

○五月、壬戌朔、乙丑、日向國伊勢義祐攻島津忠平、

淺井長政攻橫山城羽柴秀吉接戰克之樋口部下多羅尾戰死

勢州長嶋一向宗徒蜂起尾軍拒之柴田勝家敗氏家卜全死

於眞幸院飯野城忠平僅率五六十騎擊破之○丁卯淺井長政帥師到姉川淺井族七郎率五千餘騎攻橫山城羽柴秀吉留兵於城自率百騎竊出自間道到箕作併堀氏樋口兵五百騎急突七郎陣擊破之樋口部下多羅尾戰死其僕土川氏同死秀吉追七郎斬首數十級長政構數壘於小谷城邊待信長之來辛未勢州長嶋一向宗徒應本願寺令而蜂起癸酉信長率五萬餘騎到長嶋分三隊進放火賊徒不能出甲戌信長命諸隊班師氏家卜全一隊猶在鹿取村僧賊競起縱擊之此村左山右水無由欲退

僧賊彌進柴田勝家見之唐突賊兵會卜全軍賊兵奪取其旗勝家愧之其近臣水野氏乃橫行賊軍又奪其旗以歸勝家感曰汝僅超成童然老軍事者也時大田川僧賊之起乘戰艦五十餘艘放矢放鳥銃攻之諸士辟易勝家自麾令之賊兵見之以為巨魁也放矢中其股勝家不得已而退伊賀伊賀守代之出戰不急僧兵尚不屈伊賀守被創而退卜全又出軍防之時日暮雨甚卜全退軍僧賊素知其鄉導故入夜又起兵市橋氏丸毛氏告卜全曰事已急卿其來援稻葉城守太田氏與賊兵通攻卜全軍卜全

卜全臣弓削氏西堀氏皆戰死

毛利元就卒好和歌詠草今存

奮戰而死然諸士不知之市橋丸毛怪卜全之不來而走僧賊乘勝而追飯沼氏率兵擊賊長下間氏捕之欲斬其首賊兵競馳奪之飯沼大怒而兵疲矢竭不知所為頃之鹿取氏告飯沼曰卿騎我馬而可奔他方飯沼曰生而無益暫休以死于賊軍鹿取不可飯沼遂奔駒尾是初悟其死突馳賊軍而死西堀氏卜全寵臣弓削氏辱卜全而不得於桑原氏抱卜全骸欲奔他方賊兵擧炬見之追擊之西堀等又不能退而死○六月壬辰朔乙巳從五位下前陸奧守大膳大夫毛利元就卒於安藝郡山城歲七十五嫡子右馬頭輝元繼領十州葬元就於大通院法諱日頼道號洞春元就以庶孽嗣嫡家

元春圍尼子勝久於新山城

北畠具教[illegible]

臨軍五十餘年擊滅強敵高大門戶世以為良將且暇日好倭歌有詠草一卷権大納言藤貴澄作跋辛亥吉川元春在雲州高瀨聞元就卒曰輝元隆景宜修佛事我在軍中則唯滅勝久以換追善耳乃督雲伯二州兵佯稱攻伯耆大山討經悟院而俄圍山中幸盛於末石城幸盛就肉戶隆家口羽通良請降元春取其城欲誅幸盛然依隆景等請赦之授采地若干幸盛逃奔美作國元春進兵圍尼子勝久於新山城今夏北畠具教讓大河內城於其養孫信雄以少女妻之其身退居多氣郡三瀨城國民稱之曰三瀨

雄以女妻之

信玄侵參河家康拒之

御所此城甚嶮故為避不虞之處擇之信雄初継伊勢國司家暫冒北畠號○秋七月信玄又侵參州家康防之信長遣使於濱松曰信玄能用兵不可侮之使一將守濱松而身自到吉田拒之家康曰若退濱松折力捨武事不然則信玄雖勇何去此哉信玄聞而憚之濱名郷主通信玄捨郷而去家康使戸田三郎本多百助率歩卒守濱名既而信玄引兵歸國山縣景仲留參河寇近境○八月辛卯朔丙午信長到江北巳酉入横山城乙卯吉川元春急攻新山尼子勝久逃到麓岡元春追之勝久棄

勝久奔隱岐雲伯耆悉平

船涉香賀嶋元春使兒玉氏率戰艦追之勝久僅克奔隱岐國出雲伯耆悉平（後勝久赴洛属信長）丙辰信長率五萬餘騎攻小谷城柴田勝家為先鋒不克丁巳信長退陣横山勝家為殿長政追之勝家三戰却之戊午入佐和山城○九月庚申朔信長使佐久間信盛柴田勝家丹羽長秀中川氏圍新村城陥之斬賊徒六百七十餘人小川城降壬戌圍金森城降之庚午信長帥師到勢多壬申到叡山麓命諸將曰可攻滅此山佐久間信盛武井夕庵諫曰不可自右台徒虽背詔命違武政然抵抗之未有加兵者君其忍之信長

信長放火叡山悉殺僧徒

丹羽長秀誘殺高宮右京亮

浅井長政攻横山城留主竹中重治拒

曰我欲平逆徒安天下然山僧應朝倉淺井妨我成功且容與信玄通好是國賊之魁也我不能忍焉彼自招禍不可猶豫今不滅之則必為後患癸酉遂促諸將登山環攻之到處放火三塔堂社悉為焦土捕僧徒兇老弱悉斬之叡山滅亡信長以志賀郡賜明智光秀築坂本城守之巳卯信長歸岐阜庚辰丹羽長秀川尻氏（号與兵衛）誘招高宮右京亮於佐和山城殺之是本願寺黨也羽柴秀吉赴岐阜淺井長政窺其虛使淺井七郎赤座氏率千餘騎攻横山城留主竹中重治防之加藤光泰（一号佐内孫遠江守）後與敵兵一色氏

島津義久擊祢寢重武不克遂修和

力戰被傷苗木氏來救為一色氏被害重治發兵擊敵故光泰免而入城淺井兵競進城殆危秀吉馳歸淺井兵退秀吉感賞重治等功（秀吉懇諭宮部善祥房属信長麾下）善祥房欲立功悅信長而率兵攻淺井黨野村氏於國友城野村迎戰姉川善祥房中砲僅免而退是月島津義久使其弟歲久到櫻島擊大隅山徒祢寢重然不利義久又往擊之祢寢氏防戰不休義久遣宝持院僧及八木昌信于東禅寺請和議東禅寺僧頻請和于重武重武曰我一旦叛義久向來何面目而仕義久昌信告重武曰足下今嗣若年義久多子我請

源義昭遣人信玄謀圖信長　信玄誘謙信

義久修婚儀、重武大喜曰、婚儀若調、則義久不必遁我、我亦仕義久、无所忌、昌信乃歸告義久、義久許婚儀、重武喜而降焉、源義昭密遣松原道友等甲州、告信玄曰、我依信長之功、再興武家、然頃年有无我之心、其失礼不可枚挙、願卿為我討彼、則何幸加焉、卿若同之、則以此言諭謙信、而為卿之援助也、信玄導道友入毘沙門堂、而曰、我頃年新築此堂、聞顯密秘宗之旨、唯以佛教為要文、忘軍旅、身既著法衣、則修護摩、以為將軍祈武運長久而已、謙信壯士也、必從高命、彼出軍、則信長可滅、在我則脊恕、為幸援斂馬、

本朝通鑑　卷廿十三　正親町　九　何衣成舎藏

信長請求其州漆于信玄　氏政贈物於信玄　內裏造營成

於道友、謝之、道友往越後、傳命謙信、曰、謹諾、然不果、是秋、北條氏政進兵於常州、與佐竹義重對陣、○十一月、信長遣使於甲州、贈鞍鐙各五口於信玄、而求甲州漆、信玄不肯、高坂彈正曰、信長振威於畿內、每年信音不絶、君何絶其好哉、信玄從之、遺漆三十器、北條氏政贈八丈島絹二十端、山絹百匹、江州酒双樽、白鳥十翼於信玄、且關東諸士數輩各贈良馬、○十二月、信長遣使於甲州、請信玄與家康連和、且贈若干品、信玄答曰、信使屢來、甚荷厚意、遠參而國講和之事、在老翁則所不肯也、是年、內裏造營成、初應仁以

青山忠門号善太夫防甲兵而死之　浮田將花房職之斬肥田高橋　元龜三年

來、朝廷日衰、畿內大亂、洛中荒廢、故內裏敗壞、以荊棘為垣、及信長入洛、命諸士再興之、至是土木功成、甲州兵屢侵參州、築手築手邑主奥平道文屬信玄、其近邊不静、青山忠門率其徒、防甲州兵、戰於岩津村斧磨山、死之、家康憐惜焉、青山氏、其先江州人也、移住參州額田郡百々、肥田氏、高橋氏據作州篠山城、浮田直家遣部將花房職之攻陷之、斬肥田高橋、長曾我部元親再興土佐國一宮、元親曾祈勝軍於此神、有驗、故如此、壬申三年春正月戊午朔、戊寅、武田信玄遣使於其部內身延山、曰、去年信長滅叡山、我欲移叡山於

本朝通鑑　卷廿十三　正親町　十　何衣成舎藏

德川家康巡視金谷大堰　信長使勝家盛信秀吉等攻淺井長政

此、衆僧若許之、則以中野山換之、新造大堂以授之、然衆僧不從而止、○閏月戊子朔、甲午、家康出兵於金谷大堰川邊、巡見而歸濱松、信玄使來語曰、何背往年之約、越川而窺我境哉、家康曰、彼先違約、侵參遠、何咎我哉、由是怨恨弥深、乙卯、越中推名氏告信玄曰、聞謙信與濱松修好、共不无異志、濱松素與信長善、然則信長又无妬謙信之心、今君與三將不和、則後來不能敵謙信者必矣、聞謙信將出兵於川中島、君其備之而可也、○三月丁亥朔、辛卯、信長率二万餘騎、到淺井郡、壬辰、入横山城、癸巳、使柴田勝家絶

信長築田中木戸兩城

小谷山本路佐久間信盛丸毛氏張陣于小谷虎御前山之間羽柴秀吉欲登山築砦淺井長政出軍攻信盛信盛敗北長政速歸城信長憤信盛之敗欲指揮諸隊撃之時長政既入城不出信長彌怒放火近村而歸横山丁酉信長到滋賀郡築木戸田中兩城使明智光秀丹羽長秀中川氏守之戊戌信長入洛居妙覚寺細川六郎岩城氏請降信長許之本願寺光作又遣使於信長贈物欲修和議源義昭謂信長曰郷屢入洛然无住宅故常以僧房為假館定知其矮褊也宜命諸士築城而可也信長辭之義昭促之

三好義次松永久秀撃畠山昭高

信盛勝家乘虚囲高屋城

島津義久討肝付氏

不已信長乃使近國諸將築城於武者小路村井氏島田氏為之奉行三好義次與松永久秀及其子久通相議謀撃畠山昭高先攻部屬交野城守安見氏久秀築砦漸迫高屋城信長又乘其蔽使信盛勝家等率畿内兵三萬餘騎圍高屋昭高勢屈待風雨之夜放砲却一方之敵出城逃奔信盛勝家解圍而去義次歸若江城久秀移信貴城久通入多門城是月島津義久又討肝付之兵到西俣肝付能防島津征久曰肝付者我父之仇也今日之役願以我為先登義久許之征久力戦大克肝付奔走義久歸鹿兒島祢寢重成從其行義久歸城之後開

新荘氏叛降信長長政撃殺之

宴饗之○夏四月上杉謙信出軍於信州川中島袛士殆一萬武田勝頼在伊奈馳至欲戦謙信謂不足敵而不戦退陣信玄継至謙信既歸江州居里城守新荘玉泉房叛淺井長政長政侵奪高島郡降信長長政怒率三千餘騎攻之玉泉房留三百餘騎於居黒城率五百餘騎拒長政長政先鋒不利二陣継進玉泉房戦屈入城長政到城下破外郭玉泉房部下堀江氏防戦盡力時日根野弘就為浪士依長政謂群士曰信長用兵如神必其来救窺其未至早破之而可也乃先衆踰壁入城赤尾氏諸軍継至城兵或死

織田信忠初著鎧

信長信忠向小谷城

秀吉撃淺井將阿閉氏克之

或走玉泉房出奔城遂陷長政再取高屋城城兵死者三百八十餘級長政兵亦百八十騎戦死○六月武田信玄視遠參兩州城郭山川畫圖容招參州寒士問其夷險而集諸士議攻略之事○秋七月乙酉朔癸卯織田信忠初著鎧信長携之赴淺井郡甲辰入横山城長政請援兵於越前不至乙巳信長信忠向小谷城信盛勝家長秀蜂屋氏燒城下人家而勝家及稲葉氏氏家氏伊賀氏登虎御前山丙午羽柴秀吉撃淺井將阿閉氏号淡路守於山本城得首五十餘級丁未信長發兵焚餘吾本僧房戊申放火於草野谷大吉寺及市鄽皆焦土

信長築壘張攻小谷之勢長政請援於義景

秀吉長秀縱兵恣誅賊僧又分遣明智光秀焚海津鹽津餘吾菅村邑（時聞賊黨隱竹生島而遣戰艦放炮劫之賊黨皆離散長政境內日縮）辛亥信長命佐佐氏福富氏築壘於虎御前山而分隊整列張攻小谷之勢長政語諸士曰聞信長築壘壘成則彼勢弥強不若伺未成擊之然部下兵寡越兵猶未來不知所為也乃佯告義景曰近頃信長陣江州而長島一揆蜂起故入尾州之道既絕由是信長進退維谷御其來會翼而擊之則一舉可擒焉義景頷焉令朝倉景鏡率五千餘騎先發癸丑朝倉義景帥二萬二千騎到小谷然不能戰而登敵山堀

三好長治殺部下篠原紫雲

降大嶽信長分兵襲之時部下莊士竊匿大嶽赴義景軍衛或奪兵器或擒卒夫信長隨其品授物以賞之是月島津義久令其弟家久陣早崎從兵不多時賊兵越山來攻之早崎群士能防之然賊兵能諳鄉導故放火燒近村諸士離散家久自拔劍擊賊兵而被八創時有喜入小四郎者馳進力戰賊兵敗奔于牛根城家久入平常岡又擊之阿波三好長治殺其部下篠原紫雲初三好実休死而其子長治猶幼家老篠原自遁通長治母紫雲誅之不聽長治母甚憎紫雲紫雲懼得罪而退居上櫻城自遁誣之以謀叛而

淺倉義景与信長接戰

義景殺家士池田氏

發兵攻上櫻紫雲暫拒之訖其幼子鶴石於家僕莊野氏而與其長子（号大和守）及其家僕數十輩戰死自此國中諸士相矛楯○八月乙卯朔壬戌義景部下前波吉継及富田氏戸田氏毛屋氏降信長信長授物有差虎御前山城經營既成信長往居于此然此城距横山稍遠故人築堡于八相山宮部分兵守之為横山之援路便仁連木往還○九月甲申朔癸巳義景進兵與信長接戰大衆房匿陰處欲狙信長放矢信長諸士悟之急放矢隱處大衆逃去義景家士池田氏通信長放火欲燒其陣衛事覺義景捕池田

武田信玄到遠州攻諸城拔之

本多忠勝察甲軍機勢白其主令班軍

斬之信長遣堀秀政（号久太郎）告義景曰卿遠來援長政而唯固其陣衛未出師是何故乎徒與送居諸不如出戰決勝敗也義景不荅已亥信長令秀吉守虎御前山城而信長移居横山城○冬十月甲寅朔乙丑武田信玄到遠州以天野氏（号宮内左衛門）為鄉導拔多多羅飯田兩城進陣於見付家康率三千餘騎到一言坂與信玄欲挑戰本多忠勝（歲二十五）縱火於見付察敵機勢與內藤正成白家康曰敵衆且得地利我軍寡戰則危速班師而可也敵若追踰天龍川則擊其半涉而可得利也家康以為然命諸隊退軍然而軍既

勝頼拔二股城

援不易輙退忠勝馳馬於兩陣之間手提鎗巡視七八回敵畏其勢不能進故参遠諸隊悉全隊而退信玄怒曰彼可虜之甲州兵追之忠勝為殿縣命防之内藤信成大久保忠世又留拒之家康入濱松城主客死不嘆忠勝勇壯信玄令勝頼及其姪信豊其族穴山氏帥師攻二股城家康陣天龍川示援勢既而勝頼陷二股令依田氏守之由是東参諸士悉降信玄唯菅沼定盈及其族次郎右衛門守野田城属家康如初（定政濃州多藝人本氏土岐天文廿一年父定明死于濃州役時定政二歳依外祖父菅沼氏而成長是以改姓菅沼永禄七年始仕家康復土岐氏）義景部下竹内氏上村氏欲抽戰功待風雨夜

義景部下竹内上村放火於虎御前山城

信玄横行遠州松平清善望請守宮部砦

義景長政寇虎御前山城秀吉救之

竊入虎御前山城縱火然諸陣堅備二士空歸信長自虎御前山至御子村宮築長壁諸將不悟其故已己信長陣前長壁成信長令磯野秀昌副秀吉守虎御前山而還歸岐阜以長壁之隔故朝倉淺井不知其退而不及尾之後聞而悔之庚辰信玄横行遠州家康欲令一將守宮部山砦然諸將難之松平清善（号備前守）望請曰我老而讓家於男清宗既為閑人願往守之家康感賞之加采地遣焉〇十一月癸未朔乙酉義景長政合兵到虎御前山邊景鏡率五千餘騎攻宮部壘淺井七郎大野木氏等副之善祥房力戰拒之秀吉督三千餘

信盛一益平手為徳川出援軍

信玄陣三方原山縣景仲為先鋒濱松軍失利

家康幾危夏目信吉本多成瀬鳥居榊原

騎救之擊破之義景令中島氏堀江氏及平泉寺西林房守丁野壘而義景歸大嶽長政歸小谷信長令佐久間信盛瀧川一益平手氏（号甚左衛門）帥師到濱松為家康援兵〇十二月癸丑朔乙卯朝倉義景歸越前甲戌武田信玄率四萬餘騎陣于三方原山縣景仲為先鋒家康合岐阜援兵總八千餘騎出濱松共挑戰信玄聞信長援兵來未知其多寡故猶豫不進及晚濱松先鋒馳突敵前隊破之信玄指揮諸隊鼓至會戰濱松軍失利而退信玄追急家康殆危夏目信吉（号次郎左衛門）留拒死之（或曰信吉率私兵二十六人伴称家康之諱力戰數

岩堀加藤天野米津安藤大窪渡辺平手皆戰死

信長近臣長谷川佐脇山口加藤等戰死

回而死）其從兵皆死本多忠員（忠勝叔父号肥後守）成瀬正義（号藤藏）鳥居氏（号四郎左衛門）榊原攝津守嶽堀氏（号勘解由左衛門）及其子某河澄源五郎加藤九郎天野氏（号安右衛門）米津小太夫安藤木工助大久保新藏渡邉氏二人（其一号新九郎一号十右衛門）等三百四人戰死平手氏亦進戰而死長谷川橋助佐脇藤八山口飛驒加藤弥三郎等信長近臣也觸其怒寓濱松此日從軍皆戰死既而家康安穩歸入濱松城敗軍士皆聚而戒嚴信玄撿平手首罵曰汝主信長連年欺我和睦其姧謀既顯自今絶交挑戰決勝敗耳入夜進逼濱松郭外城中頻放砲拟之

信玄嘆家康軍敗猶守城、既而城兵潜出襲穴山氏陣、甲州兵驚騒、乙亥、信玄退屯犀磯、石川家成發懸川城、率兵到濱松城邊、丙子、信玄應濱松城不可遽拔、而引軍到同國刑部、踰年、此役、酒井忠次、大須賀康高、本多忠勝、榊原康政、水野忠重、松平康元、鳥居元忠、松平忠次、高力清長、其子正長等有戰功、比及敗軍、大久保忠世告家康曰、某代君可聚散兵防甲兵、君其速帰濱松而可也、家康領馬、以拔三旗、忠世乃建之於犀岸、諸士見之馳至、信玄又到犀岸攻之、忠世放鳥銃擊之云々、是年、卿相與北面輩有詐論事、依佐久間信盛、村井氏欲決之、彼等不能裁断、信長自決之、以卿相之所言為是、北面輩就織田右馬頭愬愁憤之、右馬頭告信長、信長大怒曰、順理則

信長問老嫗愁苦而責其邑長

花房職之陷佐賀山城

祐從欲惟危、汝其受彼賂、而其言出于茲乎、可謂私也、乃唱狂歌諷諭之、自是而後、蹤右馬頭、右馬頭亦憂之成病遂没、又信長放鷹于尾州海東郡、而變容為鷹師、微服潜行、市鄙民屋、而窺人民之愁苦、時見老嫗悲泣、信長問其故、老嫗曰、我有田若干、然為邑長所掠、殆及餓死、故悲之、信長憐之而去、乃召丹羽長秀曰、以比年兵革不已、而緩于安民之政、故近頃潜行歴覧尾州、見老嫗悲泣、是依邑長有私也、汝其往而正之、長秀從之、責邑長而返田于老嫗、小早川隆景兵士守作州佐賀山城、浮田直家令花房職之

信長諫義昭書

攻陷之、多得首級、頃年義昭所行不協信長心、信長且憂且憤、献書諫之、其略謂、聞君參内有怠而充奉上之禮、且近邪佞者、遠有功者、忘恤下之道、故上下各不得其所、可謂無禮也、世人稱元亀年號不吉也、然厭小費不及改元、可謂違衆也、譴責烏丸光康、而取其赦之、可謂貪也、遣教書於四方、漫索宝玉、出倉米而貴糶、可謂非義也、小泉氏無罪而至赤族、且収納其妻資財、可謂不仁也、其餘不善件々、不可枚挙、若不改之、則何以居武將之位、鎮國家哉、義昭不悦、武田信玄聞之、竊令間者阻信長於義昭、義昭領之、

細川藤孝忠諫被忌、義昭遂歸信長、

馬印始于此

天正元年

與信玄通密謀、先是細川藤孝屢諫義昭無状、義昭稍忌之、初義昭潜跡之時、藤孝功労抜群、及居將位、上野清信專被眷遇、與藤孝有郤、清信譖藤孝於義昭、令信長討藤孝、信長曰、藤孝舊功之臣也、豈有黒心哉、君其勿信讒言、至此義昭與信長不和、故密請信玄曰、可討信長、并戮藤孝、事稍覚、藤孝不得已而歸服信長、信長新裁黄絹造旌旗、貼永楽銭數、而命諸將各任其心造旌、貼數其制、盡美称之曰馬印、

癸酉、天正元年、春正月、癸未朔、四方拜如例、乙酉、武田信玄發遠州邢部、經井伊谷、赴參州、野田城主菅

武田信玄赴参州、菅沼定盈戒嚴、家康救之、氏康援信玄

義昭諭信玄与信長令和睦、信玄不肯、数信長五罪

沼定盈成防戦之備。德川家康使松平忠正（号與一郎）往救之。是日、北條氏政遣使於信玄曰、若兵不足、則或一萬或二萬、可依請發之。己丑、将軍義昭使上野清信到信玄陣諭曰、聞足下與信長家康挑戰、此國家之亂也。宜解矛盾、以成和睦、令士民安堵。然則我亦怡悦。足下齡高強、恐則為幸。信玄不肯聽、就清信献状於義昭、責信長曰、彼驕慢自負、故不義勅許、自昇殿上、其罪一也。蔑月卿賊雲客、専執洛中之権、其罪二也。掠取畿内士民宝玉、利欲之大、何物過之、其罪三也。赦降卒、而後有其安心者則斬之、故世以為無

松永久秀請信長献城列麾士

頼也。其罪四也。以其私怨悉焼叡山、勅命講和、然不肯之、其罪五也。此五罪無所容誅、況其無禮於武將乎。康寅、松永久秀携其子久通到岐阜、謁信長。頃聞久秀有自立之志、然以信長威風日盛、就佐久間信盛告信長曰、献多門城、列麾士。信長曰、彼悪逆、挙世所知也。若以弑義輝推之、則向来害我亦不可測也。遠之而可也、豈可列麾士乎。信盛曰、彼以義輝昏懦故、無止之心頗萌、而至弑逆。君之明断達於四海、彼豈謀弑逆之事乎。况今献城而請列麾士者、非畏君威風乎。信長曰、然。乃許之。久秀進名刀二柄（一号不動國行、

信玄遣信長絶交状

一号藥研藤四郎）謝之、且献多門城。信長使山岡氏往守之。癸巳、信玄率三萬五千餘騎圍野田城、菅沼定盈、松平忠正以四百餘騎守之。信玄不能輙陥之。己亥、信玄遣絶文状於信長曰、足下所居近京師、故奉将軍復其職、立武功而振威於畿内、然連年欺我、修和結婚而嗾家康以與我構怨。信長佯為不知而破小敵、併數國、其心在待我疲而入我境者明矣。其姦謀貪心、可謂蜜中有砒礵、錦袍包毒石也。我既察之、如足下、則蒙天罰而不免。不意之誅者必矣。我自今而後絶交、再不通信。然信長猶不與信玄絶、屢遣使贈物

野田城陥、菅沼定盈、松平忠正被生捕

急右衛門、一名鳥居彦久、或曰此役信玄中砲

以誘慰之。信玄彌怒。野田城堅不陥。信玄絶其水路、城兵渇而甚困、請救於濱松城。家康自陣笠頭山示援勢、且遣小栗大六於岐阜求救。信長諾、不肯出兵。既城兵弥苦、菅沼定盈遣使於信玄曰、我與忠正可自殺、若救城兵之死、則為幸。信玄許之。於是定盈忠正出城、欲自殺。信玄生捕之、使山縣景仲鋦之、赦城兵。脱出信玄取野田城、告定盈忠正曰、汝等変志属我、則厚遇之。二士不従。信玄攻野田、巡視城畔。時定盈部下鳥居急右衛門工窺之、放砲中信玄。信玄墮馬、其瘡不愈、經月死於信濃浪合。菅沼家傳曰、信玄屯城下、結紙於長竿以立營前。急右衛門當晝窺察其處、及夜放砲竿下。大驚。久右衛門揚言曰、我砲中大将也。其夜城外有啼哭之声。又曰

死或曰死於參河鳳來寺與信濃路

信長數信玄無道以告義昭

（信玄其夕死於參河福田寺深秘則無知之者）先是長篠菅沼伊豆守與平道文段峯菅沼刑部獻質於家康而降屬於信玄其質猶在濱松故信玄請以三士之質與定盈忠正交易家康許之互約其期己酉信長聞信玄數己罪告義昭而獻狀於義昭謂永祿之變松永弑逆武家殆滅然我奉君得再興之功是臣之微忠而擧世所知也彼假饒不知我忠烈何以我為無禮乎況所標示五件必非其實也今試擧信玄惡逆以告之彼黜其父自立老父今齡超八旬無所依賴然彼惡之如故且其嫡子義信亦為彼鴆毒今川家與彼有外家之

大隅肝付氏党与島津忠長戦不利

親然彼逐氏真奪其國北條氏政者彼婿也然彼亂入小田原燒城門外市鄽勝賴者彼季子其母者諏訪賴茂女也然彼信佞臣之言佯饗賴茂以殺之不孝不慈不仁不義皆備彼之一身如旃身為僧形其心豺狼惡徒之大濫于四海誰不鳴鼓攻之哉古曰佞人在則禍殃主君以彼之言莫信也信玄亦聞之彌妬之弥啣之義昭外憚信長雖相睦然内欲信玄早入洛討信長信長稍悟之而不屑焉大隅國肝付氏之黨越高熊山欲陣茶園尾島津義久部將島津忠長（号圖書頭）進曰諸士一歩無退我為後拒不可使汝等

信玄以奥平兩菅沼之質換生捕定盈忠

退也川上信久亦進戰由是衆兵一心同志競擊之肝付棄抛兵器退入高隈山忠長信久進擊之肝付投石放矢且放火於竹藁以抛之二士兵不屈奮戰自若肝付之兵遂敗績伊東義祐聞此役之敗與肝付伊地知議曰自禰寢請和以來我黨不利誰不賊惡乎先攻彼而可也乃率兵攻禰寢城時喜入氏在禰寢城力戰不撓肝付伊地知請和欲降義久許之既而義久歸麑島丙寅濱松兵士與甲州兵士會於長篠廣瀨以與平兩菅沼之質換定盈忠正而各歸陣（或曰双方換質時護士各二千人）丁卯信玄稱病退遠州陣歸甲

正

勝家光智長秀等囲石山城

信玄謀復入洛長政

州實依痛瘡也信長使其子勝長質於甲州且以寄姑嫁信玄將秋山氏以修和好信玄外解而内憤不歇義昭容催兵士議擊信長令村井春長島田所助及僧日乘陳謝之義昭不聽令山岡光淨院磯氏築石山堅田兩城守之辛未信長令柴田勝家明智光秀丹羽長秀蜂屋兵庫等率兵圍石山城丁丑光淨院降乃壞石山城庚辰長秀光秀蜂屋氏圍堅田城光秀乘舟渡湖進而陷城斬首三百餘級獻之岐阜○三月辛未朔己丑信玄病愈議復催兵平參遠而入洛勢州北畠餘族長島賊徒及越前朝倉大坂本願

事悦而約其期

信長向美濃馬場為先鋒信長防之秀吉信輝等先登

寺等皆遣使於甲州或曰迎會於路或曰艤舟於吉田以待之信玄大悅乃令秋山氏守美濃巖村城以備信長而發兵於美濃參河兩道且遣使於小谷城告淺井長政曰信長逆武家之命故我赴洛擊之卿亦可會於軍長政大悅約其期乙未信玄到巖村城邊略東美濃陣三嶽馬場美濃為先鋒信長帥師防之羽柴秀吉池田信輝內藤莊助稻葉一鐵先登見馬場陣列整備而不進信玄部兵亦見信長大兵不輙出既而馬場及內藤修理競進突馳信長陣信長察其不利自令諸隊退軍告敵陣曰他日再會可決

參兵平岩親吉攻天方城石川家成陷可久輪城酒井忠次拔鳳來寺城

信玄入三州略各地

勝敗而歸信玄兵追之得首級若干濃州士降者稍多頃間家康令平巖親吉攻天方城守將久野彈正奔甲州又石川家成久野宗能攻可久輪城陷之酒井忠次拔鳳來寺城六笠一宮二壘不待攻而降岡崎三郎信康帥師攻足助城城主鈴木氏出奔他方信玄入參州陣鳳來寺略牛窪長澤地議攻吉田城且擇將士抑濵松援兵信玄謂參遠兵可半死於三方原至是見諸壘之嚴備而有憚也與馬場氏等細議軍事馬場氏曰方今天下良將無如謙信家康者三方原役未有一人見其背而戰死者不見其首不向

信長到東山細川藤孝荒木信濃守迎謁

我軍然則參遠多勇士可知焉不可侮也請招小田原兵一萬增勢氣而可也信玄不聽庚子勅授權中納言藤公遠帶劔乙巳信長率大軍發岐阜丁未到大津己酉到逢坂細川藤孝荒木信濃守迎謁信長聞義昭起兵之趣及黨與之輩而入東山陣知恩院其從如雲滿洛中洛外信長拔名力於藤孝及荒木○夏四月辛亥朔癸丑信長放火洛中洛外悉為焦土遣使告義昭曰幕府不能敵我若請和我許之義昭不從甲寅信長圍二條幕府義昭畏其大兵而請和信長憐而許之解圍而退且告義昭曰不退佞者

信盛長秀勝家賢秀等攻義弼於鯰江城

信長燒百濟寺

武田信玄卒於參河陣警諸將之遺言

則禍再起在近而已○丙辰信長發洛到守山留於百濟寺佐々木義弼守鯰江城塞其歸路信長命信盛長秀勝家蒲生賢秀等攻之○辛酉信長聞百濟寺內應鯰江城放火於寺悉燒堂舍既而信長謂丹羽長秀曰室町殿義昭再有黒心者必矣汝造戰艦十餘艘待之我可再舉而廢之朝倉義景憑信長自京到若州襲越前而陣敦賀備之信長直歸岐阜○壬戌武田信玄病卒於參河陣臨終謂諸將曰我取弓箭揚名於天下如義元氏康亦假我為我未嘗假他力我屢侵奪人國不令他人入我境與謙信挑戰累

信玄臨死遺押判紙

年、役遠屈不出兵數年、他將者築城守國、我不嘗一塁於甲州、恐雖古良將、不能如此、舊臘三方原戰勝、而今春破信長於巖村、則入洛之勢既顯矣、然天不假我年、而氣息將絶、嗚呼命也、我豫知命之不長、故押判八百餘紙、我死則深秘之、以押判紙應事作狀、以與諸國贈答、如故、諸國畏我如鬼、則聞我病而未死、則不能侵我境者必矣、然則死孔明走生仲達者、庶幾乎、我以勝頼之子信勝為嗣、然彼猶七歳、暫令勝頼摂行軍國之事、我族我將士、敬勝頼如敬我、而固守、且為我勿修佛事、三年之後、著鎧於我骸、沈於

逍遙軒入道信連肖信玄

諏訪湖、而後發我喪也、勝頼猶少、宜與謙信講和、謙信領之、則信長不足畏、氏政可擊取之、信勝及十六歳、則勝頼退讓、而以彼為武田棟梁、而諸族諸將士可翼戴之、又曰、逍遙軒入道信連、我同胞、而其面與我相似、今夜令彼乘輿稱信玄病、而歸甲州、則近臣之外、可無知我實死者、諸將皆垂涕曰、謹從遺命、又顧勝頼命馬場美濃内藤修理山縣景仲曰、信長勢壯、勝頼不能敵焉、彼少而勇、若欲挑戰、汝等制止之、我於當時為老將、故其死亦早、此次死者、必其謙信乎、勝頼少於信長家康、則謹守我境内、而無失待時窺

北條氏政遣使質信玄卒之実否

勝頼嬖長坂長閑跡部大炊國稍亂

機、則武運有期而已、言畢而瞑、歳五十三、諸將如其言、而歸甲州、北條氏政聞信玄病篤、遣板部岡氏問之、逍遙軒信連招彼於牀畔、臥謝之、其容貌語言不違信玄、板部岡歸小田原、氏政問曰、流言信玄既死、板部岡曰否、乃謂其故、氏政信疑相半、既而小田原越後遠州漸察信玄物故、○五月、朝倉義景自敦賀歸一乘谷城、武田勝頼授封戸於五州寺社、如信玄時、五州者甲斐信濃駿河及上野半遠州半也、勝頼既統國務、長坂長閑、跡部大炊、專被委任、與馬場内藤山縣及高坂彈正等議事不合、駿河遠江諸士、疑信玄久病、首鼠兩端

遊佐信教弑其主畠山昭高

信長誅遊佐取高屋城

○六月癸酉朔乙酉、遊佐信教弑其主畠山昭高於高屋城、初昭高弑兄高政入高屋、時信教謂以己娘嫁昭高專權、然昭高憎遊佐累世暴逆、而與信長結婚、而欲滅信教族、事覺、信教潛率兵襲昭高、其家臣保田知宗謂昭高曰、事急、可早逃、昭高曰、可死而不死、則辱先祖、我不為之、乃率左右出戰、信教兵三敗、然家臣皆在遠、不來、信教兵又進、射殺昭高、國中大亂、高政猶存在紀州、欲討遊佐、復河州、然不能遂志、信長發兵誅遊佐、而取高屋城、昭高兄政尚、其子貞政、猶領紀伊國、在叢屋城、高政在茲、而流落泉堺間、乙亥、勝頼欲出兵於東美濃馬場内

武田信豊馬場小山田等受命出師於遠州

源義昭守真木島壘

藤山縣高坂諫曰不可也先君遺言在耳雖待敵襲來不可始於我長坂跡部曰略美濃不可也既遠州有狹貳心者請制之勝頼以為然乃令其從弟信豊及馬場氏小山田氏等向遠州家康巡視遠州築一屋城山二砦歸濱松城時築手城主奥平貞能携其子信昌叛勝頼屬家康其餘州士往々歸服源義昭與近臣等再議擊信長盛催兵士築壘於宇治真木島○秋七月己卯朔辛巳義昭使高倉參議藤永相日野右中辨藤輝資伊勢伊勢守三淵大和守守二條城身自守真木島壘（一說曰義昭待信玄入洛而擊信長然信玄不果或曰既

江州宝仙房叛朝倉降信長

衆將攻真木島梶川高盛先衆渉宇治川

死故與三好義次和田惟政等謀築真木島壘守之）癸未信長發岐阜到佐和山乘所修繕之戰艦到坂本甲申入洛館妙覚寺衆皆驚其早至信長發兵圍二條城永相輝資等不戰而降江州三方寶仙房叛朝倉降信長義景使山崎吉家率三千餘騎擊之淺井長政告信長入洛義景自帥師到敦賀為之備甲午信長率大軍向真木島乙未陣五箇荘柳山令曰衆速渡川可鏖兵稲葉一鐵其子貞通與通等為先登諸將継之總二萬騎陳平等院東梶川高盛先衆渉宇治川大呼曰在昔忠綱高綱先進渉此河我亦彼等徒也一鐵且怒愧率

其衆渉川進焉此時佐久間信盛柴田勝家丹羽長秀羽柴秀吉明智光秀荒木村重（號攝津守）細川藤孝其子忠興蒲生賢秀其子氏郷等諸將皆渉川總五萬騎到中島圍真木島義昭軍敗死者百五十餘人（此役信盛為一隊將令梶川高盛到信長営而請渉河信長怒曰不待令而渉者斬之高盛不及歸告揚扇麾信盛而直進入河時既池田景雄率其徒先渉川信盛一隊皆継之勝家亦率其隊而入河稲葉一鐵為最真木島兵敗走信長帥諸軍踰河高盛獻首一級信長不顧之高盛怒投首進入真木島）毛利輝元聞義昭與信長挑戦遣林氏及恵瓊西堂（號安国寺）修和議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亦副使者共就羽柴秀吉請全義昭命戊戌義昭出城入普賢寺謝罪請

信長送義昭於若江城附三好義次

宥免信長亦不忍害之謂佐久間信盛及秀吉曰汝等其善圖之己亥信盛秀吉護送義昭於河内國若江城附三好義次信長令細川六郎守真木島城而歸洛義昭黨渡邊氏（號宮内少輔）磯貝氏據山城一乘寺聞義昭敗而去城降山本氏據静原壘明智光秀率兵攻之義昭既被廢信長自為武家棟梁朝廷依頼之毛利輝元使者告歸國之暇且望請曰竊聞尼子浪士山中幸盛憑柴田勝家欲列麾下謀入出雲伯耆若實則願莫許之信長諭曰我於毛利家無一毫之怨縱幸盛雖請援兵不可許為我正夷東國輝

改元天正

尾將細川藤孝攻淀城下津權內斬岩成主稅

元一統西海而定天下安萬民耳、使者忻而歸國、甲辰、信長出京陣於江州高島、令諸將攻木戶・田中兩城、令羽柴秀吉・細川藤孝攻淀城、此城岩成主稅及番頭氏・諏訪氏等所守也、至此秀吉・藤孝密告番頭・諏訪曰、卿等自立無益、不如降也、二十一日同之、丙午、改元龜四年為天正元年、權大納言藤晴季為上卿、正二位式部大輔菅長雅勘進之、(據文選民以食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文)是日細川藤孝攻淀城、番頭・諏訪內應共擊之、岩成大怒告二士曰、因果輪轉、他日汝等其知之、乃馳突藤孝軍奮戰竭力、藤孝家士下津氏(号權內)與岩成接

中川清秀禱斬和田維政首物色而獲之

戰于橋上、下津善泳水、然其力不及岩成、故悟其難敵、而抱岩成共投川、而遂斬岩成首而出、藤孝令下津獻之高島、信長壯之、厚賞下津、而賜長國桂川地於藤孝、(藤孝實三淵宗薰子也、養於細川有元而為細川兵部大輔)信長拔木戶・田中兩城、併賜明智光秀、信長憎和田維政(号伊賀守)黨義昭、而遣荒木村重等於攝州攻之、維政去高槻城亡跡、信長令曰、斬維政者賞若干、斬彼隊長者賞若干、攝州士人中川清秀聞之、返家默禱斬維政首、既而臨戰場、何維政所居、而不能知也、忽遇一山伏、清秀問曰、維政何在、答曰在彼、曰其貌何如、曰物色如彼、

姫路城主黒田孝高初来謁信長

於是清秀指其道而行、即見維政、熟察物色果然、急擊之、遂獲其首、信長壯之、自此荒木領攝州、清秀屬之、(說曰、維政江州甲賀人也、移任攝州、而兵威漸熾、居高槻城、與池田勝政爭雄、累年贏輸不決、勝政立表傍書曰、若有殺和田者、授黃金若干、清秀竊入高槻城、斬和田首以呈之、勝政大悅)播州姫路城主黒田孝高初来謁信長、信長素聞其名、密約曰、我將有事於西海、汝其為先鋒、孝高受命而去、黒田氏出自江州佐々木氏、嘗移任播州、居姫路城、孝高父曰識隆、孝高幼好射御、長有武畧、暇日好倭歌、孝高別號小寺、小寺者赤松族也、然與赤松下野守不和、屢挑戰、孝高常得勝利、由是其名顯著、孝高後剃髮、號如水居士、有子

家康自將諸將士圍長篠城

曰長政、是月德川自將本多忠勝・廣孝・康重・內藤正成・信成・松平伊忠・康安・大久保忠世・平岩親吉等諸將士、圍長篠城、是日宿陰初霽、天氣涼爽頗可人、士氣正振、主將立陣頭而臨、氣忽城樹風動雲飛、家康曰、機會不可失也、乃一齊放火箭而進兵、遶逼子城、併以火揚燄、烟漲天、鬨聲動地、攻擊數刻、城中駭騷、火防甚急、戮力雖善拒、而衆寡不能敵、兵勢稍靡微、從而兵器軍粮亦竭亡、然戍士室賀氏・小泉氏・吉田氏等尚不屈撓、以死守焉、時諜者來報曰、甲州士兵絡繹入州、將與城兵約期而挾擊之也耶、家康曰善、乃令諸將整其

家康囲長篠城降將與平貞能

山中幸盛勸信長以西征

陣以備於不意將爲持久之計待城兵之飢亡當此之時築手壘守與平貞能納款德川氏所在武田屬城之士兵疑懼而不振勝頼聞與平貞能降家康而令武田信豐喚貞能自行陳謝信豐信之貞能幸免歸築手携其子信昌去城出奔武田戍士追之貞能斬數十人而奔宮崎瀧山時家康遣松平伊忠本多廣孝其子康重等迎之繼令平岩親吉等率兵救之山中幸盛就明智光秀請信長曰君速西征我願爲卿導若有功則雲州尼子旧領也賜勝久爲幸信長諾我發西則光秀爲先陣汝其屬彼盡力幸盛悅而

長政旧將阿閉淡路守以城降信長要害山城主淺見氏亦降

與勝久議遣使於但馬山名宗仙因幡山名豊國通交二士皆結約與毛利家爲敵吉川元春聞之發雲州到伯耆諭説豊國豊國乃屬元春元春進到因幡竄但馬○八月己酉朔壬子信長歸岐阜癸丑淺井長政慁信長出兵又築壘於山本城邊遣使安養寺某守之先是長政舊將阿閉氏号淡路守守山本既有年頃間阿閉謂熟見世態信長之威及遠近長政逐年彌衰族滅殆至不屬信長則自家亦危乃招部下八木今井熊谷等議降信長皆不肯阿閉強請之八木今井不得已而從焉熊谷怒曰以死防之者勇士所

朝倉義景應長政而出師江北

信長信忠陣虎御前山義景陣地藏山

同豈挾黒心乎八木今井強勸之熊谷亦領之阿閉取四士之質而以城降信長信長惡其不義欲殺之衆皆諫曰長政在前豈謂碌々之阿閉哉信長從之既而雲雀山城主淺見氏亦降信長淺井弥屈遣使於越前請朝倉義景出軍甲寅朝倉義景發一乘谷家臣等止之不聽遂到江北陣梁瀬令山崎吉家屯篠嶽傳稱義景聚兵之時婦人著白絺來其陣衛告曰聞義景近頃入江州若其事實則必其遇難我紫氣比大明神之詫來于茲以此言告義景頃之而去諸士怪之以追之而不知其所去丙辰信長到江州月瀬氏以其城降信長携其子信忠陣虎御前山戊午義景陣地藏山令小林氏齋藤氏守

信長攻陥大岳城一野城

大嶽城三泉房宝光院共平泉寺僧守下野城朝倉土佐守堀江氏代淺井戍士守淺嶽城信長令柴田勝家佐久間信盛羽柴秀吉陣大嶽北絶越前江北之路令稲葉一鐵屯高月郷與朝倉對陣其兵僅一千餘騎義景長政令分其兵同守大嶽城淺井部將淺見氏在其藜燒居城通志於信長庚申信長令信忠守虎御前山而自師師攻大嶽城齋藤氏小林氏西方院等竊請降若赦我則爲越前郷導信長許之急攻城淺井氏士井口等逃歸小谷信長令不破氏丸毛氏塚本氏守大嶽而放遣齋藤小林西方院於義景

義景收歸國信長追擊

陣義景懼焉信長進攻一野城城兵中島氏越前援兵上泉房善防之信長遣一僧於城中曰若有降志則援賞任其心擧城皆悦乃放火出城而降義景見煙火驚將士共無戰心義景夜下地藏山退陣然直不赴到深瀨而休辛酉義景在深瀨議軍事山崎吉家曰信長勇智謀畧兼備且兵多將良非君之所及猶豫在此則一時被誅夷與死於他鄉不如歸國而滅矣君其早歸一衆而守國我爲殿死於此朝倉掃部曰吉家言是也義景頷焉引兵赴匹壇部下周章士卒雖散及晩信長到深瀨則無一人之敵信長曰

信長追及義景於刀根山山崎吉家齋藤龍興等戰死

可追擊到越前而蹙之乃曰馳馬先登佐々成政前田利家等近士五百餘騎從焉其餘猶後者到地藏峠時諸將皆來會信長叱曰汝等[illegible]緩佐久間信盛不悦曰君雖誇勇然如我輩亦可稱也信長大怒曰汝有何等勇云爾乎於是率諸軍追急山崎吉家力戰拒之然爲信長諸軍被破而退走信長進到匹壇則義景既去信長彌追到刀根山既及之義景將士處々回戰死者三千餘人（朝倉同族數輩山崎吉家等將士及浪士齋藤龍興等皆死于此）義景逃入敦賀信長問生口印牧氏曰汝勇士也何就擒印牧曰我爲利家成政被傷進退維谷

越將印牧氏朝倉彦四郎皆死

被捕信長曰我赦汝死從我立功印牧曰豈以君一時之憐可換義景累年之恩哉乃自殺朝倉彦四郎歲十六容色端正爲大間長吉被害衆皆憫之尾州人兼松正吉跣步進戰斬中村氏獻其首信長曰汝勇最可嘉也以其所著之短鞋（俗曰足半）授之曰我自弱年每臨戰以此短鞋而所附刀鞘也今以扶汝勞苦也越軍狼狽或陷泥路或落高岸死者甚多壬戌朝倉景胤及掃部等三百餘騎遮追者前擊後拒信長先鋒戰疲羽柴秀吉率五百餘騎競擊掃部助等悉殺之景胤亦退義景欲戰死鳥居氏高橋氏扣馬諫曰

義景欲手刃其子愛王丸鳥居氏進止之

大將不可輙死先退而後聚殘兵一戰而可也義景潛行入府中兵士皆離散從者唯五六人馬亦飢而行遲癸亥義景出越府歸一乘谷聚諸將議軍事謂朝倉景鏡曰此役敗亡則知非諸士之咎天絕我家之時也後來聚兵亦豈開運乎而後招其子愛王丸置膝上泣曰汝未成長既遭此難可謂可憐生也我明日欲死於軍汝後我死則我雖死必介于懷若先我囚於敵軍則我豈忍之乎我先殺汝而死汝亦與死他人之手不若死於我手也乃以其言告近臣且又曰悉燒家傳寶器鳥居氏進曰死者易生者難捨

義景發一乘匿大野東雲寺

築山氏察朝倉氏必滅殺其妻子而自殺

難取易者君子所不為也奔大野郡而保之彼地險難信長不能輙至且景鏡所領也彼無二心則暫憩息而謀再挙景鏡又曰此谷不便於防戰且入大野而可也臣謹保守之朝倉中務朝倉修理堀江甚助曰高祖栄林（栄或作英朝倉敏景號英林自英林經氏景貞景孝景至義景凡五世）領越前相依於此以來百餘年何去此他之誠縦隱幽谷天運既盡則豈免滅亡哉要須聚殘兵固守死於此而可也義景不聽甲子義景携其母廣徳院及愛王丸發一乘赴大野郡匿東雲寺殘兵從之令其妻子奔他方有築山氏者招其妻曰我熟察時勢朝倉

糜滅時至命哉吾今翅八劍興怒遣而見辱不若自死之愈也乃殺其妻子自殺乙丑信長踰木目峠是日義景遣書於平泉寺請援兵贈黄金名畵以賂之寺僧議曰朝倉舊恩不可忘然信長威加海内則後患不可測如何而可一僧曰朝倉式微至于此豈關國乎若不屬信長則此寺亦從而滅矣方今義景在近郡放火攻之而可也然則信長聞者必矣擧衆從之放火於大野近郡而亦屬信長之勢義景使者空歸時朝倉景鏡使到平泉寺告曰景鏡素有怨於義景今入我巢穴為信長可行事僧侶亦與我同心

信長入越府平泉寺僧燒一乘谷城義景移六房

稻葉一鐵諭景鏡令殺義景

而可也僧從之丙寅信長入越府陣龍門寺聞義景去一乘而分諸將捜索之且捕亡虜盡誅之平泉寺僧告義景匿大野郡魚住景固降信長請為鄕導是日平泉寺僧燒一乘谷城郭人家及佛閣堂舍皆亡朝倉累世貨財皆罹災信長諸將悉會越府府狹人多故府外村閭皆為陣營初越前庶民皆謂信長必出嚴令然深加憐恤衆皆悦而安堵丁卯朝倉景鏡告義景曰東雲寺與我軍衛不近請枉駕入六房義景携其母子移六房從者甚少戊辰稻葉一鐵賂里民得其鄕導入大野郡圍六房遣使諭景鏡曰汝早殺

朝倉景鏡攻六房義景自殺廣德院愛王丸就捕

義景來降則全首領不然則攻破六房捕義景併誅汝也景鏡謂其部下中野中道寺曰我可害義景以保我家中道寺曰不義之甚雖擧之何益之有縱有遲速大罰不可免也景鏡不可乃率二百餘騎圍六房放鳥銃而令平岡氏入房告義景曰朝倉家運盡矣君其自殺而可也義景罵景鏡曰汝姦逆可惡我死必為惡鬼為祟者必矣義景唱曰七顛八倒四十年中無他無自四大本空而抜劍傷腹曰高橋來而斬我首然彼不侍其左右又呼曰加藤新三郎來而燒我家新三郎亦不至於是自擧燭放火于彼于此

信長囲景鏡於居山城

然氣守漸衰而仆。歲四十一高橋見之、抑涙斬其首、而自刎。鳥居氏亦欲自殺。既而謂自殺無益、不如斬景鏡而死。乃馳出擊之。遂戰死。廣德院見義景之死、把劍欲自盡。其乳人諫之曰、義景雖死、愛王丸猶存。則朝倉之再興豈不期乎。言未既、景鏡使兵捕廣德院及愛王丸、入居山城、令兵士護之。己巳、信長進兵於大野郡。勝家・秀吉・長秀・一鐵為先鋒、圍景鏡於居山城。平泉寺僧及魚住氏導之。景鏡請降。諸將不許曰、彼於義景為同族、為舊臣。然其所為與路人同。可赤族以懲不忠不義者。秀吉曰、不然。彼惡逆無所容其罪。

信長梟義景首併殺母子

福岡氏携義景二子奔遇敵死

然彼令義景一國早平、則減死一等而可也。若誅彼則他後無來降者。乃請信長赦其死、而受其降。景鏡獻義景首、且出其母子。前波氏乘之馹馬到越府。梟義景首、殺其母子。丹羽長秀監之。一說曰、義景首梟越府三日而送京都梟之、又送岐阜梟之。至十二月顏色不枯、兩眼不閉云。初義景匿大野時、謂近臣福岡曰、我有二女。汝携之匿于他邦保護之。我妻約大坂本願寺門跡以長女妻之。彼豈變其約乎。其季女者汝可擇對配。福岡乃携其二女歸宅、欲語其妻而告。則彼必曰從行、則有妨於潛行。即唱倭歌寓其心。携義景二女欲行豐原寺、路過板藏村、遇壯士。

信長沙汰越前国政

從者若干。壯士問其故。福岡語之。壯士流涙而曰、不意義景流落至如此。我監護而行。福岡悅。既而壯士又問曰、卿姓名如何。曰、福岡也。於是壯士罵曰、在昔義景盛時、我與鳴鹿村民有訴、而卿告義景以我訴為非。其遺恨不已、常欲擊卿。然不能逢。唯今奇遇、可謂幸也。乃圍擊之。福岡不得已奮戰而死。二女匿于此、隱于彼、不知所為。其乳母者、野尻氏母也。故乳母擁之入野尻之家。而後野尻携其長女赴大坂、告門跡以為其妻。壬申、信長沙汰越前國政、賜大野郡於朝倉景鏡、如故。其餘降士皆赦之、許其執謁。而以前

奥平貞能攻築手城　勝賴礫信昌妻

信長攻小谷城進囲久政営

波吉繼為越前假守、賜越府於富田氏、以鎮撫國中。甲戌、信長到江州。頃間甲州兵五千餘騎進自築手到宮崎龍山。奥平貞能其子信昌催二千餘騎防之、擊破、斬五十餘人。家康遣本多廣孝康重救之。貞能併其兵攻築手城。城兵拒之。貞能大勝、而多得首級。放火於島田鄉。信昌妻質於甲州。勝賴礫之。乙亥、信長陣虎御前山、而進攻小谷城。秀吉先登京極。長政部下淺井七郎・三田村氏・大野木氏降。信長・秀吉進兵、絶久政長政而營往還之路。先急圍久政營。久政兵士或死或傷或離散。丙子、秀吉進迫久政營。久

浅井久政自殺福寿院鶴松大夫殉之
浅井長政出城降

政使東野氏千田氏西山氏等暫防之而設宴告別自殺福寿庵及鶴松大夫殉之秀吉献其首於信長丁丑信長登京極嶽發大兵圍長政営長政悟城不可守而送其妻妹信長及三女於信長陣妻請同死長政不聴遂遣之信長使不破河内守説長政曰矛楯雖累年然婚姻之好不可忘早出城而去則可全其身長政不答不破曰我言不偽足下勿疑長政曰我何面目而再見信長哉左右皆曰苟生則再挙可期也長政乃與不破約出城之期○九月戊寅朔浅井長政率百二十騎出城信長自櫓上高呼曰彼非浅井備前守乎

浅井長政自殺小谷城陥
浅井石見守赤尾美作守被捕

忘多年之憤欲免死乎勇士之恥可笑之甚也長政大怒曰彼欺我也悔無益諸軍合圍之長政突戦數回力疲自殺従者木村氏斬其首而戦死残兵皆隕命小谷城陥江北悉平浅井石見守赤尾美作守亦被捕信長問之曰汝何以不義扶長政至令絶其家乎美作守黙然石見守曰長政不忘朝倉舊恩公共之理也豈謂之不義乎君忘舅婿之好盡滅之不仁也不義也故我説長政曰何不斬信長首閲家運吁嗟今志空墜命也信長怒曰汝以我為不仁不義則汝志於仁義乎然則何為降士哉曰嗚呼我老矣筋

斬石見守美作守及長政長子梟之

力不強不幸被捕君何稱降士哉信長又問美作守曰汝素有勇名唯今何無一言之出乎美作守又黙信長怪之時美作守季子虎千代為囚望請曰欲殺美作守則願先斬我信長感其志欲赦之美作守曰信長素欺人汝其無信之信長曰非偽也乃錮之於多賀休徳家既而斬石見美作守首其後捜索長政長子及残臣等而斬其首梟之信長賜小谷城於秀吉加食禄十二萬石賜坂田郡六萬石於堀次郎伊香郡二萬五千石於阿部淡路守守山本城賜高島六萬石礒野丹波守秀昌守新荘城而糺浅井降士

信長誅浅井七郎三田村大野木攻陥佐々木義弼
信長捕杉谷善住房以竹鋸截首
勝家一益攻降片岡塁
甲州戍士棄長篠城而逃帰

之罪誅浅井七郎三田村氏大野木氏放逐浅見對馬守辛巳信長使柴田勝家攻佐々木義弼於鯰江城義弼献城而逃去癸未信長凱旋岐阜丁亥礒野秀昌捕杉谷善住房献之於岐阜信長使之生埋於土中以竹鋸截首七日遂死（善住房者往年以鉄炮狙信長者項年匿高島鯰江香竹家）辛丑信長發岐阜到大垣壬寅陣稲葉山邑江州兵癸卯入勢州陣桑名使信盛秀吉長秀蜂屋氏圍凶賊塁陥之無男女悉斬之柴田勝家瀧川一益攻片岡氏塁片岡献質請和是月甲州戍士室賀氏小泉氏吉田氏不能守長篠城而逃帰家康使奥

忠勝康政大須賀康高本多重次等擊敗武田逍遥斬

明智光秀攻山本氏殺之

平信昌守長篠城而以長女妻信昌勝頼使諸隊分圍遠州本多忠勝榊原康政大須賀康高本多重次等擊破武田逍遥軒於森郷穴山氏一條氏馳救逍遥軒時忠勝康政等既凱旋馬場美濃守到鳳来寺邊據險而陣家康討之佯退設伏兵待之馬場先遣數騎窺之伏兵起而擊之馬場退去既而勝頼自將到遠州見付巡視二股乾高明天方多々羅數塁築諏訪原城而歸甲州○冬十月戊申朔癸丑勝家一益攻近藤氏城請和而去○乙卯信長陣東別所勢州群士請降獻質執謁中島氏不降信盛秀吉長秀等競

林新三郎為殿為賊所殺

山名宗仙、豊国等請和於元春

攻之中島遂降明智光秀攻山本氏於静原山殺之獻其首北伊勢漸平河内長嶋亦服信長築矢田城令一益守之丁巳參議藤基孝任權中納言壬申信長退勢州帰岐阜山賊餘黨群起遮於險路毛屋氏先登破之啟行信長既過賊徒尾之林新三郎為殿賊圍之時大雨甚寒林力戰數四多殺敵而與其私從百餘人皆死賊退去信長入大垣城翌日帰岐阜是月吉川元春及其子元長率七千餘騎陣因幡篠尾將攻但馬國山名宗仙山名豊國及垣屋氏大田垣氏等請和出質子○十一月戊寅朔辛巳信長入

信長攻三好義次於若江城義次自殺

吉波吉継朝倉景鏡叛逆威本願寺光佐使人盡誅之

洛陣妙覚寺既而率軍入河内國圍三好義次於若江城義次頃年寵金山氏與家令多羅尾氏池田氏野間氏不睦至是衆議誅金山金山依信盛通信長納兵於城中義次防戰力盡害其妻子自殺那須氏岡氏等共死信長使多羅尾池田野間守若江城而歸岐阜越前守護代前波吉継及朝倉景鏡富田氏等振逆威國人不悦三士皆降將也故忌其舊號景鏡改称土橋氏吉継改姓名称桂田長俊富田託言斬義景舊將龍門寺氏由是朝倉殘黨等大怒群起議誅吉継景鏡富田以為義景報讐朝倉孫三郎阿

波賀三郎堀江甚助七里參河守若林長門守若井七郎毛屋七助等為渠魁且謂嚴寒雪深信長援兵不能至此時不可失也乃通大坂本願寺光佐佐使下間氏赴越前而催國中一向宗以結黨約期其衆可三萬人分攻聞孚大野府中三城擒吉継斬之誅景鏡殺富田斬首數百級國中皆服於是築數塁據險固守一說曰吉継景鏡富田共以是月二十七日戰死害義景後僅九十日而降將三人共滅云又曰明年正月二十日吉継被殺二十四日冨田殺魚住氏二月十八日一揆黨殺富田四月十五日景鏡被害云戊戌從三位藤公遂敍正三位羽紫秀吉丹羽長秀聞越前之亂催江州兵一萬餘騎到江北柳瀬

伊達輝宗獻巣鷹龍馬於岐阜

関宿城主梁田氏叛氏政通佐竹義重

椿坂、然雪深不能踰山、遣使於岐阜以告信長、信長曰、可待来春雪消而進發、一將班軍。○十二月丁未朔戊午、右中將藤公明子実澄任參議。甲戌、奥州伊達輝宗獻使於岐阜、贈巣鷹馬龍馬、信長答書曰、我誅朝倉淺井三好、而畿内北陸平夷、来年東征可滅武田氏、臨其時可通信問。是月、山中幸盛奉尼子勝久、聚其殘黨、赴但馬國、竊因幡國。吉川元春不知之、以山名降伏、故引兵歸出雲。是冬、下總関宿城主梁田氏通佐竹義重、叛北條氏政。氏政起軍攻之。千葉氏及江戸小金笛吹城兵皆會焉。梁田部下小造氏能戰。城

兵衆勝。氏政擊却之。越後謙信援兵来救関宿。然氏政兵衛固備、城兵勢屈。氏政亦罷戰而退。武田勝頼屢侵遠州不利。故誘鳳来寺邊浪士郷民以為郷導、欲令甲州兵入參遠二州。植村泰忠知之、白家康。家康遣壯士數輩於鳳来寺、捜捕其賊魁誅之。故甲兵所謀不成。歳未、畿内諸將皆詣岐阜謁信長。義昭流浪之後、經歷河内和泉而寓紀伊國。義昭後剃髮号昌山

天正二年

織田信長賀正宴以義景久政長政之首

甲戌二年春正月丁丑朔、天皇四方拜如例。織田信長在岐阜城、諸將共賀歳初。信長饗之宴闌、信長曰、我有佳肴以備今日之供。顧近臣曰、持来。近臣乃

為好下物

一箱於席上。以漆塗之、既而信長命勝家曰、汝其称觴。我手開蓋勸于諸士。見之則義景久政長政首也。皆以撒金濃抹之。衆皆同聲曰、佳肴也、臣等雖小戸、豈不勸醉乎。信長悦、又謂諸士曰、卿等數年軍務之勞、皆朝倉淺井所為也。方今両家殲、而我武惟揚、何喜加之。乃授刀劔以賞之。皆拜謝而去。佐々成正亦與其會、及退謂同僚曰、如僕不才者、亦幸列席末、皆是君恩饗罩、而無私也。故君高大門戸、至如此。古云、君得道則人戴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願沉潜及覆于此、無為不善。然則四海皆懐君之化。信長聞而感

參遠諸將賀新正於徳川氏

謠初之儀始于此

其志、加授采地。參河遠江諸將到濱松城賀新年。翌日、家康召諸士有謠初之儀。先是有謠初、然無其式。是以後毎歳正月二日為恒例。辛巳、家康敘正五位下。是月、羽柴秀吉以小谷雪深有往来之勞、故請信長、構長濱城、移自小谷居焉。信長令諸將曰、餘寒既退、雪可漸消、往平越前凶徒。乃促軍装。○三月丙子、信長入江北、分諸將自河内自敦賀討越州。蜂起凶徒遣諜者窺敵軍、還告曰、皆備衛善謹、難速破之。諸將不信之、發水軍擊之。彼豫設備於是。自中河内口急入、彼築塁于虎杖以防之。諸將大屈、信長乃登木目峠、塞敵軍。果如諜者言。

信長截南都東大寺蘭奢待

故暫綴兵衛建城於木目峠阿閉氏礒野氏樋口氏守之且令秀吉長秀曰敵兵若自中河内口起則汝等可討之而班師丁亥信長到佐和山壬辰入洛館相國寺癸巳勅正四位下彈正忠平信長叙従三位任参議（信長兵威振洛中畿内既累年然不登官位義昭既廃信長為武将故昇進如斯）戊戌信長奏請赴南都任先例截東大寺黄熟香許之勅使飛鳥井左中將藤雅敦日野右中辨藤輝資往為開秘府勅封也癸卯信長入東大寺勅使開封佐久間信盛及菅屋氏垣氏蜂屋氏武井夕菴松井友閑監之截黄熟香一寸八分信長取三分之一其餘

山中幸盛攻私部城

配授諸士（傳称聖武帝創東大寺時黄熟香来自中華乃納於東大寺宝蔵而勅封鎖之武将毎易世奏請開勅封截之例也故信長亦及此云々黄熟香俗称伽羅伽羅多品所納東大寺最為絶品俗称之号蘭奢待此三字畫内有東大寺字故不敢顯其名云爾）是月山中幸盛催雲伯二州浪士千餘人攻私部城城留守牛尾氏姫路氏奮戦或出或入勝敗不決時城主大坪氏自藝州歸武田氏亀井氏黨幸盛遮於路大坪氏撃破之而入城幸盛引退○夏四月乙巳朔丁未信長自南都歸洛本願寺光佐自大坂出兵遮其路信長撃破之留佐久間信盛於天王寺抑大坂而入洛庚戌家康出兵於駿州次田中攻犬井城（或曰出兵於廟路陣于瑞雲犬井一作乾）

家康攻犬井城

連雨数日士卒乏糧故引軍到御倉大久保忠世水野忠重為殿城主天野氏跋跡到大久保村防之死者五十餘人（一説曰堀小太郎鵜殿藤五郎大久保勘七郎小原金内等二十人戦死）大須賀康高榊原康政及忠世忠重等反馳衝之斬首数十級天野氏敗走家康収兵入天方○五月家康又攻犬井城城主天野氏時霖雨川漲濵松兵不能進敵飛矢石歴日雨止川浅濵松兵進渉川敵發伏前後撃之大須賀康高以其私兵防之家康全軍而還（康高者遠州横須賀城主也屬家康為一隊將屢列先鋒其部下多壮士故戦功抽群）武田勝頼率二萬八千人侵遠州圍高天神城城主小笠

武田四郎囲高天神城家康救之

信長贈黄金若干賞家康

原與八郎力戦拒之然寡不能敵衆告急於濵松家康請援兵於岐阜信長曰武田四郎（勝頼）出其國遠到他郷是自招禍也我往與足下併撃殲之者必矣勝頼亦聞曰待岐阜濵松両帥於此快戦所素願也乃擇精兵急攻城挑戦累日互有勝負○六月癸丑家康帥師發濵松向高天神城丁巳信長信忠率一萬餘騎發岐阜向参河勝頼急攻高天神城且告小笠原曰降則加恩一萬貫地與八郎乃去城屬勝頼取城東郡（遠州有城飼郡分為東西）庚申信長到吉田會家康進到荒堰（荒或作新一曰今切）聞小笠原既降引兵歸吉田信長謂家

信長討尾州長嶋一向凶徒

康曰頃年武田屢雖侵遠參足下能防之故我無労
心乃贈黃金若干盛皮二甲子信長歸岐阜○秋七月
癸酉朔乙酉信長率大軍到尾州討長嶋一向山賊
信長令信忠自江口發信盛勝家等自香取一作賀島發
信雄率大軍自桑名發賊搆數壘據險防之信盛勝
家等踰松本渡斬賊五百人信長到小木江分諸將
攻篠橋大鳥居唐戶島大島中江等壘稻葉一鐵斬
敵六十級其餘諸將戰功有差不破氏市橋氏進到
長島賊壘雖有請和者以其罪重故不敢許之勝賴
歸甲州召諸將設宴以遠州役陷高天神取城東郡

高坂彈正先知勝賴亡國之兆

勝賴將馬場山縣内藤高坂日疏獨長坂

故頗有誇色高坂彈正向長坂長閑大言曰武田滅
亡在近長閑叱曰汝何言哉彈正曰先君遺言唯以
保守為要然令君入敵境得勝利必負其武勇不用
諸將之言然則不拘時勢與強敵戰是取敗之端也
我故知此回之勝不可嘉而為亡國之兆也内藤修
理亦云爾衆皆笑曰高坂内藤臆也勝賴亦不悅高
坂内藤乘間諫勝賴曰請以東美濃歸信長以城東
郡附濱松與二將講和而擊北條併關東而開地強
國則天下無敵也長閑曰不可也豈廢入都之勢労
力於邊鄙哉勝賴曰我從長閑也自是馬場山縣内

閑跡部親信

信長討大鳥居凶徒

篠橋賊徒降信長襲長島不就

尾將高木清秀勇戰

藤高坂日疏而專委任長閑及跡部大炊助○八月
癸卯朔甲辰大鳥居山賊出壘而逃去蒲生氏鄉追
擊擒二千人信長怒劓其鼻馘其耳積於舟送敵陣
賊大驚懼甲寅篠橋賊徒請降欲攻長島以贖罪信
長許之賊徒欲襲長島城中悟而不入之賊徒離散
諸壘勢屈信長率諸軍圍長島毎日挑戰一日參河
苅屋兵士高木清秀與其子光秀競進不已光秀被
創而顛長島城兵欲捕之清秀抱光秀而擊城兵城
兵頗動喜色信長軍士欲退清秀被創而顛長島城
兵欲捕之清秀抱光秀而擊城兵城兵頗動喜色信

木目城主樋口氏降

長軍士欲退清秀奮戰自若時著白衣信長登高所
大喚曰白衣先衆者為誰左右曰高木清秀也信長
拊掌感之由是諸士皆勵氣而進乙巳越前朝倉餘
黨孫三郎河波氏堀江氏等聞信長在長島乘風雨
攻木目城城主樋口氏拒之越人能知其鄉導故防
戰力盡乃出城降朝倉進至手筒山秀吉聞之率衆
欲救之朝倉放火於木目城而還軍秀吉追之不及
又新築木目城使阿閉氏磯野氏等守之而後告樋
口之敗信長怪之曰木目城險兵衆賊徒有何驕勇
而取彼城哉時流言樋口素通朝倉於是信長大怒

島津忠平討高原而降諸士

家康以小笠原旧地賜大須賀康高

勝頼寇濱松城家康拒之

曰、我初怪木目城陷、今始信所以其然、乃捜索揖口而斬其首。辛酉、島津義久令其弟忠平討高原之敵、急攻之、落合氏・肥田木氏皆降、由是高崎・小林・内木場・岩牟禮・須木・須師原・奈崎等賊兵皆伏、從義久使上原氏守高原。是月、家康修馬伏塚舊壘、（馬伏、一作真虫）使大須賀康高守之、悉賜小笠原舊地、以備勝頼襲来、（此時勝頼使岡部氏守高天神城、與馬伏塚接鄰、累年挑戦）○九月戊寅、武田勝頼率二萬餘騎寇濱松城、家康率七千餘騎拒之、陣小天龍岸、勝頼兵渡天龍中瀬而進、時酒井忠次一隊去麾下二十町餘、家康遣使召之、忠次馳馬臨水

本朝通鑑　卷七十二　正親町四　四十九　何不成舍藏

刀名曰左文字、勝頼母宗皆与信虎相敵

涯、其勢似欲渉河、敵以為忠次渡河、故猶豫不進、遂引軍而帰、於是忠次沿河直拝謁麾下、家康曰、卿戦功不為不多也、然如今日之軍形、功則敵必可渡河矣、吁卿可謂有三眼也、忠次勸家康班師、勝頼亦退天龍赴二股、歷井伊谷入信州伊奈（初信虎退駿河、在京累年、義輝被弑之後、流浪請帰甲州、然信玄不許之、而置伊奈、今年八十一歳猶存、此役始與勝頼相見、信虎問曰、勝頼母誰氏哉、長閑答曰、諏訪頼茂女也、信虎変色、而後問馬場・内藤・山縣・高坂由来、弥不平曰、皆是凡卑者也、不審信玄何故登庸汝等哉、而後抜家傳名刀揖之、欲斬勝頼、小笠原慶隣其中間奪刀而退、勝頼謂信虎既耄、可使招甲州以養之終其天年、然以其狂暴如此、故置伊奈如故）而帰甲州。癸巳、尼子勝久令山中幸盛・立原氏・牛尾氏・森脇氏・横道

尼子勝久拔鳥取城而移居

氏・足立氏等率三千餘騎攻毛利淨意於因幡鳥取城、城兵寡不能拒之、去城而逃、勝久移居焉、此城本山名豐國所領、故遣使告勝久曰、鳥取吾舊領也、今入君手、可謂幸也、願贈我君、不然與君絶交、勝久與諸士議曰、如何善矣、皆曰、豐國雖通于君軍、輝元鋭兵猶不可制、若彼亦属輝元、則君其将何兵防之、勝久曰、然、乃分鳥取半而附豐國、於是豐國執交倍前、大坪氏告豐國曰、君何厚好於勝久哉、是似招禍、願請属輝元、豐國不領、大坪怒而赴藝州、豐國殺大坪子、懲其部下。庚子、長島城粮盡力屈、餓死半、衆船出

本朝通鑑　卷七十二　正親町四　五十　何不成舍藏

織田信廣・秀成・信成・信次為長嶋賊兵所死

城逃去、信長令諸隊追之、放砲如雨、賊徒知其不免、決死奮戦、急撃津田氏軍、信廣・秀成・信成・信次等皆死、（信廣以下皆信長兄弟也、以津田為氏）信成家士小瀬清長頃間罹疾、故不從信成、方今聞信成死、荷疾而進、衆皆留之、然不可、索殺信成者斬之、而後死、賊徒悉散亡、追撃殺之、又焚餘壘、悉殺殘賊、信長令瀧川一益守長嶋、欲領北伊勢五郡、而歸岐阜。是秋、土佐國羽祢・吉良等郡士謀撃長曾我部元親、元親率手兵攻之、時伏兵競進撃之、中島氏等揮鎗防之、不利、元親自進手斬數兵、由是乞降者猶多。是年、能登國畠山義隆為

畠山義隆為遊佐氏所弑
酒井忠次撃勝頼所部鳳來寺塁守
木下氏不詳其種或曰木下氏女而養於淺野家或曰秀吉亦用妻氏長政号弥兵衛
天正三年

其家令遊佐氏所弑國中騷亂上杉謙信遣兵撃平之國士皆屬謙信北條氏政令結城晴朝撃小山秀綱時晴朝部下永谷勝俊有戰功氏政賞之勝頼進兵築塁於三河鳳來寺戍之酒井忠次率其一隊到城下放火於角屋村斬獲許多羽柴秀吉令其妻木下氏代已赴岐阜謁信長信長賜書労慰之傳称秀吉微賤時寓信長弓人長淺野長勝與淺野長政為伍長勝無男養育二女乃妻秀吉與長政同夕為婚秀吉既崇顕長政襲長勝家称淺野故後来秀吉登庸長政不忘舊好也

乙亥春正月信長修諸州道路之橋連年兵革不止都鄙之橋悉壊然無修之者故士民失要路信長命

幸盛攻若佐城
家康於鷹狩得井伊直政以為近侍

篠岡氏坂井氏高野氏山口氏奉行經営之事○二月乙亥山中幸盛攻因州若佐城同國士草苅氏率大兵撃幸盛幸盛防戰盡力捕彼先鋒高村氏殺之故草苅帰陣幸盛亦退其後簑部氏與毛利浄意山口氏等率兵又撃之草苅亦来會幸盛進退失度故謂諸士曰方今雖亡其死然則以死防之而可也諸士皆同之不顧左右競進毛利等兵士不能當之而去幸盛免死帰鳥取城乙酉家康放鷹於濱松城下路見一童子問曰汝誰家子對曰我是井伊直満孫直親子萬千代丸也直親為氏真被害流浪依継父

德川氏鎧賀連歌會始于此
元親撃羽祢﨑敵澤田太郎撃殺羽祢源内

松下氏在城下家康且驚且憐召之為近侍（時十五歳）元服號兵部少輔直政直政恩寵無雙勇而有智乃賜其舊領井伊谷以近藤氏鈴木氏菅沼氏（号井伊谷三人衆）及木股氏掠原氏西郷氏等為直政部屬列先鋒督

庚寅二十日德川家康修鎧賀催連歌會（今年有長篠之勝故毎年此日鎧賀連歌會為恒例）○三月長曽我部元親撃州羽祢﨑敵軍有羽祢源内者以勇力聞元親令曰源内輕捷克戰汝等先撃彼可也澤田太郎聞之進撃之源内揮鎗而出澤田急撃殺之然被七瘡元親感其戰功且命醫師療其瘡羽祢兵士聞源内之死悉逃散土佐

土佐國司藤兼定狂暴為家臣所廢
元親放兼定以女嫁内政以收幡多土地

國司藤兼定居満多城狂暴衆皆属心於元親相議曰兼定在國則亡家不如請元親黜之立國政（兼定子）皆曰然矣乃以之告元親家臣江村氏元親忽聞之修盟告幡多郡士曰我以女配内政而修好以護其家也衆皆悦於是遣使責兼定放逐之送於豊後依大友為其姻家也元親新築大津城迎内政居之修婚儀唯享供給不授土地幡多諸士悔怨元親乃攻幡多郡抜宿茂吉桑両城使十市氏野田氏守之既而帰種崎一夕夢射弓而弦絶覚後有不平之色乃招八幡宮神主左近曰我得凶夢汝其占之左近占

信長救廷臣貧窶

大賀弥四郎通謀勝頼信康捕之以竹鋸斬首

之曰吉夢也元親驚而語其故左近曰弓強則弦絶是常也君擅威於土佐國殘黨之滅猶弦之絶元親開宴賀之既而元親漸平土佐國窺阿波讃岐伊豫○夏四月己巳朔信長聞廷臣久困兵亂賣釆地甚貧窶償其價授買者返舊領於本主丹羽長秀村井春長沙汰之癸酉參州人大賀氏號弥四郎與其徒倉地氏小谷氏通武田勝頼謀納甲州兵於岡崎城山田戠變志白信康信康大驚捕大賀氏縛之徇遠參二州生埋於岡崎市以竹鋸斬首七日而死磔其妻子四人戮倉地氏平其黨小谷氏泳天龍川而奔甲州

本朝通鑑　卷七十二　正親町四　五十二　何不成舍藏

信長攻高屋城伊藤二助先登戰死

信長拔香西氏十合氏砦誅香西三好笑巖乞降

甲戌信長發京赴河内為平三好餘類也三好笑巖據高屋城拒之乙亥信長陣若江丙子攻高屋城伊藤二助先登戰死信長憐之乃命信盛勝家長秀等相代攻之放火傷田畝甲辰武田勝頼初發信玄喪修佛事辛巳信長到天王寺召五畿内尾張美濃近江伊勢播摩若狹丹波丹後兵士總十萬人壬午信長自率之踏破大坂城下田畝刈其衣囊光彩驚人信長亦自刈薙禾麥乙酉信長命諸將攻三好黨香西氏號越後守十河氏號因幡守砦拔之斬首百七十級捕香西誅之笑巖乞降出高屋城而去信長命垣氏號九郎左

勝家凶兆

勝頼圍長篠城奥平信昌拒之

酒井忠次與山縣景佛戰

衛門壞河内國諸城頃日勝頼詣諏訪社家傳亀甲鎧折既而入高遠城橋壞馬欲陷從者千人死勝頼善馭故得免衆皆以為凶兆馬場内藤山縣高坂等曰新君負勇輕敵不慮進退取敗者必矣勝頼遂赴遠州踰平山赴參州己丑勝頼帥一萬五千餘騎圍參州長篠城城主奥平信昌及濱松援兵松平伊昌固守之勝頼令山縣景佛絶長篠濱松之路又令諸隊分寇參遠之間○五月己亥朔甲辰勝頼兵寇二連木牛久保縱火家康發濱松到參州陣吉田信康陣山中與勝頼先鋒相逢挑戰乙巳酒井忠次與山縣

本朝通鑑　卷七十二　正親町四　五十三　何不成舍藏

信長發軍救長篠

長篠城粮盡鳥居強右衛門脱圍到吉田告急家康

景仲戰于吉田城外景仲敗走家康遣石川數正奥平貞能貞能乃信昌父道文也於岐阜請援兵信長諾而猶豫戊申家康再遣小栗大六於岐阜勸信長發軍救長篠己酉勝頼發兵攻長篠南門號渡合不克而退辛亥信長發岐阜是日勝頼乗夜襲長篠瓢丸信昌放砲打殺百餘人傷數百人壬子長篠城中粮盡信昌謂衆曰城兵臨飢援兵遲到則城可陷誰脱圍到吉田告急哉時勝頼兵四面充塞無出城之術鳥居氏號強右衛門曰臨危致命者士之分也何辭焉我速到吉田促援兵若没圍中則老母幼兒願垂哀憐信昌壯之

鳥居氏冒圍將入城被捕而磔

而遣焉鳥居約信昌曰我到吉田兼髙命則速登髙山舉燧舉之三則援兵之到也若僅一則可知援兵不至也約畢而出城脱圍到吉田告家康家康曰信長明日可到岡崎汝速往啓之癸丑信長到岡崎鳥居來告長篠事急信長曰我既到此往救不日汝往告之鳥居喜而帰長篠先登城外高處揚燧三度城中望見太喜既而鳥居欲入城敵圍而捕之問曰何故出城又入城鳥居以實告之武田信豊佯作鳥居書速援兵不至之趣挾矢射之城兵依揚燧知約知為其佯而不信之於是勝頼諭鳥居曰汝到城下可

信長家康率軍援長篠

勝頼部署諸將自進屯向原

言岐阜濱松不能出援兵然則城兵降而可汝死亦可免也鳥居佯諾勝頼使人護之到城下鳥居大言曰家康在吉田信長到岡崎來救在近堅守莫降城中抃躍勝頼大怒殺鳥居磔之丙辰信長陣設樂郷極樂寺山信忠屯御堂山總五萬餘騎秀吉一益為先鋒其餘十三隊歷々然家康陣髙松山擁柵三重勢氣甚厳勝頼與諸將議戦馬場内藤山縣皆曰敵多而使我寡而疲戦則必危請速班師勝頼不領長坂長閑跡部大炊曰戦則必勝焉勝頼誓衆曰今般快戦决勝負諸將不能再言於是勝頼使小山田備

小栗忠政反忠於徳川氏

酒井忠次自問道攻鳶巣城

中按擄長篠城而武田信實和田兵部三枝氏等二千餘騎到鳶巣城守之勝頼自率一萬五千騎進向瀧澤口屯向原也一説曰有小栗忠政者元是家康士也頃年忤旨投勝頼至是恭出好就本多忠勝請謁家康忠勝曰汝忠于我軍則我請家康解其怒小栗曰唯命之聽忠勝曰汝往告勝頼可言信長不到此濱松孤軍張陣速撃之則可破也小栗如其言故勝頼不悟其誘而出之謀而進軍信長喜勝頼進兵而率諸軍向長篠家康及信康率参遠兵為中軍先鋒佐久間信盛將右羽柴秀吉瀧川一益將左其餘群隊守次衛護信長戊午酒井忠次白家康曰今夜潜兵自間道登鳶巣山攻其城城若陷則焚長篠敵営襲勝頼軍後彼必敗北家康曰

汝往啓信長忠次至而達其旨信長佯罵曰汝何知焉忠次不悦欲退時信長屏其左右密告忠次曰汝謀最良我恐衆知之而叱汝耳且曰有郷導否忠次曰某為郷導願副監使信長使金森長近佐藤氏青山氏加藤氏行焉命忠次曰汝登山則揚燧忠次避席直赴之家康使本多廣孝其子康重松平清宗松平伊忠其子家忠松平忠次牧野康成菅沼定盈西郷家貞戸田十郎等各率其部属副忠次遣之近藤秀用号登助與平監物名藏氏号喜八郎為郷導擇阿部忠政等壮士若干人従行松平伊忠謂家忠曰此行我可必先登盡力決戦則鳶巣

松平伊忠先登決死半塗掃其子家忠

勝頼率軍向信長家康陣

雖嶮豈不破其一方哉汝其與從我而死不若全身而能奉仕以揚家聲乃分士卒附家忠以其所負矢室之鹿毛擬着肉勸酒父子相訣巳未黎明勝頼率一萬餘騎渉瀧澤川整十三隊列向信長及家康陣信長與家康議曰聞甲兵不顧前後而突馳堅柵待其近至而可放炮而鏖之乃擇達鳥銃者三千人令前田利家佐佐成政福富氏垣氏野野村氏掌之諭曰敵遠則勿放及近至各分千挺可交放之又命川尻氏監信忠軍家康使大久保忠世其弟忠佐掌麾下鳥銃居之先陣辰刻酒井忠次到鳶巣寨燒攻城戸田十郎先登忠次與伊忠等議放火於城後敵陣騷亂奥平

酒井忠次與平信昌前後挾攻鳶巣城松平伊忠戰死本多康重中銃酒井忠次等奮進城陷斬武田信實和田兵部

大久保忠佐忠世奮進信長感其勇

信昌出長篠城與忠次前後挾擊之松平伊忠抽群奮發戰死本多康重手獲首級被二疵且銃中左股本多重次（号作左衛門）突入武田陣與七八騎力戰斬首一級被七創從者来救又斬二首重次免矣酒井忠次等勵諸隊競進放火城陷斬武田信實和田兵部其餘殺傷甚多忠次部下亦死者二百餘人小山田備中見鳶巣陷自放火燒營而逃忠次信昌追擊大破之勝頼顧視鳶巣火起大驚然勇氣不撓挑戰而進山縣景仲為先鋒大久保忠佐告兄忠世曰今日之役我為主信長為援信長軍士若先我戰則我輩

尾參甲三將接戰

山縣景仲中炮死

辱也請速擊之家康壯之令日下部氏（号兵右衛門）成瀬氏（号吉右衛門）率達銃者而附忠佐與忠世共指揮之内藤信成亦加之放砲敵多傷死信長感其勇而問曰多髯者為誰曰參州士大久保次右衛門忠佐也信長曰壯士也既而山縣擊信盛走之家康救之忠世忠佐使銃士三百交放之山縣兵死者過半信長亦令麾下士射之如雨山縣中砲而死武田逍遥軒隊亦敗小幡上總介與石川數正接戰武田信豐等諸隊競進忠世忠佐信成見機齊放三百砲信豐等悉敗走馬場美濃守氏勝内藤修理眞田信綱其弟兵

真田信綱其弟兵部土屋昌次皆戰死馬場氏勝内藤修理為殿勝頼復戰而死跡頼僅免

部土屋昌次原隼人等群進信盛一益等與之相當時鳥銃三千齊放甲州諸隊兵士半被打殺家康使石川數正本多忠勝鳥居元忠平岩親吉等横擊之馬場等刀戰疲退佐佐成政白信長曰敵軍既亂請加兵急破之信長曰善一益先登諸軍繼之家康競馳勝頼自督諸將接戰數回遂敗眞田信綱其弟兵部土屋昌次奮發破柵近信長陣而皆戰死僅存者皆被疵勝頼欲自殺馬場氏勝内藤修理復戰而死垣氏從卒川井三十郎得馬場首朝比奈弥太郎為今川氏眞使適在家康陣得内藤首是間勝頼僅免逃去土屋總藏昌恒初麾傳右衛門二人從

焉、此戦始于卯歳、于未甲州老將壯士皆死、凡首級一萬餘、馬場氏勝屢是戦不利、屢諫勝頼班師、然勝頼用長閑言挑戦、氏勝曰、長閑雖勸戦、臨危必逃、我雖不欲戦、今般必死、故及敗軍、有勸氏勝逃去者、氏勝不敢退、既而從者皆死、氏勝登高呼曰、我是馬場美濃守也、敵四五人競来、以鑓鏦之、氏勝神色不變、不及拔刀而死、歳六十二、長閑先勝頼而早逃、内藤信成皆負金濃團扇為幟、指揮銃卒、信長問其姓名於家康、而奇其壯勇曰、自今而後彼唯被冐、莫着頗當、可令壯士而貌知於衆中、本多忠勝刀戦抽群、察勝頼可敗之機、勸家康進馳、

高刀正長斬奥津氏

以奥平信昌能守城有賞賜

大克、勝頼敗走、忠勝追之、得武田家傳之幟、敵愧之、顧曰、是舊物、不足惜、故捨之、忠勝使家臣梶金平笑答曰、馬場山縣亦以舊物故捨之乎、敵不答而去、是日忠勝部下獲首一級者不奏、松平康安山田平一郎共在先陣、各獲首一級、山田誘康安曰、卿常恃勇、然我既得首一級獻之、卿未及我也、康安曰、我何劣於汝哉、再入敵陣、又得一級、山田曰、我試汝云爾、我亦一級而已、高刀正長手斬奥津氏、其餘遠參諸士獲首者甚多、然依軍令不遑撿首、凡此役之勝、多是參遠將士之功也、故諸家傳說籌策勇壯、不可勝計也、織田信忠入長篠城、感奥平信昌能守、從士力戦、既而信長使西尾氏來勞之、家康加賜參州之長篠段嶺、段或作田、吉良田原、遠州之刑部吉比新莊山梨高遠等故邑、且授名刀、又賞其家臣

鳶巣之功以酒井忠次為首

信玄塚成

勝頼免難馬疲不能進土屋昌恒憐兄昌次後而躊躇

二人有差、特賜佰刀於酒井忠次、賞鳶巣之功、而命卒夫埋甲州將士首、築塚號信玄塚、甲州秘信玄死、參遠既知之、然為不知之、以信玄名其塚、決多年之惑、癸亥、信長謂家康曰、武田爪牙皆落、乗弊擊之、甲信二州不日而平、然我兵疲矣、暫休士馬、而自美濃進而入甲信、足下亦自駿河發、而會我於軍中、鏖武田族如指掌耳、則凱旋岐阜、賽熱田社、獻馬、勝頼免長篠之難、其馬甚疲、初鹿氏奮力挽之、不能進、土屋總藏昌恒為知其兄昌次死生、屢顧後躊躇、勝頼憐之、扣馬待之、既到則使彼先、而勝頼在後、昌恒者勝頼寵童也、時歳二十、時笠井氏來、以已馬獻勝頼、

笠井氏以已馬獻勝頼而死

高坂彈正諫勝頼使馬場山縣内藤三子屠腹不聽

曰、汝志可感、若留而為我拒敵、則可謂大忠也、笠井曰、謹諾、乃乗勝頼疲馬、暫防追者而死之、其間敗卒稍聚、幸免而入甲州境、高坂彈正以為上杉謙信按兵不從長篠之役、及聞長篠之敗、率部下八千人迎勝頼於塗中、整列歸甲府、彈正諫勝頼曰、君軍敗勢減、在今則以駿遠二州授北條氏政、屬其麾下、假其援勢、保守甲信上三州而可也、又曰、信濃木曾氏上州小幡氏互換其地、則無内應信長氏政之患、又曰、使馬場山縣内藤三將之子為近臣、以其隊伍附卒長熟事者、則有益於攻戦也、又聞氏政有妹、速可修

勝頼憐眞田兄弟死以季弟昌幸為隊將

山名豐國反服左毛利争

婚禮以結鄰交也勝頼唯許與氏政結婚儀其餘皆不容特憐眞田兄弟死事召信綱季弟昌幸悉授其舊地為隊將（昌幸初養於武藤氏號喜兵衛其家絕故復本氏後号安房守）以其餘將士死事者擇子弟同族各繼其號（傳称或在他方者召還之或為沙門者髮復武士云）長其由是兵勢又振是月大坪氏赴藝州謁元春告山名豐國應子勝久元春驚曰汝早歸因州先拔荒神山城大坪氏歸因州率國士而攻之豐國聞之與家士議曰我屬勝久則必為元春所滅而我與勝久約通意故今惑矣家士皆曰臣等先以君通勝久為深憂若変約則君家全而臣等亦無憂豐

本朝通鑑　卷七十二　正親町四　六十一　何不成舍藏

山名豐國与勝久絶請援於元春攻若佐城

家康攻甲將依田信蕃於二股城

内藤家長

國曰大坪素知我叛輝元縱令豩擊勝久彼豈允若乎家士又曰然則攻鳥取城屬毛利而可也豐國同之與勝久絕勝久大驚使龜井氏横道氏守私部城而身率幸盛等入若佐城草苅氏屬毛利攻若佐城互有勝負豐國遣使於元春曰勝久勢強我力不能平之若加援兵則陷若佐城元春使牛尾氏赴焉幸盛要於路擊之牛尾拒破之○六月巳巳家康身帥師到遠州二股築毘沙門堂鳥羽山蜷原和田島數壘攻二股城城守依田信蕃（勝頼黨）防之城兵朝比奈彌兵衛斬松平彦九郎内藤彌次右衛門家長射殺

射殺朝比奈彌兵衛兄弟

勝次号庄助

家康徇遠州攻光明城降朝比奈氏

彌兵衛其弟彌藏進來内藤又射殺之翌朝信蕃返贈其矢於石川家成陣称美内藤發中之藝家康聞而賞之（櫻井勝次入城獲首級而帰遺其幟於城中再入而得之家康感其勇加賜采邑）癸巳信長入洛館本國寺信忠及諸將從之此行路過美濃山中召飢民賜物恵之是月家康徇遠州陣鳥羽山本多忠勝進兵於天龍川擊二股城有功敵使諜者窺之内藤信成提鑓救之家康留大久保忠世於二股與敵相持而駐馬放蟒原催猿樂勞慰士卒而帥師向諏訪原勝頼使朝比奈又太郎守光明城（一光作高）家康往擊之城嶮難進本多忠勝榊原康政為先

本朝通鑑　卷七十二　正親町四　六十二　何不成舍藏

禁中蹴鞠御遊信長應召

信長辭官位昇進令將士有功者任受領

鋒力戰陷之朝比奈獻城降伏○秋七月巳亥禁中蹴鞠御遊信長應召參内誠仁親王及二條大納言藤実枝觀修寺大納言藤晴右飛鳥井大納言藤雅教庭田大納言藤重保甘露寺中納言藤経元高倉參議藤永相山科左衛門督藤言経參議右中將源重通參議左大辨藤春豐三條參議藤公明頭左中將藤親綱飛鳥井中將藤雅敦烏丸辨藤光宣竹内右兵衛督源長春等雲客相代競其技施其藝蹴鞠畢召信長於清涼殿賜天盃數信長勸官位昇進信長辭之而奏曰願令將士有軍功者任受領勅許之由

家康攻諏訪原城先登鳥居元忠中砲

是羽柴秀吉任筑前守明智光秀任日向守川尻與兵衛任肥後守塙九郎左衛門任備中守武井夕庵叙二位法印友閑叙宮内卿法印信長謂諸將曰汝等多年服勞我常欲加授采邑而西州未入我手故任運歴年也他日并呑西國則可令汝等續古昔九州豪士之家授其舊地以寵之故先是既令丹羽長秀称惟任今又改塙氏称原田而梁田左衛門可称別喜右近別喜當作戸次按原田別喜見舊記未詳九州有惟任惟任之號蓋信長信俗語云函丙辰家康攻諏訪原城城守今福氏室賀氏泉氏拒之先鋒鳥居元忠號彦右衛門進逼城砲中其股而退

信長賞酒井忠次奧平信昌有功

信長信忠為平越前發岐阜向越前

越士阿波賀若林等築數壘而拒越加一向宗徒屬之

自是累戰踰日丁巳左中將藤宗房宗勝子任參議家康令酒井忠次奧平信昌赴岐阜謁信長信長曰長篠之守鳶巣之戰驍勇絶倫自今呼汝等為武者之最也且授信字於奧平其初諱不傳賜佩劔時服等○八月戊寅信長為平越前敵携信忠帥數萬騎發岐阜巳卯入小谷城秀吉分粮於諸軍庚辰陣鶴岡守護代武藤氏饗信長時越士阿波賀氏若村氏三宅氏及下間氏專修寺等築虎杖木目鉢伏今庄燧等數壘越前加賀一向宗屬之信長以前波氏富田氏毛屋氏為郷導分信盛勝家秀吉一益長秀光秀等之

秀吉潛兵田河野新藏殺若林氏

秀吉光秀陷龍門寺城殺三宅氏誅阿波賀氏

搜索朝倉孫三郎下間筑後守下間和泉守專修寺等斬之金子氏

諸將攻之然壘固不能拔之又令水軍自若狹丹後進入越前今霄大風雨信長使秀吉襲其不意光秀及山崎氏池田氏副之秀吉潛兵俄圍河野新藏殺其守若林氏斬首三百餘級辛巳秀吉光秀襲龍門寺城陷之三宅氏等賊徒悉死木目鉢伏燧等敵皆去城退散秀吉光秀追斬之殆三千人阿波賀氏請降不許令原田氏誅之壬申信長督一萬餘騎入越府龍門寺使福田氏留主今城而搜索朝倉孫三郎下間筑後守下間和泉守專修寺等於山林斬之孫三郎從士金子氏山内氏殉死信長嗟賜劔於其妻甲申柴田勝家及長秀等

山内氏殉死信長嗟之

柴田勝家丹羽長秀陷鳥羽城

秀吉光秀長岡藤孝稻葉一鐵討加賀賊徒平之

陷鳥羽城斬五六百人金森長近號五郎八原氏號彦二郎陷三壘其餘諸將所向皆克凡所斬獲總一萬二千五十餘人越前悉平己丑信長陣一乘谷是日羽柴秀吉惟任光秀長岡藤孝稻葉一鐵別喜右近等討加賀國賊徒甲午諸將取能美江沼両郡陷檜屋大正寺两城加賀國賊悉平是月家康急攻諏訪原城室賀小泉等去入小山城家康令曰諏訪原城通高天神隅田中大堰川使誰居守松平忠次進曰臣請守之家康壯而許之乃賜御諱字改號康親加賜采地且称周防守先是称左近將監改諏訪原称牧野又使牧野

本多忠勝石川數正康親松平家忠攻小山不利小泉松平土屋等皆死　吉川元春討尼子勝久山名豊國攻私部城不利

康成與康親同守之家康欲進攻小山城酒井忠次諫曰不可輙陷若踰月則勝頼援兵之至亦不可圖願姑休兵馬松平康親曰勝頼自長篠軍敗以降兵勢衰弊豈發援兵哉家康曰善以石川數正及康親松平家忠為先鋒本多忠勝指揮軍事攻小山破之小泉氏松平氏土屋氏戰死然城未陷毛利輝元令吉川元春率二萬餘騎撃尼子勝久既到伯州矢走山名豊國惋其無戰功與牛尾氏合兵攻私部城勝久防之山名牛尾不利而退○九月丙申朔丁酉信長到北莊沙汰越前國政賜令立足羽坂井黒田池上

榊田吉田坂北南城九郡於柴田勝家以為北陸之鎮而三分大野郡賜其二於金森長近其一賜原彦次郎三分丹生郡俗曰府中賜前田利家佐々成政不破彦三郎賜敦賀郡於武藤總右衛門賜加賀國於別喜右近共受勝家處分又賜丹後國於一色左京太夫而令明智光秀討丹後敵賜丹波國之桑田舩井兩郡於長岡藤孝令荒木村重赴播州取國士質子秀吉平加賀赴越前一向殘黨追之秀吉破之斬二千六百餘級己酉信長令瀧川一益惟住長秀原田氏築北莊足羽塁越前加賀國士群參執謁信長謂

勝頼出師大堰川大須賀榊原為先隊隔川接戰

勝家曰越前國北陸樞要也令以援勿懈乃示法制九條又告前田佐々不破三士曰汝等副勝家為監察使莫阿黨莫扱援相謀從宜若有可問則勝家可啟之庚戌勝頼帥二萬餘騎陣大堰川邀將救小山城壬子家康令曰前有堅城未抜大敵在於後進退有時良將謀也乃解小山圍而班師大須賀康高榊原康政為先隊諸將各整列而退勝頼追之隔河互放矢接戰此時家康傍大堰川而西其勢如向敵而進及過伊良崎而見敵在後信康請為殿家康不許之信康固請之家康許之先渉川信康為殿勝頼不及踰川家康遂入牧

野城此時家康背小山経佐久知谷行路險難兵馬不並行然全兵入牧野城云々癸丑勝頼入小山城家康陣馬伏冢相挑勝頼引兵歸甲州家康亦歸濱松辛酉織田信長歸岐阜城柴田勝家居北莊城經畧北陸前田利家等屬之利家尾州産也家譜曰菅丞相在筑紫生二子分為二流其一曰前田其一曰原田以菅相遺愛故以梅花為家紋前田中葉移住尾州利家幼名犬千代改號又左衛門天文二十二年利家年十四從信長於軍中得首級弘治二年稲生之役利家被射其眼而不抜其矢揮鏃突殺射之者信長感之永禄三年信長與今川戰利家得首級獻信長信長默利家又得首獻之信長又默利家怪之明年森部之役利家先登人得首級於是信長欣然曰汝年僅弱冠而老於軍事乃授旅

前田利家自出

吉川元春攻私部城森脇香川擊敵為連歌

悅利家辭之。信長曰、汝之武功不羞于當時、何辭之。（其後箕作之役、屬秀吉、列先鋒、擒敵兵。事終之後、秀吉談及此、以賞之。曾江州之役、勝家軍敗、利家救之、勝家免命。其餘戰功猶多。）是月、吉川元春到鳥取城下。山名豐國懸舟梁於千谷川、濟元春諸軍。乃進私部城。元春季子經言（歲十五、後改廣家）謂其乳夫小坂氏曰、我亦欲得首級。小坂曰、斬首、匹夫之勇、君夫勿欲之。經言曰、不然、我父我兄為將帥、如我所部、不滿百、何嫌于斬哉。既而城兵競出。經言侵卒伍之中、果得首級。自是連日合戰不止。森脇氏（號市正）出城唱時兩句、香川氏（號兵部）賡之、二十連唱、至八句、森脇歸城、香川退矣。主客以為奇事。元春急攻城、城守

元春令杉原盛重攻若佐城幸盛奉勝久走但馬

信長於妙覺寺茶會千利休點茶

龜井氏請降去城。元春召森脇列部下。元春令杉原盛重等率三千餘騎、攻尼子勝久於若佐城。山中幸盛不能拒、奉勝久走但馬。又攻田公氏黨勝久於宮吉城。田公氏不及戰而逃去。斬殘兵五十餘人。因幡漸平。元春歸出雲。（一說曰、此役元春隆景兩將戰克、隆景歸藝州。）為近衛前関白藤前久忤信長、亡出奔薩摩國。（傳稱前久在薩州之間、匿其名、假稱岡屋左兵衛。）○冬十月癸巳、信長召洛中泉堺好茶十七人於妙覺寺、飾古器、賜餞茶。千宗易（號利久）點茶。（俗謂之數奇。）○十一月乙巳、美濃國岩村城兵（甲州士所守也）夜襲水精山。信長戍兵擊破之。岩村士出城救之。織田信忠自

信忠陷岩村城獲城主秋山伯耆守又陷苗木城

信盛讒水野信元信長放之

岐阜馳到大克、遂進攻岩村、斬千百餘人。（岩村、一名遠山城。）己酉、信長聞岩村變、馳歸岐阜、增兵於信忠、圍敵城甚急。城兵請和、不許。勝賴欲救岩村、然以深雪埋路、不果。丙辰、信忠陷岩村城、捕城守秋山伯耆守及大島氏、座元寺某等、送於岐阜。信長素憎秋山、故悉磔之。信忠又攻陷苗木城。城主遠山氏同族七人焚城戰死。信忠令川尻氏守岩村。初秋山在岩村糧盡、遣其賓殿於參州刈屋城、請賣之。城主水野信元買之、為糧之助。佐久間信盛素與信元惡、及城陷、讒信元於信長曰、彼貳於甲州。信長放之。己未、信忠歸岐阜。勅

大久保忠世圍二股城依田信蕃請和歸甲州

賞其軍功、任秋田城介。（一說曰、是月七日、信長參內拜賀、時信忠任秋田城介。）癸亥、信長讓美濃尾張兩國及家傳利劔等（號星切、傳稱曾我時宗之所帶也）於信忠。佐久間信盛設茶寮饗賀之。信長遣使於刈屋、責水野信元。信元陳謝、而令其家僕從使者到岐阜。家僕途中與彼者飲酒、闌醉相鬪死。由是信長彌怒。信元恐懼、去刈屋奔岡崎。○十二月丁亥、大久保忠世圍二股城、既半歲。然勝賴不能救焉。城守依田信蕃遷忠世請和。家康許之。由是交質、去城歸甲州。家康使忠世及阿倍忠政守二股。（此後忠政有故去城、忠世獨守二股六七年。）辛卯、家康依信長固請、令平岩親吉

家康令平岩親吉害水野信元

害水野信元於岡崎松應寺信長大悅以刈屋小川等賜佐久間信盛時人憐信元遭寃憎信盛讒佞是年信長令伊勢國司北畠信意退老而信雄代之為家督自大河内城移田丸城遷前田丸城主中務少輔於岩手城北條氏政妹嫁武田勝賴駿河屬武田伊豆屬北條兩家相和里見義高使其子義賴質於小田原由是関東八州兵革暫息或以為五年之事

採記

本朝通鑑卷第七十二　終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七十三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信長新城安土

北畠具教使使賀正、信長怒而卻之

家康拔搆井城、進向勝坂城、天野氏拒之、麾下大原大助、大濱氏皆須命、

正親町天皇五

丙子、天正四年、春正月、乙未朔、辛亥、信長相攸江州安土山、新築城郭、使丹羽長秀監之、甲寅、濱松城有鎧賀及連歌會、諸將登營、是月、伊勢国司北畠具教、使鳥屋尾氏到岐阜、贈物賀歳初、信長不出、稍久使者憤其無禮、欲歸去、既而信長出而手取長刀、徹彼贈物於庭、睨使者、無言而入、使者懼而歸、曰、我君遂不免矣、○二月、乙丑朔、辛未、上杉謙信、使到濱松、寄書於酒井忠次、曰、願與德川殿合力、倶夾勝賴撃之、忠次以告家康、頷之、安土城成、是月、家康城遠州横須賀、令大須賀康高守之、寛助大夫副之、既而家康出軍於大井、拔搆井城、進向勝坂城、天野氏（號宮內右衛門）、據潮見坂而拒之、先鋒不利、大原氏（號大助）大濱氏（號平左衛門）須命、水野忠重力戰、卻敵、大久保忠世登山攻之、天野退壁于鹿鼻、其地甚狹隘、家康慮勞士卒、引軍歸濱松、又聞勝賴入遠州境、而出陣于横須賀、信

本願寺光佐與信長再有郤

信長始造天守於安土城上

細川藤孝、荒木村重、惟任光秀、原田筒井等、攻本願寺光佐

原田備中守、三好笑巖攻三塚木津、不利、原田死

康自岡崎來會、與勝賴對陣芝原、累日、勝賴不及戰而歸甲州、○三月、本願寺光佐與信長再有隙、築石山城、招聚紀伊越前門徒、密與毛利輝元通好、頃間、今川氏眞來濱松、家康憐之、謀復入駿河、而遣之於牧野城、賜書於松平家忠、松平康親監護之、以爲駿州先鋒、○夏四月、甲子朔、信長始造天守於安土城上、課諸將出匹夫一萬餘人、運巨石於山頭、既而留信忠於安土、而入洛館妙覺寺、使村井長門守春長築假山於二條舊館、丁丑、信長在京、使細川藤孝、荒木村重、惟任光秀、原田備中守、筒井順慶等、率三萬騎、攻大坂城、本願寺光佐豫構壘於木津難波、而塞其路、時荒木乘巨艦、自海邊欲攻之、藤孝光秀到森口放火、原田氏陣天王寺、邊且使佐久間信勝（信盛子）、惟任光秀據壘守之、撿使猪子氏大津氏副之、○五月、癸己朔、乙未、三好笑巖率根來僧徒、及和泉兵會原田氏軍、爲先鋒、攻三塚木津城、兵放鳥銃急防之、笑巖敗而退、原田進攻之、不利、又勵士卒而戰、砲中原田而沒、其部下數輩戰死、賊徒乘勝攻信勝光秀壘、力戰拒卻之、告急於京師、信長時與奴婢相對、以巨杵舂米、（信長爲用力、旅時々慣鄙事、）於軍聞原田死、大驚、命村井

信長親率師到大坂

春長曰、汝先往焉、春長乃發諸士從之時淀河水漲不得涉春長曰、亟相信長之來在近若猶豫則必觸其怒自策馬涉而到大坂丁酉、信長遣使於安土告曰、先罷經營而早來擊賊乃率麾下百餘騎向大坂戊戌、信長到若江待兵來然馳至者僅三十騎率之到大坂陣住吉信盛藤孝松永久秀等爲先鋒秀吉一益長秀信輝等爲二陣信長率近臣爲三陣、信長見敵勢之壯自到先陣指揮諸軍賊群起放數千挺砲攻佐久間信勝壘諸軍防之不利信長自率輕卒擊卻之入壘勵戰士賊又競起砲中信長脚然不屑之

酒井正親卒

諸將皆曰、方今我軍士不多暫止戰而再舉則可也信長不可改三隊爲二陣縱擊破卻之到大坂城下斬千餘兵由是賊兵退而入城信長築壘於大坂近邊處々使信盛信勝松永久秀池田氏山岡氏間鍋氏沼野氏以備大坂○六月、癸亥朔、丁卯、信長退大坂入若江城戊辰、信長歸洛館妙覺寺是日、濱松家老酒井正親卒其疾病時家康枉駕訪之勞慰曰、卿有所思則遺言我自欲聞之正親拜命之辱而呼其二子重忠（號與四郎）忠利（號與七郎）令拜謁而白曰、我今無他念唯二子而已、願大君憐察之宜因其才用之家康

織田信雄與伊勢國士赤羽氏合攻熊野山不利

毛利輝元使人運粮於大坂城

頷焉、（酒井與松平同祖、世爲家老、至正親勲勞抽群、聲價籍甚、氏族多房、其一流嫡家、幼名與四郎、長而稱雅樂頭、）已、信長歸安土使諸將暫歸休大坂光佐與毛利輝元通好求粮是夏、伊勢國士赤羽氏屬織田信雄請襲取紀州熊野山信雄大悅令加藤甚五郎副赤羽俱攻熊野先拔三鬼城由是熊野山人競起擊之二士俱敗而歸長嶋城熊野兵進圍之時赤羽變心通熊野兵故長嶋城遂陷熊野者前國司具教所領也、故具教密諭山人而蜂起○秋七月、壬辰朔、毛利輝元使能嶋氏來嶋氏兒玉氏粟屋氏浦氏漕運粮米七百餘石於大坂城且使飯田氏往大坂

織田戍士間鍋沼野宮崎杉原野口等遮毛利粮船而戰木津川皆死

香川氏杉氏戍木津花隈兩城以援光佐間鍋氏沼野氏寺田氏杉原氏等戍兵欲遮之然以敵衆故猶豫聞宮崎氏兄弟（畠山家士、時守烏帽子形城、）習水戰招誘之宮崎聚其徒來屬丙午、宮崎等舟軍三百餘艘泝木津川與輝元粮船護士相戰時大坂木津兩城出兵擊住吉壘信盛自天王寺馳拒之能嶋等積束薪於舟而放火送遣之宮崎等咽煙而退能嶋等進擊之間鍋沼野宮崎杉原野口等戰死殘兵敗走能嶋等運糧入大坂城賊勢彌振信長不堪憤怒而又命兵士守住吉壘安土城天守成（石垣二重、高十二間、南北二十間、東西十七間、石垣

別所長治献使信長請討毛利家

加賀賊徒蜂起別喜

以上至天守七重每一重共備席壁上貼畫狩野永德圖畫或人物或勝地或動植皆極華美皆言本朝未曾有焉洛人濟々得縱觀畿內近國不拘貴賤藏古器珎翫者皆爭獻之○九月德川家康與武田勝頼對陣於横須賀播州別所長治獻使於信長曰願得一元帥爲西方先鋒以征毛利家信長擇其人其度量大而智勇備者無如羽柴秀吉故謂秀吉曰我將有事於西方然則以汝爲先鋒可投播州秀吉曰謹聞命小寺孝高在播州聞之通好於秀吉秀吉亦知彼勇智故誓約爲兄弟一説曰別所長治者赤松族也頃年兵勞稍強領東播八郡信長遣使招之長治應命而請西海先鋒是秋加賀國賊徒蜂起攻大正寺城國守別喜右近出兵於數

右近討之不利

佐久間盛政敗柴田勝

路地防之擒三百餘兵賊兵敗走別喜又進入天神山放火討之賊黨長富樫氏進兵接戰又不利別喜乘勝追之斬首二百六十餘級賊徒悉散既而又賊徒集於御幸塚建壘別喜又率兵擊之賊兵悉起奮戰別喜不利退入天神山賊黨追而攻之別喜敗歸大正寺城賊徒又圍之於是別喜告事急於安土信長聞之大驚與諸將議曰遣阿誰而爲援兵乎勝家曰佐久間盛政號玄蕃允可乎彼者我外甥也我亦往會合力平之信長諾乃以盛政爲加賀守護時別喜逃來安土佐久間盛政到加賀國與賊徒力戰柴田勝

家平加賀賊徒

松任城主長九郎左衛門請屬信長

家率大軍來救之賊徒懼入御幸塚勝家盛政擊破之勝家附壯士德山氏阿閉氏上坂氏等於盛政而歸越前德山納賂誘賊徒內山氏攻御幸塚盛政競進賊壘遂陷勝家聞之告捷於安土信長賞盛政戰功然賊徒猶起盛政使德山氏守御幸塚自率兵討處々殘黨加賀國士松任城主長九郎左衛門請屬信長盛政爲之啓達信長許之賊人競出德山戰敗盛政擊走之追到手取川捕凶徒六百人賊徒逃隱于御山于奥江請降盛政不許彌進攻鏖之加州悉平勝家又使毛受氏號莊助告賊徒亡於信長信長悅

武井夕庵獻金言

謙信乘加賀國亂出師信長自率諸將對陣於手取河原

謙信陷松任城主某戰死

武井夕庵曰君唯以攻伐爲賢不知治世安民之術唯以德治天下則天下皆歸豈待盛政之功乎信長曰善○冬十月上杉謙信聞加州之亂而乘其弊率一萬三千餘騎入越中國擊戸山城守神保氏建壘於其近邊令川田氏守之而進到加州集御山殘賊襲松山城佐久間盛政告急於安土信長使秀吉長秀一益光秀往救之勝家及前田利家佐々成政不破氏齋藤氏等自越前來會總三萬餘騎信長亦爲後繼謙信聞之急攻松任城陷之城守長九郎左衛門戰死謙信取手取河原欲與信長挑戰隔川相對

北畠具教為信長所害

謙信遣使於信長曰今般欲出兵決生死於一戰然
大雪埋地諸士皆苦先班軍而他日絜勝敗於越前
金津信長諾謙信歸越後〇十一月庚寅朔癸巳信
長自加賀直入洛館妙覺寺壬寅信長叙正三位庚
戌權大納言平信長任内大臣甲寅伊勢前國司北
畠具教為信長遣害初具教為信長被攻劫而令其
嫡子信意讓家領於織田信雄既而悔之密與信玄
内應信玄死後猶不改心信長憎之具教與信雄日
疏信長慮其為國害欲殺之密命織田掃部助圖之
其事稍顯掃部助諭具教舊臣藤方刑部少輔奥山

信意甚肥脹故在伊

氏瀧川氏長野氏輕野氏曰卿等赴三瀨弑具教則
請信長授采邑俱修誓焉既而藤方奥山慚預弑逆
稱病蟄居此日黎明瀧川長野襲三瀨時宿直士寡
無防之者具教聞變自揮陌刀而出長野進擊之具
教獨身不屈所向皆斬殺十九人諸士退而彎弓
放砲攻之具教力屈登壁叱不義者自刹（歳四十九）其幼
兒二人被害具教親族分在田丸大河内坂内共僭
稱御所信雄遣兵悉殺之唯以信意有父子之約故
不忍殺之錮於瀧川家自顯能至具教伊勢國司九
代而滅（此後信意流落河内尾張而到京師列廷臣　在北畠名藤方刑部老父慶由聞刑部預弑

勢稱大腹御所
藤方慶由愧其子刑部預弑其主具教而死
織田信雄殺織田掃部助

具教而大愧責刑部而投井而死初刑部稱病雖不
赴三瀨然恐信長之怒而令家士輕野氏從長野瀧
川而往輕野先登入三瀨衆皆憎其持兩端後刑部
沉淪餓死輕野亦罹病四體不仁而死時人以為天
罰）是月羽柴秀吉入播州東播皆服西播未服小寺
孝高有戰功秀吉授駿馬於孝高而凱旋〇十二月
己未朔癸酉織田信雄殺織田掃部助掃部執勢州
政出令不善輕侮士民瀧川氏柘植氏憂之告信雄
信雄怒令日置氏殺掃部其部屬或殺或放賜其地
於天野氏池尻氏初具教弟僧某在奈良東門院既
任僧正憤北畠家滅挾再興之志聞掃部死勢州亂
竊赴伊賀國還俗起兵改名具親國人慕舊好來附

三好長治與細川眞之戰而死阿波亂
源義昭到紀州欲依毛利家再興武家

者多信雄驚使森氏守三瀨日置氏守坂内瀧川氏
守小倭而以長野氏柘植氏為先登攻之頃聞阿波
國亂比年三好長治（實休子）領阿州在勝瑞城同母兄
細川眞之（持隆子持隆死後其妻嫁實休生長治其事見前）常有復國之志
長治不法國士不服眞之據仁弁山起兵長治攻之
不克逃奔別宮城眞之追擊之長治自刹然國士尚
不服眞之獨據壘保守戰爭不止是年源義昭携一
色氏飯河氏武田氏等竊出紀州到明石浦欲憑宇
喜多氏再興武家然不許於是到備後鞆浦依賴毛
利家輝元等厚遇之信長聞之彌欲滅毛利故于此

隆景憲浦四郎通小寺孝高殺之

于彼戰爭不止浦宗勝屬毛利在安藝其子四郎在備前常山小寺孝高與秀吉部下蜂須賀正勝謀欲令宗勝屬秀吉然宗勝不從四郎先以常山應孝高屢勸宗勝宗勝不同頃日輝元家士神田氏在備前小嶋一日有一僧徘徊小嶋其容貌甚異神田氏見之捕之而問曰自何處來而不答由是彌怪之切問所以其來而唯說佛法不言他神田破所携竹杖以見之有孝高之書其意謂與浦四郎通畔毛利於是大驚乃告隆景隆景招宗勝示其書宗勝曰我常怪賤息與孝高相通始信彼有黒心我欲殺之恐去依

十河存保嗣三好長治家

明商到小田原

是隆景知宗勝無二心招四郎錮焉四郎尋死長曾我部元親聞阿波亂欲滅三好殘族領阿波讃岐而議自名西郡入阿波然其地險阻難通兵馬故與郡主大西覺用（或作角觜）通交覺用令其子質於元親鄕導元親大喜曰大西屬我則阿讃豫三州之間可任心馳驅并呑四國在近耳（元親記以此事爲在長治猶存時則[illegible]春夏之間事）三好長治死後其部屬等相議迎長治弟存保於泉界爲阿波守護存保（繼一存家稱十河六郎至此復三好氏）武田勝賴進兵到遠州金谷峰城家康拒之陣小夜中山勝賴退歸明商其到小田原請得北條氏政印約追年

天正五年

信長令諸國催討紀州之事

以蠻舶到伊豆三崎而歸國

丁丑五年三月己未朔庚申紀州雜賀三緘根來寺杉房請內屬信長信長乃令諸國催討紀州之事初畠山昭高死後河內國平然畠山貞政在紀州岩室城根來雜賀等國士擁之爲主不從信長至此聞三緘杉房告而謀取紀州丙寅信長入洛織田信雄信孝信兼及堀秀政（太郎久）等各帥師會焉辛未諸軍發八幡甲戌信長進到和泉香莊紀州貝塚戍兵夜逃先鋒士追斬三百人乙亥杉房來謁信長謀入雜賀丙子移陣佐野鄕庚辰信長陣志立分諸將爲三隊

信長攻雜賀及圍中野城降之

雜賀魁鈴木孫一郎

攻雜賀三緘杉房爲鄕導佐久間信盛羽柴秀吉荒木村重別所長治堀秀政等三萬餘騎進縱火雜賀人隔川放砲拒之堀秀政先登涉川不克而退瀧川一益惟任光秀惟任長秀長岡藤孝筒井順慶蜂屋氏等自谷口進斬敵百六十餘級圍中野城攻之丙戌信長到丹和中野城降信忠入城戊子信長發丹和陣野外巡見感賞藤孝家士下津權內先登勇武

○三月己丑朔是日信長令一益長秀順慶蜂屋氏圍雜賀魁帥鈴木孫一郎壘庚寅堀秀政等十餘隊攻根來不順者皆請降許之諸軍進攻雜賀鈴木孫

及土橋岡崎松田等皆降

一郎、土橋平次岡崎氏松田氏宮木氏烏木氏栗村氏等就信盛請降曰攻大坂城贖其罪乃許之凱旋己酉信長沙汰紀州政令信盛秀吉長秀光秀信輝村重等築佐野城命津田氏號太郎左衛門杉房守之依根來雜賀猶不心服也辛亥信長入若江城泉州人捧古器癸丑信長入洛乙卯歸安土信長在紀州之間洛中流言雜賀敵強帝不安心故勅禱信長勝軍於諸社諸寺所司代村井春長課洛中毎戸出疋夫修補禁中四壁是春北畠具教餘屬瀧野氏有馬氏野村氏立黨于鉄中城蜂起信雄使一益池尻氏天野

毛利輝元攻別府城小寺孝高救之有功

勝賴祈武威再振於富士神祠

氏田丸氏日置氏等攻之瀧野等能防之一益及日置氏被創池尻等奮戰大進城遂陷既而其殘賊又起于菅野于三岳于三瀬一益等又進擊破之皆敗奔藝州由是北畠所領皆屬信雄○夏四月毛利輝元發兵攻播州別府城紀伊淡路兵會之總八千五百餘騎城殆危秀吉聞之使小寺孝高救之孝高率五百餘騎力戰擊破之斬首七十餘級敵悉退散秀吉告信長賞孝高戰功○六月武田勝賴納書於富士神祠禱武威再振項間高坂彈正諫勝賴曰故法性院信玄遺言曰可與上杉謙信講和以守甲州今以

高坂彈正諫勝賴不聽終取敗

愚觀之當時武勇無如謙信比年信長管畿內勢吞天下然未能與謙信一戰謙信既入越中破神保入加賀取松任城且仄聞謙信遣使於信長曰信長自岐阜移安土乃欲禦我入洛乎然我來春可入洛信長亦發安土一戰決雌雄也信長應之曰謙信發越後則我可禦於加賀越前若不勝則請降為入洛鄉導而講和中分天下東則屬謙信西則我取之使者歸報謙信笑曰彼嘗擒義元滅齊藤逐三好殪朝倉屠淺井破勝賴所憚唯我耳故甘言云爾君既有長篠之敗則不可屈於信長唯慇懃結好於謙信而可

里見義高佐竹義重皆致質子於小田原講和

元吉城主香川義景屬隆景元親攻之不

也勝賴不從之是夏里見義高又與北條氏政有隙氏政發兵擊之義高拒之不利遂請和令嫡子義賴質於小田原佐竹義重亦遣質子於氏政按信玄沒勝賴勢減謙信亦有窺京之志不入關東故八州漸屬氏政○秋七月丁亥朔壬辰信長入洛居二條新第戊戌近衛前關白藤前久請信長曰我適子欲營元服之儀願君為加冠信長許之且授信字以號信基右中辨藤兼勝為理髮儀既畢信長贈劍馬黃金等以賀之由是月卿雲客及畿內諸士皆往賀之讚岐國元吉城主香川義景附屬小早川隆景長曾我部元親令長尾氏率三千餘騎攻

克

隆景將穗田元清與元親將長尾戰而敗之

宗勝徇播州小寺孝高逆擊之

元吉城不克義景慮孤城無後援請救於隆景隆景令穗田元清(隆景弟)率八千餘騎赴讃岐○閏月丙辰朔乙亥元清先鋒浦宗勝井上氏等率二千餘騎擊長尾於元吉城下破之長尾歸土佐元清歸藝州宗勝直徇播州地小寺孝高率二千餘騎逆擊之宗勝決死力戰孝高引退宗勝歸藝淡路國士菅氏父子(父號平右衛門子號新右衛門)以其采地屬輝元輝元令兒玉氏監之有年頃間菅氏謀殺兒玉叛毛利兒玉悟之逃歸藝州告之輝元令香川廣景冷泉民部往圖之菅氏陳謝以其女為質香川冷泉赦之而入岩屋城守之

佐久間信盛襲香川廣景於岩屋城不克

信長命勝家討北國餘黨

佐久間信盛在天王寺陣聞之令輕兵千餘人襲岩屋會香川行夜圍擊之香川殆危冷泉力戰斬十五人敵敗歸天王寺○八月乙酉朔壬辰信長命柴田勝家討北國餘冦遣秀吉一益長秀等副之到處放火猶未殲之秀吉先歸信長大叱之秀吉赧然信長使佐久間信盛討雜賀殘黨使秀吉代信盛守天王寺大坂賊兵來襲之秀吉命中村一氏(號式部)堀尾吉晴(號茂介)一柳市助擊却之賊兵二千餘騎繼至阿閉孫五郎擊却之賊兵又競來秀吉使阿閉退不聽秀吉自馳拷阿閉歸陣賊追之秀吉豫壞民屋積於道

松永久秀通大阪叛信長

路待賊來放火拒之賊不能進而歸城(是日渡邊勘兵衛先登獲首級)辛丑松永久秀其子久通竊去天王寺陣歸和州志貴城通大坂雜賀叛信長信長遣宮內卿法印友閑諭久秀曰汝何不告暇而避天王寺哉久秀不解其故唯言所獻之質子捨之則亦何答之友閑反命信長怒誅其質子二人(兄十三歲弟十一歲)於洛之六條河原而命信忠討久秀久通大徵軍士○九月乙卯朔辛巳信忠率數萬騎發岐阜壬午到安土主丹羽長秀家頃間松永黨森氏海老名氏守河州片岡城信忠命長岡藤孝惟任光秀筒井順慶擊之播磨國士黑

家康擊穴山梅雪于山梨

藤孝光秀順慶陷片岡城忠興先登有功

信忠攻志貴城

田識隆(小寺孝高父)使其孫長政(孝高子)質於信長信長嘉其志使秀吉護其質子是秋家康進兵於遠州山梨擊穴山梅雪破之(梅雪勝賴族也)○冬十月甲申朔藤孝光秀順慶攻片岡城藤孝長子忠興(號與一郎歲十五)先登獲首級光秀順慶繼進陷城森氏海老名氏自殺斬首百五十餘級(藤孝家僕三十餘人光秀從士二十四人戰死光秀感忠興勇以女妻之)丙戌信忠到志貴城下放火於民屋攻之城堅不陷北征諸將會信忠於志貴然柴田勝家修大正寺城分兵守之佐久間盛政守御幸塚壘以備上杉謙信癸巳久秀竊請雜賀之賊大坂僧兵以勠力一夕久秀

久秀與大坂雜賀戮力約戰期信忠信盛攻之久秀敗死

遣使者於雜賀大坂以約戰期其使者誤道入信盛陣信盛捕之獻信忠曰是久秀所以可亡也信忠與信盛謀而僞言雜賀使者以紿信盛兵數百人於城中城中不覺之實以爲雜賀兵至開門而納之比其至城中信忠率大軍急攻之信盛兵在城内合鬨聲城中大駭而死亡者多久秀周章入天守信忠使人諭之曰降則赦之久秀曰縱然眉骨再不謁信長而打碎其所愛之釜號平蜘蛛是信長平生欲取之故也久秀使其子久通出城久通不從請同死久秀怒曰汝不孝也何拒我言乎久通乃脱去既而久秀放火於

松永久秀叛信長之心萌于此

天守而自焚死城陷久通亦被執而死衆謂久通捨父是怯之甚也信長聞之曰是彼老父之教耳必其有所思也歟且曰久秀老賊也我子一擧而誅之可謂有武將之量久秀起微賤高門戶威權與三好齊而遂行弑逆然以姦佞幸免族滅爲人驕淫軍旅之暇常臥帳中侍女數輩不離其側有事則召家臣於帳外臥而出首示諭家臣等頓首受旨而退云久秀嘗到安土謁信長家康自濱松至信長指久秀曰德川殿識彼老臣哉家康曰否信長曰是松永彈正久秀也家康曰實聞其名今始識面信長曰毒三好弑義輝燒大佛殿是三大事者皆古來人之所難爲也久秀獨兼之久秀平伏恥愧流汗赤面頭上如烟之昇於是自慮遂不免誅而叛死丙申信忠歸

信長賜播磨國於秀吉

洛居妙覺寺戊戌勅使權大納言藤實枝到妙覺寺詔諭信忠曰汝早討凶賊久秀其戰功何人比肩焉敍從三位任左中將信忠辭之詔不聽之於是信忠遣使於安土問信長待其報癸卯武田勝賴自遠州小山城進到大堰川邊家康陣馬伏塚信康帥師自岡崎到濱松勝賴引兵歸甲州信康歸岡崎乙巳家康歸濱松修城壁丙午信長使信忠從詔勅於是參内拜賀赴安土謁信長而歸岐阜辛亥信長賜播磨國於羽柴秀吉進發爲擊毛利氏平山陽山陰也尼子勝久及山中幸盛從秀吉而西○十一月甲寅朔

信長放鷹洛外獵粧美麗入叡覽

癸亥秀吉獻使於安土曰播州漸平願被許管領山陽山陰兩道而賞罰任心則戰功早成信長欲許之未果辛未信長放鷹洛外自臂鷹而使鷹師各臂之而從俊鷹十四聯其餘小鷹隼鷂凡八十聯成列士卒各著綾羅錦繡而持獵杖共飾金銀弓百張以虎皮爲靫以先行諸將從其後信長先到禁門使其粧入叡覽殊以爲奇珍賜飲食既而信長到東野遊獵時遇大雪所愛鷹兒高飛失所往信長愛惜大索不得之大和國士越智氏尋得之以獻焉信長大喜賜駿馬時服且增采邑是日往還貴賤滿街縱觀驚目秀吉發播

秀吉拔山口岩淵兩城攻福岡城圍上月城浮田直家救之

城兵殺其主上月十郎降秀吉

磨到但馬拔山口岩淵兩城圍竹田城城主太田恒氏（山名家老）降秀吉使其弟秀長守竹田而歸播磨再請信長中國管領（山陽山陰謂之中國）信長許之賜印章癸酉平信長任右大臣庚辰秀吉以播州佐用氏上月氏未服故帥師到態見川攻福岡城（佐用氏居之）圍上月城小寺孝高竹中重治先登兩城既危壬午宇喜田直家率備前美作兩國兵救上月城秀吉分兵半攻城半防直家直家不戰而退秀吉兵進擊之斬首二百餘級上月城兵殺其主上月十郎降秀吉秀吉使尼子勝久山中幸盛守上月城而進兵攻福岡城拔之斬首五

福岡城主佐用氏戰死

信長諭勝賴戮力欲討謙信勝賴不可

百餘級城主佐用氏戰死秀吉告捷於信長信長感賞之（安西軍策曰尼子勝久及山中幸盛立原氏等從秀吉來播州先是宇喜田直家使眞壁氏守上月城勝久率其徒攻上月眞壁逃去勝久入城宇喜田直家率大軍攻上月勝久不能守而逃於播州直家使上月十郎天嶋某守城秀吉率二萬餘騎圍上月城城兵斬十郎及矢嶋請降秀吉不許之悉捕之礫而燒殺之又使勝久及山中幸盛守上月城）信長遣使於甲州曰我與勝賴有舅婿之好我娘夭亡然信勝者我姪也何有遺恨哉自今而後講和共擊上杉謙信則越後越中加賀能登飛彈可任足下指揮勝賴曰無長篠敗則可從所請在今則不肯之高坂彈正再諫勝賴曰今旣與氏政結婚則得一助早與謙信修好可也三將

一心則信長亦不能輙來勝賴曰我與謙信抗衡今何示弱屈膝於彼哉彈正頻勸之遂不聽之長坂長閑跡部大炊與彈正不善故屢被讒而爲勝賴被疏忌上杉謙信降令於越後佐渡兩國及飛彈越中加賀能登東上野出羽莊內關東八州部屬曰我以來年三月十五日發越後入洛可與信長會戰以決勝敗也○十二月癸未朔壬辰信長發安土放鷹於尾州參州以菅谷氏爲安土留守以利劔（冶工國行作之號曰不動國行）及古釜（號乙御前）示之曰頃間秀吉西略太勞若其來則舁之頃間伊東義祐部屬野尻壘守福永氏厭義

福原氏叛伊東義祐通嶋津氏義祐遂亡依大友氏

天正六年

信長會諸將於安土

祐暴逆而通嶋津氏高原處守上原氏發兵急擊野尻戊子伊東大炊大夫等善防之上原不能入城嶋津忠平聞之率兵會上原於是野尻遂陷忠平又攻戸崎城嶋津義久亦率大兵會焉戸崎亦陷義祐聞之揮刀奮進其士卒皆苦彼淫虐而以其亡爲幸故無一士之從一士之助於是義祐單騎去日向國赴豐後依賴大友宗麟辛亥家康叙從四位下任左近衛少將

戊寅六年春正月癸丑朔信長在安土城諸將皆賀召信忠及秀吉法印夕菴藤孝林佐渡守長谷川宗

行茶道與酒饌

信忠招秀吉等催茶會

信長再興音樂

二長秀一益光秀荒木村重市橋氏金森長近等茶亭自迎之手自配饗膳茶會了自送之既而諸士參賀各授土器賜酒復召諸將于天守使登覽焉而曰卿等連年勞軍令我家至如此之大不亦悅乎諸將拜謝而去丙辰信忠招秀吉等數輩於安土旅館催茶會戊午從二位平信長叙正二位信長諭廷臣再興神樂催馬樂郢曲壬戌信長獻鶴一隻於禁中及近衛前久（放鷹所獲也）前久自到安土謝之庚午信長放鷹吉良五日得鶴雁鴨若干乙亥信長自吉良到岐阜丁丑歸安土辛巳安土福田氏宅火信長怒欲殺

信長譴責磯野秀昌收其采地

參遠大雪深四尺

之福田謝曰我妻子在尾州而宅中人少故不幸有此災信長乃糺諸士未移家於安土者百二十人之罪遣吏於尾州燒其本宅諸士驚懼移妻孥於安土是月家康到岡崎城參州諸將來謁○二月癸未朔乙酉信長譴責磯野秀昌放逐之收高嶋郡而畀織田源三郎（信長季子）秀昌曾為淺井先鋒其老母質於小谷然降信長而棄老母故時人憎其不忠不孝僅經五年其身亦及此丙戌參河遠江兩國大雪深積四尺辛卯吉野郷民捕磯貝氏（義昭殘黨）於山中殺之獻其首於安土毛利輝元聞尼子勝久入上月城而議催

秀吉帥師向播州

大軍擊之與守喜田直家約軍期甲辰秀吉帥師向播州臨發信長謂秀吉曰我以播授汝運策全身滅毛利則中國悉汝其管之勉哉勿懈秀吉對曰假君餘威西征則何處不平如中國則如破竹耳臣請舉中國獻之分畀麾下群士而賜九州管領職統治筑紫而可圖朝鮮窺中華是臣之素志也信長笑曰汝可謂大膽也秀吉到播州入賀古川城謂別所長治曰卿率東播八郡兵為先鋒長治喜應命長治叔父賀相（號山城守）別所密謂長治曰秀吉橫行此地則災必及我家乎不如早據嶮固守之若幸克秀吉則乘勝入

別所長治完城郭以備秀吉

信長觀相撲於安土

洛高大門戶是先祖赤松圓心興家之佳例也事不可緩早可決心長治曰善乃率其族入三木城完郭壁聚兵士於是相議曰事若速聞則信長可來攻若然則城郭猶未完拒守之謀猶未足乃偽獻一翰於信長曰秀吉橫暴也故先守城而已非敢有反心也答書未至之間長治令其黨守諸壘（或記曰長治使櫛橋左京進守志賀多神吉民部少輔守神吉據原平三兵衛守高砂長井四郎左衛門守野口淡川彈正守淡河衣笠豐前守守波志谷而長治及其弟小八郎治定彥進友行山城守賀相其餘上月中村高橋服部後藤長谷川神澤大村三枝上原魚住賀古飯尾藤田等皆守三木城總七千五百餘騎）辛亥信長召江州相撲三百人於安土見其角力○三月壬子

家康攻田中城又攻小山城

朔戊午信長放鷹於嶋山己未家康入懸川城陣大堰河庚申攻田中城麾下士四人（酒井與九郎内藤甚五左衛門熊谷小一郎小栗又一郎）不待令拔群入城擊敵破之家康責其違軍令其餘勵戰功者不少又攻小山城而歸濱松修營牧野城秀吉聞長治反曰我以彼為西征郷導不意彼有反心然非可驚懼也召別所重棟（號孫右衛門）曰汝亦反乎重棟流涙無對秀吉曰是唯山城守所為也已汝遣書於長治以可察其事情重棟即馳价再三然長治依賀相之諍言而不從秀吉謂小寺孝高曰何處為我陣營而可聚兵攻三木城孝高曰書寫

秀吉陣書寫山

毛利輝元隆景元春大軍救三木城

山可也何則僧房惟多粮米不匱入彼寺逐僧徒待信長之援兵也秀吉可之乃入書寫山而居焉寺僧竄藏秀吉令兵士曰寺僧有何咎乎其必愼莫傷害之癸亥毛利輝元發大軍小早川隆景為一方將穗田元清天野元政肉戸隆家肉戸元好高山久意三吉氏人代氏楢崎氏平賀氏小笠原氏三村氏清水氏草刈氏上原氏及伊勢細川殘黨福原氏桂氏族等二萬餘騎從之吉川元春為一方將嫡子元長次男元氏三男廣家毛利元康毛利元秋及山内氏益田元祥羽根氏佐波氏津野氏三澤氏肉道氏田賀

浮田直家兵會毛利軍救三木城攻上月城

氏天野氏三刀屋氏古志氏湯氏杉原氏有地氏南條氏尾鴨氏山田氏小森氏吉田氏日野氏福與利氏田利氏小曳氏周布氏祖式氏等一萬五千餘騎從之宇喜田直家稱病不自行而使同族忠家部將岡氏戸川氏明石氏長船氏沼本氏花房氏中村氏伊賀氏富山氏市氏芦田氏延原氏小原氏楢原氏等一萬四千餘騎會元春隆景陣（時元春隆景在美作國高田）諸將相議曰先攻上月城而分兵救三木城併擊秀吉也於是三方兵五萬餘騎圍上月城十重勝久幸盛堅守請援兵於秀吉秀吉告急於安土甲子上杉輝

上杉謙信卒

景勝景虎兄弟爭國相互矛盾挑戰

虎入道謙信卒於越後春日山城（歲四十九）謙信欲以是月丙寅日十五發國向洛一日如厠俄病病五日而終（臨終語曰我一期榮一盃酒四十九年一炊夢生不知死亦不知歲月只是如夢中號不識院權大僧都法印又有狂歌）養子北條景虎與長尾景勝爭國景勝曰謙信一生不娶妻則無子者衆之所知也我其姉之子也嘗既有為嗣之約其後北條三郎來此為養子以其俄死故無讓國之遺言我為親族彼為他姓我何從彼哉乃馳入春日山城景虎入上杉憲政館聚其黨乙丑至丙寅景虎景勝挑戰國中分為二憲政和解之景勝不聽景虎亦恃北條氏政武田勝頼不屈

北條丹後守爲景虎諭説景勝

景勝相互矛盾挑戰不決此時北條丹後守爲景虎説景勝曰君永與景虎不和則信長必来擊而併滅之然則謙信多年勤勞一時盡可以惜也唯願令景虎領越後上野君領能登越中而擊加賀越前取之則足矣景勝怒曰汝令我止兵而喚小田原兵欲爲景虎之援乎我不可爲汝被欺也丹後守不悦曰豎子何言哉我存則汝輙不遂志乃屬景虎固守景勝發兵擊之景虎拒而不利北條喚其子彌五郎彌五郎促上州兵来越後與景勝挑戰（北條丹後守者謙信家老也爲上州厩橋城主令其子弥五郎居厩橋而丹後守在越後）毛利輝元陣備中松山而

輝元令兒玉氏之軍艦於明石須磨海陸相應

秀吉攻三木城戰笑

令兒玉氏粟屋氏浦氏村上氏等率戰艦七百餘艘戍播磨瀉明石浦攝津國須磨浦而海陸相應欲取播磨國京師庚辰秀吉帥師到三木城邊放火於邑里察城壘形勢悟難輙陷而班師令弟秀長爲殿城中壯士欲追之別所賀相抑止之秀吉歸書寫山按地圖曰長治令其徒分居諸壘其意欲待我攻三木而自後挾擊之也我悟之先攻子城陷之令三木城失其援則成功者必矣我不得長治首則不歸京諸士勉哉是春伊東義祐舊臣長倉氏聚殘黨據日向國伊志城以欲圖嶋津氏○夏四月壬午朔參議從

藤爲純在播州采邑遭害

秀吉拔野口城

三位藤爲純在播州細川采邑爲亂兵遭害（爲純者定家後裔冷泉家餘胤也世食邑於細川避京師亂来此住爲不幸遭害其子藤肅字歛夫永祿四年生於細川幼穎悟常人以神童稱一旦祝髮爲僧名曰舜至此聞變欲爲父復讐與其弟某謀之於秀吉秀吉決斷誅其仇時歳十八既而赴京入相國寺居妙壽院博學強記無書不讀身雖寓釋氏潜心崇儒風然無知之者晩年歸播依赤松左兵衛砦）甲申秀吉帥師攻野口城城主長井氏拒之秀吉先陣不克而退秀吉聚城邊麥草埋隍競攻三日長井請降秀吉赦其死取其城乙酉信長令信忠率軍向大坂刈蘿城邊田畝二日而歸戊子越中國士神保氏入洛初謁信長於二條館神保久爲謙信被困不能離國依謙信死國中爭亂而至

尼子勝久爲毛利軍所圍信長令村重救之

此信長責其遲来神保陳謝而去庚寅從二位平信長辭右大臣并右大將辛卯信長令瀧川一益惟任光秀惟任長秀等擊丹波國悉破赤井忠家平之波多野氏據八上城末服一益長秀歸洛光秀留攻八上城與波多野氏挑戰累月尼子勝久山中幸盛爲毛利大軍被圍頻請援兵於秀吉秀吉亦以從軍不多且有三木之難不能救故告急於信長信長先命荒木村重遣之癸卯信長歸安土催軍裝戊申又入洛辛亥秀吉令小寺孝高副荒木村重帥師救上月城陣高倉山元春隆景進兵攻城勝久幸盛力戰拒

之一說曰秀吉與村重謀四萬餘騎救上月城○五月壬子朔信長自欲率大軍赴播州佐久間信盛瀧川一益等諫曰播地嶮難且三木城强倉卒不可發駕先遣諸將而可也時洛中霖雨故不果而以信忠為大將信雄信孝信包為副將令諸將群士從之即日筒井順慶武藤氏先發遂癸丑瀧川一益惟任光秀惟住長秀進發甲寅北畠信雄神戸信孝織田信包出師乙卯長岡藤孝蜂屋兵庫氏家左京伊賀氏稲葉一鐵繼發丙辰佐久間信盛進軍丁巳信忠帥一萬五千騎統先軍向播州諸軍遂次陣神吉志賀多髙砂賀古川邊壬

秀吉有功賜黄金若干

戌洛中安土大雨洪水信長命京尹村井春長聚船催向播之裝甲子信長欲自赴播州諸將近臣皆猜秀吉成功託雨水諫止之信長亦猶豫乙亥秀吉令竹中重治入洛告備前國八幡山城主歸降信長賜黄金千兩於秀吉且感重治有籌策賜白銀百兩而歸播戊寅信長到大津乗舟渡湖歸安土觀洪水秀吉謁信忠於賀古川陣議軍事是月上旬杉原盛重夜襲髙倉山陣斬首數級秀吉聞之令諸營多連烽燧以備之信長在京令諸將救上月城殆及十萬吉川元長欲夜襲秀吉與元春議之元春曰可也然隆

景不許曰先陷上月城而後可圖京軍由是其事寢矣信長記云信忠等諸將赴播為攻三木城也安西軍策云為救上月城也二說雖異其是秀吉所管也各以其所要為主而記之○六月辛巳朔庚寅信長入洛甲午信長竊觀祇園祭而直放鷹於洛外是日信長寄贈城州普賢寺采邑千五百石於近衛前久丙申秀吉潜来洛謁信長曰播州地嶮且毛利援兵成群如雲不可輙克之徒令大軍久暴露於外則無益而有損耳不如早令諸將歸陣信長曰善然一戰驚敵而後退矣不然則敵可乗機者必矣汝早歸與信忠等議可出兵於三木而陷神吉志賀多兩城秀吉馳歸播

織田信忠攻神吉城不利信包長秀一益夾攻屠之城主乞降

州信長以大津氏水野氏大塚氏長谷川氏竹矢部氏菅谷氏萬見氏岩井氏為撿使副秀吉遣之秀吉歸告信忠而議攻城之事辛丑信長歸安土丙午信忠催聚諸將由是諸將各退所守而會信忠於賀古川秀吉從士及荒木村重亦退髙倉山陣于書寫山丁未信忠督諸軍攻神吉城破其外郭而逼本營神戸信孝披群競進不利而退戊申諸軍復進織田信包自南方攻之丹羽長秀瀧川一益自東方攻之放砲發火箭城樓焚崩城主神吉民部乞降不許安西軍策曰髙倉山京軍與宇喜田先鋒隔河陣一夕京

京軍陣高倉山擊宇喜田先鋒中村氏南條元續小鴨元清来救之

軍飲馬於河宇喜田家士中村氏與小早川井上氏議而殺飲馬者三人由是京軍怒欲擊中村井上毛利先鋒南條元續小鴨元清来救之中村一氏神子田氏等拒之吉川部下馳加京軍亦加福島正則初得首級（歳十八）於是兩軍相戰數回吉川元長其弟元氏廣家帥一萬餘騎進馳廣家為先鋒秀吉及諸將亦来挑戰互有勝敗京軍戰疲退高倉山入書寫山（按安西軍策以此戰為六月二十八日九月事然信長記不載之蓋京軍恥敗軍秘之故時人不知之乎）己酉信長命織田信澄（信長姪）及城州軍士築壘於兵庫明石邊塞海賊往来之路信忠命諸將護之備敵

明商導蠻船入伊豆三崎

尼子勝久自殺山中幸盛出降上月城陷

襲来○秋七月辛亥朔壬子明國商人導蠻船入伊豆三崎北條氏政喜而遣撿使監交易之事癸丑尼子勝久久為毛利大軍被圍然以秀吉援兵保上月城逮秀吉兵及荒木村重等諸將退於書寫山無所依賴城將陷於是山中幸盛遣使於元春隆景曰勝久據此城素不出於其心又匪我所為皆是神西氏之所謀也願赦勝久及城兵之死然則令神西氏自殺舉城以降兩川不聽（藝人謂吉川小早川二將稱兩川）於是幸盛謂勝久曰我請脫君之死彼不聽命也早其自殺我抱辱為降兵而可報君仇勝久曰我元是桑門之徒也然因卿之力得繼尼子之家何幸加之方今兵竭矢盡我命哉非卿之謀淺天滅我家也卿其待時而可也乃自殺幸盛出降元春送之藝州使川村氏斬其首先是秀吉請留兵於高倉山為上月之援然諸將忌憚秀吉勸信忠悉退軍故上月城陷尼子氏殲焉（一說曰幸盛降元春欲勦謁刺之元春察之不近爲令粟屋氏山縣氏送於藝州而命天野元明誅之於路幸盛不悟之到阿井渡踞河邊巖河村氏自後斬之幸盛躍飛入河福間氏追之入河得其首）秀吉到信忠陣告曰上月城班援兵而陷勝久幸盛被殺是非元帥之誤哉信忠曰然我恥吾子然悔而無益他日討別所而雪此耻而已宇喜田直家自来

神吉城兵夜襲村重一益陣

神吉藤太夫斬城主降

城將梶原

元春隆景陣賀上月城陷且勸兩將曰乘此勢而進攻舘野城（舘或作龍又作立）則入洛之路開元春察直家意持兩端而不許之陣上月如初隆景移陣黑澤元長到備中松山見輝元告上月之捷直家陣八幡山通志於信忠及秀吉然猶屬兩川指揮源義昭寄寓毛利輝元聞上月城陷贈書於吉川元春感其軍功神吉城兵夜襲荒木村重瀧川一益陣諸陣紛亂死傷亦多大脇氏等勇士力戰大脇善射一矢殺兩人敵辟易退乙丑信忠督諸軍攻神吉城丙寅神吉藤大夫斬城主民部首以城降（藤大夫者民部叔父）梶原道庵（道或作東）

道庵戰死

信忠攻降志賀多城主櫛橋氏築壘逼三木城

九鬼嘉隆與雜賀賊船戰熊野浦

島津忠長伊集院忠棟攻長倉氏

伊東義祐欲請大友宗麟攻島津義久

自三木来在此力戰而死光秀部下津田重久得道庵首（一說曰道庵以勇聞于世日戰疲登城放火投焰而死）是信忠令秀吉守神吉城而攻志賀多城城主櫛橋氏獻質避城降令秀吉分兵守之而令諸將築壘逼三木城示大擧之勢九鬼嘉隆受信長命而率大船數十艘自伊勢海轉漕以到紀州熊野浦與雜賀賊船戰破之取敵船三十餘艘以入泉堺之浦爲塞大坂往来之舟路故也甲戌奥州人到播磨陣獻鷹五十聯於信忠信忠擇其俊者十五贈信長其餘分授諸將頃間岐阜城所養之鷹生四子留守者告信忠而獻信長信長留其

一而返其三是月島津義久令島津忠長伊集院忠棟率數千兵攻長倉氏於伊志城城兵防戰忠長亦被創諸士大怒欲急馳入城中忠長曰古云善戰者不必進而退亦進也方今城完地險雖百戰必不利待時而可也於是諸軍退佐土原義久聞之又遣同族征久平田光宗上井覺兼攻之時城外河水大漲諸士不得渉忠棟斫大木沈河底以大竹作浮橋而濟諸士以分三隊急圍之城中糧絶水盡不得已而請和義久許之頃間伊東義祐爲亡人在豊後國依田原紹運請大友宗麟曰日向國者我家之所世封

齋藤重實吉弘鑑直諫征薩州之不可宗麟不聽出師

也然爲島津義久所奪兵家之恥辱何事加焉願借宗麟之力再復我國宗麟初不肯然頻請不已於是宗麟集舊臣議征薩州齋藤重實進曰昔年毛利元就来攻覇臺然彼遂不克輝元猶含之而待時君若到薩州則必謂得其時且豊前筑前者一旦屬毛利若見彼之出則景隨響應者必矣縱龍造寺隆信與君通好若聞輝元在利則必通于彼也宗麟不喜重實退告吉弘鑑直鑑直歎曰方今宗麟修政不善遠賢舍正卽聾與姦管内兵士皆背此擧亦紹運所爲也僕等諫之則佞臣必謂恐義久之威不若唯以死

宇喜田直家欲享兩川於已陣誘殺之

本多忠勝石川康通

爲幸當家屬籍之絶在此時命也未如之何而已乃依嗣子義統又諫之而遂不聽乃聚將卒諸士僉曰此役必不可生還乃開宴以惜別○八月庚辰朔辛巳宇喜田直家欲饗元春隆景於已陣營而誘殺之及期明石氏告變兩川託事不行且議曰直家爲敵則我軍可危不如班師而休兵馬以討直家而後圖京師也壬午遣使於直家曰我輩久苦軍旅故今暫歸藝州重來可會面也乃嚴備而退直家不及追之元春自陸隆景自船而歸國甲申奥州南部氏使到安土獻鷹五聯丁亥家康遣本多忠勝石川康通久

與大須賀康高撃高天神城下甲州戍兵

渥美勝吉得首取源五之称

野宗能於横須賀與大須賀康高合兵到高天神城下國安川邊撃甲州戍兵破之康高部下多得首級此役久世廣宣坂部廣勝共爲麾下壯士依家康之命屬康高先隊每戰奮勇屢得首級其餘渥美勝吉等勇士屬康高者若干人故康高戰功逐年藉甚廣宣號三四郎後改三左衛門廣勝號三十郎後改三郎兵衛勝吉號源五郎以多獲首級之功家康呼之曰首取源五甲午信長觀相撲其勝者授祿丙申信忠巡見三木城邊留秀吉於平山陣與別所長治相持而班師辛丑家康及信康進兵於小山城壬寅到駿州遠目而班師望宗城敵遁之石川數正撃郤之望宗或作用宗

大友宗麟信耶蘇宗

大友宗麟率九州兵

又作持船是月大友宗麟發豊後到處神社或放火或把佛像投泥路踏之而行宗麟信南蠻耶蘇宗故輕侮神佛經日到大隅國待後軍至筑後國士蒲池鑑盛時既剃髮號宗雪年老不能行令其子鎭漣代行鎭漣到肥後國山鹿忽挾異心而歸鑑盛怒曰宗麟無道衆所知也然我不可忘君臣之義汝其生而辱祖先我往而死遂發會宗麟陣其餘九州部下繼至者數萬騎宗麟以田原紹忍爲將率吉弘鑑直齊藤鎭實佐伯惟定蒲野鎭信田北鎭則臼杵鎭次田北鎭歟北佐井吉岡等渉耳川或作美美河攻高城城主嶋津家久能拒之勝敗不決

攻高城嶋津家久拒之

信長遊今井宗久千宗易等茶店

既而家久告田原曰聞此役不出于太守之心依義祐之請也然則獻飫肥以約和田原告義鎭曰數日之役我軍甚勞而無利若義久帥兵爲後拒来援則我軍一敗膏血塗地不如講和也義鎭不聽然將士逼遠而不進遂班師城兵亦不尾之九鬼嘉隆造兵船其製工無前頗盡運用之便信長與前關白藤前久細川信良及一色氏同行觀焉乃令嘉隆試爲舟軍之形勢信長亦乘彩船觀其軍勢而移嘉隆船感其製工既而信長過今井宗久千宗易及宗及道比等茶店四人皆泉界富人嗜茶者易其最也而遊佐久間正勝或作信勝茶

信長感嘉隆造船精巧有賞賜

亭而到住吉召嘉隆賜黄金時服酒肴及舟子粮食信長軍旅之暇有好茶之癖嘗謂武井夕庵曰佐久間正勝嗜茶甚過其伎技群然武人所不欲也夕庵對曰方今好茶者則必玩古器而喪志故怠於武事其弊趨利欲可戒之唯以啜茶爲念不拘器具則外邪去其身健而心亦清君其察之九鬼氏其先紀州人也至九鬼四郎隆義移志摩國居波切城其後三世屬北畠家嘉隆與志摩國士六人相爭不克而屬信長此後遂平志摩國領之居鳥羽城嘉隆初號右馬允後改大隅守是月別所長治謂其部下曰聞秀吉兵不過於三四千我兵七八千人也以太兵受小兵之圍豈不愧之乎欲出城一戰而決勝敗

別所長治攻中村一氏壘秀吉援之

別所將治定及部下久米久勝志水直近皆戰死

奈何衆皆同之即出兵陣于平島其族賀相治定爲之將進攻中村一氏壘秀吉率兵援之賀相治定等棄中村氏而欲破秀吉之陣爭進攻戰秀吉先陣動擾秀吉弟羽柴秀長擊賀相治定大破之秀吉繼進長治銳兵久米久勝志水直近等皆死敵兵大亂賀相乘良馬而逸入城治定戰死樋口太郎取其首長治築一城於丹生山運入毛利家之糧秀吉急攻之於是入其糧于三木城其後毛利輝元小早川隆景爲救三木艤數百艘之船到于明石魚住秀吉聞之欲塞三木魚住之路圍君峯寺構小壘三十餘増壁

信長觀相撲於二條館

荒木村重叛信長

成矣塀塹成矣至是三木魚住之路絶矣大友宗麟圍日向高城焚城外村邑民舍嶋津家又固守告急於薩摩武田勝頼到駿河大堰川邊參遠諸將陣於見付驛拒之○冬十月己卯朔信長自住吉歸洛壬午齊藤新五郎平越中國取國士之質而歸癸未信長召江州畿内相撲於二條館招月卿雲客觀其角力己亥荒木攝津守村重在有岡城而反信長聞之曰彼往歳盡忠于我故授攝津國以賞其功其忠今尚不忘豈以輕罪殺之哉乃遣友閑萬見氏諭之村重欲謝罪而詣安土家士皆曰君之叛擧世皆知之

秀吉遣小寺孝高諭村重村重拘而不歸遂叛

大友氏與嶋津氏大戰耳川不利

則一旦縱逢赦必不能克終不如早起兵村重遂叛秀吉亦遣小寺孝高諭村重止反心村重不聽而拘孝高不歸之孝高父識隆留在家孝高子長政有秀吉陣衆告識隆曰棄立於子乎於孫乎同于荒木乎曰否立孫夫直爲壯曲爲老物皆然矣質吾孫者是吾志也不還我子者曲在荒木既而孝高脱歸是月大友宗麟又陣耳川襲高城放火于近郡家久等克防之宗麟進而不已城兵閉門不出嶋津義久將大兵救之時夢敵軍之脆似龍田紅葉隨流近士聞之以爲瑞兆也宗麟告諸士曰方今義久出兵援高城

大友將齊藤鎭實戰川中死

汝等相議可制之吉弘鑑直進曰時維嚴寒荐至自我涉河則軍士皆苦無益不若待義久之涉而擊之佐伯惟定曰否夫兵者勢也勢強則雖寡破衆我熟視用軍之術涉川之兵難制之何則以其勢強也先涉川而可也衆僉曰然矣齊藤鎭實告其家士曰我明日以死擊義久汝等其莫懈乃待明而出義久是之命諸士曰敵軍涉河而至汝等亦涉川拒之由是諸士悉出與鎭實戰于河中央鎭實遂戰死田北鎭則臼杵氏等見之大怒而進蒲池宗雪亦會之而擊之然不利鑑直惟定急馳縱擊之由是義久兵士退

吉弘鑑直佐伯惟定等皆死大友軍大敗

親政菊池殘族

川登陸鑑直追之時日既暮兩軍停戰翌日鑑直以田原紹忍爲後拒急入義久本軍義久殆危時大風手兵旌旗皆靡紹忍見而以爲敵軍之来自策馬而去由是鑑直軍亦亂薩州兵士大喜競進鑑直臼杵氏鎮則惟定等皆死蒲池宗雪亦力盡而自殺義久乗勝發鬨聲時紹忍逃在宗麟本軍謂宗麟曰義久軍銜日盛早還軍可也宗麟乃留諸兵而歸豐後自是大友勢減嶋津在圖九州之志島津家記曰宗麟敗軍之後肥前龍造寺隆信亦與大友爲敵筑前筑後肥後猶屬大友然熊本城主城親政以飽田託摩川尻之地叛大友屬薩摩肥後國士悉起攻親政不克義久令鎌田氏戍熊本救親政既而宇土某亦屬薩摩天草五家皆

輝元爲大坂後兵九鬼嘉隆擊破之

信長將諸將討村重

菅谷氏諭高山右近

附薩摩唯阿蘇惟前相良義陽不敢從義久有窺日向之志来圍大口城城主新納忠元堅守不動○十一月戊申朔庚戌信長以神戸信孝爲安土留守稻葉一鐵及不破氏丸毛氏副之而後入洛欲集兵討荒木村重先令秀吉光秀及友閑再諭村重止叛心然不從癸丑毛利輝元戰艦六百餘艘到攝津浦爲大坂援兵九鬼嘉隆漕其大船迎之戰於木津不克嘉隆放火炮摧敵船敵辟易而退嘉隆勇名著矣丙辰信長帥師向攝州陣天野築壘於太田山信忠信雄信包及諸將屯於天神馬場聞高槻城主高山右近黨于村重而令菅谷氏號九右衛門諭右近曰聞汝

令謝罪而降

茨木城守中川清秀降信長

者耶蘇之徒其宗旨不嫌與逆臣乎不如謝罪而早降高山乃獻質歸服信長賜芥川於高山賞之辛酉信長令諸將攻伊丹城壬戌信長移陣郡山丙寅信長巡見刀禰山壘陣是日茨木城守中川清秀遂其同僚渡部氏石田氏而以城降信長信長厚賞之乙亥信長信忠移陣昆陽野令諸將攻花隈城放火於兵庫邊是月武田勝賴到遠州欲攻横須賀城家康信康率八千餘騎拒之隅入江對陣勝賴不戰入高天神城經日歸甲州家康歸濱松信康歸岡崎嶋津義久陣根白坂伊集院久治爲先鋒義久弟義弘初名

義久久治與宗麟復戰耳川捷之

義久攻肥後國

龍造寺隆信略筑後國

忠平號兵庫頭及其族征久忠長亦競進而攻之豐州士兵辟易欲左欲右無可避之地義久彌進擊之豐州士兵陷於深淵死者不知數旌旗羽旄浮沈於水上者宛如紅葉之浮水也薩州士兵皆曰嚮所夢非符其讖者乎義久悦而後又進入美美河宗麟兵士悉敗皆歸豐後義久自揚大旆呼萬歲數萬兵士擊節和之義久猶欲入豐州故遣兵以攻肥後國甲斐宗雲防戰盡力蒲池鎭漣導龍造寺隆信略筑後國國士半叛宗麟應隆信唯蒲池鑑廣及其子鎭運守其城拒之隆信鎭漣合兵攻之○十二月戊寅朔大坂光

大坂光佐通荒木村重

家政號小六

信長攻伊丹城不克萬見氏戰死

佐通荒木村重。先是光佐築大和田壘，使阿部氏〔號仁右衛門〕守之。於是阿部變心，與芝山源內相議，以屬信長。就蜂須賀正勝〔號彥右衛門〕而謁信長。信長大悅，投黃金時服。阿部氏喜而歸大和田。其父及伯父見之，以為不忠不義，欲殺之。由是返黃金時服于信長。諸父和悅。阿部氏遣伯父于大坂，而錮其父於其宅，又降信長。信長彌悅。〔正勝，尾州蜂須賀邑人。初事大山城主織田信清，而屬齊藤道三。既而仕信長。桶狹間、稻葉山、越前之戰，各有首級之功。既而依信長命，屬秀吉，在播州。然屢侍信長。其子家政亦歷仕信長、秀吉之間。〕辛巳，信長令諸將攻伊丹城，不克。萬見氏戰死。戊子，信長令諸將分守攝州諸壘，而抑村重。又

信盛、光秀、順慶徙播州，納糧秀吉陣壘

龍造寺隆信圍蒲池鎮運，降之，筑後皆屬隆信

隆信疑鎮運，誘殺之

遣佐久間信盛、惟任光秀、筒井順慶於播州，納糧於秀吉陣壘。信盛、順慶歸。已陣，光秀直赴丹波，圍八上城。是月，龍造寺隆信、蒲池鎮漣圍蒲池鎮運甚急。鎮運請援兵於大友宗麟。宗麟與家臣議之。志賀道暉曰：方今嶋津義久有窺我國之心，麾下兵寡，則根本殆危。宗麟從之。鎮運勢盡，降隆信。隆信謂鎮運曰：筑後服從，皆是卿之力也。謝而有餘。乃以其女妻之。既而有疑彼之心，密招之於肥前松浦而殺之。其後修柳川城，遣其子家治監護筑後。隆信屢向筑前國。然立花道雪、高橋紹運固守其城，

秋月種實為隆信通高橋紹運謀攻戰

北原鎮久謀發覺，為紹運所殺

不屈。隆信兵士皆苦疲。秋月種實謂隆信曰：我有謀，請試之。隆信曰：唯。於是秋月種實密通紹運家士北原鎮久，謀擊之。鎮久曰：方今道雪居岩屋城，紹運守寶滿城。功成之後，投其一城，則我待君兵之至，而放火于城中。秋月種實曰：可。從其心，期未至，事既顯。紹運大怒，殺鎮久，謂其子進士兵衛曰：鎮久忘我恩而起不義之志，無所容其罪，故我投之以死。誠是非我殺之，自殺其身也。父有罪，則子亦遇害者，天下古今之定論也。然汝家世世為我臣，其宿契不可忘，故我不忍殺汝。汝亦何恨我哉。唯自今而後竭忠誠，而可

紹運還反間，盡殺種實兵

信長和解大友、嶋津二家

贖亡父之罪。進士兵衛拜謝而去。紹運又諭之曰：汝佯告隆信，密招彼兵士而殺之。於是進士兵衛竊告種實曰：我父不幸遇災，我常欲報其讎，然兵不足。君其揀精軍者百餘兵，竊送之。種實大悅，遣銳兵三百人于寶滿城外。紹運兼置伏兵，而悉皆殺之。種實聞之大怒，彌議擊之。信長遣伊勢貞順於筑紫，和解大友、嶋津矛盾。由是兩家止戰通好。是年，長曾我部元親入阿波國大西。三好存保拒之，不克。元親乘勝，讚州藤目城守齊藤氏降元親。存保怒，令兵攻藤目。元親往救之，大破存保軍。存保復發兵，攻岩藏城，不

織田信包逐其臣細野藤敦

南條元續共秀吉請屬信長

克元親兵威日振乃略讃州攻寶田羽莊兩城拔之

織田信包逐其臣細野藤敦藤敦據安濃城拒之遂去城奔伊賀國（藤敦者勢州長野城主工藤氏也居細野城又移安野城永祿年中屢與北畠家及關氏接境挑戰互有勝負及信長平勢州藤敦未肯從與織田信包及瀧川一益等相戰有年其後屬信包功勞若干信長亦感賞之凡前後臨陣得首級不少既而與信包有郤及此遂為浪士）頃閒尼子氏浪士福山氏到伯耆國說南條元續曰信長權威日熾誰人敵之足下何從毛利家招亡家之禍哉早請降可以全家元續領之與其族小鴨元清等共就秀吉請屬信長事覺吉川元春命山田氏曰汝諭元續悛貳心而誅福山可贖其罪山田乃赴伯

天正七年

耆福山來問山田卽移之元續元清知事覺速催兵攻山田山田不能敵之逃歸藝州

己卯七年春正月丁未朔信長在安土諸將在伊丹陣九鬼嘉隆令其部下堅戍大坂戰艦而到安土謁信長信長賞其勞授黃金時服賜歸國之暇○二月丁丑朔辛巳別所長治聚將士議曰去年之敗非汝等之咎誠我謀之拙也汝等盡力再戰而可也山城守賀相進曰置伏兵而馳步卒踰川攻之則敵將必出兵進之時佯為敗者而後發伏兵夾擊之久米氏志水氏聞之大笑曰秀吉勇猛雖隔川猶可恐之況

別所長治與秀吉戰其弟小八郎死之

踰川則我軍豈可敵乎哉山城守怒曰我有所思汝何知乎壬午長治乃以山城守及其弟小八郎為將襲平山指秀吉陣而進秀吉令曰彼至則必疲待其進而擊我必克羽柴秀長為先登諸士繼進山城守敗走三木兵退小八郎力戰不克率殘兵而退秀吉追之小八郎自揮鐙返戰近士止之不聞而進樋口氏與之接戰遂斬其首（時歲十九）由是諸士彌散上月氏高橋氏神沢氏上原氏見之抑涙奮戰而死山城守唯聚殘兵而設備于高所事既聞於三木城飯尾氏依藤氏馳至相戰諸兵欲急擊之秀吉曰彼等亦勇

洛宗運孝行賜米及除課役

上杉景虎與景勝相挑

景勝部下荻田氏狙北條丹後守而刺殺

氏政援景虎勝賴援景勝

士也莫殺之我他日招彼等以列麾士也由是諸士不追之二士遂歸三木城戊戌信長聞洛人宗運有孝行賜米百斛且除課役是月家康命諸士修濱松城令松平家忠監之○三月丙午朔上杉景虎令北條丹後守攻景勝景勝發春日山城勵士卒迎擊之北條兵敗走荻田氏（號孫三郎後號主馬）混伏兵中狙北條縱殺之由是景虎勢減不能敵景勝告急於小田原北條氏政使北條治部大輔太田氏遠山氏富永氏等催二萬餘騎為越後援兵未發途遣使於甲州勸兵救景虎勝賴領之時景勝使者到甲州請勝賴曰足

景虎自殺上杉憲政亦遭害

下若假我援兵以誅景虎則謙信以来所争上野之地可獻之而為足下一方先鋒且賂其左右長坂長閑跡部大炊各以黄金數千両勝頼喜不顧姻家之嫁許景勝所請乃發兵於越後甲州援兵到越後景勝合其兵撃景虎破之進圍其館時小田原援兵未到景虎兵寡糧盡癸亥景虎自殺於上杉憲政館放火憲政亦遭害景虎黨皆死景勝遂領越後佐渡繼上杉家（景虎妻北條時政娘也景勝送歸於小田原一説曰景虎妻景勝姉也）庚午勝頼侵遠州家康拒之對陣於馬伏塚壬申勝頼引歸甲戌信長到箕尾觀瀑放鷹入民屋問邑宰邪正北

氏政怨勝頼救景勝起甲兵

香川義景附屬長曾我部元親

毛利部下杉重吉叛為高橋秋種所殺

條氏政憤勝頼救景勝殺景虎而絶和親出兵於上州撃彼部下勝頼使其族信豊及小幡氏防之小田原兵不利而還自是北條武田交惡氏政加戍兵於伊豆之長久保戸倉泉頭獅子濱城壘勝頼亦增兵於駿河之沼津高國寺城隔境相挑是春讃岐國香川義景畏長曾我部元親兵威養元親子五郎為婿而到土佐謁元親稱臣而歸讓其采邑於五郎閑退於身毛利輝元部下杉重吉叛請屬大友宗麟宗麟許之重吉率其私從乗船赴豊後路經豊前國絆船於箕島高橋秋種素與宗麟有隙聞重吉行屬大友

甲州訛言勝頼問答吉田守警

起兵撃殺之甲州人訛言富士大宮大杉樹煙起是國主所可戒慎也勝頼聞之問吉田守警曰是何祟哉守警曰公忌之否神道人心一理也人心有忌則神道有應人心不忌則神道亦無他勝頼曰我素以亡國期之則細小之祟不屑之然日本國中可滅我者唯信長而已謙信既死景勝猶弱非我敵也東有氏政西有輝元地廣兵多然氏政輝元用兵甚劣於氏康元就則不足畏焉我今屈信長則彼亦和悦是所以保國我既知之然我雖死不可屈彼也參遠睦信長且氏政既屈信長則我攝其間雖勵武勇遂必

源秀忠生於濱松城

可滅亡富士神既知之我亦知之既知之則何忌之哉衆皆曰壯哉言也然其負勇甚過危哉新羅三郎不血食而信玄種類絶者在近耳○夏四月丙子朔壬午源秀忠（諡號台徳院殿）生於遠州濱松城癸未信長令近士習馭於池田野自乙酉至丁亥遣信忠及長秀順慶於播州為秀吉援兵秀吉進到三木城邊城兵保守不出丙申信忠攻三木城獲首若干級辛丑信長觀馭於池田近衛前久及細川信良會於此信長令諸將築六壘於三木城邊而换伊丹陣戍將是月勝頼到駿州江尻家康信康進兵於馬伏塚數日而

僧日光靈譽對論於信長前所謂安土論是矣

勝賴引歸北條氏政水軍將梶原某與勝賴戰艦小濱氏間宮氏向井氏戰于浮嶋原向井力戰梶原敗走○五月丙午朔信長歸洛戊申歸安土關東僧靈譽來安土談淨土法論日蓮宗徒大脇傳助建部紹智惡之口論遂招京都順法寺日光等請與淨土宗論難信長使菅屋氏矢部秀政長谷川和解兩宗淨土宗從命日蓮宗不聽遂對論於信長前以南禪寺僧秀長老（號鐵叟）爲判者因果居士侍焉信長使織田信澄及菅屋矢部長谷川爲警固以備不虞之鬪及期日光携其徒百餘人至靈譽唯與其徒貞安二人

越前賊起攻丸岡城

也貞安詰問數回日光言屈不能答信長怒乃命悉剝其袈裟而逐之（時人嘲曰惡傳助紹智好事招禍而自斬其道傳助不傳紹智無智）且命村井春長禁戒洛中日蓮宗三十餘寺曰自今勿誹謗淨土及諸宗僧徒恐懼各獻誓書謝之信長赦之不發日蓮宗門柴田勝家自越前到安土謁信長時柴田伊賀守（勝家姪）素與秀吉善故自安土到播州逢秀吉其間越前賊起攻丸岡城（伊賀守所居）梅雨連日河水大漲賊黨拔橋以遮絕援兵之路城兵悉屈北莊城留守柴田源左衛門聞之諭其部兵曰我素與伊賀守不善然當今之時豈未救之乎乃率兵而

惟任光秀攻八上城

嶋津義久擊相良義陽陷三城

馳然水漲無橋諸士僉曰待河水之涸而可也源左衛門曰若然則丸岡城必陷乃馳馬而涉諸士繼而涉賊黨見而以爲信長援兵辟易欲退城兵得力而出逆擒兵數百賊黨悉散源左衛門歸北莊惟任光秀自去年春攻丹波國八上城城主波多野氏善拒之信長遣織田信澄（信長姪光秀婿）往會光秀陣光秀塞糧道由是城中粮盡皆饑力脫體疲兵器亦不能握嶋津義久令其族家久新納忠元率三千餘騎擊相良義陽陷寶之河內釘之野岩牟禮三城○六月乙亥朔戊寅八上城兵捕城主波多野氏兄弟三人降光

信長梟八上城守波多野兄弟

竹中重治沒

佐久間信盛告信康

秀光秀送之於安土信長曰彼數從數叛非義士也乃斬其首梟於慈恩寺秀吉謀士竹中重治沒初重治嬰病衆醫療之而無效入洛而養病雖有微驗不得大効重治謂死于軍者武夫之所素期也豈鬱々養病久居於此哉遂歸播州而物故歲三十六秀吉悼惜之○秋七月乙巳朔癸亥惟任光秀討丹後國敵獻首級於安土是月海賊掠豐後國佐伯浦佐伯惟定擊破之送首級於大友宗麟○八月甲戌朔家康臨岡崎城信康避岡崎蟄居於大濱初信康以爲信長婿故驕大侮人佐久間信盛曾來岡崎信康遊

之驕侮於信長

家康移信康於堀江

獵遇信盛於塗不下馬曰右衛門（信盛）何故而來信盛憤於心然憚其嚴而默焉歸安土請於信長曰彼人不必立公之下風且曰其母族在甲州故與勝頼通交恐其爲變信長召酒井忠次詰問之忠次不能辨明之信長信信盛之言告家康曰信康心邪行僻若早不誅之則有後禍家康不得已放逐信康然自是不滿于忠次戊寅家康令松平家忠戍西尾城備信康之變庚辰家康令松平上野介（號長澤其家今絶故諱不傳）榊原康政松平家清等戍岡崎城壬午令信康移遠州堀江城而囚於二股城且禁諸將好通乙酉家康歸

城而囚二股城

關口氏賜死號筑山殿

光秀攻丹波赤井氏

赤井出奔

信忠圍伊丹城

勝頼築三枚橋城窺小田原

南條元續叛吉川元春討之元續弟九郎

濱松留本多重次（號作左衛門信康母關口氏怨信康之放欲通甲州以作變乃賜死）柴田勝家討加賀國殘賊放火於安宅木折小松且刈其田歸越前惟任光秀攻丹波赤井氏拔黒井城赤井出奔參州癸巳信忠帥師發岐阜甲午到安土謁信長信長使堀秀政從行進陣昆陽野圍伊丹城丁酉勝頼出兵於駿州沼津築三枚橋城以窺小田原是月宇喜田直家徇美作國吉川元春率八千餘騎撃之直家歸備前岡山元春赴雲州富田因南條元續叛形既露直到東伯耆羽衣石城邊（南條所居也）進陣八橋一條市助捨其所守由良壘入羽衣石城元

戰死

春使杉原盛重部下木梨氏守由良既而元春以盛重爲先鋒向南條城元續曰以小不可敵大可守城待信長援兵其弟九郎曰既叛毛利家則何驚元春來哉我唯迎戰決雌雄也率其同志者出與杉原戰於長瀨川不克九郎戰死元春分兵遣美作國陷宇喜田部下數壘○九月甲辰朔是日北條氏政議與家康修好屠信長擊武田勝頼丁未秀吉密到安土請信長曰宇喜田直家既屬麾下願赦前罪賜印章以安彼心信長怒曰汝何不受命專受彼降哉秀吉懼不能再言速歸播州戊申北條氏政使者到濱松

別所長治救三木城與秀吉戰不利

告曰我與勝頼相挑於伊豆足下其到駿州襲彼後則得利家康許之癸丑播州五著曾根衣笠敵謀納粮於三木城別所長治出兵應之襲谷衛好陣衛好戰死秀吉急馳救之與別所兵相戰于大村大破之斬首六百餘級由是城中粮盡或食糟糠或殺牛馬鷄犬食之甚者割死人之肉喫之（一説曰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等海陸發兵救三木城與城中約期襲秀吉陣秀吉以寨敵衆充之長治部下淡河定範等七十三士卒八百餘人戰死城中大困秀吉構柵漸逼城下）是日北條氏政出兵陣黄瀨川與武田勝頼相挑甲寅信長入洛到逢坂時秀吉報三木之捷信長前日不平於秀吉至此怒解矣乙卯

荒木村重入尼崎信忠誅攻之
信長譴責瞽者撿校及日蓮宗課取金貨
松平信康暴卒於二股城
仁木氏黨蜂起北畠

信忠聞荒木村重去伊丹入尼崎築砦於七本松令塩川高山中川福富山岡等守之以適尼崎丙辰大須賀康高設伏兵於高天神城下三峯山誘致敵兵敵果襲來康高據嶮發伏兵擊破之多得首級此役坂部廣勝鉄殺敵魁士中野郷左衛門其餘久世廣宣等有戰功丁巳信長譴責瞽者撿校有罪者課黃金二千兩以修造宇治橋又課日蓮宗取黃金二百枚分賜三木軍士戊午信康暴卒於二股城歲二十一信長憤恚未解故自裁其二女者信長外孫也故不連坐其一嫁小笠原秀政其一嫁本多忠政庚申北畠信雄聞伊賀仁木氏殘黨蜂起自帥一萬餘騎

信雄討之軍敗日置拓植共戰死
松平家忠陷持舟城

往討之敵據嶮拒之信雄軍敗日置氏號大膳亮拓植氏號三郎左衛門戰死家康帥師入駿河國壬戌令松平家忠牧野康成攻持舟城城兵一色氏尾崎氏殺城主三浦兵部向井伊賀守降城陷甲子信長赴攝州比到山崎聞信雄軍敗拓植氏死而大怒責信雄絕之是日勝賴退沼津陣丁卯信長陣池田戊辰勝賴入駿府家康引兵歸井呂井呂或作伊良太須賀康高松平康親爲殿庚午信長巡視伊丹城勞諸將行賞有差過昆陽野遊一益長秀舍而歸池田○冬十月癸酉朔家康自牧野城歸濱松城庚辰信長歸安土丁亥瀧川

瀧川一益陷伊丹城城兵中西氏內應
大須賀康高破甲州兵
惟任光秀平丹波丹後

一益攻伊丹城時佐治新助密招城兵中西氏曰方今村重出奔汝等以誰爲主而守城哉不若速降中西同之於是城中內應之者亦有之戊子一益遣兵於上臈塚兼通心于一益者導而攻之故諸壘皆陷一益進入伊丹城城兵出降一益悉斬之荒木久左衛門僅保本營是日北條氏政出兵於駿州興國寺築長窪土倉大場三島四壘辛卯家康發濱松陣懸川與氏政應癸巳大須賀康高設伏兵於遠州河上擊甲州兵破之丙申惟任光秀悉平丹波丹後兩國自到安土白捷於信長丁酉北條氏政使者到安土

氏政家康擊勝賴于富士麓
村重妻囚于伊丹城贈哀歌於良人

屬信長麾下時武田勝賴陣富士麓氏政與家康前後擊之勝賴能拒之然兵士多亡壬寅信長許宇喜田直家降服由是使同族與太郎到昆陽野拜謝信忠秀吉爲之先容辛酉荒木久左衛門遣使於瀧川一益曰我力竭不能守城幸赦父母妻子則往說村重以獻尼崎花隈兩城一益許之久左衛門喜去伊丹城織田信澄入城守之村重聞之閉城門不納久左衛門又不能歸伊丹中路亡跡從士三百餘人皆離散村重妻囚於伊丹城咏哀歌贈村重村重答歌相悲是月家康屢破甲州兵於横須賀辺松平家忠

宇喜田直家侵備中毛利輝元擊之宇喜田將岡信濃守自殺

信長流高山飛彈守

信長燒殺村重黨婦女三百人

等勵戰功宇喜田直家侵備中國築忍山城使同族信濃守及岡氏守之毛利輝元聞之率大兵擊之信濃守出戰不利遂入城吉川廣家屬兵進入城中諸軍繼焉城陷信濃守自殺岡氏等五百三十人皆死○十二月壬申朔丙子信長流高山飛彈守於北國令柴田勝家錮之依曾通伊丹城也辛巳信長到山崎留滯寶寺遣使於伊丹拘繫荒木村重妻子於京下獄命一益長秀光秀蜂屋等搜索村重黨無男女悉捕之甲申信長磔荒木黨男女百二十二人於尼崎七本松令尼崎城兵見之又囚村重黨婦女三百

信長徇村重妻孥于洛中而斬之

岐阜僧玄興作安土山記

秋月種實爲龍造寺質毛利鎮實女御手

八十三人於一室積薪於其中燒殺之乙酉信長歸京一亥命村井春長載荒木妻娘及其族黨男女於車數兩徇洛中到六條河原悉斬之前田利家佐々成政金森長近不破氏原氏監之村重妻及娘等臨刑皆詠悲歌壬辰信長命天龍寺僧周良作安土山記（良號策彥）良辭之讓岐阜僧玄興（玄興號南化）信長乃命興興辭之不聽遂獻之信長賜黃金時服於興且賜良多於興襃其讓也（興記及七言四韻一首見信長頃間記流行於世間故不及載之）秋月種實爲龍造寺隆信勸大友部下諸士與己同志然紫宗麟恩者不肯從焉毛利鎮實者宗麟部下

洗氏謀取質女而皈

而在筑前國手見城與種實接隣種實遣使告鎮實曰卿與我同志則此國可安願得質子以堅其約鎮實謂彼屬隆信欲使我叛大友也然不遣質則彼必來襲我今兵寡不能拒焉不如姑遣質子以全身而盡忠於大友也乃出其小娘（歲十二）副乳母以附種實使而遣之佯與種實和睦而實屬心於大友也種實不悟謂彼既出質則與己同志也其後鎮實夫婦懷娘子不堪悲歎密令其家士御手洗氏謀還質子御手洗氏曰僕深慮可奉娘子而歸君其勿勞心既而御手洗氏佯爲賣魚者日到種實館中賣魚累月與

宗麟隆信義久抗衡於九州

廚下婢睦乃憑之送魚於鎮實女之乳母而魚腹納尺素曰某日自某門入無違期抱小娘到其所待我也乳母得魚中書而深祕之及期御手洗潜入而逢乳母擁娘子而出然不歸鎮實家直逃到豊後日田郡種實大驚詰鎮實不能得之（鎮實女後嫁坂本十郎）其後鎮實家士白井氏宇薄氏伊福氏重松氏等叛從種實然鎮實於大友無貳心筑後蒲池氏亦遣質子於種實許然身不從種實種實怒欲殺質子戸次道雪高橋紹運起兵攻種實奪蒲池質子而歸此時宗麟隆信義久抗衡於九州諸士各有所歸服相互挑爭筑

長曾我部與三好矛盾通款信長勝頼景勝連和以圖氏政

紫不靜太宰府亦罹兵火山陽山陰兩道久屬毛利輝元頃年秀吉在播州而三木城稍衰且宇喜田既屬信長爲秀吉先鋒故中國亦不靜南海則紀州猶屬畠山貞政然半通信長阿波讃岐猶屬三好頃年長曾我部鎭土佐與三好連戰而通款於信長關東八州大半屬北條氏政頃年武田勝頼上杉景勝連和與北條結怨然勝頼爲家康被抑景勝爲柴田勝家被遮氏政亦通好於信長故信長有并五畿七道之勢出羽奧州郡縣割據未有統治者頃間伊達輝宗兵威稍振其子政宗年未弱冠勇武絶倫有并奧

天正八年

秀吉攻長治三木城陷鷹尾壘

州之志出羽則最上義守及其子義光累世在山方城方或作形其勢歷一國凡六十餘州應仁以來無所不有兵革唯王城以信長武威近年無事

庚辰八年春正月壬寅朔甲辰武田勝頼揚言可催甲斐信濃兵爲高天神城之後援德川家康爲之備織田信忠發岐阜到清洲爲合力於家康也然勝頼不來丙午家康敘從四位上丁未秀吉攻三木城拔宮上壘登其壘低視三木城中知其兵疲勢屈壬子秀吉進兵陷鷹尾壘入別所賀相新營賀相暫戰敗入本城其部下老兵三十八人議曰糧乏勢疲且秀

吉勇武不可敵之與其死匹夫之手不若自殺乃開門成列而皆死秀吉乘勝圍長治於本城丙辰長治族別所孫右衛門素在秀吉陣潛召城兵小林氏曰城中日衰秀吉日熾在今則長治自殺以助殘兵長治聞以爲然乃召其弟友行號彦進或作之行曰城之危如綫非所以久有也我欲自殺然告事於敵欲助殘兵如何友行即遣書于淺野長政曰天運已極矣長治賀相友行等欲自殺殘兵奴婢悉被梟首者不仁也若憐而助之則我儕之喜在此焉耳長政告之秀吉秀吉諾焉贈酒肴於城中長治大悦丁巳長治召諸

別所長治賀相友行殺其妻子自殺三宅治忠殉之

秀吉悉平播州牢將士移姫路

士謝守城之勞告秀吉所答而分授酒肴而告別戊午是日別所長治夙起與賀相友行催死賀相曰我輩自殺則被梟首以曝死後之恥不若焚城與殘兵共死殘兵怒殺賀相一説曰賀相殺三兒自含及而死於是長治友行各殺其妻子而共自殺長治歳二十三友行歳二十一三宅治忠殉之各臨終哀歌己未秀吉悉赦三木殘兵而獻長治友行賀相首於安土信長大感賞之秀吉遣兵陷志方魚住等城播州悉平秀吉移入三木城威風振近國小寺孝高白秀吉曰三木之爲地於播磨而偏僻也我所居之姫路者國之中央而有海陸之便領

播磨者當居此地者也秀吉領焉乃率其將士移姫路未幾城下人家數十宇斯焚交軒是月伯耆國岩倉城主小鴨元清攻吉川元春部下鈴川氏等於島田城互有勝負○二月辛未朔壬辰吉川元春部下今田氏伊志氏等四百餘人陣大宮置三覆欲誘致岩倉兵夾擊之約曰互鳴螺貝刻期同進城兵二百人果至三覆共起擊走之小鴨元清帥五百餘兵於箭於島銃縱擊之三覆兵拒而不克今田氏力强能射其箭中石出火敵驚辟易細田氏亦中其箭其徒扶而退今田亦中敵箭從者肩之而退元清衆勝粟

屋氏奮戰而死森脇氏佐々木氏内藤氏勵殘兵拒之元清歸岩倉城丁酉信長令織田信任惟任長秀塩川氏築壘於兵庫池田信輝及其子之助（號勝九郎後改紀伊守）輝政（小字右新後號三左衛門）攻花隈城是月豊後國士田原親貫叛大友宗麟通龍造寺隆信秋月種實事覺宗麟令其嫡子義統率大軍擊之親貫勇剛善防義統先鋒不利而退義統令諸隊代攻之親貫力盡自殺○三月辛丑朔關白藤前久勸修寺權中納言藤晴豊庭田權中納言源重通赴大坂諭本願寺命可避城與信長和睦之事信長以佐久間信盛法印友

（頭注）伯耆小鴨元清攻嶋田城

（頭注）元清與吉川部將構戰殺粟屋氏

（頭注）大友宗麟擊殺田原親貫

（頭注）藤前久等諭本願寺命與信長和睦

閒副之信長誅妖僧無邊頃年經歷諸國自言我素無父母又無住所能知佛法之秘傳若爲我門弟則現世未來共無患蚩民女子惑之信之頃日居石場寺士民往見之如堵或人語信長信長怪之命捕長菴召之無邊入城信長白眼問彼曰汝何處人乎對曰無邊信長曰無邊者何國乎曰非天非地信長曰天地之外無國無人若如汝言則是化生妖物也人乎妖乎我試之欲燒鐵印捺其額無邊驚懼曰我是出羽國羽黒山人也信長彌怒曰汝果爲非常之人則今可示非常之事無邊閉口平伏信長曰吁汝在

世則惑蚩民害國政乃斬之賜銀三百兩於訴之者衆皆快之頃間豊後國亦有稱無邊者好與山椒雖満椀咸堆不肯遺一粒常成隱形之術晝則破衲肩三尺刀躍歌到處一宿懷中出帷帳寢衣而臥朝起則破衲如元或歩海上或立淵中有時曰某日某國有戰某人勝某人敗後日果如其言謂人曰畿内亦有稱無邊者假我名賣妖術也經年即去不知其所往其後豊後國又有如露法師因果居士者如露者其言行異様唯說禪法耳因果者入洛住嵯峨諂信長往來安土侍淨土法華宗論之席又有果進居士

（頭注）信長誅妖僧無邊

（頭注）豊前國僧無辺行奇術

（頭注）如露法師因果居士能說禪法諂信長

果進居士得奇術熟錬劍術

者得奇術嘗在藝州借某人金銀不償之而赴京師某人又到京逢果進於路詰之果進曰我未識子面子何人言未畢面貌俄變某人驚謝之而去曾聞日吉大夫催勸進猿樂往觀之觀者如堵不能容膝果進撚其頤須臾之間顏俄長可二尺如福祿壽像衆皆起坐聚觀之席間寛然果進安坐任心又知隱形之術熟練劍術時戶田氏號出門以劍術自負果進往談試以木刀與戶田角技果進勝戶田負者數矣戶田曰居士非長劍術唯長奇術耳於是戶田率其從七人縱橫周旋打之果進在前在後在此在彼而隱

家康築中村砦高天神城兵拒之敗北

奧州藤盛義與田村清顯戰陷太平城

其形不見唯聽其聲耳戶田遂不能打之而止果進曰雖百千人圍之不能打我況於七八人哉其餘奇術往往類之(今按大友宗麟信南蠻耶蘇宗故長奇術者亦自蠻國來如無辺果進者傳受之乎)是月家康進馬於高天神城邊命諸將築大坂中村砦高天神城兵出而挑戰大須賀康高擊破之(久世廣宣坂部廣勝及氏家金次郎近藤武助菅沼兵藏鷲山傳八良等共有戰功)本多忠勝與康高攻城拔外郭(忠勝軍士內山氏日置氏爲先鋒)奧州磐瀨郡主藤盛義破田村清顯於下小山田進入安積郡陷太平城盛義者二階堂家之胤也鎌倉持氏令二階堂式部大輔領奧州磐瀨郡式部死其子曰爲氏爲氏

盛隆或曰二階堂賢家子也

雜賀兵與池田信輝戰敗之

子曰盛義是時田村氏世領安積郡畠山義次居二本松城結城義親居白川城蘆名盛氏領會津郡平重隆領岩城郡平義種居相馬城伊達輝宗地廣兵強故相互有并吞之志故及於此(畠山高國仕尊氏爲奧州管領其子孫世居二本松城而傳至義次結城義親者上野入道道忠後也道忠以來世居白河蘆名盛氏者三浦義連後也盛氏子曰盛隆其次曰義廣是佐竹義重弟也養於蘆名家岩城重隆者平繁盛後也相馬有二流其一流者將門末裔也其一流者千葉介常胤二男師常後也)○閏三月庚子朔紀州雜賀賊兵救花隈擊池田信輝部屬金剛寺壘守伊木氏森寺氏信輝遣其子之助輝政救之二子共進斬敵兵信輝縱馳雜賀兵敗走戊寅柴田勝家到

柴田勝家擊平加能賊兵

信長登庸布施藤九郎

一向宗光佐與信長和議成

加賀國陣宮腰討布市賊兵賊兵皆敗勝家又進入越中到能登界擊光德寺僧兵誅若干人而拔土肥氏於末森城於是能州長氏來會勝家陣放火於敵地信長召陪臣布施藤九郎以爲近臣藤九郎者蒲生賢秀臣也素以武名鳴且其行直也故信長召之曰如此者其諫以直言故我以爲近臣諸士皆榮之大坂光佐和議成而約獻大坂城於信長期以七月光佐承勅命以來猶豫未決家老下間氏曰守此城數年殺人不少非僧徒所可爲也且糧盡餓死者亦有之豈不憐之哉聞今般和議若不調則信長必燒

勝頼與北條氏兵戰于駿海上

秀吉城大田垣、進囲鳥取城、降山名豊國

大坂也方今信長威加海内豈以一城兵敵之哉早出城而可也況其有勅命乎光佐同之於是詔告信長曰光佐欲出城而降彼其桑門之徒也許其命可也信長從之遣青山虎丸于大坂約和議而授物光佐及下間氏有差癸巳武田勝頼進兵陣伊豆三嶋北條氏直拒之陣三嶋隔黄瀬川對陣小田原兵船與甲州舟吏戰于駿河海上不決勝敗而相退是月秀吉擊但馬國平之築太田垣城令其弟秀長守但馬國秀吉進到因幡國圍鳥取城（或作取鳥）山名大藏大輔豊國防戰不利故招其家臣森下氏中村氏曰秀

吉之鋒不可當焉降而可乎否曰君往年叛毛利而通勝久而後又通毛利方今屬秀吉則爲天下所笑豊國默焉既而秀吉捕豊國之女而欲殺之豊國見之不堪哀戚請降森下中村諫之不可遂降森下中村大怒與之絶守鳥執城自若而後告元春曰豊國不義我儕等猶惡之況於君乎可推而知之我爲君欲制因州君其授援兵元春使若佐城守牛尾氏爲其助時豊國匿于諸崎城森下中村與牛尾氏率兵擊之然不利秀吉欲絶因州之糧故遣商人不論其價貴糴森下等不知密議悉出而賣之秀吉留兵圍

大友義統討其部下田比紹鉄、紹鉄逃走、登與追者戰而死

城而歸播州○夏四月庚子朔乙卯家康遣戍兵於牧野池田癸亥播州宇野民部叛秀吉擊之斬二百五十級宇野逃赴藝州屬毛利氏柴田勝家告於安土曰加賀越中賊徒漸平信長喜賜馬於其使大友義統以其部下田比紹鐵列家老紹鐵稱疾辭之而歸田比莊不出累月至是或告紹鐵通秋月種實謀叛義統怒遣兵討之城嶮經二旬不陷義統畀書於紹鐵同族等曰罪在紹鐵一人何可滅一族哉由是同族等説紹鐵曰卿去城之他則一族被赦卿不去則一族皆滅卿其思之紹鐵曰我遇讒及是豈以一

有僧割已腹、藏紹鉄首而投水

家康擊甲州戍將依田氏於田中城、殺敵將三浦朝比奈等

人之故忍滅一族哉即夜去田比城奔筑前國追者遮路紹鐵與其徒五十餘人戰死其中一僧割已腹藏紹鐵首而入水故其首不見稍久求得之義統使田比鎮周（號左近）繼其家○五月己巳朔家康擊甲州戍將依田氏於駿州田中城三日刈城邊麥而歸石川數正爲殿朝比奈氏自望宗城出尾之數正返戰酒井重忠松平康親牧野康成平岩親義内藤家長松平直乗鈴木氏小原氏等競進擊破之朝比奈敗走諸將追之殺三浦兵部向井氏長谷川氏須藤氏石原氏天野氏櫻井氏朝比奈氏（號市兵衛）矢部氏菴原

元次號竹右衛門
正次號治右衛門
土佐國士等與一條藤內政通叛元親

氏八十餘人、是從康親部下岡田元次斬三浦兵部首畀一色其曰聞卿蒙譴責宜以此首贖罪一色喜獻兵部首於麾下家康既悟元次讓其首功以鎧片袖賜元次又安藤正次得矢部弥三郎首家康賜永樂錢三十貫賞之正次者內藤家長部屬也正次元次共以武勇鬪斬獲之功亦多○六月己亥朔、癸卯、土佐國士波川氏、北川氏、容與一條藤內政子兼定通、叛長曾我部元親、元親擊破波川、又擊北川、接戰連日、有桑名氏者、斬北川首以降、元親使中島氏告內政曰、我素知君家之貴、故無相挑之心、然往年兼定有猜我之心、故數及戰爭、皆是兼定所爲也、兼定爲家臣被放逐、我憐君以爲婿、築大津城而居焉、既而生一男一女、則我豈踈君哉、君假鏡

元親放流內政於伊豫
秀吉攻略因幡伯耆
長曾我部元親獻物信長

忘親捨恩、何至于通波川哉、君其過矣、自今而後永以絶交、不能使君居此、內政悔焉、既而元親放流內政於伊豫邊浦、其妻及男女子留在土佐、○六月己亥朔、癸卯、秀吉攻播州內果郡、放逐宇野氏、殘黨斬首數千級、蜂須賀家政等有戰功、甲辰、秀吉進兵略因幡伯耆兩州、降者多矣、甲子、長曾我部元親就惟任光秀獻蒼鷹十六聯及糖霜三十斤于信長、或曰獻長光太刀黃金十枚鷹二聯信長諭其使者加久見氏曰、元親既領土佐國、則伊豫讃岐阿波任力之所及、而可併取之、而授信字於其長子、號信親、時年十五元親大喜、由之四

勝賴城沼津
池田信輝攻花隈城、有功、賜攝津國

國屬元親、指揮家康築鹿鼻砦、攻高天神城、放火於郭外、刈城邊稻麥而還濱松、是夏武田勝賴築沼津城、使高坂源五郎守之、源五郎者彈正子也彈正久在信州河中嶋抑越後彈正沒源五郎繼焉頃間勝賴與景勝和睦不又備越後故使源五郎分其兵移守之○秋七月、己巳朔、池田信輝進兵於生田森、攻花隈城、城兵勢銳、池田之助力戰數回、氣息將絶、之助使諸卒浸水於手巾而潤口吻、以競馳時、伊木氏森氏廻敵後襲花隈、守者不多、不能防之、城陷、乃放火唱凱歌、出戰者驚而敗散、信輝追之、多得首級、信長賞其功、授感書、賜攝津國於信輝及子之助、輝政、戊子、家康進兵

本願寺光佐去大坂城移紀州

於懸川、己丑、陣井呂崎、刈敵陣稻、庚寅、使酒井忠次松平家忠等擊敵於小山、辛卯、使石川數正攻田中城、壬辰、使本多忠勝擊敵於小山、癸巳、使松平家忠赴小山、甲午、家康收軍入懸川城、○八月戊戌朔、己亥、光佐去大坂城、移紀州雜賀、勑使近衛前久及晴豐重通往監之、信長遣佐久間信盛及法印友閑入城點撿之、所殘置於堂舍之兵器甚嚴、本願寺自山科移大坂以來四十九年、蒼頭赤脚等流落散亡、雜賀淡路船數百艘來迎、共赴雜賀、庚子、大坂本願寺失火、悉焦土、自是諸國一向賊止、庚戌、信長自書責

佐久間信盛父子蒙譴責去城奔高野山

信長譴責林佐渡守以處遠流伊賀伊賀守亦同然

北條氏政武田勝賴對陣於黃瀨川

嶋津義久攻相良義陽義陽請和

佐久間信盛及其子正勝曰汝父子陣天王寺五年不能攻大坂城鈍兵勞衆無尺寸功秀吉信輝或平國陷城卿父子唯嗜茶試味貯聚古器更無講武之心且讒忌同僚不撫部屬恣威而驕貪祿而不飽其餘對信長而過言無禮臨敵陣而進退不宜其罪不可勝數也他後改過愼行則可赦耳令楠長菴友閑法印中野氏持書往示信盛正勝父子不能陳謝夜去天王寺出奔高野山從者僅三人半塗而二人去唯一人從之甲寅信長歸洛責林佐渡守曰先考使汝扶我然昔在那古屋城欲謀弑逆其罪不可赦焉

我抑憤二十餘年今天下漸定勸善懲惡不可不決焉以汝有舊勞故減死一等以處遠流又糺伊賀伊賀守曾通武田信玄之罪放流之是月北條氏政率三萬六千餘騎與武田勝賴一萬六千餘騎對陣於黃瀨川而氏政使者小笠原氏到濵松催家康擊勝賴後而取駿河家康領焉嶋津義久告諸士曰肥後國士相良義陽素不與我善我欲攻宗麟然彼塞路汝等相議而可討彼於是諸士陣水俣義弘爲之將攻之既而義久亦率兵會焉義陽部屬箕田氏高橋氏等進兵防之然不利義久競進義陽遂請和義久

家康氏政勝賴三將相掎角

甲將横田甚五郎決死守高天神城

家康圍高天神城

許之而後與之盟于佐敷義陽曰自今請相共篤好義久曰唯由是義陽請義久曰我頃間欲修嫡子四郎元服之儀願君授其諱字義久許之名曰忠房其後忠房早世次子長每繼其家○九月戊辰朔頃間氏政勝賴對陣黃瀨川勝賴聞家康到駿府遣使於氏政曰我欲與足下決戰足下不欲戰則班師與參遠戰氏政答曰我不欲取人之地唯守我境內耳故不欲與卿戰勝賴留信豊高坂氏守沼津而班師向駿府時既家康歸濵松云庚寅北條氏政攻沼津城不克歸小田原勝賴歸甲州與諸將議救高天神城

時横田氏(號甚五郎)自高天神城呈狀於勝賴曰參遠諸將圍此城數重城殆危我輩戰死而足矣公若來援則信長大軍可到然則復可如長篠敗軍必矣再敗則根本不能永存乎唯捨此一城則未可損公之武威莫厭城兵之死而保守根本而可也勝賴猶欲進發然長坂長閑跡部大炊等强爭止之勝賴從焉自是甲州將士皆畏信長之威風通欵信長○冬十月丁酉朔家康發濵松命諸將圍高天神城構柵於城外迫之家康陣馬伏塚以監諸將癸亥筑後國士問注所治部大輔叛大友宗麟通秋月種實據井上城

勝家悉戮加賀賊魁

杷細宗曆攻井上城秋月種實救之

甲斐宗運擊殺相良義陽

○十一月丁卯朔戊寅家康使松平家忠到安土告圍高天神之事信長遣佐々成政及野々村氏率援兵往會焉癸未柴田勝家戮加賀賊魁十九人獻首於安土是月大友宗麟令杷細宗曆攻井上城城既危秋月種實率三千餘騎救之宗曆迎戰不克死者可四百人宗曆退歸豊後戸次道雪高橋紹運自立花岩屋城發兵擊秋月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種實敗走道雪紹運各歸城○十二月丙申朔戊戌甲斐宗運憎相良義陽屬薩州擊之戰於甲佐水俣牛深邊義陽戰死相良部下悉屬薩摩是冬小田原家老

笠原新六郎叛氏政屬勝賴

信長變許令元親管四國元親不聽

松田尾張守子笠原新六郎以駿州戸倉城叛而降屬武田勝賴先是笠原以氏政兵多不與勝賴挑戰爲拙勝賴遣使誘笠原曰降我則以汝爲伊豆守護而結婚姻笠原感之既而勝賴不著戎衣急攻上野膳城即日拔之笠原憚其勇耽其賂而捨累世之主而爲敵氏政驚而使北條氏員守大平城而爲之備是年北畠信雄築勢州飯高城神戸信孝築新城織田信包築津城共建天守以誇武威（三城共在勢州）信長戒洛中鏡工妄刻天下一字於其裏或人告信長曰長曾我部元親武勇拔群公許令彼管四國彼併四國則必望淡路然則漸迫京師恐不利於國家公其慮之信長以爲然乃改前約命元親曰使卿領土佐國如元而加授阿波半國於伊豫讚岐兩國則可返於我麾下元親怒曰我不借援兵而平四國則與奪非信長可指揮況既約而俄變我不能應旨信長不喜

大友氏燒彦山寺

大友宗麟燒彦山寺此山跨豊前豊後筑前三州僧徒甚多封戸亦豊且貯兵器好戰鬪宗麟慮其作變如此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七十三終

天正九年

信長觀爆竹鹵簿異粧華美

島津義久攻相良大膳亮而滅之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七十四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正親町天皇六

辛巳九年、春正月、丙寅朔、信長在安土、見諸士參賀、行粧、雨降而止焉、丁卯、信長賜鷹所捕之鶴雁於安土市鄽、衆喜、催猿樂於佐佐木社、調鶴雁羹、飲食祝信長、戊辰、信忠聞武田勝頼出軍遠州、而發岐阜、到清洲、然勝頼不出師、庚辰、信長觀爆竹、自乘葦毛馬、

蒙南蠻笠、以紅綃包顏、着錦袍、以虎皮爲行縢、分諸士於南北、馳驅大城之邊、而入馬場前、關白藤前久、及信雄、信包、信孝、長益、信澄、其餘諸士扈從、異粧華美、安土城下、庶民縱觀之、相良忠房家臣等告島津義久曰、義陽死、而我家式微、八代之地、世世之封也、然義陽同族大膳亮通於龍造寺、欲滅忠房、以是觀之、則爲彼所奪八代者必矣、願君擊之而自領之、義久辭之曰、我不忍取之、皆曰、八代若爲他人所奪、則忠房無所安身、然則匪啻害於忠房、將有難於薩摩、由是義久同之、乃以義弘爲將、攻大膳亮、又遣平田

南蠻邪蘇徒謁信長

信長賜勝家姥口釜

信長構馬場於禁廷刷騎馬粧以備叡覽

光宗攻之、不日而服、義久乃以八代授伊集院忠棟、

○二月、癸丑、信忠、信雄、信孝入洛、館妙覺寺、甲寅、信長入洛、館本能寺、丁巳、南蠻邪蘇徒携崑崙奴、俗曰黒坊來謁信長、戊午、柴田勝家入洛、柴田伊賀守左衛門從之三獻名劍、及黄金三百兩、白銀千兩、蠟燭千挺、越前紙千束、綿千把、綃三百匹於信長、信長感其成功之早、而設饗應、手自賜茶、勝家謝之、且請賜姥口之釜、信長乃授與之、此釜、織田家重器、信秀所讓信長也、壬戌、信長構馬場於禁廷、召近國羣士、刷騎馬之粧、以備叡覽、惟住長秀、及攝州若州兵士爲前驅、其次蜂屋兵庫、及河州泉州諸

秀吉攻鳥取城、毛利

士、根來僧徒、佐野兵士、其次惟任光秀、及城州和州兵士等、其次信忠擇美濃尾張兵八十騎、其次信雄信孝等織田家族、從騎有差其次近衛前久等廷臣數輩、其次細川信良、伊勢氏、一色氏、小笠原氏、細川藤孝父子、其次信長近臣十五騎、其次柴田勝家、不破氏、金森氏、前田利家、原氏、佐佐成政、其次射士二百人、各腰矢其次牽良馬六匹、最末信長到場、各飾綾羅錦繡、以抹金銀、既而各馳驅周旋、謂之馬揃天皇在假閣、龍顏快然、公卿雲客候焉、洛人無貴賤蹲庭上、縱觀之、森下道興、中村春次、久守鳥取城、然慮難敵秀吉、請

經家撈之、納粮城中

勝頼出師於伊豆、與氏政挑戰

吉川元春曰、願得大將以拒秀吉、元春遣其族經家、彌式部(少輔)輝元擇兵士八百餘騎副之、赴鳥取、且令山縣氏率五百餘騎、守丸山城、(在鳥取近邊)經家入鳥取城、點撿之、則甲士二千、併奴婢四千餘人、計其粮食則甚乏、既而聞信長加一萬騎於秀吉、由是經家遣状於元春曰、聞秀吉來擊有近也、此城原完、不可輙陷、然食匱則城雖險何益之有、早運糧而可也、元春即命杉原盛重、及田中氏、豊島氏、白井氏、竹内氏等運糧於鳥取、武田勝頼出師於伊豆、北條氏政帥三萬人拒之、勝頼令信豊挑戰、長坂長閑與信豊議、罷戰、

景勝窺勝家成政之虛、徇越中加賀

家康圍高天神、勝頼無後援、城兵困

而相互引歸、○三月、乙丑朔、庚午、上杉景勝聞勝家成政在京、發越後、徇越中加賀二州、兵從之者多、佐久間盛政擊加州之黨景勝者、破之、癸酉、信長使堀秀政攻泉州不順者、甲戌、信長歸安土、頃間、家康令諸將攻高天神城、城兵岡部氏等知勝頼無後援、故欲出城死戰脫圍、時家康使九島氏諭城中曰、獻城降則可免其死、城兵決死不從、九島弟在城中、告九島曰、方今城中糧盡、僉謂與其饑死、不若出戰而死、相議先可襲石川康通、松平真乗營、其死則所期也、若免則歸甲州也、九島歸告康通真乗及諸隊嚴備、

大久保忠世斬城守岡部氏、横田甚五郎僅免歸甲

之、丙戌夜、高天神城兵開門、俄襲康通陣、亂擊諸隊、諸隊皆整列不驚、挾擊之、城兵不能脫圍、或落谷、或當叢尸積成堆、殘兵猶力戰、欲遁、本多忠勝、鳥居元忠擊退之、水野忠重及其子勝成進破外郭、未拔、戶田康長(十六歲)兼命馳而放火、戶田忠次等競擊、遂取其郭、大須賀康高、榊原康政、及松平家忠、諸隊亂擊、悉鏖之、大久保忠世家士斬城守岡部氏、九斬首七百餘級、先是家康命内藤信成、管沼次郎右衛門、陣國安及城陷、偶脫出而到國安者、皆為内藤管沼被斬獲、唯横田甚五郎、相水某幸免歸甲州、信長撿使

州、城陷、

録首級之數、歸安土、(康高部下獲百七十七級、鈴木氏部下百三十八級、大久保忠世部下六十四級、酒井忠次部下四十二級、榊原康政部下四十級、石川數正部下四十級、其餘多少有差、諸將士所獲七百三十餘級、)併自天正二年至是八年、高天神城陷、丁亥、家康令諸將搜求高天神敗兵逃匿山林者、誅之、戊子、家康歸濱松、賞諸將之功、而令各歸休其城邑、辛卯、武田勝頼聞高天神城陷、慮北條氏政徇駿河、而發信濃兵二百餘騎、加笠原新六郎、以守戶倉城、是春、秀吉修姫路城、○夏四月、癸卯、信長過長濱城、(秀吉在播磨、家士守之、)而詣竹生島、己酉、石川逸見某死、無子、信長分其采地、畀三千石於武田孫八郎、五千

堀秀政焚槇尾寺

家康於駿州遠目坂與甲兵戰

勝家利家成政等攻魚津松倉城景勝救之

石於溝口氏、稱伯耆守。（溝口者、惟任長秀家臣也。信長知其有才登庸之。）庚戌、堀秀政焚槇尾寺、放逐僧徒。秀政兼信長命、點定泉州地。槇尾僧徒擁山下邑村、不聽稱令。信長怒、令秀政攻之。僧徒八百人據嶮防之。秀政擊破之。僧徒逃去。秀政縱火、堂舍悉亡。○五月丁卯、家康與甲州兵戰于駿州遠目坂。石川數正爲殿。又戰于持舟。攻藤枝城。時水野彥九郎窺勝頼軍。勝頼使兵殺之。菅沼定政見之出戰。勝頼使兵擊之。定政進斬其首。是月、上杉景勝遣兵守魚津松倉城。信長使柴田勝家及前田利家・佐佐成政攻之。景勝救之、陣天神山。多

秀吉秀長率大軍攻鳥取城

信長使長秀殺木船城主石黑氏

放鳥銃。利家接戰不撓。進退從宜。景勝率所屬、松倉兵歸越後。然猶殘旗幟於魚津城、留兵。利家使人窺之。皆謂城中猶多兵、不能輙進。利家自馳往見之、則旗多兵寡。乃急攻、悉皆斬獲之。○六月丁巳、羽柴秀吉帥二萬餘騎、發姫路。略因幡國。以其弟秀長爲先鋒。○秋七月癸亥朔丁卯、羽柴秀長帥一萬餘騎、到鳥取城下。秀吉亦繼至。信長援兵及宇喜田直家部將等皆會焉。戊辰、信長召越中國木船城主石黑氏、而命惟任長秀曰、彼至佐和山則殺之。石黑悟之、留長濱不進。長秀率兵往擊之。殺石黑等十五人。己卯、

惟任長秀誅寺嶋氏於佐和山

秀吉圍鳥取城、城兵粮盡困窘

木下部下多賀文藏戰死

信長令長秀誅寺嶋氏於佐和山。是日、信長賜馬於信忠。壬午、出羽國獻馬鷹於信長。丁亥、秀吉圍鳥取城。城中糧乏。令能泳水者告急於輝元、以求粮請援兵。秀吉豫張網掛鳴子。泳者罹網則鳴子響。護士乃捕泳者五人斬之。由是海路絕。元春令有地氏・新見氏送糧於鳥取。然依圍重而不能達。城中彌困。步卒等登山刈草拾葉以凌飢。秀吉輕卒擊殺之者屢矣。一日因州尾崎氏設伏、欲待秀吉兵至襲殺之。吉岡質休守其城、夜襲秀吉陣。秀吉曰、不滅此賊則爲攻城之妨。乃令多賀文藏往攻之。不克而文藏死、喪數

秀吉取丸山城、守山縣氏逃去、奈佐・鹽治・佐佐木等自殺

百人。秀吉怒、令龜井氏等攻之、又不克。秀吉知其難輙破而闕之。秀吉復令秀長部將藤堂高虎（與右衞門）與降丸山城。高虎遣阿字戒氏於丸山曰、避城而退、則可赦守兵之命。城守山縣氏及吉川元春撿使境氏・森脇氏相議、開門迎阿字戒。曰、使者入焉、會面以答。阿字戒辭之。強招之。阿字戒不得止而入。境氏抱之、森脇捕而殺之。秀吉大怒、率高虎等攻之、圍之。城中糧乏。守兵奈佐氏・鹽治氏・佐佐木氏等自殺。山縣等逃去。秀吉取丸山城、而併諸軍圍鳥取、彌急。是月、完山梅雪（武田一族、信玄姪）謂勝頼曰、氏政與信長和、且叅遠兵

勝賴新城新府移之

信長援秀吉攻鳥取城

威曰、增唯君獨立無助、景勝雖通好、然不及其父什之二三、則不足憑之、信長氏政約期東西挾擊、則雖戰不能克焉、信玄智勇絕倫、故國中無一城之構、在今則築壘堅防守之備而可也、勝賴曰善、乃新城於韮崎移居之、親族部將皆從之、號曰新府、長坂長閑等勸勝賴遣使於安土請和於信長、然勝賴不從、○八月、甲辰、信長命諸將曰、聞輝元將救鳥取城、我亦可往援秀吉、汝等爲先鋒先發、由是惟任光秀自丹波、池田信輝等自攝州、其餘近國諸將促軍裝待信長之出、乙巳、信長遣高山右近於因幡賜良馬黃金

信長使諸國捕高野山廻國僧悉誅之

織田信雄討伊賀國、陷壬生野、拔岑城

於秀吉賞軍勞、且觀張陣之形勢也、戊申、信長令諸國捕高野山廻國僧數百人悉誅之、先是荒木村重殘黨多匿高野山、信長遣使者求之、山僧對曰、自古入此山者、雖重罪不及求之、若應命附使者則僧等不肯爲之、使者強搜之、僧徒群起擊殺使者、信長大怒、欲屠高野山、然以其山高險故猶豫、先誅廻國僧、散其黨陶也、信長賜能登國於前田利家、賞累年戰功、而命菅谷氏悉壞能登越中諸城、○九月、壬戌朔、甲子、信長令信雄討伊賀國賊、瀧川一益、惟任長秀、蒲生氏鄉、堀秀政、織田信包、筒井順慶等、大和近江

伊勢羣士皆從焉、福知某降、河合某獻茶壺贖罪、丁卯、陷壬生城、辛未、陷核嶺城、壬申、諸將到處有切斬賊魁小波多氏、甲屋氏、岡本氏、糟谷氏、高屋氏、竹野屋氏、服部黨等、餘賊逃匿大和山中、順慶追求悉誅之、凡魁卒七十五人、部下死者不可勝算焉、伊賀國平、信長賜其三郡於信雄、一郡於信包、而授丸山城於瀧川三郎兵衛、以柘植城畀池尻氏、前國主仁木友梅流波晦跡、信長憐之、爲平樂寺城主、是日、高山右近歸自因幡、信長分與江州釆地於近臣等、是月家康修濱松城、○十月、秀吉使堀尾吉晴號茂助入鳥取城、告吉川

堀尾秀晴入鳥取城、諭吉川經家令去城

和成、經家自殺、福光氏若鶴氏殉之

經家曰、自七月以來守城困窮可以想像、若去城相和、則經家以下藝州士卒可悉歸國、唯山名豐國家僕叛主之罪不可赦也、經家曰善、但經家得大將之號守城、則不忍生坐而歸、我獨自殺以活衆命則所願也、秀吉許、乃召經家部下野田氏、小野氏、而書誓詞授焉、相互約期、一說曰、經家與森下氏中村氏議曰、輝元援兵恃之不至、焉城臨饑、不知我輩自殺活衆、乃使福光氏憑淺野長政以告秀吉、秀吉遣使於安土請之、信長許焉、丙辰、秀吉遣堀尾吉晴於鳥取城、贈酒肴於經家、經家設宴告別、自殺、福光氏、若鶴氏殉焉、森下道與、中村春次亦自盡、吉晴携五人首歸謁秀吉、而送安土、一說曰、經

元春議攻羽衣石岩倉秀吉聞而援之

家及森下中村出城入寺自殺秀吉憐經家等爲之垂涙悉出城中人煮糜粥食之以飢甚故多食者死少食者無他乃皆赦歸藝州而留因州士以爲己部下先是吉川元春爲救鳥取既出藝州是日到伯耆馬山聚兵先使其子元長元氏廣家及杉等率三千餘騎向鳥取未到城既陷丁巳元春議攻羽衣石城（南條元續所守也）岩倉城（小鴨元清所守也）秀吉聞之而謂宮善祥坊曰多年軍務諸士困勞可想然不救羽衣石岩倉而二城若拔則敵勢其大矣告憂必有忡善祥坊曰速救而可也秀吉即以善祥坊爲先鋒而進發己未秀吉到因伯之

秀吉與元春對陣于馬山

界龜井氏（山中幸盛弟號新十郎）迎之入其城而冀山谷艱難到鎧畠與元春對陣于馬山元春舍巾温人以凌寒氣自若曰我輩御冬如此可憐秀吉寒凍少焉秀吉先鋒既至元長出相之元春曰秀吉來則我自當之南條小鴨告羽柴秀長欲擊元長秀長即進諸將繼之者一萬五千餘騎秀長欲死戰秀吉制止之庚申南條元續勸秀吉請攻元春本營秀吉及聞其決死固守而班師退陣於鳥取城　十一月秀吉到羽衣石城邊放火於吉川陣下而留蜂須賀家政木下平太夫抑馬山納粮於羽衣岩倉兩城而命南條小鴨

秀吉使善祥坊守鳥取城

秀吉池田之助攻由良城而降之

信長季子御坊自甲州還安土

曰汝等愼可守焉敵縱雖戰而其必勿出焉南條小鴨皆曰謹從命於是使善祥坊守鳥取城戊辰秀吉歸姫路吉川元春欲攻羽衣石岩倉以報鳥取丸山之役然以歲漸暮故収兵歸藝州丁丑信長使秀吉池田之助擊淡路國攻由良城主安宅木氏（[illegible]良或作岩屋）安宅力屈而降之助携安宅木到安土使謁于信長秀吉直歸姫路甲申信長季子御坊自甲州歸安土御坊質於甲州有年頃年勝頼勢衰故返送之以請和欲使信長不東行初信長贈答信玄書式甚謹至是甚驕大低書勝頼姓名甲州人皆攢眉曰武

勝頼與笠原新六郎攻太平城城主北條氏員請援於氏政城將笠原死

田滅亡既萠信長使御坊元服號源三郎勝長〇十二月辛卯朔壬子勝頼遣軍士於戸倉城會笠原新六郎以攻太平城城主北條氏員以笠原平左衛門爲先登戰于手白山不克而死新六郎乘勝進攻太平氏員請援兵於氏政氏政謂家士曰我部下誰爲討新六郎之人哉衆皆曰甘縄城守北條氏勝也以武勇鳴于關東彼其可乎歟氏政乃命氏勝氏勝催其屬類諸將皆到安土賀歲暮秀吉亦發姫路赴焉信長令堀秀政菅谷氏告秀吉曰此年軍勞多多且汝非昔日之藤吉郎今是封國之藩頭也明朝可賜

饗應秀吉拜謝登城信長出見意氣慇懃翌旦秀吉獻利劍二挺白銀千枚時服百襲駿馬十匹紙三百東華工百枚等倚疊委積信長自城樓見之曰此是大膽筑前守持來之物也使諸人見之皆驚曰夥矣信長曰余亦然彼者天下無雙大膽人也縱使伐支那震旦彼必不難矣信長陽氣見於大宅侍側者皆無不含快意焉既而信長再召秀吉饗之賜茶惟任長秀長谷川氏醫師道三為之伴食而後授歸國之暇又賜名劍銘国次是信秀所傳信長也且副之以茶器十二品秀吉欣

天下秀吉凱征進獻夥大信長殊享之

然歸路項間信長屢召京師泉界有才名者或談政務或玩茶器千宗易等候之森蘭丸奉行饗應文事　信州木曽左馬頭義昌者伊豫守義仲之後而信州豪士也往年武田信玄振威於近國以蠶食信州義昌乞和以屬信玄旗下信玄以女妻之因是義昌得全舊領及勝頼時猶無野心義昌頃間見勝頼勢衰且厭課役屢至而密有通信長之意也就濃劦人苗木氏到岐阜以乞降於信忠曰君若有事於甲州則願為先鋒以從焉信忠大悦使平野氏馳安上而告信長信長曰木曽者險阻之地若被彼欺而困於難所則必不可有他之援兵須先求義昌并家

木曽義昌計武田家叛通織田家

老之質以固誓約而後出兵也平野到岐阜復命信忠既而苗木携義昌及其家老之質以到岐阜穴山梅雪者信玄之婿也勝頼欲以其娘嫁梅雪之子長坂長閑跡部大炊助及僧麟岳等受武田信豊之賂而説勝頼以所約穴山之娘改嫁信豊子梅雪及其妻共大怒其餘親族部將等亦憎長坂跡部奸佞多叛勝頼通信長者然勝頼未知焉是年明智光秀受信長命遣齋藤内藏助於土佐國諭長曽我部元親止領伊豫讃岐元親不從信長怒有南征之意家康以其妹嫁松平家清玄番頭又使外孫奥平家昌信昌子

穴山梅雪叛勝頼通信長之志萌於此

信長使光秀諭元親止領伊豫讃岐

元服賜諱一字大久保忠俊沒歳八十三號源淨家康憐其舊勞其子忠勝繼家氏族繁多頃年筑前秋月種實使其家士木村氏守長尾城抑豊後國大友宗麟遣兵攻之勝敗未決木村有故赴種實許其妻留守指揮士卒進退有度既而種實歸告其幼子曰汝等勇志似母亦可也木村之妻能守城故豊後兵雖多不能陷城秋月種實與大友部下立花城主戸次道雪岩屋城主高橋紹運接境屢戰互有勝負或時種實大舉欲撃取両城道雪紹運併兵力戰防之種實不能克而歸古所城道雪紹運進到古所城邊放

大久保忠俊沒

秋月家士木村氏妻能指揮士卒

秋月種實與大友部下戸次道雪高橋紹運頻構兵

宗麟使坂本道列野上一閑擊種實

火於村邑、陣大日寺、設伏待焉、種實使其寵臣井田親氏率數千兵擊之、道雪紹運佯退、親氏追之、伏兵俄興挾攻之、親氏戰死、（歲二十）道雪送其骸於其父親之、親之且悲且感、種實亦不堪哀慕、遣使謝道雪、厚情、經日復戰、親之亦沒於陣、主客共憐之、道雪招降宗像大宮司、秋月種實攻宗像、時道雪疾不能往、使小野氏油布氏率二千餘兵救之、道雪強起手取長刀、睨宗像陣而立焉、小野油布聞之、勵氣力戰、秋月兵敗退、宗麟使豐後國士坂本道列、野上一閑率日田杉兵四千餘騎擊秋月、種實陣筑前國長尾、種實

秋月先鋒皆木氏及一閑戰死

原田親秀叛宗麟屬秋月原田族林慶死

天正十年

率六千餘騎挑戰、初戰、秋月先鋒皆木氏死、（歲十七）再戰、一閑戰死、其餘兩軍死者不寡、互引陣而歸、筑前高祖城主原田親秀屬秋月種實、而叛宗麟、戶次道雪使小野氏油布氏攻高祖城、道雪爲之後繼、親秀使其族林慶率六千騎擊破小野油布士民、多從林慶、由是道雪不能戰而退、林慶追之、道雪還戰、林慶敗走、道雪進到高祖城下、林慶返戰、破小野陣、油布橫擊林慶殺之、道雪凱旋立花城、（按、大友累世振威於西海、頃年島津、龍造寺、秋月、三家、與大友相爭、九州大亂、其年月分明者、記於各年、是等件件、歲月不傳、故併記此）

壬午十年、春正月、庚申朔、乙丑、今夜木曾義昌家士

義昌家士茅村氏告義昌謀反於甲州

佐久間信盛卒

元春出師富田氏勝率兵赴大平城

茅村氏（甲州人也、從義昌妻在甲州）贈書於阿部加賀守（勝賴部將）告義昌有黑心、長坂長閑、跡部大炊、與武田信豐議、以爲訛言、因茅村使者秘而不發、然其事稍露、乙亥、佐久間信盛沒於紀州熊野、信長憐之、赦其子正勝、曰、爾可往岐阜以仕信忠、丙子、吉川元春發安藝赴出雲富田、北條氏勝率八百餘兵發小田原赴大平城、右衛門佐氏貞遣使於途中告氏勝曰、敵兵既知君之至、則必要之、越箱根山入城而可也、其先鋒朝倉氏聞之曰、勇者以進爲志、一步退則爲怯弱、敵兵縱知我兵之至、何恐之有、衆曰善、於是氏勝傍新六郎

宇喜田直家卒信長使幼子秀家継領舊封

紀州雜賀鈴木孫一與土橋氏矛盾交死

本軍而入城、氏貞歸小田原、氏勝嚴兵衛而據戶倉城挑戰、庚辰、宇喜田直家卒、備前國、秀吉請信長、令直家幼子秀家（號八郎）繼領備前美作兩國、獻短刀、（銘吉光）黃金千兩於安土、丙戌、紀州雜賀鈴木孫一與土橋氏矛盾、（初土橋平次殺孫一父、孫一殺平次、與其子相訴）信長令津田氏及根來黨救鈴木、於是土橋匿根來寺、今夜茅村氏自信濃間行到甲州、逢土屋昌恒具告木曾義昌叛謀、勝賴初知其爲實、召諸將議之、令信豐擊木曾、阿部加賀守曰、木曾嶮而難入、臣願爲使者先往憑義昌室家諭之、約和議、其間信豐潛兵襲來則易敗、不

武田勝頼信豊攻木曽義昌

然則敵塞嶮路固守、而信豊不能克焉。勝頼不聽。丁亥、武田信豊正兵三千餘騎、仁科信盛奇兵二千餘騎、發甲府撃木曽。○二月庚寅朔、勝頼帥二萬餘騎到諏訪。勝頼謂信豊信盛猶豫、則信長軍可救木曽、不若架其勢猶微平之。頃日義昌遣使於信豊陣謝曰、我蒙信玄恩義、准父子。何抱貳心哉。信茅村麓倉卒出兵、恐可後悔。足下察之。信豊不聽。既而勝頼自至、促信豊。故木曽義昌請援兵於信長、而逹安土。信長乃催大軍。信豊及今福氏進兵到鳥居峠、地嶮路細、雪猶未消。欲登不能、息於山腹。義昌發兵士之知

信長合徳川北條累援木曽義昌

勝頼部署諸將待尾軍至

地形者撃之、大克。甲州兵死者甚多。勝頼欲進不果。滯留諏訪、空送數日。（是月、信長遣野野村氏齋藤氏、於紀州捕土橋氏根来寺誅之、悉平其黨。）戊戌、信長降令曰、德川氏指遠參駿三州兵一萬五千餘騎、自駿河進。北條氏政帥三萬餘騎、自關東進、可共會甲州。金森長近帥三千餘騎、自飛驒國進。三位中將信忠帥五萬餘騎、可自木曽入甲州。信長爲之後繼、帥七萬餘騎、可自伊奈進軍。勝頼令部下諸將各守其城、堅備待之。辛丑、信忠發岐阜、瀧川一益、森長一、川尻氏（肥後守）爲先鋒。勝頼令小笠原信峯、下條信氏、其子信昌、率三千餘騎、守伊奈城。信氏、

小笠原信峯以伊奈松尾兩城降信忠

家臣下條九兵衛告信氏曰、信忠大軍既至。勝頼之亡在近。君早降信長、全世禄而可也。信氏怒曰、我豈以事二君而爲志哉。如汝則降而可全其命。九兵衛退與同僚議而叛信氏、納河尻兵。信氏謂我力猶不能制九兵衛、況於信長乎。與授首於彼等、不如死於勝頼眼前。乃去城歸甲州。信峯部下同心勸信峯曰、我輩可降信忠。君諾則從焉。不諾則無奈之何。信峯不得止、而請降、且求檢使。信忠遣森長一、團平八。信峯以伊奈松尾兩城降。伊奈雖爲嶮地、不勞兵馬而平焉。（義昌開路迎軍、攻木曽之艱亦無一人拒之。到處城壘或降或不戰而陷。）癸卯、信

信忠進攻飯田城

義昌將苗木氏撃破今福陣

忠進攻飯田城。先是勝頼令保科氏守飯田城、令仁科信盛守高遠城、令日向宗英守大島城。於是勝頼又使小幡因幡守、波多野氏救飯田、使武田信連（逍遙軒）、安中氏、小原氏、依田氏救大島、小山田氏、渡邊氏等救高遠。及聞信峯九兵衛爲信忠郷導、往往多降者、飯田城兵甚懼。甲辰、飯田城兵不戰而逃去。團平八、森長一追撃之、獲首級若干。乙巳、木曽義昌將苗木氏撃破今福氏軍於梢井坂、斬首四十餘級、報捷於信忠。信忠授書賞之、且遣織田長益（信長弟、後號有樂）、津田信次、稲葉氏、梶原氏、塚本氏、水野氏於木曽、以爲

信忠使諸將攻大島城

家康攻田中城依田信蕃請和歸甲州

家康令長阪血鑓九郎招降穴山梅雪

援兵陣鳥居峠屢破甲州兵遠州小山戍兵捨城歸甲州家康取其城丙子是日信忠到飯田使諸將攻大島城衆謂此城險而堅且道遥軒來援在此則是不可輙陷然信連懼而夜去城而逃日向宗英欲守城而死其家士擁之而走大島城陷信忠使川尻氏毛利氏河內守守城丁未家康發濱松己酉攻田中城城主依田信蕃請和歸甲州庚戌陣駿府發兵攻望宗城而賜城飼東郡於大須賀康高居橫須賀城褒高天神累年之戰功也穴山梅雪爲勝頼居江尻城管駿州家康令長坂血鑓九郎招降梅雪頷焉信忠

甲將穴山梅雪降德川氏

進兵到飯島森長一圍平八爲先登小笠原信峯鄉導之信濃甲州望風畏服信忠報捷於信長信長大悅勝頼猶陣諏訪欲待信忠至一戰然道遥軒信連歸甲府與勝頼不通信武田信豐稱病不豫軍議諸將或有說軍事者然長坂長閑等不用之唯居招敗亡而已甲寅穴山梅雪遣兵四五百人於甲府迎其妻兒移於下山釆地甲州人追之穴山家士擊卻之梅雪決心降家康丙辰望宗城主朝比奈氏獻城降家康是日勝頼聞梅雪移妻子於下山以江尻城叛大驚於是信豐等親族皆去其軍保釆邑丁巳勝頼

信忠攻高遠城仁科信盛小山田備中決死防戰

元春攻鳥取城木下備中守請救於秀吉

退諏訪歸甲州新府從者半逃比入新府既不滿千戊午信忠攻高遠城遣狀於仁科信盛招降信盛與小山田備中議決必死不從劓刵其使俾返之信忠大怒乃發大軍圍城信盛小山田力戰拒之是月吉川元春入伯耆八橋城而進兵攻大崎城杉原氏爲先登陷之斬首四百六十餘級元春攻荒神山城城兵不戰而去追斬三十餘級又陷吉岡城而入大崎城謀攻鳥取城放火城下民屋木下備中守在鳥取告急於秀吉秀吉曰我可遠往救之汝等其姑待焉元春假饒攻之莫相挑由是但馬因幡羣士等不救

小山田備中快戰渡邊金太夫死

鳥取而待秀吉來元春聞之曰兵不滿萬則難拒秀吉也乃引軍歸藝陽備出雲伯耆石見兵〇三月己未朔長坂血鑓九郎自江尻來駿府白穴山梅雪降屬於德川由是駿州悉平庚申信忠帥大軍攻高遠城小山田備中謂信盛曰甲州內亂根本既危堅壘無益我快一戰君其見我勇我歸城之後君其可自殺信盛曰諾備中率其弟大學助渡邊金太夫等五百餘騎突馳大軍其勢如虎所向必破殺傷甚多諸隊辟易信忠見之自麾兵士進擊之備中戰疲暫退息城下謂殘兵曰我既知信忠則請再戰窺擊大將

以爲沒後之榮、衆皆從焉、備中悉棄其旗幟、直衝信忠本陣、信忠左右悟彼志氣之所向、請信忠改所乘之馬、更所負之幌、（倭訓保呂、或作母衣）備中不能知信忠、而失其望、然奮戰數回、大學助傷、而金太夫死、備中亦被創七八、乃知力窮、率餘兵入城、謁信盛、信盛曰、壯哉、我亦試一戰、備中曰、不可也、我是卒長也、故雖知不克、盡力一戰者、其職分也、君者將帥也、守城不克、則自殺而可也、時信忠大軍競入、備中謂信盛曰、死期既至、乃設宴、信盛飲酒、授盃於備中、備中拜戴曰、老夫戀戀於君歲久、今遂素志、不亦幸乎、飲之傾七八

武田信盛、小山田兄弟、飲酒獻酬、屠腹死、城陷

勝頼與諸將議保守古府

盞而獻信盛、信盛笑曰、無肴否、備中曰、有之、即拔刀突腹、置其刀於信盛前而仆、信盛自殺、小山田大學等以下城兵、或自殺、或戰死、城陷、得首二千五百八十級、存者僅十人、逃歸甲州、（信盛、勝頼異母弟、母細川氏、養於仁科氏家、居高遠、時歲十五）勝頼以新府營築未成、而不便於防戰、故與諸將議、保守古府、（信玄所曾居）信勝（勝頼嫡子、歲十六）曰、大人以乃祖不構要害、爲失計、而移居於此、古府既墟、不若自殺於此、勝頼不答、時眞田昌幸（餙安房守）使來請勝頼保我妻城、（昌幸所領也）長坂長閑曰、眞田僅三世部下也、小山田左兵衛佐信茂、累世家士也、都留郡内者、絶

勝家變眞田昌幸約、去古府赴郡内

嶮之地也、請君先到古府而赴郡内、據岩殿而固守之、勝頼從之、而勝頼殺木曾義昌及貳心者之質、而發新府、信勝等從之、以無擔夫、故勝頼妻衆疲馬、婦女徒步、觀者皆墮淚、（一說曰、勝頼自諏訪歸新府時、小山田左兵衛佐信茂、眞田安房守昌幸共來謁、勝頼謂諸將曰、待信長於此戰死乎、暫往他方待再舉乎、衆皆曰、死易、再舉難矣、跡部尾張守曰、小山田左兵衛佐所領都留郡、險隘之地也、急可往保之、勝頼問左兵衛佐、是也、早促駕而可也、眞田昌幸聞之曰、不如到我所領之我妻也、且箕輪有内藤修理、小室有武田信豊、則爲我藩屛也、勝頼從之、命昌幸曰、汝先行可待我也、時長坂長閑曰、小山田者君家累世之臣也、眞田者唯而三世事君家耳、左兵衛佐亦曰、都留郡者甲州之地、我妻他州也、君其念茲、勝頼遂同之、享賞小山田、乃變前約、從長閑議、而使左兵衛佐先往、賜劬良馬、告曰、我家之存亡、唯在汝耳、名）辛酉、信忠到

大嶋高嶋深志三城皆陷

小幡豊後守與病送勝頼于柏尾

諏訪、焚民屋、神社罹災、大島城高島城深志城皆陷、信忠令弟勝長守高島、叔父長益守深志、是日、甲州士民恨勝頼比年強暴、而或放火、或劫掠、古府騷亂、老弱婦女逃去、無方、勝頼携信勝出古府、赴勝沼、從者僅七百、有一士嘲勝頼曰、往年今川氏眞、未見信玄旗而逃去、足下以爲大耻、今信長未至、草草狼狽、是亦一氏眞也、勝頼答曰、一榮一辱、士之常也、古來皆然、豈獨我而已哉、乃命一卒斬之、小幡豊後守與病來謁勝頼曰、臣老病不能勤軍事、聞君赴郡内、告永訣之別、且曰、勝沼者郷民之變、不可知之、不若留

小山田代変志図勝頼
信長梟仁科信盛首
信忠殺武

柏尾以待小山田之來迎勝頼從之豐後送勝頼到柏尾而後相別歸黒駒壬戌信長發七萬餘騎出安土而東征是日穴山梅雪到駿府謁家康獻劔及鷹馬勝頼到鶴瀬待小山田左兵衛佐至小山田忽變心謀殺勝頼而自鶴瀬至郡内俄築長壁佯言爲勝頼入岩殿故欲堅其要害也遣其族八左衛門於鶴瀬待勝頼勝頼信之不疑癸亥家康先鋒忠次本多忠勝大須賀康高等向甲州甲子信長到岐阜信忠使者獻仁科信盛首乃梟之長良河乙丑信忠入甲府捜索武田逍遥軒信連一條信龍清野美作守朝

信忠遣一條信龍清野朝比奈武田上總介諏訪山縣今福等
森長一團平八攻降上州小幡城主小幡信眞
家康入甲州穴山梅雪爲先鋒

比奈攝津守武田上總介諏訪越中守山縣源四郎今福隆資等殺之信忠出令曰甲信駿上四州之間有志於我者可來服於是諸士憑先容而拜謁如市信忠遣使於郡内啗利於小山田而使織田勝長及森長一團平八等攻上州小幡城主小幡信眞獻質而降丙寅家康到澳津丁卯到萬屋穴山梅雪會於此爲先鋒入甲州戊辰勝頼在鶴瀬七日待小山田不至匿駒飼山家今夜小山田八左衛門刧奪左兵衛所獻之質歸郡内而放砲於勝頼舍從者大驚兵坂長閑跡部大炊等數百人皆逃去土屋昌恒等四

勝頼入天目山土屋昌恒秋山阿部温井從焉
長閑忍辱逃昌恒忿怨來

十三人猶留從勝頼小山田置戍兵於篠子且設新關而拒勝頼以不納之勝頼携其妻北條氏政妹及信勝入天目山匿田野土屋昌恒秋山紀伊守舉爲阿部加賀守温井常陸介持鑓其餘從者僅四十人假搆柵備之時小宮山内膳來從謂昌恒曰長坂跡部在否曰既逃内膳曰我爲彼二人被讒蟄居今彼忘恩逃我忘怨而來昌恒爲之垂淚感嘆勝頼愧之已已天目山郷民數千人蜂起攻田野時信忠令瀧川一益河尻氏率數千騎捜索勝頼到天目山郷民等導之瀧川河尻圍田野勝頼知其不免告其妻曰汝

其氏政之妹也急可赴小田原免難妻決必死不從勝頼謂信勝曰汝携家傳重器可經山路到武州而匿奥州信勝不從且勸勝頼曰我直受乃祖遺命爲武田家督自殺於此不負乃祖君間行赴小田原依頼氏政氏政何棄婚姻之好哉勝頼掉頭大龍寺僧麟岳亦從而在此勝頼命曰早去不從勝頼令石黒氏護幼女逃去而諭其妻放還侍女二十餘人少需瀧川川尻競來勝頼使小原氏兄弟金丸氏殺其妻及從女數輩而携信勝及昌恒接戰勝頼奮力在中信勝執鑓在右昌恒弦矢在左其餘四十人皆死戰

勝頼信勝及昌恒、阿部、小宮山、秋山、温井、小原皆戰死、武田家滅此、

一盃獻勝頼父子首於信忠、

昌恒爲六人、被圍勝頼、奪敵鎗、逐斬六人、敵後進鎗勝頼、倒之、得其首、信勝與麟岳相互交刄自殺、昌恒及阿部加賀守、小宮山内膳、秋山紀伊守、秋山民部父子、温井常陸介、小原丹後昆弟三人、岩氏、多田氏、小山田族四人、金丸助六等、或戰死、或自殺、併鷹師齋藤氏、山居氏及騎卒惣四十餘人、武田家滅於此、〈勝頼時歳三十七、信勝時歳十六、〉一盃獻勝頼父子首於信忠、信忠賜名劔良馬黄金五百両於一盃、副感書賞之、而使關氏、桑原氏、送二首於信長、是日、家康會信忠於甲府、而直赴諏訪、辛未、信長到禰羽根、見勝頼父子首、

武田信豊攻小室城、不克而死、

大喜曰、信忠出軍僅三十日、平甲信駿、且獲魁首、可謂奇也、賜使者以黄金及馬、且使福富氏〈平左衛門〉賜名劔良馬著衣百領於信忠、以賞戰功早成、是日、家康自諏訪赴歸路、癸酉、信長到飯田、梟勝頼父子首、而送之於京師、甲戌、武田信豊率殘兵二十餘騎、逃到小室城、城主下曽根覺雲拒不納之、信豊放火攻城、殺若干人、而自殺、從者百井氏、朝比奈氏十一人皆死、覺雲獻其首於信忠、〈一説曰、勝頼與信豊相親、故常參預軍謀、及勝頼去新府、以信濃国授信豊曰、卿速到小室、可催小幡真田内藤等來會我於郡内、信豊辭之、勝頼強遣之、信豊馳到小室、下曽根既降信忠不納之、信豊力戰、下曽根敗走、信豊被八疵自殺、〉丁丑、信長

信長遍捜索叛武田家逃匿者、誅之、

陣於諏訪法華寺、從軍十餘萬騎、初信長密贈書於甲州曰、有忠則或授駿州、或授信州手、故甲州人皆抱貳心、叛勝頼、至是、信長又令曰、來謁者其所領可如故、由是皆馳至、聞其可誘致殺之、而半途逃亡、信長使人遍追索之、誅葛山信貞、小山田信茂、武田左衛門、小山田八左衛門、小菅五郎兵衛於善光寺、誅今井肥前守父子、岩手右衛門於南山、殺今井左近、山縣三郎右衛門於郡内、誅加藤丹後守父子、小山田掃部助、小山田佐渡守於武州、誅今福筑前守於高遠、殺大熊備前守、諏訪越中守、諏訪伊豆守、朝比奈

兵衛大夫於諏訪、日向大和入道父子於山村自殺、誅朝比奈駿河守於蒲原、殺朝比奈刑部左衛門於甲府、今福丹後守父子於村松自殺、誅長坂長閑、跡部大炊助、曽根上野入道父子、長坂筑後守、秋山入道萬可父子、市川十郎左衛門於在處、害秋山内記於高遠、殺高坂源五郎於川中島、其餘猶多、依田信蕃來降、謁神君、而蟄居遠州小川邑、戊寅、木曽義昌來諏訪、謁信長、加授筑摩安曇両郡於義昌、〈木曽如元〉穴山梅雪、小笠原信峯來謁、許所領如元、己卯、北條氏政使者、端山氏來諏訪、賀勝軍、獻劔馬黄金酒漆白

信長使家康全領駿河、以瀧川一益為關東管領。

烏若干於信長。辛巳、信長令家康全領駿河、以報累年拒武田之功、而賜上野一國、信濃之佐久小縣二郡於瀧川一益、且告曰、使汝居廐橋城、廐與前通用為關東管領職、自是以東到奥州、征伐訟獄、皆可取汝處分也。若有擬議之事、則可請德川殿而決之。一益拜謝之。信長又授良馬利劔、且副以制法十五條、而赦信玄舊將小幡眞田和田内藤、於是信濃上野兵士、悉附屬一益、以壓北條氏政之勢。傳稱、一益者江刕甲賀山賊士也。少而善砲、長發中、信長召而列麾下、累年戰功拔群、曾平伊賀國而其名顯。聞信長既滅武田、有平北條之志、故擇一益勇猛為關東管領職。時人皆謂、秀吉管西海、一益領東國、共拔於凡卑、可謂信長善知人也。

信長賞與諸功臣。

癸未、小幡信眞自上州到甲府、憑一益謁信忠。北條氏政遣精米二十斛於諏訪、贈信長。信長使福富氏赴甲府、褒信忠堪武將之器、贈家傳名劔、以為令冬欲讓國家之證。丁亥、信長賜甲斐半國于穴山梅雪、而後畀甲斐半國及信州諏訪郡于河尻氏、更級高井水内埴科四郡於森長一、伊奈郡於毛利河内守、又賜濃州岩村城森蘭丸、以授五萬石、褒父可成忠死兄長一戰功、且因蘭丸有才也。信長定甲斐信濃制法而令曰、我欲一覽富士山、自東海道歸安土。諸軍可自東山道先歸。信長留滯信濃之間、明智光秀、

明智光秀論稻葉一鐵事、信長裁斷之、光秀衂之。

笠原新六郎降氏勝。

秀吉徇備中國、浮田忠家為先鋒。

稻葉一鐵論事。信長以一鐵所言為有利、光秀不屈。信長怒、召光秀、摑其髮、伏其頭於膝下、手打之良久、而放遣之。光秀叛心萠於此。笠原新六郎遣僧某於太平城、告北條氏勝曰、勝頼既滅、我輩失主、願獻戸倉城。氏勝達之於氏政。氏政曰、笠原罪重、然以其父祖之好、故赦其死。笠原出城而降。甲州援兵歸國。氏勝追殺二百餘人。是月、越中國富山城士、執其主神保氏、自據其城。柴田勝家、佐佐成政、前田利家、佐久間盛政帥師攻圍之。羽柴秀吉率播磨但馬因幡兵六萬餘騎、徇備中國、宇喜田秀家年十六令其將宇喜田忠家

秀吉水攻高松城。

等率二萬餘騎、為秀吉先鋒、取宮地山城、又陷冠城、攻河屋城降之、進攻高松城。城主清水氏乞援兵於藝州毛利輝元、使難波氏近松氏率兵二千救之。秀吉察城郭形勢、謂可水攻而拔之。即於城邊三里之間築堤。既成矣、以河水谷水湛沃之、逾日堤水漫漫滔滔。秀吉構數堡于堤邊、使兵士守之。城中路絶、無往還者。〇夏四月己丑朔、庚寅、信長留信忠於諏訪法養寺、赴甲府。瀧川一益構假館於臺原、饗之。北條氏政將於武藏野得雉子五百、贈信長。是日家康歸駿府。辛卯、信長經歷甲之古府新府、聞佐佐木次郎

佐佐木次郎匿惠林寺、信長放火燒寺

武田餘寇攻森長一於海津城

長一救大藏城殺殘寇

兼禎、潛隱惠林寺、使河尻氏索之、僧徒不從、而使次郎間行逃去、信長怒、使津田九郎次郎・長谷川氏關小十郎・赤座氏等燒惠林寺、堂塔皆亡、僧徒焚死者八十四人、信忠儀構假館於甲府、信長移居之、癸巳、森長一築信州海津城、餘寇來攻之、稻葉典通陣飯山、爲餘寇被圍、信忠使團平八及稻葉族救之、寇魁芋川氏等據大藏城、以通好於上杉景勝、乙未、武田餘寇相聚八千餘騎、襲來長沼、長一率三千餘騎往擊破之、獲首千二百餘級、餘寇逃入大藏城、長一進擊拔城、斬男女三千餘人、長一兼勝救飯山、寇皆離

信長攻關東千葉介獨不降服

散、長一使已兵守飯山、典道歸諏訪、長一復入山中城、求取諸士之質、而悉平殘寇、而獻首級於諏訪、信忠賜感書賞之、戊戌、信長賜捷書於安土留守宮內卿法印友閑、以徧告京都畿內、及羽柴秀吉陣、信長沙汰甲信制法、欲赴歸路、是行近衞相國前久伴信長、至是信長謂前久曰、我欲經東海道一覽冨士山、足下則可自東山道歸洛、前久請同途、不聽、前久不能重請、北條氏政贈鷹三聯・馬十三匹於信長、共稱不協心而返之、傳稱、武田既滅、氏政畏屈、信長攻關東八州、諸士皆獻使者、信長答書甚驕、千葉介、國亂獨怒曰、氏政柔弱降服、故信長遇東士殆如奴隸、我雖家衰、不可屈伏、乃辱信長使者、剃其髮、且剪所贈之馬之鬣尾而返之、己亥、信長發甲府、到本巣、庚子、信長周覽冨士山、宿大宮、家康豫構茶店、饗之、信長贈名劍〈銘文宗〉、一短刀〈銘吉光〉、良馬二匹於家康、自此駿遠參三州之間、修斷橋、清道路、每驛設饗、甲辰、信長渡天龍川、家康豫命群吏、方舟爲橋、是夕、信長入濵松城、分賜米二萬石於諸將、而召酒井忠次曰、我今平武田者、唯在德川氏連年抑彼之功耳、且此行驛店營構治具甚備、謝而有餘、丙午、信長到吉田城、酒井忠次奉家康命饗之、賜黃金二百兩、丁未、信長到清洲、是信長初起地也、耆老等携兒孫迎拜賀祝之、自是歷

家康迎信長於驛館享之治具甚備

秀吉攻高松城隆景吉春救之

行六渡垂井今洲柏原佐和山山崎、到處城主各饗之、都鄙士民迎於此、拜於彼、獻物如市、己酉、信長歸安土城、留守群臣及畿內諸將悉賀、是月、秀吉圍高松城、城中甚困、請援兵於輝元、由是小早川隆景與吉川元春分路而發、催伯耆出雲石見兵、○五月、戊午朔、庚申、元春隆景相合、率三萬騎陳岩崎山邊、輝元亦到備中猿懸城、共爲高松援勢、秀吉分其兵二萬爲二軍、一軍以備元春隆景援兵、一軍以攻城、且增築高堤、故水漲日盛、城及人家悉浮水中、元春隆景不能救之、議破堤決水、然守堤之備甚嚴、猶豫累

神戸信孝為南海四國總管

日秀吉亦遣使於安土告毛利三將率大軍自來救高松丙寅家康發濱松向安土穴山梅雪從之戊辰信長賜阿波國於神戸信孝以為南海四國總管告之曰長曽我部元親不應我命故遣汝往悉平之以惟任長秀織田信澄蜂屋氏為汝副信孝即日到大坂任吉邊集兵總一萬五千餘騎先遣三好笑岩於阿波勝端城庚午信長聞家康之來分遣群吏於途中構船橋營旅館待之且命明知光秀曰家康到安土則汝掌饗之光秀俄構假屋造厩櫪以金銀飾饗膳時秀吉使來曰高松城困水攻則其陥在近然輝

信長享家康令光秀掌事

元元春隆景大軍競至若命諸將加援兵則使圍高松秀吉擊破輝元之兵則功在漏刻耳由是信長命池田信輝明智光秀長岡忠興高山右近中川清秀（號瀬兵衛）鹽川吉太夫等曰汝等各赴其釆地以成軍用而後可救秀吉壬申家康到安土館大寶坊信長以光秀列西征故改饗應司以他人代之光秀怒累日經營從空棄饗具於湖水丙子信長導家康遊總見寺唱舞曲（幸若太夫勤之）觀猿樂（梅若太夫勤之）穴山梅雪侯焉丁丑信長饗家康於高雲寺自勸配膳梅雪侍坐賜飲食於家康近臣數輩信長手授肴歎（永井右近直勝年少預其列）

高松城土清水其兄月清及難波近松等乞降秀吉出城於船上皆死

饗畢信長把神君手登天守遊覽而復坐對語至夜闌頃間高松城兵隔水遥望藝州援兵應之元春隆景欲急救焉不得其術堤水日滔蛇鼠涌出擺頭掉尾以為已所故不得入城中時水漸及城於是清水氏語其兄月清曰如此則溺死何疑唯我輩自殺欲繼城兵之命可乎月清曰恆於我所思乃召難波近松問之亦然之由是清水氏裁書告自殺于秀吉秀吉諾饋飲食且約以舟迎之於堤上清水氏與月清難波近松簿城中諸器謂城兵曰我死後必授秀吉言訖而後出城門乗秀吉之舟於水上皆死秀吉乃

秀吉與毛利輝元講和

使杉原家次守高松城使城兵悉歸藝州陣元春隆景畏秀吉兵威請割地相和秀吉未領對陣如元（安西軍策曰高松城陷元春隆景切齒以欲刻日一戰秀吉俄遣人於毛利陣召安國寺恵瓊恵瓊至秀吉曰毛利欲與我和乎然則北限伯耆半南限備中甲部川相互罷兵恵瓊歸告元春隆景而達輝元然和睦決云云）戊寅信長勸家康曰足下周覽洛中而遊泉界我亦適日可入洛家康曰諾信長以長谷川氏為鄉導家康乃入洛信長又遣使於大坂命織田信澄惟任長秀曰德川氏到大坂則汝等可饗應之癸未明智光秀發坂本赴丹波國入龜山城佯稱從西征軍裝實謀弑逆雖近士未知之光秀自被辱於諏訪以

光秀與里村紹巴爲連歌

來、啣怨於信長、且謂信長遂可害已、不若先行大事也、至此聞信長將入洛、竊思方今柴田勝家在北越與長尾景勝對陣、羽柴秀吉與毛利氏相戰於中國、則不可輙去其地、德川氏在泉界本國路遠、信孝長秀將赴南海、筒井順慶者我斷金之友也、織田信澄、長岡忠興者我壻也、必與我同志、而丹波近洛坂本近安土、窺其無備而弑信長、則天下可圖也、時哉不可失也、甲申、光秀登愛岩山、詣神前、探鬮而三度、黙禱其志之遂、而宿西坊、乙酉、光秀招里村紹巴等、催連歌會、光秀發句、有時今知天下之趣、巴怪之、百句

信長館本能寺、信忠館妙覚寺

三好笑岩與元親戰陷二城

巡吟之間、光秀卒爾曰、本能寺之堀深幾多乎、又喫粽、不及脫其包葉、巴等彌怪之、既而光秀就寢、終夜不寐、不覺有歎息聲、夜闌、巴手把盃到光秀前曰、足下不熟睡、且彼此異於平生、其有所思乎、光秀大叱之、巴懼而退、既而光秀歸龜山、丙戌、信長留兵士守安土、而携信忠入洛、告諸將曰、汝等各歸休其采地、我將西征、可待告報來從京師也、從而赴洛者、近士三十餘騎耳、信長館本能寺、信忠館妙覺寺、如例、三好笑巖到阿波、與長曾我部元親戰、陷一宮蠻山兩城、信孝進兵、到泉州岸和田、欲緩阿波、是月、柴田勝

天正十年

明智光秀弑右大臣源信長父子

家擊能登畠山氏、殘黨遊佐氏、三宅氏、温井氏、破之、三士逃到越後、依上杉景勝、

壬午十年、夏六月、正二位前右大臣平信長館洛本能寺、從三位左中將平信忠館妙覺寺、德川家康自泉界向歸路、是夜、明智日向守光秀在龜山城、密召其族左馬助（初名三宅彌平次、）次右衛門、藤田藤三、齋藤利三、（內藏助）溝尾勝兵衛、曰、汝等爲我死乎、若不然則速斬我首、左馬助曰、唯命之從耳、光秀曰、我欲爲信長被殺、事既迫矣、不若成大事、利三曰、不可也、左馬助曰、駟不及舌、事必發覺、唯急入洛、則大事成矣、光秀

光秀襲本能寺

森蘭丸兄弟及近士等防戰而死

心決矣、往年織田信行爲信長被殺、其子信澄挾報讎之志、且爲光秀壻、故通密謀、（信澄在大坂）夜闌、光秀率兵發龜山、令諸士曰、明朝入洛、可令我軍裝入信長上覽、及到太江山、士卒恠問其所進、光秀曰、敵在本能寺、於是衆始知其有叛心、戊子黎明、明智光秀入洛、急襲本能寺、頻發鬨聲、信長大驚、問左右曰、叛者誰歟、非信忠乎、森蘭丸出望之曰、光秀叛、見信長大怒曰、奴有何不足而叛哉、速擊却之、蘭丸乃與其弟力丸、坊丸、出拒之、高橋虎松、菅屋角藏、武田喜太郎、矢代莊助、伴太郎、伴正林、村田吉五郎、小川愛平、金

小倉松壽丸、湯淺甚助、中尾源太郎聞変來戰死

猋義人、魚住莊七、今川孫次郎、狩野又九郎、薄田與五郎、落合小八郎、伊藤彥作、久久利龜丸、柏原鍋丸兄弟、大塚彌三郎、大塚久市郎、平尾久助、毛利新助、毛利巖丸、石田孫左衛門、道家吉十郎、同朋針阿彌等、宿直近士小童、及步卒等、各勵力奮戰、然賊勢甚盛、故蘭丸等以下、或死或被疵、小倉松壽丸、湯淺甚助、中尾源太郎在外、聞變而來戰死、虎松屢擊敵而死、信長謂矢代莊助曰、汝能馭其藝可惜、勿必死、莊助不聽而死、於是信長自放矢射殺賊若干、既而弦絕、又揮鎗而進、所向皆鏖之、賊兵群來、信長神色不

光秀襲圍二條城

變防戰自若、而傷左肱、乃入奧放火自盡、時年四十九、殘兵揚聲極罵光秀不忠不義而悉死、光秀尋信長屍不得、故心不平、齋藤利三求信長焦枚以示光秀、光秀猶疑焉、自天正元年、義昭出奔、信長為武將、至是十年也、信忠在妙覺寺、聞變馳到本能寺、途中見煙起、而知信長既薨、乃使村井春長奉誠仁親王及皇孫以移禁廷、而信忠入二條御所而守之、衆皆自曰、早歸安土聚兵而可討光秀、信忠曰、彼必置兵於宇治、勢多、然則我死于其途中者必矣、與其曝屍於路傍、不如死於斯也、春長曰、誠如君命也、頃之在洛諸士稍聚、于時光秀

梶原又左衛門留欲梶原松千代扶病赴君難而自代戰死

前田玄以送平法師於岐阜而後自裁

襲來圍二條、猪子氏、福富氏、野野村氏、可三百人奮戰盡力、賊兵不輙進、時梶原松千代時十歲養病在市廛、聞變告其家士曰、汝等擁我而入二條、我今雖病豈不赴君之難乎哉、其族又左衛門曰、信忠縱為賊兵所害、然其貴種猶多、他日其開運者必矣、君今養病、他後可勵忠烈、我雖先代君其死于敵軍、乃馳入二條奮戰而死、信忠奇其志、小澤六郎亦赴二條而戰死、光秀使兵士登高所發矢放鳥銃、城兵多死、信忠命鎌田氏曰、我運盡矣、欲自殺、汝其放火于城中、而可投我屍放火中、謂前田玄以曰、汝赴岐阜奉我

織田勝長、津田長利、村井長春、鎌田、菅谷等、百五十人皆戰死

子平法師可到清洲、既而自裁、年二十八、鎌田氏放火、而後出戰死、織田勝長、其族三人、津田長利、村井春長父子三人、菅谷九右衛門父子三人、猪子兵助、團平八、毛利氏父子、齋藤氏、坂井氏、赤座氏兄弟、櫻木氏、服部氏、永井氏、野野村氏、篠川氏、下石氏、下方氏兄弟、垣氏、種村氏、春日氏、寺田氏、福富氏、來原氏兄弟、逆川氏、石田氏、宮田氏、平野氏二人、飯尾氏、高橋氏、佐佐氏、山口氏二人、村瀨氏、小川氏、神戶氏、大脇氏、犬飼氏、川野氏、石黑氏、越智氏、淺井氏、水野氏二人、井上氏、加藤氏、竹中氏、川崎氏等、百五十餘人

家康歸洛中島清延馳來告變家康艱苦還濱松

悉戰死。松野平助者、信長近士也。詣石清水、不逢其難。甚悔、乃抱復讎之心、就齋藤利三降。光秀欲近而刺之、事覺自殺。土方氏（號次郎兵衛）亦不逢戰、自殺殉之。近衛前相國藤前久驚大變、遽雉髮。（號龍山）家康歸洛之半塗、洛商中島清延（號茶屋四郎二郎、累世往來參遠、蒙恩遇者）馳到拜謁、白信長逢變。亨家康曰、入洛討光秀、不克則入東山知恩院自裁耳。酒井忠次・石川數正・本多忠勝等諫曰、兵寡、不若歸國起軍討賊。家康同之。欲踰宇治川、無鄉導者、不知瀬淺深。忠次求得舟一隻獻之。家康乘之到岸。忠次等扈從士皆騎馬濟川。山岡美作

宂山梅雪塗中爲鄉民所殺

光秀免洛中地租齎進祠堂銀於五山

守景隆・其弟對馬守景佐、自勢多馳來奉導之。踰山路、險鄉民遮之者數矣。山岡昆弟擊卻之。到信樂、多羅尾氏奉迎之。家康宿多羅尾家、艱難備嘗。然貴體無恙、從士亦無他。宂山梅雪從家康、自泉界歸、半塗而後到宇治田原、爲鄉民所殺。己丑、光秀振於洛中、置所司代以掌政事、且免許洛中地子錢、齎進祠堂銀於五山并大德・妙心兩寺。勅使來勞光秀。前田玄以到安土告變。留守羣士大驚。蒲生賢秀・其子氏鄉、奉信長夫人及幼息等避安土、入日野。（日野、蒲生氏采地也）衆請燒安土城。賢秀曰、先君竭精力於此城。我輩不忍放

長谷川實任使到備中告變於秀吉

火、須任山賊所爲而已。由是令森次郎左衛門爲留守。城下騷動。（一說曰、戊子午刻、信長聞達安土、貴賤無老少皆驚騷、山崎氏自焚城下宅、退於其采地）前田玄以到岐阜、保護三法師、既而移清洲。家康出多羅尾氏宅、經伊賀路、到伊勢白子、棄角屋某舟、向參州。（或曰、自四日市乘舟）庚寅、光秀發洛、赴安土。山岡景隆・其弟景佐燒勢多橋防之。光秀遣使說景隆兄弟曰、屬我盡忠、則可加采地。景隆曰、我非可與逆臣者。光秀入坂本城、令鄉民等修橋。長谷川實任使者到秀吉備中陣、告信長・信忠遭害。秀吉聞大驚、然不敢動。（精一紀曰、秀吉踞胡牀指揮羣士、時訃書至、驚嘆殊甚、不覺倒地、展轉號泣不止）家康到

光秀到安土招降蒲生父子不從

北畠信雄織田信孝惟任長秀相謀議討光秀

參州大濱、入直井直勝舊宅。（直勝、大濱產也。雖奉仕於岡崎・濱松、其舊宅在大濱。乘船自白子着此岸）參州諸將迎謁奉賀之。（傳聞光秀啗伊賀・伊勢鄉民、要家康於嶮路。然途中安穩。光秀聞之攅眉）辛卯、光秀以勢多橋成、故發坂本、到安土。城士降服者多。光秀入城、散金銀分與家士等。而光秀遣降士多賀氏・布施氏於日野、招降蒲生父子。不從、且罵辱多賀・布施。二人歸請攻日野。光秀耀兵。北畠信雄率勢州兵陣鈴鹿、議討光秀。蒲生氏遣幼女於信雄陣以爲質、而請援兵。信雄諾、而到土山爲之援勢。織田信孝自阿波還軍、到大坂、與從弟信澄・惟任長秀議討光秀。而聞信澄黨光秀。由

織田信澄黨光秀信孝長秀攻殺之

光秀招筒井順慶長岡忠興皆不答

是信孝長秀令兵攻信澄信澄敗而自殺長秀部下上田重安獲信澄首（重安尾州星崎人初稱左太郎後稱主水正）光秀聞信澄死大驚曰先不鎭洛中畿內則事不可成乃使明智左馬助守安土城而光秀歸洛遣使招筒井順慶長岡忠興皆不答忠興謂其妻曰汝父弑君我父子深蒙君恩則可討賊也汝者逆臣之女也我不能同室乃囚其妻於二戸野山中令家士一色氏護之而藤孝忠興共剃髮哀慕信長馳使於秀吉陣以約會義軍光秀聞而失望（一說曰光秀以攝州封藤孝父子招之然拒而絕之）家康歸岡崎城尾張伊勢諸士獻使望威風是日秀吉

秀吉與毛利講和

隆景議曰聞閒告乘之非義乃固約而息兵

抑淡巡視陣營時元春隆景使來議和睦秀吉謂信長之變雖秘之不日而顯矣不如明告之乃許和議而諭使者曰信長爲賊臣光秀被弑然和議不可變乎不變則我入洛誅賊若變約則我留於此而與毛利決戰耳抑我入洛纔討賊則毛利亦信長之讐也汝等早歸以我言可聞輝元使者歸輝元屬元春隆景等而評議或有不察是非而無言者或有欲還軍於安藝察時勢者時隆景進曰信長之遇弑者秀吉之不幸也然彼入洛討光秀則其勢沛然誰能禦之而今變約則秀吉之恨徹骨髓若然則毛利家之

亡滅決而不可疑矣且秀吉有智有勇有武術有大志若人不得取公器則孰取之爲而信長之死則秀吉之難今彌講和親則秀吉之喜不可測焉若如此則毛利家之興盛決而不可疑矣輝元然之遣內藤廣俊于秀吉之營而弔信長且憑蜂須賀正勝告秀吉曰信長雖被弑而和親其不可變輝元及元春隆景與君不可有疎濶之情而已秀吉大歎曰吾想輝元若變約則使浮田軍士暫留于此以抑毛利而吾入洛以討光秀而已今毛利不變其約恩淼不可言即互修盟誓秀吉乞鳥銃五百挺弓百張旗三十柄

信長凶問達廐橋瀧川一益悲慟

於輝元輝元卽贈之壬辰秀吉發高松到沼城時浮田秀家初謁秀吉秀吉曰好箇男兒也我養而爲子乃携而入沼城實以爲質也故浮田家士無貳心光秀到男山陣洞峠遣二男古河古於筒井順慶爲質告曰卿其來此相會議事順慶不來癸巳秀吉逢風雨留滯沼城家康遣本多百助於甲州告信長事於川尻氏是日信長凶問達上州廐橋城瀧川一益哭泣悲慟乃召其部屬告之瀧川儀之言曰君今雖爲關東管領然恐士民猶未歸服況信長公捐館則諸士必有離心也何遽告衆哉深秘而可也一益高聲

家康集部下議討賊

光秀部署諸將備秀吉軍至

言曰、諺曰、好事不出門、惡事走千里、信長之薨雖秘之、人豈不知之哉、乃召國士内藤氏・小幡氏・由良氏・長尾氏等、以實告曰、卿等欲叛則早去、我返卿等質子、今我存亡在卿等之心、我何疑卿等哉、我無隱乎爾也、諸士皆感其遇大變壯而不撓、信而不僞、皆曰、管領之言如此、我輩有貳心哉、永鎭此地、則屬麾下、聽命入洛、討賊則爲先鋒、一益曰、我欲速討賊、然我西發則氏政・氏直必躡其後、且侵厩橋也、先君父子不幸被弑、然賢息有信雄・信孝、猛將有勝家・秀吉、則逆賊可滅不日矣、然則與北條一戰示武威、固根本

而可入洛、此一戰亦報信長恩於没後、致忠於嗣君也、衆其合力於我則足矣、皆曰謹諾、乃重出質子、一益曰、我當營軍事、卿等各歸城而休、可至戰期來會焉、衆皆喜去、甲午、秀吉歸姫路城、家康催參遠駿兵、議入洛討光秀、乙未、秀吉發姫路、光秀待順慶、遂不至、留齋藤利三於洞峠、而到淀、修城壘、丙申、光秀聞秀吉發姫路而止、淀城修補、而議軍事、以齋藤利三爲山崎之先陣、柴田源左衞門、及近江兵副之、總五千人、松田氏・並河氏爲山傍之先鋒、其兵二千、伊勢氏・諏訪氏・御牧氏在其右、其兵二千、津田氏在其左、

信孝・信輝・長秀・高山・中川等、會秀吉議軍事

其兵二千、光秀在最末、丁酉、秀吉到尼崎、剃髮爲信長捨身也、遣使於信孝・長秀・池田信輝・及其子之助、告之曰、我爲討賊既到此、（一說曰、秀吉聞信長訃以來、軍謀之外、唯哀悼而已、到尼崎剃髮之間、初想討賊功成則可營自家也、至此傷中生歡喜之心、）戊戌、信孝・信輝・長秀・及高山右近・中川清秀等、會秀吉於尼崎議軍事、信輝亦慕信長薙髮、殊勝入、乃高言曰、先陣者在余耳、高山右近進曰、山崎之戰、逐次而言之、則先陣余、二陣者中川瀬兵衞、三陣者池田也、秀吉可之、由是軍列方定、相共進到山崎、（高山守高槻城、中川守茨木城、池田守有岡・尼崎・花熊三城、故高山云然、或人曰、信孝信長之子也、信輝・長秀舊將、高山・中川勇士也、君父之讐不可猶豫、

秀吉爲國家主之兆見於此

秀吉光秀接戰于山崎

然近在大坂數日、坐待秀吉至、則秀吉爲國家之主之兆、見於此、）今夜秀吉義兵進自南方、先陣者高山右近、其兵二千、二陣者中川清秀、其兵二千五百、三陣者池田勝入父子、其兵五千、四陣者丹羽長秀、其兵三千、五陣者織田信孝、其兵四千、六陣者木下秀吉、其兵二萬也、齋藤利三望見之、告光秀曰、秀吉大兵既來、唯請止明日之戰、而入坂本城守之、則可也、光秀怒罵曰、弑君者大事也、然我既能成之、何人得敵我哉、汝其莫憂、既悔曰、信澄死、而筒井・長岡不來、德川氏歸國、秀吉神速而至、又聞勝家亦漸平北越、豈圖每事齟齬如此也、己亥黎

明智之先鋒伊勢諏訪御牧皆戰死

光秀僅免入勝龍寺

明光秀整旅于山崎、召松田氏曰、汝登天王山、直瞰山崎、而可放弓銃、松田率七百人而登、秀吉使堀秀政堀尾吉晴攻之、秀政能戰、松田敗走、高山右近冒夜到山崎、閉南門不通他兵、天明即開而先登、與伊勢氏諏訪氏御牧氏戰、時中川清秀登坂遮其左、奮戰、池田父子濟川衝其右、與秀吉先鋒兵合擊大破之、伊勢諏訪御牧皆戰死、光秀欲往救之、比田氏止之諫曰、暫退於他方而可也、入勝龍寺耶、今夜潛赴坂本耶、光秀問勝龍寺何處、比田率馬而進、敵塞其路、光秀僅免、跳入勝龍寺、既而信孝至、下馬執清秀

中川清秀戰功拔群

光秀逃走過小栗栖為邑民所刺殺

手謝曰、今日吾子之苦戰、吾何忘焉、秀吉猶在後軍、呼曰、瀨兵瀨兵、骨折骨折、(國俗謂勞曰骨折)清秀大言曰、筑前守面顏既有取天下之氣、乃併兵圍勝龍寺、光秀在城、撿見其兵則僅千人、至日暮而見之、則百人之不足、光秀知不能守、而夜半竊出城、欲赴坂本、過伏見、到小栗栖、時邑民競起、自藪中揮鑓突之、傷其右脇、光秀急馳而逃、行數百步、落馬、從僕驚騷、光秀曰、嚮吾為邑民被傷、故如此、早斬我首、可深秘之、即死、時歲五十七、從者執其首、以馬韉裹之、藏之於溝中、埋屍于道傍、而離散、(光秀弑逆、執洛中權僅十三日而滅亡)庚子、齋藤

秀吉磔光秀利三首于粟田口

明智左馬介殺光秀子自然而自盡

利三逃到江州堅田、邑民捕之獻秀吉、秀吉進到園城寺、小栗栖人獻光秀首、秀吉大悅、以杖打其首曰、汝弑君之天誅早至、梟之本能寺、而命邑民索得光秀骸、而以其首續之、磔于粟田口、利三亦同刑、明智左馬助爲合力於光秀、欲發安土赴山崎、既而聞光秀敗、而燒安土城、到坂本、山岡景隆燒勢多橋、乃暫留修補而渡焉、堀秀政欲捕左馬助、而率一隊兵赴安土、遇左馬助於大津打出濱、而相戰、左馬助兵敗、逃入坂本城、部下皆散、不能守焉、即殺光秀子自然、而燒城自盡、是日家康發岡崎、向洛、討光秀、先鋒酒

安土萬五郎為里人所殺

秀吉赴清洲謁幼君三法師

勝家率師到江州柳瀨

井忠次等既到尾州、前相國前久違秀吉之旨、去洛出奔、辛丑、秀吉赴長濱、先是淺井郡士安土萬五郎通志光秀、及光秀弑信長、而萬五郎攻取長濱城據之、光秀伏誅、萬五郎艤舟於鹽津海岸、聞秀吉至、而逃于敦賀、里人追而斬之、獻首於秀吉、秀吉暫留長濱、而赴尾州清洲、謁幼君三法師、信雄信孝及信長秀等皆會於茲、壬寅、柴田勝家帥師到江州柳瀨、聞光秀既伏誅、直到清洲、謁幼君、癸卯、瀧川一益使其族彥次郎守前橋城、護諸士質子、諭之曰、我若戰死、則汝堅守、而可死義、勿生而辱名、使津田小平次、

一益率師發前橋、北條氏直邀戰之於武藏野

稻田九藏守松枝城、而命其二子（長男三九郎、次男八九郎、）曰、我若死、則汝等勿固死、全命待時、而可討賊也、於是自率部下八千餘騎發前橋、向武藏野、箕輪城主内藤氏、新田城主由良氏、松山城主上田氏、忍城主成田氏、館林城主長尾氏、小畑城主小幡氏、倉加野城主倉加野氏、深谷城主深谷氏等、一萬餘騎從之、甲辰、陣於和田、遣使於小田原曰、我爲先君討賊、故向洛、足下早發兵取前橋城、氏政聞之曰、瀧川歸西、可追而擒之、乃使氏直（氏政嫡男）擊之、先發麾下兵六千餘騎、松田氏、大道寺氏、芳賀氏爲先鋒、北條氏郡繼之、

一益隊將篠岡津田皆戰死

（氏郡號安房守、郡或作邦、）陣甲山、氏直陣富田、乙巳、北條瀧川戰於武藏野、氏郡爲倉加野氏被破而退、一益麾下壯士追擊競進、斬首千五百級、一益大喜、松田大道寺芳賀設伏兵、進到神奈川、一益乘勝、松田等佯退、一益亂列追之、小田原軍鳴鼓、發伏兵奮擊甚疾、一益軍大敗、隊將篠岡氏、津田氏戰死、一益逃入倉加野城、開宴惜別、而移箕輪城、而贈黄金百兩於一寺、弔戰士、是日、家康進到尾州清洲、秀吉使者來曰、逆賊既誅、洛中又安、君其還軍、而可、家康歸駿州、正二位藤兼孝叙從一位、丙午、一益到松枝城、併津田稻田兵

真田昌幸木曾義昌皆迎濟一益

一益既去、關東悉屬北條氏

川尻與兵衛擊殺甲州使者本多百助

一千餘騎、越碓氷峠、入信州小室城、壬子、一益發小室、赴諏訪、眞田昌幸等送之、癸丑、一益到諏訪、應木曾義昌拒於嶮、而遣狀試之、義昌答書無他、一益悅而到木曾、逢義昌而初安心、還上州信州諸士質士、五十三人、一益既去、關東八州悉屬小田原、頃間、家康使者本多百助在甲州、川尻氏（初號與兵衛、後稱肥後守、）素與州士不善、疑百助爲間諜、而誘百助勸酒、待其醉眠、殺之、州士大怒、蜂起擊殺川尻、甲州無主、家康使大須賀康高帥師陣于市川、徇甲州、宍山餘衆等歸服、又使本多正信（號彌八郎、稱佐渡守、）後諭依田信蕃、到甲州招

甲將大村氏叛德川、通北條、事覺敗亡、

降州士、横田氏等千餘人歸從、家康使信蕃移小室城、徇信州、又築壘於足高山麓、使稻垣長茂守之、森長一自信州欲赴洛、爲州士被遮、長一擊破之、到濃州、長尾景勝乘信州之亂、率三千餘騎、取川中島城、甲州人、大村氏叛家康、通小田原、欲導北條諸將以入甲州、氏政使秩父新太郎（氏政弟、）北條氏郡、北條氏勝帥師應之、事未發、樋口氏白之於家康、家康命有泉氏、穗坂氏及宍山餘衆、擊大村悉平之、秩父氏等班師、家康使大久保忠世、石川康通、本多廣孝、其子康重平甲州、且徇信州、小笠原信峯、諏訪頼忠等、信

温井三宅欲復能登景勝援之前田利家擊平之

州諸士降從不少温井氏三宅氏遥聞信長變欲假越後兵復能登國石動山僧徒應之温井三宅喜假景勝兵三千餘騎而入石動山前田利家在能登七尾聞之即日催兵欲攻之然以越後兵多請援兵於柴田勝家及佐久間盛政時勝家既赴清洲盛政在加州金澤城乃率二千五百騎赴能州會利家求得鄉導夜襲石動山温井三宅驚其不意入荒山要害利家盛政進攻之温井三宅力戰而死盛政歸加賀利家憎僧徒成黨進軍攻石動山僧徒拒之利家放火堂舍焚亾僧徒半死半逃亾斬首千六十級利家

島津義久徇肥後賀川宗運拒之

柴田勝家忌秀吉森長一與信孝絕

送其魁首二十三級於盛政許謝其來援且示戰功北國暫靜是月島津義久發兵徇肥後國到立花山賀井宗運擊之斬首三百餘級宗運踞胡床撿其首時雨降山溪水漲宗運自若其子鎮隆長而欲避雨宗運大怒曰懦弱如此何防大敵哉乃告大友宗麟與鎮隆絕且歎曰我死則肥後國中可無敵島津者如鎮隆則速爲降人後果然◯秋七月丁巳朔瀧川一益到尾州長島城而到清洲謁幼君與諸將會一益以武藏野敗軍故勢減氣衰不能抗勝家秀吉勝家舊將以多功故威權超群頻忌秀吉秀吉爲彼畀

伊賀凶徒蜂起信雄討平之

家康使酒井忠次徇信州

織田功臣議定輔翼幼君之仕

屈無對揚之色諸將亦畏敬之森長一屬信孝既而有隙長一去居金山城與信孝絕己未家康發濱松向甲州爲平定國難也乙丑家康入甲州居新府武田浪士悉歸服伊賀國凶徒蜂起信雄自討平之斬賊魁森氏使瀧川三郎兵衛攻音羽城不克復攻遂陷之又圍一宮城燒之一國悉平庚午家康使酒井忠次徇信州令曰從者懷之不從者擊之功成則十郡悉以授汝頃間柴田修理亮勝家羽柴筑前守秀吉池田信輝入道勝入丹羽五郎左衛門長秀瀧川左近將監一益蜂屋出羽守頼隆等會清洲相議曰

信雄信孝輔佐幼主勝家秀吉信輝長秀沙汰軍國事

幼君猶在襁褓可使信雄攝事或曰信雄雖爲信長二男而無功信孝雖爲三男然有討光秀之功由是兩將相爭不決故衆議令信雄信孝同心輔佐幼主而勝家秀吉信輝長秀沙汰軍國之事信雄信孝共無異論於是二將四老相互誓約每事一心翼戴幼君如信長存時於是勝家等議曰國郡各無統領者則不虞之變不可測焉幼君未冠之間各領之皆從焉於是移三法師於安土以長谷川丹波守前田玄以爲傅江州三十萬石爲廚料而信雄領尾張國居清洲城信孝領美濃國居岐阜城使秀吉領丹波國

諏訪頼忠謁徳川氏

而攺其舊領江州長濱六萬石、勝家取之、以安土越前侵路也、大坂尼崎兵庫十二萬石加封、勝入増北伊勢五萬石、使一益領之、若狭國并江州之二郡、高島志賀使丹波長秀領之、丙子、從三位藤信房叙正三位、信雄授松薗島於津川玄蕃、掌勢州南方、信孝以小島兵部少輔為神戸城守、掌勢州地方、相争掎角、細川藤孝自丹後入洛、催連歌會於本能寺、為信長修追福、藤孝譲家（忠興、稱幽齋）於是月、酒井忠次到諏訪、招降信州諸士、諏訪頼忠曰、我唯可屬徳川氏、何從忠次哉、遂守其壘、與忠次相挑、家康使大久保忠世等諭之、頼

家康氏政相争招降甲州士

忠來甲府、謁家康、乃使頼忠歸國、忠次攻高島城、松平家信、松平家忠等、東参河羣士屬之、各勵戰功、家康使牧野康成、久野宗能築壘於豆州、境守之、先是家康招降甲州武田諸士、北條氏政亦招之、至此、武田士擊通小田原者、悉歸服家康、家康賜采地於依田信蕃、遣于信州、招諭郡郷、北條氏政聞家康漸平甲信、而使氏直率四萬八千餘騎、越碓氷峠、向甲州、松田氏、大道氏、芳賀氏先鋒進軍、到若御子、（御或作見）壬辰、氏直到新府、遏家康陣、淺生原待之、氏直又退于若御子、乙未、家康陣于新府、使鳥居元忠、水野勝成

北條氏勝與鳥居元忠水野勝成戰不利

長曾我部親泰攻降三好笑岩、悉平阿波

守古府、丁酉、北條氏勝率一萬餘騎、發自黒駒、欲襲新府、元忠勝成及松平清宗、三宅康貞、自古府出兵逆擊氏勝於上口山、氏勝驚於不意、敗走入黒駒、元忠等追之、斬首三百餘級、家康賜都留郡於元忠、自是兩軍相挑相戰、是月、駿州洪水、冨士川東流涸盡、西流漲溢、長曾我部信親告其父元親曰、三好笑巖蒙信長之眷遇、故阿州士民屬之者多、方今信長薨逝、豈不起兵乎、時元親罹病、故猶豫、信親頻請不已、於是元親駕疾率兵、陣早淵、笑巖使天野氏防之、長曾我部親泰率兵接戰、天野氏遂敗、紀州雜賀兵士、

勝家秀吉相與欲娶淺井長政寡婦、信孝嫁之勝家、秀吉隙信孝始于此

往會元親軍、由是笑巖彌失防戰之力、○九月、丙辰朔、氏直出斥候窺家康陣、酒井忠次出兵追之、信州保科正直以高遠城憑酒井忠次、屬家康麾下、藤澤頼親以箕輪城叛、正直擊之、三日拔其城、甲戌、家康命大久保忠隣、（忠世子、時號新十郎）成瀬一齋、（號吉右衛門）使曾根氏子繼其父舊領、報戰死之忠、丙子、三好笑巖請和於元親、避勝瑞城、奔讃岐國、元親悉平阿州、頃間、故長政寡婦、（信長妹）在岐阜、養信孝、柴田勝家聞其美色、欲娶之、秀吉亦欲之、信孝初與秀吉睦、然有假勝家力奪國家之志、故不許秀吉、而嫁勝家、勝家大喜、秀

信孝遺書秀吉請與勝家和

吉甚惜之與信孝勝家相矛楯一說曰長政妻産二女於小谷長政死時又胎到岐阜産一女自信長存在岐阜頃信孝領岐阜故不與信雄議而許嫁勝家聞勝家滯留清洲累月至此將歸越前忍過長濱秀吉之所領到美濃垂井蜘蛛而不進秀吉聞之曰吾何爲妄圖勝家乎其勿慮焉乃以次丸秀勝次丸者信長之子而秀吉養之爲質於是勝家携秀勝歸越前既而秀勝歸長濱秀吉携秀勝赴京哀慕信長憂心形於色洛中織内皆感歎悅服◯冬十月丙戌朔戊子秀吉有洛勅授從五位下任右少將一說曰勝家秀吉信輝長秀各約令其家士分治洛中然秀吉自居洛故咸權歸一人矣癸巳信孝遺書於秀吉請與勝家和睦丙申正二

秀吉執奏朝廷勅贈太政大臣從一位於

位藤内基叙從一位庚子秀吉葬信長於紫野大德寺先是修行七日之法事贈青蚨一萬貫白米一千石於大德寺桑原氏副田氏爲之奉行及其期以金襴裹棺擲以金銀鏤軒欄以沉香雕佛像置於棺中張綾幕于四門築埒于四隅警衛武夫萬餘列路左右各持弓鑓長刀鉄砲羽柴秀長監之喪輿前轅則池田輝政舁之後轅則次丸秀勝舁之信長八男信吉時號長丸持其牌秀吉持太刀銘不動國行從之窆穸事畢秀吉秀勝共燒香翌日以一千貫爲太刀代秀吉執奏朝廷勅贈太政大臣從一位而秀吉於大德寺建一宇號天德

平信長

秀吉寄書信孝與勝家絶

院尋改總見院號信長稱泰嚴居士寄附封戶若干此時信雄信孝無營葬儀之心然秀吉獨行之織内諸士皆來會葬依賴秀吉癸卯秀吉寄答書於信孝家臣齋藤氏岡本氏詳陳欝懷恨信孝與勝家絶其狀曰勝家違誓言則不能和睦信孝素與吾睦今親勝家疏吾非無恨也信孝與信雄爭長不決故諸老相議翼戴三法師君相互誓約甚堅然信孝擁三法師不返之我輩無主秀勝稍長然與我有父子之約故不可令爲主將乃是臣秀吉所以不挾私也我自微賤起爲一方帥悉是先君之高恩也故致微功亦不少

不意聞大變退高松馳歸姫路聞光秀可亂入攝河若猶豫信孝困於難則他後成功亦無益故不休兵馬神速誅賊山崎之戰匪啻誅賊竭忠於信孝者也然則信孝縱雖不賞我何疏之甚我唯追慕先君不營自家故長濱雖舊領渡與柴田坂本者京師藩屏也然議授長秀是衆之所知也先君不乏賢息而老將數輩然葬禮甚緩臣忝微賤而致薄奠願待賢息老將行大營而後生而無他望欲殉先君於地下耳信孝見答書大怒與秀吉絶秀吉新築城於攝州寶寺己酉保科正直到甲府謁家康賜伊奈半郡尾州

北條氏直與家康議和、約嫁家康娘

家康陷岩村田

戸次道雪

壯士高木清秀來謁、賜之采地、（高木有數流、分處參河尾張、在參州者、素為累世御家人、清秀本屬水野氏、來往參尾、至此初列麾下）甲寅、北條氏直久與家康對陣若御子、而兵馬疲弊、欲連和而退、然無通信之使、北條氏規（氏政弟、美濃守）嘗在駿河、與家康相識、故令氏規議和、而請分武田舊地、甲信二州悉以屬家康、上州則氏直領之、家康許之、且約家康娘嫁氏直、而和議決矣、氏直引軍歸小田原、家康猶留甲府、平信州不順者、乙卯、家康發兵攻巖村田城、不利、城兵尾之、依田信蕃拒而郤之、大克、斬首三百餘級、城陷、（此後真田昌幸會信蕃陣云）是月、戸次道雪發兵陣粥田、秋月種實

納粮於雄[illegible]取城、秋月種實擊之敗

秀吉、勝入、

（領地也）納粮於毛利鎮實、應取城而退、城主杉氏追之、道雪部將小野氏擊郤之、秋月兵與宗像大宮司兵合、挾擊小野氏、小野力戰、斬首三百餘級、種實又遣兵攻高橋紹運米山城、紹運與寶滿信元設伏兵、大破秋月兵、○十一月、丙辰朔、己未、家康命諸將修上口山砦、遣松平家忠徇善光寺邊、令柴田七九郎會依田信蕃攻伴野氏前山城、陷之、進取高棚小田井兩城、信州平、原氏平尾氏大井氏小山田氏森山氏志賀氏柏木氏皆降服、家康威風大震、信雄信孝相互絶交、爭國家權、信孝欲廢三法師自立、秀吉

長秀左祖信雄、佐三法師、勝家一益成政利家應信孝

勝家與信孝圖秀吉

指信孝為叛臣、左祖信雄、池田勝入、丹羽長秀等同之、勝家欲立信孝、瀧川一益、佐佐成政、前田利家等應之、勝家唯以勇猛欲服諸士、秀吉以智謀招懷之、故畿內近國無不從者、家康亦遥聞之、憐信雄柔弱、憎信孝暴慢、（傳稱、信長室家齋藤氏無子、弘治三年、妾生信忠、立為嫡嗣、永祿元年、妾生駒氏生信雄、同年、妾坂氏生信孝、信孝生少先於信雄、然信長聞信雄產早於信孝、故以信雄為次男、信孝為三男、其產位既定、然信孝輕侮信雄、不兄事之、且孝以信雄不豫山崎之役、自謂信忠歿而其子幼、繼信長家者、無須於已、以秀吉奉三法師故、與勝家俄結婚好、欲假其力為主將也）柴田勝家遣使於瀧川一益議曰、秀吉在洛、威權廣覃、簒奪之端既著、今不誅則必有後殃、乃請信孝欲擊之、信孝

一益利家柴田勝豊不破彥三金森長近仲裁令勝家秀吉和睦

從之、於是又告長秀議之、長秀答曰、如君未長、信雄信孝相鬩、勝家秀吉相惡、則兵革之爭不可絶矣、唯請信孝勝家暫忍之、長秀常思使秀吉遂其功、故其答辭如此、勝家不悅、一益謂北越時候、自仲冬至仲春、雪深不能發兵、不若暫使勝家與秀吉交和、乃詢于勝家、勝家同之、遣家士小島若狹守、中村大荷齋、於前田利家、不破彥三、金森長近許、曰、信長之變、未覺歲、我與秀吉磨刄、則似不免人之嘲、請改黑心、而與秀吉欲翼幼君、卿曹入洛告之於秀吉、則余之雀躍在此耳、利家彥三長近即發途、到江州長濱、逢柴

田勝豊（勝家姪、養之為子、號伊賀守、鎮長濱）而語之、勝豊素與秀吉善、相共過洛、則秀吉不在此、乃到寶寺城、依富田氏而達之秀吉、秀吉曰、勝家者信長之老臣也、我何不從其言乎、乃召勝豊・利家・彥三・長近而享之、利家告勝豊・彥三・長近曰、我甞謂秀吉必不聽和議、果異于所思、然無誓則無益之、告秀吉請其盟詞、秀吉曰、與長秀・勝入等相議而具陳之、卿等其達之於勝家、皆唯唯而退、先告其趣於勝家、而各滯留京師、拜信長廟塔、秀吉遣使贈物慰勞之、利家・彥三・長近到北莊、具逑秀吉之言、勝家大悅曰、吾欺誘筑前守了、明春即

秀吉諭柴田勝豊而降之

隨其時宜誅之而已、秀吉密謂蜂須賀正勝・木村隼人曰、今般勝家和親之事、皆是僞謀也、伺我怠惰而俄來攻洛、是勝家之意耳、吾既早察之、我豈欺於彼乎、甚哉勝家之譎也、秀吉彌攬畿内諸士之心、懇遇之、而擯斥勝家黨、視之如讐、為激勝家怒也、勝家聞之、欲速發兵、見氷雪之堆、胸臆欝陶、切齒而止、其忿怒形於色、秀吉率兵到長濱、放火鄕閭、柴田伊賀守勝豊守長濱、秀吉謂勝豊與勝家及佐久間玄蕃允盛政有隙久矣、吾抜長濱不難、然不如使勝豊降、乃記勝家・勝豊間隙之條、以召勝豊、臣木下氏・大金氏

柴田勝豊恨勝家悪盛政根于此

柴田勝家通好家康

德永氏而言之、三人皆同之、歸而告於勝豊、勝豊亦諾、勝豊殊記其恨勝家之十七條、而使臣從見之、且言曰、若有吾非、則宜言之、臣從咸曰、君悉是也、其後勝豊臣從、或有從之者、或其父母在越前者、大抵赴越前（初勝家養勝豊為子、其後勝家使其甥盛政食加賀二郡、而愛寵之邁于勝豊、勝豊嫉之、盛政威燄愈熾、輕侮勝豊、勝豊怒之、勝家嘗祝元旦之賀儀、親族咸集、時勝家執盃先擬盛政、勝豊大怒、引盛政之袖而止之、自進取勝家之盃而飲之、勝家不能制之、盛政不得爭之、自是而後、勝豊恨勝家悪盛政、故令屬秀吉焉）○十二月乙酉朔、乙未、柴田勝家使者到甲府、問家康起居、贈緘三十段・綿百把・鱈五尾、以通好、丙申、家康召甲信降士於甲府、或全舊領、或增、或

秀吉徇美濃、信孝請和而還三法師、質其母

減有差、平原氏幸全舊領、既而有許之者、其罪難免、平原拔刀向主將、小幡氏・永見氏誅之、秀吉率丹羽長秀・筒井順慶・長岡忠興・池田之助・蜂屋氏等畿内兵五萬餘騎、不厭風雪、到美濃國、陣大垣、徇郡鄕、國人皆厭信孝、服秀吉、唯岐阜城存耳、秀吉帥大軍圍之、信孝憑長秀請和、秀吉曰、還幼君、質其母、則班師、以赦信孝、而報先君之恩而已、勝家欲救信孝、阻雪不能來、信孝孤城無援、乃還三法師於秀吉、而令其母質於秀吉、秀吉謂信孝曰、君亦信長子也、故一叛之罪減死一等、若再叛幼君、黨奸雄、則我不能赦之

佐佐成政左祖信孝與勝家善

家康平甲信置守將

秀吉到安土謁三法師推戴以為主將

乃領美濃國如故、而令三法師還安土、而秀吉到長濱、固守禦納軍粮貯飼馬之料、（按秀吉旬餘平美濃國、然不詳其干支、蓋其上中旬之間乎、）佐佐成政左祖信孝與勝家善、頃間在越中、國與上杉景勝相挑、故不能救信孝、遥聞秀吉執盛甚不平、（按是等件件、舊記闕干支、以前乙巳後推之、則可在上中旬之間、）家康以甲州既平、信州漸服、故使平岩親吉守甲府、鳥居元忠守都留郡內、以成瀨一齋（日下部氏、）為甲州奉行、掌國務、（或曰、舊臣櫻井氏、市川氏、岩間氏副之、）又留大久保忠世、柴田七九郎、菅沼大膳於甲州、討信州未順者、而凱旋濱松、丁未、秀吉到安土、謁三法師、推戴之為主將、獻

勝家有待春暖討秀吉謀信孝背秀吉約復通勝家

丹羽長秀方勝家秀吉智謀而屬秀吉

時服十襲、白銀二千兩、且授幼君傅前田玄以以下侍士品物有差、秀吉招信雄於安土曰、幼君至成童、君其在此攝事、且使池田勝入為信雄之副、以警衛安土、而秀吉歸攝州寶寺城、使其家臣守京師、自是國家之權、自入秀吉手、勝家聞之彌怒曰、待來春雪消、可以解鬱陶、然實憚恐其兵威之強盛、信孝背秀吉、約復通勝家、（丹羽長秀竊謂、方今勝家秀吉兩雄相爭、以其勇猛論之、則勝家不減秀吉、且其部屬前田利家、佐佐成政、佐久間盛政等、勇士也、然秀吉度量智謀、非勝家所及、則秀吉遂克者必矣、由是與勝家絕、決心屬秀吉、）是月、北條氏直遣石卷氏、河尻氏於駿河、謝和議之成、且約婚禮、贈名刀於酒井忠次、家

家康召甲信降士於秋柴寺令書連署誓詞

井伊直政為先鋒隊將部甲州關東勇敢士

康亦遣朝比奈彌太郎於小田原、修好、（彌太郎者、今川舊臣也、氏真流落之後、仕家康、其性剛直、故家康頗加眷遇、）家康歸濱松城、召甲信兩國歸服諸士七百八十餘人、會秋柴寺、分類連署書誓詞、各陳無貳心、可盡忠之旨、成瀨氏（日下部氏、）監之、（七百八十餘人姓名見家忠日記、）家康舉井伊直政為先鋒隊將、賜采地四萬石、而擇甲州勇敢士七十四人、為直政部下、且加關東浪士有名者四十三人、（總百十七騎、）殊命直政一隊兵器共可用赤色、其恩遇之厚超越諸將、直政雖少、既有將帥之量、故老士強勇者皆屬其下風、是冬、龍造寺隆信攻肥前國士安德城主有馬氏、

天正十一年

信雄代三法師受諸士賀正於安土城

家康受諸士賀正於濱松城

敗之、有馬請援兵於島津義久、義久未果、筑後國士田尻某、素與有馬氏相好、隆信之率兵攻之時、義久遣兵擊隆信、接戰累日、勝敗不決、薩摩國士皆謂其國遠、則後來必其乏糧、乃還軍、

癸未十一年、春正月、乙卯朔、信雄在安土城、代三法師受諸士元日之賀、參遠駿甲信五州諸士登濱松城、拜家康及嗣子、（即是台德院殿也、）羽柴筑前守秀吉在寶寺城、諸士來賀、賀畢、秀吉發途赴姬路城、從者嘆曰、比年曝露播備、去夏俄入洛討賊、以來往還江尾濃攝、無一日之休、而迎春又無半日之安、嗚呼勞哉、何

時免行役、夜半到姫路、丙辰、秀吉賜酒肴粮米於播州諸士、使賀歲初、諸士大悅、張宴遊樂、自旦至中宵、秀吉召執簡者二三人、使記年年恩祿、刀劍衣服粮米等之數、乃定監吏十人、至亭午而臥睡、及翌日亭午而醒、謂左右曰、我去夏以來未安寢、今初藉枕容鼾、一晝夜乃覺氣力頓新、將拉鬼也、於是受諸士賀、戊午、近國諸士來姫路謁秀吉、神職僧徒等來拜、辛酉、秀吉入洛參內、壬戌、到安土、癸亥、謁三法師及信雄、留五日、到柳瀨巡視諸壘而歸寶寺城、乙丑、秀吉檄諸士曰、殘雪未消之間、可出軍於勢州擊破瀧川

秀吉與諸將會江南、攻瀧川一益

一益、斷勝家一臂、卿等各帥兵會我於江州草津、比及三月、則可北征勝家、庚午、家康到岡崎城、壬申、信雄來岡崎與家康語、祕則無知其趣、既信雄歸安土、甲戌、家康遊獵吉良、丁丑、秀吉率一萬五千人到江南、諸將會者騎步總七萬餘人、秀吉分之爲三隊、使其弟秀長筒井順慶伊藤氏氏家氏稻葉一鐵率二萬五千人向土岐多羅尾、使姪秀次、彌孫七郎中村一氏率兵二萬侵掠若畑越、秀吉自率三萬人經安樂越、不論岩谷而進、一益在長島、豫分兵構壘守之、然兵寡不能防三隊、秀吉到處放火燒桑名邊、一益斷腸

長秀秀次攻嶺城、秀吉攻龜山城

切齒而怒曰、我兵不足使秀吉縱掠、然伺彼陣夜襲擊之、則彼首可梟也、秀吉令軍士曰、瀧川亦老於武畧者也、彼必乘夜而襲我也、汝等其勿懈焉、於是一益謀計皆違、一益望見秀吉陣營、則每營連炬如晝、乃恐其急攻來而戒備以守之、秀吉使秀長秀次攻嶺城、（一益姪義太夫居之）秀吉自攻龜山城、（瀧川部下佐治新助居之）圍之數重、○閏月乙酉朔、家康自岡崎歸濱松、秀吉圍龜山城甚急、城守佐治氏獻城而降、秀吉赦其死還之於長島、而獻龜山城於信雄、留兵攻嶺城、聞城濬隍築柵絕其通路、使關氏木村氏一柳直末山岡景隆

佐久間盛政發越前、前田利長先鋒

秀吉到志津岳、定軍列

等備之、柴田勝家使佐久間盛政發越前、令曰、到木本邊待我、○二月甲寅朔、庚申、佐久間盛政率一萬五千餘騎向木本、前田利長（利家子）爲先鋒、不破彥三、佐久間守次（盛政弟）原彥次郎金森長近繼之、到處放火揚鬨聲、陣柳瀨邊、分兵抑敵城壘、辛酉、秀吉聞北兵入江州而發龜山赴長濱、癸亥、盛政進兵於江北、燒邑里到井口川、前田利長先驅到關原、盛政収諸軍退陣柳瀨、是夕秀吉到長濱曰、我昨日到此則鏖北兵、悔暫遲使彼侵我境、甲子、秀吉發長濱出志津嶽邊定軍列十三隊、堀秀政及堀尾吉晴爲一番、柴

田勝豊木下將監爲二番木村隼人加藤氏佐久間氏爲三番前野氏一柳氏淺野長政明石氏爲四番生駒甚助小寺孝高大鹽山内黒田爲五番三好秀次中村一氏爲六番羽柴秀長爲七番筒井順慶伊藤掃部爲八番赤松次郎蜂須賀家政爲九番赤松彌三郎見田氏爲十番長岡忠興高山右近爲十一番次丸秀勝仙石秀久爲十二番中川清秀爲十三番秀吉使十三隊循山張鶴翼陣自率麾下兵一萬五千在最末北兵望見謂可爲十餘萬騎翌朝秀吉佯爲步卒率先士十餘騎登嶺見敵營而歸議曰彼

家康使柴田康忠圍小室岩尾両城依田信蕃其弟信幸信春皆戰死

不可輙破之彼亦不可急攻我陣暫對挑而察攻守之機可也既而勝家來志津嶽以爲後繼其兵總五萬勝家營與盛政稍隔秀吉有持久之慮故不欲戰而築若干壘是月家康賞松平康親〔初號松井忠次〕戰功加賜食邑又使柴田七九郎康忠率甲州兵到信州佐久郡圍小室岩尾両城依田信蕃率一隊兵攻岩尾城陷之然信蕃及其弟信幸信春皆戰死家康憐之賜松平氏於信蕃子康國戸次道雪憂大友義統兵威日衰呈諫書衆感其忠志○五月癸未朔丙申家康賜信州更科郡於屋代勝永庚戌賜諏訪郡於諏

大久保忠世攻小室城降之

柴田勝豊病軍中死

訪頼忠至此大久保忠世奉命赴信州與依田康國攻小室城降之秀吉使羽柴秀長堀秀政高山右近中川清秀等分守志津嶽諸壘而以蜂須賀家政生駒甚介神子田氏赤松氏明石氏小寺孝高爲遊軍督一萬五千陣木本令曰敵攻諸壘則可察其機馳救之又使丹羽長秀屯海津邊令長岡忠興歸丹後曰可以舟軍襲越前燒勝家巢穴其餘筒井順慶等各歸國柴田勝豊臥病於軍中藥治不効○夏四月癸丑朔秀吉退休於長濱丁巳柴田勝家整十三隊向河原又使五隊自山道下先鋒既攻堀秀政壘秀

信孝黨勝家秀吉怒討之

政自執麾令步卒頻放砲打殺數百人勝家退陣柳瀬壬戌秀吉憐柴田勝豊病篤許赴洛療養而使其家士大金氏木下氏山路將監留守本山壘秀吉令木下隼人守本山本營出山路等於郭外山路謀招隼人於陣舍害之納柴田兵於城其黨野村氏變意告隼人隼人欲速討山路山路知事覺而出奔盛政陣隼人捕山路母妻以下七人獻秀吉而磔之於柴田陣邊揚言曰凶豎山路見汝母妻否可恥可悔已已秀吉聞織田信孝欲黨勝家出兵怒曰舊臘一赦之以先君之子也今再叛幼君與逆臣不可赦也即

將監勸盛政擊清秀陣疎闊無援

日發長濱。庚午、入濃州。氏家氏・稻葉氏爲先鋒。辛未、秀吉到岐阜、議一擧陷城。大雨猶豫、陣大垣。是日、山路將監告盛政曰、秀吉赴美濃、是爲害信孝也。足下不可不援之。盛政曰、是吾所欲、不待汝言。然大山隔焉、吾未如之何也已。將監附耳語曰、秀吉諸將陣營皆堅、唯中川清秀陣余語湖、其壘始甚疎、且與諸營相遠矣。若擊其不意、則何不利乎。方今秀吉赴美濃、是勝家之喜也。盛政諾、徃告勝家。勝家可之、曰、我與前田利家、及原彥次郎・安井左近等、可對敵軍。汝等攻清秀營可也。功成則可速歸。愼勿遲滯。頃日信雄

盛政擊清秀陣。高山右近援清秀會戰

率蒲生氏郷・長谷川秀一・多賀氏・山﨑氏・池田氏等、攻峯城陷之。秀吉在岐阜、聞之大悅。壬申、盛政率一萬人、赴余語湖。不破彥三・德山氏號五兵衛・佐久間安次爲先登。勝家進軍陣本山之左。盛政疾馳、見清秀兵飲馬於湖邊、曰、可祭軍神。乃斬之。纔免者歸告清秀。清秀出壘拒之。高山右近救之、共與彥三・安次等會戰。盛政放火焚壘邊民舍。清秀・高山軍亂。盛政進兵擊破之。高山逃入秀長軍。清秀力戰入壘。盛政乘勝競攻之。清秀率五六十人、復奮戰。然衆寡不敵。清秀退、復入壘。盛政追之、曰、清秀曷不死乎。吁其怯哉。可

近藤無一擊殺中川清秀

以笑也。清秀聞而怒、又與大呼苦戰、以戈鏦五六人、與近藤無一相接而死。盛政取清秀首、贈于勝家。勝家大悅。盛政乘勝窺諸營、然皆戒嚴、無可襲之機。勝家遣使告盛政曰、可早還軍。盛政曰、時不可失也。伯舅老而忘軍乎。遂不從。丹羽長秀察勝家窺秀吉在美濃、而自坂本乘船赴志津嶽。至則盛政既殺清秀、諸營驚駭。長秀部下欲歸守坂本。長秀不聽、率騎登嶽入壘。從兵亦聚。由是諸營得力。盛政不能乘弊。秀吉聞盛政攻清秀、即留兵於大垣、班師。日暮到藤川。黎民各持松明迎之。長濱人民齎酒食・束馬芻來

秀吉夜馳衝擊盛政。盛政恐退。不破彥三・佐久間安次留拒

邀之。秀吉大悅。聞清秀死、嘆曰、中川可惜也。然勝家據嶮而守、故不接戰踰月。盛政深進、我明朝乘其列亂、可一戰破。盛政擒勝家必矣。乃終夜急馳、前後連炬照山。盛政先鋒不破彥三・佐久間安次望見曰、是若秀吉來也。盛政欲班師。然衆皆戰疲跏躕、諸隊騷擾。盛政請後拒於原彥次郎・安井左近。皆從之。盛政收兵一萬引退。既而秀吉大軍競來。安井暫拒而去。彥次郎獨留、與秀吉先鋒屢戰。此間盛政漸得登志津嶽北嶺、天既明。一書曰、秀吉兵總七萬、留二萬於美濃、抑信孝。遣二萬於伊勢、抑瀧川。而自率三萬馳到柳瀨。自大垣至柳瀨十三里。發于申、而及戌、既到木本。皆曰、神速如此、未嘗聞焉。

賤岳會戰

福嶋正則石河一光先登、一光戰死

癸酉、盛政未整陣列、軍中皆曰、秀吉既至、盛政曰、秀吉昨日猶在美濃、縱雖神速、何以一夜之間可到此哉、言未畢、秀吉至、令曰、勝家兵可五六萬、且盛政桀驁、勢熾、我諸將半在國、而兵亦寡、於彼則我一生之運係今日之勝敗、衆其勗哉、且曰、麾下近士等亦欲勵勇、則混先陣、取首級、可揚名、於是秀長成三列、先進、放砲殺二百餘人、時秀吉近臣福島正則（時號市松）石河一光（號兵助）先登、兵得首級、一光戰死、時柴田勝政（盛政弟）率三千餘騎加盛政陣、加藤清正（號虎助）加藤嘉明（號孫三郎）脇坂安治（號甚內）片桐直盛（號助作）平野長泰（號權平）

柳瀨七本鎗突戰

柴田勝政戰死、盛政安次敗走、

糟屋助右衛門、櫻井家一（號左吉、俗謂之柳瀨七本鑓）齊進合鑓突戰、敵辟易、諸隊繼進、勝政將敗、盛政召拜鄉氏（號五左衛門）曰、先陣已危、汝其圖之、拜鄉揮鑓拒之、山路將監、淺井吉兵衛、宿屋七左衛門從之、（或曰、石河一光死於此）時秀吉金瓢幟既至嶺頭、敵軍皆知秀吉實至、而大驚懼狼狽逃走、盛政猶麾諸軍、原彥次郎曰、我前驅御一戰、盛政猶豫、秀吉後軍羣至、峯谷絡繹、盛政部下擾亂、丹羽長秀曰、時既宜、乃率其兵競進、勝政戰死、盛政安次諸軍皆敗走、秀吉麾下加藤清正、加藤嘉明等追擊之、山路將監、淺井吉兵衛等以下、或戰

紀州士安田在佐久間軍戰死

毛受勝助冒勝家名、獨留戰死、其兄茂左衛門亦死

死、或落深谷、（紀州士保田左助知宗、曾與佐久間安次有舊緣、頃間來越前、與安次議而請勝家、令畠山貞政復河內國、其事未果、此軍起、左助在陣中戰死）勝家見前軍既敗、大怒、自戰三四、勇氣勃勃、秀吉望見曰、彼其不負勇將名、乃令諸軍進擊之、勝家猶不退、於是主客互休、（戰始於卯、既至未刻）秀吉自率麾下兵、直突勝家陣、諸軍共進、斬首五十餘級、勝家聚撿殘兵僅三十、勝家怒曰、盛政雖勇、暗於進退、不用我言而致顚敗也、然三十一心、則可敵十萬、我待秀吉於此、一快戰則勝敗未可知焉、衆皆謂、豈以敗軍之小當勝軍之大哉、毛受勝助見衆無戰心、告勝家曰、天運既窮、士卒喪氣、雖戰

秀吉督諸將北征、堀秀政先鋒

勝家逃走到府中、逢利家、喫湯飯、求健馬而去

必不可克、臣犯君之諱、死於此、君其歸越前、再起兵、不成則自殺於北莊城、而勿辱其名也、勝家從之而北逃、既而秀吉之兵追來、毛受勝助自稱柴田修理亮勝家、奮戰卻敵、時勝助兄茂左衛門、歸來請同死、勝助曰、我既爲忠臣、兄其歸養老母、爲孝子、茂左衛門曰、捨汝而歸則非義、母亦不悅、豈爲孝子哉、遂留不去、勝助計勝家之去漸遠、再戰勵力、兄弟共死、秀吉分兵攻勝家諸壘、皆陷之、秀吉令曰、勝家勇將也、緩之則再張、乃督諸將北征、堀秀政爲先鋒、勝家薄暮到府中城、逢前田利家語曰、家運窮而至於此、命

秀吉過府中逢利家叙舊交驩

也、多年厚志謝而有餘、我甚渇矣、利家勸湯漬飯、勝家飽食、求健馬而出、利家欲送之、勝家辭之、而謂利家曰、足下素與秀吉善、自今變與我約誓、而全家運、則我亦所悦也、於是相別、逮夜勝家歸北莊、本城從者僅百騎、謂留後柴田彌右衛門・小嶋氏・中村氏等曰、我因盛政失計、空了一生功名、遺恨殊甚、聞秀吉追來、我守城而死、城下有欲從我者、則速入城、然皆匿山谷、入城者僅十餘人、勝家部分留後兵三千餘人、爲守衛之備、甲戌、秀吉入越前、先過府中、逢前田利家、叙舊交驩、自是利家屬秀吉、堀秀政既入北莊

佐久間盛政柴田權六就捕

勝家登天守大言曰

城下、諸軍爲次、合圍之、縱火劫掠、城兵放砲發矢、殺傷不少、秀吉繼至、登國之愛宕山、直瞰城中指揮、時軍士捕佐久間盛政・柴田權六[勝家嗣子]獻之、秀吉大喜、厚賞之、而令山口氏護二囚、勝家及城兵大沮氣、乙亥、秀吉令諸軍攻北莊本城、勝家携其妻登天守、從者二百人、勝家曰、我命限今夜、汝等各開臨終之宴、衆皆行酒、待死期、既而秀吉破本城、斬首若干級、進攻天守、令曰、天守不廣、持長兵則同羣觸、必有不幸之死、各揮短兵可急挫之、丙子、勝家從士二百人防大軍、三戰而勢盡、勝家登天守五層、大言曰、豈圖鬼柴

豈圖鬼柴田爲猿冠者困於此

勝家窮困授盃其夫人告訣別

田爲猿冠者、困於此、自殺時至、秀吉令諸軍止戰、促勝家死、城外將士皆勝家舊識也、故有憐之無決者、秀吉亦謂、彼窮困如此、爲尋常敵則不忍殺之乎、然彼存則我事不成、故不見其首、則不能措也、況其彼非苟生仕我者哉、既勝家飲酒、授盃其妻、告別曰、細君者信長妹也、出城而可也、秀吉亦不害之、曰、妾昔忍恥出小谷、今豈可再辱哉、既決必死、良人勿再言之、三娘子猶幼也、若免死爲故長政修追福、是妾願也、言未畢、中村文荷齋抱三娘子出城外、秀吉收養之[長女後嫁若狹守參議高次、中女秀頼母也、季女乃是崇源院太夫人也]、於是勝家入

勝家與夫人及文荷齋賦哀歌共與自殺

上村氏令勝家妹伏刃而自殺

秀吉賜物毛受勝助母

寢、時杜鵑啼過、妻託言于此、而賦倭歌以哀之、勝家和之、文荷齋亦和之、既而文荷齋・小島氏等告勝家曰、時既至矣、勝家自殺[歳五十七]、其妻亦伏、又文荷齋放火、男女八十餘人皆死、城樓焦土[勝家近士上村氏受旨出城、保護勝家妹、聞其自盡、勸妹伏、又其身自殺]、丁丑、秀吉到北莊城墟、賜物於毛受勝助母、感勝助忠也、是日秀吉進軍加賀國、令前田利家徇金澤等諸城、皆望風而降、越前加賀能登越中皆服秀吉、留金澤數日、沙汰政務、越後上杉景勝獻質請和、秀吉許之、秀吉加賜石川河北兩郡於利家、爲金澤城主、鎭北陸、庚辰、家康發濱松赴甲州、

淺野長政護盛政權六徇洛中而斬之

頃間、遣小栗氏號又六勞問秀吉。○五月、壬午朔、秀吉自金澤到北莊、賞丹羽長秀功、加賜越前一國加賀二郡、任越前守、若狹國幷江州兩郡如元。秀吉戲長秀曰、卿昔貴於我、頃年為同列、今受我賜、不知謂何。長秀答謝稱臣。衆皆謂、自壬申至此旬日之間、克強敵平北陸、神速之功、未曾有也。甲申、秀吉班師入坂本城、留旬餘、諸將來賀。端午、秀吉令淺野長政護佐久間盛政・柴田權六、徇洛中、斬之於六條河原。盛政臨刑、人皆聚觀。盛政大言曰、吾擊殺中川清秀之後、從勝家之所言、而以軍速退、則豈及此哉。悔而無益、

信雄圍信孝於岐阜城、信孝自殺。

我常想斬筑前首、以快欝陶、不圖我為彼所斬也。長政呵曰、卿負勇、何被生擒哉。盛政罵曰、汝不知賴朝為俘而取天下乎。既而與權六梟首。盛政、尾張愛智郡人、傳稱三浦餘湔也。父曰盛次、母勝家姉妹也。少從信長、以勇顯名。及勝家鎮北陸、從平加賀賊、為金澤城主。攻城野戰猛剛、拔羣稱鬼玄蕃。勝家壯之、委任軍事。與柴田勝豊有隙、勝豊捨勝家屬秀吉者、盛政為之也。志津嶽之敗、亦因盛政剛戾不聞勝家令也。死時歲三十。勝豊病於軍中、入治療養之、不驗、嘆曰、恨生而不再踏越前之地。遂死。秀吉憐之。佐久間安次匿山中脫厄、北莊陷後潛奔紀州。其弟勝之在越中、屬佐佐成政。信雄率尾州兵圍岐阜城。信孝以勝家敗亡、故氣勢甚衰。信雄使人誘信孝曰、可移居於尾張。信孝出城、衆舟到和田宇津美。信雄遣其臣中川氏勸信孝

瀧川一益降秀吉。

秀吉築大坂城、北條氏直・上杉景勝獻使秀吉。

家康贈小壺於秀吉。

之死。信孝曰、我固已察之。即自殺。瀧川一益以信孝・勝家皆亡、故力衰、請降秀吉。許之、移於越前大野城。獻長島城於信雄。戊戌、秀吉入洛、勅叙從四位下、任參議。秀吉歸寶寺城、而築大坂城。於是闔國之權入秀吉之手。北條氏直・上杉景勝各獻使者。秀吉告其使者曰、我欲屬天下一統之功、從我則自來謁而可也。若欲抗衡、則東征北伐在近耳。壬寅、家康先是自甲州歸濵松遣石川數正於大坂、贈小壺號初花於秀吉。前田利家築能州末森城、使奥村永福號助右衛門守之。○六月、辛亥朔、乙卯、秀吉賞福島正則・加藤清正・加藤喜明・

豊臣氏賞軍功近臣

有馬義純與島津軍攻深江城

脇坂安治・平野長泰・片桐直盛・糟屋助右衛門・櫻井家一、柳瀬戰功、各授采地、而添感書。召石川一光子一宗、賜封邑。正則者、秀吉妻之族也。清正者尾州人、仕秀吉、從在播州軍中以來、以勇顯名。嘉明者參州產也。安治者尾州人、初仕明智光秀、從丹波軍、有首級功。其後仕秀吉、軍勞若干也。長泰者尾州人、傳稱淸家胤也。直盛者、其先信州人也、後移江州。糟屋不詳其所出。以上七人、共秀吉近士也。家一者和州人、在秀長部下。秀吉感書、其祿數不同。正則・嘉明則五千石、安治・長泰・直盛・家一則三千石。未知清正・糟屋為五十耶、為三千乎。丙辰、秀吉授荅書於大友義統使者、令之歸國。書中詳叙克柴田之勇力、蓋為降服彼也。正三位藤信房叙從二位。有馬義純為龍造寺隆信被攻、頻請援兵於島津義久。義久遣新納刑部大輔・川上左京等于肥前、

薩将新納氏戰死
家康赴甲州施制法
真田昌幸降德川氏

有馬族出迎之、乃與薩軍攻隆信部下深江城、不克、川上被瘡、新納奮戰而死、薩軍敗退。○秋七月、家康娘適小田原、嫁北條氏直。○八月庚戌朔乙卯、秀吉令津田氏聘濱松、贈名刀（銘不動國行）於家康。癸亥、家康赴甲州、施制法於國中、留滯逾月。信濃國士小笠原氏・下條氏・相岡氏・横田氏・屋代氏、皆請麾下。家康許之。真田昌幸亦率其國族而降、乃賜信州上田城。○冬十月庚戌朔辛亥、家康發甲州、到駿州江尻城、令松平家忠營中久保壘、令稲垣長茂守之。甲寅、勅叙家康正四位下。丙辰、任左中將。○十二月己酉、壬

豊臣氏割國郡封諸將

子、正三位源秀吉通叙從二位。秋冬之交、秀吉移居大坂城、割國郡封諸將。先尊信雄、爲伊賀・伊勢・尾張三州主、治長島城。令織田信良居勢州安津城、津川氏居松島城、岡田氏居尾州星崎城、中川氏居犬山城、淺井氏居川安賀城、俱屬信雄。羽柴秀長領播磨・但馬二州、居姫路城。羽柴秀勝領丹波國、居龜山城。丹羽長秀領越前・若狹及加賀半、蜂屋頼隆居敦賀城、前田利家領能登及加賀半、前田利長領越中國。池田勝入領美濃國、居大垣城、其子之助居岐阜城。稲葉一鐵治曾根城、森長一治金山城、丸毛兵庫治多

藝城、遠藤左馬亮居郡上城、蒲生氏郷居江州日野城、淺野長政居勢多城、杉原家次居坂本城、長谷川秀一居比田城、加藤光泰居高嶋城、羽柴秀政居佐和山城、長岡忠興領丹後、居宮津城、木村隼人居若州佐柿城、堀尾吉晴居高濱城、前野長康領播州東郡、居三木城、蜂須賀正勝領西郡、居龍野城、神子田正治居廣瀬城、木下助兵衛居城崎城、青木勘兵衛居出石城、宮部善祥房繼潤領因幡國、居鳥取城、荒木氏居鹿子城、亀井茲知居鹿野城、南條勘兵衛居伯耆國羽衣石城、仙石權兵衛居淡路國洲本城、間

長曾我部元親請降秀吉不聽

島氏居岩屋城。宇喜多秀家領備前・美作両國、筒井順慶領大和國、中村一氏領和泉國、三好秀次領攝津國、中川秀政居茨木城、一柳直末居山城槙嶋城。或有依舊封者、或有改舊封移新封者、以前田玄以（號半夢齋、又號德善院）爲京尹、司主城洛外之吏（俗稱所司代）。大坂城當五畿内中央、山河時流爲要害之最、海陸輻湊、爲都會之勝。故秀吉相彼爲麾下之府、且高構天守、以極壯觀。毛利輝元守前約無異議、秀吉彌修好。就中小早川隆景最睦。長曾我部元親漸平南海四國、然畏秀吉威風、請歸服。秀吉不聽曰、我可以彼地充近士有功者。

豐臣氏譴責丹波長秀不來謁

伊達輝宗讓家其子政宗

許十河氏安富氏共三好、歸服而已、(按此時東參遠駿甲信五州、家康之所治也、北條所領關左八州、景勝所統越後佐渡、及奥羽二國、西筑紫九州元親所平、南海未属秀吉、又畠山貞政保紀州岩室城、根來雜賀輩猶有慕舊好属貞政者、)丹羽長秀封國之後、未來謁秀吉、秀吉怒遣使者於越前、責長秀曰、我始霸天下、卿何為不早來輔我哉、殆似輕我乎、長秀不悦、令村上氏赴大坂告秀吉曰、木目峠雪深、且國家漸平、故我暫休於國耳、嗚呼君之遂志強大、至於如今、恐非我力哉、何責之急也、秀吉曰、我過矣、及明春長秀來謁、秀吉迎之路、接待甚厚、奥州伊達輝宗以其子政宗稱藤郎好武事、故讓其家、(時年十七、)伊達先出

自中納言藤山蔭、十世而至朝宗、居常州中村、其子宗村從頼朝征奥州、有戰功、封奥州伊達、(東鑑所謂中村常陸入道念西、是宗村也、)乃自是稱伊達氏、至政宗十六世也、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七十四　終

天正十二年
平秀吉在大坂、受諸將賀正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七十五

春齋林　恕撰　裔孫林　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邉約郎　刪定

正親町天皇七

甲申十二年、春正月、己卯朔、四方拜如例、平秀吉在大坂城、諸將執謁賀歲初、(按秀吉其出自不傳、然公卿補任記參議從四位下平秀吉、或其所勅賜乎、或以代信長故、推稱平氏任官乎、)源家康在濱松城、受諸將賀正、庚辰、白箭降立清涼殿西棟、癸巳、無品親王誠仁叙三品、甲午、月輪分成三、戊戌、勅僧正幸助修

春日祭、平秀吉參社行事
源家康任參議叙從三位
信雄與秀吉漸有隙

不動法於清涼殿、○二月戊申朔、壬申、春日祭、參議平秀吉爲上卿參社行事、甲戌、勅家康任參議叙從三位、依秀吉執奏、(按秀吉欲昇高官、故使家康進其位在己上也、)是月、織田信雄憒秀吉擅威、漸生間隙、信雄家臣津川玄蕃允、松島(城主)岡田長門守、星崎(城主)淺井田宮丸、(刈安賀城主)共有勇名、秀吉稱之眷遇頗厚、信雄侍臣譖之、故信雄疑其有貳心、家康不忘信長舊好、關信雄秀吉有隙、而遣酒井重忠於信雄、館官之、信雄秘則無知其趣者、秀吉召津川淺井及瀧川雄利(號三郎兵衛)於大坂城、告曰、我於信雄更無異心、汝等莫勞心、四士喜而皈、雄利素與

仙石秀久窺讚岐、元親擊破之
信雄召津川、岡田、淺井殺之

三士不睦、密告三士與秀吉通謀爲内應、信雄信焉、頃間秀吉使仙石秀久(號權兵衛)窺讚岐國、秀久到州、然以長曾我部勢大、不能安入、唯棄船經歷島浦、一日偶見元親講武休山下、而俄襲之、元親擊大破之、秀久敗入船木、自是屢相戰、秀久不利、元親乘勝攻十川氏城、又陷岩倉城、十川氏奔備前、元親取讚岐國併之、伊豫河野氏與元親連和、○三月戊寅朔、庚辰、信雄召津川玄蕃允、岡田長門守、淺井田宮丸、於長島城殺之、而與秀吉絶交、賜松島城於雄利、津川部下拒雄利不納之、日置城主木造氏救雄利合兵攻

岡田家士據岡崎城、水野忠重攻圍之
信雄遣使池田勝入森長一請同討秀吉、秀吉亦然、勝入長一遂屬秀吉

松島拔之、斬首數百級、雄利入城、岡田親屬家士據星崎城守之、水野忠重其子勝成、自刈屋城往攻圍之、不利、累日盡力攻之、城兵疲而避去、水野父子取城、告捷於信雄、且達家康、信雄慮秀吉來襲、而請援兵於家康、家康許之、信雄又遣使池田勝入森長一、請同討秀吉、秀吉亦使尾藤氏(號甚右衛門)懇陳屬己、勝入猶未決、謂片桐氏(號半右衛門)曰、我厚受信長之恩命、欲援信雄如何、片桐曰、固其所也、不足疑焉、時伊木氏(號清兵衛)曰、熟視秀吉之勢、智勇兼備、可謂天下之大器也、君唯早決謀從秀吉焉、若從秀吉、則身全國昌、

家康出師援信雄

信雄將佐久間正勝與大坂將蒲生長谷川等戰

信雄將關甚五兵エ敗死

大坂將池尻氏要信雄將中川氏於路殺

後葉傳于不朽也、若從信雄、則身圮國危、子孫没于咫尺也、縱雖守義而不如與家君其熟察之、勝入心猶首鼠兩端、既而秀吉遣津田隼人言於勝入曰、足下其可領美濃尾張参河、無敢以違焉、且加誓言、勝入惑焉、伊木勸之、勝入遂屬秀吉、片桐喇曰、捨義取利、吾於勝入見長一、勝入壻也、勝入共屬秀吉、長可成長子、蘭丸兄也、仕信長、屬信忠、戰功若干、勇名彰聞、稱武藏守、得鬼武藏號、甲申、家康發濵松師救信雄、乙酉、到岡崎、信雄自長嶋移尾州清洲、待家康至焉、丙戌、家康發岡崎、先鋒酒井忠次等先發、到矢矯郷、信雄使其將佐久間正勝率五千餘騎、放火於龜山城下、構要害於嶺古壘、而備秀吉、丁亥、秀吉在大坂、降令先使蒲生氏郷・長谷川氏・日根野氏・瀧川一益部屬等一萬餘騎攻嶺城、佐久間正勝防之、信雄遣中川氏號勘右衛門、為大山城主關氏號甚五兵衛救之、正勝等慮城壁未修難守禦、而與中川關合兵出而防之、為氏郷等被破而退、正勝欲自殺、山口重政止之、而再戰却敵、關氏死焉、正勝夜三百餘士而得皈城、敵軍競來攻之、正勝及重政等勵力拒之、敵聞参遠兵既近、而俄成其備、故城不陷、逮夜正勝避城去、中川皈大山、池尻氏号平左エ門要之於路殺之、

家康將酒井忠次率松平家忠松平信昌撃破森長一獲勇士野呂氏

戊子、池田勝入聞中川死時其無主、遣使窺大山、誘導其郷民、謀約期取城、己丑、伊賀國人請屬家康麾下、庚寅、家康到清洲、遇信雄、告曰、秀吉來則我盡力防之、君勿勞心、是夜勝入發大垣城、俄襲大山城、故城主中川氏叔父僧清藏主戰死、餘兵離散、勝入及子之助入城、辛卯、神君使酒井忠次等進兵陣桑名、壬辰、池田勝入發大山、到小牧山邊、放火於村邑、家康在清洲、望見其煙、與信雄進軍到小牧山、勝入引退、癸巳、家康發清洲、屯落合郷、甲午、森長一陣羽黒、酒井忠次白家康曰、長一以勇聞於畿内、請一戰破彼、以發揚参遠之武威、而令上方之人膽寒、家康許之、令忠次率松平家忠與平信昌・松平家信五千人到羽黒、放火攻長一砦、隔川挑戰、信昌渡川先登、諸隊継之、競撃大破之、長一敗走、忠次追撃之、斬首三百餘級、家忠部下亦得數十級、長一部下有勇士野呂氏号助左エ門獨留奮勇、家信時年十六與野呂接戰殆危、從士八人群至奪野呂刀、以鑓縱之、家信遂得野呂首、家康壯之、賜感書、又賞信昌先登、賜名刀、長一既敗、忠次勇功顯於敵軍、勝入及稲葉一鉄等三万餘騎陣犬山下、聞長一敗而欲到羽黒決戰、一士扣勝

家忠以小牧山爲本營

秀吉將大軍到濃州

入馬曰敵兵衆勝矜侮來擊何懼之有若待而戰則可有利矣一鐵曰吾爲先登乃揮手中之戈曰光波湛血河軍士粲然大笑勝入登高而待之家康遣使召還忠次故勝入亦退秀吉使尾藤氏監勝入軍乃戒之曰敵雖挑戰勿輙應之勝入長一矜武侮敵汝可固止之長一果敗如秀吉言榊原康政白家忠請以小牧山爲本營家康許之與信雄入小牧山而修蟹清水外山村宇田津村砦又築小幡舊壘使本多廣孝守之便於參州往還也戊戌秀吉發大坂先鋒既到濃州後陣猶在醍醐山科宇治勢多總勢十二

築群壘

島津義久又救有馬義直龍造

萬騎甲辰秀吉到犬山巡視樂田羽黑邊築二重堀岩崎山小松寺青塚内窪山寺小壘於小牧山近邊而使日根野弘就率二千餘兵守二重堀稻葉一鐵率千餘兵守岩崎丹羽長秀率八千餘兵守小松寺山森長一率三千餘兵守青塚山蜂屋賴隆金森長近率三千餘兵守内窪山其餘村村嶺嶺皆爲陣營乙巳家康使内藤信成守清洲本城大澤基宿中安守子城本多重次守星崎城秀吉進陣到小牧原家康軍士放火破掠劫之是月島津義久遣其弟家久及其子忠豐其族彰久忠長川上信久平田光宗新

寺隆信出兵會戰

川上忠賢斬隆信

納忠元山田有信鎌田政近河田國重等又救有馬義直龍造寺隆信聞之自出于島原家久告諸士曰嚮者義久以新納刑部之死爲深恨也故我承其命率大兵至于此今若又敗則我何面目而又見義久哉諸士其決死而戰皆曰可也連日接戰勝敗不決家久携忠豐急攻之不休隆信力竭退于幽所而休時家久家士川上忠賢欲殺隆信深入其軍中捜索之隆信以爲其麾下大叱曰隆信在于此汝何妄辟易乎哉於是忠賢大喜乃揮鎗逼攻之隆信不知所爲踞坐不動忠賢遂斬其首由是家久乘勝大呼隆

家康援信雄與秀吉戰小牧山

信家臣江理口氏獨自進傷家久家久遂斬之於是肥前兵士皆離散家久凱歌義久大喜以有馬半郡授義直而以三江島原授島津忠長夏四月丁未朔秀吉後陣悉集軍勢甚盛家康兵亦遂日來會焉合信雄兵總一萬八千餘騎己酉家康令松平家忠守外山壘池田勝入聚其家臣相議曰我聞參遠兵士大半在小牧山想夫參河必可爲空國那伺此時使潛兵亂入參州使國中諸邑罹兵燹之患則小牧山兵陷于敗亡如指掌乎吾欲議之於秀吉爾曹不知謂何衆皆齊聲稱善庚戌勝入到犬山謁秀吉告單

池田勝入告襲參州策于秀吉、秀吉許之、戒其輕侮敵

謀、秀吉思慮未言、勝入頻請曰、事滯着過二三日則謀不成、秀吉許之、而戒之曰、卿到東參河、放火放村邑、速班師構而壘於篠木栢井、使兵守之、漸次進襲、則必咎埶矣、且尾州之半、自可屬我也、以三好秀次爲帥、以森長一副之、卿掌事而往焉、必整列而進、勿輕侮敵、勝入悅曰、秀次長一皆我婿也、不假他勢襲參州、雪羽黑之恥、然唯舅婿而已則何以證會戰之臧否、請加他一隊、秀吉曰善、乃命堀秀政遣之、令增田長盛傳令於秀次長一秀政、促其軍裝、辛亥、秀吉自大山移陣樂田、壬子、夜勝入告秀次、與其長子之

秀次父名不傳

家康發小牧歸參州、偷勝入之襲至

助、森長一、堀秀政、率二萬餘騎、發樂田、襲參州、勝入父子爲先陣、長一爲二陣、秀政爲三陣、秀次爲最末、秀次者秀吉姪也、或曰姊子也、三好笑巖畏秀吉威、養之、讓其家、故稱三好、癸丑、勝入等進到篠木柏井、篠木人到小牧山告、勝入等襲參州、家康厚賞而皈之、甲寅、家康留酒井忠次石川數正、本多忠勝、及松平家忠等守小牧山、而令大須賀康高、榊原康政、本多康重、水野忠重、丹輪氏次、岡部長盛率四千餘兵先發、六隊之內、唯丹輪一隊信雄之兵也、俱卷幟藏旗、而潛行、別使本多廣孝赴龍泉寺邊窺察敵軍之氣勢、薄暮、家康發小牧、到小幡、井伊直政率兵四千爲

長久手會戰

大坂軍伊木片桐囲星崎城、城主丹輪二郎死

小牧諸將來擊秀次敗之、水野勝成斬白

先鋒、信雄亦分兵守小牧、而與家康同發、到小幡、以藏旗幟、故敵軍無知之者、今夜先鋒六將議事、水野忠重曰、敵多我寡、以正兵相當則不可勝焉、以奇兵自敵後襲擊秀次陣則克之必矣、五將皆同之、乙卯、黎明、勝入先陣伊木氏片桐氏率二千餘騎圍星崎城、城主丹輪氏次弟二郎爲留守、兵寡不能防之、出戰死、城陷、勝入大喜、詰旦、康高康政忠重康重長盛氏次躡秀次跡、到長久手、急襲之、秀次驚其不意、狼狽亂列、小牧諸將來援、水野勝成忠重子、先進斬敵隊長白井氏、秀次諸軍敗走、此間家康既發小幡、到勝

井氏

本多康重力戰蒙七創

家康將井伊直政進破秀政軍

川、曰地名甚吉、勝軍之兆也、少焉陣長久手山下、勝成獻白井首、其餘得首者皆來謁、秀次家士田中氏逃到秀政陣、告秀次之敗、秀政叱曰、汝非秀次之使、逃免而來乎、田中赧然不言而亡、跡秀政乃以部兵留整列而待之、三千、其兵諸將乘勝進擊之、秀政兵壯銳、小牧諸將既疲失利、本多康重力戰蒙七創、諸隊亦奮擊之、內藤正成高木清秀爲軍監察、而軍機而自家康曰、敵半敗半未戰、分在前後、秉其未合集而擊之則必克之、家康曰善、乃進大旆、井伊直政分其隊爲三、競進破秀政陣、秀政敗走、向樂田、勝入遙見遣

森長一中砲死

勝入家士秋田氏、梶浦氏、片桐氏、竹村氏皆戰死

永井直勝執鎗鏦殺池田勝入

使留之不聽、於是勝入之助長一整列而陣、挑戰直政、與之相接、平松金次郎、鳥居金次郎、共進合鑓、殊路而進、同時合鑓、今村氏助(號彌衍)繼之合鑓、小野淺助獲首級、森長一自提鑓指揮士卒而奮進、中砲而死(歲二十七)、勝入之助拒戰、家康與信雄合軍奮擊大破之、勝入敗退、其家士秋田氏(號加兵衛)、梶浦氏(號與三郎)、竹村氏(號小平太)戰死、勝入亦離馬欲追及秀政、以爲一軍、然秀政既遂隔、勝入之助慮其不免、休於畷邊、取𣝣坐胡牀(著黑鎧、所帶之刀、號篠雪)、直政進兵追來、永井直勝(號傳八郎、後稱右近)循畷直前、執鎗鏦殺勝入、獲其首、安藤直次(號彥兵衛、後稱帶刀)擊殺之

安藤直次擊殺池田之助、本多八藏得長一骸

家康大捷於長久手

助、獲其首(勝入時歲四十九、之助歲二十六、直勝歲二十二、直次歲三十一、先是直次屢有戰功、是日亦未遑喫朝食云)、戰、本多八藏得長一骸、謂彼既死不足以爲勇、乃捨其首、取其所帶之刀以爲證、秀次、秀政僅免、皈樂田、家康大捷、凡斬首一萬五千級、命大久保忠佐、渡邊守綱點撿之、永井直勝獻勝入首、及其刀𣝣、家康大喜、賜弓於直勝、直次賞之、信雄亦感直勝得猛將首、乃授勝入刀於直勝、以爲後證、本多八藏雖獻長一刀、以捨其首、信疑相半、故不賞之、八藏悔之、家康謂信雄曰、秀吉者勇敢捷智、必可來襲、然則寡不可敵衆、疲勞難當精銳、乃收諸軍、與信雄共

本多正信善謀、內藤正成善射勇壯

秀吉怒勝入死、率大軍與酒井忠次、本多忠勝等戰

皈小幡、壘堅備而守、家康用本多正信、內藤正成策、而長久手戰勝、遂入小幡(正信號彌八郎、善謀之士也、後號佐渡守、正成號四郎左衛門、善射勇壯、先是屢有戰功)、秀吉聞勝入死曰、敵誇勝而懈、可襲而鏖之、乃馳發樂田、捷軍二萬騎繼之、酒井忠次、本多忠勝等在小牧山、欲尾秀吉、然石川數正竊通秀吉、強止之、忠次疑其挾貳心、而爲之備、忠勝獨率其一隊騎三百卒百人、躡秀吉大軍後而進行、稍放砲隔路相並、其間僅四五町、忠勝家士永井与次郎馬逸入秀吉陣、忠勝直馳取其馬、授永井、其勇氣驚人、秀吉先鋒怒曰、可擊而鏖之、秀吉惜其勇不許之、秀吉到龍泉寺、待後軍至、忠

勝猶不退、其志欲待兩軍相合、而自後擊秀吉也、秀吉聞家康既入小幡、嘆曰、進退適宜、嗚呼良將哉、乃留宿龍泉寺、忠勝令諜者窺龍泉寺、而與永野忠重謁家康、請曰、我一隊不預今朝之戰、故健而不疲、願加忠重一隊、今夜襲龍泉寺旅館、則獲秀吉首必矣、家康壯其言、然深慮諭忠勝曰、今日我大勝、勝而全功則足矣、秀吉未可侮之、勝而誇功者危、危計不可爲之、不可不愼焉、乃與信雄議、發小幡皈小牧本營(一說曰、秀吉聞長久手之敗大怒曰、勝入輕敵深進、我既戒之、彼不悟而死、乃發軍曰、我可萬勝入長一而一戰、及到龍泉寺、聞敵既入小幡、欲待攻之、稻葉一鐵扣馬諫曰、日既暮矣、敵亦不可來、不知班師以

秀吉皈樂田與小牧山對陣

故止、待時機、傳稱和睦之後、召忠勝曰、我素聞汝武勇、就中長久手之役、汝以小兵與我大兵並行、勢氣不撓、非剛猛絶倫、則不能如此、忠勝性不誇勇、退語人曰、我豈以寡兵敵大軍哉、唯戰死欲暫留秀吉於路、而家康收兵於小幡耳、聞者歎美之、丙辰、秀吉皈樂田、與小牧山對陣、分三萬騎爲七列、令細川忠興、蒲生氏郷、堀秀政、長谷川秀一等、一萬騎守二重堀要害、家康令酒井忠次、井伊直政等當之、而分一萬八千騎爲十六隊、守次設備、秀吉令曰、敵來則拒之、莫進而擊之、家康亦令曰、敵踰堀而來則決戰、不然則彼

氏政遣人賀長久手之捷

秀吉到青塚除二重堀砦

陣營縱騷動、勿必往擊之、既而兩軍互退、庚申、秀吉築羽黒舊壘、使山田氏伊藤氏堀尾氏守之、對小牧山、修子城十餘所、頃間、榊原康政傳檄於樂田諸陣曰、秀吉不知君恩、與信雄結兵、其惡逆無道如此之甚、誰不疾視乎、不審諸將群士何以屬彼也、不與義黨不義、我不信之、秀吉聞而大怒曰、有得康政首快我心者、則賞祿宜任其請、己巳、北條氏政遣吏於家康、賀長久手之捷、庚午、秀吉率六萬餘騎六、或作七到青塚、遏除二重堀砦、令木村常陸介、神子田半左衛門、小寺宮兵衛孝高、明石左近、猶守焉、信雄軍士察其

秀吉責神子田氏不力戰殺之

秀吉召還瀧川一益於越前

佐久間安次兼家康旨擾国見山城秀吉

勢微、俄襲之、細川忠興拒卻之、神子田久從秀吉、有戰功、而擢爲隊將、然猶謂功多賞少、今夜秀吉責神子田、令曰汝何不力戰乎、神子田曰、吾固欲之、然無奈兵士之少、何故不稱意耳、秀吉恚曰、汝初來託我時、汝從僕十人不足、而今汝兵多於曩時幾多哉、自是而後、秀吉疏惡神子田、其後遂殺之、秀吉召還瀧川一益於越前、以其勇可差使也、一益亦屈從秀吉、欲立功與其家、畠山貞政兼家康、密告欲催紀州舊好之士襲秀吉於樂田、根來雜賀諸士等、多屬從佐久間安次、勝家死後、逃在紀州、應之、率根來雜賀人、守河州國

命中村一氏擊之

秀吉圍加賀江城鏖之

見山城、秀吉命中村一氏時爲泉州岸和田城主擊之、信雄授采地於安次、家康亦賜書賞之○五月、丁丑朔、秀吉令留堀秀政守樂田、加藤元泰守犬山城、而自帥大軍赴美濃小牧、諸將欲逐擊之、家康不許之、然勇壯士競擊其後、退者得首十餘級、細川忠興擊卻之、秀吉館富田寺、光泰濃州産也、少仕秀吉、江州播州山崎柳瀬處處軍旅、有戰功、初稱作內、後稱遠江守、己卯、信雄以秀吉退軍、故自小牧山移勢州河內城、庚辰、秀吉圍加賀江城、信雄部下二十餘人守之、壬午、城兵千草氏、拓氏等出戰、欲突圍去、爲秀吉兵被遮、或力戰而逃、或戰死、秀吉悉捕其殘兵、皆殺之、癸未、秀吉

又水攻竹鼻城、城守不破氏降

圍竹鼻城信雄武將不破氏以七百騎守之、築城形勢、謂難急屠之、可水攻而陷之、即築長堤、決木曾川而灌之。○六月、丙午朔乙卯、竹鼻城爲水被浸、不破氏乞降、秀吉許之、取其城、令一柳直末守之、復到多藝、以直江村爲砦、令丸毛氏守之、而皈大垣。丁巳、家康令酒井忠次守小牧山、而收兵入清洲、信雄皈長島城、先是信雄令佐久間重勝守尾州蟹江城、令前田長種守前田城、正勝令其部屬前田與平次守下市場城・山口重政守大野城、至此、信雄令正勝築萱生砦、正勝令前田與十郎爲蟹江留後、瀧川一益在木退城、聞正勝

一益誘降信雄諸將守、獨山口重政堅守不降、信雄家康遣兵救之

石川數正圍前田城、又圍下市

他適、密遣使於蟹江、諭與十郎曰、汝屬秀吉、令我入蟹江、則可厚賞之、與十郎從之、長種與平次皆應之、當此之時、重政母在蟹江、九鬼・前田遣使於大野城、招降之、重政曰、我於正勝無貳心、縱卿等害我母、我不與逆黨、一益怒、與九鬼等合兵攻大野、重政拒之、兵寡城殆危、家康令井伊直政救之、信雄亦令梶川秀盛・小坂雄吉會之、敵退城全、信雄自到大野、勞重政、家康亦召之戶田陣賞之、賜馬。辛酉、一益入蟹江城、併領前田・下市場兩城。癸亥、家康令石川數正等與信雄兵圍前田城、城主長種乞降去城。甲子、家康

場城、一益嘉隆救之而不克、山口重政斬前田與平次、本多八藏戰死、家康信雄再圍蟹江城、一益苦戰、僅保本城

與信雄合兵圍下市場城、一益嘉隆率舟師救之、家康部將岡部長盛逆擊破之、取其舟、嘉隆逃去、一益免入蟹江、既而下市場城陷、前田與平次逃去、山口重政追斬之、家康信雄進攻蟹江、一益防之、水野勝成顯勇、本多八藏戰死。乙丑、家康梟蟹江城兵首百二十餘級於小牧山、令樂田將士見之。丙寅、自美濃收兵於江州。丁卯、家康信雄促大兵再圍蟹江城、酒井忠利先登合鏖、其餘參遠諸士各奮戰、酒井忠次、榊原康政各率其隊相代急攻之、松平家忠加之、遂破外郭、一益僅保木城。癸酉、小牧諜者窺樂田陣爲

一益斬前田氏請降、部下離散、遂發死

宗麟討黑木實久

敵被擊互有死傷。甲戌、一益勢盡請和、信雄欲許之、家康曰、斬前田與十郎、則赦一益命。○秋七月、乙亥朔丁丑、一益斬前田與十郎、獻首於家康、由是一益得赦去蟹江城、而發神戶、秀吉欲救蟹江、然聞一益既去城、乃引兵皈京。一益數敗軍、且以斬與十郎、被衆人嘲、部下皆離散、自神戶赴京、閑居妙心寺、秀吉甚疏之、謫越前、寓丹羽長秀、遂至發病死。己丑、樂田諜者窺小牧陣、小牧守兵擊卻之。是月、筑後國黑木實久橫尾高牟禮兩城主叛大友宗麟、宗麟令志賀親次・朽網氏等攻之。○八月、乙巳朔庚申、秀吉帥數萬騎赴美濃國、先鋒到羽黑。辛未、家康令松平家忠窺羽黑敵陣形勢、士

戶次道雪攻降草野鎮光城

申、秀吉放火於樂田、邊掠民戶、家康自清洲陣岩倉。是月、筑前國士戶次道雪會豐後兵攻黑木氏、實久請降。道雪等陣河崎、攻草野鎮光城、降之、又移陣高良山、與龍造寺政家・鍋島直茂對陣挑戰。（政家隆信子也、直茂共同族、且隆信母再嫁直茂父清房、故隆信存時、直茂既有威望、隆信死後政家少而卑、仕直茂、此後直茂悉領龍造寺地、為肥前巨室。）○九月甲戌朔、家康遣松平家忠於樂田刈敵陣之田。戊戌、秀吉築數壘、分兵守之、各定制法而收軍入大垣。自勝入死以來、秀吉或出或入、雖窺小牧形勢、然不能決戰、累月無尺寸之功、故收軍於大垣。（和議之志萌於此。）是月、家康別將管沼正家與保

佐佐成正攻能登末森、奧村永福以死守之

科正直・諏訪賴忠、合兵攻信州妻籠城。秀吉遣援兵、正家等解圍而退、城兵尾之、正直為殿、全軍而皈。佐佐成政催越中國兵、得一萬餘騎、俄到能登境末森、城主奧村永福（前田利家家士）據城固守之。既成政襲來圍末森城甚急、永福力戰一日一夜、成政令千秋氏招降永福、募之以能登二郡及黃金千両、永福掉頭曰、我以死守之、不知其他、而馳使於金澤城告變。利家及其子利長率軍馳行救之、大破成政陣、成政敗皈越中。利家獻首級於京師、秀吉賞利家功、且感永福守城之勞。利家暫留末森、成政復催兵亂入加賀國、

島津義弘徇三倫二筑、唯阿蘇氏不從

利家馳皈金澤、與成政相挑、利家多立旗幟、張疑兵、成政謂秀吉援兵既來、而引兵皈越中。（成政勝家黨也、勝家死後降服秀吉、故領越中如初。成政昔與秀吉同列、故不樂屈服、至此與信雄通、有取北國之志。）島津義久令其弟義弘徇肥後國赤星・隈部・三池・小代等、皆降服、其餘肥前・筑後・筑前諸士、皆望其威風、唯肥後阿蘇氏不從。○冬十月甲辰朔、秀吉進軍於勢州、丁未、家康修小牧要害、令松平家忠・管沼定盈守小幡城、己未、家康令酒井忠次守清洲城、榊原康政守小牧而皈岡崎城。○十一月癸酉朔、戊寅、秀吉到伊勢陣于羽津、使蒲生氏鄉守名穗生城、蜂須賀正勝

秀吉諭富田左近・津田隼人、勸其主信雄令講和

守中桑部、信雄亦屯于長島・桑名、家康到清洲、為信雄援勢。頃間、秀吉召富田左近・津田隼人於陣營、懇諭曰、我厚蒙信長恩、非口舌之可盡、我誅光秀以復讎、信長若有靈則何不開眉於黃壚哉。我有功無罪、然信孝・信雄欲誅我、故我不得已而出軍、素志何然乎。信孝既不良而死、我今請與信雄交和、信雄點頭頷、則我喜何以加焉。卿等熟謀之。二人感秀吉言而到桑名告信雄、信雄許之。二人又到秀吉陣告之、和議成矣。兩軍皆悅。（秀吉多智、故託言於不忘信長舊恩、然實憚家康勇武、慮其遂難勝、而與信雄和、令家康自罷軍也。）癸未、秀吉到矢田河原、謁信雄、曲膝舐

狹而不言、獻良劍而退、且返犬山城於信雄、戊子、家康遣石川數正於信雄秀吉兩營、賀和睦之成、即日發清洲、皈岡崎城、秀吉皈京、兩軍諸將各皈國、癸巳、家康皈濵松城、甲子、參議從四位下平秀吉越階叙從三位、任權大納言、（不歷中納言）秀吉遣使於濵松、請和、家康不許、（一説曰、家康素與秀吉無怨、為信雄之援挑一戰得勝、利信雄和睦、故收兵無屈秀吉之趣、又不有和睦之亂、由是不許彼所請）秀吉以勢州松島以南五郡賜蒲生氏鄉、○十二月、癸卯朔、甲寅、家康依秀吉之請、遣長庶子秀康於大坂、石川數正從之、秀吉養秀康為子、授羽柴氏、號參河守、數正子（號勝千代丸）、本多重次子、

佐佐成政勸家康再起兵擊秀吉不聽

（號仙千代丸）留仕秀康、初家康欲令其異父弟定勝質於秀吉、母堂曰、定勝兄源三郎昔質於甲州、困於艱難、今又令我子遣大坂乎、我老矣、願宥恕之、故其事止矣、丙辰、信雄往濵松、主酒井重忠家、而見家康、謝其援兵戰功、丁卯、家康使酒井重忠導信雄、遊獵於吉良、松平家忠蒙命饗之、是日、佐佐成政到濵松、謁家康、請間曰、君願再發兵擊秀吉、臣自越中出軍挾擊京師、可誅秀吉、然永屬麾下、盡微忠也、家康不許、曰、我素與秀吉無怨、先日之事、為信雄耳、我力既平五州、不可與秀吉挑戰也、成政失望而去、到尾州勸信雄

成政冒沍雪踰佐良佐羅岳到駿府

起兵、信雄不許、成政不害、皈越中、事聞大坂、秀吉大怒、憎成政、初成政與利家接境挑戰、而與信雄通好、謂使信雄為主將、滅秀吉、可以報信長之恩、及聞信雄與秀吉和睦、以為遺念、一夜俄去富山城、召近士曰、我間行到遠州濵松、議事、比及來春、可大舉滅秀吉、使信雄得志也、若利家知之、可急襲富山、我往還不過二十日、其間深秘我他往、而朝夕配膳亦可如常也、僅率小壯者可百人、冒嶮山佐良（號佐羅岳）、凌大雪、着橇、魚貫而直下、漸得到蘆宿、携夫家與物以為鄉導、歷八日、到信州諏訪、馳脚力、白其趣於濵松、而到駿

秀吉欲滅畠山貞政及根來雜賀、令白樫氏為内應之約

元親與貞政通好約襲大坂

府、家康遣騎五十、駄百、迎之、且點定驛舍、畠山貞政欲催根來雜賀兵、待信雄告報、襲樂田陣、及聞和睦事成、而士徒皆散、貞政又保岩室城、秀吉議滅畠山、屠根來雜賀、然聞岩室地嶮、不可輙拔、密啗畠山家士白樫氏曰、來春我可征紀州、汝其為内應、白樫曰、我畠山累世家僕也、君若存畠山家、則臣為内應、取城獻之、秀吉許之、秀吉與信雄構難之間、長曾我部元親與畠山貞政、及根來雜賀通好、約待時機共襲大坂、先使其弟親泰艤戰艦、而竊獻使於小牧、白其趣於家康、使至時、信雄既與秀吉和、而家康班師、然

薩將稻冨氏與肥後甲斐氏戰又攻高森氏大友兵襲稻冨敗之

賜書感其志貞政元親甚以爲遺念是月薩州將稻冨氏到肥後國與甲斐氏戰於花山不克稻冨又假新納氏兵攻高森氏城高森防之不利乃佯請降去城而請援兵於豊後大友宗麟使志賀氏率千五百人往救之高森合其兵俄襲稻冨大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稻冨僅免皈薩州是年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巡視輝元所領諸國而入中山城時穂田元清次子宮松丸出見焉隆景見其容貌非常而告元春曰彼兒雖幼必其繼元就之風者也元春曰然方今輝元無嗣子不如養之以授其封也既而元春隆景到藝

大內定嗣叛政宗屬芦名義廣

天正十三年

州告輝光輝元大喜欲養之以爲嗣子元清者元春弟隆景兄也元就存時繼穂田家宮松丸後號毛利秀元（一説曰秀吉以輝元往年不違和議故輒誅光秀而成大功由是甚與毛利家睦然元春隆景等以輝元無子若早世則恐秀吉削其封國故速議定繼嗣之事）島津義久未有子以其弟義弘（初名忠平孫兵庫頭）屢有勇功故養之以爲嗣讓其國與州伊達政宗部下大內定嗣以其領地屬會津蘆名義廣政宗怒遣使責之定綱答之以誇言政宗欲討之義廣彌厚遇定綱自是政宗與義廣交惡

乙酉十三年春正月癸酉朔秀吉在大坂城○二月癸卯朔家康歸濱松城命參州群士城吉良甲寅左

秀吉擊紀州畠山貞政合根來雜賀兵拒之

大臣藤昭實任關白秀吉降令於畿內近國曰來月可南往修其軍裝且豫築壘搆砦根來雜賀兵築千石堀積善寺濱城於岸和田邊以待之畠山貞政催聚舊好之士守岩室城（畠山氏世領紀州故根來僧兵屬之爲先鋒例也右京某愛染院某等以武勇發名者不少其尤者許持戒珺鑁以爲一時桀）○三月壬申朔庚辰秀吉發大坂擊紀州環列二十三隊騎步千餘萬使秀次攻千石堀細川玄旨其子忠興攻積善寺中川氏高山氏攻濱城堀秀政筒井順慶長谷川秀一向根來寺又分兵攻岩室城癸巳千石堀兵士五百横擊秀政等秀次見之即進兵秀政等亦相進夾擊

根來寺滅于此

根來兵破之追奔逐北遂攻千石堀乘巧於一舉然城中能拒之且隍塹甚深城中城下戰爭之聲響天呼號之音動地筒井順慶頻發火箭火入鳥銃藥篋因是城中火起忽爲焦土燒死者千六百餘人積善寺濱城皆去城而逃甲午秀吉進兵到根來寺根來銃兵既在千石堀積善寺濱城所留在寺者多是黃髮鯢齒也故遂見秀吉旗而不欲拒之唯速欲逃出相謂曰佛像在何箱梵篋在其所皆可持載而出既而秀吉先鋒到寺門前大呼放火堂院悉燒亡老僧等逃出群士競入諸院奪取金銀米錢者不得計量

岩室城陷、畠山貞政滅

雜賀陷、有勇名者皆死

根來寺滅于此、其殘黨離散諸方、畠山貞政家士白樫氏內應秀吉而放火揚兵、秀吉諸軍競擊之、岩室城陷、貞政亡跡、至此畠山家滅、白樫請立畠山家、秀吉怒曰、貞政不請降而滅、何興其家哉、白樫不能重請而止、初秀吉約白樫以重賞、故殺貞政為內應、然至此僅與一萬石、後白樫悔之、秀吉攻雜賀、敵兵三千、固守太田村城、秀吉以為攻此城而蟻附、不得急降之、乃築長堤、以吉野川灌之、城中請降、秀吉赦之、城守及有勇名者百五十三人皆死、秀吉使中村一氏守雜賀、秀吉以熊野高野山嶮路艱難成巨害、議發兵破屠之、先進軍於熊野、新宮本宮社人

僧興山請秀吉、免高野山被兵

近里之黎庶束膝而降秀吉曰、熊野者關防多而遊子艱矣、即命熊野別當發處處關防而攻破湯川氏城、其餘玉置等八莊司等皆降服、是等自古負嶮據城、且熟武事、故見時勢變動、守護亦懷撫之不攻之、至是其巢穴悉破而殘黨流散放浪、高野山僧甚恐秀吉進兵、時有客僧興山者、號木食上人、為山僧來謁秀吉曰、若宥恕不攻山、則山僧唯命之聽、敢不違忤、秀吉許之、使興山歸山示諭件件、僧侶無異議、由是高野無事、高野僧有三等、其一曰衆徒、勤密宗之學、故稱學侶、其一曰行人、專嗜武事、曾與信長挑戰、其一曰廻國僧、經歷諸國、以商賣為業、此行秀吉、依興山力得免滅亡、故山中悉屬興山指揮、

島津義弘徇肥後、阿蘇氏不從

秀吉降法制三條於高野山

以秀長為泉州紀州守護、秀長曾封播磨、至是既領二州、秀吉遊覽弱浦玉津島吹上濱而歸大坂城、秀吉凱旋後、湯川直晴山本主膳匿身於山林、密結殘黨以待時變、今春秀吉新築大城於洛之內野、謂諸將曰、可待經營成而催行幸之儀、島津義弘徇肥後國、陣花山、國士多從、唯阿蘇氏甲斐氏不從、令木脇氏守花山而歸薩摩、○夏四月、壬寅朔辛亥、前內大臣藤晴季任右大臣、晴季與秀吉睦、故預朝政、是日秀吉降法制三條於高野山、其一曰、海師手印所載可為寺領、其外年來所押領者速可還本、若不然一山既背海師之法、非滅亡之基乎、

越前守丹羽長秀卒

其二曰、寺僧行人等不嗜學問、貯置甲冑弓鉄砲、非沙門之事業、可謂惡逆無道也、向後勤學問、不可携武具、其三曰、朝敵國敵凶徒怨讐之輩、來匿於山中時、僧徒扶助之、即是與同罪也、自今以後制禁之、若夫喪親失子、或向背於主人、或蒙恥辱失面目、或剪髻遁世、真實發道心之族、雖在山非制限也、以比叡山根來寺之滅亡、可為眼前之烱戒、此三條衆徒行人等無違背、則秀吉亦可興隆之、學侶須良運、行人頭室雄等一山衆議決、而就細井氏獻謝狀、丁巳、越前守丹羽長秀卒、歲五十一、其子長重嗣、長秀平生有積、

火葬後病塊出、形如石龜
秀長秀次為大將南征、討長曾我部元親
小早川隆景吉川元春、攻河野通直

聚之病甚苦之至、是不勝其痛苦、乃引刀自裁、火葬、後灰中撥出積聚、未焦盡、其蟲大如拳、如石龜、其喙尖曲如鳥、刀痕在背、秀吉見之曰、此是奇物也、醫家當有之物也、即賜竹田法印、乙丑、秀吉以秀長秀次為大將、催六萬餘騎南征、討長曾我部元親、令仙石秀久為郷導、此時元親既平阿波讃岐、合土佐領三州、河野通直黨元親、猶守伊豫國、故秀吉命毛利輝元、令小早川隆景吉川元長、擊伊豫小寺孝高為監使、元親在阿州羽久地城、為防禦之備、是月家康趣甲州、北條氏直攻皆川廣照於野州長沼城、而陣藤

北條氏直攻皆川廣照於長沼
秀吉與直家孝高輝元攻元親之屬城、秀長秀次率軍艦陷諸城

岡、佐竹義重援皆川、陣大和田、與氏直相挑、是月、秀長率和泉紀伊兵、到淡路洲本、秀次率但馬兵、到淡路岩屋、宇喜田直家率備前美作兵、與小寺孝高、蜂賀正勝、播州兵、到讃岐屋島、拔元親數壘、陣牟禮高松、毛利輝元陣備後三原、令小早川隆景吉川元長率八州兵、到伊豫新間、孝高會之、既而秀長秀次戰艦六百餘艘渡鳴門、陷和氣壘、到土佐泊、搆一砦、而攻木津城、仙石秀久為先鋒、元親分兵拒之、秀長又分兵攻一宮城、元親弟親安守之其餘阿波讃岐諸城、攻守累日、勝敗未決、秀吉將征越中國、招集諸將、然聞南

右大臣晴季說秀吉以襲關白職、秀吉乃改姓為藤

海難輙平、而議止北征、而自赴南海、秀吉欲任征夷大將軍、以增威望、然以非將種、故不快於心、時廢將軍源義昭寓安藝國、秀吉招之於大坂、告曰、公其養我、讓將軍號、然則我使公富榮不心、負公其勿疑、義昭曰、將軍非源氏則不能任焉、我雖衰猶帶將軍之號、如足下則本是凡卑、今雖振威、我不能養足下、以辱祖先也、秀吉且怒且笑曰、彼之昬愚不知時勢宜哉、其喪職流浪至於如此、菊亭右大臣晴季聞之、媚諂秀吉曰、公宜任關白相天子、以領四海、秀吉曰、關白與將軍孰貴、晴季曰、帝王之外無貴於關白者、將

氏

湯川直晴山本主膳等乘國主秀長南征虛蜂起、藤堂高虎擊平之

軍唯軍陣之帥、武士之長而已、自頼朝以來、公家衰而關白有名無實、將軍以武威領天下、今以公之大權、居關白職、則文武百僚悉皆望車駕之塵、秀吉大悅、晴季勸近衛前關白藤前久養秀吉為假子、於是秀吉改平姓為藤原氏、紀州殘黨湯川直晴山本主膳等、時國主秀長南征、而蜂起、留後者遣兵擊之、不克、藤堂高虎率國士急擊之、湯川戰敗、請和、導高虎兵擊山本於山中、高虎遂攻殺山本、斬首二百五十餘級、且搜索其餘類二百四十餘人、悉誅之、紀州悉平、高虎素仕秀長、播州之役、戰功若干、秀吉亦知其

伊達政宗初擊會津

隆景攻黑川氏降之

爲勇士至此大感其殊功令秀長加其采地（先是五千石至此領一萬石）高虎赴南海從秀長軍今夏伊達政宗初擊會津取檜原邑登大塩山窺見敵境內知其守備甚嚴難攻取而築堡於檜原且令畫工圖會津地理還深進之策○秋七月庚午朔辛未秀長聞秀吉欲自征南海令尾藤氏上書乘輕舸到京師啓曰南海平夷可計日而待焉何勞親征哉若枉旆則秀長何面目而再取弓矢哉然秀長榮辱不足言之唯恐似武威之輕也秀吉以爲然乃止南征是日小早川隆景圍黑川氏城降之令香川氏守之秀長圍一宮城

勅內大臣正二位藤秀吉爲關白

而進向羽久地城（元親本營）放火於近邊又退陣一宮壬申秀吉催雜戲於禁庭備叡覽親王公卿侍焉庚申藤昭實辭關白殊勅內大臣正二位藤秀吉爲關白（基經以來非攝家藤氏嫡宗任關白無例雖前久晴季言而記勅許然實秀吉自爲之義久以來上威不振應仁以來王綱僅存宮室荒廢此攝家名不亡但以秀吉任關白故朝廷稍贍蓋是前久晴季相謀之素志也）正二位藤信輔叙從一位初信輔欲任關白然昭實辭表稍遲故晴季密奏曰近衛二條相爭共無謂也縱任之唯尸職耳方今秀吉執朝政威振天下則實是關白也任之則名實相應勅曰可也（傳稱後年秀吉遊毛利輝元家義昭入道昌山迎謁於疾際秀吉指曰昌山昌山如關白之貴何可憐舊將

秀吉隆景元長進而入四國連戰陷諸城元親稍窘

軍在其所昌山不覺聳首）壬午是日隆景元長圍金子城城主金子氏出拒之不利明夜金子指土佐國逃走隆景元長部下追擊之斬金子等首級凡三百餘乙酉隆景等進陣新井柴尾陷石川帆柱兩城秀長攻阿宅城降之到讚岐境隆景元長往會於秀長陣秀長賞其速平伊豫而議合軍入土佐國（此一段見安西軍策與天正記元親記異）既而秀長攻木津一宮兩城藤堂高虎先鋒與橫山隼人合鎗郤之高虎被創秀長授其所著之鎧賞高虎勞木津城主桑名氏去城而逃親安猶保一宮城依高虎乞降秀長速勝元親境內日縮議據險待

敵一戰決死秀長令谷氏往羽久地城說元親曰足下武勇衆之所知也然此戰不可勝者必矣足下若破我軍亦是一時之利耳關白公重發大軍縱又破之關白親征則足下亦不能敵也今足下所保僅兩三城而已以其城早降則服關白之威風也未必曰敗軍勢窮然則長爲一方之藩而保其家不空多年之功足下猶豫而兩三城皆陷則舉族夷滅當其時乞降恐難得赦元親罵曰我聞戰敗而自殺未聞勢不窮而忍辱降服今猶存羽久地一宮兩城猶期快戰不知其他谷氏退與元親老女等議衆皆謂秀長

勅關白秀吉沙汰朝政

所論實、宜乃相共勸元親請和、元親領焉、由是和議成矣、秀長為之獻使於京師請之、秀吉許之、南海平矣、秀長秀次取元親質子而歸洛、諸將班師、隆景元長亦歸國、頃間、勅關白秀吉沙汰朝政、其畧曰、攝家與准后宜則與親王家論座位、又門跡與准后宜則與前職攝家論座位、秀吉裁斷之以為各座、然伏見殿、近衛龍山、不可混他、共可為別座、其餘親王攝家門跡各定座次、其餘議定有差、菊亭右大臣藤晴季、勸修寺權大納言藤晴豊、中山權大納言藤親綱、三人為傳奏臣、受秀吉旨奏事施行、秀行奏請丹波全

北條氏直佐竹義重相争壬生上総介叛義重應氏直

宗叙法印、掌施藥院事、其子秀隆叙從五位下、任侍從、聽昇殿、全宗、丹波醫流之裔也、然其曾祖李重去京、移住江州、全宗少為叡山僧、還俗為道主弟子學醫、仕秀吉、甚蒙眷遇、常侍左右、進藥有驗、故秀吉執奏如斯、全宗痛叡山滅亡、屢曰之於秀吉、叡山再興多是全宗力也、此後秀隆早世、全宗養外族三雲氏子宗伯、繼施藥院家、秀吉今賜黄金五萬兩、白銀三十萬兩於諸將屬士等、是月、北條氏直、佐竹義重猶相争于長沼城邊、壬生上總介叛義重應氏直、而屢與義重兵戰有功、兩軍相持、既及十旬、然地隔險阻、

伊達政宗擊會津蘆名義廣畠山義繼等拒之

秀吉北征

不能大戰、互出邏卒相擊耳、軍中多暇、晝則馳馬試足、夜則見走花燈、(俗曰花火)以慰閑寂、義重族義久與北條氏輝通使講和、互誓約班師、小田原諸士登岩船山觀義重歸軍之列、義重疑之、欲反兵、氏直令諸士下山、義重整列歸佐竹、氏直歸小田原、(佐竹累世關東巨室、頃間全領常陸一國、食禄殆百萬石、居水戸城、令部下分居諸壘、且義重弟義廣繼蘆名家、領會津、故奥州亦有屬佐竹者、勢威稍強、與小田原抗衡、)伊達政宗擊會津陸小手森田村清顯來、會蘆名義廣發兵援小手森、二本松城主畠山義繼屬之、政宗擊破之、進拔三城、○八月己亥朔、壬寅、秀吉北征越中佐佐成政、是日、先鋒既發、甲

佐佐成政、前田利家先登

辰、秀吉自大坂入洛參内、奏北征之事、直出軍經江州、向北陸、前田利家利長為先鋒入越中、織田信雄、織田信包、(包或作兼)丹羽長重、細川忠興、金森長近、蜂屋頼隆、宮部善祥房、池田輝政、稻葉貞通、森忠政、蒲生氏鄉、木村隼人、中村一氏、堀尾吉晴、山内一豊、加藤光泰、九鬼嘉隆等、各從軍守列而進、(此役秀吉到處城主供張饗、留金澤累日、利家利長喜而經營之)佐佐成政以外山為本營、(外或作富)或構若干子城、且築三十六砦、隔倶利伽羅谷、據險構柵、掛棧僅通山谷路、擇壯士固守之、戊午、秀吉大軍到越中境、先驅逐駿馬三百匹、試山蹊之險、認其跡痕、

大軍踰俱利伽羅谷
利家攻本營成政剃髮乞降

踰俱利伽羅過砥浪山登岩田峯則越中一國悉在目下秀吉控馬熟思之乃命諸隊出卒夫鑿山以開新路而令諸將分陣羣嶺壬戌利家等進攻成政本營諸軍繼之成政力戰拒之秀吉以大軍圍之七日織田信雄憐成政爲之請赦死秀吉許之信雄告之成政成政喜焉丁卯成政剃髮謝罪降服秀吉令利家利長等悉取成政部下諸壘而召成政爲談伴先是上杉景勝服屬秀吉至此越中入掌北陸道悉平（一說曰成政奮戰力盡依富田左近津田隼人請降秀吉許之成政出見秀吉秀吉快然曰卿以昔爲同列故不屈我固是大夫也今知我貴而降我豈遺故舊哉汝亦不可遺恨早剃髮爲談伴與汝談舊成政

秀吉携成政歸洛召茶寮或夜話更無忌避

不得已而爲髮秀吉携之歸京或侍茶寮或陪夜話雖獨坐幽處召之對話無忌避之色然知其勇猛不授食祿）初甲州若御子之役（見天正十年）和議既成家康與北條氏直約悉取甲信之地以上州隸小田原故氏直以其所押領信州佐久郡獻家康然真田昌幸信州所領之外併有上州沼田不附氏直氏直遣使促之不肯聽之氏直怒告家康家康曰昌幸違往年之約背足下之命不返沼田於我願足下斷之由是家康遣使責昌幸曰信州諸士皆屬我麾下汝亦然何令我違氏直約哉速去沼田可以城返氏直也昌幸辨解曰我久領沼田難安與北條若賜他地則可從命也

真田昌幸不返沼田城家康怒遣忠世元忠親吉長盛等攻之

家康曰信州郡鄉各有其主他日我得新地則可與汝也昌幸曰然則賜河中島此地今屬景勝臣自擊取之家康曰是隣國相爭之端也汝暫待我得新地而可也昌幸謂我非累世家僕唯以武田滅附時勢屬麾下何無故失累代之地哉昌幸遂獻使於秀吉請援兵據上田城（在信州）家康大怒令大久保忠世鳥居元忠平岩親吉岡部長盛及信州諏訪頼忠保科正直屋代勝永三枝昌吉遠山氏知久氏下莊氏大草氏武川蘆田等征昌幸是月忠世等諸將悉到信州圍上田城昌幸固守無拒戰之勢諸將輕侮不拔

氏直召長尾顯長由良國繁囚家士據城而叛

而粮乏遂降是月北條氏直聚上州諸士之質子於前橋城而令精兵固守之且召新田城主長尾顯長館林城主由良國繁於前橋城留而不歸之二家諸士以顯長國繁母爲帥據城而叛（由良長尾雖爲別族顯長自由良家養於長尾繼其家實國繁同母弟也故由良家士深井大澤長尾家士白石矢野渊名等相議守城受彼老母指揮）氏直令中條氏告而城曰由良長尾改換其來地汝等速可獻城而去城兵答曰我兩將在館林未歸臣等豈私可去城哉中條放兵攻之城兵拒之累日中條戰死氏直令叔父氏輝帥大兵攻之不克氏直老臣令人說國繁顯長曰卿等爲幽囚之身家士

氏輝取新田館林兩城、國繁顯長得赦

阿蘇氏陷花山城

眞田昌幸襲濱松諸將陣、忠世元忠等殆危、尾崎小見山等死之

等擁城防戰、恐卿等不免死、不如諭家士等速獻城
而去也、若然則卿等兄弟賜懸命地必矣、國繁顯長
以爲然、遣書示諭家士等、衆皆謂我輩守城之力未
盡、然城主之命不可違之、乃出城而去、氏輝取新田
館林兩城、國繁顯長得赦、國繁赴足利、顯長赴相生、
肥後阿蘇氏甲斐氏合兵攻花山氏、陷之、薩州戍將
大脇氏戰死、○閏月己巳朔、秀吉自越中班師、陣日
宮、留數日、前田利家設饗獻茶、賜越中國於利長、越
後景勝獻使賀捷、秀吉亦遣使於越後報之、庚午、眞
田昌幸伐襲濱松諸將陣、諸將驚駭而走、大久保忠

秀吉擊飛驒國守藤縄藤平之

世、平岩親吉、岡部長盛力戰不克、尾崎氏兄弟爲殿
而死、昌幸乘勝頻逐之、鳥居元忠拒之、殆危、小見氏
死之、元忠得免、凡殺傷者三百餘人、忠世立旗於河
邊、集敗軍之士、來會者百餘騎、暫與昌幸隔川對陣、
（酒井與九郎得首級、大河内善一郎與昌幸軍十日置氏合鎗、）既而昌幸引兵歸上
田城、忠世等以諸隊敗北、故不能再戰而退矣、辛未、
忠世與柴田康忠合兵渡筑摩川、陣八重原、昌幸出
上田屯手白塚、忠世欲戰、鳥居元忠平岩親吉不頷、
故相互爭持、甲戌、秀吉發自越中、路聞飛驒國司藤
縄藤（姉小路左京太夫、）有黑心、遣金森長近往擊之、悉平之、

秀吉入坂本城、行南征北伐之賞

賜飛驒國於長近、戊寅、秀吉入坂本城、行南征北伐
之賞、賜大和國於秀長、（紀州如元、而改和泉、）以伊賀國賜筒井
定次、（以父順慶故改大和國、）賜近江國於秀次、以中川一氏、堀
尾吉晴、一柳直盛、山内一豐附屬秀次、（以秀吉無子、欲秀次爲嗣
故也、）（如）以土佐一國賜長曾我部元親、如元、而賜阿波
國於蜂須賀家政、以仙石秀久爲讚岐國守、而十河
氏等分邑受封、賜淡路國於脇坂安治、而伊豫國未
置守、又以木本氏爲和泉守護、以但馬國分賜前野
氏赤松氏別所氏明石氏、使福島正則居西播立野、
（立或作龍、）中川氏居東播三木、高山右近賜明石郡、其餘

諏訪賴忠與眞田昌幸戰

播州鄉邑及攝州分與左右近侍諸士、而削丹羽長
重越前國、唯賜若狹國加賀半如元、（丹羽家譜曰、擊成政時、長重違
軍法、故除越前、一說曰、長秀以長重歳少、故遺言返越前、）分越前國、賜三十萬石
於堀秀政、十五萬石於長谷川秀一、而蜂屋賴隆、木
村隼人、各賜五萬石、前田利家領能登國加賀半如
元、併賜利長越中、而甲北陸、但割越中一郡賜佐佐
成政、既而秀吉歸大坂、丁亥、諏訪賴忠與眞田昌幸
戰、戊子、昌幸出兵於丸子邊、岡部長盛逆擊、大破之、
斬首數十級、從兵各勵戰功、昌幸退歸上田、長盛獻
首於濱松、家康賜感書勞之、家康遣大須賀康高、井

太須賀康高、直政等赴信州、與昌幸對陣、忠世、康高等班師

景勝受秀吉旨、救真田昌幸

伊直政、松平康重、帥師赴信州、攻上田城、召還大久保忠世等、康高等與昌幸對陣踰月、是月、島津義久遣大兵於肥後、擊熊莊、拔數壘、熊莊及阿蘇氏皆屬薩州、唯筑紫廣門去肥後、赴筑前、屬大友宗麟○九月戊戌朔乙卯、家康獵參州田原、上杉景勝受秀吉旨、為救真田昌幸、發大兵向信濃、濱松諸將相議曰、上田城險不易拔之、景勝大軍來會、則難克者必矣、不如全軍而歸也、乃各班師、大久保忠世留信州、居小室城、保科、諏訪等國士皆守其城、為忠世之援、抑上田城、景勝不及出軍而止、頃間秀吉以德善院前

秀吉置五奉行并所司代

田玄以、彈正少弼淺野長政、右衛門尉增田長盛、治部少輔石田三成、大藏大輔長束正家、為五奉行、長政妻者、與秀吉夫人雖不同胞、而有姊妹之睦、故凡每有評議、不論內外、長政皆預焉、玄以者、信忠之所推舉也、長束者、曾事丹羽長秀、其評論超于常人、長盛、三成者、久事秀吉、尤有功勞、且長盛頗有豪膽、而明於刹損、因是以此五人為五奉行、秀吉令曰、玄以為所司代、可掌洛中洛外之雜事、神祠佛寺之事、長束可掌貢賦租稅計會之事、長政、長盛、三成校論諸事、勿使為不善、勿使諸人抱勞困之情、大事則五人

三條則

政宗取小濱、岩角二城

相議而定之、小事則一人二人相議而決之、群國之政教等、可速議而折之、莫敢遲滯焉、斷決獄訟、則慎而聽之、勿愛富者、勿輕貧者、若其聽之不明、則天下之汚名生矣、又下令曰、諸士各可愈病根、病根有三、其一則私欲枉曲、其二則以私怨故、密謀復仇、其三則多貯金銀、沉湎于酒、欲貪其名、親于牀第、且嗜厚味、是三者人之病根也、推其所原由、則貪欲為之本、諸士慎而愈之、則受人之餽遺亦或不妨矣、然訴者富者、苞苴等之贈物者雖甚多、而莫固受之、此等條則諸士體之、是月、政宗擊會津、取小濱、岩角兩城、近

城、畠山義繼佯降、囚輝宗以歸

伊勢外宮正遷宮

鄰驚懼、畠山義繼憑輝宗乞降、政宗許之○冬十月、戊辰朔乙亥、畠山義繼來會輝宗修好、宴飲及歸、輝宗送出門、義繼從者數人捕輝宗、擁之以歸而為質、時政宗遊獵聞變、追馳到高田原及之、輝宗揚聲曰、速殺義繼、勿厭我死、政宗放砲擊之、義繼從者怒而殺輝宗、於是政宗奮進殺義繼、斬其殺輝宗者、乘勝入二本松境、到處燒屠之、遂迫城下、二本松家臣新城常隆合兵來救二本松、政宗引歸、庚辰、伊勢內宮正遷宮、外宮亦自永享六年正遷宮之儀不行、經百三十年至永祿六年再興之、自永祿至此二十

隆景、吉川元長到大坂、謁秀吉、為懇親、

(三年而從行之、)丙戌、小早川隆景、吉川元長到大坂、請謁秀吉、秀吉悅、而遣小寺孝高、蜂須賀家政、迎之泉堺、丁亥、招之城、賜饗曰、往年不變和議、令我討賊、而開今日榮運、元是毛利家之力也、我不忘於心、乃以伊豫國賜隆景、報其先功也、且告曰、島津未來順、我將西征、毛利家可為先鋒、聞元春既告老、然為我一出、會於戰場則為幸、及其歸國、使孝高家政送之、到備中國、每驛舍供給之、頃間、長曾我部元親來大坂、初謁秀吉、秀吉令秀長導之、眷遇不淺、元親悅而歸國、乙未、家康召諸將於濱松城曰、聞諸國各獻質子於秀

德川北條交換誓狀、益固和約、

義久與宗麟戰不利、

石川數正出奔岡崎城、仕秀吉、

吉、我不欲遣之、然汝等以謂何、僉曰、五州兵足以拒秀吉、何畏之有、家康曰善、遂不遣質、北條氏直令其家臣二十人各獻誓狀於家康、以彌固和約、家康亦令家臣等遣誓狀於小田原、是月、島津義久將新納忠元、平肥後國到豐後國境、陣波野原、大友宗麟發兵拒之、薩州兵不利而退、豐後兵追擊、獲首六十三級、〇十一月丁酉朔、己酉、石川數正去岡崎城、出奔京師、松平家忠自深溝城馳到岡崎、數正既到尾州、家忠令私兵守岡崎城、數正遂赴京、仕秀吉、石川先出自陸奧五郎源義時、(義家五男)十傳至政康、在下野國、

屬本願寺兼壽、(號蓮如)而相共到参州、政康有二子、長男康長屬本願寺、二男親康仕松平親忠、其子忠輔仕親忠長親、為家老、其子清兼(號安藝守)仕清康廣忠、歷仕家康、勤勞不懈、數正者清兼嫡孫也、幼而從家康於駿府、爾來攻城野戰之功不少、頃守岡崎城、指揮西参河諸士、與酒井忠次同列、秀吉聞其勇略、以利招之、數正忽生異心、及其將叛去、遣使於大給城主松平家乘、家令松平近正誘之、曰、卿若從我志屬秀吉、則大其家門者必矣、近正怒曰、我豈事二君乎哉、若使再至則斬之、數正慙且悔云、(數正既去、其叔父家成、號日向守、家

京地大震、越中木舟城沉于海、

新納忠元與大友宗麟戰筑前、

成子康通、號長門守、仕家康如初、)是時松平家忠速到岡崎、松平重勝來會、松平近正懼家康疑己、而遣其子一生於濱松、以為質子、家康曰、汝既不黨叛臣、我何疑之、乃賜短刀於一生而返之、庚戌、酒井忠次及参州諸將到岡崎城、辛亥、家康聞岡崎之變、到吉田、遣使於小田原、告數正叛、壬子、入岡崎城、感松平家忠速到岡崎、有守備之勤、乃命諸將修岡崎城、且賜饗膳、乙丑、地大震、京壬生地藏堂倒、越中國木舟城沉于海、是月、新納忠元率六千餘騎、到筑前山鹿、大友宗麟令兵拒之、互有死傷、(宗麟漸老、讓國於其子義統、義統委軍事於志賀道擇、居豐後岡城、指揮)

佐竹義重、會津義廣、岩城常隆、結城義親、源顯光合兵擊伊達政宗

小笠原貞慶攻高遠城、保科正直拒之而克

諸隊佐竹義重、會津義廣、岩城常隆、白川城主結城義親、石川城主源顯光率三萬餘騎擊伊達政宗、略安積郡、陷中村城、政宗到岩角、聚八千人分兵守高倉城玉井城、政宗陣觀音堂山、既而兩軍相戰互有殺傷、政宗弟成實歲十八、勇氣拔群、家族元宗重宗政景家士片倉景綱、原田宗長、茂庭氏佐月氏、各有戰功、敵疲而退、政宗亦不能追焉○十二月丁卯朔、己巳、信州小笠原貞慶率三千餘騎攻高遠城、城主保科正直、拒而破之、貞慶引去、家康賜刀於正直、且賜感書、初長時為信玄被敗、赴洛仕義輝、義輝沒後、到

聚樂城成

奧州會津、寓蘆名氏、其子貞慶經歷京師奧州、久而歸信濃、以舊好之援、取深志城、改名松本城、是月、秀吉諭信雄、遣其家士羽柴雄雅、土方雄久、說家康曰、我儕無秀吉令、人視事就秀吉、亦與足下素無怨憤、唯在一時之爭耳、足下當速入洛、若然則匪翅秀吉也、我亦悅耳、家康不聽、雄雅、元瀧川氏、秀吉授羽柴氏、號下總守、雄雅或作雄利、是年、內野新城半成、秀吉號之曰聚樂、家康以青山忠成為嗣君之傅、淺井半兵衛、鴨田權兵衛、瀧六藏等為抱負之士、毛利輝元招宮松丸於櫻尾城、吉川小早川等以下亦皆稱臣、輝元之妻者、宍戶隆家女也、隆家子曰元家、元家

輝元嗣子宮松丸入洛、秀吉大悅

有六子、五男吉內、自幼侍于輝元、輝元之妻甚愛之、常欲請輝光為其嗣、以宮松入城、故有不平之色、元家亦含之、隆景聞之、告輝元曰、立嗣者、一家之大事也、君其莫使牝雞唱晨、方今秀吉雖結和議、猶有欲滅我家之志、君其傾情於斯而可也、輝元曰、唯、隆景又曰、我疑元家有異心、不如以宮松丸質於秀吉、然則元家何以通秀吉乎、輝元許之、於是宮松入洛、謁秀吉、秀吉大悅、自授刀劍、自是與毛利攜善、遣蜂須賀家政于藝州、謀擊島津、輝元之妻密悅曰、宮松丸去矣、我志忽遂、然元家悟隆景之心、遂為狂疾、隆景

上杉景勝入洛謁秀吉

天正十四年

秀吉遣羽柴雄雅於濱松、勸家康入洛、不聽

錮之、上杉景勝入洛、謁秀吉、初秀吉克柴田時、景勝既降服、令其甥義真為質、其後秀吉屢賜書詞懇禮厚、景勝悅而入洛、義真、實能州畠山子、而其母景勝姊也、故上杉氏以為養子、

丙戌十四年、春正月丁酉朔、四方拜如例、關白藤秀吉率諸官參內、辛丑、從二位藤經賴敘正二位、正三位藤兼勝、宮盛長並敘從二位、從四位下秀長任參議敘從三位、秀長五位四位拜敘年月不詳、秀吉自京皈大坂城、懇諭羽柴下總守雄雅、遣之於濱松、勸家康入洛、雄雅乃發途、乙卯、家康狩參州吉良、丁巳、羽柴雄雅到參河、謁家康於獵場、述秀吉之旨、家康唯率黃臂蒼而

雄雅之所言、如耳不聞。雄雅屢告之、家康曰、我何爲赴洛歩於秀吉下風乎、汝早去。雄雅默然休於民舍。翌日詣旅舘請答詞。家康曰、汝未去乎、何其言之周諄乎。吾既懶聽焉、汝須早皈。雄雅曰、吾請爲貴公而言之、今使再至而貴公不從、秀吉之沛怒也決矣。若然則秀吉可發軍于此州、不亦危哉。今來而見國内、城壘未修、要害未治、而唯好放鷹、何也。但冀貴公察之。家康勃然曰、吁汝下總守敬而聽之。夫秀吉之兵、不可過十萬、我兵是可二三萬也。秀吉之兵雖多、而不知地形、我兵雖少、而能諳地理。迎秀吉兵於險隘

秀吉以其妹約嫁家康、以促入洛、家康從之

而要撃之、則我師得利、如疾風覆車、大山壓卵而已。吾豈爲憂哉。汝屢來以無用之言説我、我以汝爲安庸人。自今之後、必勿來此。若復來則汝命可危矣。雄雅恐徒皈觸秀吉之怒、而甚憂之。數日而到大坂、登城白之。秀吉不敢怒曰、彼人之取言信然、然吾深慮使其入洛耳。其夜既闌、秀吉急呼雄雅、雄雅遽騒信雄亦被招而共到城。秀吉昌披提短刀而出、一童隷燭從焉。乃謂雄雅曰、吾既使德川氏來于京師也。雄雅驚而無言。秀吉曰、吾以我妹爲彼之妻、若其家人等猶疑、則以吾母大廳（廳與政所同訓）爲質耳。然則曷爲其

家康氏政相會於黄瀬川

不來乎、汝復往矣。雄雅乃發途、家康既皈濵松。雄雅先過吉田、遇酒井忠次談事、相共到濵松。家康怒曰、安庸人又來耶、吾孰爲逢之哉。忠次啓曰、吉事也、公強而見之。家康許焉。雄雅拜謁述秀吉之意。家康曰、若然則姻家之親也、何可不入洛哉。秀吉若食言、且或有不義、則秀吉之罪也、吾何與焉。雄雅大喜、諸將賀之。雄雅皈大坂復命、秀吉甚悦。○二月丙寅朔、辛卯、家康爲試北條氏政之意、赴相州、先到駿府、陣鎌田。○三月丙申朔日食。北條氏政會家康於黄瀬川、獻利劔駿馬、及大鷹十二聯。家康贈利劔二握・緘二

踰年地震不止

秀吉召大友宗麟於大坂、眷遇太渥

百段、虎皮豹皮各五枚、猩猩皮二枚。且贈利劔三握、及南蠻鐵砲於氏直。是月大友宗麟使其子義統留守豐後國、而赴大坂。自去年十一月連日地震、至是月未止。○夏四月丙寅朔、庚午、秀吉召大友宗麟於大坂城。宗麟獻虎皮百張。秀吉賜饗、參議秀長・宇喜多直家・細川玄旨・長谷川秀一等候焉。使宗麟爲客、前田利家等列座。饗畢、命于宗易（號利休、爲茶人之最）點茶賜宗麟。而自導宗麟巡殿閣、登天守、且示武器及茶器、而賜名刀。宗麟自喜其眷遇過厚、而馳使告義統。一日宗麟陪坐之次、啟曰、臣家久領九州、然近歲嶋津

家康遣使大坂修婚禮之好

義久頻侵我境、諸士多叛、我屬彼、唯戸次道雪・高橋紹運守節不變、屢有戰功、且時時諫我、有敎導之志、願殿下召之、以列麾下、則臣之幸、而彼之榮也、秀吉聽之、及宗麟皈國、授印章於道雪・紹運二士、得爲秀吉之臣、（宗麟謂其家士曰、大哉關白之威、如秀長之親愛、利家之舊好、亦不能發一言、唯千宗易僅云云耳、）戊子、家康遣本多忠勝於大坂、以修婚禮之好、先是家康遣天野康景以爲聘禮使、秀吉不善曰、我像思酒井忠次乎、本多忠勝乎、榊原康政乎、必充其使也、康景是何人哉、我未聞彼名也、累日不得見焉、信雄遣土方雄久於濱松、告家康、家康不悦曰、秀吉

伊達政宗拔二本松城

嫌乎使者、則絶婚亦無妨、何改換使者哉、雄久曰、嫁娶約變、則甚憂之、願枉擇三士而遣其一也、家康曰、若換迎聘使、則康景有何面目、我何忍棄康景哉、然秀吉欲逢三士、則遣忠勝以重修好信耳、雄久喜而去、由是忠勝到大坂、秀吉欣然、先召康景受其賀禮、而逢忠勝遇之甚厚、賜良劔及藤定家遺墨、既而忠勝先皈、康景留而待婚期、是月伊達政宗攻二本松、分兵遮援兵之路、而急圍城、城兵勢屈、燒城逃去、政宗告捷於輝宗牌、而令其弟成實守二本松、○五月、乙未朔、戊申、天野康景從夫人羽柴氏（即是秀吉妹、）到濱

家康遣榊原康政於大坂修舅婿之禮

松、婢妾百五十餘人從之、秀吉使淺野長政監送之、酒井家次（忠次子）迎繼輿於參州西野、其父忠次饗於吉田、長政述秀吉旨曰、我有一妹、遣之於濱松城、以爲箕帚妾、衆皆呼萬歳、是日先寄輿於榊原康政宅、入夜迎於城中、而婚禮成、（夫人後號南明院、）丁酉、催猿樂賀婚儀、既而長政皈大坂、庚申、家康使榊原康政入洛、修舅婿之禮、康政先寓富田左近宅、俄而秀吉自來、謂康政曰、我欲見汝久矣、不待其登城而來此、想夫先年小牧之役、汝傳檄數我非、我欲捕汝魚肉之、然今與汝君交親、則舊恨頓散、而感汝忠於其主、自今

義久攻筑紫廣門

薩軍先陣陷多徒里日若山

而後議軍事耳、康政拜辭、翌日秀吉召康政、賜饗厚遇之、且諭康政令從家康入洛、既而康政皈濱松、○六月、島津義久率大軍到肥後八代、而使島津忠長・伊集院忠棟・新納忠元・北郷氏・大野氏爲先鋒陣筑後高良山、欲入筑前擊筑紫廣門而取大友地也、○秋七月、甲午朔、庚戌、家康赴駿府、爲討信州真田氏也、真田昌幸恐大軍至而獻使於大坂、告秀吉、是月薩摩先鋒陷多徒里日若山、而城筑紫廣門援勝山、於薩兵保寶滿城、高橋紹運遣其子彌七郎救之、而紹運堅守岩屋城、薩兵近到天拜嶽、張陣於岩屋四

薩軍攻高橋紹運於岩屋城紹運自殺城陷

筑紫廣門逃去寶滿城陷

面於是秋月氏城井氏長野氏草野氏原田氏星野氏等悉屬義久龍造寺政家亦來會焉然而義久以其冦家故疑之九州大槩望薩州之下風唯豊後一國及筑前高橋紹運屬大友耳義久屢使使僧招降紹運不從義久怒率大軍攻岩屋城島津忠長爲魁紹運力戰忠長殆危然諸隊相代競攻之紹運自殺城陷戰死者三千餘人既而寶滿城亦陷筑紫廣門出質子逃去薩兵遣使於立花城曰降則早降不然則往攻之紹運子宗茂答曰父既死我何求生乎唯待薩兵之來而戰死耳薩將皆曰義士也乃不攻

大友義統請援兵於大坂抗義久

島津忠長攻立花城宗茂攻高島居城殺星野兄弟

之而班師使秋月氏守岩屋寶滿兩城大友義統獻使於大坂曰島津義久蠶食九州我力不能防之願賜援兵以平九州然則我家永爲殿下僕從秀吉命仙石秀久小寺孝高爲西海監察使以長曾我部元親兵副之○八月癸亥朔己巳秀吉使者（或云淺野長政）到駿府諭家康曰聞欲討真田不順然彼頼我謝罪枉宥之則爲幸家康抑怒而班師乙亥前權中納言正三位源通勝剃髮（政名泰然號也足叟細川玄旨就三光院藤實隆受傳倭歌秘訣通勝師玄旨倚援之）是月島津忠長伊集院忠棟攻立花城宗茂力戰拒卻之宗茂進兵破若杉陣攻高島居城殺

秀吉下令分畀九州諸家義久獨不聽

星野兄弟而攻岩屋城與秋月種實戰而克之既立花城（宗茂者戶次道雪子養於高橋紹運而勇屢與筑紫廣門秋月種實原田信種等連戰屢克）（秀吉道聞令從之提撥感書賜名刀并砲藥等）島津義久令鎌田氏及僧久之赴大坂啓九州之事請其處分秀吉降令曰大隅薩摩兩國并肥後筑後日向各半國島津家領之豊後國豊前筑後肥後各半國大友家領之宜罷兵馬而日向半國返畀伊東氏以肥前一國附毛利家而筑前一國秀吉取之以爲厨料而使聽命未敢事既聞於薩摩薩摩諸士怒曰我君漸并九州關白何恣分割國郡哉不附九州於我一家則不能罷兵若秀

秀吉遣大聽於岡崎定納家康入洛之事

吉自來則可挑戰也何畏之有弥增軍勢將擧豊後○九月癸巳朔癸卯家康自濱松城移駿府城然以營造未全故不日而皈濱松城丙辰家康赴岡崎城時秀吉使者來促其入洛然諸將猶疑秀吉有異心家康答使者曰古來姻家不相見或爲敵或挑戰亦非無之何必誘我不入洛哉聞我不入洛則秀吉欲殺秀康然否我非以秀康爲質子秀吉養之爲子則父殺其子其不慈不義自爲之非我所預也乃皈濱松城秀吉復請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各獻質子家康命三將各遣其族一人於大坂秀吉使者

仙石秀久、脇坂安治、加藤嘉明

又來曰、婚儀既成、猶未入洛、蓋其猶不散疑心乎、然則入洛往還之間、遣我大廳於岡崎、以為質也、家康曰、秀吉待我如此、其切則我亦不可難之、由是入洛之事決矣、秀吉大悅曰、彼入洛則天下自定矣、秀長不平、告秀吉曰、以殿下之威重、以聖善送敵境、此是武門之大恥也、彼不受命則不如遂一戰決贏輸也、何以母為質哉、秀吉曰否、汝之量狹、天下一統在此一舉、故暫勞母氏耳、汝勿言之、是月仙石秀久與長曾我部元親及其子信親、脇坂安治、加藤嘉明赴豐後、會大友義統軍、小寺孝高赴安藝、令毛利家部將

等赴薩摩傳九州分領之命、與秋月種實等戰

藝兵福間氏、桂兵部、三刀屋等戰死

仙石秀久傳秀吉旨於義久、義久拒命

將三浦兵庫等三千餘騎先赴豐前、到門司城、小倉城主高橋氏黨島津而攻門司、三浦拒卻之、秋月種實救高橋、攢擊三浦破之、藝州福間氏（稱彥右衛門）戰死、桂兵部、三刀屋氏力戰、高橋秋月乘勝而進、桂及三刀屋從者十七人皆死、三刀屋猶不退、高橋亦不追之、既而三村氏自藝州來加、與三浦三刀屋設伏兵擊高橋秋月破之、仙石秀久遣使於薩摩、述秀吉旨命九州分領之事、且曰、義久在國振兵威不順之罪甚重、當速悔昨非而上洛謝之、義久罵笑曰、彼藤吉猿面郎、欲使我上洛乎、可勝笑哉、不見仙石之牘而

淺野長政、津田隼人、富田左近護大廳到岡崎

投棄之、秀久大怒、乃與大友催兵、謀擊薩摩、義久亦議向豐後、○冬十月壬戌朔乙丑、秀吉奏請家康及羽柴秀長共任權中納言（元參議）、甲戌、家康發濱松赴洛、酒井忠次、本多忠勝、榊原康政、鳥居元忠及近臣阿部正勝（稱伊豫）、永井直勝（稱右近大夫）、西尾吉次（稱隱岐守）、牧野讃岐守等從焉、丙子、到岡崎城、待大廳之至、己卯、淺野長政、津田隼人、富田左近護大廳到參州池鯉鮒、家康令松平家忠迎之入岡崎城、時或疑其真偽、家康招其夫人（秀吉妹）於濱松、夫人來岡崎竊見之、曰實我母也、乃相見相喜、由是衆疑散矣、家康令井伊

直政、本多重次護大廳留岡崎、辛巳、家康發岡崎、直政重次置大廳於樓上、積柴薪於其下、其意謂京大坂之間、家康若有不虞之變、則可速焚殺大廳也、大廳及婢女甚畏之、丁亥、家康到大坂、先入秀長館、須臾秀吉遽來、握家康之手、勞其沓程之行、乃令秀長設饗、其儀鄭重、一說曰、家康到秀長館、而入浴室、時秀吉至、乃解衣同浴、而耳語家康曰、我今位貴、然私則與足下接待可如舊時、唯請明日登城、為我盡禮敬、諸侯見足下敬我、則天下自平、是所深願也、家康曰諾、秀吉喜而皈（傳稱饗應之間、有開兩戶者、關東從者驚其聲、之築室不敢兩戶故）

冊立皇孫和仁爲親王

頗變色。冨田左近察之、來辨之。於是從者安矣。或云、先入洛、寓中島清延之宅。戊子、家康登大坂城、見秀吉、獻物數品、禮敬備矣。織田信雄爲先容。禮畢入別殿。家康與信雄相讓。秀吉自出庭迎之、握家康手、先導入之。家康從臣皆入室内。秀吉近臣等不能安居其間。秀吉自導家康登天守、羅列若干奇品、命千宗易點茶。經營盡美。既而家康皈館。秀吉使來贈名刀并茶壺、且命秀長爲家康新營大厦於聚樂城之郭内。秀長令藤堂高虎監之。（高虎所造之大門、雕刻窮工、壯麗煥然。往還觀之者佇立不能去。所謂日暮門是也。）頃間、冊立皇孫和仁爲親王。陽光院子也。（毋勸修寺故大納言

薩軍陷高城。大友部屬佐伯惟定誘殺島津家久使介

小寺孝高合藝師攻大野宮山。秋月高橋棄小倉保香春岳

藤晴之女也。）尋有元服之儀。關白秀吉加冠、藏人頭右大辨藤充房理髮。是月、島津義久帥大軍到日向國、陣塩見。先令其弟家久（彌中務）帥一萬騎向豐後國、而令嶋津義弘帥六萬餘騎、殊路自肥後境進發、而攻高城。陷之。伊勢貞昌初得首級。（歳十七）肥前筑後筑前諸城悉降服。家久進入豐後松尾城、遣使招降栂牟禮城主佐伯惟定。惟定佯許之、而誘殺家久使介二十人。大友宗麟授感書於惟定賞之。小寺孝高以吉川小早川等山陽山陰八州兵到豐前國。毛利輝元陣長府、爲後繼。秋月高橋去小倉城、保香春嶽。孝高入

島津氏復勃興

濱松功臣皆叙位

小倉城。吉川小早川攻破大野宮山城、陣松山。既而隆景元長率二萬餘騎攻宇呂津城。孝高率一千餘騎監之。遂拔之、斬城主賀來氏等千餘級、擒男女四百餘人、悉磔之。而攻高橋氏於香春嶽。於是輝元元春共自長府到小倉。仙石秀久併大友義統軍、進兵與島津家久戰。家久鋒鋭。義弘大軍自肥後進入豐後、既平半國。秀久不能戰而退保府内上原。島津勃興於大坂。○十一月壬辰朔。丙申、秀吉奏請、而家康及秀長共叙正三位。（元從三位）井伊直政（彌兵部少輔）本多忠勝（彌中務大輔）榊原康政（彌式部大輔）共叙從五位下。頃日

秀吉召直政賜饗、令數正伴食。相惡不通一語

吉川元春卒

家康發大坂東皈。壬寅、家康入岡崎城。留守諸將奉迎賀之。嗣子豫自濱松來岡崎侍之。對顏欣然。癸卯、家康令大廳皈大坂、井伊直政護之。大廳到大坂、謂秀吉曰、直政重次於我楚辛艱苦、不忘於心。秀吉曰、彼等各爲其主也。秀吉召直政賜饗、令石川數正伴食。直政惡彼不義、終日不通一語。共入茶店、亦不與話。而謂衆曰、彼叛累世之主、降附殿下。其怯弱之甚、不忠之至、人面獸心。誰不嫉之哉。目者耳者皆笑歎正、而嘆直政之豪氣。既而直政東皈。（傳偁、秀吉雖憤直政、因大廳愬而厚遇。及還怒於重次。重次懼、讓其采地於子、而蟄居終身。）丙午、吉川元春卒於

後陽成院即位秀吉關白萬機
隆景攻香春岳家久攻栂牟禮義弘亂入二筑軍大振
奥州田村清顯沒

小倉陣十歳五十七長子元長留軍中次男廣家護衛藝州。丙辰、新帝即位。秀吉關白萬機、右中將羽柴秀次任參議。是月、小早川隆景攻圍香春嶽城。城主高橋氏防之。連日力竭、請降避城而去。豐前國平島津家久令兵攻栂牟禮城。佐伯惟定防守。島津義弘亂入筑前筑後、到處皆降。唯立花宗茂守城。島津軍勢日振。大友兵威日衰。仙石長曽我部亦不能敵之。奥州田村清顯沒。無子。其女嫁伊達政宗。臨終謂家士等曰、方今國中割據、大呑小、彊併弱、非假政宗力則我家不可立者必矣。汝輩悉屬政宗、待其有子、以為我

家久圍緒方城秀久元親救之而敗信親及十河氏等戰死

嗣、再興一家。衆皆從焉。相馬義胤者清顯妻之甥也。故欲領田村地。家士亦有屬心者。義胤馳來欲入田村城。城兵不納之。由是伊達相馬連年挑戰。傳稱坂上田村丸之苗裔。在奥州領郡縣若干、立郡名曰田村。其人亦稱田村氏。傳至清顯云。○十二月、辛酉朔甲子、家康自濱松城移駿府城、定為五州本府。大久保忠隣長子忠世先移其家族、其餘以歳迫暮至來春移住焉。癸酉、仙石秀久謂長曽我部元親曰、聞島津家久陣寶滿、圍緒方城。與足下往救之、破家久而可也。元親曰、彼衆我寡也。戰則不利。暫待毛利小寺來、自豐前而圖之。秀久曰、足下不領則我以一隊而

野上岐部惠良切加布小國諸城陷独佐伯惟定拒敵

往。元親不得已、而相共出兵赴寶滿。家久留兵抑緒方、自突馳仙石陣。會戰移刻、秀久敗走。家久乘勝擊元親陣、破之。元親長子信親及十河氏等戰死。元親怒而進馳。家士等擁之而退入上原城。秀久直逃發豐前。家久得首級一千餘、進入豐後府内。大友義統保高崎城、猶憚家久至、而發豐前龍王。島津義弘陣朽網。野上岐部惠良切加布小國等諸城皆降。岡城城主志賀氏稱病不來服。佐伯惟定固守栂牟禮。屢拒卻薩兵。又下莊氏據城守。家久令兵攻之。大友宗麟遣書於惟定褒之。秀吉亦遥聞惟定善守、授感書

秀吉下令招世七國兵以催西征
平秀吉直任太政大臣

曰、仙石秀久軍敗、大友父子去國。然汝守孤城拒大敵。我明春可自征殲島津也。勿懈勉哉。薩軍漸平九州。兵威張大、不肯畏秀吉。秀吉飛檄于畿内五國北陸五國除越後佐渡南海六國中國十六國江州尾州伊勢伊賀、而招軍士凡三十七國、兵士二十餘萬也。小西隆佐建部壽德吉田氏宮城豐盛掌粮米馬芻之事。粮米者三十萬人之用、馬芻者二萬頭之料、各支一年也。其粮米出入者、石田三成長束正家大谷吉繼掌之、而以來春二月可遣西征、先鋒至三月自進馬。令至每國皆促軍裝。己卯、關白内大臣藤秀吉直任

臣、勅賜豊臣朝臣姓

豊臣氏經營大佛殿於洛東

奈良大佛師宗貞宗印來

太政大臣、勅改藤原姓、賜豊臣朝臣姓、秀長秀次等族類皆稱豊臣、且列國諸侯及諸將羣士蒙恩眷者、多賜豊臣姓、按、平清盛自内大臣直任相國、蓋晴季輩追勘其例、阿諛秀吉、勸成之乎、秀吉素不知姓氏、或稱平、或稱藤、然不快其意、故立新姓、項年秀吉欲築大佛殿於洛之東、以倣南京之古、是年初議定之、命前田玄以淺野長政增田長盛石田三成長束正家、曰、昔日之經始者、歷二年而其功成矣、是度五年而可終其功、汝等其圖之、於是皆會於玄以之宅議、曰、先召奈良大佛師宗貞其弟宗印及工人、而可問之、乃召之、宗貞宗印等來洛、玄以相議、白于秀吉、秀吉曰、以材木

爲先歟、以佛像爲先歟、玄以等評議、記多材木之諸國、曰土佐、曰九州、曰信州岐岨、曰紀州熊野、即撰擇監吏二十八人工師二十人、遣於羣國、秀吉曰、每事問奉行五人、則停輟送日、而已其必可問玄以一人、而決之、四國九國之人者、入土佐山中、斬芟樹木、梁之于船、可到淀鳥羽矣、伊勢尾張美濃之人者、入岐岨山中、伐聚材木、到勢州桑名、而來於大坂、可授玄以、畿内中國之人者、大佛殿之地形、石垣築山等之修造可勤之、相攸于東山佛光寺、而定之、凡與土役者二十一國、分之爲三、其一則地形掌之、其一則石

中朝佛師來洛

垣掌之、其一則築山掌之、佛像者以銅鑄之、則其成晚矣、故爲木像、漆膠以塗之、五彩以飾之、中朝佛師時居豊後、召而問之、對曰、中朝以木造佛、塗以漆膠、則百餘年不朽不崩矣、玄以等告於秀吉、秀吉從之、命宗貞宗印、造巨佛、片桐直盛糟屋内膳正古田兵部少輔寺西筑後守早川主馬首間島彥太郎副之、堂之高也二十丈、佛之高也十六丈、是舊式也、今不散遣漆膠者、泉堺今井宗久監之、池田備中守河尻肥前守上田主水正副之、中朝佛師白曰、佛像未成之間、可聚此蠣殼萬俵、由是遣人於伊勢尾張而聚

之、其後以經始事不速成、故以高野山木食興山上人使掌之、興山悅、即構仮廬于佛光寺邊、以監之、佛像漸成、而塗漆膠、構築山於東邊、繫繩於巨柱、以車運之、其爲巨柱也、千夫不得動之、而今以百人之力運轉之、其工巧類如此、四方石垣者、初以小石築之、然恐人之盜之、故以魁石改築之、其運鉅石也、甚極羣黎之勞、其預于經營之用者、每日五千人、與山悉勤其事、然後求棟木于四國九州岐岨山飛驒山、而無之、即遣人於富士山、而使見之、工人復命曰、有之、於是秀吉馳价駿府、請家康、使伐其木、而運漕大坂、

此一木之費五百人之用黃金千両之弊也自是而後大佛既成又鑄供鐘而挂之凡大佛殿之修造歷累年而後其功全成矣按南京大佛聖武帝始造之至治承為清盛被燒滅後白河上皇與頼朝再興之至于松永久秀燒之其後殿不立而大佛獨竚濕于雨露秀吉欲為平安之一觀見建大佛殿費若干財或曰大佛殿地乃是洛東阿彌陀峯麓也

標記本朝通鑑卷七十五終

執政　關白太政大臣豐臣秀吉、關白秀次、藤兼孝、藤信尹、左大臣藤信輔、右大臣藤晴季、源家康、豐臣秀賴、內大臣平信雄、源秀忠、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七十六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刪定

男　渡邊約郎

後陽成天皇

諱周仁、初名和仁、正親町帝嫡孫、父曰誠仁親王、母新上東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晴秀女、在位二十六年、改元二、曰文祿、慶長、禪位皇太子、後六年崩、壽四十七、葬泉涌寺、

丁亥天正十五年、二月庚申朔、秀吉令秀長等先鋒諸將發大坂、向西海、或解纜于難波浦而浮舟於萬頃、或揚鞭于須磨明石而馳馬於千里、前陣既到門司

秀長先鋒將諸將向西海、輝元隆景會豐後

秀吉遣使數島津氏罪狀

赤間關、後陣猶在兵庫昆陽野、既而諸兵進到筑紫、時輝元隆景元長謁秀長於豐後湯嶽、秀長合其兵、進入日向國、陣耳川、此役、宇喜田秀家、宮部善祥房、木下備中守、尾藤甚右衛門、南條伯耆守等從秀長到筑紫、其兵六萬餘騎、加輝元軍總九萬餘騎、島津義久令其族家久攻下莊城、城主下莊某降、然部屬猶守城、秀吉遣使數島津氏罪曰、汝不用我分國之議、且嚮者殺高橋紹運、又擊破仙石而斬長曾我部信親、十河氏、其暴恣不可赦焉、既遣先鋒、我亦繼而親往、悉屠汝族耳、九州震懼、秀吉遙聞佐伯惟定固守梅牟禮城、賜書感賞之、日向國朝日嶽城主、土持親信屬島津

土持親信屬島津氏、佐伯惟定往擊之

薩將丸田矢嚙等入豐後、志賀親次擊殺二將

秀吉發洛向筑紫

家久、振威於近鄉、佐伯惟定率兵往攻之、親信守而不出、惟定闕一方之圍而逼之、親信夜逃、惟定追擊之、燒其城而歸、梅牟禮薩州隊長丸田氏號強兵衛、矢嚙氏號彈正、入豐後國、平大野郡、據小牧城、岡城主志賀親次大友家老、遣部屬一千五百餘騎攻小牧城、擊殺丸田矢嚙、得首級若干、按大友家記、自去年至今春、豐後薩摩處處會戰、不遑枚舉、是月、德川家康營駿城之外郭、令松平家忠監之、秀吉自大坂入洛、○三月庚寅朔、是日、秀吉帥大軍發洛、向筑紫、軍裝華麗、洛人以爲壯觀、頃閒毛利宮松童質于秀吉、至此秀吉曰、輝元隆景無貳於我、我此行

島津家久隔耳川與秀長對陣

秀長輝元圍高城、家久救之

可過藝州、留此童於京、以爲質子、則我不忍焉、乃攜之發路、辛丑、島津家久帥一萬餘騎隔耳川與秀長對陣、家久招秀長諸將曰、何不涉川而來戰哉、然秀長令諸將不妄發、家久入城、是夕、吉川元長令部下量耳川淺深、欲待天明而涉、秀長聞之、告隆景曰、元長之計急也、卿其制之、宜與諸軍約期同涉也、既而家久引兵馳入源城、秀長驚悔、帥諸軍涉川追之、不及焉、塗過高城、是薩州三原彈正所守也、秀長輝元分兵攻圍之、三原氏力戰累日、丙午、秀吉到安藝、欲詣嚴島、風波不穩、是日、島津家久帥二萬餘騎救高

秀吉使秀次、元親向筑紫、孝高監築都喜枝城、

城、突衝宮部南條陣、相戰一日一夜、翌朝家久退軍、諸將欲追擊之、秀長不許之、令曰、彼敗而無益、我敗而有損、唯以去爲幸、莫逐擊之、然尾藤氏一隊追之、薩兵齊放砲、尾藤亦歸陣、家久後向黑田孝高陣、然不戰而去、（此役、薩兵死者可五百、點撿其骸則皆黥腕、以刻其姓名、）甲寅、秀吉到赤間關、熟視形勢曰、是九州往還之要樞也、乃令增田長盛守關戶城、令毛利勘八、毛利兵吉監戰艦、令丸毛氏、城戶氏守門司關、令秀次督長曾我部元親、蜂須賀家政等一萬四千餘騎、徇豐前豐後、而向筑前、令小寺孝高、龜井茲矩監毛利宇喜田匹夫五萬

薩軍班師、被遮路、伊集院、白濱、平田等戰死、

人、築都喜枝城、筑紫諸士畏秀吉威風、既降島津者亦俄變、屬大友、謀挾擊薩兵、時高野興山與一色某受秀吉密旨而來筑紫、逢義弘及家久、勸和睦、然其所言不協薩將之心、故義弘家久相議謂、秀吉大軍可難敵也、不如退保薩隅日三州、要害待時變也、遂班師、羣敵遮之於清田鄉、義弘擊之、伊勢貞昌、久福來氏、各得首二級、伊集院美作守、白濱周防守、平田新左衛門、大寺大炊助等戰死、其餘士卒多死、義弘力戰數回、破敵入日向、先是大友家臣吉田掃部領豐後鶴崎、掃部曾死事、其妻爲尼、號妙林、（林左京女也、）繼

吉田掃部妻妙林、佯降薩軍、發伏夾擊殺三將、

領鶴崎、去年島津家久亂入豐後、妙林守城拒戰、伊集院美作、野村備中、白濱周防率三千餘騎攻鶴崎、妙林指揮從卒、放砲多殺薩兵、而自戎衣、把長刀、晝夜巡城警衛不懈、其侍女等亦勇壯如丈夫、薩將攻十六回、遂不陷、既而城兵受薩州賂、而勸妙林講和請降、妙林佯諾、由是薩兵共入城、妙林與彼雜居、屢勸酒於薩將、而相睦、至此薩將欲去鶴崎、歸日向、謂妙林曰、老尼留此乎、從我乎、妙林曰、老寡不能守城而降薩州、即在此、其必族滅矣、願從公等而往矣、薩將欲携之、妙林曰、公等先往、我追及焉、薩將出城、妙

義久率軍陣豐後府內、向秀吉、

秀吉火攻岩石城、秀勝爲總督、氏鄉利長爲先登、

林豫伏兵士於嶮路、比及薩將超過、伏起而挾擊之、大克、殺伊集院美作、白濱周防等、野村備中被創、到日向而死、宗麟聞而感賞之、島津義久帥二萬餘騎、陣豐後府內、欲與秀吉一戰、然慮不堪敵對、而棄舟而去、秀吉令大友宗麟義統守府內城、戊午、秀吉到豐高嶽、遣諜者察岩石城形勢、議攻略之計、（城有豐前筑前界、）頃間家康遣本多廣孝於筑紫、唁秀吉軍中、○夏四月、庚申朔、秀吉攻岩石城、羽柴秀勝（信長子、秀吉養子、）爲總督、蒲生氏鄉、前田利長爲左右先鋒、谷氏（號大膳）、小野木氏（號縫殿助）爲監使、城兵善防之、接戰數回、秀吉屢

秀吉感賞氏郷利長、本多廣孝、正重有戰功

秀吉攻降秋月種實、立花宗茂來謁

遣使曰、急屠之、氏郷利長競進、放火於城壁、會風起
城營焚陷、城主高橋氏降服、秀吉喜、令增田長盛勞
氏郷利長、授感書、且賜金錢於從軍勇士數輩、本多
廣孝從攻城有功、秀吉賜名刀及羊皮服、其餘勇士
立功者多、此役、參州浪士本多正重、從氏郷、勵勇累世仕松平家、正重小事家康、後去參州、或屬瀧川一益、或屬前田利家、到處皆以勇顯名、又從氏郷、預此役、至慶長元年、復事家康、辛酉、秀
吉進攻小熊城、城主秋月種實不戰而降、以加先鋒
列、秀吉陣秋月邑、立花城主宗茂來謁、秀吉褒守城
克敵之功勞、賜名刀兜鎧鞍馬等、爲先鋒、島津歲久
征久新納忠元、或保肥後、或陣日向、或歸薩摩、筑紫

彥山僧徒恐秀吉威、乞降

降士白秀吉曰、彥山者、蟠於豐前豐後筑前三州、山
高路嶮、僧徒惟多、專嗜武事、雖國司守護不能制之、
故不知勅命、不畏武威、唯擅己意、剽掠人民、西州羣
盜起也、其渠魁者多是彥山僧徒也、願以殿下之威
屠之、以絕九州之禍、秀吉頷之、議攻取之、彥山僧徒
聞之、鳴鐘聚黨、滿山會評、衆口呶呶、未得一決、時老
僧曰、西州有名之武人、不克拒秀吉、皆束手而降、況
彥山乎、吾徒雖顯勇名、而何得抗秀吉之大兵乎、不
如乞降而安全彥山也、群僧皆同之、即使一僧來于
秀吉陣、依淺野長政、而求赦宥、長政遠之、秀吉曰、滿

龍造寺政家、鍋島直茂乞降

立花宗茂攻殺里野氏

山同心、則可捧連署之盟言、吾宥之、長政使其僧歸
告之、於是彥山僧徒悉裁盟辭、以捧之、秀吉聽之、僧
徒大悅、歸彥山、秀吉又遣富田左近將監與山佐渡
守、斷決寺中之事、禁僧徒非法、秀吉聞新納忠元據
肥後高瀨城、遣五萬餘騎攻之、忠元去城而退、庚午、
秀吉既平豐前筑前、而向筑後、屯高良山、立花宗茂
爲先鋒、龍造寺政家、鍋島直茂依宗茂乞降、秀吉許
之、一說曰、政家依毛利輝元乞降、肥前筑後兩國平、壬申、秀吉到南
關城、令堀尾吉晴守之、立花宗茂攻高鳥井城、殺城
主里野氏、又攻蒲池遣春、兩城陷之、筒嶽城主小代

松浦隆信來降、爲戰艦先鋒

島津歲久襲善祥房陣營、不克

氏、熊本城主城氏、皆不戰而去、其餘山鹿、相良、阿蘇、
合志、赤星、有動、和仁諸城皆降、肥後國平、松浦隆信、
其子鎭信、來謁秀吉曰、薩州海路不可無鄉導、臣請
往列戰舸、以先焉、秀吉曰善、項間秀長帥二十萬騎
在日向國、陣高城財部、構五十一營、脇坂安治等豫
運粮於臼杵城、以爲軍用、島津義久、義弘、保都井城、
召薩隅兵、然皆疲久役、而不能到焉、義久不堪奮激、
試令島津歲久襲宮部善祥房營、不克、島津忠親義久
子戰死、喪三百騎、義久嘆曰、我起兵以來、横行九州、
無一人可敵者、謂并呑關西以大家門、豈圖今敗軍

家久攻善祥房營甚急、高虎救之有功、

日隅薩城主皆降、唯平佐城主桂忠昉決死固守、

如此天也、乃退歸、薩摩秀長繼進、到處皆克、島津家久襲善祥房目白營、攻之甚急、秀長令藤堂高虎往救之、高虎混敵入城、揚言曰、秀長大軍近至、乃勵士卒開門出而突戰、敵憚秀長至退去、善祥房曰、今日之勝、唯高虎一人之功也、庚辰、秀吉自肥後到佐敷、薩州郷邑皆平、進到出水郡、薩州戍將島津義虎不戰而降、秀吉令曰、此役降將悉赦之、領地可如元、由是日隅薩城主郡宰皆悅服、唯平佐城主桂忠昉固守、從卒決必死、相誓曰、盡力保之、兵疲糧竭則死耳、秀吉令諸將攻之、加藤嘉明・脇坂安治・九鬼嘉隆爲

安治降忠昉、秀長陷高城、

秀吉陣太平寺、秀長攻鹿兒嶋、

先鋒、率戰艦逼城下、安治進而攀城壁、欲令忠昉出質子請和、安治退、忠昉遂降、一說曰、義久既有降服之心、故諭忠昉令先降、秀長陷高城、進入薩摩、義久退保鹿兒島府、義弘聞相良氏自肥後球摩襲薩之貞幸院而歸飯野、○五月己丑朔、壬辰、秀吉乘舟到川內、陣太平寺、時西海運船數千艘悉會、秀吉令更分附糧於諸軍、而令嘉明安治嘉隆架橋於千代川、令秀長帥十萬餘騎攻鹿兒島府、義久老將等相議曰、殿下威風不可當焉、不如降服以繼家運也、義久以爲然、於是島津家久先以佐土原城降秀長、其部下壯士等含憤而歸鹿

島津義久降服、剃髮改名龍伯、

兒嶋、伊集院忠棟到秀長陣、請曰、幸赦義久死、則剃髮謝罪、以勵他後之忠、若不加憐憫、則速自裁耳、秀長令福智氏携忠棟到太平寺、依木下半介以啓秀吉、秀吉令淺野長政・前野但馬守・木村常陸介告忠棟曰、義久罪重、我今自往欲討其族、然彼家賴朝以來舊封也、一擧滅之亦所不忍也、故枉宥其請、除近年所奪而可授其舊地、乃忠棟得執謁而大悅、往謝秀長、歸鹿兒島反命、義久開眉部屬安堵、乙未、嶋津義久剃髮改名龍伯、着僧衣、携冠童一人、到太平寺謁秀吉、秀吉相見而憐之、頗加眷遇、許領累世舊士、既

腰刀銘備前包平、長刀銘守近、

而義弘・其弟俊久・家久及伊集院忠棟・平田氏號美濃守・本多氏號下野守・野村氏號兵部少輔、各獻質謁秀吉、禮畢、使龍伯等各歸鹿兒島、忠棟剃髮改名幸侃、一說曰、義久憑佐佐成政・堀秀政謁秀吉、秀吉解腰刀手授之、且賜長刀二柄、而許義久歸鹿兒島、留忠棟於秀長陣以爲質、是時、大隅日向兩國諸士猶未降服、秀吉使龍造寺政家及筑前筑後肥前肥後兵三萬騎向大隅、前田利長・長谷川秀一・堀秀政・淺野長政・木村常陸介五萬餘騎繼之、使羽柴秀勝・德川秀康・細川忠興・池田輝政・蒲生氏鄉・丹羽長重・福島正則・蜂屋賴隆・中川秀政・高山右近等五萬餘騎向日向、西國諸城皆望風出質降服、

秀吉入日向、軍粮乏困、新納忠元計再擧兵、

義久遣使諭忠元、

其有不歸順者、皆攻平之、肥後國阿蘇地形險峻、羣盜多入此山、傷害庶民、然聞諸將之至、來謝曰、自今而後、不可為濫惡、秀吉許之、於是九州悉平、己酉、秀吉入日向山崎城、而過祁谷院、而移鶴田城、此時諸軍粮絶、刈生麥為食、摘蘞葉為羹、士卒困窮、島津義久義弘弟家久兄發宮城、導秀吉越九尾嶮、陣天堂尾、新納忠元憤義久降服、擧兵計再擧雪恥、而贈俵米於細川玄旨曰、聞卿等乏粮雖小食之以拒之、義久聞忠元擧兵、遣使諭之曰、我既剃髮降秀吉、家久亦屈服、忠棟為質於秀長、時勢如此、汝亦早降而可也、忠元

忠元謁秀吉、秀吉稱義士賜物、

大友義鎮入道宗麟卒、

不肯曰、我以死力戰、以防大敵、不然則薩州無一男兒也、成敗利鈍、非所論耳、是我職分也、聞敵雖多既乏糧、若堅守久持、則萬一復國亦不可知之、秀吉聞之、頗勞肺、時義久再諭忠元曰、汝言良有以也、然我既約和、執謁未幾而變、則食言之罪、招亡國之禍者必矣、汝忠於國、不堪感刻、然枉從我言、則全國之策也、忠元不得已、到天堂尾、謁秀吉、秀吉曰、彼義士也、賜長刀一柄、且近召之、賜表服、手授修羅扇、褒之、是月、大友義鎮入道宗麟卒、其子義統繼家、○六月、己未朔、秀吉發薩摩、到肥後、過八代、入熊本城、秀吉留薩州之間、琉球國使獻貢、朝鮮國使來

秀吉賜肥後於佐佐成政鎮撫之、

秀吉滞留博多、招古老問此地荒廢之故、

秀吉賜肥後國於佐佐成政、鎮撫之、成政頃年雖列近侍、然僅得微祿、俄封大國、抃躍殊甚、或説曰、秀吉素忌成政勇、未授國郡、至是聞肥後國多強悍者、使成政鎮之、其意謂彼能平治肥後、則為一方之藩、若為強悍者被殺亦無妨、而秀吉為幸、故有此恩賜、未知然否、壬戌、秀吉凱旋、到南關、癸亥、到筑前甲良山、甲子、到筑前峯府、島津龍伯使者豫營茶亭於安樂寺巖屋、秀吉宿於此、乙丑、秀吉到博多、詣筥崎八幡宮、而構假屋於博多、留滞累日、諸將皆結草舍、環衛本營、是時、千宗易自泉堺來、謁、屢催茶會、以慰勞諸將群士、秀吉召古老問曰、聞博多繁華之地也、今何荒廢如此哉、古老

秀吉分賜九州于諸家、

對曰、往昔探題居此、管九州、故城下人家十萬戶、富人不少、大友宗麟、龍造寺隆信、戰爭多年、此地為兵馬被蹂躪、遂年零落、秀吉乃命吏檢見縱横街路、而命再興之事、古老大悦、癸酉、島津龍伯發麑島高野興山、以先日議和睦、故迎之於肥後、為先容、而到博多、謁秀吉、而以其娘為質、義弘及家族以下、薩摩大隅城主各獻質子、秀吉悉護送於京師、其後召龍伯於茶亭、伊集院幸侃為伴、癸未、秀吉召諸將於博多營、分割九州、令曰、島津龍伯領薩摩國、如故、而於日向國、賜諸縣十郡、以大隅國賜義弘、而割肝付一郡、

伊東、高橋、秋月、筑紫、蒲池、立花、四家、改換舊地、列秀吉之麾下。

畀伊集院幸侃、分日向四郡、賜島津久保、義弘子、島津忠豐、家久子、及伊東高橋秋月、三士、移蒲池氏於三池、移筑紫廣門於筑後山下、移立花宗茂於筑後柳川、而賜筑前國於小早川隆景、報舊功、大友義統領豐後如故、賜肥前舊地於龍造寺政家、而其家令鍋島直茂統家務如故、而賞小寺孝高累年功勞、新賜豐前國、其餘或一城、或鄉邑、恩賜有差、先是大友久指揮九州、龍造寺侵掠鄰國、近年島津兵威壓九州、秀吉悉改其所侵奪、其累世所領皆如故、由是島津等雖患削地、然喜其家之存、伊東高橋秋月筑紫蒲池

立花、從前雖立強旗之下、風至是改換舊地、列秀吉麾下、唯隆景益封、毛利家彌大、如孝高則三木之役以來、功勞若干、然秀吉忌其勇智、不授大祿、至此初得封國、一說曰、秀吉豫思平九州、則可授元春隆景各一國、然元春去年卒於豐前陣、元長今年六月上旬、卒于日向陣、故使廣家元長弟、繼吉川家、不及封國、或曰、秀吉欲以筑後國封吉川、然以彼父子卒去、故筑後國益封輝元、恐其爲謬說、又曰、秀吉在薩州時、寄書於秀長曰、向日謂日向國可授大友宗麟、而割一郡畀伊東、大隅國授長曾我部元親、而割一郡畀

島津家久被鴆殺於秀長陣中

秀吉到關戶、輝元享之

伊集院忠棟、豐後國大友累世領之、則義統爲國主、可如故、然依宗麟卒而其議改換、是月、島津家久會秀長於陣中、被鴆毒死、家久妻并娘爲質、既趣京、然遇是變、衆皆冤之、對馬島主宗義調其子義智到箱崎、謁秀吉、秀吉割肥後國球摩一郡、賜相良氏、依爲累世舊領、且以與佐佐成政爲姻家也、其餘九州諸士、或一郡、或一鄉、賜之爲國主、附庸者亦有之○秋七月、戊子朔、秀吉發博多、庚寅、到豐前小倉、以州六郡賜小寺孝高、居馬嶽城、割二郡賜毛利壹岐守、居小倉城、辛卯、到關戶、毛利輝元設饗獻名刀秀吉、又

細川玄旨作和字日記

秀吉削除尾藤高景采地

授良劍、既而欲發船、風浪頻起、故自陸路赴、二十日市、是行細川玄旨扈從往還作倭字日記每經名跡或詠歌或連歌家康發駿府、經日入洛、見秀吉、水野忠重從焉、秀吉召之、授豐臣氏、敘從五位下、號和泉守、忠重長子勝成少好勇、頃間去參州、到筑紫、屬佐佐成政、在肥後國、西征諸將皆歸洛、秀吉問秀長等曰、聞高城之役、島津義弘不能破宮部善祥坊之營而逃、此時我兵急追擊之、則義弘授首也、不可疑、吾子何辱乎、秀長等齊對曰、我輩之心固然、然尾藤左衛門佐高景固制之、故不得已、而留耳、秀吉顧左右大怒曰、非子之罪、是尾藤愚弱

豐前守都宮如法寺等作亂、黑田孝高擊之、其子長政殆危、小野江死之

之所致也、乃削尾藤讚州釆地、而賞藤堂高虎戰功、授從五位下、（號佐渡守、後改和泉守、）而諭秀長、加釆地一萬石於高虎、○九月丁亥朔、甲辰、秀吉自大坂入洛、而移居聚樂城、列國諸侯第宅既就新成一都會、秀吉欲催行幸、與右大臣藤晴季議定其事、秀吉使秀次居洛中舊第、是月、家康獵參州田原、豐前國士宇都宮氏（號彌三郎、）及如法寺氏、緒方氏、城井鎮房等蜂起作亂、國主黑田孝高、其子長政帥師擊之、城井城嶮不陷、長政拔群競進、敵強、長政殆危、小野江小辨（藏、十七、）自稱長政死之、長政得免、○冬十月丁巳朔、毛利輝元

肥後國士蜂起作亂、佐佐成政擊破之

兼秀吉命、率大軍到周防山口、使吉川廣家率出雲伯耆兵一萬二十騎、爲先鋒、向豐前國、爲小寺孝高援兵、孝高使長政攻日隈城、如法寺氏、緒方氏、一千餘人爲援、賊來戰、長政擊之、獲其兩將、（小寺黑田、一家兩號、孝高兩號並稱、長政唯稱黑田、）壬午、吉川廣家攻豐前賊於岩石城、城兵防之、廣家鏖之、進拔其城、佐佐成政治肥後國、猛暴驕奢、殺人甚多、國士大怒、而結黨作亂、成政帥兵二千、攻賊於山鹿城、賊徒二萬人、分軍襲熊本城、成政班師力戰、破敵、斬首千餘級、復熊本城、時秀吉使者來責私爭亂、由是止戰、獻使於京都相訟、○十一

黑田孝高、吉川廣家陷城井城、斬鬼木氏

拔大丸城、殺緒方、伊藤田、中尾

秀吉下令九州、令平肥後國賊

月丙戌朔、丁酉、黑田孝高長政、與吉川廣家攻宇都宮氏於城井城、陣茅切山、（茅或作萱、）宇都宮與城井鎮房合兵拒之、廣家欲夜擊之、孝高察機制之、不戰、翌日孝高廣家合兵急攻城、宇都宮及鎮房共請降、城陷、長政進到廣津、斬鬼木氏於觀音原、又拔大丸城、殺其將緒方氏、伊藤田氏、中尾氏等、捕虜一千五百餘人、（宇都宮鎮房居城井城、故或稱宇都宮、或稱城井、實一人也、）丁未、秀吉降令於筑紫曰、九州諸將可平肥後國賊、且佐佐成政無道、爲亂之端、其罪不可赦焉、是亦可併誅、由是小早川隆景、島津義弘、立花宗茂等、各帥師趣肥後、小早川

隆景攻邉春城、斬城守、藝將朝枝戰死、栗屋被創

孝高、廣家陷賀來福嶋二城

天正十六年

隆景到肥後、使其將栗屋氏、朝枝氏攻邉春城、朝枝中砲而死、栗屋蒙創、然勵力攻之、邉春氏自殺、和仁氏降、立花宗茂討肥後賊有動氏等、拔其城、（秀吉感其戰功、敘從四品、任侍從、）島津義弘自到大口、遣薩州兵於肥後七浦、然相良氏黨成政、堅守八代七浦、不納薩州兵、黑田孝高、吉川廣家、合兵攻賀來福島兩城、是日、孝高廣家陷賀來福島兩城、殺八百餘人、豐前國悉平、戊子十六年、春正月乙酉朔、壬寅、家康修駿府城、黑田孝高長政、令家臣小林氏獻豐前賊首於秀吉、秀吉命石田三成、贈良馬於長政、賜腰劍於小林氏、賞

佐佐成政依僧惠瓊到大坂謝罪
秀吉奏請行幸於聚樂第
淺野長政福島正則等改檢國
中田畝經界而愁訴坑後肥前之不須者

其功、成令孝高治豐前如元、佐佐成政竊入洛謝罪、僧惠瓊同行、成政留尼崎、瓊獨謁秀吉、爲成政陳解、不誅及之狀、秀吉不聽、拘成政於尼崎、遣淺野長政、福島正則於肥後、沙汰國中之事、（惠瓊雖爲毛利家僧、自播州役得謁秀吉、又從薩摩之役、列談伴、所謂安國寺者也、）秀吉奏請行幸於聚樂第、勅許之、秀吉與廷臣議、而用應永十五年、永享九年行幸之例、命前田玄以掌其事、儲御所等、每事極華美、遠近諸士、逐次皆入洛、聚樂繁華壯觀無比○二月、乙卯朔、島津義弘自肥後引軍而歸薩摩、淺野長政、福島正則到肥後、小早川隆景、黑田孝高來會、協議定改檢國中田畝經界、而愁訴守土、秋、高御船氏、田代氏、津守氏、木山氏、熊莊氏、限部氏、山鹿氏等、其餘小國氏、下莊氏、北里氏、相良之老、深水氏、八代之義田氏、高橋氏、宮之原氏等、或逃而亡跡、或在京逢赦、是月、奧州伊達政宗與大崎義隆挑戰○三月、甲申朔、家康發駿府、滯留岡崎、而辛丑入洛、居聚樂第、爲會行幸也、小早川隆景自肥後入筑前、吉川廣家歸長門、然以肥後國猶有餘賊、故再依秀吉命、隆景出陣肥後南關、廣家陣莊內、毛利輝元亦發安藝陣筑前博多○夏四月、甲寅朔、丙辰、秀吉贈茶器數品、（小茶

秀吉擇德川家臣十人令叙任
行幸聚樂第之行粧

壺、小茶碗、茶杓、水壺等也、）於家康、爲閑適之具、且以粟三千俵、爲在洛之廚料、又賞其家臣、令井伊直政、大澤基宿叙從五位下、任侍從、本多忠勝叙從五位下、（一說曰、直政、忠勝、天正十四年、與榊原康政共叙從五位下、此度直政獨擢任侍從、基宿持明院家庶流、以爲廷臣之胤、故雖微祿與收并任、）直、且擇酒井忠世、（重忠子、號右兵衛大夫、後改雅樂頭、）大久保忠隣、（大久保忠世子、號治部大輔、）酒井家次、（忠次子、號宮內少輔、）平岩親吉、（號主計頭、）鳥井忠政、（元忠子、號左京亮、）本多廣孝、（號豐後守、）內藤政長、（家長子、號左馬助、）牧野康成、（號右馬允、）岡部長盛、（號內膳正、）菅沼正家、（號小大膳、）十人、共叙從五位下、癸亥、秀吉執奏從四位下藤景勝、大江輝元共任參議、丁卯、秀吉夙起而參禁中、促行幸、天皇出于南殿而見之、既而幸於聚樂第、鳳輦出四足門、而北過正親町、西到聚樂十五町之間、警衛者及六十餘人、其行粧者、國母准后女御之輿先行、大典侍局勾當等、凡車輿五十餘也、其次、塗輿皇弟古佐麻呂、（號六宮御方、後稱八條智仁親王、）中務卿邦房親王、（伏見殿、）其次准三宮藤兼孝、藤內基、從一位藤昭實、右大臣藤晴季、前內大臣藤公雄、前大納言藤雅春、大納言藤公遠、大納言藤晴豐、大納言藤經賴、大納言藤親綱、神祇伯從三位雅朝、五等也、其次、左右前驅雲客數十輩、次近衛次將左右六人、次貫首二人、

其次大納言兼左大將藤信房、大納言兼右大將藤實益、次伶人四十五人奏安城樂、其次鳳輦、次左大臣藤信輔、内大臣平信雄、大納言藤光宣、大納言藤輝資、大納言源敦通、大納言從二位源家康、大和大納言豐臣秀長等、及近江中納言豐臣秀次、備前宰相宇喜田秀家、其次關白太政大臣從一位秀吉之輿、次前驅騎馬左右二行、各三十七人、左則右衛門尉増田長盛等、右則治部少輔石田三成等也、次雜色三十人、次隨身六人、次布衣三人三行、加賀少將前田利家、宍津侍從織田信兼、丹波少將羽柴秀勝

参河少將德川秀康、侍從織田信秀、金吾侍從羽柴秀秋、侍從御虎左衛門、侍從豐臣義康、東郷侍從長谷川秀一、北莊侍從堀秀政、松島侍從蒲生氏郷、丹後侍從細川忠興、三吉侍從織田信秀（或作秀信）、河内侍從毛利秀頼、侍從織田長益、越中侍從前田利長、敦賀侍從蜂屋頼隆、松任侍從丹羽長重、岐阜侍從池田輝政、曽根侍從稲葉貞通、豐後侍從大友義統、伊賀侍從筒井定次、金田侍從森忠政、侍從井伊直政、侍從京極高次、龍野侍從豐臣勝俊、土佐侍從長曽我部元親、皆馬上著狡衣而行、遠近士人聚觀者遮

（夜遊管絃、帝御手彈箏）

街擁市、僉曰、行幸之事、聞之雖久、而不見今得親見之、不亦喜乎、鳳輦既到聚樂、右大臣藤晴季搴車簾、帝下車、藏人頭藤光房取裾、帝入、秀吉拜謁、詞着座之儀式定、配膳之人酒凡七獻、其三獻之時、賜天盃于秀吉、七獻之時、秀吉獻御劔、雜有雜菓、不知其限、第中夏景花木争茂、天顔大悦、然後催夜遊管絃、一番五常樂、二番郢曲、三番太平樂、帝御手彈箏、内基公遠、中納言源重通、中將藤季満（公遠子）、中將藤雅継子、雅春和之、邦房親王及晴季、其子三位中將季持共軋琵琶、經頼、雅朝、王左馬頭源爲仲共吹笙、夜闌秀

（秀吉奏定禁中上皇之料及六宮領）

（信雄家康秀次秀家獻誓詞三條）

吉退矣、帝入寢殿、戊辰、公卿朝参、秀吉以藤晴季、藤晴豐、藤親綱（菊亭、勸修寺、中山三人爲傳奏）奏曰、洛中地子銀五千五百三十両、可爲禁中之料、地子米八百石之内、以三百石爲上皇之料、以五百石爲六宮領、江州高島八千石分配公家門跡之料、若懈勤仕、任叡慮可沙汰之、乃附其條目於三傳奏、且使信雄、家康、秀次、秀家、利家、就左衛門督豐臣秀秋（木下肥後守家定子、秀吉夫人甥、秀吉養而爲子、時人稱之曰金吾、以隆景請、故繼小早川家）獻誓詞三條、其一曰、今般陪行幸爲家則榮、可永戴天恩、其二曰、禁裏仙洞、公家門跡料、不可妨之、不可奪之、若有黒心、則相共誨

豊臣氏獻張即之千字文及名畫等

論而止之。其三曰、關白秀吉之所命、雖為何樣事、不可敢違。此三條若有食言、明神其殛之。信兼、秀勝、秀康、秀一、秀政、氏郷、信秀、秀頼、頼隆、利長、長重、長益、輝政、貞通、義統、定次、忠政、直政、高次、勝俊、元親各獻誓詞、其趣同前。（按、侍從者近侍官也。故古無武臣任之者。至此聽昇殿者皆任侍從、自是遂為流例。）是日、秀吉獻張即之千字文、名畫三幅、沉香百斤于主上、贈畫圖二幅、虎皮一枚、堆紅盆一箇、衣服三襲、太刀一振于邦房親王。藤兼孝、藤内基、藤昭實、藤信頼、藤晴季、藤公維、平信雄、各皆無等差。且賜衣服二襲、太刀一握于衛府所司。堂上地下皆唱萬歳已已。

東閣開倭歌宴、以寄松祝為題。（飛鳥井雅春獻之。）大納言以上、自下臘獻懷紙、隨次講之。一番秀長、二番家康、三番信房、四番敦通、五番輝資、六番光宣、七番親綱、八番經頼、九番晴豊、十番實益、十一番公遠、十二番雅春、十三番信雄、十四番公維、十五番晴季、十六番信輔、十七番梶井宮最胤、十八番妙法院常胤、十九番昭實、二十番青蓮院尊朝、二十一番内基、二十二番兼孝、二十三番聖護院尊澄、二十四番仁和寺宮守理、二十五番邦房、二十六番室町入道准后道休、二十七番古佐丸、二十八番秀吉也。晴季為讀師、頭中

秀吉捧獻黄金金襴麝香臍各若干

將藤慶親發聲、雅春為講師、次御製讀師秀吉勤之。雅春發聲、晴豊為講師、中納言參議以下四十五人懷紙置御前、不及披講。此外利家、信兼、秀勝、秀家、義康、秀一、秀政、氏郷、忠興、信秀、秀頼、頼隆、利長、長重、一益、輝政、貞通、義統、定治、忠政、直政、勝俊、元親等、各有倭歌、皆受秀吉之命、以豊臣為姓。唯平信兼、藤直政、秦元親用本姓也。今日豫議有九獻之禮、然以獻酬頻繁、故為七獻。毎獻之終也、秀吉有捧獻之物。其品者、黄金百兩、金襴二十巻、麝香臍二十箇、衣服百領、綃百疋、金建盞、金臺各二箇、白銀盆載之、馬十疋也。

信雄家康秀長秀次秀家勅許列清華上

既而歌會罷而宴猶闌。及夜半各退。是日信雄、家康、秀長、秀次、秀家、因勅許列清華上（後年利家、輝元、隆景、景勝亦准清華）家。庚午、召左右伶人奏舞。左則萬歳樂、太平樂、陵王、採桑老、拔頭。右則延喜樂、狛桙、納蘇利、古鳥蘇、還城樂、四過。大納言公遠監之。（天王寺伶人舞採桑老、賜御衣。）其餘如先式。舞畢、有七獻之饗。秀吉、大夫人（大政所）及夫人（北政所）獻御衣、黄金、香爐、香合、麝香、擅紙、以秀秋為使介上皇。賜倭歌於秀吉、賀行幸儀式無滯。秀吉獻答歌。帝又有御製。廷臣各即席詠吟。辛未、車駕還行禁中。秀吉奉送之。此日所獻之物悉納禁中。車駕入宮、召秀

大堰川洪水

秀吉放逐尾藤高景、没收其采邑

吉賜饗、（傳稱、永享以來、行幸久絶、秀吉再興之、擧世皆謂希世之大樂、超過前式也、或曰、秀吉託事於行幸、令諸侯尊王室、而不違關白命、是其素意也、）壬申、勅從三位豐臣秀次越階敍從二位、（被倣行幸古例、行家賞也、）是日洛中大雨、癸酉、大堰川水溢、洛中往還路絶、秀吉大喜謂、行幸五日快晴、有天助也、乃詠倭歌三首、就晴季晴豐親綱脩叡覽、乃賜御製答歌、上皇亦賜御詠、甲戌、攝家親王清華、及雲客各到聚樂城、謁秀吉、慶賀之、而贈進有差、秀吉辭而不受之、庚辰、家康歸駿府、（傳稱、家康發洛時、秀吉議令北條氏政氏直降服、家康歸駿、遣使於小田原、勸彼入洛謁秀吉、然北條父子不肯、）〇五月、癸未朔、尾藤高景、依秀吉召、自讃岐國到大坂、而待

本朝通鑑　卷七十六　後陽成　廿一　何不成舍藏

加藤清正受命譴責佐佐成政、成政自殺

伊達政宗攻大越氏、相馬義胤救之

命、乙未、勅奏臨時神樂於內侍所、依秀吉大夫人病也、丙申、秀吉遣加藤清正（號主計頭）於尼崎、譴責佐佐成政曰、汝往年謀逆、力盡而降、憐而不誅、且授肥後國、未幾國中亂作、又聞汝信南蠻耶蘇邪法、我屢戒之、猶未改之、其罪不輕、何以免刑戮哉、清正傳命甚嚴、成政自殺、時人惜其勇、是日秀吉令增田長盛責尾藤高景懈於日向之戰、而悉没收讃岐國、放逐之、高景（久仕秀吉、功勞若干、至為國主、然頗強驕、不協秀吉心、故託事於一戰之失、而如此、）是月、伊達政宗攻其叛臣大越氏於小手森、相馬義胤救石澤壘、政宗進屠小手森、大越亡跡、義胤退去、政宗取石

北條氏政請和秀吉

秀吉以肥後國分授清正行長

澤、〇閏月、癸丑朔、壬戌、北條氏政憑家康、請和於秀吉、秀吉許之、丁卯、秀吉召加藤清正曰、汝勤勞戰功累年、故今欲封汝以國、汝可領讃岐國乎、可領肥後半國二十五萬石乎、清正嘗聞淺野長政之言、而知秀吉有欲征朝鮮之志、故常謂領肥後國、則必當其先登、至是聞命、乃拜顙曰、願賜肥後之半、秀吉顧左右曰、彼可謂有大膽也、乃授肥後之二十五萬石、於清正、而居熊本城、其餘二十四萬石、賜小西行長、居有動城、特賜尾藤高景所貯兵器於清正、且諭清正行長曰、成政以濫政生國亂、故我絶其後、然其家士

本朝通鑑　卷七十六　後陽成　廿二　何不成舍藏

秀吉以成政部下分屬清正行長

清正履歷

無罪、汝等用之、加憐恤、以可指揮之、而賜印章、成政部下、分屬清正行長二將、（成政為陳無叛心、而蒙讒責、其家士猶留守肥後、故秀吉所命如此、）傳稱、清正、尾州人、其祖清信仕齋藤道三、而戰死於大山役、其父清忠齡不滿四十而死、清正時三歲、其母與秀吉母同族也、故携清正到近江長濱仕秀吉、號虎助、賜百七十石、十五歲時、手捕盜、秀吉壯之、其後因州鳥取之役、備中冠城之役、山崎之戰、斬獲之勇拔群、稱加食祿、至四百七十石、以柳瀨先登之功、賜三千石、爲卒長、號主計頭、其後樂田之役、筑紫之戰、或先登、或殿後、其名大顯、至是爲半國主、

佐竹義重命會津義廣擊政宗
清正戒成政部下伊津野將監

藩於西國、行長本泉界賣人子也、久仕秀吉、以武勇聞、至是被大擧○六月癸未朔、是月、佐竹義重欲擊伊達氏、其臣東中務曰、政宗弱而君既老矣、勝亦不足為功、若敗則恥也、義重不聽、乃併會津義廣、岩城常陸軍來安積郡、政宗陣安達郡、杉田防之、令兵守群壘、相互挑戰、清正行長入肥後國、各移其城、佐佐成政部下分屬兩將、在熊本者屬清正、在有動者屬行長、清正巡郡邑、從者懷之、不順者平之、有伊津野將監者、率家僕百三十人、據小森壘、肩勇橫逆、清正自率騎二百、鳥銃五百往討之、斬將監、鏖其黨、國中大震○秋七月、壬

小西行長修有動城志岐林專天野伊豆不預役

子朔、是月、小西行長修有動城、部下國士各預其役、唯天草郡士志岐林專、天草伊豆不預之、行長頻促之、二士答曰、往年薩摩之役、殿下賜天草郡於吾儕二人、若公役則屬足下部下、至若私事、則不能勤之、行長怒訴之秀吉、秀吉曰、奴等無狀、可悉誅之、伊達政宗令其弟成實、家臣片倉景綱、與佐竹會津岩城須加川之兵挑戰、政宗潛來擊敵、大破之、部下皆賀之、政宗曰、小捷不足為快、可進而大戰也、岩城常陸為義重義廣議和、政宗不許之、部下皆不欲戰、故政宗歸陣○八月、壬戌朔、戊子、北條氏政氏直令北條

北條氏規到大坂訴真田昌幸背約不還沼田
行長攻天草志岐城城嶮不陷

氏規號美濃守入洛、先過駿府、以榊原康政、及成瀨藤八為先導、丙申、到大坂、謁秀吉曰、氏直可明年自來執謁、先令臣氏規謝和親事、成而氏規自曰、真田昌幸押領上州沼田、未返之、昌幸今列麾下、故願假嚴命如往年約、附沼田於上州、以為北條之部下、秀吉曰、往年之約、我不知之、可待氏直來、詳聽決之、若自來猶豫、則可家臣携地圖來白之、乃令氏規東歸、氏規氏政弟、氏直叔父也、小西行長令其家士伊知地氏率三千餘人攻天草志岐城、城主林專迎擊之、殺伊知地於袋浦、悉鏖之、行長大怒、自往討之、加藤清正遣兵援之、行

氏直使者板部岡江雪謁秀吉請復沼田

長併其兵八千餘騎、攻志岐城、城嶮不陷○九月、辛亥朔、辛酉、家康歸駿府、行長進逼志岐城、城兵固壁不出、行長令有馬氏說林專曰、早降則白秀吉赦死罪、林專猶豫不答、加藤清正催兵陣川尻、為行長援勢、北條氏直使者板部岡江雪入洛、謁秀吉、啓曰、來年臘月、氏直可入洛拜謁、因請復沼田、秀吉詳聞其趣、且聽昌幸所言、諭江雪曰、氏政氏直在關東振逆威、未入洛、其罪不輕、雖欲誅之、然以德川家結婚故赦之不問、今聞往年分堺之約、則德川家以武威速平甲信、北條力弱、不能取沼田、而託事於違約而延

豐臣氏催茶會於北野

其入洛、我可遣檢使、授沼田於北條、而割真田所領之三分二、以附北條、令德川家以信州地償真田所領之三分二、以附北條、令德川家以信州地償真田所割之地、而真田舊領三分之一、昌幸領之如元、而已汝歸告氏直、而守我令而來、冬可必入洛、則遣檢使而決之、若氏直誓書不來、則我又不發檢使、江雪喜而歸、一說曰、沼田城下名胡桃邑者、真田累世之領也、故秀吉令曰、北條縱復沼田、勿奪名胡桃、可令昌幸永領之、○冬十月辛巳朔、秀吉催茶會於北野松原、為觀都鄙茶人之風、茶器之品也、自仲秋上旬、命京尹前田玄以立標於街衢、書曰、十月朔、可開茶會於北野、不限貴賤、不拘貧富、可隨心來會、以催逸興、但禁華美、用儉約、秀吉累年所貯茶器、可許一見也、由是洛中南都泉界幕陸盧流者、大喜咸來、秀吉使玄以及千宗易撰擇諸士喜茶者三百五十餘人、以會于北野、於是諸士及遠近來客、各構茶店於北野右近馬場之左右、松下梅陰、岩間、依秀吉之命也、或有茅葺柴墻繩樞竹户者、或有笘葺簟葺篠葺垣墻者、聚蓄茶具墨跡古器玩好之物等於其中、秀吉亦修士居、數列茶具數十品、而使人見之、秀吉自點茶、賜諸士、分為三番、一番者藤信輔、藤輝資、家康、信雄、

豐臣氏召泉界丿寛賜茶授良器

信兼、二番者秀長、秀次、利家、氏鄉、稻葉貞通、千宗易、三番者織田有樂、羽柴秀勝、蜂屋賴隆、宇喜田秀家、細川忠興也、其後秀吉歷覽諸士之茶店、先入蜂屋賴隆店、且座喫茶、率賴隆入諸店、秀吉心情甚悅、賴隆屢發諧語、促秀吉之興、秀吉步到一店、歲五十有餘之翁、獨坐爐邊、秀吉問有茶乎、曰無之、因取樹上之瓢、瓢中有焦椒、淪沸湯以進之、秀吉問其名、答曰、泉界貧民丿寛者也、為拜此盛會、自昨日結把茅窺之、不意屈玉趾於此、秀吉曰、淡薄可可、今日衆會之最也、既而秀吉歸聚樂、各毀群店而去、翌日召丿寛賜茶、授良器、

清正行長攻天草城主天草伊豆自殺

己酉、加藤清正發河尻、向志岐、託言曰、與行長議和平之事、而急攻志岐城、天草伊豆使其家士木山氏援志岐、向清正、清正使其先鋒擊之、木山能戰、殺先鋒兵三百餘人、清正擇精兵自馳手取、鎗突殺木山、大破之、斬首四百六十級、梟之於濱畔、林專懼而出降、行長使其兵守志岐城、清正歸熊本、（此役松浦鎮信屬清正入志岐城、戰功拔群、水野勝成、又猶留肥後、屬行長、望請為先登、勵單功、）○十一月庚戌朔、己巳、清正、行長帥有馬、五嶋、大村、平戸兵、向天草、庚午、攻本渡城、至癸酉、猶未拔、甲戌、清正、行長等合諸部兵、競擊迫城、斬首千二百餘級、城

天正十七年、

大友義統獻名刀骨噛於秀吉、

豐臣氏令賜金銀於廷臣武臣

主天草伊豆自殺、肥後賊平、秀吉聞其捷、賜感書、○十二月、加藤清正到大坂、謁秀吉、謝封國之恩、啓志岐天草之捷、秀吉解其佩刀賜之、而諭之曰、肥後古來賊徒蜂起、汝早歸國鎮備之、且亦我有征朝鮮之志、汝豫造戰艦、練軍士以待之、清正乃歸肥後、頃間北條氏直獻書於秀吉、來年之冬入洛之事定、秀吉亦約歸沼田地、秀吉以行幸儀畢、故京都大坂往還數矣、故淺井長政三女、爲秀吉被收育、既長、秀吉令其長女嫁京極高次、其中女有美色、秀吉自納之、以爲妾、置於大坂、甚被愛幸、而有妊娠、

巳丑十七年、春正月、家康修駿府城、○二月巳卯朔、家康發駿府、○三月戊申朔甲寅、家康到洛、是春秀吉築淀城、大友義統獻家傳名刀於秀吉、傳稱此刀良治吉光所作、試以此刀擬人、則未觸刃而骨碎、故號骨噛、建武之役、尊氏在筑紫時、以此一刀賜大友氏、爾來累世傳之、其後多賀豐後守高忠得此刀、流傳在松永久秀手、大友宗麟贈黄金三千兩於久秀、買得之、而傳義統、頃間千宗易談之於秀吉、左右秀吉欲得之、而令宗易告義統、義統且喜且懼而獻之、秀吉以良馬二匹、美服百領、謝義統、○五月丁未朔辛亥、秀吉令賜金銀於廷臣武臣、頃年秀吉每歲倉廩收二百萬餘石、且諸國貢獻積成堆、秀吉謂、我既握扶桑六十餘州於掌內、金玉滿堂、復何求哉、不用則金玉與瓦石何異之、

秀吉聚樂門內二町間、盛金銀於臺面、以分授之

有不如分授之冨瞻其人、乃於聚樂門內二町之間、積金銀於臺面、倚疊之、見者眩目、聞者驚魄、秀吉攜皇弟古佐丸、坐城門邊、右大臣藤晴季、權大納言藤晴豐、藤親綱、藤光宣、藤輝資、權中納言藤兼勝等往會其席、其餘雲客猶多云、以長政、長盛、三成、出金臺若干於庭上、每臺各載百枚、四人持舁之云、以長政傳命曰、金銀若干賜于誰人、則其人出而拜禮之、其品數者、賜黄金三千兩、銀二萬兩于秀長、黄金三千兩、銀一萬兩于秀次、秀家黄金千兩、銀一萬兩于毛利輝元、上杉景勝、銀一萬兩于前田利家、人賜金銀二

家康宜人西鄉氏逝、

鶴松丸生於大坂城、

大須賀康高卒、

十萬七千兩、中將二人、少將五人、侍從十三人、其餘贈金三千兩、銀一萬兩于大廳、金一萬兩于北廳、金五千兩于駿河夫人、備前夫人、秀吉養女嫁秀家、利家金千兩于丹波少將秀勝之母、九是度所恩賜之總計、金銀三十六萬五千兩也、或以爲六月之事、乙丑、家康宜人西鄉氏、嗣君母、逝於駿府、葬於龍泉寺、後改號寶臺院、癸酉、秀吉側室淺井氏產男於大坂城、號鶴松丸、秀吉超五旬、未有子、故歡喜殊甚、諸將皆賀之、○六月丁丑朔庚辰、家康自聚樂趣大坂、賀男子生、秀吉贈金銀若干於家康、慰勞之、巳亥、大須賀康高卒於遠州橫須賀城、歲六十二、

政宗陷阿子嶋高王、又陷相馬所部駒岺新地城

芦名義廣佐竹義重攻猪苗代政宗救之

康高無男子、養外孫榊原忠政（康政長子）爲子、繼大須賀家、襲封横須賀城、康高又有一女、嫁阿部尤馬助忠吉、父正勝仕家康、有舊勞、故常侍左右、預事務、康高所啓、依正勝傳達之、故請忠吉爲壻、招之於横須賀、今夏伊達政宗攻阿子嶋高王兩城、陷之、又攻相馬所部駒嶺新地城、陷之、而遣使僧招降會津家臣猪苗代彈正、會津蘆名義廣與佐竹義重合兵、攻猪苗代、政宗自往、猪苗代拒之、大戰于摺上原、義廣敗歸會津、政宗埋所獲之首三千級、築一塚曰三千塚、而進擊會津、到處皆克、義廣出奔白河、政宗悉取會津

義重岩城常陸襲田村、政宗救之

榊原康政諭告眞田昌幸令沼田於還北條

地、入若松城、此間佐竹義重岩城常陸合兵襲田村、政宗遣兵援之、義重常陸不克而歸國、○秋七月、丙午朔丙寅、秀吉使者冨田左近津田隼人到駿府、謁家康、議授沼田北條氏直之事、辛未、家康遊井伊直政宅、家康令榊原康政副冨田氏津田氏、遣信州、而諭告眞田昌幸、○八月、丙子朔丁丑、家康命駿遠參三州諸將各出匹夫代冨士山大木、是由秀吉之求、爲充洛東大佛殿棟也、（大佛之營、始於天正十四年、至是未成、而諸國大山無充棟之木、故及此、其事既見十四年下、）眞田昌幸從秀吉、而使及康政言、而避沼田城、以附北條氏、分割城下屬邑、皆如秀吉

氏政氏直慮入洛有不虞之變、遂依違延期

之令、氏直使其叔父氏邦（號安房守）守沼田、領屬邑、而名胡桃等諸邑、昌幸領之如故、壬寅、家康到冨士麓、覽所伐之巨材、直趣甲州、○九月、丙午朔、癸亥、家康命甲信二州、築甲州東郡城、而巡視都留郡、郡主鳥居元忠拜迎獻土宜、冨田氏津田氏自信州到小田原、勸氏直入洛、氏政氏直相議、謂氏直若入洛、則不虞之變不可測焉、且謂箱根天嶮也、秀吉來不能克焉、況其東西百餘里、雖秀吉神速、豈可輕動哉、唯稱可入洛、而延其期、歷過歲月、以待時變也、秀吉若來亦不知地利、則防破之亦不難耳、故遇而使甚疎、兩使

氏政新城函根以備大坂來討

北條氏邦取名胡桃城昌幸愬訴大阪

察其心、而歸洛、詳白之、秀吉怒曰、我不違約以授沼田、彼不入洛、則明春我往可赤彼族也、○冬十月、駿遠參匹夫數千人、伐冨士巨材、挽下於麓、而浮海運漕大坂、達洛東、其費巨萬、北條氏政新築箱根山中城、令松田康秀北條氏勝守之、且令諸將每隊各令九騎爲之援、以備秀吉來擊也、○十一月、乙巳朔、丁未、沼田城主北條氏邦令其部下猪股氏俄襲名胡桃城、逐眞田昌幸吏、取其城、併領之、昌幸大怒、訴之秀吉、秀吉甚怒曰、氏政氏直違約侮我、其罪不可救之、乃下令於諸國、催來春東征之事、氏政聞而懼、乃

北條氏令石巻氏往京謝罪於豊臣氏
秀吉遣北條氏直書

遣使於駿府、憑家康請解陳之、且令石巻氏往京謝秀吉曰、氏郡部下、倉卒取名胡桃、非氏政氏直所知、然違約之罪、不知所以謝之、狂請省恕、秀吉大怒、捕石巻氏不返之、戊辰、秀吉遣書於北條氏直、其趣曰、汝父子恣領東國、未参内、既輕朝廷、背吾命、其罪不輕、去年欲征伐之、以德川氏所請、故暫赦之、且我依汝求、授沼田、然違約取名胡桃、和之、今冬約入洛而又不果、我故捕汝使者、抑我儕比及弱冠、在信長麾下、馳驅山野、枕干戈、攻戰野戰、夙夜不怠、竭忠勵功、中年受至恩、以顯其名、奉命征伐西國之間、光秀弑

逆、我聞之、不日歸洛、誅光秀、報君恩、其後柴田勝家欲覆國家、其餘叛者、伐之、降者、近之、諸方皆無不属吾麾下者、我亦未嘗有一言之違約、故得天與善之之理、而既擧龍登鷹揚之譽、為鹽梅則闕之人、萬幾委我、百官總已、獨汝背天戻理、奸謀不廷、何不罰之乎、普天之下、率土之濱、違勅之輩、不速誅之、來歲我操節旄而進發、當刎汝等之首也、書到小田原、氏政讀之、且怒且笑、示其弟氏輝曰、彼猿面郎誇言如此、聞彼元是遠州賤奴也、為信長被擧、幸信長逢弑、託名復讐而討光秀、既乘時運、害信孝、廢信雄、自執

氏政依家康謝秀吉
秀吉與家康議決東征事

天下兵權、劫公家、登相國、奪關白職、開闢以來、未聞恭橫如此、則天罰不可逃也、今欲窺關東、然箱根嶮不可攀、且彼不知地形、又不知東士武勇、縱其來侵、必其敗亡決矣、我何畏彼哉、癸酉、家康發駿府向京師、〇十二月、甲戌朔壬午、家康入洛、氏政氏直外稱不畏秀吉、然實不堪畏懼、頻獻書於家康、請和解之、且遣使於冨田氏津田氏陣、謝秀吉、然秀吉不肯聽、癸未、秀吉與家康議決東征事、乙酉、家康發洛而歸、丙戌、秀吉定五畿內山陽山陰南海北陸東海役丁數、而令長束正家掌軍粮運漕之事、己丑、家康留滯

嗣子秀忠
政宗拔須賀川城併其地結城石川等降焉

參州西尾城、馳驛使於駿府、命井伊直政酒井忠世、青山忠成、內藤正成曰、可令嗣子入洛、謁秀吉、秀吉聞之馳使止之曰、嗣子猶幼、何俄令入洛哉、然家康促之彌急、家康以與氏直有舅壻之親、故慮秀吉之嫌疑、欲令嗣子入洛以擬質子也、嗣子小名長丸時十一歲、忠成正成為嗣君傅、者既而家康歸駿府、降令於駿遠參甲信五州、催東征之軍裝、家康所治與北條氏接隣、故約秀吉為其先鋒、殊嚴其戒備、是冬、伊達政宗攻須賀川城、拔之、併其地、白川結城義親、石川顯光降服、由是名聞京師、秀吉為試彼志氣、遣使覓俊鷹、政宗

出羽最上義光陷州之諸城

乃獻之秀吉贈彼以名刀既而政宗兵威大振西接
越後東盡三春北窮海濱跨于出羽南至于白川入
其掌握上野下野亦通款内屬政宗有出兵於關東
與佐竹決戰與北條抗衡志（政宗時二十四歳）是年秀吉以
若狹國賜淺野長政（先是丹羽長重有罪除若狹國徙於加賀松任）秀吉令
黒田孝高讓豊前國於其子長政而召孝高於京師
爲左右謀臣孝高剃髮號如水頃年出羽國山形城
主最上義光陷州之數城其勢稍振最上家傳曰延
文九年八月足利伊豫守家兼（高經弟）二男兼頼初到
出羽國入山形城領最上郡爾來累世爲一州之豪

十代而至義守乃是義光父也天正八年五月義守
卒（家譜曰天正十八年誤矣）義光繼領所部義光遠在東僻不能
入京故曾依頼家康奉獻良馬（長十寸五分）於信長家康
爲之傳達焉州之谷地有城取十郎者獻使於信長
進馬鷹信長授書勞之即以爲榮欲與義光爭邑義
光亦獻使呈其家譜入信長一覽信長知其爲斯波
同種畫書加禮由是十郎與義光交惡義光佯約和
親迎十郎女嫁其長男義康既而義光稱病篤招十
郎曰我既近死願一相見托後事十郎喜而趣焉義
光於病牀對話手把刀斬殺十郎併其從者即日攻

谷地城拔之降其屬城寒河江其後攻貴志氏於八
浪城降之又取天童城上山滿兼據城以叛義光擊
之伊達輝宗者義光姊夫也然以互不快故率兵救
上山與義光戰於柏木山既而輝宗與義光約和而
歸義光攻上山破之滿兼自殺州士佐佐木典膳據
兼山不從義光義光擊平之又併取莊内而悉領出
羽國與越後接境屢與上杉景勝爭戰莊内爲景勝
被取義光欲復之然以景勝屬秀吉故義光不能出
兵而止義光不違舊好專敬家康家康亦加眷遇伊
達政宗義光甥也此時舅甥振威於出羽奥州然互

天正十八年

徳川長丸始謁豊臣氏

不睦
庚寅天正十八年春正月甲辰朔丙午駿府嗣子（長丸）
向洛井伊直政酒井忠世青山忠成内藤正成等從
焉丙辰入洛秀吉使長束正家勞問之丁巳家康夫
人羽柴氏逝於聚樂第（歳四十八號南明院）戊午井伊直政導
嗣子登聚樂城忠世持劍忠成正成在側秀吉相見
大悦乃使長丸即座試見其一起一步而謂直政等
曰兒能生長矣然髻樣衣樣皆田舍樣也乃呼侍女
引長丸入奥令北廳手自結其髻且着其衣服及肩
衣袴秀吉殊出金龍大小刀使帶之即執其手同出

謂直政曰、我使長丸改鄙樣爲都樣、汝見之乎、不亦善乎、使乃翁見之、則必其驚喜、直政等拜伏、秀吉謂直政等曰、兒猶幼、可保護而早歸、乃賜黃金時服於直政忠世忠成正成、庚申發洛、而戊辰歸駿府、家康喜嗣子早歸、而察秀吉之心、命本多正信本多重次曰、駿河遠州參河諸城、皆須葺塗掃除、左右異之、而問之、家康曰、關白使我兒早歸、其必有故、我既悟之、未隔三月、而秀吉書至曰、東征所歷之諸城可借之、以爲我陣營、家康諾、衆皆嘆服其明識、是月、從四位下豐臣利家任參議、（利家初號前田又左衛門、秀吉授其舊號、稱羽柴筑前守、其侍

家康定軍制十一條以示諸將

勅許秀吉東征賜節刀

從少將拜任、不詳年月）○二月、癸酉朔、丁丑、家康先鋒諸將發駿府、到江尻、壬午、家康發駿府、陣賀嶋鄉、定軍制十一條、以示諸將、甲信駿遠五州兵、總二萬五千餘騎、巳丑、家康命伊奈忠政架舟梁於冨士川、癸巳、北畠信雄率伊勢尾張兵一萬五千騎到駿府、丙申、家康陣中久保、長丸亦始整軍裝、到中久保營、（時春秋十二歲）先鋒進到沼津邉、先是家康分命群吏參遠駿三州、各各每驛構茶店、爲秀吉休憩之所、而岡崎吉田濱松懸川田中等諸城、皆淨掃以待秀吉、秀吉參內、奏東征之事、勅賜節刀、秀吉召里村紹巴、催連歌之會、

秀吉召紹巴催捷軍連歌

隆景巧謀辭秀吉欲以秀秋爲養子

以祝出軍之勝、秀吉召毛利輝元、副秀長爲京都留守、其從兵四萬餘騎、警衛王城、以鎮畿内、一說曰、秀吉令輝元爲留守、示其不疑、而令黒田如水及施藥院全宗告輝元曰、聞足下無實子、若養金吾秀秋爲子、則可任其心、輝元警惑、小早川隆景對兩使曰、輝元既養叔父元清子秀元（初名宮松）爲子、往年質京師、殿下所知也、然殿下之命不肯違也、兩使復命、秀吉黙然、隆景畏毛利家爲秀秋被奪、而來間請秀吉曰、臣隆景幸賜筑前國、然不幸無子、願養秀秋爲子、讓筑前國、秀吉許之、時人皆謂隆景爲嫡家善謀者也○

豐臣氏率諸道兵向小田原

三月、癸卯朔、秀吉發京師、畿内南海山陰山陽北陸、及近江美濃伊賀兵、或先行、或在後陣、總二十二萬許、（一說曰、十七萬騎、併家康信雄兵、二十餘萬）絡繹於駿河尾張之間、洛人及大坂南都泉界庶民群聚觀秀吉軍裝、（秀吉無鬚、此日以熊毛著頰、俗曰作髯、而黒其齒、擬壯年之姿、近臣等各盡異樣之粧）癸丑、到參州吉田、逢雨、然欲進馬、伊奈忠政曰、公暫留此、待霽而可也、秀吉曰、大河在前、不如冒雨早發、若待晴、則其間大堰冨士川水漲、不得濟、汝何故留吾哉、忠政曰、小軍則可如貴命、今此大軍凌雨競進、濟大河、則必多溺死者、秀吉曰善、留吉田三日、家康爲秀吉營陣舍、

北條氏勝、間宮好高等守山中城。

北條氏規、松田憲房等守函根。

於駿州吉原以待之、頃間北條氏政、氏直、召北條氏勝及間宮好高、朝倉氏（稱能登守）曰、汝等與松田康秀固守山中城、勿懈、好高進曰、君勿勞心、若事急則我必戰死、衆皆驚、欲朝倉退告人曰、北條家滅亡、其必不遠、山中城構築甚疎、不可防大兵、然今氏政使舊臣守之、則棄舊臣也、吁嗟痛哉、北條家之陵替也、氏勝若死則我亦死而已、氏政令北條氏規守韮山城、令松田憲房、上田朝廣率安房上總兵一萬三千餘騎守箱根宮崎、千葉新助長胤（邦胤子）歲十五、其弟俊胤歲十三、帥一萬餘騎守湯本（長規猶幼、家士海上氏、原氏爲先鋒、其餘隊長猶多）、北條

宇都山人民獻搗栗於秀吉。

秀吉到駿河、過草薙社詠歌。

氏輝、及皆川廣照、成田氏、壬生氏、率一萬五千餘騎守竹浦、其餘氏屬舊臣、及八州諸士、總四萬餘騎守小田原城、辛酉、秀吉到駿府、石田三成耳語曰、德川家與氏直舅婿也、恐有異心、殿下其熟思之、秀吉猶豫未入城、淺野長政曰、德川家既與殿下約信、決不可有貳、殿下其勿疑之、秀吉曰然、遂入城、是日秀吉踰宇都山下、民獻搗栗以祝、且獻手作馬屧、秀吉奇之、賜黄金、且脫所着之表服畀之（黄表紅裏）、爾來武將過此山、則彼民子孫獻屧爲例（秀吉到駿府、召里人問草薙杜在何處、對曰、去此五十町、秀吉詠歌、以寓日本武尊東征之意）、壬戌、家康自中久保陣赴

秀吉詠三穗松田子浦和歌。

秀吉巡視山中城邊、令諸將各定其所向。

駿府見秀吉、留三日、歸中久保、乙丑、秀吉到清見寺、詠清見三穗松田子浦倭歌、已已、秀吉到沼津、時有力士二人、其一員大幟（俗曰指物）、其一擔大幌（倭訓保呂、大十八端）、其騈列過牙營前、秀吉奇之、令吏問其姓名、吏騎馬追之、問其名、二士不答、吏歸以實白之、秀吉曰、汝不下馬而問乎、彼憤汝無禮、不答必矣、乃令他吏往而下馬問之、二士答曰、小早川隆景家士川田八助（員幟者）、楢崎信定（擔幌者）也（此役輝元雖在京、令隆景帥師東行）、庚午、秀吉巡視山中城邊、而過家康中久保營、議軍事、而夜歸沼津營、按地圖定陣列、召福原右馬助、令諸軍曰、明日可

秀次、中村一氏向山中城。

攻山中城、德川家兵可踰中久保、經過山中、凌城北高山、向小田原、信雄及蜂須賀家政、福島正則、細川忠興、蒲生氏鄉、中川秀政、森忠政、戶田氏等可攻韮山、秀次及中村一氏、田中長正、堀尾吉晴、山内一豊、一柳直末可攻山中、堀秀政、丹羽長重、長谷川秀一、木村常陸介可廻山中南谷、攀高峯之嶮、辛未黎明、秀次督五萬餘騎、向山中城、登峯臨視城中、謂中村一氏曰、我陣猶與城遥隔、令謀者窺敵形勢而進攻之、一氏遣渡邊勘兵衛往察之、渡邊曰、敵子城（俗曰附城）不固、可一戰而拔之、乃麾諸軍、一氏等先進、諸軍繼

間宮好高歲七旬、父子與戰死、一柳直末亦死

秀次指揮諸軍逼山中、松田康秀、池田推津

之間宮好高守子城、渡邊等數輩既入城、青木氏（號新兵衛）初得首級、馳獻秀吉、秀吉授金錢一緡以祝勝軍、既而諸軍競擊、好高曰、我齡邁七旬、豈惜殘命乎哉、乃自督兵力戰、一柳直末戰死、一氏等彌進、城兵疲而退散、好高與其二子、從者百餘人皆死、一氏進逼本城、渡邊奮戰拔群、時小田原使者山上氏欲往山中問其勝敗、見家康兵滿山中、秀政秀一等巡山谷謂小田原既危、何問山中哉、馳歸、秀次望一氏等既乘勝而指揮諸軍到山中、松田康秀、池田氏（號民部少輔）、推津氏（號隼人正）、佐藤氏（號左衛門尉）、栗本氏（號備前守）、山本氏二

佐藤、栗本、山本、山岡、片山、富田、川尻、五百人戰死、城陷

駿兵迴山中城後、擊宮崎野守兵

人（一號兵庫、一號源次郎）、山岡氏（號左京）、片山氏（號大膳）、冨田氏（號豐後守）、川尻氏（號民部少輔）五百餘人戰死、城遂陷、北條氏勝僅免、不能歸小田原、與從士十八人剃髮蟄居、耳繩城、氏政常謂、秀吉以百萬兵來、不能踰箱根嶮、然不終日而山中城早拔矣、小田原大震怖、秀吉召一氏曰、今日汝戰功第一也、一氏曰、是渡邊勘兵衛力也、

○夏四月壬申朔、秀吉登箱根山、諸軍分陣羣峯、家康諸將自昨日經山中城後、樵逕（一騎不得並、俗曰一騎打）而進、先鋒松平康重自佐野口到宮崎野、擊北條守兵、斬首八十餘級、由是宮崎湯本竹浦三處戍兵皆退守

家康秀次進軍登函根

笠原新六郎在錮遣使請鄉導於秀吉

小田原、癸酉、家康以久世廣宣、坂部廣勝爲斥候、以戶田忠次爲殿、而陣箱根山、秀次及諸將皆逐次登箱根、甲戌、家康進陣箱根山麓、先鋒既到小田原郭外、丙子、榊原康政設伏兵於酒匂邊、要關東兵欲入小田原者、擊走之、斬首若干、初松田憲秀（號尾張守、北條累世家老）、其子笠原新六郎政堯、昔曾叛北條、應武田勝賴、勝賴亡後、歸降小田原、氏政赦死一等、蟄居憲秀采地、及此役起、笠原密遣使於秀吉左右、請爲鄉導、秀吉許之、笠原告憲秀、憲秀愼而未形於色、氏政氏直不知之、頃日、氏政與光臣等議曰、山中早陷、敵既滿

箱根山、彼大軍踰嶮來城下、則可難防之、不如早遣兵於石橋邊、遮敵於嶮擊之、則克焉、我家安危在此一舉也、憲秀欲延其期立功於秀吉而曰、不然、長尾景虎亂入關東、先君氏康不肯挑戰、固守此城、敵氣疲粮竭而退去、越後之近猶如此、況於西海南海之遠哉、聚八州兵保此堅城、則盡天下之衆圍之、不能輙拔之、累月之間、彼必粮盡而自潰、乘其弊追擊之、猶以石壓卵耳、氏政氏直皆以爲然、故山上守兵皆不戰而歸小田原、由是秀吉大軍不勞而踰箱根山、秀吉與家康登高處望見小田原城、秀吉蹲而小溲、

皆川廣照憑家康降秀吉

松田憲秀通款秀吉、啓敵軍衝路

謂家康曰、足下亦可小溲、因耳語曰、敵在吾目中、小田原之亡滅不日矣、然則以關東八州必授足下也、秀吉猶慮家康通氏直、故早成約以激揚家康部下之勇也、秀吉屯湯本眞覺寺、諸軍環衛、家康先鋒到小田原城下、己卯、皆川廣照潛出小田原城、憑家康降秀吉、庚辰、家康攻小田原城、圍之、城中放矢飛砲防之、阿部忠吉中砲被創、松田憲秀遣使於秀吉陣曰、箱根山中有笠掛峯、甚嶮爲要害地、當小田原西南隅、殿下早登之、以定爲本營、直下城中、則氏政氏直無便防戰、然則臣憲秀察機爲内應也、秀吉畀祿

前田利家、上杉景勝、毛利秀頼

於其使、結約而歸、秀吉乃登笠掛峯、構壘於松柏林、以白楮包壘壁、自小田原望之、則如塗堊、壘既成、悉斬松柏、則壘與城相對、在一望中、城兵大驚、壘壁早成、皆曰、秀吉所爲殆如神、非人力所及也、俗稱笠掛峯、曰石垣山、舊跡今猶存、秀吉令諸將爲家康後繼、圍小田原城、加藤嘉明、脇坂安治、九鬼嘉隆率舟師在海畔、放砲攻城、城堅善防之、初秀吉命長曾我部元親、嘉明、安治、嘉隆爲水路將、自南海率舟師向小田原、北条戍兵在伊豆下田城、遮之、四將攻圍之、城未陷、秀吉命元親留下田、抑城兵、召三將於小田原陣海邊、羽柴利家、其子利長、自加州經木曾路到關東、上杉景勝、毛利秀頼、眞田昌幸、自信濃會焉、總三萬五

眞田昌幸、合兵攻松枝城

大道寺政繁降利家

利家景勝攻鉢形城

北條氏郡棄城遁逃

其部下猪俣氏降利家、

千餘騎、欲攻上州松枝城、城主大道寺政繁出禦之、見敵軍多、退入城保焉、辛巳、利家景勝圍松枝城急攻之、大道寺政繁出城而降、爲利家鄕導、壬午、利家攻松山城、城主上田氏在小田原、留後難波田氏、木呂子氏、金子氏、山田氏、若林氏等、以三千餘騎降屬利家、丙戌、小田原陣中訛言、信雄家康内應城中、諸營囂囂不安、秀吉攜侍童兵六輩入家康營、遊半日、又遇信雄遊半日、打話交歡而歸、由是諸軍安堵、庚寅、利家景勝伴軍圍北條氏郡於鉢形城、氏郡部下猪股氏沼田城主知不可勝、而去城降利家、由是城士相

箕輪河越廐橋三城皆降

家康諭氏勝招降之

互嫌疑、氏郡不能守、避鉢形城入青龍寺爲僧、箕輪廐橋河越三城皆望風降利家、伊豆下田城主清水上野介亦聞關東城多陷、去城出奔、壬辰、家康使人到甘繩城、諭北條氏勝、請謁秀吉、氏勝恥山中之敗、退居甘繩、以必死待秀吉兵來、氏政氏直令粟田氏招之曰、勝敗命也、何恥一城之敗、可棄身哉、速來小田原、可盡防戰之力、氏勝曰、我何面目到小田原見群僚哉、氏政疑其通秀吉、氏勝甚憤之、家康素識氏勝、故遣都築氏、松下氏懇諭、而遂招降之、請秀吉赦之、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往取甘繩城、癸巳、

戸田忠次諭江戸城留後遠山真田等令降服

本多忠勝鳥井元忠等攻岩槻城

佐野城降秀吉

家康遣戸田忠次於武州江戸城、城主遠山景政在小田原城、留後遠山丹波守・真田隠岐守等與忠次謀、獻城於家康、其餘諸城内附者不少、皆憑忠次達於家康、丁酉、秀吉令淺野長政・其子幸長・木村常陸介與家康將本多忠勝・其子忠政・鳥居元忠・平岩親吉・植村泰忠等、率一萬餘騎攻武州岩築城、城主太田氏房（氏直弟、養於太田氏）在小田原、留後伊達氏（稱與兵衛）守本城、妹尾氏（稱下總守）片岡氏（稱源太左衛門）守子城、長政・忠勝攻本城、元忠・親吉攻子城、木村氏・梶原某等攻和氣壘、下野國佐野城降秀吉、佐野宗綱累世居此城、與館

佐竹義重等八州諸士皆降秀吉

林城主長尾照長爭地屢戰、天正十三年、宗綱戰死、無子、叔父僧天德寺欲迎佐竹義重子以繼家、佐野舊臣大貫氏等不聽、迎氏政弟氏忠爲佐野城主、天德寺怒出奔京師、閑居黒谷、及秀吉東征、召天德寺爲郷導（頃日、氏忠在小田原、秀吉遣天德寺於佐野、誘降城兵、城兵半應之、大貫氏不從、據城守、敎之、衆攻殺大貫、奉天德寺爲佐野城主、降秀吉）佐竹義重等八州諸家不入小田原城者、悉皆降服秀吉、或自來謁、或獻使賀之、伊達政宗謂其部下曰、我有併關東之志、未發、秀吉既東征、則吾事不可遂者必矣、片倉景綱曰、君早往謁秀吉、雖既遲、猶愈於已乎、然諸臣猶疑懼焉、政宗

家康取上州西牧城

石倉城主誘殺芦田康國、康國弟新六郎殺石倉

發使窺小田原形勢、家康召其使曰、政宗早來勿猶豫、羽柴利家・淺野長政亦共勸之、使者反報政宗、留其弟成實及片倉景綱、委附軍務、而率新屬士發會津、向武州、其所經皆敵境也、路梗不能進、乃欲歸經米澤越後、到甲州、向小田原、○五月、辛丑朔、辛亥、家康取上野國西牧城、頃日、蘆田康國（信蕃子）受家康命攻西牧、殺戍兵多目氏・大谷氏、取城、進攻石倉城、城主石倉氏降、誘康國殺之、康國弟新六郎擊石倉殺之、取其城、獻家康、乙卯、家康先鋒進逼小田原城壁、諸軍環圍之、西海南海戰艦千餘艘、悉計會東海、城

長政忠勝攻岩槻城、殺城將妹尾

本多忠勝年十六、殺城將妹尾氏、而與三浦監物同進死

兵困於海陸、敵中雖欲脱出、不能焉、戊午、下總國士原式部以碓氷城降家康、家康令酒井家次往守之、己未、長政・忠勝等競攻岩築城、城兵暫防之、退入城、長政乘勝追之、城兵還戰、長政兵被殺傷、幸長自奮戰、長政縱火焚城、然猶未陷、鳥居元忠攻外郭、不克、死傷百餘人、本多忠勝破本城門、其子忠政（歳十六）把鎗競進、殺城將妹尾氏、得其首、忠政馬中矢、三浦監物與忠政同進而死、元忠・親吉・泰忠亦奮戰、忠勝部下既逼城、立忠勝旗、城將片岡被創、由之城兵遂敗退、死傷甚多、庚申、長政・忠勝等入城、城守伊達與兵

淺野長政本多忠勝居岩槻城

伊達政宗素服携磔木到函根請罪秀吉

衛傳氏房遣狀請降長政忠勝取城報捷於秀吉家康秀吉賜金裝刀長政忠勝使者一說曰鳥居元忠先進攻城士卒雖多死傷猶競攻不撓城代井立氏（井立或作伊達）乞降曰諸將勇雖無優劣然旌旗以華表（俗曰鳥居）爲紋之人其最也我願以城附此人及是指元忠也然以淺野長政爲首將故依家康命而令長政受降入城云云（此役元忠戰功拔群家康欲賜感書元忠辭曰臣無仕他君之志何求感書以誇人也家康嘆其忠言）甲子結城晴朝到小田原謁秀吉伊達政宗僅率三十餘人剪其髮加素服於戎衣携磔木到箱根請罪曰臣有故未至自知不可免欲聞命就

秀吉令政宗獻會津仙道地以許降

刑耳秀吉曰汝往底倉山待焉居二日淺野長政宮部善祥房施藥院全宗兼命請問政宗曰汝何怒奪會津加之殿下登山既踰五旬何來謁之晏也政宗對曰臣與蘆名義廣有宿怨故決戰取其地臣去月出國然隣境皆敵也故路塞遲參非踈慢殿下也三使試問曰若贖罪獻郡縣乎政宗曰我服殿下威而單身來請罪則死生唯命如獻郡縣則容易耳三使反命秀吉乃召政宗曰汝所陳良有以也然則可獻頃年所奪會津仙道地其舊封米澤三十萬石領之可如故也政宗拜謝之秀吉把杖指小田原城談攻

津輕爲信來函山謁秀吉

江戶佐倉土氣東金諸城皆內附家康

戰之趣政宗退而入茶亭與千宗易談秀吉曰彼不類東僻之產也既而秀吉令政宗歸國告諭曰汝獻地降服我既無疑汝然汝若悔之則速歸聚兵修城而待焉斬氏政氏直而後討汝城壘可成之日而後臨奧州其挑戰乎出迎乎任汝心而已汝年弱也勿佯言枉心政宗告暇而歸津輕爲信來箱根山謁秀吉津輕本南部庶孽也頃年叛南部信直而別立一家（南部氏與小笠原同祖久居南部）江戶佐倉土氣東金廳南等諸城皆內附家康而降秀吉秀吉使家康守廳南城鎮上總下總而國秀吉勞慰諸將久在於陣中或賜芳

石田三成淺野長政攻忍城

茗或催謠曲遊（一說曰小早川隆景島津龍伯此役立花宗茂自筑後還來謁秀吉共預茶席秀吉一日謂隆景曰小田原陷則五幾七道無敵我者我欲擊朝鮮以達威風於中華隆景曰壯哉大哉諸將初知秀吉有擊朝鮮之志或曰加藤清正小西行長分封肥後之時既命朝鮮先鋒之事至是初語隆景等西州之人也）○六月辛未朔乙亥和田氏三浦氏從兵百五十人自燒其陣舍出城逃去秀吉令石田三成監佐竹宇都宮兵攻武州忍城城主成田氏久在小田原留後酒卷氏（靭負佐）善防之秀吉令淺野長政往而與石田謀陷城城中有內應長政者長政發兵攻之拔一壘三成妬長政成功抑佐竹宇都宮兵不肯進焉由是長政喪家士百餘人而退秀吉聞其

松田憲秀內應秀吉

侍史山中氏弾城山與成田有舊好、令彼遣狀於成田、招降之。成田諾而投答書。秀吉贈成田答書於城中、由是城中諸士相互嫌疑。氏直錮成田、令山上氏以八千人護之。甲申、松田憲秀招其黨密語曰、關左八州諸城或陷或降、唯小田原一城存耳。北條家滅亡在近也。吾既憑堀秀政約內應。殿下許我授伊豆相摸二州、事既決矣。明夜可納秀政及細川忠興池田輝政於吾陣舍、以一舉陷城。汝等其為之備。長男笠原新六郎、三男松田彈三郎、其族肥後守、其壻內藤左近皆同焉。次男左馬助者、氏直近臣也、未知密謀。

本朝通鑑　巻七十六　後陽成　四十七　何不成舍藏

憲秀語反計於其子左馬介。左馬介百方諫父、而不聽。

憲秀召之而語曰、頃年氏政氏直遇我疎濶、我憤而未發。今內應秀吉、以報多年之怨。左馬助流涙曰、大人是北條累世大祿之臣、而家富族盛、威振八州。縱雖有怨、方今抱反心、則不義之甚、為天下之笑、遺先祖之辱。小子不能從焉。憲秀怒曰、吾齡薄西山、今將禍為福、亦是為遺榮於汝等也。然汝云爾、可謂不孝也。左馬助曰、大人唯願改過、以死奉氏直也。憲秀赧然曰、我愧汝也。言既發矣、不如自殺而塞他口。因把其刀。左馬助止之曰、大人安心。小子亦不違命。唯聞明日若事不成之日也。請延一日、則大幸也。憲秀喜

氏直囚松田憲秀於獄

而許之。左馬助出己鎧於櫃、而以身伏櫃中、舁而入城。憲秀不知之。左馬助近氏直、前耳語曰、君若賜老父於臣、則白密事。氏直許之、而堅約。左馬助詳告憲秀反計。氏直大驚。翌旦召憲秀、令北條氏輝・岡江雪詰問之。憲秀曰、我累世飽君恩、豈臨難挾逆心哉。卿等不聞乎、我君昔與信玄挑戰之時、流言我通信玄、然終無貳心、則其偽自顯。今亦敵詐謀而誣我耳。氏政在傍聞之、奮怒曰、非敵之詐謀、而汝子左馬助證之。憲秀低首而不言。氏直囚憲秀於獄、捕其黨類、令他將代憲秀守陣營。丙申、堀秀政・細川忠興・池田輝

本朝通鑑　巻七十六　後陽成　四十八　何不成舍藏

利家景勝受敵降而不斬獲、故秀吉不賞其功。

利家景勝攻八王寺城

政併兵到憲秀陣前、欲待內應而入城。見其陣旗幟改換、悟憲秀事顯、而退歸。利家景勝到筥根、謁秀吉、告降數城之捷。秀吉不賞之。二將疑懼而退。秀吉謂近臣曰、今般二將之功、不為不多。然其拔數城也、皆受其降、而無斬獲之功、則不足示兵威也。若屠一城鏖之、而受他降、則一宥一威兼因、而良將之法也。故我不賞之。景勝利家聞而悔焉、以八王子城未陷、故謀往攻之。辛卯、利家帥師陣八王子。邊城主北條氏輝在小田原、使橫地監物・中山家範・狩野一菴等留後。是日、家範偶赴中山鄉、路見利家陣山下、曰、是敵

井伊直政松平康親攻破篠曲輪

直政部下近藤登之助向坂傳藏力戰拔群

將也不可徒過乃率三十騎突出犯其一隊斬首若干級馳入八王子城壬辰家康先鋒井伊直政松平康親破篠曲輪(小田原城子城)先是直政等使掘金者鑿郭外地道而漸達城中此夕風雨篠曲輪要害忽倒城兵周章直政康親揚言曰城中有内應者時不可失也指揮士卒而入城放火而進城兵各捨其所戍而相聚拒之近藤季用(稱登之助歳十七)向坂傳藏共獲首級近藤用政奪敵鎗而蒙創(三十三政部下士)共直既而直政等班師小林勝之助爲殿力戰拔群直政陣與家康本營相距稍遠故衆時勢而俄入城放火故諸隊不知其

八王子城留後中山家範忠死不屈敵

所以而亂伍離次唯松平家忠陣不驚乃馳詣本營白家康曰篠曲輪火見是匪敵之夜擊也我先鋒衆風雨入城放火使諸軍知之也既而果然諸隊定矣家康褒家忠明察也翌日秀吉召季用賜表服且與向坂共授良馬(一說曰家忠望見火氣爲三浦和田燒舍逃去時事)癸巳利家攻八王子城留後横地監物畏大軍而逃去中山家範勵士卒曰我受氏輝恩久矣子弟共從在小田原我忝留後之名豈臨危降敵哉必其死之卿等若有欲爲父母全命者則可速逃去我不恨之矣然無一士之逃出者於是家範與狩野一菴出城接戰數回

秀吉感家範忠與其首城兵

氏郷忠政忠興正則家政秀政等攻韮山城

而入城固守利家諸隊競進城將陷利家使金子氏說家範曰卿壯勇不堪感嘆其忠志既盡矣速降我白殿下赦汝死家範掉首曰我不事二君乃又一戰而殺其妻子而自裁(歳四十三)城陷利家歸小田原秀吉梟諸士首於水邊唯置家範首於案示小田原城兵曰我感家範忠城中若有欲収其首者則可卑之有桑嶋萬喜者出城求之秀吉許之(小田原陷後家康召家範子照守信)吉以爲麾下之士秀吉使蒲生氏郷森忠政細川忠興福島正則蜂須賀家政中川秀政及信雄家士攻韮山城城主北條氏規使家士小笠原氏(稱十郎左衛門)横井氏(稱越

駿將小笠原丹波守單進死

家康遣使招降氏規韮山陷

南部信直來謁秀吉

堀秀政卒

前守)構砦於城外逆擊破之諸將不得輙進家康使小笠原丹波守窺形勢憒諸將猶豫獨進入城而戰死家康素識氏規故遣使招降之且氏政氏直亦授書曰宜從家康之旨以活城兵氏規乃以城附家康將内藤信成而來小田原候家康陣秀吉使新莊氏石川氏守韮山南部信直來謁秀吉秀吉賜短刀時服關東八州諸家悉降服秀吉唯郡須資晴不至其部屬葦野盛泰千本義政等往往來謁共列麾下士頃日越前北莊城主從四位下侍從左衛門督堀秀政卒小田原陣(歳三十八)秀政美濃國人也其祖事齋藤道

秀吉遣人告北條氏政熙諭氏直令乞降

三、父秀重初事信長、移江州、秀政少為信長被授用、號久太郎、而屬秀吉、有戰功而食大祿、秀政食三十萬石、父秀重猶存、別食一萬石、秀吉憐秀政早世、使其子秀治襲封、自四月至是月、西海南海山陽山陰畿内北陸東海東山兵圍小田原城、而八州諸城悉陷、故城中無外援之助、數年戰艦連屬城下、則海陸共絶、逃去之路、城中逐日窮困、秀吉揚言曰、氏政氏直輕朝廷者也、不可不鏖殺也、然攻之則我兵亦死、為無益也、唯環圍漸逼、則彼自為涸轍之魚而已、城中傳聞而大懼焉、既而秀吉密使黒田如水羽柴雄雅告北條氏郡曰、氏政氏

北條氏直殺松田憲秀而憑家康請降

直若獻城束手而降服、則弁伊豆相摸兩國以保其家、且曰、和成則以上野國授氏郡、氏郡入城懇諭之、氏政曰、我久為八州之長、僅與得二州、不如戰死之為愈也、氏郡強諫不聽、和藤清正自肥後國頻獻使者問秀吉起居、秀吉授書懇答之、且告小田原日窮困、其陷在近、清正素與榊原康政善、故寄書問家康動靜、而請聞小田原攻守之形勢、康政以長箋詳答之、○秋七月庚子朔、甲辰、北條氏直察城中日困、且被氏郡勸而請降之心萌、先殺松田憲秀、而攜山上氏號強右衛門、諏訪部氏號宗右衛門、潛到家康陣請和、家康曰、我與足下有舅婿之親、故不可無疑慮、足下

脇坂安治片桐直盛榊原康政入城受氏政之降

實欲降則憑羽柴雄雅而可也、氏直直往雄雅舎告曰、我勞漸盡、欲降秀吉、是非畏死、唯願赦氏政命、治城中之人耳、若許之則明日可出城而去、雄雅喜而白之秀吉、秀吉許之、氏直抃躍而歸城、乙巳、秀吉令脇坂安治片桐直盛與榊原康政入小田原城受氏政氏直之降、而解七面圍、悉放出城兵、康政守城、安治直盛監諸軍禁劫掠之事、戊申、北條相摸守平氏政及其弟陸奥守氏輝出城、居醫田村安栖宅、秀吉密與家康議曰、我問北條違勅之罪、既誓可亦其族、今悉赦則前言為偽也、許氏政受降則悉殺之亦食言也、

北條氏政氏輝自裁　氏輝侍童山角牛太郎懐其首走

今令氏政氏輝自殺、而赦氏直、則前後之言共可相應也、於是其議决矣、己酉、家康入小田原城、庚戌、秀吉遣中村一氏石河備前守蒔田權佐佐佐淡路守堀田若狹守於安栖宅、促氏政氏輝自殺、家康令榊原康政會之、一氏等未述秀吉旨、氏輝察之、請監使暫延其期、與氏政共入浴、而各詠臨終倭歌、既而氏政自裁、歳五十三、氏規斬其首、欲殉死、監使抑止之、氏輝自殺、侍童山角牛太郎懐其首而走出、衆追及而取之、家康感如童志、召列麾下、秀吉見氏政氏輝首罵曰、是違勅之賊也、乃命石田三成遣于京師、梟於一

北條氏規、氏勝入高野山、松田、山上、大道寺三十人從焉

北条五世九十六年而亡

秀吉以關東八州授附家康

條反橋。辛亥、秀吉赦北條左京大夫氏直死、遣之於高野山。時歲二十九。北條氏規、北條氏勝、松田左馬助、山上氏（號強右衛門）、大道寺氏（號孫九郎）、內藤氏（號右近太夫）、諏訪部氏（號宗右衛門）、金田氏（號大膳大夫）等三十人（可并私從者三百人）從之。秀吉頗憐氏直、授百人日俸（按自永正二年北條早雲入小田原、至氏直五世、九十六年而滅）。壬子、秀吉入小田原城、以北條氏所領伊豆相模武藏安房上野下野上總下總八州、悉授附家康。家康返甲信駿遠參五州於秀吉。（舊俗稱關之八州者、除伊豆加常陸。蓋限箱根以東也。然北條領伊豆而佐竹領常陸、不爲北條、故以伊豆換常陸、稱八州。家康亦依其舊制。）秀吉又以江州之內九萬石爲家康在洛之料。

秀吉放流北畠信雄於出羽秋田

且江州石部驛、勢州鈴鹿、四日市驛、參州釆野、岡、遠州白須賀、中泉、駿州清見寺驛、各千石、島田驛二千石、爲旅泊之料。秀吉謂內大臣平信雄曰、足下返尾張伊勢於我、以他國代之。信雄辭曰、尾州者先考信長所興起也、伊勢者北畠世襲之國、我繼其家、則願領之如故。秀吉大怒曰、足下欲不聽我言乎。乃削伊勢尾張兩國、放流信雄於出羽秋田。衆皆究之。然畏秀吉威、無諫止之者。信雄且懼且悲、剃髮改名常眞。遂赴謫處。（時人私論曰、秀吉初稱翼戴信忠子秀信、而指信孝爲反臣而殺之、既而得志、不立秀信、自取之。至此放信雄、舉世無不誹議之。）秀吉授尾州及北伊勢五郡

秀吉分賜食邑於諸功臣

秀吉諭家康黜本多重次

於秀次。賜參州吉田城於池田輝政（食邑十五萬石）、岡崎城於田中長正（號兵部大輔、食邑五萬石）、賜遠州濱松城於堀尾吉晴（食邑十二萬石）、懸川城於山內一豊（號對馬守、食邑五萬石）、横須賀城於渡瀨左衛門佐、賜駿河國於中村一氏、賜甲斐國於加藤光泰、賜信州小室城於仙石秀久（食邑五萬石）、先是秀久有罪被削其封、於是又浴恩。伊奈郡於毛利秀頼、諏訪郡於日根高吉、小笠原於石川數正。秀吉諭家康、黜本多重次、重次一心事家康。故往歲大廳質岡崎時、重次殊嚴戒之。其子成重嘗質于大坂、未幾不請命而招還之。此行秀吉過岡崎時、使加藤光泰頻召之。重次不

秀吉捕北條降將大道寺駿河守殺之

敢謁見。故秀吉憤怒積蓄而及此。家康憐彼忠志、容賜食祿三千石、蟄居於上總國小井戸鄉。秀吉召北條舊臣岡江雪、改氏岡野、以列麾下。佐久間安次、其弟勝之、頃年在小田原。此役氏政授百餘兵、以列陣營。至是請降。秀吉素識其有勇、故忘舊怨、共賜食祿（安次七千石、勝之三千石）。而屬蒲生氏鄉、列奧州先鋒。癸丑、秀吉發小田原、向奧州。甲寅、到武州江戸、捕北條降將大道寺駿河守、責之曰、汝爲北條世臣、不守城死節、不義之甚、不可不懲之。遂誅之。秀吉留監吏於小田原、悉以北條倉粟之餘附授家康。家康令伊奈忠政受

家康使伊奈忠政受北条倉粟、秀吉聞感其敏事、

之、監吏謂滞留不累日則難終計算、忠政謂監吏曰、毎庫加封印、而卿等去矣、監吏怪之、忠政曰、有餘亦不可返於卿等、不足亦卿等不可償之、卿等加封印、則我無私者自顯、然則何勞計算、可費日哉、監吏僉曰善、乃加封而早去、未幾追及秀吉、秀吉曰、汝等何來之早也、監吏以忠政言白之、秀吉大感忠政敏於辨事曰、徳川家多才能之士、諸候皆可羨焉、秀吉到武州岩槻、立花宗茂猶從秀吉、曰、汝遠來問我、小田原陷、關東既平、汝歸國而休、宗茂曰、願從高駕到奥州、秀吉曰、我既併六十餘州、將有事於朝鮮、汝歸國

奥州人獻一古冑於秀吉、賜之本多忠勝、

秀吉責成田氏長、除忍城放逐之、

秀吉責那須資晴及其部下千本義政、削其采邑、

宜爲其備、宗茂聞命而西歸、過小田原、謁家康、慰勞稍厚、秀吉到宇都宮、奥州人獻一古冑、曰傳稱佐藤忠信所蒙也、秀吉召本田忠勝曰、此冑非無雙勇士、則不可着之、汝其當之、乃以授焉、衆皆以爲武士之榮譽也、（此冑傳爲本多氏家寶、今猶存焉、）秀吉責成田氏長曰、汝在小田原城、雖通志於我、然其事發覺、違所兼約、不能無罪、即除其累世傳襲之忍城、放逐之、（傳稱、秀吉宿野州小山、百嫁見一女子有美色、召之侍寢、即是成田女也、女泣訴父失封、秀吉憐之、賜一萬貫之地於成田氏、）秀吉責那須資晴不來謁於小田原、削其采地、僅與那須等數邑一萬石、而糺其部屬千本義政罪、削其

氏郷政宗攻奥州九部城主政實、降之、

家康移江戸城、

邑之半、使太田原晴清、葦野盛泰等列麾下士、與加眷遇、伊達政宗到宇都宮、謁秀吉、秀吉設饗賜茶、（臣倍片倉景綱預其席、一說、宗迎謁秀吉于那須野、政）秀吉到下総古河、聞足利氏女爲故義氏娘、顧憐無男而家將絶、既而到喜連川、時足利頼純執謁、秀吉詳糾其出自、而以義氏女妻頼純子國朝、合二派爲一、奥州九部城主政實叛、秀吉令蒲生氏郷、伊達政宗討之、淺野長政爲監使、政實避城降、（一說曰、九部之役、堀尾吉晴戰功拔群、斬首七百五十級、秀吉賜感書曰、汝是當時無雙剛士也、）秀吉到奥州白河而降、令於奥羽二州、○八月庚午朔、家康自小田原移武州江戸城、舊主遠山景

秀吉感由良國繁母之志、畀食邑、

政、部屬遠山丹波守、眞田隱岐守、放逐景政、留後川村兵部大輔等、而奉迎之、家康賞二子、功各加采地、是日、秀吉賜書於由良國繁、長尾顯長母曰、往年國繁、顯長通志於我、而爲北條被囚、然老母守城不降、遂成和議、而二子歸城、此役二子又雖在小田原、然逼於時勢、不得已者、我察之、在今則雖欲復本領、然廐橋館林既爲徳川家封域、則不能分割之、故感老母之志、畀授常州牛久、老母獻綿若干純謝之、（一說曰、老母曾獻國繁妹於秀吉、頗被寵幸、故有此恩賜、）秀吉容謂細川忠興曰、我欲令汝居會津、以爲東奥鎭、忠興曰、若爲政事、則可從

秀吉以奧四十二萬石封蒲生氏鄉、以葛西大崎三十萬石賜木村伊勢守、令二子相視猶父子、

君命若爲恩賞、則縱雖小國、願居西國、秀吉曰、可任汝心、秀吉責奧州士大崎義隆・葛西晴信等未來謁、悉沒收其地、甲申、秀吉以會津郡大沼安積二本松白河四十二萬石封蒲生氏鄉、以爲東奧之鎭、而以葛西大崎三十萬石賜木村伊勢守、曰、汝視氏鄉猶父、氏鄉視汝猶子、而可也、伊達政宗領米澤長井三十萬石如元、其餘最上義光領山形亦如初、出羽陸奧悉平、或侍秀吉曰、四海久亂、殿下一統天下、武功之盛、自古未有之、武田信玄有智勇、上杉謙信甚剛健、此二將早沒、亦殿下一幸也、秀吉笑曰、我恨不令信

秀吉巡視奧羽、留淺野長政而歸、

秀吉詣鎌倉鶴岡宮、寄封戶、

玄謙信存於今、若存則爲我而談伴耳、按足利家之盛時、京都鎌倉猶有兩立之勢、應仁以來、畿內七道劉擾騷亂、至秀吉六十餘州悉歸一統、一說曰、佐竹義重義宣累世領常陸國、食祿殆百萬石、家臣某勸義宣閱兵於廣野曰、以此地之廣、此兵之多、猶立人之下風乎、然義重義宣畏服秀吉威而舉國降服秀吉、又不改其封內、秀吉留淺野長政於奧州、曰、我將歸洛、汝巡視奧羽、悉按郡縣河嶽土地廣狹・戶口多寡而歸、或曰、石田三成・大谷吉繼副之、己丑、秀吉發白河、赴歸路、而過江戶城、家康迎接之、秀吉曰、盛哉大哉、我遍觀天下、唯大坂與此城、是足下宜居此城、指揮八州、乃手自張繩、畫改築之形勢、秀吉到鎌倉、詣鶴岡宮、乃命造營之事、寄封戶、秀吉遣使告秀長曰、我

源家康封其諸功臣、

令悉滅北條、而立馬於奧州、將歸京師、卿其可待我西歸而設饗應、秀長時罹疾、故謂毛利輝元曰、大兄遲日西歸、我欲賀之、然病未愈、卿其代我饗之、輝元謝之曰、實是我家之榮也、然恐有躐等之嘲、秀長曰、否、非卿之所求、從我所請、則豈其辭之乎、輝元悅而去、隆景從秀吉軍在關東、輝元馳使告秀長之言、隆景曰、我告之於秀吉、君其豫營饗應之事、既而秀吉歸京、隆景請秀吉曰、願君枉華駕於輝元第、秀吉約之、乃以季秋爲其期、是月、家康封諸將士、賜上州箕輪城十二萬石於井伊直政、後築高崎城移之、上總國小多

喜城十萬石於榊原康政、相州小田原城四萬石於大久保忠世、下總國矢作城四萬石於鳥居元忠、上州廐橋城三萬石於平岩親吉、上州藤岡城三萬石於蘆田新六郎、上州碓氷城三萬石於酒井家次、父忠次致仕、上總國久留里城三萬石於大須賀忠政、上州宮崎城二萬石於奧平信昌、上州鳴渡城二萬石於石川康道、下總國古河城二萬石於小笠原秀政、上州白井城二萬石本多廣孝、上州廐古城二萬石於牧野康成、上州吉井城二萬石於菅沼正家、下總國關宿城二萬石於松平康元、武州崎西城二萬石於

松平康重、上總國佐貫城二萬石於内藤家長、武州岩槻城二萬石於高力清長、上総下総内一萬二千石於岡部長盛、武州奈良之利蛭川一萬二千石於諏訪頼忠、武州忍城一萬石於松平家忠、武州河越城一萬石於酒井重忠、武州羽生一萬石於大久保忠隣、上州阿布一萬石於菅沼定盈、下總國内一萬三千石於久能宗能、武州東方一萬石於松平康長、上州那波一萬石於松平家乘、下総國内一萬石於保科正光、武州八幡山城一萬石於松平清宗、上州松山城一萬石於松平家廣、下総國相馬一萬石於

管沼定政、豆州韮山城一萬石於内藤信成、武州深谷一萬石於松平源七郎、武州本莊一萬石於小笠原信嶺、相州三輪一萬石於本多正信、下總國佐倉一萬石於三浦監物、下総國足戸一萬石於木曾千三郎、而賜武州河越内五千石於酒井忠世、上州布川五千石於松平信一、豆州梅縄五千石於石川家成、市原鄉五千石於阿部正勝、武州石戸五千石於於牧野讃岐守、上總國裳原五千石於大久保忠佐、奈化川五千石於西尾吉次、相武總之内五千石於高木清秀、武州柄間五千石於内藤正成號四郎左衛門、上

州三之藏五千石於松平近正、下總國佐倉之内五千石於山本帯刀、武州久志羅井五千石於戸田一西、下總國佐倉之内五千石於本多康俊、武州見賀尻五千石於三宅康貞、武州内野五千石於三宅正貞、武州之内五千石於永井直勝、上總國五井五千石於松平家信、相州中郡五千石於青山忠成、武州之内五千石於神谷彌五郎、相州當摩五千石於内藤正成號修理亮、武州菖蒲五千石於柴田康忠、豆州下田五千石於戸田忠次、下總國小弓五千石於西鄉家貞、武州河越三千石於酒井忠利、武州禮羽三千

石於設樂貞光、上總國小井戸三千石於本多重次、上總國勝浦三千石於植村泰忠、下総國小南三千石於松平定勝、上州新川桐原三千石於稻垣長茂、武州比企郡内三千石於渡邊守綱、下總國飯沼二千石於松平伊昌、上総武藏内二千石於坪内利定、武州之内千石於高木正次、以上見舊記、此外猶有漏脫者、遠參二州之士久事家康、如甲信之士雖為新附、然皆離鄉里移關東、故其封常或依其功之淺深、或依舊領之多少賜之差、有安房里見氏、結城晴朝、宇都宮國綱等、各以舊領屬家康部下、秀吉謂家康曰、足下領關東八州、宜使直政、忠勝、康政各領一萬石、家康曰諾、但直政可

秀吉遊毛利輝元聚樂第、貴顯陪筵、

稍增數耳、秀吉又曰、伊奈忠政雖非隊長、然能堪吏事、與一萬石不為惜也、家康諾、酒井忠次不喜其子家次封祿劣於直政等、謁家康請增其封、家康曰、卿亦愛子乎、忠次汗顏而退、（往年忠次不能救信康之死、家康含憤云爾、）自是忠次退居京師、秀吉善遇之、賜宅地、數年忠次卒于京、○九月、庚子朔、秀吉入洛、無貴無賤皆慶賀天下一統、丁巳、秀吉遊參議毛利輝元聚樂第、豊臣秀長使藤堂高虎守門、戒不虞、輝元設七獻饗應、聖護院道澄、菊亭右大臣晴季、勸修寺大納言晴豊、中山親綱、日野輝資、高倉右衛門督永孝、及輝元、豊後侍從

輝元饗廷臣及在洛諸侯、

大友義統、龍野侍從豊臣勝俊、三吉侍從秀信伴食、（道澄、晴季、坐上壇、其餘坐下壇、）獻名刀名馬、白銀茶器、黄熟香等、若干品、小早川隆景啓之、猿樂三番、其餘經營鄭重、戊午、秀吉使生駒一正賜良馬輝元、是日、輝元饗廷臣及在洛諸候、木村伊勢守新封大崎葛西、然舊主諸士猶雜居民間、伊勢守居葛西、其子彌一右衛門居大崎、父子共誇暴富之榮、其部下恣剽掠苛刻、士民皆憤怒蜂起、淺野長政未知之、巡撿奥羽畢事、出白河關而西、宇都宮國綱憂其家不全、而迎長政、容約養其季子長重、繼宇都宮家、是秋、朝鮮國使黄允吉、

朝鮮國使黄允吉等執謁秀吉、獻其國王書、秀吉回簡於朝鮮、

金誠一、許箴之來朝、時秀吉猶在東、三使館大德寺而待之、秀吉歸京、三使登聚樂城、執謁獻其國王書、秀吉拔回簡、其趣曰、邇歲本朝分崩離析、兵革不止、故予發憤、不過數年、宇内既清夷矣、夫我固甕牖繩樞之周餘也、然慈母夢日輪入懷中、而吾以降時、有相士曰、日之所照臨、莫不祇屬、後來其有蓋世之氣、不可疑焉、故吾常自負、一旦乘時運而龍來、東略西征、南伐北討、大功之速成也、誠如大陽一升、萬物皆無不照焉、吾想人生不滿百、豈壹鬱於一方、以貴、曰矣、是故吾促大兵將入大明、而使一劔霜滿四百州

惺窩先生與朝鮮使筆語酬和

宗義智護送朝鮮使

之天、唯是之願耳、若然則必以貴國為先鋒也、其必勿遺失、吾出軍于大明之時、彌與貴國結交隣之好而已、（三使留滯之間、相國寺蕣蕣上人屢赴大德寺、相見筆語酬和、蕣號柴立子、箴之為之説云云、蕣後還俗、藤諱肅、字斂夫、號惺窩、中興道學、）三使歸國、對馬守宗義智、僧玄蘇爲從、護送到朝鮮國都而歸、秀吉令通事諭三使曰、朝鮮王勸大明帝、可獻使賀我一統日域、然則我亦通使、永修交際也、否則我屠朝鮮、而令大明為黒土云云、三使歸國、白朝鮮王、王大笑嘲之、及義智歸寄回簡於秀吉、其中有云、曰、秀吉微身窺大明國、不異以蠡測巨海、如蜂螫龜背云云、義智雖畏憚不能隱

葛西賊兵起木村伊勢守父子敗走保佐沼城

之乃達奉行等呈之秀吉大怒起西征之志○冬十
月庚午朔木村伊勢守仄聞士民蜂起慮父子隣境
發葛西赴大崎彌一右衛門亦發大崎赴葛西於是
士民蜂起於其間絶兩城之路木村父子防之不克
狼狽逃保佐沼城（木村家士成合氏所居）一揆徒羣聚圍佐沼
城中粮乏甚困請援兵於會津蒲生氏郷猶豫未諾
既而再告急氏郷乃諾乙未氏郷獻使於江戸告葛
西大崎之變於家康且與政宗約出軍之期戊戌氏
郷令家臣小倉氏關氏（號鐵齋）蒲生左門蒲生紀內北
條氏留守會津而令先鋒士早發○十一月己亥朔

政宗氏郷出師鎮葛西大崎之变

氏郷政宗

氏郷率三千餘騎發會津連日大雪令卒夫掃雪且
鋪席以通馬蹄又逢大雨乙巳到二本松時政宗帥
一萬餘騎在信夫郡飯沼城風聞政宗潜有陰謀氏
郷先鋒謂氏郷曰暫留此見彼形勢而可也氏郷曰
不可也政宗滯留則我獨行若反心顯則與政宗決
戰耳政宗聞之乃發途氏郷繼之乙卯氏郷會政宗
於黑川氏郷曰既近敵陣吾不知前路葛西大嵜之
間賊壘幾所政宗曰自是至佐沼行程百四十里（六町爲一里）
其間唯高清水一城而已氏郷曰然則先進陷
高清水而救佐沼政宗曰諾丙辰氏郷政宗進軍陷

陷鹿間中新田壘

鹿間中新田壘二將相約明日屠高清水俄政宗稱
病明日氏郷先政宗發時自名生城出防之先鋒蒲
生源左衛門擊破之進攻城氏郷曰政宗昨日告我
曰高清水之外無敵壘而稱病遲留決是政宗與賊
爲内應不可不爲備矣令關忠五郎爲殿以拒政宗
而自進拔名生城斬首五百八十餘級政宗未至遣
使於氏郷曰我病不攻名生恐殿下之後聞氏郷曰
猶有宮澤城在卿往攻而贖罪政宗乃攻宮澤宮澤
城降（蒲生家記曰政宗爲攻宮澤之勢不肯攻之氏郷遣使促之政宗與城主約和而去未知孰是）
高清水城及古河松山兩壘皆畏氏郷兵勢不戰而

賊畏氏郷

兵勢解佐沼城圍木村父子得免

政宗部下須田氏告氏郷以其主與賊通謀

避去賊徒解佐沼圍而離散氏郷陣名生遣三百餘
士於佐沼迎木村父子父子喜會氏郷陣謝曰以足
下早至故我父子幸得免時政宗部下須田氏到氏
郷陣告曰政宗與賊通謀而欲害足下然畏後難故
令足下與賊接戰而自後襲擊之欲以賊害足下報
京師也氏郷以其言無證故不與政宗挑戰而陣名
生與政宗絶政宗遣使請和議氏郷拒而不納之是
月秀吉獵參州放鷹於吉良其行裝盡華美○十二
月秀吉歸自吉良其所取之鳥無大無小皆懸之于
竿吏卒持荷之練步于洛中二行步入聚樂第天皇

秀吉誅茶人千宗易

潜御覺皇子公卿雲客乃至洛中庶民皆聚觀其明贈諸烏於公卿雲客且以其餘分賜洛中有差秀吉誅茶人千宗易宗易泉界人也以長茶事近侍秀吉頻受恩賚凡每設茶會宗易無不預焉故無貴賤無不通交而茶器之新舊可否宗易一見而定其價由是家甚富贍世稱之曰利休居士宗易好禪建大德寺山門而與住持宗陳號古溪相議雖已木像置之于山門上頂間宗易邪僻其見茶器甚私之而與已交覩者所貯則以新爲舊或以否爲可以假爲真以麁爲精而交蹠者所貯則反是故賤物價貴良物價減

利家忠興玄以受命責僧宗陳之安利休像於山門

者多矣秀吉聞之怒曰是國賊也國賊不禁則予之大過豈不釀將來之嘲哉乃収宗易斬之於泉界秀吉憎宗陳與宗易交善命前田利家細川忠興及德善院玄以屠大德寺既到寺召宗陳等長老詰難之曰何故安利休像於山門衆皆畏屈唯宗陳密插刀於懐中不敢喪精曰佛法之通塞時節到來耳與奉行等相互問駁而遂不屈宗陳意謂事若不得已則必把其短刀自貫咒而死耳亦何傷乎故辭氣最壯利家熟視曰宜憑玄以謝罪而解殿下之怒也玄以歸而言之秀吉宥之不破大德寺而梟宗易首於一

條反橋下揭彼木像使踏其首以柱夾立之數日觀者如堵是月淺野長政撿察信濃甲斐郡縣到駿河聞奥州亂還馬到江戸城謁德川氏兼其肯馳到奥州陣二本松家康欲往討奥賊以長庶子秀康爲帥榊原康政爲先鋒而發途政宗聞之驚懼到長政陣謝曰我無叛心部下有怨我者訴于氏郷氏郷信讒疑我足下爲我陳解於殿下則爲幸長政曰卿實無反心則進質於氏郷以解彼疑政宗伴長政使者到名生長政諭氏郷褒其戰功且告曰政宗叛逆虚實可任上裁卿得政宗質則歸會津而可也政宗隨氏

鍋島直茂伐其主政

郷請令伊達成實質於氏郷於是氏郷與政宗通信携成實而促歸陣然疑心未解秀吉聞氏郷政宗不和大怒曰木村爲賊被圍幸有氏郷以活木村今若氏郷爲政宗被害則我恥也乃命石田三成曰我可自征奥賊汝先馳到江戸城勸德川家出軍而催佐竹義宣及岩城相馬兵而可自政宗所部伊具直利柴田進討賊徒（奥州去京師行程殆三旬故唯有驛傳之告秀吉未詳知其趣而令三成東馳）晦日家康之嗣子（諱秀忠乃是台德院殿大相國也）敍從四位下任侍從家康命酒井忠世爲家老保護之是年鍋島直茂伐其主龍造寺政家領肥前國傳襲城邑秀吉

家襲領肥前國

以政家多病柔弱而直茂有武功故不及亂之秀吉授羽柴氏於對馬守宗義智而仕侍從欲為朝鮮郷道也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七十六　終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七十七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　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後陽成天皇二

〔天正十九年〕〔豐臣秀次徳川家康追發奥州賊平而還〕

辛卯十九年春正月戊戌朔徳川家康在江戸城關東八州群士拜謁賀歲初是日豐臣秀次承秀吉命發尾州清洲赴奥州己亥蒲生氏郷携木村伊勢守率政宗之質士發名生城壬寅家康發江戸向奥州是日石田三成到奥州相馬聞賊既平氏郷政宗講

和而歸洛戊申家康聞奥州既平自岩槻歸江戸己酉氏郷到二本松淺野長政迎之執氏郷手曰此役之戰功壯哉氏郷曰賊魁者政宗也蔓則難除不可猶豫長政頷焉氏郷歸會津既而政宗亦來逢長政陳解無叛心而歸長政還洛辛亥家康會秀次于武州府中自是秀次還洛氏郷發會津赴洛閏月戊辰朔庚子家康發江戸向洛己卯蒲生氏郷入洛謁秀吉秀吉大感名生佐沼之軍功壬午家康入洛與秀吉相見交歡乙未從二位權大納言豐臣秀長逝秀吉嘆惜之令其子秀俊傳襲大和紀伊兩國藤堂高虎

〔權大納言豐臣秀長卒〕

〔氏郷訴政宗有叛心〕

思慕秀長入高野山剃髮秀吉召起之故出仕秀俊○二月丁酉朔壬寅秀吉與家康狩尾州清洲共還洛丁未權中納言從二位豐臣秀次任權大納言叙正二位氏郷屢訴伊達政宗有叛心而大崎葛西之賊皆政宗所誘成也淺野長政亦云爾秀吉疑信相半謂長政曰速召政宗彼實叛則不來不叛則來乃馳驛召之○三月丁卯朔己巳家康發洛丁亥歸江戸是月秀吉使北條氏直自高野山出移居泉堺秀吉使前内大臣平信雄入道常眞自秋田移諸豫州居石平寺伊達政宗應秀吉召而即日就道馳入洛

〔秀吉召政宗于洛與氏郷令對論不決〕

衆皆謂政宗必就戮政宗懷小刀携家臣片倉景綱持平田五郎登城與氏郷交訴氏郷證彼叛狀政宗曰我實欲害氏郷則何必假賊力哉對論不決秀吉未斷之謂富田左近曰政宗早來汝以爲何富田曰君往年在播陽時有流言之讒信長謂秀吉奢汰當然若召而不來則是其反不可疑矣乃召君君忽至於是信長知爲妄言今政宗之來果相似秀吉笑而然之既而秀吉告政宗曰我聞汝與氏郷相爭故在疑汝之意今汝不遠千里來於是我疑忽解矣由是政宗得免氏郷素與富田友善至是恨富田曰卿何

奥州九部政實又叛氏郷政宗合力討伐

秀次家康為征討使出師奥州九部

左祖政宗乎富田亦怒諸將慰謝之而後和睦初秀吉察知氏郷言之有讒然譴責政宗則慮毛利島津佐竹景勝等巨室各不安心而不及裁斷○五月奥州九部政實又叛政實者南部信直部屬也然輕侮信直且不憚秀吉故信直依前田利家訴之秀吉聞之議征討之事以蒲生氏郷任少將伊達政宗任侍從共賜歸國之暇合力討九部○六月氏郷政宗各歸其城秀吉聞九部稍強命秀次為征討師且遣使江戸以勸家康東征令淺野長政堀尾吉晴為監使先發令曰伊達政宗為先鋒蒲生氏郷為二陣其次則常陸侍從佐竹義宣次宇都宮國綱次越後參

政宗陷宮崎城

秀吉寄家康書旨

政宗陷佐沼城秀吉賜書褒之

議中將景勝次江戸大納言秀忠及尾張大納言秀次為最末而放逐木村伊勢守以除葛西大崎之地是月政宗攻宮崎城陷之斬其城主而進攻佐沼城○秋七月甲子朔癸酉秀次發清洲向奥州壬午家康發江戸向奥州秀吉寄書曰奥州征伐及郡縣境域等諸事宜與秀次議而決之勿顧我後聞無大無小任足下指揮家康使直政先往與長政吉晴監氏郷政宗軍是月氏郷率二萬騎發會津向南部政宗陷佐沼城殺其城主以下數千人而進到登米攻賊壘其部將皆曰既陷宮崎佐沼兩城然我兵死傷亦

棄君早世秀吉歎死止無常遊企征韓師

多請暫休兵政宗曰秀吉雖不罪我然憤怒未解今可立戰功以全我家不可猶豫也然所過皆攻之則似無謀乎乃捕賊四五人解其縛放遣之賊黨素知政宗勇又聞撫恤之恵多降附者政宗以降者為鄉導又拔數城自是或破屠之或招降之所到有功報捷於京師秀吉賜書褒之○八月棄君早世其侍士皆斷髮悲慕之秀吉不堪哀歎不覺祝髮展轉數日為散憂鬱遊清水寺滯留三日悲哀彌增忽揚言曰我無嗣子則揮威富盛亦是一世耳人各有死則我亦不免漸近六旬則餘命不久須成古今無雙之舉

蒲生氏郷攻大宂井城根曽利城賊兵合力拒之

而傳名於千萬世我將入朝鮮國進族大明國而自慰焉侍臣驚而黙然一説曰秀吉窺朝鮮之志尚矣然知群臣之不喜而未漫言之至是託事於悲歎佯為戲言而遂以實之○九月甲子朔蒲生氏郷到南部攻宂大井城一説作和賀突井城城兵竭力拒之其中有逃出者氏郷部下關氏悉鏖之根曽利城賊兵救宂太井城氏郷部下田丸氏門屋氏寺村氏森氏梅原氏新國氏等撃破之氏郷乘機進圍九部城九部黨擄引某捨已城來九部以合力此時淺野長政堀尾吉晴井伊直政自後面攻城甚急城兵杜門固保氏郷長政等晝夜攻之斬首千餘級庚午九部政實容到

賊魁九部政實乞降淺井長政

秀次恚長政擅分赦降將政實

淺野長政陣請曰殿下若全南部信直家則臣等降伏去城長政許之辛未長政受九部降取其城赦政實及攙引其而追上其餘兵數百餘人於城樓而悉燒殺之擒政實及攙引而凱旋會津秀次到三迫逢長政長政執謁啓軍事秀次怒曰汝爲監使何不待我至恣赦賊魁乎乃命之誅政實及攙引其家康到岩手澤伊達政宗來謁家康曰卿年少也此行功多秀吉必有褒賞政宗拜謝悅服政宗到最上謁秀次（或曰謁秀次於二本松）曰我陷敵城而生口百餘人未殺之待公之來决焉秀次喜乃命曰悉殺之政宗乃誅其魁

奥羽悉平

二十餘人而餘皆放遣之陸奥出羽二州悉平上杉佐竹不及出軍而罷家康與秀次巡撫奥羽分走境域此間秀吉驛書屢至家康與秀次議從秀吉旨改政宗伊達米澤信夫等地以葛西大崎十餘郡增封之而併政宗舊領加賜氏鄕會津等前領凡七十餘萬石（或曰百萬石）自是而後政宗以其舊領奪於氏鄕故含不平之心而令士民蜂起侵氏鄕界氏鄕怒捕其首魁殺之逐其殘黨政宗憚秀吉不能報之由是氏鄕政宗交惡家康爲政宗修岩手城以授之賜信夫舊領於南部信直　冬十月癸巳朔壬子從三位

豐臣秀家從四位下豐臣利家共辭參議源秀忠任少將兼武藏守（頃間秀忠在京與平信昌從假又按秀忠元服可在此時乎）家康與秀次定奥羽二州制法秀次遊平泉而經關東過鎌倉而收平泉大藏經（秀衡所納）鎌倉金澤稱名寺藏書（北條實時所納）而遣於京師（大藏經今猶存高野山云金澤之書今散多矣）野州足利學校此時禪僧元佶居之佶近侍秀次在洛相國寺圓光寺依秀次命而足下藏書大半移於圓光寺

辛酉家康自奥州歸江戸城頃間秀吉自謂古來中華侵我國者數矣然本朝伐外國者神功皇后西征三韓之後千歲寥寥而今吾出自卑賤既履鎰台何

不足之有方今掌中之珠碎而不返泉下之璧埋而不見悲哀之甚余齡將衰大丈夫豈隕百年之命於此乎以秀次爲帝都之守備使掌日本國中之事我將入大明而爲皇帝去年馳書於朝鮮以言此事然朝鮮至今不捧答書不可不罪也我思先抱大明而征朝鮮朝鮮從我則爲先鋒而進若不從則悉攻平之而直入大明豈其難乎乃聚諸臣而議焉諸臣大驚以爲秀吉歎哀之切故其狂乎頃年軍旅之勞無虛年至去年而漸既息焉今若出兵于殊方則上下之費弊人民之困勞不可得言秀吉其狂乎衆心皆

如此雖然不得遂秀吉之言皆對曰大可也耶是固神功皇后以來之大事也武将之耀兵威於外邦也非君則不能成矣秀吉大悦乃命九鬼嘉隆於伊勢浦造巨艨艦數百艘其舟之最大者號日本丸其餘中國四國九州之諸侯亦各調戰舸蓄糧粟催軍兵秀吉下令於諸國曰明年正月先陣之兵早進于洌沚至二月三月則諸軍悉可渡海我當築館於肥前名護屋而居焉軍旅之指揮其亦有便乎東国之兵者不便于舟利可屯于名護屋依其国之遠近其出兵也或半之或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宜守此法南

秀吉遣書琉球船求俱征大明之旨

海四國九州之兵者舟利甚有便皆可渡海於朝鮮納法稍定又定大坂警衛京師警衛之士卒秀吉遣書于琉球其趣曰吾勃興于蓬澰順武威之運六十餘州既入彀中故殊域遐方來庭者不少吾今将征大明是所天授也然蕞爾琉球未通聘帛吾欲遣兵征之而原田孫七郎以商舶之有利故屢往來于琉球比日俾近士達告原曰速赴琉球說了朝征明國之旨則其來享不可疑焉是故余暫宥之來春出師之日可來謁若怠而不至則其必遣大兵燒其城郭鏖其嶋民可運於掌上琉球得此書而大驚使宮臣

秀吉定征韓軍列兵九十三万

鄭礼齎之赴大明依福建巡撫使趙参魯而告日本入寇之旨又江石人許議近歲在薩摩而事醫業與同郷朱均旺相議乃依福建守臣告之守臣達之大明帝未敢恐之唯命海邊兵士整調軍船而已琉球亦不及回翰而止焉（琉球告秀吉事於大明可有來年今併記於此）秀吉定渡海於朝鮮與屯于名護屋之軍兵也小西行長其兵七千宗義智其兵五千松浦鎮信其兵三千其餘士等凡兵一萬八千七百人為一列加藤清正其兵一萬鍋島直茂其兵一萬二千凡兵士二萬二千八百人為一列且命行長清正拈鬮隔日可勤先陣黒

田長政其兵五千大友義統其兵六千島津義弘其兵一萬凡兵士二萬五千人為一列福島正則其兵四千八百其外諸士凡兵士八千七百人為一列蜂須賀家政其兵七千二百人為一列長曾我部元親其兵三千生駒雅樂頭其兵五千五百凡兵士九千二百人為一列小早川隆景其兵一萬立花宗茂其兵二千五百凡兵士一萬五千七百人為一列毛利輝元其兵三萬人為一列大凡陸路之兵士十三萬人也海路之兵則九鬼嘉隆其兵千五百藤堂高虎其兵二千脇坂安治其兵千五百加藤嘉明其兵七

百五十、凡九千二百人也、皆可渡海、徳川家、其兵一万五千人、豊臣秀俊、其兵一万、前田利家、其兵八千、徳川秀康、其兵千五百、織田信雄、時剃髪、名常真、其兵千五百、上杉景勝、其兵五千、蒲生氏郷、其兵二千、佐竹義宣、其兵三千、伊達政宗、其兵千五百、最上義光、其兵一千、森忠政、其兵二千、卅羽長重、其兵八百、木下勝俊、其兵千五百、凡兵士十餘万、者皆可屯于名護屋、而後秀吉又別聚兵士六万、蓋朝鮮渡海之兵十三万餘、雖固多、然大明多兵、若來援則為當之也、先是、常真讁在豫州、至此秀吉赦之、携到名護屋、以為談伴、○十一月、癸亥朔、丙寅、北條

北條氏直卒、

大閤定置五六老及中老

氏直卒於大坂、年三十、先是秀吉憐氏直、賜河州平地一萬石、猶約授一國、未幾罹疱瘡之災、庚午、従四位下源秀忠、豊臣秀保、豊臣秀俊、共任参議、侍従伊達政宗任少将、是月家康加賜関宿二萬石於松平康元、併旧領四万石、又賜印章於関東八州社寺、○十二月、癸巳朔、丙申、秀吉挙請豊臣秀次任内大臣、以為継嗣、是日庚申、秀吉譲関白職於秀次、由是世稱秀吉曰太閤、秀吉定置天下五大老、其一則徳川家康、其二則前田利家、其三則宇喜田秀家、其四則毛利輝元、其五則小早川隆景也、生駒雅樂頭、中村一氏、堀尾

吉晴為中老、而前田玄以、浅野長政、増田長盛、石田三成、長束正家為五奉行、如元命曰、五大老亦與五奉行有相鬩、則中老可和解之、是年秀吉授隠岐国伯耆國中國出雲三郡并勢州内一万石於吉川廣家、奈良商人有借金銀償高利者、人競借與之、甲來求利、則以乙金銀加利而返之、乙來又乞利、則以丙丁之金銀倍徒而附之、遂使金銀積于通路、其徒数十人冨而驕満而溢、竟不知為如何、蓋其實者得一旦之利、而有後日之害、是與穿窬不異、秀吉聞之磔其徒数十人、且命曰、多財故借盗金、亦與同罪也、宥

文禄元年

列国諸侯賀正于大

之倍其借数、而使出金銀以入其倉中、秀吉議殺泉堺冨人、而及三族、初秀吉定法曰、凡論諍者不決枉直、甲乙共當罪、是欲停論諍也、是年泉堺之冨家在茶席主客論争、互推刃而同死、秀吉聞之、怒其背法曰、主客罪及三族、泉堺自古冨家多、衆皆大驚、到訟廳叩頭謝之、於是贖以貨財、秀吉以絞斬有贖銅之法、故遂多取貨財、乃至軽服之親、其賄賂不如数也、自是泉堺衰弊不能對捍于吏官、

壬辰文禄元年春正月、壬戌朔、列國諸侯告賀於秀次、而後赴大閤秀吉第、請謁見、秀吉不出、時有鼓者

閤

樋口氏者竊往謁秀吉、秀吉氣宇不平、樋口進曰、新年珍重、秀吉怒曰、我讓職於秀次、故天下皆歸秀次、我無立錐之地、昔日富貴今至如此、何珍重之有、樋口恐而去、列侯傳聞此事、謂加藤清正、時在京、曰、卿素蒙大閤之眷遇、方今大閤不平、卿往弛其怒、清正乃謁秀吉、秀吉不説新年之事、高聲曰、名護屋城、土木功成否、清正曰、經營恰好、雖百千之衆不能碎之、秀吉大悦曰、然則見列侯使各歸其國結甲兵也、乃出矣、列侯告賀而後歸國、○二月壬辰朔癸巳、家康發江戸城、留榊原康政輔佐嗣子、丁未、家康入洛謁秀

征韓先鋒小西行長加藤清正發途

增田長盛石田三成大谷吉繼爲軍監

吉、秀次、庚戌、家康改松平家忠武州忍城、而賜忠吉、而封家忠於下總上代城、尋移小美川城、是月、諸國兵悉聚京師大坂、○三月辛酉朔、朝鮮先鋒小西行長加藤清正黒田長政等發京師、自是諸將或毎日或隔日發途、己巳、秀吉在大坂饗五大老五奉行中老等、曰、我一統六十餘州、亦是諸將之功也、今欲西征、爲開地分封報諸將之勞也、衆皆黙然、家康曰、壯哉奇哉、希逢此時、不亦幸乎、秀吉大喜、乃催猿樂祝首途、而以增田長盛石田三成大谷吉繼爲朝鮮諸軍三監、丁丑、家康發京師、上杉景勝伊達政宗佐竹

僧靈三承兊永哲從征韓之役

大閤詣伏見御香宮

義宣南部信直等屬之、赴名護屋、秀吉將赴名護屋、參内奏曰、老臣既讓秀次關白萬機、在今則可平三韓、入中華、揚武威於異域、拓我國之境内、或謂秀吉曰、閣下威猛絶倫、古今無雙、諸將亦勇、則於武事何恥之、然大明朝鮮文學廣行、想夫書牘往來其必多矣、諸士雖勇、懵學則何解其意、携有文才者可也、秀吉曰、吾可使大明朝鮮拋其文學、悉知吾國之以呂波、何難乎、豈徒携學生乎、群臣不得覆稟、其夜秀吉翻思之、明日俄召南禪寺僧靈三、相國寺僧承兊、東福寺僧永哲、命從行之事、丙戌、秀吉發京師、過伏見

征韓諸將逐次發京大坂

大閤赴長門謁仲哀神功聖廟

詣御香宮、謂社司曰、傳稱此宮亦崇祀神功皇后、嗚呼神功雖女王、其威名施異域、三韓輸貢、我欲追其蹤、故涓吉日以詣焉、社司曰、此神兼記曰、與無敬於我者先助敬我之人、閣下今盡敬、則神其何不享之乎、秀吉悦而出、世稱御香宮、井邊有桂樹、其井水甚香、因爲名、又云、曾有上皇御幸、故曰御幸宮、丁亥、後陣諸將逐次發京大坂、○夏四月辛卯朔、秀吉到安藝廣島、時毛利輝元既赴名護屋、養子秀元幼名宮松留而在國、而迎之、秀吉詣嚴島、而投佩刀長刀及鞍馬於秀元、且自舞蹈遊慰、留此二日、赴長門、拜仲哀神功聖廟、而入赤間關阿彌陀寺、拜安德

而拜安德小影

海路諸將評議軍事載誓詞七條

小影觀平族畫像召寺僧問故事遂進到肥前名護屋新營諸將各構旅館環衛之秀吉命群吏分施四十八萬人之米穀於諸軍及舟子馬嵩各有差海路諸將會九鬼嘉隆舍而議軍事各裁誓詞以示其衆凡七條其一曰船中之軍議最可擇其宜其二曰諸船若臨危難則可相救之其三曰若得聞敵謀則可互告之其四曰忠功之淺深不可私曲偏頗其五曰盜他人之軍忠以爲我功必可同禁之其六曰每將必可出軍船二艘其七曰告事於名護屋則必問監察使而後達之不可私告也七條之約法既定若有

太閤及家康秀俊利家景勝政宗等各陣名護屋

乖犯則靈神其罪之誓盟事畢設酒宴壬寅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發名護屋秀吉令曰二人可隔日更爲先鋒黑田長政可爲第三陣既而三將既發諸將逐次而發各到壹岐國風木風暴波惡由是諸將滯留旬餘家康兵一萬五千餘人大和參議豐臣秀俊兵一萬餘人加賀參議利家兵八千餘人上杉景勝伊達政宗及東國兵併秀吉麾下總十萬餘騎各陣名護屋丁巳行長在風木謂海濤平穩則諸將皆發然則難抽群立功宜凌風波而窺隙先衆而入朝鮮也乃竊解纜入對馬豐崎清正長政等驚行長之船不

征韓先鋒諸將圍釜山浦城陷之

見而鈞進行可五六里風波頻起而又歸風本行長在豐崎欲入朝鮮然饕風不止故暫遲滯既而又謂清正聞我戰艦之出則不辨風波之怒必其棄生而至也然則我先討其空矣遂進舟到朝鮮國境對馬守宗義智爲鄉導松浦鎮信時剃髮稱法印其子久信有馬大村五島等從行長同發焉戊午黎明入朝鮮國圍釜山浦城城兵二萬餘放矢防之行長率銳兵頻放鳥銃攻之城兵辟易逃走行長追之鏖八千五百人擒二百餘人釜山浦城陷既而行長召狄鞮而問近隣之事對曰距茲三十里有城曰東萊或作登萊行長欲

行長陷釜山浦進攻東萊

往攻之然慮諸士之勞乃託言於諸士曰卿等今頃之奮戰誠無比矣今日緩衣帶解鞍馬休憩隨意而可也然聞近郡有東萊城彼城兵聞釜山陷而完聚不懈則拔之或其不易諸士感發之不顧其勞得攻東萊則我一日屠兩城施武名於明韓而必蒙秀吉之深感豈不爲大幸乎衆皆曰僕等何厭勞而妨君之功名乎請隨其意行長大悅忩攻東萊城城兵懲釜山之敗而不得禦之皆棄城逃出行長家臣小西主殿助與木戶作右衛門逐北斬首九百級行長大悅入東萊而息兵馬將進兵於忠州狄鞮曰忠州地

加藤清正後行長而登陸憤怒之

黒田長政總督諸將兵拔金海昌原兩城

形最美誠是王城之棟梁也兵甲超萬皆善射且糧粟豐溢朝鮮未大亂以此城猶全故也君其不可侮之行長頷焉加藤清正聞行長先進而大恚曰今履行長之過路而入朝鮮亦介於懷乃進船於熊川登陸路聞行長拔兩城憤怒殊甚高聲呼曰已往難及自今而後不可使他人為先鋒唯我獨為之而已黒田長政後行長一日入朝鮮率諸將兵總二萬五千攻金海城不終日而下之殺傷一萬人徑前擊破昌原城斬首五百人連進入王城長政兵五千人大友義統兵六千人毛利壹岐守兵二千人島津兵庫兵一萬人高橋九郎秋月種長伊藤民部大輔島津又七郎等兵二千人都

宇喜田秀家慮行長深入出援兵

二萬五千長政總督之加藤嘉明脇坂安治九鬼嘉隆率舟師到釜山浦新構營砦使兵三百守之○五月庚申朔壬戌秀吉聞行長捷報大悦賜感書宇喜田秀家聞行長兵疾進而恐有不虞之變聚家臣議曰行長先諸將而有曝屍於異域之志故突馳不顧兵之多少彼若死於軍中則秀吉失一良將也且我亦曾施恩於彼最可憐之至也不可不救也家臣皆可之時秀家軍隊在第八列窺陳隶夜發船至釜山浦時行長家臣守釜山浦喜秀家之至詳告行長戰功之事秀家感之乃遣書於行長告出援兵行長大喜時行長

行長火攻忠州城而陷之

聞清正軍至告衆曰方今我超群特立清正等必可發奮激之志而欲壓我戰功請降忠州彌揚勇武主殿助木戸氏是之行長帥兵遽攻忠州城時夜已二更城兵降易驚騷皆逃走行長進不止城兵五千人相留發矢揮刀奮戰太甚行長使兵到城後燒山下至是城悉陷死亡者不知幾千萬也行長斎其首使獻秀家是時朝鮮之平安黄海忠清三道已敗慶尚全羅二道危有旦夕朝鮮大潰朝鮮有八道曰京畿道曰江原道曰咸鏡道曰平安道曰黄海道曰忠清道曰慶尚道曰全羅道一說曰行長入釜山浦放火拔城而待清正至翌日清正帥兵而至行長乃

與清正相約曰我自浦石梁山浦而入朝鮮足下自浦左東萊海而入清正頷焉而後清正聞釜山浦近郡有慶州傳稱故都也比屋以萬數清正乃先帥兵攻之而拔焉遣莊林氏於名護屋以聞於秀吉秀吉授書於清正賞之且賜物於莊林氏既而清正入忠州問州民曰我國兵來乎否州民曰未清正乃解鞍而休經二日行長軍士捆載布綿於牛馬而至清正見之諭行長曰我與卿同日而出釜山浦然我先卿後是以軍士有貪意也若早拔副城而入王城則金銀珠玉綾羅錦繡必其滿堂布地也豈貪布綿而可

長政隊取島嶺分附後軍

朝鮮王李昖走朗義州國妃及太子逃于兀良哈

急軍事請援之行長乃同焉黒田長政自昌原進向
上都所歴數十城皆不戰而逃去長政取其粮分附
後軍諸將逐次渉海入釜山浦各張陣營海路舟軍
亦各來會輝元居釜山浦城已已朝鮮王李昖聞忠
州城陷而狼狽出都北逃于義州國妃及太子臨海
君珒次子順和君琿顛沛逃于兀良哈　從信録曰
萬曆二十年當本朝今年四月日本豐臣秀吉分遣巨
酋小西行長加藤清正黒田長政宗義智妖僧玄
蘇宗逸等舟師數百艘猝陷朝鮮慶尚道逼釜
山鎮五月潛渡臨津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

清正長政直茂會行長議軍事

望風潰王不知所為矣令次子琿攝國事奔平壤
已復走義州願内屬大明命將出師援朝鮮
加藤清正黒田長政鍋島直茂等會小西行長於忠
州議軍事清正進曰我必為先鋒行長笑曰秀吉曾
以我為朝鮮之先陣其所命固難今若改之則非啻
侮我抑秀吉之法也我決而不從焉清正曰法令雖
已定先鋒之職者在武勇之人而已行長大怒將相
鬪直茂制之曰先登固在行長雖然行長以其謀已
拔三城今入王城則行長清正指分進兵而可也耶
行長心服曰自此地至王城其路有二南大門者行

清正行長並先登行長先入王城

程百里許大川有之東大門行程百餘里雖纔遠而
無川隨清正之所望而已直茂等感之清正曰縱有
大川而吾隨其行程之近耳乃進兵于南大門行長
聞之使生口之練手泳游者二十餘人速赴南大門
到大川悉流散河中及近邊之船筏清正不知之撫
劍拍掌馳志于王城馬蹄如飛臨大川而見之則湍
流喧豗聒聒驚耳廣十餘町清正察其不可渉上下
于河邊以尋船而無之又尋淵瀬之可渉者而亦無
之清正不得奈之何陣于河畔以送數日行長向東
大門將入王城然閉門牢鎖其高十餘間且石垣高

聳不得敢入或人謂行長曰若開門傍之水門則蓋
三十人也若百人也其可得入乎行長從之然水門
方五尺以鐵繫之行長等大屈木戸氏乃脱鐵炮臺
以其筒推戛之因是水門得開行長令軍士曰莫亂
列莫盜貪莫入酒家而後整衆而入遍充王城内外
而敵無一人行長分其兵使守四門清正帥兵入王
城欲開其門守者答曰行長昨日已入王城使我輩
守之故敵兵無一人焉公若有事則可入數人多兵
固禁之清正聞之憤恚最甚少焉曰我入王城而無
益不如從國王王子乃陣城外聚家臣相議曰我欲

清正赴王城途阻水曾根孫六先衆試渉

先驅而入都故背秀吉政法而不顧雖然巨川大漲吾心焚蒸憂恨無聊吾將追國王太子明朝若進則追及其難乎今夜亥刻吾必出兵矣因是家臣皆整軍備清正召莊林氏密告曰可速聚兵士既而清正率兵而進向兀良哈清正家記曰清正與行長殊路向南大門河水溢溢不得渉既而清正眺望前岸則舟艦多多清正告群士曰諸軍之中若有善水練者則赴前岸乘一舟而來然則諸士逐次而渉也時有岸佐助者進曰請我試渉之清正頷焉佐助躍入河中逆波撲面不能游中道而歸諸士彌屈曾根孫六

見之曰我是越中國人也越中有河曰礪並其流比之則猶急礪並猶且曾渉之公若許之則我其赴前岸清正喜曾根即入水中須臾乘小舟而歸清正使櫂郎乘小舟漕運前岸之數百艘而渉休憩數刻木村氏告清正曰向上遠山則兵士如雲疑是小西行長之軍也請公先入王城而可也莫使行長著祖鞭也清正疾進放火於王城時國王已去城中空虛清正遣貴由氏於名護屋告秀吉曰僕先衆速入王城秀吉感悦殊甚云云按清正記所載與諸記甚異未知孰是姑存其說　壬申黒田長政入朝鮮都留十日諸軍亦繼至宇喜田秀

諸將集朝鮮都分攻諸道

行長長政屠平安道王僅免

長政家臣黒田二郎戰死

清正逐朝鮮王途遇二公子而捕之

家毛利輝元時爲朝鮮諸軍兩都督軍監增田長盛石田三成等令曰行長者可赴平安道大友義統黒田長政者可赴黃海道小早川隆景者可赴開城鍋島直茂者可赴咸鏡道島津義弘者悉可拔途中小城或曰輝元在釜山浦秀家率諸將到王城或曰清正先到王城會諸將秀家三成與行長善將聞朝鮮王在平安而欲遣行長捕國王王子故所令如此而清正與直茂同赴咸鏡云云行長長政諸將分道攻平安道鏖劓殆及三萬餘口路有大河阻河而陣敵夜潛航之襲行長陣長政聞而自馳救之撃敵半渡而破之殺獲數百人敵放矢中長政左腕長政怒手撃其敵復大戰長政家臣黒田二郎戰死既而諸

軍渡河屠平安城王僅得脱衆皆議令行長留守平安長政別撃黃海道又入白川城守之既而行長率兵臨遼東松浦鎮信先至久信後矣朝鮮兵要圍之久信大戰斬傷甚多敵遂解圍去加藤清正追朝鮮王到兀良哈不見王而班師遇二王子之逃行清正望之大喜整衆而待既而王子率敗羸之兵數百人到一室而休憩焉從者皆水穀不入口四五日故手足不起精神太疲清正遣使曰吾今既追及之君豈得逃乎須入清正之陣王子之近臣應之曰日東大將若助王子則可遇對若不助之則王子自裁於此

清正享應朝鮮王子

地耳清正重言曰豈妄殺乎王子若來我陣則懇請于秀吉而必繼其命且兩國會盟修好結驩如前古矣王子何懼之有縱不然王子之命必無危矣我言非浪由是王子心情和悅使人言之曰頃我及臣從飲食絶口清正宜入此室而饗我然則厚惠豈加於此哉又曰清正必莫率多兵而至唯可十人而可也清正謂外邦之人其哀曲不疑乎故使數百人持饗應之具而至以東方爲太子坐以西方爲已坐拜答之禮頗備威儀棣棣事畢設讌羞酒已三巡時清正從臣奔走徹肴救王子之臣從俄驚謂清正欺王子

韓人畏清正之驍勇感其厚情

而將害之乃彎半弓欲射清正叱之然諸音不通故彌進清正殆危而不知所爲既而謂中華之禮以印章結約盟則朝鮮亦可然仍出印貼紙而後與之且抱王子以爲質由是從臣皆安心清正乃因臨海君肆順和君琿懷歡而歸王城馳書於名護屋告之於秀吉秀吉大喜投感牘以賞之或說曰此役朝鮮國王之妃及王子同夫人侍婢不多頭係一物而覆面其物一尺許蓋手輔也先驅將捕之清正曰勿視顏面勿侵掠勿觸犯遂爲不知之而贈飲食乃使逃行朝鮮人畏清正之驍勇且感其有情雖然後陣亂入發朝鮮王先祖墳墓又曰清正從士入而窺視兩王子妃妃恥俯而低面清正以幕覆之王子謂清正武夫不慮其厚情如此清正記曰清正既捕兩王子欲退兀良哈時殘兵萬

清正擒勇士薛通使

清正得肥前人後藤氏於朝鮮

餘人相聚欲擊清正清正令諸士曰汝等莫以斬首爲功唯擊攘之而可也諸士皆同之擊而不顧然衆兵雖掃又生由是清正心力殆屈既而大風大雨撲面透背兀良哈殘兵不能進而暫退清正伺隙入清州而休傳言近郡有勇士薛通使者清正欲捕之通使兼聞之率兵入深山清正自後攻之通使不能禦之清正遂捕之且殺其兵士等其中有後藤氏者進曰我是日本肥前松前人嘗乘獵舟漂風入朝鮮遂今二十年能通朝鮮之言若得赦則爲麾下之一物也清正悅而許之既而清正謂我入朝鮮燒王城且

陷兀良哈則素志足矣不若歸鏡城而休也清正先是置兩皇子於鏡城至是謂薛通使曰我震動朝鮮捕兩皇子自謂武功絶倫通使笑曰兩皇子鬪倭兵之至嘗奔大明今君之所捕疑是以他人之肖者爲皇子也清正雖不全信之而介于懷及歸鏡城置兩皇子於高牀自坐其側召薛通使曰汝來謁而決僞眞通使不能升坐涕泣俯地清正謂後藤氏曰彼自殺乎否汝其問之後藤乃問其故通使抑涙曰我昔側陋然依我王之登庸辱與牧司判官爲八道之將皇子之被捕誠是吾儕之恥也方今再謁龍顏何面

清正於清州浦望富士山

清正與三成有隙行長與三成厚交相惡如氷炭

目而拜之乎嗚呼倭兵之來撓於掣電故我國不遑聚兵而至如此也此恨雖死不休況於生乎哉欲自殺然諸士之監察太嚴自殺亦不爲悲夫清正軍士感其志皆揮涙既而清正分遣兵士於所取之諸城守之清正在清州時後藤氏曰浦内多出海盜故農家皆嘗之代食清正乃使人採之以充諸士之食也清州浦霽雲歛則富士山見矣清正對之以慰軍務也行長素與清正爭勇不善聞其捕王子切齒嫉之石田三成假秀吉威指揮諸將清正輕侮之故與三成有隙行長彌厚交於三成欲抑清正之功而已獨

大閤贈書關白秀次告捷軍悦

得恩榮三成亦姦佞欲左袒行長以爲勢援由是清正行長相惡如氷炭秀吉頻聞朝鮮捷報不堪抃躍乃贈書於關白秀次曰朝鮮國都不日既陷我自渉海平治朝鮮進入大明者在近矣然則卿亦可渡海我以卿可爲大明國關白而迎吾天子於大明可擇十州以充公廨而可授一百州於卿也比及明年二月期催行幸卿可爲其備以整金熨刀長短各千柄鏜二十柄陌刀三十柄是亦可用金熨也用度不足則可開聚樂大坂倉庫以所藏金銀足之卿從者可爲三萬人各從其祿數貸金銀以辦行裝莫令猶豫

如軍粮馬具絹帛等多在名護屋者不及携之既行幸大明則冊智仁親王爲日本國王擇秀俊秀家爲關白而以九州授秀勝令秀保爲朝鮮王也我進馬於大明則令宮部善祥房爲朝鮮國留後至若平安城聚樂大坂留守則重擇其人也乃附西尾豐後守遣京師洛中貴賤大驚怪之或謂開闢以來大度量無雙也或謂大閤多智有遠慮則不可妄捨我國入異域是唯一時誇説大言而已大廳北廳不堪恐慕惆悵不已〇六月島津龍伯使名護屋義弘及其子久保在朝鮮陳時肥後使者來白曰薩摩人梅北某

薩摩梅北某樹黨攻熊本城

樹黨聚類攻熊本城國中多屬之者秀吉大驚令淺野幸長長政子伐梅北秀吉謂家康曰幸長始爲軍將彼年尚少可使本多忠勝副之即召忠勝秀吉揖家康謂忠勝曰幸長年少未悟兵道軍中之事無大無小忠勝皆可決之幸長忠勝共拜命之辱將赴肥後時肥後郵吏來曰熊本城主之家老誘梅北而誅之殘黨悉散國内既安幸長忠勝自國境共歸秀吉遣淺野長政于肥後監決國事初梅北聚[illegible]黨三百騎取肥後之葦北薩摩之佐敷而遣使於名護屋勸島津龍伯同意龍伯誅其使告秀吉秀吉疑龍伯通梅

依數假守境氏選粲誅梅北

朝鮮大兵擊脇坂安治不利

此陳解之不肯家康憐之謂秀吉曰義弘父子在朝鮮龍伯候于此龍伯女義弘妻在聚樂城下龍伯何捨其親族黨凶賊哉秀吉怒解而欲令龍伯赴朝鮮家康恤其漸老懇說秀吉秀吉許之令龍伯歸薩摩鎮其國梅北黨田尻氏父子兄弟四人及梅北僕山知者則勇也佐敷假守境善左衛門進美女勸梅北酒梅北溺色醉臥其左右者亦飲酒而時境氏窺之刺殺梅北獻首於名護屋其黨皆誅朝鮮兵數萬人來擊脇坂安治甚急安治發王都遲明馳行虜在高嶺安治擧旗于陰以山岡某爲前驅一騎出後一騎又繼不敢亂列故虜不能進安治麾士卒大呼夾擊虜遂敗追北捕二百人得首一千級梟

安治大敗僅免歸嘉明嘉隆從之大戰于海上

于城下安治聞虜船在加羅島而與嘉明嘉隆速到熊川秀吉賜書美其勞亦其誨一旦安治到加羅島傍虜船五艘來前安治發鳥銃虜退安治逐之三里許虜反到廣處他船同馳至畏安治舟而射之安治少退虜大出矢炮下如雨脇坂左兵衛渡邊某等死之安治殆危矢中其鎧僅脫歸金海其殘兵二百餘人逃于一島不知安治所在嘉明嘉隆聞安治不利欲救之見大敵而皆還安骨浦虜船尾之相戰于海上安治士卒逃海島者東梓將登陸虜船十艘許圍之故不能登自採松花海藴以食殆十三日伺虜去

安治獲虜將及船

大閤處大明出援兵更命諸將濟海

虜恐我艨艟到而即皆退安治兵被射殺者可十餘人其餘多得生還金海秀吉聞之使藤堂高虎渉海諭安治以手教安治恨加羅島敗欲雪之一日見虜船來乃馳行取其船及其將斬獲多矣秀吉謂大明聞朝鮮敗則必發援兵其兵之多其不可測然則我兵之既渡海者雖十三萬而其或難敵乎故又使兵士六萬渡海增田長盛其兵二千石田三成其兵二千大谷吉繼其兵二千五百前野長康其兵千凡一萬七千二百人爲一列淺野幸長其兵三千南條左衛門尉其兵千五百中川秀政其兵三千凡一萬五

大閤示朝鮮在陣諸將之教書

千五百人爲一列岐阜少將其兵八千羽柴丹後少將其兵三千五百長谷川秀一其兵五千木村常陸介其兵三千五百糟屋内膳正其兵二百片桐直盛其兵二百凡二萬五千五百人爲一列伊達政宗依淺野長政而請朝鮮渡海之事秀吉許之乃副淺野幸長而使渡海長盛三成吉繼持秀吉之書到朝鮮亦在陣之諸將其趣曰軍兵之進退彌隨今春之所命而已先陣者行長清正長政可代而勤之其餘軍制亦如前日所定耳凡百諸士不敢怠惰横行于朝鮮大明懾其武備正其制法而可也然大明者文物

吉川廣家破朝鮮大軍
淺野長政為敵被圍政宗救之賜賞
大閤大網得鯛巨萬獻之天皇

衣裳之國而不達武事故諸將侵伐我不勞遐想猶附三成長盛吉繼口述而已（前言長盛三成等在朝鮮然據此段則自名護屋初到朝鮮乎但屢往還乎凡此等之類無記録之正故前後乱次始末混雑者不為不多）癸卯吉川廣家破朝鮮軍四萬人翌日取其城淺野長政幸長到釜山浦為敵被圍殆危伊達政宗馳救之破敵解其圍秀吉聞之賜感書於政宗甚褒之秀吉修假館於海邊廣數十間每十間有間架其半敷板以為疊其半為廚有竈有爐器皿若干薪炭若干精米鹽梅之類若干皆具焉於是聚漁父櫂郎千百人使引大網取魚不知其數得鯛一千尾淹鹽而遣于京

大閤命毛利秀元造大船

以獻天皇又贈于大廳等有差其餘潑剌潑潑喁喁噴沫如山如阜使諸將群士取之乎假屋或膾炙或炰煎以調味之飲食者充滿假屋內外秀吉亦來雜居笑談慰諸軍也僉曰越王之簞醪任公之若魚秀吉兼有之秀吉遣書安藝命毛利秀元造大船而達於名護屋其船中鋪五十八筵秀吉喜曰是我國無雙大船也名曰日本丸自舞踏其中以饗諸將而積穀一萬二千俵運軍粮於朝鮮頃間行長忌清正捕王子而先進乎平壤舊都自謂大明援兵必其來然則我決死於一戰而鏖之必立於清正之上乃遣人

行長欲渡鴨緑江直入大明諸將不可
行長致書於朝鮮王王鷩乞援兵于大明

於王城諸將曰渡鴨緑江直入大明最容易也諸將若為後援則吾必為前鋒矣諸將皆對曰慶尚全羅兩道之殘城固守而不降是大敵在前也而今輕渡鴨緑江則恐是危也不如運謀幄籌而先取全羅道行長聞而怒之乃使僧玄蘇裁書以送朝鮮王李昖其趣曰日本與大明構兵是似不敵也雖然是秀吉之命也豈可違乎夫吾國混一之後國饒民殷既無奪國之望況有貪財之意乎秀吉欲伐大明者為報怨也朝鮮介于兩國之間是故路經朝鮮若屬麾下則何攻屠乎然其不屬之而完郛郭聚民黎以拒我

兵故今如此聞大王欲乞于鴨緑江吾鳴鼓而攻之在近耳書至李昖大驚馳羽檄于大明而乞援兵晝夜絡繹大明帝及諸臣皆駭騷曰倭犯朝鮮窺中國此二百年來所未聞者速出援兵而可也然頃年兵革屢起頓兵羸師故不知所出也李昖乞援不已於是遼東巡按李時孳遼陽守道荊州按夋大明帝之命遣遼將祖承訓史儒（儒為遊擊）率精兵三千人渡鴨緑江以救朝鮮　從信録曰朝鮮八道幾燼沒王子就俘倭軍旦暮渡鴨緑則螫蝎太甚不如請援於大明而避之乃遣使大明而請援廷議以朝鮮屬國

諸將攻陷晉州城
大驪退想
大閤憂鬱成病

為我藩籬必争之地遣行人薛藩諭其王而揚言曰大兵十萬已擐甲分撒海外琉球暹羅諸國搗倭寇遼鎮先發游擊史儒等以偏師防義州已進陽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渡鴨綠援之
諸將進攻晉州城加藤清正為先鋒壞壁陷城（清正家士森本義太夫飯田角兵衛奮戰拔群）是月大驪退想秀吉屢謂侍女曰大閤其在朝鮮耶去此且千里未知征伐終于何年也吁再會難期乎侍女對曰不然大閤陣于肥前名護屋使群國諸將征朝鮮也然大驪不信之唯謂大閤親征朝鮮也憂鬱遂成病適日太重秀次屢往問

琉球國使羨高茂來
大閤答琉球書趣

之馳驛告於名護屋行長督兵二萬守平壤城諸將多在王城與行長相去稍遠故各相議搆數城於其間互為援勢小早川隆景黒田長政大友義統久留米秀包分守之先是小琉球國使羨高茂來秀吉答書曰吾以天之所命普天率土欲為吾朝討不庭是故去歳以還有征伐大明之企維時原田倚頼宗仁法眼曰知小琉球者先是數乗商舶至其地各各舊知已而蒙恩顧早知識荆之願雖然海雲懸隔以故因循至于今若寧一書則國王可欽羨蓋原田言所以不忘舊恩也宗仁丁寧奏達由是不及使節遣一

封者也如前書謂將入大明假道朝鮮臨期負約以敵對故吾前驅士卒先攻擊朝鮮易以似湯雪不殘寸土尺地八道悉歸吾手裡於是服者活之降者脱之布教化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審法度愛民如父母愛子即令八道密定而如故矣頃吾先軍經過八道到遼東界大明帝都在近如其國者使僧越海所諭來書之所載依吾答裁有可締盟之誓於吾隣盟不可渝人人宜安堵況又商船往來寧捕此二子拘束乎每歳渡海可交易于系蠟亦復來不速覔盟約則吾豈有違乎大凡雖云遠方僻陬有負吾命者良將

太閤寄在韓諸將書

勇士可攻伐之想是朝鮮者前車而覆矣何國無後車之戒哉如上指趣急須啓達于系蠟褚餘付屬羨高茂莫猶豫其國貢物如記采納珍重本朝寶刀（銘曰則重）式投贈旃又頃間秀吉寄書曰朝鮮國征伐之事遣先驅可若箏泛塵塗者於日域帝都預察焉仍差遣羽柴對馬侍從小西攝津守如所告早一國屬平均然則大明國亦傾何不歸掌握乎如別幅記三州之備近日番番可致先鋒其外各各如記録競進可攻伐大明加之即令渡海將軍相追隨而與倶可出奇策撫群民所出號令也如衆所知吾為小臣時或

大閤諭龍伯責歳久罪龍伯恐而弊殺歳久

五百騎或千騎以小撃大攻伏日本國中鋭士勇將悉皆命之從如汝等若將數十萬之軍卒而誅伐如處女大明國可如山壓卵者也匪啻大明況亦天竺南蠻可如此誰不羨乎於是乃雖欲泛龍船自爲衆之亢則諸卒不待順風猥可解纜若後進者逢不意之難則似無仁惠是故先遣甲兵而後不經日而可航海盖變動無常因敵轉化勿怠○秋七月己未朔秀吉遣細川幽齋於薩摩諭龍伯曰昔我征薩州時卿弟左衛門尉歳久稱病不謁且欲陷我於險難其後遂不來京師此度又不赴朝鮮在國令梅北叛而

大廳病篤大閤發名護屋還大坂

不能誅之其罪不可逭也歳久曰我以宿痾闕禮義今遭讒及于此然我死而宗家安則幸也乃發宮城到鹿兒島其部下聞變擁歳久歸宮城龍伯畏秀吉怒發兵撃之歳久部徒皆戰死歳久自殺送首於名護屋而傳於京師梟之時歳久剃髪號晴蓑庚辰秀吉聞大廳病篤曰死生之別不得再逢悔何及焉因是以名護屋政刑朝鮮指揮之事暫委於家康及利家使諸將群士警衛名護屋而後秀吉發名護屋毛利秀元爲謁秀吉發安藝赴名護屋遇豐前小倉執謁秀吉曰卿早歸安藝待焉秀元乃發船秀吉繼發水手盡力

大閤誅船主明石氏

小西行長與明將祖

盪棹其船如飛秀元後矣比及赤間關秀吉船礙岩而覆潮入船中秀吉脱衣立灘召將溺死時秀元船漸近秀吉揚扇招之秀元急飛輕舸來秀吉躍入其舸幸免乃携秀元登岸上甚感甚喜且告其家臣等曰輝元隆景有忠無貳然其領國甚多我思減其半令秀元爲輝元嗣矣今日微秀元則我不免死我何不報之哉毛利家所領十州永不可減焉既而召近臣木下半助誅船頭明石與次兵衛一説曰秀吉以明石有舊勞欲減死一等而放逐之時明石訴毛利家隱事欲贖其罪秀吉大怒誅之明將祖承訓史儒率三千兵渉鴨緑江兩將不諳地形人不知與日

承訓史儒戰明軍大敗史儒死祖承訓單身僅免

本人相戰之法術時霖雨連月山水暴漲匹馬蹄爛兵士足裂進退不稱意既而二將到平壤安定舘行長聞之其夜遣歩卒惱之軍中騒而亂行長悦曰大明之兵亦不足畏也翌日行長進攻安定舘甲冑馬具旌旗皆鮮明祖承訓史儒拒之明軍之群馬見日本之軍粧辟易不進兩將諭軍士皆使下馬而戰泥路滑滑沒腰埋足行長麾兵急撃大破之史儒戰死祖承訓單身僅免三千兵士悉死事聞于大明朝野震慴　從信録曰七月十六日援師至安定攻平壤時霖雨我師不諳地利馬奔逸不能止爲倭撃盡

大廳逝大閤悲慟氣息頓絶

大閤又將赴名護屋有勅決駐渡朝鮮

殪史儒死之祖承訓僅以身免報至刺議震動海
上登木天津旅順淮陽所在添募設防云々
癸未大廳逝丁亥秀吉入洛哭慟曰是度不逢當期臨終之別是依朝鮮撃伐之事也悔恨多端氣息頓絶而仆地醫士進藥復初葬大廳于大德寺前田玄以監之〇八月戊子朔壬寅參議左中將源秀忠入洛弔秀吉喪〇九月戊午朔丙寅參議從四位下源秀忠叙從三位任中納言秀吉以大廳俗忌既除故又赴名護屋臨發勅使來曰西征任心勿必渉朝鮮秀吉復命曰拜勅之辱然遣大軍於朝鮮縱然有利

明沈惟敬說行長講和議

若有明國大兵來爲援勢則勝敗難知而已吾身在本朝何坐指揮萬里外之爲哉非背勅旨唯速攻平大明朝鮮而耀我朝之兵威耳勅使歸而奏之帝有恩監既而秀吉發〇冬十月丁亥朔壬辰權中納言源秀忠自洛歸江戸秀吉到名護屋聞小西行長進迫遼東戒其深入而諭大友義統等曰行長深進汝等連壘相接必其首尾相救勿令陷沒於他境明人沈惟敬密就行長欲結和議惟敬者亡命無憒之人也嘗投化被知於行長歸國之後通於呉妓陳澹如澹如之僕有鄭四者數年以前嘗來於我國而被捕

明司馬石星庸婦言信用惟敬

是年逃歸逢惟敬而詳語我國之事惟敬爲人頗有所志聞鄭四之言而謂方今大明動干戈以防日本當是時我將樹勳功矣即赴京師揚言曰我能知日本之事時司馬石星掌朝鮮之事其妾文表茂偶遊澹如之宅聞惟敬之言而薦之於石星石星乃召惟敬而語大悅曰我得人也祖承訓敗軍之後石星謂不起大軍則與日本相戰最難乎因是先遣惟敬說和好之議而後欲聚大兵惟敬請金銀錢貨於石星曰以此賂於日本諸將而結和議石星領惟敬散千金買蟒衣玉帶華幣以入朝鮮先遣人於平壤挑行

小西行長贈明人惟敬書

長之心行長亦素喜和議與惟敬會於乾伏山麓極陳和好之爲善行長乃曰我試標七件以示之卿若悉許之則我從和議之謀矣惟敬皆同焉是故行長及諸將皆信惟敬之言待其報至而欲徹平壤之戍増田長盛石田三成大谷吉繼亦皆如此故不攻朝鮮諸城唯黷焉消日行長贈書於惟敬其趣曰日本絶勘合船既久矣是以秀吉數年雖求和親于朝鮮而朝鮮不應日本之望故秀吉勃然進節旄於雞林也今足下來于平壤以欲結和交是國家承平之基乎足下奏于明帝遣官使于日本爲交親之左券則

行長又寄惟敬書

明帝使張應昌劉黃裳促大軍以救朝鮮

何幸加焉官使若來則以五十日爲期且贈甲冑弓箭數矢咸十單刀長劍各一箇翌日惟敬求日本鐵炮此時行長又寄書曰朝鮮王李昖在義州足下往告之不少滯督速歸本國可定和親于五十日間書意頗懇且題其官位姓名曰日本國攝津州前司小西秘書少監豐臣行長傍將對馬州前司宗拾遺侍中豐臣義智也由是惟敬歸大明雖報之而不經群臣之衆議則其事未決明帝以侍郎宋應昌爲經略使促大兵以救朝鮮應昌能知日本之事故薦用之以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袁黃贊畫大司馬石星以沈惟

敬可佐緩急題假遊擊赴軍前請金行間應昌赴遼陽遂抵山海關士馬芻粮徵調未集　從信錄曰兵部尚書石星度越江事倭且疾奔命募能入倭闘說者于是沈惟敬請宣諭以數騎走倭營刺情形歸報石大惑之甲乙剌言曰沈惟敬以落魄僑寓燕中寓傍有閒屋使賁氷擔子沈嘉旺居之嘉旺本樂清趙常吉家蒼頭幼爲倭人所掠載還日本凡十八載泛海而還還復走燕依趙趙無所用之故賁氷以自給惟敬暇則時時從嘉旺談夷中情俗雖器什鄉語無不了悉會石大司馬經略東事

改元文祿

而石寵姬之父袁某恒從惟敬游惟敬日與袁言夷中事若身至之者袁以告石石遂召與相見與語大悅遂奏授游擊將軍奉使日本而有封貢之說矣惟敬妻姓陳名澹如本妓倡也惟敬既奉遠使石星每到其門慰藉至以沈夫人呼之○十一月丁巳朔明帝以總兵李如松爲提督南北各鎭之兵士多屬焉○十二月丁亥朔甲午改天正二十年爲文祿元年權中納言菅盛長勘進之（撰松氏通與文武官每歲給錄）明大將軍李如松徵兵七萬餘至者半請置三軍以副將李如栢將左張世爵將右而中軍則續于楊

清正囚朝鮮二王子於鏡城

眞壺始來自呂宋國

元急趨遼陽沈惟敬到遼陽稱行長願退平壤遷西以大同江爲界李如松策倭多詐天方寒利速戰遂置惟敬標營辛亥李如松帥師出山海關誓軍渡江加藤清正置朝鮮二王子於鏡城（鏡城盖咸鏡道乎）而掠北邊構數壘分兵守之粮運不足施酒有恤韓民困勞逾年是年古壺來自呂宋國盛茶久不損故世人愛玩之（俗曰眞壺又謂蓮華王者）有商賈渡海持來者殆百數慕盧陸之風者爭買之秀吉聞之曰自異域新至者何不告而私取之固有罪於是使吏皆沒收之且使買者陪其價金以出舉之雖國王大名不能免關白秀次

上方次聚學禪令題詩

藤肅不應秀次召而去始謁家康於名護屋陣

令長老周保聚五山僧於相國寺題詩聯句藤肅時號蕣首坐後號惺窩一會而後不復赴衆強之不肯或誘秀次旨而詣肅肅掉頭曰夫物以類聚如韓孟相若而後聯句可也若否則如隻脚著木屐隻脚著草鞋軟其不耦也必矣吾不欲耦于俑也秀次不悦肅避之赴肥州名護屋見豐臣金吾秀秋秀秋貴豪時時潑水激人滿坐如雨以爲歡笑然每見肅必停此戯一日金吾拔童刀削撤金匣屑金盤如視草芥肅諫曰公子雖富貴而不宜爲之事則不當爲也金吾納其言肅留滯名護屋之間初拜謁家康而遊歷

文禄二年

明大將軍李如松率大軍來行長入平壤城固守

豐後國而還洛

癸巳二年春正月丁巳朔將軍李如松督五萬兵到安定館（安定一作肅寧）朝鮮軍士多屬焉既及二十萬號百萬（俗曰漢南軍未詳其義或其軍發自漢水南乎）小西行長竊遣步卒窺之明將李寧擊走之擒七人行長知難急擊而入平壤城固守李如松進攻之平壤之爲地也東有大同江西北皆山也城外有牡丹臺臺側築柵而爲牙城李如松楊元張世爵進兵先欲拔牡丹臺往攻之守兵能拒之如松等使吳惟忠向牡丹臺其餘皆向平壤夜半城兵出襲敵不克而入城

正親町天皇崩

明大軍攻行長於平壤城

辛酉太上皇崩奉號正親町院天皇葬泉涌寺前權中納言藤宗滿哀慕剃髮壬戌明軍自三方均進入城行長督松浦鎮信等二萬人勵力堅禦之明兵少挫行長出城突戰時城西方守兵甚少張世爵察之率南兵一萬人急進攻入揚聲依是明兵乘勝同進其勢難當行長并兵保于本城如松麾諸軍使攻本城城兵放鳥銃防之如松不得進既而日晡

從信録曰六日李將軍抵平壤度地形東南並臨江西枕山峭立而迤北牡丹臺高聳最要三倭列拒馬地砲以待遣南兵試其鋒佯退是夜倭襲李

李如松又攻平壤兵多殺傷

大友義統聞行長之敗亂隊走

如松麾擊卻之李將軍因部勒諸將諭無斬級攻閭止鈇東面屬游擊吳惟忠攻牡丹峰陰取西南以倭易麗兵令祖承訓史儒等僞裝潛伏

甲子李如松又進攻平壤行長兵死者一千六百人如松軍士死亡者數千人時大友義統黑田長政久留米秀包小早川隆景連城在黄海義統怯弱遥聞行長之敗亂隊入黑田陣初行長遣使于大友義統黑田長政久留米秀包曰明兵二十萬近日將攻我於平壤愼勿怠而來救之至是長政問義統曰明兵追麾下否義統曰我聞行長之敗而豫知難防長政

行長逃平壤城入長政守城

從信錄謂松浦鎭信死於此戰誤矣

志賀氏號湖左衛門小河氏稱傳右衛門

曰敗而北者軍士之常也今如足下則開而北者也若使我在足下所居則必不至如此也既而行長若撿城中之兵或死傷或逃亡殘兵漸及五千行長謂家士曰我兼約義統等曰必可來援之而未至今已如此豈得擊走明之多兵乎今與徒死不如先逃即潛兵而出平壤到黃海問義統之軍僉曰義統自稱行長戰死明兵襲來而去行長驚大友家記曰義統家若志賀氏爲先鋒時風聞平壤陷行長及從士悉死明兵襲來志賀畏而率其隊逃走到長政先鋒小河氏含勸共退陣小河曰我無長政令則不肯退志賀獨退勸義統而逃去義統不從既而行長到志賀陣則既無人故入小河陣謂志賀既逃則義統亦可去而不過義統城直入長政城而休以嘲義統臆弱而訴於秀吉長

軍敗聞行長之敗遂入召隆景隆景留待明大軍

政秀包待行長既而行長至焉謂長政秀包曰李如松大兵可近焉須與我共歸王城長政秀包對曰未見敵旗而遁是非丈夫也足下粉骨摧身既至矣須早歸入焉吾二人先到隆景陣三人同心與明兵決戰而已行長遂不强之長盛三成吉繼聞行長之逃出平壤而大驚即遣人於隆景曰速可歸王城隆景答曰我自渡海之時無再歸日本之意若今與明兵相逢劍頭散火馬蹄蹈衆不避矢石不躱刀矛終命于戰場則老年之幸慶在此耳縱我雖死而不必爲秀吉之損失也百萬之大兵雖來向而我必不去此

長政先鋒小河氏守立山拒明大軍長政隆景共到王城清正猶在咸鏡城

使者歸而言之長盛三成聞而茫然曰涉大川而進大敵是非上策也今又秉隆景是最難矣吉繼曰吾必使隆景歸入耳即往而說之隆景心服與吉繼共手而入王城先是明軍競至長政先鋒小河氏守立山拒之明軍不能進長政猶在開城府吉繼來勸長政退陣長政與隆景及諸將共赴王城唯加藤清正猶在咸鏡道明軍十萬追隆景長政等隆景長政秀包還戰擊卻之長政秀包欲尾之隆景制止之而到王城此戰多獲明國馬共爲駿逸宇喜田秀家及增田長盛石田三成等相議構新壘於王城而拒明軍

我軍綏而入王城待明軍至而定軍列

隆景曰敵軍十倍我兵若守孤城爲大敵被圍則縱有一勝再破之利彼相代益競我疲而不代則不能保城唯一擧快戰決勝敗而可也諸將皆從之隆景屯郭外待明軍至秀家等固請招於城内以爲謀主而定軍列隆景爲先鋒立花宗茂又屬隆景在前隊而吉川廣家次之黒田長政到其次而增田石田大谷合三隊爲一而秀家爲後拒總八萬餘騎王城諸將憚明軍競至且以乏軍粮或議退王城保釜山浦加藤光泰曰加藤清正鍋島直茂遠入絶境猶未歸釜山浦去王城甚遠今去此而退則棄清正直茂也

加藤光泰不肯退王城諸將遂隨其議

明軍陷王城開城諸道咸復

我在此待二將來也諸將曰二士存沒既不可知之待焉無益耳光泰曰然則卿等去矣我獨留而知彼存否然後到釜山衆論未決時聞李如松近至光泰曰速拒之決勝敗衆未頷焉立花宗茂曰光泰之言是也戰者我所期也我爲先鋒隆景曰善由是諸將無異論　從信録曰正月八日我師鼓行抵城下倭砲矢如雨軍稍却李將軍手戮一人我師氣齊奮聲震天倭方輕南而爲麗兵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盔甲李如栢等隨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烟蔽空方戰酣時倭急分兵拒之李將軍已督揚元等

明將吳惟忠中砲洞胸李將軍馬傷流血尚麾兵進

關白秀次先皇諒闇中爲遊獵

從小西門先登吳惟忠中鉛洞胸血殷踵猶奮呼督戰而李將軍騎馬斃于砲易馬馳墮壍鼻端出火墜兵愈進倭遂氣奪宵遯追及東城倭酋幾死跳溺無算腥聞十里眞奇捷也參將李寧査大受等率精兵三千前伏江東僻路復獲級若干生擒三倭乘勝追襲十九日李如栢遂奪開城得倭級百六十五朝鮮郡縣如平安黃海京畿江源四道並復王歸平壤惟咸鏡道爲倭酋清正所拒守

頃日秀次出獵或人諫曰先皇崩未踰月一説曰未過七日君其暫待之秀次不聽且携群女登比叡山晝夜溺

清正在咸鏡道分諸將保守金山橋中兩城

于酒色又狩于山中獲猿鹿狐狸及諸鳥雞可校量衆徒愁之依水村常陸介訴曰此山者桓武天皇草創以來女人絶迹肉食不羞願君公熟察之秀次怒叱曰我今遊獵於此何難之有亦何制禁之有我是關白也不可與餘人并視焉即於南光房殺魚鳥割猿鹿偶見貪僧所貯蓄之鹽豉俗曰味噌則以魚鳥之腸胃投之溪山大惡之加藤清正在咸鏡道使加藤與三右衛門率兵三千守金山使九鬼四郎兵衛天野助左衛門山内甚三郎以兵三千守橋中及平壤之敗群盜蜂起絶釜山浦往還之路王城諸將慮清正

咸鏡道諸將皆歸王城加藤與三右衛門戰死

獨在遠境使宇喜田秀家元帥時爲遣書清正而速召之清正答曰吾亦欲之然豈可棄金山橋中兩城之軍兵乎并合彼兵而歸王城耳清正即發自咸鏡道使齋藤立本莊林隼人龍造寺又八郎其兵五千先進迎與三右衛門清正亦繼發既而齋藤立本莊林隼人等到金山時群盜大起重圍金山立本隼人見之揚鞭勵兵攻擊甚急群盜敗走死傷者最衆立本入城中問與三右衛門如何答曰與敵兵相逢奮戰而既死矣立本隼人聞而憐之火其骨而歸其後清正率兵攻群盜悉平之合金山橋中之城兵而歸王城

明帝與清正書趣

傳稱明兵過清正軍營之前卒夫見之告清正清正曰降兵乎若不然則悉斬之曰二人騎馬從者僅三十餘人疑是彼國之使也清正曰然則不可拒之既而到清正陣曰我是明帝之使也乃出明帝之書其趣曰日本元居九夷之一而輸貢不懈而近世闕其儀方今秀吉侵朝鮮其諸將暴行無禮不遺一人唯清正獨能立法令無咎者許之可謂慈愛也聞捕朝鮮兩皇子及大夫人且美婦請送之於我朝頃間又欲遣大兵援朝鮮然則悉捕日本諸將汝若從朕言則可赦其命而使歸國清正拜之而曰於戲明帝誠

清正答明帝書槪

清正剛鷙明人驚愕稱清正曰鬼上官

是四百餘州之君也我是日本褊小國王之臣也其尊卑如此然今直戴其書自非無武功則何遇此榮乎可謂我家之面目也至讀其書頗有不平之色而曰兩皇子夫人者不蒙秀吉之命則其生死亦不自由也美婦唯任我意耳而後作返書曰秀吉征朝鮮以我及行長爲先鋒行長雖掌其職而爲我國泉堺之庶人其出自固陋爲日本武將者眞是我也我何辱明兵而遺耻於千歲乎我横行四百州可使其宮殿樓閣悉爲灰燼使大明亦如朝鮮也請其待之而後磔美婦於本土明人大驚稱清正以爲鬼上官既

逆賊圍加藤右馬允於吉州城

而二使歸清正使加藤右馬允等守吉州城而歸本陣時逆盜蜂起圍吉州右馬允使人告清正清正愕然率兵救之路遇鍋島直茂語之以故直茂曰曾聞天竺有獅子生子未三日而抛之于岩底其活而自若者以爲子也若有傷而死者則棄而不顧之也武夫之於士卒亦然吉州兵士强勇則何不攘逆盜乎哉若夫柔惰則足下今救之他後無益請試之而可也清正曰士兵不懷則失其所也足下爲足下我爲我乃入吉州自丸蒸飯勞諸士而與之諸士悅焉逆盜聞清正至而遁走先是清正使其家臣津田氏護薛通使通使乘夜而走津田氏

因薛通使夜遁走

李如松祖承訓率大軍逼王城

秀家遇伏而敗

隆景宗茂秀包元康

謝罪請自殺清正不許遂索而得之李如松率十萬餘兵進至開城窺王城之時勢而欲決戰也故使間者覘之有張通事春謂如松曰日本之勇士者皆死于平壤王城之兵者是弱卒瑣甲不足畏也大功之成也決矣如松信之留南兵使守開城而進兵以高皇孫守廉祖承訓等二萬人爲前陣以朝鮮兵爲後陣渡開城川到碧蹄館王城諸將聞之相議曰聞大兵襲來如何而善僉曰出兵於城外隔日可相代而戍之於是浮田秀家出戍於江陽如松兼置伏兵見秀家之至悉撃之秀家敗而走翌日小早川隆景出戍立花宗茂久留

廣家光泰諸將大飛戰勢

隆景率元康立花宗

茂直進衝明中堅大破之

隆景之兵擊殺明將李有昇

米秀包及毛利元康吉川廣家加藤光泰組屬之明
兵百餘人過宗茂陣宗茂擊之明兵敗北宗茂追過
江陽時明兵大起由是宗茂欲進不能明兵見其幾
進之吉川廣家出兵救之然不利隆景家士粟屋氏
井上氏進攻之井上氏揚聲勸衆曰士之臨戰場也
以進死爲榮以退生爲辱汝等努力愼勿去此然衆
寡不偶故井上粟屋將敗走時城中諸將各來前鋒
請制之隆景止之曰今日之戰不容易也我雖老何
讓先登於他人乎且夫有所思諸將猶不肯隆景强
請之石田三成増田長盛大谷吉繼從之隆景乃率

立花宗茂毛利元康等而鳴鼓躍馬直進直擊衝其
中堅明兵少退隆景見之指揮其兵雷奔電激縱橫
奮戰如栢李如梅李寧李有昇與如松共防之會戰
甚苦從巳至午隆景之兵屢欲擊如松李有昇救之
手斬數人忽中鐵砲遂被支解會揚元援兵之來如
松得力又大進隆景宗茂元康戮力奮擊遂大破之
如松落馬井上見之察其爲大將盤馬而進欲相攻
而擊之時明兵百餘攢萃扶如松乘之於他馬突然
而逃行井上不得遂其志切齒悔怒明兵之溺于開
城川而致死亡者尤多凡今日死者及一萬餘人日

明兵築砦于安南府

本諸將請追如松隆景制之即歸王城李如松既欲
退兵南兵持鳥銃五百挺而來是故如松猶屯于開
城待大明之後援王城諸將皆曰明兵不足畏也即
進欲攻開城或人曰聞明兵雖敗猶存二十萬則何
自我而可攻之乎唯待彼來而可也（一說曰此役宇喜田秀家部將花房職之有戰功石田三成難秀家曰足下爲元帥護諸將在後軍然職之列先鋒雖有功然違例之罪不可赦焉不自之於秀吉然秀吉依秀家告知之賞職之爲秀家宰）從信録曰李將
軍列梟騎二千前往踏勘至碧蹄館捽過倭圍數
重李將軍督將士殊死戰從巳至午一金甲倭前
搏李將軍急指揮李有昇以死護及數倭竟中鉤

墮爲倭所支解李如栢李寧等乃益遮擁夾擊李
如梅箭中金甲倭墮馬揚元援兵斫重圍入倭遂
潰而我精銳亦多喪天且雨王京地低稻畦氷解
泥深騎不得騁倭背岳山而前漢水連珠布營城
中廣樹飛樓鳥銃自穴中出我師乃退駐開城
王城西南有大河河鰭有倉廩數間積兵粮于其中
數十萬石王城諸將以此爲今年之支給而斬艾近
隣之薪木安南府有兩山兩山之間有沼後山險難
也比方者沼南方者大河西方者山還有入開城之
路明兵築砦于此郭外結柵聳石垣于其中守兵較

我軍覘之

我軍攻開城不剋增田長盛被尾擊

多王城諸將以不會開城川軍爲深恨故欲拔此砦議於三成長盛吉繼率二萬餘兵登峯頭以覘城中炊烟不擧人聲不聞長盛及加藤光泰長谷川秀一木村常陸介等訝之各遣騎兵十餘人往見之漸到城下城中寂寂由是諸軍進兵攻破外郭城兵驚而放矢如雨長盛等知其不可急拔而退兵城中乘機出城而追之以半弓大射之長盛等大敗隆景清正行長慮長盛等不勝共率其兵往迎之城兵見之不深追而入城明日隆景等使諜見之城外無一人皆歸開城昨日長盛等破外郭之時城中怯弱者恐而

軍監增田石田大谷告平壤開城之役有利於大閤

大閤習猿樂於暮松新九郎

逃走溺於南大河而隕命者不知其數若再急攻之則城兵可悉死矣長盛等大悔而無益隆景難之曰此城若下則李如松亦其必不得保開城也其不再攻之也嗚呼惜哉增田長盛石田三成大谷吉繼馳書於名護屋告平壤開城之役有利秀吉深賞隆景等功而賜感書且聞大友義統不救行長怒曰是非勇士之素意而本朝之大恥也爲武夫者能嗜其道愼勿如義統也是月城州八幡山暮松新九郎詣名護屋是能知猿樂秀吉欲問其事乃謂群臣曰我欲習猿樂舞踏而自慰且助諸軍之勞新九郎進而感

大閤召金春觀世軍務之暇翫猿樂

之群臣聞之曰閤下年已不壯唯冀止之或曰猿樂兒輩之事也何做之乎秀吉不可遂召新九郎於便殿習之而謂侍臣曰舞翻之可否揮扇之抑揚汝等觀之其善者感之其惡者言之必其勿杜口我受教誨耳其後秀吉勤習頗熟在舞殿自爲之觀者皆驚稱之於是秀吉與諸臣相共戲或舞曲或俳優以遊慰且召金春大夫觀世大夫等於京奈良皆不日而到名護屋故軍務之暇頻翫猿樂秀吉亦自舞踏近衛前左大臣藤信輔奏請趣名護屋與秀吉議遊覽朝鮮國○二月丙戌朔乙未天皇賜勅書於秀吉止

諸將在朝鮮爭軍功乃定令連署血書以爲誓約

信輔遠遊秀吉曰攝家趣異域無益之殊甚也乃命前田玄以堅戒之信輔不能强請而輟矣諸將在朝鮮爭軍功僉謂三奉行有偏頗之私故相議告三奉行曰請吐露情實不可挾異心不然則大事不就三奉行頷焉乃定令曰事之是非可附於衆也備前參議宇喜田秀家筑前左衛門佐小早川隆景豐後侍從大友義統小西攝津守行長毛利壹岐守吉成黑田甲斐守長政前野但馬守長泰加藤遠江守光泰大谷刑部少輔吉繼石田治部少輔三成增田右衛門尉長盛福嶋左衛門大夫正則生駒雅樂頭近則

明將聞大閤渉海王遣价于京濟軍

蜂須賀阿波守家政加藤主計頭清正鍋島加賀守直茂吉川内藏頭廣家各連署血書以堅誓約當是時也大將軍李如松等遣价于明京曰近聞關白豐臣秀吉自率二十萬兵揚帆入犯明國采應昌等大驚檄于劉綎陳璘水陸濟師明帝發金二十萬兩以爲軍資於是李如松使李寧祖承訓以選兵萬衆守開城自軍于平壤而李如栢陣于寶山査大受屯于臨津時宇喜田秀家獨據龍山營積粟可數十萬芻薪亦稱之査大受簡敢死卒自間道進縱火燒其積粟是後秀家陣營食乏然堅守待援兵從信録曰倭將平秀嘉據龍山倉云云按秀嘉即秀家也依音響而誤矣秀家時稱豐臣然中華或稱秀吉爲平焉故秀家亦云爾

秀吉欲見金春觀世家傳舞曲金春觀世不得辭之即出之秀吉欲摸寫之山城宇治郡醍醐有角坊者能摸舞曲秀吉曾聞其名即遣人急呼之逾日角坊至秀吉使摸其曲角坊受命過十餘日而悉摸之秀吉見之執以相比則不知其孰眞孰摸也秀吉大悦欲授天下一之號與家康及利家相議僉曰固可也由是秀吉召角坊而感賞其術之工巧賜白銀五十枚及摸曲天下一之號角坊成衣錦之榮而歸○三月王城諸將一萬餘暫停攻戰徒送數日加藤光泰

加藤光泰細川忠興長谷川秀一木村常陸介等進攻晉州不利

細川忠興長谷川秀一木村常陸介等七人不交他兵率二萬兵進攻晉州晉州者朝鮮名城之上第也去王城四日程初李昖之奔義州也納累世之寶器居多于此城而使鋭卒二萬守之忠興等不知之謂寡兵也即凌巇嶮而到城下共不受指麾各向一方欲進攻城兵察其小兵而不克攻之乃聚兵出城而相戰忠興七將軍亂日漸暮矣城兵彌進七將進退惟谷衝蒙縁葛僅得免而歸王城兵士之死不知數也於是衆議曰數日如此而止則受秀吉之譴責也必矣不如告事實請援兵援兵若來則擊走李如松

我軍敗績請援兵於名護屋書趣

且屠拔慶尚全羅兩道之諸城使王城釜山浦往來之路甚有便焉即遣書于名護屋曰明兵二十萬在開城我兵十萬雖守王城而彼能知地形且軍兵日重月增我兵不多豈得鏖之乎是以試攻晉州然城堅兵多不克拔之黄海忠清二道雖入手裡而民黎群聚于處處之險隘以塞路全羅道慶尚道亦難兵往還則人民將尾擊若多築城壘使軍士能守之則諸道悉平謐者必矣唯恐我兵不甚多故不能分兵今若賜援兵則瞬目之間擊李如松得大捷而直入大明何怖畏之有秀吉見七將之書太有不悅之色

大閤命毛利秀元代輝元為征韓元帥

毛利秀元應秀吉命自安藝到名護屋秀吉命之曰聞輝元在朝鮮老衰而病卿往而代之可為元帥拔晉州時家康及利家等在坐秀吉謂家康利家曰流言在朝鮮之諸將以無都元帥各立己令而交惡故我遣吉繼長盛三成等以制之方今以秀元為總大將則彼等三人雖在朝鮮無益招之而可也嗚呼秀元年猶弱而受大任卿等以為過乎然我能知彼風骨神秀且隆景亦在朝鮮而輔翼之則諸將何不重之乎僉曰至哉一言在秀元則門楣生死者也秀元退矣秀吉謂家康及利家曰名護屋在陣兵士才十

大閤以我兵不衆恨不能制大明切齒不止

岐阜中納言秀信還自朝鮮

龜井玆矩與鮮兵戰大捷

萬難分遣之於朝鮮京師警衛軍士亦難分之況大坂之兵乎唯恨我生小國以兵卒不衆故不能履大明於脚下遺憾甚矣切齒不已聞者感其度量之大岐阜中納言秀信自朝鮮歸名護屋秀吉置於淺野幸長舍時在朝鮮接待甚厚先是龜井玆矩督兵三千五百人到名護屋謁秀吉曰方今諸將征朝鮮臣願獨進軍入琉球秀吉曰卿言壯矣然若擊琉球不利恐妨朝鮮之事卿亦到朝鮮屬黑田長政可勵戰功玆矩從命涉海然不屬長政而為敵水軍被破保蕪川城小西行長使玆矩守古城鮮人來攻之玆矩擊破

脇坂安治九鬼嘉隆以長繩縋虜船取之

之時秀信在東右都城為鮮兵被圍殆危玆矩往救之解其圍而歸釜山浦其後玆矩居機張城鮮兵圍之數重玆矩突戰斬首八百餘級此春脇坂安治加藤嘉明九鬼嘉隆屯於熊川日夜與虜船相持火箭砲石交發不止三人共談曰彼巨艦進退不便我從輕舸擊長繩縋而取之他日虜船進來安治馳以結之將乘嘉隆亦來懸繩以爭取之安治揮槍大呼曰斷九鬼綱時三宅莊介之童松千世歲纔十七拔刀截嘉隆繩安治遂取其巨艦安治與嘉隆欲相鬬不果此時虜自船底發矢我兵多被殺場嘉明亦競進

明沈惟敬與行長講和和睦盟約之七條

得別取敵船遽報捷于秀吉而安治嘉隆爭之安治遣脇坂角兵衛詳述之早川主馬首長政來見之歸告秀吉於是審知安治為先驅乃賜書以嘉焉其後安治屢擊虜船而退之以得勝利○夏四月沈惟敬自明京到開城逢李如松述司馬石星之意語和親之事又往逢行長而議決行長去年與惟敬所約七條其一曰和議其二曰割地割地云者日本既攻取朝鮮四道不歸之于李昖而欲領之也其三曰入貢如往昔矣其四曰明帝封秀吉可為日本國王也其餘三條者深秘之故世人不知焉長盛三成吉繼行

司馬石星遣徐一貫謝用梓於行長陣說和議

長等皆苦辛于朝鮮在陣之久而歸國之思勃然故從惟敬之言而甚好和親之議惟敬欲以秀吉爲明帝之壻屢運其計策而後惟敬與行長相約今足下之所言七條悉成則可還送朝鮮二王子及臣從且王城之諸兵亦皆先退釜山浦而可歸朝然則李如松亦是退兵于大明者也其約如是行長素爲和議之張本然疑平壤之軍惟敬有内間否故不大肯之依是惟敬歸明與石星密議遣監生徐一貫生員謝用梓於行長所多贈金帛又說和議行長及長盛三成吉繼皆與清正不相善故爲棄清正捕王子之大

功共同其議且糧米漸竭士卒逢瘴癘而死者殊多是故皆有先退于釜山浦之意惟敬喜而彌勸之行長等交議曰送還王子者不受秀吉之命則其不成矣退兵之事者在長盛三成吉繼之意耳長盛等以二十一日爲退兵之期日本諸將自去歲屯于王城故朝鮮之士農工商皆歸來勤其業者多於日本兵也依是長盛等議曰彼若潛與明兵塞我往路則班師于釜山浦也其難乎追逐而群歸以障之則不如不逐之也若又招集之悉殺盡而退兵乎彼輩元是無辜鏖之則不堪忍也衆言區別不得一決時小早

諸將議退王城隆景建策

川隆景高枕放鼾不出一言三成高呼曰衆議紛紛如此足下何爲不知而低頭熟睡乎可怪焉今班師者大事也請受嘉誨隆景徐對曰諸將之所言皆非不可也吾豈費辭乎然有一謀試言之今夫諸將之步卒朝鮮人可居其半彼能知我我不知彼庶人民黎者姤舍是先可逐此輩也然資用之荷負無此輩則如何之可不如縱火於諸營而烟中退兵也火烟若揚則明兵驚而無履我後矣長盛等曰旨哉隆景之言即放火于諸陣東烟而引退庶人土民逃避無敢追者朝鮮謀臣到李如松營勸之曰日本兵既退

歸若追之則彼兵可殲焉如松不聽曰孫子武有言歸師勿遏其豈可追之乎且臨海順和二王子猶被執今若追日本兵則王子其難得歸國乎遂不從其言

從信録曰東師議款初我師捷平壤鋒鋭甚轉戰開城勢如破竹全羅麗兵亦報獲級不復問款及碧蹄敗衂氣大索久頓師絶域海氣蒸濕瘟疫盛作急圖休息結局于是惟敬款議始用而倭芻糧並燼衆生惡瘡聞我師虎蹲等砲及戰車列江上聲曰張其酋行長亦懲平壤之敗有歸志惟敬舌端靡靡可聽因得東機張翕而封貢之議自此

諸將縱歸朝鮮二王子還王京而終事

起經略采應昌既得請于朝赦不窮追且得倭報
惟敬書乃益令游擊周弘謨同惟敬往諭倭獻王
京返王子如約倭果于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進李
將軍與經略以翌日入所餘米尚四萬餘石芻豆
稱是因以大兵臨漢江尾倭後計秉間擊惰歸而
倭步步為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退別將劉綎帥兵
五千趁尚州鳥嶺廣亘七十里懸崖巉削中通一
道如綫灌木叢雜騎不得成列倭尚拒險而別將
查大受祖承訓等繇間道踰槐山出鳥嶺後倭大
驚前移釜山浦築居屯聚為久戍計我師乃張疑

明使沈惟敬徐一貫謝用梓來謁大閤

兵分遣劉綎祖承訓等屯忠州檄調全羅水兵及
船分布釜山海口時倭已去王京漢江以南千有
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兵科右給事中候慶遠
謂我與倭抗敵何為屬國勤數道之師以力爭平
壤以摧收王京挈兩都授之美聲赫海外矣
日本諸將班師於善山府釜山浦待大明使者至既
而沈惟敬與徐一貫謝用梓共來于名護屋而拜謁
秀吉悅即遣羽柴下總守勝雅於家康及利家曰須
饗大明兩使皆從其命於是謝用梓號嵜龍入家康營
徐一貫號唯吾入利家營明帝令朝鮮王李昖自義州

明經略采應昌疏言

歸其王京整師自守明各鎮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
從信録曰經略采應昌疏稱釜山雖瀕南海猶朝
鮮境有如倭覬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
且考輿圖朝鮮幅幀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從
正北發脉南跨全羅界向西南止日本對馬諸島
長白山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於釜山鎮不
能越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直吐正南遼西與
中國對峙而東保薊遼與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
以有朝鮮也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
鮮非鄉鄰闘比朝鮮固則東保薊遼並無虞京師

黒田如水密諫秀次使代往大閤不聽

鞏于泰山矣今日撤兵協守為第一策即議款宜
少需時日矣倭盡歸量留防戍部覆南兵暫留分
布朝鮮量精兵三千善後餘盡撤如前議
毛利秀元帥師渡海赴朝鮮其兵殆一萬頃間黒田
如水在聚樂城侍秀次一日密諫曰大閤春秋高久
勞軍務公年壯矣到名護屋指揮朝鮮之事而請大
閤歸休於京大坂之間則可為大孝也使老公勞心
而殿下安樂可謂忘恩也恐天下不歸服也秀次不
聽日夜淫放菊亭右大臣晴季女為夫人時人稱之曰一臺
其餘美妾數十人有時參內與美少年遊戲俗說咫尺龍顏

關白秀次斬殺盲人、因傳殺生關白稱、

強入簾中、故秀次屢常開而不令女壁入口否以爲天罰也、然侍叙齡既踰弱冠、則不足取焉、姑記之以破謬傳、且殺人如土芥如水、知其不可諫而去趣名護屋、秀吉以爲謀臣也、傳稱、秀次甚耽田獵、時人稱之曰殺生關白、殺生與攝政音響近、一日遊北野、路有盲人、挈杖而迷行、秀次召曰、來可飲酒、盲人乃來前、秀次拔劍斬其右手、盲人大驚、高呼曰、狂人欲殺人、時熊谷大膳亮曰、汝今如此而猶惡其死乎、於是盲人察其爲秀次、答曰、我既以喪明爲大憂、今又失右手、何不求生乎、唯速刎我首、傳殺生關白之名於將來而可耶、秀次大怒、亂斬之、遂爲寸寸、

何不成舍藏

標註

本朝通鑑卷第七十七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七十八

春齋 林 恕撰　　裔孫林 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後陽成天皇三

文祿二年

大閤享明使謝用梓徐一貫

癸巳文祿二年夏五月、秀吉使淺野長政掌明使謝用梓徐一貫旅館事。先是用梓在家康館、一貫在利家館。日設饗應。秀吉察其貴、以長政爲館伴、使太田和泉守、建部壽德、小西如清、近江觀音寺某等相代。享之踰日、秀吉召用梓一貫、設宴獻酬。兩使見名護屋地形屈曲、海水瀰漫、而風景信美、太有歡色。裁律詩三首。

明使賦名護屋佳景律詩三首

其一曰、重疊青山湖水長、無邊綠樹顯新粧。遠來日本傳明詔、遙出大唐報聖光。水碧沙平迎日影、雨微烟暗送斜陽。回頭千態皆相累、不覺斯身在異鄉。其二曰、杳旋軺車來日東、聖君恩重配天公。適朝萬國播恩化、悉撫四夷助至忠。名護風光驚旅眼、肥州絕境慰衰躬。洞庭何及此清景、空使詩人吟策窮。其三曰、一奉皇恩撫八紘、忽蒙聖諭九夷清。晴光湧景靈蹤聚、山勢抱江烟浪輕。虔境奇踪難鬪靡、揚州風物寧堪爭。扶桑聞說有仙島、斯處定知蓬丈瀛

大閤泛船、催明使之興

秀吉聞詩趣而悅曰、宜催明人之興。即浮數百艘之船於海上。諸家之旗幕飄轉于凱風、三老蕩槳款乃揚響。秀吉亦入舟中。其粧尤美、虎尾鞘鐵二百本、金造長刀數十柄森然於舟頭。步卒三百餘人同着茜衣服（俗曰羽織）而扈從。秀吉於舟中設酒宴、又召觀世大夫、金春大夫、使催猿樂。遊既終日而止。西使亦頗乘興。

僧靈三承兌永哲等與明使筆談

翌日、秀吉召兩使賜茶。既而秀吉使僧靈三、承兌、永哲與明使筆談。其大概曰、貴國和親若不僞、則我亦不可渝盟。山礪河帶可比。然則可迎大明皇帝淑女、備本朝之后妃也。兩國年來相爲毒螫、故邇年不贈勘合船。今若和平事就、則必可遣之。和親終之後、兩國之權臣共通誓詞耳。我自去年遣驍將數輩、征伐朝鮮、蕩平其都邑、虔劉其人民。而今貴國悉取我言、則不顧朝鮮之罪逆、割其八道、以四道授李昖、其餘四道者我領之耳。若授四道、則使朝鮮王子及大臣一二人爲質于本朝而已。貴國其勿訝焉。去歲我將加藤主計頭清正、活擒朝鮮肆理二王子。況惟敬懇懇請求于我。是故今還遣二王子于朝鮮矣。我謂朝鮮權貴數輩裁世世不可叛于我朝之盟書、以表其丹忱、則其可也耶。二使不能答焉、請歸國奏其趣。

與明使沈惟敬尺牘

秀吉許之二使告暇秀吉各授利劔及白銀一萬兩
衣服二十襲着衣三十領且賜其僕從有差又贈白
銀三百兩陌刀十柄於沈惟敬而副以尺牘其略謂
大明日本和親之事雖可速決然前年委關白職於
秀次秀次可達之於天聽也不柰大綱者世禮也圖
之王京去此地水雲遼遠故二使久留此可待勅答
之至而決可否其餘附長盛吉繼三成行長舌頭而
告諭行長長盛三成吉繼曰可歸朝鮮二王子及從
臣於本國二使發船秀吉使内藤如安從行如安號飛驒守此行行長授小西氏而遣之故中華書或曰小西飛驒守或曰小西飛或曰藤原如安加藤清

大閤譴責大友義統怯弱削其所領

正受秀吉命不得已而令臨海順和二王子歸國時
王既還其都又以二王子復國故朝鮮人民安堵清
正欲以兩王子歸名護屋而示武威於衆然不遂其
志故憤之謂是行長與三監議修和睦而抑我功也
由是與行長及三監彌結怨而欲破和議秀吉遣福
原右馬助熊谷内藏允於朝鮮諭諸將責大友義統
曰初我遣諸將時出號令謂先陣之諸將若有急難
則爲救之故築子城於處處然當行長平壤之急難
而義統不能救之可罪也況其聞明兵之多而遽逃
乎其怯弱在前代未聞之尤可罪之甚者也抑秀吉

數十年來以武道爲事業我兵未有敗衂之恥而今
我與大明搆兵之時義統始爲之匪獨一身之恥是
秀吉之過而日本之瑕瑾也我欲刎義統首濺于胸
懷然大友家者頼朝以來世世相承吾不忍一朝殲
之故强宥其死耳往年義統與島津相持之時乞援
勢于我我元無可救之好雖不有相知而我爲武將
不應其請則非武門之素意故速欲出援兵時義統
不待我兵忽及挑戰爲島津氏被大破而不能歸本
城逃于妙見龍王淺智云大怯云武家之所耻並坐
也前歲諸侯大夫昇殿之時義統請望我姓切也余

太閤譴島津忠辰除其所領

謂大友者其家舊矣故不欲授之然依其志之懇而
即授之其加階亦五三人之外尤高矣然今被汚我
姓如此是以今削其所領而使毛利輝元衛之義統
子亦雖欲授於輝元然彼近侍於我久矣且其性頗
後故宥之雖然使彼爲武人則義統之耻可汚其面
由是余將伺震慮使陪侍于禁庭然則加藤清正助
其資用耳義統朝暮資用之事者可重命之又讓島
津又太郎忠辰曰其身既屬島津義弘則諸事皆從
義弘之旨固其所也然不欲屬之我察其意謂義弘
者深嗜武略以先鋒爲志故汝嫌之願避軍鋒兵又

又嘉陣于海邊吾謂我兵於朝鮮若失利則乗船速逃以免急迫其志如是也耶是固勇士之所疾視而怯者之所專嗜也先年我出軍于九州之時汝雖無微忠而依義弘之深望使舊領如故耳且赦京都之經營關東陣之課役而今忘厚恩之如此剰欲企邪心誰可不罪之乎自今之後僅率十人許而可屬小西行長又數波多三河守曰吁汝我既使屬鍋島直茂何不與直茂共出兵乎不從直茂而潛居于熊川邊怯懦之甚不可勝言抑名護屋者波多領内也我今築旅館於此而汝無意于前驅唯在海畔以伺時

勢眞可憎焉是度諸軍出王城退兵于釜山浦之日汝忽出其中途欲與諸將相准也猛悪之尤礫之轢之猶有遺怒然今先抑怒解憤宥其大別前年九州征罰之時我將廢汝領而直茂堅請之因是不削其地憐其國之遐遠故帝都之經始關東出陣并赦之方今不知深恩其行事如此之汚下矣宜屬黒田長政而僅全其命諸將聽之懼龍造寺政家家臣瀬河釆女正自朝鮮歸釆女正初娶島津家臣之女曰菊孃菊娘及釆女正趣朝鮮展轉于孤閨一日一時無不瞻戀之嘗記其所思納于小篋依船便而遥寄之

大閤憐瀬河釆女正妻菊娘之所思為召其夫於朝鮮

逆風忽摧其船小篋漂于博多浦漁人取而見之持以呈吏務吏務遣之於秀吉之近臣而告之故近臣即捧于秀吉秀吉使山中山城守讀之則貞女寄夫之書也筆勢情意俱不凡讀畢始知為菊娘贈瀬河釆女正尺素也秀吉憐其志即遣人於政家曰速可使釆女正歸朝於是釆女正歸肥前菊娘大悦即與釆女正共趣名護屋拜謝秀吉情意之辱且孝藏主告于秀吉秀吉感之乃呼其夫婦而逢之恩賜有數

大閤遣清正行長等書

秀吉遣書於増田長盛石田三成大谷吉繼加藤清正小西行長曰釜山浦近邊之要害可固守之大明

之和親若僞則進攻王城直入大明汝等思之晋州城者前日不克拔之是大愧也與諸將刻期可盡拔取之奏功於一擧先全諸壘而可也釜山浦本城及椎木島東莱三所者毛利秀元其兵一萬七千六十人可守之熊川本城者小早川隆景其兵六千六百人側城者久留目秀包其兵四百人立花宗茂其兵千百三十三人筑紫上野介其兵三百三十人高橋主膳正其兵二百九十人可守之加羅島者蜂須賀家政其兵四千五百人生駒雅樂頭其兵二千四百五十人長曾我部元親其兵二千五百九十人福島

正則其兵二千五百人戶田民部少輔其兵二千三百四十人可守之加德島者九鬼嘉隆其兵八百三十四人加藤嘉明其兵三百十四人脇坂安治其兵九百人來島助兵衞尉其兵八百五十八人菅平右衞門尉其兵百六人可守之加藤清正其兵六千七百九十人及相良宮內少輔薩摩侍從其兵二千百二十八人黑田長政其兵五千八十二人鍋島直茂其兵七千六百四十二人小西行長其兵七千四百十五人及宗義智松浦法印鎭信有馬修理大夫大村新八郎宇久大和守其餘藤堂高虎其兵千四百

朝鮮二王子謝加藤清正書

七十三人堀田安房守其兵五百七十四人桑山小藤太其兵五百四人毛利壹岐守其兵千六百七十二人高橋九郎其兵七百四十一人秋月三郎其兵三百八十八人伊藤民部其兵七百六人杉若傳三郎其兵百八十五人相代可守本城十一所側城七所其外城營之修造粮粟之出入各定其人每事必可告報于名護屋也○六月甲申朔朝鮮二王子及臣從遣書於加藤右馬允（右馬允者清正家臣也）以謝清正其書曰兩王子臨海君順和君兩府夫人陪官長溪君上洛君行護軍大將南兵使等自壬辰年四月二十四

太閤進朝鮮在陣之諸將書趣

日被擒日本大將軍討頭清正入城相見即加禮遇一行之人并給衣粮撫恤頗至又稟于關白殿下到釜山浦還許故還京城其慈悲如佛眞箇日本中好人也況素聞關白殿下雄傑無比四隣皆畏之且善於分別待隣國王子諸臣稍去舊惡懇其渡海使復于京其恩厚與此海俱深一行之人其敢或忘後日若對日本及討頭復發雜談少有背負之意非人情也天地鬼神共知之矣修好之日通書寄情事清正得之爲家珍（時清正號主計頭故曰討頭）秀吉遣書於朝鮮在陣之諸將淺野長政黑田如水持之而行其趣曰前日

淺野長政黑田如水耽碁失使命

諸將雖攻晉州城而城主牧司能拒之故不能下之是度諸將均進破晉州斬牧司首可使見於我也今遣長政如水各可議軍事長政如水共趣朝鮮而贈翰于增田石田大谷以告渡海之旨增田等聞之先往浮田秀家營而告之旣而長政如水逢秀家而述秀吉之命先歸增田石田大谷馳一力於長政如水而慰其航海之勞時長政如水相共圍碁范然如耳不聞焉頃之增田等三人自來勞之然長政如水屬意于征點之深而不敢知焉石田目于增田大谷而潛出長政如水猶不知也奩收黑白之後始言曰三

諸將攻晉州

奉行可來于此請告秀吉之命從者答曰三奉行既歸於是長政如水驚而馳矣曰速可先歸使及再三然三奉行不敢歸且叱曰其與逢我不如碁聲丁丁然遂去因是長政如水亦恐人口之笑嘲且憚秀吉之怒罵雖然增田等遂不相會是故長政如水告秀吉之命旨於諸將數輩而歸其後秀吉聞之怒其怠慢無禮（或曰增田石田大谷深嫉長政如水翦于圖甚而傍若無人故屢譖之於秀吉其每到處逢人也必說而無不笑之故長政如水甚恨之長政子左京大夫幸長如水子甲斐守長政聞而深銜之憎三奉行如寇讎）諸將欲攻晉州三奉行謂隆景曰秀元承閤下之命總衆軍則足下與之分閫以一家之軍爲

本朝通鑑　卷之七十八　後陽成二　九　何不成舍藏

隆景攻城之策

二隊自先後攻之而可也諸將皆會之隆景曰雖似當而未爲全得我嘗謂諸將曰晉州名城也且大明之援兵多矣速圖之難及今從卿等之言而率衆皆圍晉州大明之援兵必自後擊不意不如分衆以爲三其一則攻晉州其一則圍晉州其一則備不虞若從我言則嚴立法令縱然有變可使圍者無救攻者之敗備者無救圍者之敗僉曰可也隆景又曰凡戰以後拒爲難以先進爲易其所以何後拒于事于物有太勞先進稟命則其得矣然當時以先進爲榮今以三分之則各辭爲備者之列也請卿等押判以備

小早川隆景流涙斬背令兵士

者爲人之所難成則可乎三奉行同之乃拈鬮秀元隆景及諸將探之隆景爲攻者秀元爲圍者其餘諸士或監秀元或監隆景或爲備者隆景假築三城自居一城使吉川廣家肉戶備前守守二城而令其麾下曰我窺晉州其陷無日然不聞我令則無疾進假饒雖陷無關入若不聞我言則雖有功以當不忠清正行長黑田長政細川忠興淺野長政向城或梯或楯或竹束或熊手以備攻具時隆景兵士五人竊入城中得首級而歸隆景聞之曰勇者也然背令若不懲之則號令無益卽流涙斬之依是諸士不能進

本朝通鑑　卷之七十八　後陽成三　十　何不成舍藏

城主牧司率朝鮮大兵守城劉綎師陣于大丘府援之

既而隆景又令曰忽入城中諸士從之大獲首級（一說曰諸將共攻晉州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爲前鋒毛利秀元向一方小早川隆景黑田長政淺野彈正伊達政宗等爲一手宇喜田秀家向一方島津義弘鍋島直茂長曾我部元親蜂須賀家政立花宗茂等屬焉凡軍兵六萬餘人也）晉州之爲城也大江在前三方嶮峻矣矢柵構矣牧司（明國耶朝鮮將其姓名闕）率朝鮮兵二萬而守焉時劉綎師來陣于大丘府諸將皆謂可難輙拔之然恐秀吉之震怒且爲雪前日之耻故勵志爭進加藤清正密怒小西行長主和議送還兩王子拋其大功而欲屠晉州破其和謀故先衆而進使步卒傾發高櫓而其後清正麾衆攻城城中見之少驗黑

清正黑田伊達先進秀元急擊攻入城中城兵多致死
浮田秀家家臣岡本權丞斬牧司首
秀家送致將首於名護屋

田伊達又進城兵强防之秀元自西方急擊攻入城中遽騷皆遁走被殺者一萬五千三百人其餘或僵死于巖上或溺死于河中凡城兵致死者二萬五千餘人城主牧司逃于林藪而隱焉浮田秀家家臣岡本權丞大索之斬其首而歸問于生口生口曰是牧司首也不可疑矣秀家大悅而遣之於秀元秀元奄其首於檻送于名護屋秀吉歡抃不啻授書於秀元曰我嘗謂汝曰速攻晉州揚我國之威名於外國果其然矣可謂勇而有忠者也自今而後汝無爲碌碌之戰唯全命而可長保奉上之忠且賞諸士各有差

理刵于京地號耳塚

此戰所得首級一萬餘秀吉刵其耳遺於京埋於新造大佛殿邊之號耳塚一說是役其先入城也加藤小西黑田其功勞相同然清正破城面之髙櫓而城亂故以清正爲第一功政宗以寡兵渡海而竭軍忠秀吉賞之賜感書然獲首級之多無過於秀元者其後諸將相會語晉州先鋒之事時黑田長政曰我爲先登何人相爭乎清正召其臣飯田角兵衛而問之飯田曰我先入城斬一首而出時與長政始相逢何事長政可爲前登乎長政徐曰爲軍將者之先登非我而誰歟清正笑曰信然也以此役爲奇捷也晉州

福島正則先鋒鎌田其岩間某斬牧司部將

城多納寶器及其陷也箕子世世相傳之重器多燒失（俗讀穌牧司作木曾好事者浮説曰木曾義仲裔在朝鮮者也因牧司木曾韓音相近云爾）一說曰福島正則與諸將攻晉州時牧司部下將一隊三千騎競來正則先鋒鎌田氏與之接戰岩間氏斬其部將或曰牧司及勇將二人首（岩間所獲其一也）送於名護屋達京師其餘斬獲者耳鼻而已（岩間本林氏參州人有故去仕）（正則凡朝鮮軍中處處手獲首二十七級云）李昖聞晉州城陷大驚曰我復歸于王城未過兩月而有此變可謂事之急者也乃告于大明諸將而乞援助時吳惟忠陣于善山府劉綎屯于大丘府駱尚志守南原李如松猶在開城

明大司馬石星奏明帝請使救韓之諸將班軍

爲李昖之援勢如松召沈惟敬而責之惟敬即到釜山浦達行長詰其違約行長怒曰汝雖調和謀而明兵頻入朝鮮是汝謀我也依是惟敬又入大明屢運和議沈惟敬歸明依石星而頻請李如松劉綎等之班師石星奏于明帝明帝聽之依是李如松出開城而歸明劉綎猶留焉時日本兵充滿于釜山浦而李如松引兵而還故朝鮮人皆恐府金侍郎者贈絶句于如松曰聞道將軍捲甲還定知和議是非間朝廷若有班師命不獨唇亡齒亦寒如松既還時會沈惟敬贈雜貨及花布四十檯于行長加之惟敬隨于日

[illegible]以探和議

本人之求而貽書籍人受日本之旗五本而藏之如松聞而大怒將殺惟敬然是石星之所擧也故不妄誅之　從信録曰六月沈惟敬歸自釜山浦倭酋小西飛彈守來請款而倭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既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爲界李將軍謂全羅饒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査大受扼南原祖承訓李軍移南陽劉綎移陜川已倭果分犯我師並有斬獲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佯退誘中朝撤兵圖漸逞無故款貢非人情今猝犯晉州情形悉露宜節制征勦遼鎭都御史趙

大閤瓜圃構茶店與衆同戯遊

燿亦款貢不可輕許

秀吉於旅館中廣瓜圃構茶店於其内經始甚麤爲與衆同戯慰軍勞也秀吉假自爲商人着柳衣戴菓巾肩菅笠荷瓜籠曰有熟瓜於此沽之哉可不買之以忘炎暑乎江戸大納言家康爲賣葦者之形亦善諳兮丹波中納言秀保（或作秀勝誤矣）擔漬瓜曰可售之可售之織田常眞者爲遍參僧使小僧持文篋之甚踈者而行參議利家者爲高野廻國行者負笈于肩曰儆宿儆宿其聲敢曼蒲生氏郷者爲賣茶者進好茶于秀吉不貳其價乞之甚急斯波三松者帕額著短單絳衣爲大神人曰可賣弦可賣弦之（三松者故管領之裔木在尾張）爲信長被逐爲浪士而爲（秀吉談伴津川玄蕃兄也）織田有樂者爲行脚僧乞瓜于秀吉秀吉自取二瓜施之有樂曰是不熟也因乞其熟者最足發一笑有馬中務卿法印者爲有馬池坊大説其温泉之愈萬病驅衆邪前田玄以爲比丘尼口倡念佛之事其餘或爲禰宜或爲舞猿或爲敲鉢者或爲鵜僧鄙食之店主者蒔田權佐也秀吉之侍女藤壺副之茶屋之主人者三上與三郎也秀吉之昵妾常夏副之共著姣衣常夏曰且坐喫好茶饅頭亦有之藤壺曰白飯可羞之亦有甘醴截麵等

龜井茲矩獵於朝鮮山中斃猛虎

之雜品即引秀吉之手而入秀吉歡興無窮群臣皆悦謂希遇之慢戯也頃間龜井茲矩獵於朝鮮山中時有猛虎茲矩自放鳥銃中之虎不屑之茲矩再放遂斃之以其虎甚大故獻於名護屋秀吉曰小虎猶希見之況於如此之大哉乃遣之京師備叡覽且載車廻洛中令衆觀之○秋七月秀吉以大明和親報遲故諭諸將曰諸壘營之經始彌以堅固爲可而已凡大明和謀之事者我以爲僞誕也諸將莫迷於和議而倦惰焉其必固守其各營而可也吾將復驅遣援兵而悉平朝鮮不若者然大明若結交和則亦隨

大閤圖畫朝鮮八道具記憶

黒田如水從慂大閤親征朝鮮

其時宜而已〔秀吉踈於文字故不能記臆朝鮮八道之名命畫工圖於屏風以彩色區別八道置坐右遣其副本於朝鮮諸陣其所啓達又所諭答共曰赤國黃國青國白國黑國而其旨互通〕秀吉謂家康及利家曰沈惟敬欺我乎何告報之遲家康及利家沫對而黙然時黒田如水隔席而聞之入曰去歲遣大軍于朝鮮之時德川前田二氏督師渡海則政刑軍令通而無滯矣若不然則遣知軍道如我者則朝鮮征罰何難之有方今清正行長唯以武勇爲善而其年尚壯故軍道未練習且清正行長不相善清正出法則行長破之行長下令則清正不用之是故朝鮮人民苦無依憑逋匿于山林有萍梗之

大閤欲率大軍親征朝鮮

思無土皆之情是以日本人所經歷之朝鮮三道者室如懸罄野無青草唯赤土而已朝鮮既爲廢墟諸將在陣其困勞可想若如此而止則大功必不成矣秀吉可之謂羸師而勢屈則恐其有內訌也故又招家康利家氏鄉長政曰釜山浦諸將有懷土之意無進兵之氣我自帥師征朝鮮耳水路陸路之軍兵可驅催之日本者既附家康我不勞意我督中軍十萬兵以利家爲左陣使率十萬兵以氏鄉爲右陣使師十萬人凡三十萬人長轂雷野高旗彗雲過歷三韓直入大明屠盡明京可爲大明皇帝時家康憤恚颺

淺野長政誇言止親征大閤怒欲叉之

言曰我自壯年以武道爲業有年於此未有一敗塗地之擧今又何爲處守于日本乎鴻命縱屢降而我必渡海耳長政進曰狐之作妖也雖聞之久而癡時志狂者今於大閤始見矣我想大閤狐媚入其心匪復平日之大閤也德川殿莫怒秀吉聞而怒髮直上曰噫汝彈正豎子何言尤非禮也因叩其刀利家氏鄉抱持之曰彈正者我輩誅之豈汚君手乎彈正不敢懼曰我輩者數百人雖伏誅而不必憂也抑比年爲遣兵于朝鮮故戶有三丁抽一丁日本軍士大半既渡海矣轉漕之費幾矣飢渴之苦甚矣大閤今日

發船則明日必有群盜之蟻同構亂者也不可疑德川殿雖運奇策而亦何以一旦之力俄平四海之亂乎今若班師爲修文偃武之政則國家之昇平貴賤之歡欣在此耳若不如此則可被刎我首也秀吉勃怒太甚利家氏鄉睨長政而使退長政歸宅待大閤使者之來而將自裁也家康憐長政故爲之陳解秀吉亦釋思謂我久在名護屋則四邊窺釁亦不可知故有當歸之思而悟長政之言不爲非也乃告家康曰携彈正而來家康以長政至營長政謝罪其爲君臣如初〔一說以梅北叛爲此時之事長政忤旨蟄居未幾梅北叛聞名護屋故秀吉悔悟而赦長〕

豐臣秀賴生母淺井長政女稱曰淀殿

大閤遣書在韓之將秀家秀元

政云云然島津家記載梅北叛於文祿元年今從彼家記既記於前而載長政諫爭於此以爲異時而事

○八月癸未朔乙酉秀吉男秀賴生母故淺井長政女也秀次馳書于名護屋而告之秀吉聞而大歡曰朝鮮之事沈惟敬可調和議其聞名護屋軍務者可委家康及利家斷決之我將歸京弄新誕兒也秀吉遣書於宇喜田秀家毛利秀元而勞諸將且勵其怠倦其趣曰兵器粟米鹽醬等問增田長盛早川主馬頭而可藏納於倉庫炭薪者其地山尤多矣斬艾之而積于城中可泥塡其上寒冬既至則可與圍爐于步卒莫使有寒疾也篤人常在舟中其得寒疾也必矣若有用則別築小屋而可使居之若無用則先使歸于本國而來春速可召之諸城經勞事畢則斬伐山木委積于城內而可也若大雪則伐木其難乎故令豫命之按秀吉有歸洛之意故遣此書乎丁酉秀吉駕輕舸發名護屋晝夜兼行入洛見新兒而甚悅焉然以前兒早夭暫不以爲己子名之曰拾先是淺井娘雖被寵幸然憚北廳置之淀城時人稱淺井娘曰淀殿至是移居大坂城以夫人禮遇之其貴重准北廳秀吉微賤時娶淺野長勝養女即是北廳也後納京極高次妹有寵時人稱之曰北方或號松丸殿居伏見松丸故有此號其餘衆妾滿

長谷川秀一加藤光泰卒於朝鮮

中川秀政戰死

島津久保卒於朝鮮

清正入韃靼國女眞國遮歸路清正死戰郤之

房然皆無子唯淺井娘產男得幸故或有疑之者說曰秀吉每處不遑軍務然不免好色之癖凡見美色則無貴無賤召而見之不敢憚外論云行長白沈惟敬既調和議而內藤如安入明京由是名護屋諸將皆向洛在朝鮮之諸將築釜山浦城待秀吉命頃間東鄉侍從長谷川秀一加藤遠江守光泰皆卒于朝鮮依軍旅之困勞也中川秀政率遽締戰被朝鮮人欺誘而戰死其餘戰死病死者猶多秀吉適聞而憐之飛羽翰曰釜山浦諸城警守之將士者先勿歸矣其餘者悉可歸朝從信錄曰八月我師竟渡江歸各鎭已得上諭本兵旨許封不許貢經略乃遣沈惟敬復入倭營促謝表急圖完局及部再議併撤兵惟忠等兵止留劉綎益掣肘遂與李如松拉取回以總督侍郎顧養謙代矣○九月壬子朔己未島津久保卒於朝鮮軍義弘長子也在陣之間與敵戰于忠清道普天手自得首級又獵金海山放炮殺虎人服其勇至此罹病而卒於巨濟巨濟者日本人所謂加羅島也家康及名護屋諸軍各歸洛加藤清正自晉州深入北方久不歸在釜山之諸將欲尋之不知其所往慮其陷異域甚不安心是月末清正歸釜山諸將怪問之清正曰和議未決之間無戰又不能歸朝故以此間暇入韃靼國經歷二旬到兀良哈彼避我不欲戰我猶欲深入然以兵疲糧乏故班師女眞國人與朝鮮合

埋葬朝鮮死者劓於大佛殿辺

清正攻安康明將劉綎救之而敗走

兵可五六萬遮我歸路我唯一隊自知不免乃死戰而擊卻之幸脫虎口諸將皆壯之曰卿武勇誰敢可抗衡哉○閏月辛巳朔壬午中納言源秀忠發江戸入洛賀家康凱旋而謁秀吉其餘列國將士皆入洛慶秀吉秀吉埋朝鮮死者鼻於大佛殿邊○冬十月辛亥朔甲子家康發洛丙子歸江戸城八州士民大悅○十一月辛巳朔癸未加藤清正揚言曰內藤如安入明不聞其報乃是明人殺之也行長講和之弊如此乃率兵攻安康時劉綎在慶州即來救之清正設伏兵擊破之斬首三百餘級劉綎逃歸于慶州或曰

藤原如安入北京

大閤使諸將分守所攻略諸城餘悉許歸

清正以與行長交惡試事於如安為破和議成此戰云○十二月辛亥朔丁巳明經略使顧養謙許令藤原如安入北京大司馬石星遇之甚厚甲子石星召如安於省中問答數回奏明帝而和議決焉或曰如安自庭上拜明帝既而沈惟敬到釜山浦逢小西行長彌議定和睦事行長惟敬言語不通筆語不明故行長謂明帝尊秀吉為帝王惟敬謂秀吉欲受明帝封以為日本國王由是相互齟齬或曰二人共有姦謀而求功名貪富貴唯見一時之利不顧他後之禍強成和議頃間秀吉使秀家守熊川立花宗茂鍋島直茂守加登加伊長曾我部元親福島正則蜂須賀家政守加羅嶋三城加羅與唐訓通黑田長政守機張島津義弘守勢伊久波清正相良長每守西生浦行長守梁山其餘群士設備衛諸城不預守城者皆許歸朝朝鮮依頃年兵革屋壞地荒故每夜虎出害人民故我國士在釜山者往往放砲發矢殺虎者不少秀吉命諸國吏運糧於釜山且分給軍器於諸陣無間斷此役我諸將留朝鮮者各有分治役使土民土民各得其地主印以為信往還山野聊安其心若有換陣舍則新主不用舊主之印而恣侵掠以殺害故鮮人皆曰日本無總督我誰適從乃相攜匿

藤原惺窩謁源家康講貞觀政要

琉球國使來謁大閤

文祿三年

山中由是諸將之役使者按朝鮮一舉諸家所記詳略不同前後錯雜且中華書加從信錄憲章錄明政統宗續文獻通考圖書編武備志獻徵錄東西洋考學石適用編等校撰多端大同小異難一決今以平壤錄為主參考從信錄而取諸說之要略載大概然猶恐有謬誤乎是冬藤肅號惺窩趣武州江戸謁源家康讀貞觀政要肅在江戸之間遊武藏野隅田川望富士筑波作四景我有文既而還洛隱居讀聖賢書是年琉球國使來謁秀吉秀吉亦遣人窺其國家康令大久保忠隣為令嗣中納言源秀忠家老忠隣比及弱冠既列奉行職至是事令嗣忠隣時號治部大輔後改相摸守忠世子也

甲午三年春正月庚辰朔丁未秀吉遣美濃邊氏號

大閤遣使釜山浦修倉庫納粮伏

大閤築菟裘於伏見選定修造撿監者

郎郎三山城氏號小才次於釜山浦勞慰在陣諸將而並立庫倉納軍粮兵器且諭毛利秀元巡視諸城秀吉欲讓天下於秀頼然秀次無遜退之色黒田如水諷諫秀次秀次不悟秀吉欲讓大坂城於秀頼故謀築菟裘於大和多門然依其地之僻而京都大坂之往來不便乃築城于城州木幡伏見秀吉命増田長盛石田三成曰可定修造撿監者長盛三成奉命書十三人之姓名而捧之秀吉選擇之爲六人其六人者佐久間河内守政實瀧川豊前守佐藤駿河守水野龜助石尾與兵衛竹中貞右衛門也即馳檄于郡國而

大閤及秀次赴吉野觀櫻花家康亦從遊

聚役夫凡二十五萬人之費也乃分歩卒以鑿隍塹以築垣壁轉石于醍醐山科比叡山雲母坂又伐木於岐岨土佐山以經營且於河邊築小山列植衆木建堂于其間號學問所又以沈香木構茶店〇二月庚戌朔辛酉中納言源秀忠辭官乙丑家康入洛令八州士民預伏見營築之事己巳秀吉賜淡州岩屋郡下間島於加藤嘉明賞朝鮮軍功也丙子秀吉發大坂赴吉野爲觀櫻花也秀次同行家康亦從遊焉秀吉假飾其鬚粧其眉臣從亦各盡華美秀吉渡紀伊六田橋到市坂見之則新宅有焉秀吉怪問侍臣

大閤登櫻嶽望後醍醐帝舊迹

答曰是大和中納言秀俊所新築之茶店也秀吉乃入秀俊獻膳羞然後秀吉到花園櫻田奴太山隱家松千本櫻邊而流憩又遊關屋花下有詠歌之興而後秀吉經金華表二王門到藏王堂又登櫻嶽而望後醍醐皇居之舊迹且經歷今熊野達天山聖天山辨才天等暢其遊情以吉水爲旅館滯稽二日從者數萬圍繞於其左右秀吉曰今有何恐怖而汝等警衛如此之緊嚴乎是無用也侍臣數十輩之外者各可見花而娯其意因賜酒肴從者皆悦樂聞者感其度量秀吉催歌會自詠倭歌五首關白秀次右大臣

大閤遊高野山命山僧修大廳追福又改築金堂

藤晴季權大納言藤親綱藤輝資源家康權中納言秀保秀俊秀家參議左近衛中將利家椎枝右衛門督藤永孝侍從伊達政宗其餘准三宮道澄入道前内大臣常眞法印全宗法眼白已紹巴昌叱亦皆詠歌秀吉心情甚悦〇三月庚辰朔辛巳關東八州預伏見營築者皆入洛壬午秀吉遊高野山館青巖寺此寺秀吉爲故大廳追福所建也故今般命山僧修佛事召一山僧徒八千人賜糧米而秀吉到奥院經過金堂大塔見金堂之額側曰我今登山何不改築之乎即施穀一萬石木食興山上人掌之秀吉曰我

催猿樂慰衆徒學問之勞憊

大閤使金春奏所作諸征伐謡曲而練習之

將催猿樂慰衆徒平日學問之勞憊木下半介奉之因是金春大夫等皆臻于青巖寺於舞臺爲猿樂衆徒無小恐聚觀（傳稱高野山自古禁納皮革秀吉欲催猿樂慰山僧或人曰皮鼓山中所忌也秀吉不聽而興猿樂少焉雷雨震動秀吉不喜速出山去）秀吉出高野山遊兵庫歸大坂丙戌秀吉經始伏見城群國匹夫二十五萬餘人預其事癸巳家康巡視伏見甲午近衞前左大臣藤信輔退去京師（不詳其趣）丙申秀吉巡視伏見翌日歸大坂秀吉使金春八郎奏所新作之吉野花見高野參詣明智柴田北條征伐謡曲五番而秀吉練習之自鼓舞之使北廳見之又令幸若太夫作三木

大閤遊前田利家第廷臣諸將從焉

本能寺金春八郎奏之○夏四月己酉朔是日前參議豐臣利家叙從三位任權中納言丙辰秀吉遊中納言利家第諸大夫百騎爲前驅秀吉乘車廷臣二百人騎馬爲後驅丹後少將細川忠興揚車簾秉持太刀金山侍從森忠政把履饗應十三獻毎獻捧物（或劔馬白銀或綾織縫薄衣服糸絹）忠興啓達之聖護院門跡興意菊亭右大臣藤時季江戸大納言源秀忠勸修寺大納言藤時豐中山大納言藤親綱大和中納言豐臣秀俊日野大納言藤輝資丹波中納言豐臣秀保右衞門督藤永孝岐阜中納言平秀信備前參議豐臣秀

大閤遊浴有馬温液

家結城少將源秀康會津少將藤氏郷吉田侍從源輝政八幡山侍從某郡上侍從某若狹侍從豐臣勝俊大崎侍從藤政宗佐竹侍從源義宣安房侍從源某（里見氏）伊那侍從某東郷侍從某左右相對伴膳越中少將前田利長配秀吉膳飛鳥井中將藤雅繼酌酒松任侍從丹羽長重副之興意晴季等膳諸士配之而猿樂五番（四坐大夫交勤之）各纏頭時服一襲分賜鵝服三萬匹利家家士二十二人拜謁獻物有差（饗應式皆倣源義政例）丁丑秀吉遊浴有馬温液家康令平岩親吉問之（傳稱家康在濱松時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石川康通平岩親吉相代候焉）○五月

藤公仲逝

大閤召毛利秀元於朝鮮

己卯朔庚寅秀吉自有馬歸大坂戊戌從三位豐臣利家辭權中納言前參議豐臣秀家代之○六月戊申朔庚戌秀吉巡視伏見壬子秀吉遊家康聚樂第設茶會饗應之乙丑秀吉歸大坂癸酉權中納言正三位藤公仲逝頃間秀吉召毛利秀元於朝鮮而留穗田元清（秀元實父）於陣率輕騎入洛秀吉養故秀長女以嫁秀元其治具華美洛人以爲壯觀也輝元新構茶店而饗秀吉及宴酣輝元自鳴鼓唱謡曲秀吉大悅而謂秀元曰汝爲我歌舞我盡一杯秀元從之秀吉彌喜石星（明司馬）以内藤如安之答辭奏于明帝許

大久保忠世卒

其封號秀吉之事。○八月丁未朔甲子、從三位豐臣秀家辭權中納言、參議從四位下藤景勝敍從三位任權中納言。丁卯、秀吉再興伏見大光明寺。秀吉建方丈、其餘諸堂庫裡、課諸使建之、預其事將士凡百二人（謂之勸進）。吉川廣家獻大虎、於朝鮮山中殺之、送於京師、其長一丈。秀吉以為奇觀、其餘在朝鮮諸將獻虎者不少。○九月、大久保忠世卒（歲六十三）。是秋、秀吉移伏見城、家康滯留於聚樂伏見、有時往還。秀吉令家康娘嫁池田輝政（輝政初娶中川清秀女、生長子利澄（後號武藏守）。此後家康娘（北條氏直寡婦）生忠繼（後號左衛門頭）、忠雄

修法華八講於清涼殿

（後號宮內少輔）等數男數女）。○冬十月、島津忠恒（義弘二男、久保弟）發薩摩赴朝鮮、會義弘於巨濟陣、而共屯加德之島。頃間朝鮮兵出戰艦於釜山浦、欲遮日本水路、故在陣諸將會巨濟而為之備。○十一月乙亥朔乙未、勅東大興福延曆園城四箇寺、修法華八講於清涼殿、依明年正月當先帝大祥忌也。○十二月乙巳朔甲子、明帝封秀吉之事定、司馬石星聽沈惟敬言、專執之、故諸臣不能抑之。乃鑄日本國王之印、且多調冠冕法服、其幣數萬金。即以臨淮侯李言恭子宗城為正使、以都指揮楊方亨為副使、令惟敬導之。是冬、秀

關白秀次覬覦之心萌于此

忠入洛、與家康在聚樂第往還伏見城。頃間秀次命五山僧作謠曲百番抄。秀次居貴職、驕侈傲誕、又喜惡虐、屢登城上放鐵炮殺行人、以為戲樂、將士皆厭之。及秀賴之生也、秀次之威權亦減於前日、故天下愈疏之。而後秀次甚嚴武備、其每田獵也、持兵器而行、其從者亦密藏甲冑于衣筒之中、其體甚嚴。時人怪之、皆謂秀次有覬覦之意、而事未發覺。其往還于伏見也、遊樂于洛畔之山野也、磨鏃鏽、薰火繩、亦如敵在前、其壯尤緊。由是事漸發覺、士民齊唱之、遂達于秀吉。秀吉不悅、然不及咎之。秀次密遣使於毛利

大閤命松前慶廣掌涉蝦夷商舶事

輝元等諸侯曰、雖大閤沒後、勿叛於我、而強求誓詞。或有獻之者、或有辭之者。秀次好劍術、屢召其能伎者觀之、不用木刀、試以白刃、故或被創、或有死者。左右者不堪其苦而逃去者不少。秀吉賜聚樂第一宇於立花宗茂、宗茂移之於伏見居焉（或曰宗茂聞秀吉秀次不睦、有戒不虞之心）。九鬼嘉隆赴朝鮮、屯安骨浦、代脇坂安治。安治嘉隆與加藤嘉明為水軍三將、故三人定期相代、三隊歸朝、一隊在陣。是年、秀吉命松前慶廣曰、凡群國商舶渡蝦夷島者、宜從慶廣之令焉。若有亂法者、則告諭其國主、可誅罰之。乃賜印章、領蝦夷。松前如

秀吉京殺石川某三條河原

捕耶蘇徒伴天連磔之

文祿四年

元（松前島在奥州蝦夷島之間）頃年、有石川五右エ門者、或穿窬或強盜不止矣。秀吉令京尹前田玄以遍搜之、遂捕石川、且縛其母并同類二十人、烹殺之三條河原。初永祿年中、南蠻耶蘇（俗曰吉利支丹）入貢、託于商舶往來筑紫、以弘耶法。大友宗麟專信之、故九州士民多歸之者。其後來京師建寺。秀吉怒其惑民、而捕伴天連（耶蘇師号）六人、伴類二十餘人、徇於京師・大坂、送肥前長崎皆磔之。且將停市舶、然依長崎民所訴許之。

乙未四年春正月甲戌朔、豐臣秀吉在伏見城、秀次在聚樂城、德川家康・秀忠在京師。明遣日本正使李

宗城・副使楊方亨及沈惟敬等齎策命印章、發北京。從信錄曰、正月、日本封事礼部議、日本原有王、未諗存亡。関白或別議一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衛、賞賚有差。上竟准日本王号。給金印、行長准授都督僉事。已總督傳諭行長語枝梧。且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曆可証。與小西飛稱國王為信長所弑互異。乃與遼鎮都御史李化龍疏、六可疑、五可慮、謂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紿、請從礼部量封。秀吉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本兵。而清正素不服関白與行長不相善、可用會連諭燕將計。時封使已發、竟不從。偵倭屯營陳雲鴻報、熊川島倭船三十六號、業起行歸巢。石司馬遂信封事必可成矣。

醫典直瀨道三没

是月、醫典直瀨道三没。初道三自関東歸謁源義輝、被厚遇。故細川晴元・三好長慶等善接待焉。時天文十五年也。號一溪、稱雖知告齋。天正二年被召參內、診御脉、勅賜翠竹院（翠竹院虽知告音同）。醫術大振、門弟殆數百人。其醫稿曰啓迪集。禪僧周良（号策彥）奉勅作序。其餘所編纂猶多、治病之妙不可枚擧焉。晚年讓翠竹院於孫守伯、退隱稱亨德院。至此而没、歲八十九。無

子、嘗養姪孫玄朔為嗣、讓道三號。玄朔又不墜家聲、天正十年春、先帝（正親町帝）不豫、献藥有驗、敘法眼。而謁織田信長。十四年冬、進敘法印。十六年、秀吉賜采地五百石。朔號延壽院。其徒弟甚多。（又慶長十四年勅贈法印位於一溪）至家康治世、朔與諸官醫更年候江戶。其名超越於諸醫。

會津城主蒲生氏鄉卒

○二月甲辰朔庚戌、會津城主從四位上少將（或曰參議）蒲生氏鄉卒于京師（歲四十）。其子秀行繼焉。其先出自藤秀鄉。秀鄉七世惟賢、初領江州蒲生郡、世住此。属佐々木六角家。至賢秀、仕信長。是氏鄉父也。氏鄉幼名忠三郎、號飛彈守。少而勇剛、信長以女妻之、

太閤遊家康聚樂第諸侯有獻品

屬秀吉有戰功天正十二年自蒲生領勢州松島以
南五郡及同十八年移會津高其門秀行妻家康之
女也（或說當時諸侯會集或人戲曰天下若亂則誰可并吞之衆皆曰殿下百歲之後天下之主非德川殿而誰哉其次則利家乎氏郷微笑曰何必限二公哉衆驚其大膽也）○三月甲戌
朔辛丑秀吉遊家康聚樂第饗應丁寧治具備矣其
式如先例家康獻利劒三握（銘長光元忠行光）良馬一匹白
銀三島兩衣服百襲綿十把八丈嶋絹五百段褶三
百段秀忠獻白銀三千兩衣服五十襲布百段駿馬
一匹結城秀康獻衣服三十領終日極歡而歸秀康
者秀忠庶兄也往年養于秀吉號羽柴參河守及家

豐臣秀保逝

細川玄旨受大閤命撿薩隅日郡邑

康領關東八州結城晴朝請家康養之以爲婿讓其
家故秀康領結城○夏四月前權中納言從三位豐
臣秀保逝（或曰橫死不詳其故秀次弟號丹波中納言）○五月癸酉朔乙
亥家康歸江戶秀忠留聚樂家康臨發戒諭秀忠曰
大閤關白若有矛盾則卿必左袒於大閤大閤或罹
凶則卿速往大坂可守大廳（時稱秀吉夫人爲大廳）大久保忠
隣在側聽之○六月秀吉遣細川玄旨撿島津氏所
領薩摩大隅日向郡邑撿五十七萬八千七百餘石
於義弘以十萬石爲龍伯致仕料各賜印章而其餘
一萬石爲殿下旅館料六千二百石賜石田三成三

大閤疑秀次有黑心秀次懼獻誓詞

千石賜玄旨是月秀吉疑秀次有黑心遣宮部善祥
房法印德善院玄以增田長盛石田三成富田左近
將監于聚樂謂秀次曰仄聞有野心其不實我已知
之然爲糺其實否故如此事若僞則須捧七枚誓詞
而示其無反心秀次聞而驚曰是固虛誕之尤也我
在聚樂受貴賤之倚賴皆是君恩也豈有叛心乎唯
願君以智鏡照我丹心即書七枚誓詞而授之五人
歸而白之秀吉曰其固然也彼何叛于我乎○秋七
月壬申朔甲戌秀次懼密謀遂顯欲刧秀忠以爲質
而家康助已故今朝昧爽遣使招秀忠曰設饗待之

秀次欲刧秀忠助已秀忠逃到伏見謁大閤

速可來過焉大久保忠隣答使者曰天未明秀忠猶
臥明則執謁使者歸矣忠隣速白主促伏見之行秀
忠乘輿密出從者僅十餘輩自聚樂至伏見有二道
從者曰若往大路則敵或遮焉可自竹田間道而往
土井利勝（時號甚三郎後號大炊頭）曰不可也可自大路往焉秀
忠曰利勝言是也敵遮我則大路間道共可有伏兵
縱罹災害往大路則無悔也若逢難于間道則死猶
遺耻耳衆皆從命乘輿如飛而到伏見謁秀吉秀吉
大喜秀忠發後秀次使復至忠隣答曰中納言有兼
約夙赴伏見留臣謹謝使者秀次大悔之忠隣堅守

木村常陸介夜潛入秀次寢室議密謀

館爲之備然秀次不及咎之由是聚樂洛中伏見囂街說多端乙亥木村常陸介在淀城監土木之事令夜秉女輿潛到聚樂城直入寢室與秀次議密謀夜闌歸淀其言秘則無知之者然其事則發露常陸介父隼人祐者秀吉之寵臣也故常陸介欲執國政然石田三成奪其權是故常陸介恚之陪仕于秀次掌其恩眷石田增田惡之欲譖殺木村故木村亦勸秀次反謀欲弑秀吉專國權石田常令間者窺木村起居出入故知聚樂往還之事乃白秀吉秀吉頷之初知秀次反心之實或說曰木村得奇術或隱其形或不脫鎖入密室一夜自淀密

輝元馳使告秀次逆狀于大閤

堀尾吉晴奉使携秀次到伏見

入大坂城欲行弑逆到秀吉寢處隅壁聞侍女等語則曰公可漸至伏見也木村謂今夜秀吉不在大坂以爲遺忿即入寶庫取秀吉所愛之釜蓋而歸呈秀次以爲入大坂城之證丙子毛利輝元馳使就石田三成啓秀吉曰去歲秀次使者白江備後守來言曰輝元須裁誓辭雖大閤沒後而無叛于秀次是故不得辭之既應其命且呈誓辭之草其餘四方爭告秀次之虐心者多矣戊寅秀吉遣宮部善祥房德善院玄以中村一氏山内一豐堀尾吉晴于聚樂告秀次曰世間之浮說紛紛競興卿其來此而面會散疑而可也五使將發秀吉召還吉晴曰凶豎若曰不來則奈何吉晴曰拒命則誘殺之君其安

心秀吉又副老尼孝藏主遣之吉晴意謂秀次若不來則手刄以除國家之害秀吉察其心曰汝以身獻我乎不若令孝藏主佞媚耳言而至此既而五使到聚樂述秀吉命秀次疑懼不答猶豫稍久吉晴不離其側時吉田修理亮呫囁于秀次曰殿下反心若實則無赴伏見若不實則姑在聚樂屢乞宥赦且敬抒其眞情而可也豈輕到伏見乎想夫大閤遂不赦之則可以一萬兵而屬我急襲伏見抽忠于君耳然秀次不肯吉田之言遂赴伏見五人相繞而歸秀次既到伏見秀吉不入之于城中使居木下大膳亮館其

関白秀次剃髮赴高野山

後秀吉遣价曰速可登高野山由是秀次剃髮己卯秀次發伏見赴高野昵臣百餘人皆薙髮而從焉凡從者騎步二三百許秀吉聞之使木下大膳亮傳命曰騎馬二十人步卒十人之外可固禁之秀次許諾依是武藤左京亮生田右京亮雀部淡路守津田雅樂助山岡主計頭前田主水正不破萬作雜賀虎丸山田三十郎山本主殿助志水善三郎及東福寺南昌院僧玄隆西堂號虎岩等相從時列侯等馳使唁秀次者甚多秀次憂之使益田少將駒井中務少輔飛檄於諸方曰我已到高野之後各必莫訪問之秀吉

收秀次子三人及其寵妾侍女三十餘人使居于德永法印壽昌宅歷日又移之丹波龜山城辛巳秀次登高野山居青巖寺木食興山護之益田少將欲往龜山訪秀次幼兒關吏止之曰長盛三成固禁往龜山者足下早歸少將頻請遣使者問起居而空歸少將元本願寺比丘也與秀次有舊緣故被黜虜預政事長盛三成以秀次猶存不安其心屢搜密誅頻白秀吉激起其怒秀吉亦欲永絕其害而遣使者勸秀次自殺長盛三成相議曰福島左衛門大夫正則福原右馬助池田伊豫守有怨於秀次者也即發遣三人授寄興山書甲申福島福

福島福原池田受命到高野會興山催秀次自殺

原池田到高野山以奉行書示興山興山披見則德善院玄以淺野長政增田長盛石田三成長束正家連署謂秀次公叛逆無疑故三使奉太閤殿下命登山聞弘法以來罪人入山者衆僧一心而救其死然秀次公罪惡無所容於天地之間雖弘法再生何以救之哉速諭告滿山可沙汰之興山乃會群僧議之衆僧或謂大閤命不可背焉或謂弘法之戒不可違焉嗷嗷不決三使頻促興山興山不答三使怒率三千騎圍青巖寺將放砲秀次命雀部氏止之三使郤兵於是興山謂衆曰今若守大師之戒欲救殿下則

關白秀次自盡寵臣山本主殿山田三十郎不破萬作僧玄隆雀部淡路守皆殉焉

大閤必滅此山然則何益之有不如催殿下自殺從大閤命而全山中衆不能難而退焉秀次聞之召興山請湯沐而謂玄隆西堂曰我赴死之期既在近耳且言曰玄隆速去此山可忖度我母瑞龍院之事玄隆曰我爲桑門而陪從於此者無他是獻一命于君也豈去此乎秀次感喜既而秀次湯沐畢寵童山本主殿歲十八先死次山田三十郎歲十八次不破萬作歲十八次玄隆皆死其次秀次引及自盡歲二十八號高巖寺雀部淡路守殉之三使齎秀次首歸伏見獻之是日家康聞京師變發江戶秀次黨木村常陸介白江備後守

秀次黨木村常陸介熊谷大膳亮等皆伏誅

大閤附秀次黨與於諸將錮之

又處延壽院玄朔法印紹巴等於遠流

熊谷大膳亮粟野木工助日比野下野守山口少雲丸毛不心皆伏誅辛卯家康到三島時驛書至告秀次自殺乙未到伏見謁秀吉賀大事早平初家康聞變速發途徐行五日到小田原及三島聞事平倍路五日到伏見秀吉重犯秀次黨與各附諸將配一柳右近將監于家康一柳妻子于伊藤伊賀守服部采女正于上杉景勝服部妻子于吉田清右衛門尉渡瀨左衛門佐于佐竹義宣明石左近于小早川隆景前野長康于中村一氏又處木下大膳亮荒木安志延壽院玄朔法眼紹巴於遠流其後安志玄朔紹巴三人被赦宥其餘皆被殺庚子秀吉

> 斬秀次夫人及二子寵妾等於三條河原埋首号畜生塚

令吏召秀次二子及妻妾於亀山城置於徳永法印壽昌宅○八月辛丑朔壬寅秀吉命德善院玄以增田長盛石田三成令群吏載秀次夫人藤原氏（菊亭晴季女）二子及寵妾三十餘人於車徇洛中悉斬之於三條河原長盛三成踞胡牀監之觀者流涕厭其酷刑三成等埋秀次以下三十餘人首於河原傍号畜生塚秀次夫人藤原氏（歳三十四）生一女尾州山口少雲娘（歳十九）生一女北野社松梅院娘（歳十九）生一男皆母子共被殺其餘寵妾濃州竹中氏娘（歳十八）摂州十濱氏娘（歳三十四）四條家娘（歳十七）最上義光娘（歳十九）秋庭氏娘

> 秀次夫人三人寵妾廿三人陪侍老女四人皆被斬

（歳二十一）日比野下野守娘（歳二十二）武藤氏娘（歳十六）尾州大島氏娘（歳二十二）尾州堀田氏娘（歳二十六）摂州伊丹兵庫娘（歳十六）齊藤氏娘（歳十六）古川主膳娘（歳二十四）捨子竹娘濃州坪内氏娘（歳十九）大草氏娘（歳二十一）江州某人娘（歳二十四）賀茂岡本氏娘（歳二十四）泉州丹和娘（歳二十一）江州飴江氏娘（歳十九）越前某人娘（歳二十）信楽多羅尾氏娘（歳二十二）備前本江氏娘（歳二十四）大原氏娘（歳二十一）及陪侍老女四人皆梟首各臨終詠倭歌悲哀其親族來聚請相見告別增田石田不許之聞者皆憐之唯增田石田以為決焉初秀吉妹嫁尾州海部郡人弥助（闕其氏）生秀次

> 大閤下新令六條

及秀吉豊臣弥助剃髪号一路叙三位法印以秀吉餘威故秀次被養於三好笑巖其後為秀吉養子極人臣之位以驕恣故遂墜其身或曰秀次雖驕奢無叛心增田石田所讒訴然秀吉欲立秀頼詰問而殺之秀吉壞聚楽城以為荒墟而移諸侯第宅於伏見庚戌大雨洪水是月秀吉下新令六條家康利家秀家輝元隆景連署加判其一曰國守郡長之嫁娶不可私為之也必得我命而後決之其二曰列侯諸士不可私結堅盟也其三曰若有闘爭之事則以其能忍之者為善耳其四曰不拘貴賤必勿多蓄侍妾也

> 下九條法制于諸人

其五曰飲酒者以醉為期必勿大飲其六曰聽駕輿之輩者家康及利家景勝輝元隆景乃至高壽之公卿五山有才之長老也其餘縦雖為國牧而其年甚壯則不許之若至年五十則其行程一里之時籠駕可許之若於有疾則雖賤人許之又下九條法制于諸人家康等亦復加判其一曰諸公家諸門跡各可深嗜其道而勿怠于省中給仕之事也其二曰諸寺諸社其法遵前古而專修造之事且其学術夙夜勿懈其三曰天下之賦税三分二者郡主取之三分一者耕民可自取之慎莫使田畝就荒蕪也其四曰違

大閤以養女嫁秀忠

伯者正妻之外可蓄一妾又不可別求屋宅諸侯亦其侍妾者一兩人而可也其五曰隨采祿之多寡萬事之費可考其量也其六曰若有持訴書而來告者則先可問十人衆（十人衆者家康、利家、秀家、輝元、隆景、徳善院、淺野、石田、增田、長束也）十人衆召其甲乙而可敬聽之若直訴者此五人（五人者所加判之五人也）評議之而後可達于我也其七曰衣裳之紋者菊也桐也不可用之若有恩賜之衣服則可著之至垢汚而已然別不可用此衣紋也其八曰禁酒（與六條法令所載同）其九曰覆面而相往來者禁之其跋曰件件所定其必莫背戾若乖之則陷于刑辟○九月辛

未朔丁亥秀吉養故淺井長政女爲子而嫁中納言秀忠是秀頼母之妹也（後奉號崇源院殿）○冬十月明使者李宗城楊方亨猶在三浪江石星遣楊鎬見沈惟敬之所爲是度李宗城始受册使之命其粧尤美明人朝鮮人皆聚觀惟敬羨之且恨曰夫和親之議者非我則誰能之乎而今副使之命猶不降唯爲導引而行何面目而赴日本哉大耻大恚矣○十一月沈惟敬導明使到釜山浦石星屢馳使促渡日本之事然惟敬舌端飾言告渡海之難成（征倭考曰封使久羈觀望訛傳不一十一月始抵釜山）○十二月己亥朔是年朝鮮在陣諸將以和

慶長元年

明使李宗城楊方亨停蹔于釜山浦

議將成故無戰事而陣營甚靜或猿樂踴躍或開筵設宴以遊樂遣興淺野長政改若狹國封甲斐國

丙申慶長元年春正月己巳朔明使李宗城楊方亨停蹔于釜山浦宗城者貴介之子也故侮沈惟敬然宗城未熟于專對是故惟敬亦輕之宗城不堪望鄉之思晝夜悲泣黙然惟敬察之使謝隆謂宗城曰封號之事若破則卿等赴日本不得再歸也宗城聞而大懼惟敬買良馬二百七十七頭遣于日本之近島而密飼養之是爲獻秀吉而誇其名也（征倭考曰丙申正月沈惟敬辭去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蟒玉翼善冠及地圖武經又騙壯馬可三百南戈崖騎從險獻秀

吉取阿里馬女與倭合宗城欵穆子信僕從言倭叵測）是月明使猶在釜山浦

明正使李宗城逃歸國

正使李宗城爲沈惟敬被擄憂懼之心形於色惟敬彌以危言畏之宗城與其僕從相議棄其誥命改衣裳夜潛出釜山浦自間道逃歸鄉翌日副使楊方亨憑經略孫鑛奏明帝宗城既逃去惟敬大喜方亨憂恐謂我一人何爲册使而得不辱君命乎故向惟敬而泣惟敬叱之方亨恐惟敬而不敢違其言乃遣書于石星頻褒惟敬而誹宗城石星喜而白于明帝以方亨爲正使以惟敬爲神機三營添註遊擊使行副使之事且撥白銀數萬兩以爲其航海之費　從信

清正行長與明使同歸朝

錄曰遼撫鎭馳奏宗城逃去併報惟敬就縛上逮問宗城議戰守會副使楊方亨受惟敬誑揭倭情無變改命科臣往廷臣交章請罷封上責規避抗違下御史曹學程于理竟以方亨充使加惟敬神機營御爲副惟敬因得舞智揣摩巧完封局弄石司馬股掌矣

○六月明正使楊方亨副使遊擊將軍沈惟敬率從者四百餘人自釜山浦到對馬島此時清正行長等猶在釜山浦與兩使共歸朝鮮王李昖素不信和議故不欲遣使者然沈惟敬徵責之故使全羅道觀察

大閤信行長三成之讒譴責清正

使黄愼將官朴弘長同渡海而來焉○秋七月頃間秀吉召加藤清正清正附朝鮮陣營於鍋島直茂到伏見清正素與行長交惡且與石田三成有郤行長自朝鮮就三成讒訴清正曰清正負勇誇功對明人自稱日本大將豐臣清正而辱罵行長稱泉界賈人且嫉行長修和之功劫掠正使李宗城故宗城自路逃歸三成爲之附益故清正到伏見秀吉甚怒令清正蟄居清正就增田長盛陳解之長盛曰足下若與三成忘恨自令交歡則我與三成議解殿下之怒不然則我力所不能也清正曰我縱蒙重責至割腹與

京師地大震

清正馳伏見守中門誰呵三成不入

三成不可和也卿亦與彼爲黨則不可再見而早起去長盛挽留之不回顧而歸家○閏月丙申朔丁未地大震土裂水涌京師伏見大厦巨宅并民屋倒破東山新造大佛殿壞佛像亦破伏見城中良女七十三人婢女五百餘人壓死其餘死者不知其數也秀吉避出中庭雜坐婦女之中加藤清正率匠夫二百餘人早來謂尼孝藏主曰地震驚殿下無恙否清正雖蒙責爲思君之切來此奉護焉北廳及群女皆感嘆之秀吉亦吞聲清正向孝藏主自陳朝鮮軍功罵三成行長讒佞然秀吉不言清正自立中門禁出入

家康近臣加々爪政尚壓死

者時三成至清正誰何三成曰我治部也日本國中誰禁我入營門哉清正罵曰守者加藤主計頭也早來護君汝實石田治部乎何來遲哉其聲甚高秀吉聞而召三成既而諸侯群士皆至秀吉登石壁上見清正面於燈燭間感其忠志然猶未與之言良久地震止矣秀吉入殿衆皆退去今夜家康伏見館門樓壞近臣加加爪政尚（號隼人正）死（政尚上杉支流也政尚久奉仕家康屢從戰場常侍膝前奉行營中雜事政尚子忠澄仕秀忠云傳稱政尚死後家康召本多正純掌營中雜事云）洛邊寺社亦多壞戊申秀吉與家康及利家議赦加藤清正罪清正自陳朝鮮軍功秀吉感昨夜早來之志

明使楊方亨沈惟敬韓使朴弘長來

恩遇如故又遣朝鮮秀吉到大佛殿叱佛像曰夫安置佛像者為祈國家安泰也而令其身猶不能保之而摧裂何利國家哉即自彎弓射之時人或以為暴或以為快秀吉命吏曰可迎信濃善光寺佛安置此殿○八月乙丑朔壬午明正使楊方亨副使沈惟敬及朝鮮使黄愼朴弘長共到和泉界秀吉聞而大喜命大坂泉界群吏聚牛猪雞兎鳥魚若干以充其食且命曰休憩于泉界過五六日忘脩程之勞而後可來于伏見壬戌明使朝鮮使共到伏見城下小西行長及對馬守宗義智柳川調信導之秀吉令諸將警

大閤責朝鮮王子自不來謝却其使黄愼朴弘長而不見

衛街路甚嚴肅無貴無賤群聚見大明冊使滿陌擁衛誦秀吉之武威者洋洋盈耳冊使亦刷威儀錯奏管絃而入伏見旅邸是日秀吉遣柳川調信（号豐前守）責黄愼朴弘長曰朝鮮不使其王子來謝而以汝輩為聘使可謂無禮之至也罪擬擢髮我不可受其貢汝等其莫與方亨惟敬同謁焉而使驚懼依行長而頻謝之秀吉遂不肯柳川調信者宗義智家士也調信初經歷諸國而到對馬乃秀吉征島津氏而九州諸家皆獻使者賀之時對馬家老古川氏平田氏杉村氏等累世田舍人而不嫻威儀故令調信准家老為

明使楊方亨沈惟敬登伏見城

使者謁秀吉其事不滯義智得全本地由是調信屢得謁秀吉頗蒙眷遇故對馬國務及朝鮮接待悉決於調信而殆與義智抗衡○九月乙未朔明正使部指揮楊方亨（時人称楊老爺）副使遊擊將軍沈惟敬登伏見城行長義智及調信導之家康及列國侯伯各守次而坐方亨在前惟敬捧金印立階下少焉殿上黄幄開矣秀吉使近臣二人持太刀腰刀而出群臣望見而皆磐額惟敬深懼持金印而匍匐方亨唯隨惟敬之所為而戰慄秀吉勞之而使以為責已故其足趦趄其口囁嚅時行長進曰大明聘使謹可行其禮於

家康秀俊利家秀家輝元秀元秀信時人称之七人大名

是惟敬捧金印及封王之冠服且授日本諸臣之冠服五十餘具曰隨其位階而可用之其於大明所謂之衣服僅三十餘具也今見日本國牧郡宰之多而驚不得俄調之故并冊使之故衣而備其數既而冊使對面事畢而退秀吉設珍膳美酒嘉肴以饗之饗畢而使歸旅館（一書曰德川家康豐臣秀俊前田利家宇木田秀家毛利輝元秀元織田秀信及增田長盛石田三成大谷吉隆小早川隆景加藤清正小西行長吉川廣家黒田長政立花宗茂鍋島直茂島津義弘等各受明王之冠服）丙申秀吉召方亨惟敬於城中賜饗品物備矣秀吉欲耀威而著鮮赤衣裳明冠大坐上壇中央而使坐中壇右方家康及秀俊利家秀

大閤享明使鄭重諸侯陪宴

家輝元秀元秀信七人並坐其左方皆著明冠服其
餘諸侯坐南緣諸臣元列于廊下于庭上其膳羞者
從大明之禮法其膳高三尺方五尺盛以牛羊雞魚
鏤金銀飾花草參議以下侍從以上少年諸侯著華
服而進羞行酒秀吉援盃冊使拜戴之其後秀吉催
猿樂笛音寥亮鼓聲嘈雜冊使驚見之時見擊鼓者
之指間流血喚叫揚聲而問譯人曰未知是何等之
罪人而其被徵責至如此哉譯者解說之乃大笑猿
樂既終秀吉慰冊使之遠來冊使亦謝其饗讌鄭重
而歸旅館　一說曰八月晦日小西行長導方亨惟

敬到大坂秀吉令宇喜田秀家爲正使館伴令蜂
須賀家政爲副使館伴九月朔兩使登大坂拜謁
獻孔雀麝香白象黒象馬犬及金襴段子綾各百
端錦五十端繻子紗綾各二百端虎皮豹皮革青
皮猩猩皮各三十張饗畢退城往還路次奏音樂是夕秀
吉自大坂到伏見五日明使到伏見六日被召入
城賜饗而招於茶亭令富田左近接待之勸點心
令美女十五人粧衣裳配膳云云
二使退後秀吉憩於花圃之莊召僧靈三承兌永哲
令讀明帝璽書行長密語承兌曰書中恐有不協大

明帝璽書略

閤意乎善變其辭而讀之兌不肯如文讀之其詞曰
聖神廣運凡天覆地載莫不尊親帝命溥將暨海隅
日出罔不率俾昔我皇祖誕育多方亀紐龍章遠錫
扶桑之域貞珉大篆榮施鎮國之山嗣以海波之揚
偶致風占之隅當茲盛際宜纘彝章咨爾豊臣平秀
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國西馳一介之使欣慕來同北
方叩萬里之門懇求内附情既堅於恭順恩可靳於
柔懷茲時封爾為日本國王錫之誥命於戯寵賁芝
函襲冠裳於海表風行卉服固藩衛於天朝爾其念
臣職之當修終循要束感皇恩之己渥無替款誠祇

大閤聽明帝璽書傲慢恚憤

服倫言永遵聲教欽哉又有盻勅諭日本國王平秀
吉文一通秀吉聞而大怒瞋目憤激大聲曰明主封
我為日本國王固是可憎之殊甚者也我以武略既
主於日本何藉彼之力乎前日行長曰大明封我為
大明國王故我信之而既班師矣行長誘我如之其
在本朝通志于大明其罪不可勝言速可呼行長我
斬其首而甘心耳即解大明所餽之冠服而抛擲之
唐突誥命而不復見怒氣甚壯既而行長懷懼而來
秀吉極叱之其聲如雷行長對曰匪我所爲也受三
奉行之旨而悉決之耳因出數通之書牘以爲其證

依是秀吉抑憤而少止焉行長僅得脫鰐口而退秀
吉召清正及石田增田大谷曰明主遣使封我甚雖
不滿意而先姑忍之朝鮮求和者決而不許之冊使
亦不可久留之詰朝速可遣之於泉界我將再起大
兵督戒朝鮮　武備志朝鮮考曰冊使得渡海及期
引使者入見方亨前立惟敬捧印立階下良久忽
殿上黃帷開一老叟曳杖挾二表衣而出即關白
秀吉也侍衛噪呼二使匍伏老叟頗加詬讓行長
曰此天朝送禮人宜優待之始出就館次日宴冊
使惟敬方發言撤兵通好秀吉即怒曰天朝還使

僧靈三承兌永哲諫大閤而止怒

封我我不敢辭朝鮮不許和天使亦不須久留詰
朝可即發我當征朝鮮耳
丁酉楊方亨沈惟敬去伏見赴泉界秀吉憤怒猶甚
欲殺朝鮮兩使靈三承兌永哲諫而止之故放遣於
泉界行長饗明使及朝鮮使方亨惟敬胥議曰我輩
奉使千萬里不取回翰而歸則有何面目而見人乎
滯泉界數日求得回翰秀吉遂不授之促其歸帆乙
巳楊方亨沈惟敬及黃愼朴弘長共發泉界各胥議
曰我曾歸大明朝鮮之後可實告秀吉憤怒之趣不
然則誤我國者必矣答茫然罔措秀吉下令曰明春

大閤下討朝鮮令於諸將

蠻船漂著土佐浦送舁食粮炭薪

可再征朝鮮加藤清正小西行長可勤先陣山陽山
陰九州諸軍悉渡海而可督援三韓也東國北國畿
内之士卒者可改築伏見城依前月地震城崩也秀
吉憐明使之徒歸遣柳川調信賜金銀雜物于兩使
時調信密語黃愼曰來歲朝鮮征代事已定矣汝歸
國之後必可使王子來謝矣黃愼大恐告明使惟敬
猶不信之是月蠻船漂著土佐桂濱宇羅戶湊邊之
濱國守長曾我部元親聞之馳小艇問其事實則南
蠻商賈往來之船被甚風飄而檣摧檣折崑崙兒一
名黑廝俗名黑城二百五十人商人三十人許凡五百餘人皆

溺死幸免者今僅漂泊于此元親憐之與糧米酒肴
翌日馳書于增田長盛告秀吉秀吉大悅曰長盛速
赴土佐撿船中之物而悉可獻之依是長盛乘輕舟
馳至命工人記其舟之廣狹其長三十間其橫二十
二間長盛即欲撿舟中之所有時通事言曰若欲悉
撿之則可費五六日即出其目録而示之長盛見之
歸而與元親及通事議曰欲獻之于秀吉而如何之
可通事曰載之于小舟百五十艘而到大坂耳長盛
元親同之悉聚四國近邊之船以細載之長盛監之
乃到大坂以其目録先獻秀吉金襴錦五萬端木綿

布二十六萬端金襴鈍子五萬端白絲十六萬斤卯子金千五百箇麝香一箱生麝香十頭生猿十五頭鸚鵡二翼也秀吉悦捧鸚鵡一匹麝香箱及金襴鈍子二萬端于禁中其餘頒賜於摂家清華雲客諸侯大夫各有差又分界于京都大坂泉堺奈良庶人有差而取其價銀錢十萬矣且賜銀五千枚于元親銀五百枚于長盛又賜米穀八百人之料酒肴炭薪每日五百人之用於船中之南蠻人乃命船工修補其蕃舶而使歸于本國船已成矣蠻人來謝且告歸暇秀吉使人問其所欲蠻人答曰米五百石豚百頭雞

大閤示明使朝鮮使書

千匹也秀吉乃賜米千石豚二百頭雞二千匹大樽百箇雜有五十盛餛飩粉五百石長盛受命悉調以與之蠻人大悦而即歸帆○冬十月楊方亨沈惟敬黄慎朴弘長繫舟於肥前浦待順風有日時加藤清正歸肥後黒田長政歸豊前各聚戦艦催渡海之用方亨等聞而失色大驚惟敬猶言我舌存則和親遂成而已既而寺沢正成捧秀吉書而來示明使朝鮮使皆謂謝恩表也乃喜之披而見之則責朝鮮之三罪文也其詞太倨其趣曰前年朝鮮使者來虽悉述其情而甚秘大明之事而不言其罪一也我以沈惟

改元慶長

敬所乞故寛宥而王子及夫人以下而歸之然未速來謝待大明冊使之渡海而王子不來唯馳黄朴之賤价其罪二也大明日本之和交及冊使之航葦皆依朝鮮之反覆而事尤遅滞矣其罪三也四使驚懼朝鮮王李昖傳得其言大畏而不敢隠之別寫一通遣之大明請約其賜援兵○十一月甲午朔庚申改文禄四年為慶長元年文章博士菅為經献勘文摠毛詩注疏福慶正長文是月楊方亨沈惟敬與黄慎朴弘長共先到朝鮮國時朝鮮京畿道都體察使李元翼聞秀吉之再促大兵而聚兵為防戦之備逢方亨惟敬而重

問之方亨審告之元翼曰速守釜山城而日本兵士攻襲則可急破之惟敬制曰事成則固善矣然日本人者武勇絶勝元翼其難克乎初戦失利則後禍起矣子其深圖之依是元翼意迷而不得出軍○十二月癸亥朔丁亥從三位源有廣任参議楊方亨沈惟敬自朝鮮歸明國惟敬恐人之笑已而佯言曰秀吉殊拜封號之辱戴冠冕稽首而謝恩矣且施賄于行長調猩々毡天鵝絨及大小金器皿三十餘擡大書于其箱上曰日本國王豊臣秀吉所餽遺之什物也明人皆笑曰猩々毡天鵝絨者南蠻之土産也為日

本之方物尤可捧腹然明主不罪之而藏于内府石星尤信之雖然以無秀吉之謝書故人皆疑之故惟敬又到釜山浦贋撰謝表而來獻然不著其年月由是朝鮮齊言曰惟敬之僞言也惟敬慙懼（按抵中華書則方亨惟敬歸在来年二月宜以彼為正我邦傳聞之誤乎）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七十八 終

慶長二年

小西行長加藤清正進發朝鮮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七十九

春齋　林恕撰　裔孫林　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刪定

男　渡邊約郎

後陽成天皇四

丁酉、慶長二年春正月癸巳朔、是日秀吉以宇喜田秀家、毛利秀元爲征朝鮮之兩大將、丁巳小西行長加藤清正發肥後國赴朝鮮國、秀吉所令以二月爲出軍期、然行長爲解秀吉之怒、頻催航海、清正亦聞之、恐行長著祖鞭而先期渡海。○二月壬戌朔壬午、

大閤下令征韓諸將

秀吉下令於征朝鮮諸將曰、加藤清正（一萬人）小西行長（七千人）、拈鬮隔日而相代、可爲先陣。二陣也、對馬侍從宗義智（千人）、松浦鎮信（三千人）、有馬修理大夫（二千人）、大村氏（千人）、五島氏（七百人）、共可屬行長、其兵總一萬四千七百人。三陣、黒田長政（五千人）、毛利壹岐守（二千人）、島津忠豐（八百人）、高橋九郎（六百人）、秋月三郎（三百人）、伊藤民部大輔（五百人）、相良宮内大輔（八百人）、總一萬人。四陣、鍋島直茂其子勝茂（一萬二千人）、五陣、薩摩侍從島津義弘（一萬人）、六陣、土佐侍從長曾我部元親（三千人）、藤堂高虎（二千八百人）、池田伊豫守（二千八百人）、加藤嘉明（二千四百人）、來島道總（六百人）、中川秀成（千五百人）、菅平右衛門（二百人）、總一萬三千三百人。七陣、蜂須賀家政（七千二百人）、生駒一正（二千七百人）、脇坂安治（千二百人）、總一萬千百人。八陣、備前中納言秀家（一萬人）、安藝參議秀元（三萬人）、更日相爲先後。又令曰、豐臣金吾秀秋守釜山浦城（一萬人）、太田小源五可監事。安骨浦城立花宗茂可守之（五千人）、加徳城高橋筑紫、兩士可守之（千人）、竹島城久留目秀包可守之（千人）、西生浦城淺野幸長可守之（三千人）、總計十六萬一千九百餘人、今遣毛利豐後守、竹中源助、隆重、垣見和泉守一直、毛利民部大輔友重、早川主馬、首長政、熊谷内

清正率戰艦入朝鮮

藏允直盛、朝鮮爲監撿也、諸將戰功善惡强弱勿見而隠之、勿聞而隠之、雖親族朋友而不贔負、不妄稱糺正其事實而可告報之。舟師者藤堂高虎、加藤嘉明、脇坂安治監之、以四國兵可爲其援。凡百諸軍相結盟誓、勿使有相惡也。大明若出大軍去朝鮮王城五六日程而屯營、則速可告達之。我必單騎渡海悉平之、直進馬於明國、可運於掌者也。寺澤正成可繫輕舸於釜山浦、壹岐對馬名護屋而傳達諸將告狀於大坂。其間毎驛置郵。加藤清正率戰艦入朝鮮、陣於機張、先攻梁山而逐其守將、又到西生浦、周見城

諸將相繼渡海

朝鮮國王李昖及后妃王子走海州

避示牌文一紙於朝鮮人民曰日本國加藤主計頭清正受大閤殿下之命令再航于朝鮮朝鮮人民必不疑此牌文莫恐怖而退逃故先遣我臣金大夫以告焉行長兵船自釜山浦外進到豆毛等浦改築釜山舊營以豐臣秀秋爲城主且構城壘於要害爲久留之計既而日本諸將相繼渡海朝鮮人見日本大軍至而大驚國王李昖亦創往年之事率后妃王子奔海州從臣亦皆遠逃于遠境李昖寵臣柳承寵托運入糧粟芻藁於王城而遁於尚州朝鮮將官權慄不及一戰遯于東境朝鮮又大亂頻告急于大明且

聲言曰日本軍兵百萬分之爲十三州將入大明秀吉亦在名護屋中華書作浪古耶勾當諸軍之成敗駟馬日馳郵吏足茶黒田長政等諸將凡十三萬兵皆入朝鮮築城於登萊機張西生浦豆毛浦安骨浦竹島梁山蔚山加德而横行於熊川金海昌原咸安晋州固城泗川昆陽之間大明人朝鮮人共不得往來於此中故目中既蔑朝鮮然朝鮮國中以連年兵革故米穀不甚多諸將頗困焉朝鮮乞援兵於明國甚急然以比年兵戈屢起故少應其召募者既而擇將帥遣大軍於朝鮮　從信録曰萬曆二十五年丁酉二月

復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詭報去年六月十五日從釜山渡海九月二日于大阪受封即以四日回和泉州然倭責朝鮮王子不往謝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寛典副總兵馬棟報清正業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顛末委罪惟敬并本兵前後手書進御覽而惟敬辱國及本兵彌縫罪狀奉旨勘如律于是以總督尚書刑部經略䜛貴從延綏改備倭爲大將軍而經理朝鮮特勅僉都御史楊

朝鮮使僧松雲惟政來朝筆語島問答

鎬天津亦開府申警備

○三月壬辰朔壬子朝鮮使僧松雲惟政來朝問秀吉再擊朝鮮而欲請和秀吉令人責其失禮問答數回其筆語曰問曰五年前四月兇游擊會小西行長於朝鮮京城而約和平之時放還王子兄弟而又日本軍兵退去則朝鮮國王歸服于日本而分割朝鮮八道而可屬于日本之旨奏之繇玆日本軍兵在朝鮮京城者悉皆出京城去居慶尚道之海岸構城郭而竢之加之放還王子兄弟也矣大閤殿下以是自五年前至去年八月偃干戈止倭兵而竢之也雖然

國王更不有歸服于日本之意又割八道不屬日本
也又王子兄弟之中一人亦未渡海而致禮謝於大
閤殿下去年八月送卑賤之使者欲致禮謝也故大
閤殿下大怒曰是欺日本也不對面于使者也是朝
鮮欺日本乎自大明紿之乎倭兵再渡海者起于此
也此事詳可問國王之旨大閤殿下之嚴命也松雲
答云五年前日本軍兵出京城之時王子放還則國
王親渡海致謝之説實出於何人之口也割朝鮮地
屬日本之説又出於何人口也出於沈爺耶起於行
長耶日本雖擒王子而不還豈有國王渡海致謝之

理也大上官才智出人豈不知可不可義不義成不
成也而妄爲之哉知不可成而強爲之則架竹而打
天敲空而不見響其可得乎作此説而報大閤者欺
罔日本欺罔朝鮮欺罔大明欺罔三國而其庸詎容
身於天地之間耶是人則欺罔天地鬼神矣欺人猶
且不堪況欺天欺神乎此必誤國之臣也不可説我
國則未曾聞此等語也又不見此等人也大抵做事
之人則相與論議合則成不合則不成豈有此等難
做底無義事也吾將此意歸告朝廷則必抃掌也耳
又何言哉問云比年朝鮮人云朝鮮與日本交隣二

百年于茲講信修睦而或贈米穀或獻二物并財物
往來絡繹不可勝計矣雖然今日本動無故之兵矣
日本無故而非動兵也所以者何二百年之交隣講
信獻財物之事日本之天下不知之也於中路而何
人可奪之也粤八年前庚寅之歲朝鮮國王送使者
於日本奏大閤殿下曰朝鮮歸服于日本矣繇是大
閤殿下大喜曰朝鮮已歸服矣更可征伐大明國也
然則以朝鮮爲先驅借假道與城於朝鮮而通日本
之軍兵欲伐大明之時朝鮮俄變心而不借道又不
成先驅也於是大閤殿下大怒曰然則朝鮮送使者

於日本之事皆悉僞也以此罪之故六年之前壬辰
之歲動兵於朝鮮也日本非動無故之兵也滅朝鮮
者朝鮮也非日本也先問八年之前庚寅歲自朝鮮
送使者於日本是非歸服而何乎松雲答曰庚寅後
送使於日本者只是交隣通信相好而已矣非歸服
也問云其時或人奏大閤殿下云朝鮮歸服于日本
矣此事僞乎松雲答曰此時對馬島守與行長所奏
僞也欺罔日本及我朝鮮非實語也問云欲征伐大
明國之時何不借路與城於日本乎又何不成先驅
乎松雲答云我國有君臣父子而後爲屬大明之國

君臣義定誠心事大雖天地覆墜而不易也何可與日本借道而同伐大明也是臣叛君子叛父天地間寧有此理乎寧可百死也不願聞此等語也問云大閤殿下命對馬守與行長等曰可借道於朝鮮也對馬守行長等告諸朝鮮國王乎又不告乎松雲答云對馬守與行長何得以借道事進告于我國也雖有此等傳語我國只可伏死而已矣豈可得听從也是以萬不聞此等語也問云六年之前倭兵初入之時朝鮮不從日本之命不降參者何乎松雲答云六年之前日本軍兵海渡之初逢城即毀見人即殺何暇

通借路之詭何暇論從不從殺不殺也行長等報大閤之説是亦大欺罔日本也問云令朝鮮與日本和平斷絶則即時倭兵漫漫而可渡海來也然則燒却朝鮮國中而可成焦土者不可回踵也寔可知山壓卵薺泛塵塗也加之朝鮮國中人民至禽獸或殺死或燒死或餓死悉可滅却可萬倍于六年前兵事也以是國王思惟之可也朝鮮之安危即今在國王之胸中也予熟案欲調戢和平之謀王子兄弟之内一人渡日本而致禮謝於大閤殿下則和平可調戢乎以王子一人之渡海而救助朝鮮國數千萬億無量

無數之人民之事亦不可乎此事詳可告國王也又曰倭兵渡海來則朝鮮國中不餘寸地尺天群國村邑民家田畠山林竹木悉滅却而可成荒廢之地矣加之朝鮮國中金銀財寶及書籍等或散失爲倭人被奪或焚蕩不可勝計也以是審辨之是不朝鮮之不利乎思慮之每歳獻貢物於日本則和平可調乎松雲答云王子渡海事勢似不難而義則不可也以王子一身論之則宜渡海而伸禮於大閤之前以宗社論之則不可以王子送禮於君父之讐家明知決不可送也况我國王子非天子之命則入覲天朝猶

且不爲其能渡海而見讐家之面目耶然謀在於人而成在於天也不可言天而不謀也大上官則宜謀之而我國斷之以義也余歸而先與沈兆諭入慶州之意又告朝廷而取稟听命令之如何而還報是料但此意不使外人知之行長之徒欲聞上官與我等論議之事窺聞者紛紜更須愼之我亦勉力圖之大計問云前件若汝所言則以宗社之義王子之渡海義則不可也予謂宗社能鎭護國土則宗社亦可敬也宗社若不護國土則不可敬也朝鮮宗社依不護國土而比年朝鮮成亂邦也朝鮮成亂邦故國王以

無道之天亦滅之宗社亦不護之乎以不護國土之
宗社不可敬也又謂如汝之所言者三子若不渡海
則倭兵再可毀宗社也然則三子之渡海是敬宗社
也又救朝鮮萬億之人民也又曰汝之前件所言之
王子未入覲天朝何能渡海而見讐家之面目耶之
語此言無義也自往昔不聞朝鮮之王子到大明而
伸禮謝也其然乎渡海于日本之事雖擒王子兄弟
以不堪感憐放還也何不渡海而致禮謝於大閤殿
下耶古曰恩深而必報大閤殿下之恩非深乎何稱
讐耶以免赦可殺命而稱讐乎日本謂之恩也何稱

讐乎又何不報恩耶非曾報恩也助我國之人民又
保國之道也松雲答云答應問書二件一樣義不義
可不可已陳前書吾何與爾的強分指馬也只待天
下之公論耳復何言哉雖然我當勉力謀之問云上
來之條件雖不窺問于大明而朝鮮國王若受之則
王子渡海而可伸謝於大閤殿下乎松雲對云我與
上官所論事成之則渡海何難也問云汝乃上京城
則何時下來耶急速可下來也正可告時日也松雲
答云上京而事之成不成消息則先下送于蔣啓仁
使之傳通我則待事勢有為然後下來矣問云何月

明帝以劉綎麻貴為南北大帥以救朝鮮韓人李昖受明帝之命為新總督

何日可來耶若我意者四月二十日可來也松雲答
云亦未可期也隨時善處為料既而松雲歸國（按此筆記拙而難解姑用舊文不強改正之蓋誰人所記否或其五山禪僧所筆乎）○夏四月明帝
以邢玠為經略揚鎬為經理劉綎麻貴為南北大帥
促浙東浙江四川廣東兵士而救朝鮮李昖受明帝
之命為新總督即使左兵使成允門防禦使權應銖
在慶州防烏嶺之敵使右兵使金應瑞在宜寧禦釜
山之敵使統制師元均領舟師拒竹島加德之敵沈
惟敬往還於大明朝鮮之間猶欲成和議明帝囊語
惟敬曰可急徹日本之兵秀吉又令行長等責惟敬

島津義弘受大閤之命入深山獲虎

大明諸臣咎議罪大司馬石星下獄

曰不附全羅慶尚忠清三道於我則和親不可聽焉
惟敬惘然不知所為秀吉欲得虎肉為藥而命朝鮮
在陣諸將島津義弘獵深山放炮追虎兩虎躍出多
害人福永氏（號休左衛門）從虎後執其尾卷于松樹不放
之長野氏（號六兵衛）拔劔殺一虎一虎怒吼安田氏（號九右衛門）
拔劔進刺虎口貫其喉殺之而獻之京師秀吉喜
以合藥而賜感書於義弘○五月加藤清正小西行
長遣柳川調信於伏見調信謁秀吉曰大明諸臣咎
議曰日本再侵朝鮮全是石星之罪也石星聞之責
沈惟敬惟敬曰日本非負我國之命唯依朝鮮之失

禮也我無奈之何徐成楚難之曰起軍數十萬浮海數千里其勞不容易豈爲失禮而已哉於是諸臣皆歸其罪於石星遂下獄司馬石星遂死　從信録曰五月九日麻貴將軍抵遼陽十八日望鴨緑東發所統兵止萬七千人請濟師經路疏請募兵川浙并調薊遼宣大山陝兵而劉綎督川漢兵六千七百聽防剿與麻貴各建牙麻將軍密報候宣大兵至剿倭未備先取釜山經略謂一取釜山則行長擒清正走此奇着快人而勢未可秉初擬揚元呉惟忠分屯全羅之南原慶尚之大丘慶州大將軍駐王京

居中調度而南原城圮盡樵芻不繼慶尚一道半爲賊據孤軍難入乃撤揚元遣餉整理南原呉惟忠扼忠州

中納言小早川隆景逝

○六月辛酉朔壬申中納言小早川隆景逝秀吉聞甚惜之養子豊臣秀秋襲領筑前國隆景臨終遺言輝元曰天下雖崩離請君莫與焉唯堅守其領國而可也必不可遺忘矣何則毛利家若有包擧宇内之勢則固可也然無包擧之勢我熟察之後來若出領國專干戈之事則匪趨國削而已身亦危矣又遺言秀元曰足下再爲征朝鮮之大將武門之榮何以加焉必勿忘大閤恩秀吉遇隆景甚厚與輝元同等然隆景於輝元不失君臣之禮秀吉欲令隆景任中納言然慮其固辭而先奏而勅許之後召而面命之聞其沒曰隆景才謀勝於平重盛遠矣衆皆曰隆景固堪爲山陽山陰之鎭也秀吉曰豈啻山陽山陰而已哉吾失日本國中之鎭也隆景既沒秀吉以上杉景勝代之列五老秀吉謂調信曰朝鮮不聽我言者依全羅忠清二道猶完也諸軍進入全羅多聚粮米屠抜諸城長驅大進矣事若難成則先歸慶尚而經固城入西生浦屢進兵于敵地竭力而戰我兵雖多死

大閤云隆景才謀勝於平重盛遠矣

大閤遣調信傳令清正行長而進兵

而不顧必可建大功矣若不從我言則汝等妻子皆在日本我磔裂之耳清正行長聞而大驚又使調信白于秀吉曰近日大明大兵既到全羅其勢固難當矣秀吉大怒曰往年李如松屯于開城之時我兵一瞥之間攻屠晋州城又何懼之有秀家等自宜寧晋州向全羅秀元等自慶州經密陽大丘向全羅夾撃而可也清正行長何孱乎聞明兵之來而生恐怖之意噫有飛蓬之心夫調信歸而言之清正行長敬聽命沈惟敬猜朝鮮僧松雲惟政裁書贈清正曰邢玠率七千萬兵既赴朝鮮公等諸將速徹兵而可也清

明沈惟敬贈清正書

沈惟敬遣僧于清正臣金大夫而求和親

正時在西生浦即寄答書曰松雲告我以明兵之來進是我所願也夫朝鮮兵士者懦弱而不能彎弓列楯於我兵故我心欝塞固嫌之矣而今年明兵相逢快戰急擊則朝鮮者置而不論進旗于明京悉焚燒之不可食言我身之怡幸何加於此哉唯恨明兵來之晚矣我聚兵而竢焉惟敬及明兵朝鮮人共見之駭騷彌不安其心惟敬又密遣僧于清正臣金大夫而求和親辭氣尤懇然金大夫不從其回翰與清正之意相同由是惟敬術盡力窮邢玠素惡惟敬深矣故欲執之而恐彼奔日本告大明之事情由是先贈

以安惟敬之心然惟敬猶疑之欲奔釜山浦而無便邢玠使楊元率三千兵赴南原謀于吳惟忠麻貴及朝鮮將元均防惟敬之逃于釜山惟敬猶有從兵二百人故邢玠恐其衆夜而遁遣別兵二百人而強代之惟敬銜之即遣要國安張龍二人於釜山說行長以歸降之事行長同之適日柳川調信率五百人遣人于宜寧而召惟敬時朝鮮斥候抑留之張龍自間路進見惟敬而勸其行楊元聞之曰事已急矣馳騁到宜寧見惟敬馱狐貂而進行問曰日本如何惟敬曰和親其不可成矣楊元曰不可成則吾子何不明

明將楊元執沈惟敬

言于邢玠乎惟敬曰我往慶州與清正交話月餘而歸特惟敬顏色甚變楊元察其逃走即聚其兵回惟敬馬相圍而歸丹城邢玠即奏于明帝以下惟敬於囹圄　征倭考曰沈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釜山宜寧與倭合撿事不諧便舉足入倭經略向切齒謬爲慰藉惟敬漸移南原去釜山七百里經略即以屬楊元先假更換撤其營兵後惟敬聞上罪石司馬而倭酋平調信益兵進犯乃以爲赴宜寧會行長以走倭調信果於六月以倭兵五百來迎楊元聞即襲執之惟敬執而倭嚮導始絶

惟敬自獄中使人啓攻利于行長

沈惟敬恨楊元捕已而自獄中使要國安告于行長曰南原城者楊元及全羅道兵馬節度使李福男所守也城中兵士不多足下與諸將合攻之則城必陷矣南原東有雲峯鳥嶺南有三浪大江路通于金海竹島是朝鮮要害之地也足下須置騎兵於此其右有閑山島邢玠使遣兵三千守之陳愚衷以二千兵在全州朝鮮將金應瑞李元翼在雲峰權慄元均在閑山島邊皆爲南原之援勢足下若分兵當之而後攻南原則彈指之間可立拔屠之功矣行長亦素欲取南原而受秀吉之感賞故聞之大喜即與諸將相

明使徐一貫來名護屋

藤堂高虎脇坂安治加藤嘉明擊巨濟番船燒之

議將攻南原城然大雨連日不休故不能發途（是年明主萬曆二十五年也同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惟敬遂伏誅○按文祿二年明使徐一貫來名護屋慶長元年沈惟敬到大坂伏見二人共慕遊擊將軍故俗稱遊擊再來日本非惟敬再來也）○秋七月庚寅朔丙申日本諸將出自熊川向巨濟（俗謂唐島）之朝鮮戰艦千艘欲遮之藤堂高虎加藤嘉明乘輕舟而進戰高虎先取船一隻脇坂安治聞之進船諸軍皆至各取船凡數十艘辛丑島津忠恒（義弘次男）從義弘會諸將于巨濟甲辰諸將爭擊巨濟番船藤堂高虎脇坂安治先期發兵於巨濟與番船戰時加藤嘉明見一大艨艦有引弓擧戈以待我兵而飛入獨舟力

戰手所斬殺數人敵欲擊嘉明嘉明甥權十郎及從兵亦攻入遂取其舟於是敵船多退我兵逐擊之嘉明怒彼輩之欺已且欲誇其武勇故又向一戰舟時嘉明蹶而落海抱舳而躍上苦戰又取其舟箭中嘉明之股血流太甚而不顧信濃守鍋島勝茂來見而勞之嘉明曰我取大船足下見之乎意氣凜凜高虎安治亦各取船諸將繼進以炬火投之燒番船百六十餘艘得首數千人朝鮮人馬或傷或溺殘黨逃去既而熊谷内藏允直盛垣見和泉守一直早川主馬首長政竹中源助隆重毛利民部大輔友重太田飛

大閤賞嘉明高虎之功各加采地高虎一萬石併舊領八萬石

彈守一吉福原右馬助長堯記諸將切報捷於秀吉諸將各爭功時高虎曰今日先登之功在我耳嘉明進出按劍睨視曰高虎何言哉今若出一言則我必一刀急試以決之而已舟師之捷不在我乎其忿眼如炬高虎亦怒坐中皆和解之左右翼蔽令高虎不敢言故無事而止高虎安治從士死者多撿使等連書以示高虎以爲唐島奪番船之捷第一由是嘉明高虎絶交（此後秀吉賞嘉明高虎之功各加采地高虎一萬石嘉明三萬七千石且諭嘉明曰他後有諸侯聽拙者則放逐之可以汝爲國主乃賜鳥銃五十挺）元均與明兵相約欲攻釜山浦城行長聞之率兵襲破元均水軍進取

嘉明三萬七千石併舊領十萬石

韓將元均與明兵相約謀攻釜山浦

日本諸將向南原城韓將權慄李元翼不戰而走

閑山島由是舟師之便最善矣日本舟師既亂入于光陽豆耻津丁巳諸將向南原城自全羅慶尚忠清三道而進以宇喜田秀家爲大將而小西行長爲先鋒島津義弘蜂須賀家政長曾我部元親加藤嘉明生駒讃岐守等五萬兵從焉毛利秀元爲大將加藤清正爲先鋒黒田長政淺野幸長等五萬人屬焉發慶州過密陽大丘入全義館欲與王城明兵相戰也豐臣秀秋在釜山城遣山口玄蕃允伊藤雅樂助南部無右衛門等八千人與秀元清正相共進兵于忠清道權慄李元翼雖屯于雲峰不及防戰皆逃于東

明麻貴將軍至碧蹄議防戰策

境

從信録曰七月麻將軍至碧蹄計至王京去釜山千四百里而南原忠州並相去數百里勢難趨搗且行長營釜山清正營西生浦如破釜山陸路必由梁山梁山西北有峻嶺止容雙馬路險絶南有三浪大江直通金海竹島二處皆咽喉地倭並伏勁兵水路必由巨濟加德安骨三處亦咽喉加德安骨有倭船鱗次巨濟尚無兵屯此應先據恐一過梁山三浪江倭水陸各一枝在梁山東西扼險吾後無應援而機張等兵自東來益不可當如破梁山陸路自西而東則由東萊機張自北而南則由慶州蔚山此路東南大海西北山嶺稻田止可用步兵水路必自東而西由長鬐耳浦開雲長鬐水兵極單弱倭所依者水而水戰不利正兵須東西各水兵一枝牽其回顧陸兵方可衝突仍一軍屯南原捍全羅一軍屯大丘扼慶尚一軍屯全慶以晋忠宜寧爲中堅然後分向釜山機張兩陸路水兵東西四面齊發此正著而兵粮不齊疏闊上諭與經理圖進止大學士張位等請于開城平壤開府屯田西接鴨緑旅順之師東爲王京鳥嶺之援因山鼓鑄以資軍須又言招南兵不若求南

大泥國使沈德來

將傳示朝鮮其王處中朝吞併乃疏稱朝鮮舊有三都漢城開城平壤也今並殘破所居漢城亦荊棘未除小邦形勢全慶二道爲重慶尚門戸全羅府藏也無慶尚則無全羅無全羅則雖有他道終無所資以爲根本斯乃倭所必争我所必守倭若據全羅遠之西海一帶近之珍島濟州皆爲窟穴縱無所不通便風一二日抵鴨緑即開城平壤未足爲固往在壬辰倭陸抵平壤又從水犯全羅統出西海幸舟師扼于閑山島今倭據左右道而釜山西生浦爲其巣穴對馬釜山間海洋數百里爲其粮道得于慶尚要害設險屯積兵餉時以輕兵相機攻剿從陸地以蹙其勢而又以利艦鋭卒出沒海上邀截其後庶幾有濟若屯田則地土嶢峭終不如南方議遂寢又曰倭數十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等窟放丸如雨殲朝鮮郡守安弘國已復往來竹島漸通梁山熊川云云倭已奪梁山

○八月庚申朔癸亥大泥國封海王噝哩噠哩哪使者沈德來（具相國寺記不詳其歟）秀家行長等整軍列將攻南原城時拈鬮欲向全州而絶南原之後援義弘嘉明

秀家行長攻南原城楊元李福男固守

小西行長先登入城楊元走李福男戰死

島津義弘加藤嘉明攻取全州城主陳愚衷走

得闌由是兩將率兵向全州故全州守將陳愚衷不能救南原辛未秀家行長率四萬餘騎攻南原城城將楊元及李福男固守焉鳥銃半弓亂發不已攻之四日城尤固矣於是行長等暫退陣而遠攻焉城中見之以爲忘累日之困羸故各解甲冑而安臥乙亥小西行長麾兵攻南原進破南門而入秀家及蜂須賀家政長曾我部元親生駒一正藤堂高虎加藤嘉明等各爭進入城楊元在帳中驚遽不及著衣磐礴跣足而逃出李福男戰死秀家行長亂入于城中斬首三千餘級生口亦不少即遣人于釜山馳捷書于

日本行長兵威大振島津義弘加藤嘉明進攻全州士民聞南原既拔驚懼逃去陳愚衷制之士民大起急攻全州燒倉粟而逃散于四方愚衷彌懼既而義弘嘉明競至愚衷棄城而去義弘嘉明追擊斬首殆千級遂取全州聚蓄米穀鐵砲弓矢而暫休焉此役義弘謂其從士曰我子忠恒少而剛必其見斬獲之功我前既衰久保今若喪忠恒則老而誰依必其勿令彼深進及臨戰義弘手斬三級義弘謂左右曰勿令忠恒知之然忠恒聞之甚以爲遺恨單騎而馳入全州城愚衷既去無一人在城忠恒不平而歸征倭考云

明經略邢玠奏陳愚衷敗于其帝

毛利秀元黑田長政

全州有陳愚衷忠州有吳惟忠各扼險而全州去南原百餘里勢相掎角愚衷初至州無斗糧及勸十里外山寨中多貯米豆弓矢蓋朝鮮苦我兵甚於倭不欲在州遠貯山谷者恐倭至又爲寇助也南原告急愚衷懦不發兵聞已破而州民爭竄棄城去邢玠聞南原全州之陷而奏陳愚衷罪于明帝又責李昖曰日本攻伐朝鮮者是大明之耻也故夫兵數十萬暴露既久矣然李昖及群臣無戰心既背主辱臣死之語是度南原全州之敗者皆是李昖之過也李昖驚懼促八道之兵以從邢玠之命

武備志朝鮮考曰是時朝議以朝鮮不自奮激責其王苟獎率三軍死守社稷當大發兵餉以助討賊如自輕宗廟竄伏草莽求緩須臾中

國豈得代爲兩戍弗持兩端以誤機務朝鮮王具言誠欵請躬服櫜以待指揮○征倭考曰麻將軍急遣遊擊牛伯英赴援與愚衷合兵屯公州倭遂犯全羅逼王京王京爲朝鮮八道之中東隘爲鳥嶺忠州西隘爲南原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弱固退守王京依險漢江麻將軍日夜造筏通我歸防倭暗襲而發兵守稷山朝鮮亦調都體察使李元翼由鳥嶺出忠淸道遮賊鋒經理身赴王京躍馬諭以死守人心始定

是月毛利秀元黑田長政等諸軍自慶尚道赴全羅

遂兵到全義館毎戰捷

長政家臣栗山後藤與副総兵解生参將揚登山遊撃牛伯英接戰大捷

道進到全義館去王城不遠時副総兵解生恐日本兵直入王城分其兵于稷山水源両處以欲防之黒田長政勒先鋒而進朝鮮兵士恐我兵之勇守城而不敢出焉秀元等所向無敵而長政忽與解生相逢長政家臣栗山備後守後藤又兵衛率五十騎急撃解生時參將揚登山遊撃牛伯英來救圍之栗山後藤不敢恐與解生登山伯英三將相接東撃西突左旋右轉潰圍而出長政見之自督二千兵而進撃秀元先陣亦繼進解生等辟易而逃李益喬劉遇節進兵來援解生得力復戰長政奮撃破之秀元及諸將

明軍聘使价贈鷹於長政

整列自後而進解生即速退兵此戰明兵死者萬餘人日將落矣故長政等亦不追之明軍聘使价至于再三贈隼鷹于長政蓋其意欲請和也○從信録曰九月副將解生游撃牛伯英頗貴設伏于稷山水源相戰各有斬獲參將彭友徳等亦報追倭至青山獲級百七十六軍聲益振經略乃移郎中董漢儒屯義州海防使蕭應宮屯平壤又聲言調南北水陸兵七十萬且暮至福廣浙直水兵直搗日本倭聞風遂不敢進行長退井邑離王京六百里清正踰竹嶺退慶尚離王京四百里　按此一戰與平壤録及我國傳記不同

秀元撃破明韓大兵斬三將

戸川肥後守懐士民粮薪充

毛利家記曰秀元督軍到天守先鋒黒田長政與大敵戰殆危秀元馳救而斬數千人明軍請降而退秀元進到公州入遼東時秀吉使來曰可退軍於釜山由是秀元班師到文儀明兵朝鮮人數萬追之秀元還戰撃破之斬數千人獲其將首顔色不變如生者又秀元屯昌州夜半明人襲來秀元撃走之斬其將又攻世虞州州守楊禄奉以勇聞者朝鮮両度之役獲倭首七十餘級云固善戰善拒部兵亦多秀元突戰忽斬禄奉部兵逃走秀元追撃之宇喜田秀家家老戸川肥後守逹安再從秀家赴朝鮮爲一隊將嘗

屯一邑邑民逃隱肥後守曰非殺汝也其勿恐焉乃出木標六百分與之曰持之則其無害傷焉士民大喜以油紙褁之係于頸以安其心於是四民雑沓皆交聚于肥後守營故米粟豊矣材木満矣炭薪積矣魚肉足矣每事無不足者既而肥後守移于他營別人居其營時士民繫木標來曰肥後肥後其人曰汝何謂乎即捕而殺之自是而後朝鮮士民皆曰日本人者虎狼也不可觸近其軍法不定矣皆躲避于山中也　其後肥後守歸朝之後謂人曰昔神功皇后以弓削畫巨石曰高麗王者吾日本之狗也其石今尚存觀于高山上云

宇喜田秀家築順天城遣小西行長守

宇都宮國綱與淺野長政有隙

之且爲南面先鋒又築蔚山城遣加藤清正守之毛利秀元築梁山城黑田長政與其父如水守之其餘諸壘各分附諸士修築之秀吉使者來曰築城終功則守城者之外秀家秀元以下可歸朝而休衆皆悦秀吉命五山僧徒修佛事於新善光寺（即東山大佛殿也）吊大明朝鮮亡卒頃間宇都宮國綱與淺野長政有隙往歲長政撿奥州地往還滯留宇都宮時國綱畏長政權而約養長政三男長重讓家領然經歲不果國綱家老芳賀氏曰紀清兩黨宇都宮累世部屬也紀黨者益子爲之長清黨者芳賀爲之長若國綱無子

國綱國除命朝鮮役

明將李如梅襲星州各城

明將邢玠楊鎬麻貴議軍事於朝鮮王城

則芳賀益子可繼其家何使他家人繼之哉國綱不能制之而違長政之約秀吉聞之大怒○冬十月己未朔辛未秀吉召宇都宮國綱悉除其累傳采地而遣於朝鮮國以贖其死罪是月麻貴使李如梅入星州各城而襲之星州者筑紫上野介久留目秀包守焉南部無右衛門等出星州而退軍忽與李如梅相遇如梅進擊不已上野介秀包等防而卻之而後日本兵士以嚴寒荐臻故暫納兵衛○十一月明經略邢玠督諸軍渡鴨緑江到朝鮮王城與楊鎬麻貴議軍事日本諸將聞明兵之大至而遣偵卒覘其動靜

此時行長在松島清正在蔚山清正爲築城于蔚山暫監經修之事其後清正欲構水路之諸城故往西生浦而在機張加藤清兵衛留于蔚山秀元兵加焉故明人皆謂清正在蔚山也此時秀元在釜山秀元在梁山畔其餘秀家黑田長政小西行長淺野幸長等諸將在朝鮮者凡十三萬餘人邢玠分其兵爲三協左協者副總李如梅馬步一萬三千六百人盧得功董正誼茅國器陳寅陳大綱屬焉中協者副總兵高策馬步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人祖承訓頗貴李寧李化龍柴登科花進忠吳惟忠屬焉右協者副總兵

李芳春解生馬步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人牛伯英方時新鄭印三戡盧繼忠楊萬金陳愚聞屬焉彭友德楊登山擺寨張維城等者爲救三協故別爲遊兵監軍者監察御史陳效也朝鮮軍士亦屬三協矣鐵砲一千二百四十四位火箭十一萬八千支鐵砲火藥六萬九千七百四十五斤大小鉛玉百七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十七斤遼陽分守張登雲運之其餘三眼銃鐵鎖筤銑悶棍火箭團牌佛郎機等兵器皆收聚之軍法尤嚴　從信録曰上復賜經略尚方劍重事權經略乃令麻將軍同經理諭左右協自忠州爲

明将邢玠等率大軍攻蔚山

嶺向東、安趨慶山專攻清正、恐行長自西來援、令中協兵馬近宜城東援三協、西扼全羅援倭、又于三協中摘馬兵千五百、同朝鮮合營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鼓、詐攻順天等處、以逼行長、我師陸路粗備、独水兵屢撤不至、

○十二月、邢玠登壇祭天地、厚犒諸將而放數万鉄砲、其儀厳粛、既而楊鎬麻貴帥三協兵赴慶州、將攻蔚山、蔚山南有島山、清正兵守之、麻貴高策呉惟忠於彦陽梁山以遮蔚山釜山往來之路、時肉戸備前守浅野幸長太田飛弾守為入蔚山、故陣于彦陽、先

遣斥候、窃見明兵之氣勢、高策呉惟忠兵見之、大進悉殺斥候、幸長聞而怒曰、今既雖入蔚山、見斥候之多死、不逢敵兵而歸、則恐有後嘲也、即欲進馬、肉戸太田同止之曰、幸長之言、固武夫之素志也、然明兵可多矣、今以我小兵往撃之、則何有利乎、唯速入蔚山而可也、幸長時年二十二、勇氣甚盛、故不用肉戸太田之諫曰、我不見敵、則其不歸矣、即自操毳而進、肉戸太田亦共發怒、與明兵相値、明兵察幸長等之寡兵、重圍而斬翦幸長、肉戸太田奮戰馳出、明兵追之、幸長等且戰且退、其間三里、幸長被創數矣、於蔚

李如梅楊登山先登攻蔚山不利李方春解生殆危

山近邊既欲戰死、此時亀田大隅守幸長家臣撃殺敵將、敵軍乱散、時加藤清兵衛開城門迎之、依是幸長太田飛騨守得入蔚山、肉戸備前守者被明兵隔而不得入城、轉自間路而入、加藤清兵衛馳驅于城中、而監諸事、幸長守城西、毛利秀元分兵使守島山、太田飛騨守為遊兵焉、城中糧粟不多、且近郷之商人民黎驚明兵之大至、携其妻子皆入城中、故穀粟尤乏、李如梅楊登山率兵攻蔚山、遊撃擺賽帥五百騎來到城壁下、相共競進、城兵見之、鳥銃乱発、鬨聲喧闐、而後一萬人同出城門、齊及突戰、擺賽逃走、城兵追

之、明兵多聚而圍之、城兵大戰撃走之、速歸城、是時城兵死者四百人、明兵死者三千餘人也、蔚山島山之間有一河、李方春解生浮舟於此河、放火于近里、秉煙欲攻入城、城兵察之、急放鉄炮、方春解生之舟蕩溺者四五艘、死亡者多矣、方春解生僅免而歸、

征倭考曰、經略與麻將軍於十二月二十日會慶州、探倭屯蔚山、蔚山之南島山並不甚高、而城皆依山險、中一江通釜寨、其陸路則由彦陽通釜山、麻將軍欲專攻蔚山、恐釜倭由彦陽來援、令中協高策呉惟忠等扼梁山、左協董正誼等赴南原、張

加藤清兵衛令木村賴母告急清正清正冒死地歸蔚山

疑又遣右協盧繼忠兵二千屯西江口防水路援於二十三日從蔚山進攻遊擊擺賽以輕騎誘倭入伏獲級四百餘倭盡奔島山於前連築三寨

加藤清兵衛欲遣使于機張召清正因擇其价時幸長臣木村賴母曰我請往焉即馳騁逾日到機張見清正而語之清正即下令曰速可促輕舩我出日本之時與淺野長政相約幸長可相救之事而今幸長若死則我何含耻再歸日本而見長政乎我亦必死耳我未到蔚山之前幸長若既死則我與明兵戰死而可報長政生來之約于泉下而已即率五百餘騎

明將麻貴茅國器攻島山不剋

而赴島麻貴茅國器合兵進攻島山破壁柵而欲入城城兵大防之銃發矢下無不中者麻貴茅國器力竭而退麻貴又率大兵攻島山島山崛曲而難登島山守兵放銃如雨明兵顚沛退走麻貴怒勵衆復進城兵轉大木巨石以亂投之明兵擾散城兵又飛鳥銃百發百中由是明兵死者傷者不知其數麻貴恐全師皆沒而空還兵　從信録曰二十四日游擊茅國器銃淅兵先登連破之獲級六百六十一倭堅壁不復出島山眡蔚高右城新築堅甚我師仰攻多損傷諸將曰倭艱水道餉難繼茅國守之清正

可不戰縛也經理以爲然分兵圍十日夜倭亡嗌紙充飯

明軍急攻蔚山俗称漢南百萬人是也

清正率五百騎乘船十艘將入蔚山明兵皆恐清正之勇敢而不欲防留之時清正被銀帽子兜鍪挾陌刀立舟頭指麾兵士遂入蔚山城城中大喜勇氣十倍明軍自二方相進而急攻蔚山其兵數十萬俗曰漢南百萬人　清正守本城淺野幸長太田飛驒守守第二壘而第三壘不得其守三ノ屋氏号四兵衛曰城堅兵器足糧不乏且清正在城雖一萬人何恐之乃守之既而明兵蟻附于壁下城兵投木石放矢炮明兵中觸者

或摧兜鍪或斷頭顱一隊退則一隊進每隊各數萬無尺地非人然清正幸長等敵來則拒之敵退則休明軍屢敗稍疲邢玠復益兵攻圍之明將楊鎬部下議曰以力攻之則唯損兵而功其不成矣想夫城中水利不便且粒米不多諸軍若圍而遠攻之則城自陷矣楊鎬同之於是明兵共圍城而列營焉然後城中水乏故夜中密汲池水池中多死屍其水混血城兵飲之以助渴既而糧又盡初呑紙嚙壁土以充食又殺牛馬而食焉其後城兵潛出城搜檢明兵死者之腰僅得燒菓牛炙而歸以爲食飢困甚矣清正見

之為誘明兵故遣使于楊鎬曰日本大將加藤清正與大明大將楊鎬相戰有日矣我憐群兵無罪而死者是故我親對楊鎬而後罷兵楊鎬大歡曰清正勢盡乞降然我不赦之而縛之獻明帝耳聞者皆開眉既臨其期楊鎬先往其地而待焉頻招清正清正蒙銀冑刷其軍粧將往會時幸長來固止之曰公其勿出焉楊鎬之心不可料察則會面之時彼使力士急捕之則諸軍縱奮健勇無益矣若又公與彼堅約而不得不出則彼何能知公之形狀乎不可互認也我代公而往耳清正謝之清正家臣毛利家援兵亦皆

毛利秀元聞蔚山被圍帥師向西生浦

曰幸長之所言信然矣因是清正心服而不出即遣人于楊鎬而言之楊鎬大怒驅聚士卒欲急攻蔚城而寒氣甚重故軍兵不敢從旨（世傳楊鎬清正約降贈答之尺牘然文字鄙陋似偽書故不載於此）從信録曰倭從隙用礮發必中彈皆碎鐵爲之中多疊雙徹我師稍怠佯約降緩攻而行長來援行長亦慮我襲釜營止選鋭倭三千虛張幟蔽江上

毛利秀元聞蔚山被圍帥師向西生浦黑田長政爲先鋒其父如水守梁山數日而蜂須賀家政加藤嘉明生駒一正毛利壹岐守熊谷内藏允竹中源助山口玄蕃安國寺惠瓊等來會西生浦指望蔚山則圍兵如麻如葦如蟻如蝟秀元高捧標幟城中望視大喜秀元與諸將謀蔚山後援之事然群議未決故延及明春

慶長三年

米津號清右衛門

西村作藏今藤九郎

戊戌三年春正月丁亥朔戊子源内府感瑞夢詣石清水八幡宮（内府家士米津氏在江戸其妻夢倭歌謂春往洛花散盡東松獨榮）己丑毛利秀元發西生浦向蔚山諸將屬之其兵凡五萬屯高山望蔚山知城猶堅甚喜行長亦率兵三千發船于順天而救蔚山庚寅秀元令家士西村氏（號作藏）今藤氏（號九郎兵衛）赴蔚山戒之曰若爲圍者被擁則無

兵衛突敵圍入蔚山告援兵至

戰而早歸若有間隙則入城可告援兵到此二人健步而往路有大河堅氷凍合二人履氷濟河到城下圍兵十重二人窺間隙得入城告援兵近至城兵大喜秀元與諸將議軍事山口玄蕃曰秀秋守釜山秀家守順天二帥共不輕動然則秀元亦帥也唯守西生浦令諸將救蔚山而可也秀元不聽而自欲先登黑田長政加藤嘉明蜂須賀家政皆曰足下爲元帥而自爲先登則我輩被族請許我輩先登秀元乃以三將爲先登（一說曰秀秋亦出釜山浦率兵會焉諸士僉曰釜山者我兵之本城也城中若虛則臣等失後拒也不若速歸秀秋不得已分兵士以附山口玄蕃允往會秀元而身歸釜山玄蕃到西

秀元長政嘉明家政一正毛利直茂等分隊向蔚山明將楊鎬解圍班師

生浦焉秀元独立功故欲令秀元留西生浦也秀元與諸將議發兵於蔚山曰敵甚多我兵寡請試分我兵爲五隊自四面並進然則敵亦分兵拒之分兵則陣列必乱乘其乱而擊之則必克諸將皆同之於是黒田長政爲先陣加藤嘉明爲二陣秀元爲三陣蜂須賀家政爲四陣生駒一正爲五陣毛利壹岐守熊谷氏竹中氏爲六陣而鍋島直茂爲一方別將各相勵曰此戰克則揚名於異域若敗則縱歸朝亦亡家其勇氣凛々既而秀元遊長政舍時敵放砲其大如橙進膳之間揚鎬望見援兵至大恐不及分兵之策夜中俄解圍班師清正

諸將追擊大克独具惟忠茅國器苦戰

不知之故不追之辛卯長政嘉明等進旗交風雲揚鎬驚遽逃去於是長政嘉明等與清正幸長併兵追之秀元直茂家政等諸軍繼之乱擊斬首五百餘級直茂乘勝遠追之家政留直茂曰足下老將也何遠進退哉又抑秀元曰總督何不班師哉由是諸將不追然從軍猶爭競呉惟忠茅國器忘身而苦戰故明兵得不悉死矣然其兵噐馬旗弓矢鳥銃棄捐于路頭者車載斗量不可得盡揚鎬之汚名傳布於世間也傳稱此役吉川廣家在秀元之軍終率寡兵過黒田長政之軍營長政驚曰秀元之軍距此遠矣

知何而來乎哉廣家無言而過翌日欲渉河而急入蔚山諸將見之抵掌曰彼何人乎先我衆乃相勵急入蔚山得勝經日諸將論功時清正曰我在蔚山而見一旗之疾進而不詳誰某不知何人乎哉黒田長政曰藏人吉川廣家也嗚呼起諸士者也清正感之且告廣家曰卿旗紋不分明願易之廣家曰願賜足下之旗紋清正喜而授之廣家設宴謝之而後廣家謁秀吉於伏見秀吉授書以賞其先衆而進

蔚山圍解清正謂諸將曰我雖受重圍經一年爲彼

蔚山捷報達伏見

明將刑玠聚諸軍於王城以謀再擧

等不可被陷然蟻同烏合難得壘之望敵群顧援兵數之則不及十之一故唯恐彼分兵抑城而群擧以擊援兵則公等雖勇猛爲彼被屠滅者必矣然大敵不戰辟易亂走是大閤殿下餘威所以廣覃異域也不然則諸將得立大功哉衆皆曰然丁未蔚山捷報達伏見秀吉大悦賜感書於秀元且其家士屬清正守蔚山者各褒賞秀元聞明敗軍兵在慶州欲往擊之然群議不決而止秀元移守蔚山而令加藤清正憩於西生浦刑玠聞揚鎬不克拔蔚山而大怒悉聚諸軍於王城以謀再擧且奏揚鎬罪於明帝而罷

其官。　征倭考曰經理楊鎬倉皇撤兵倭襲兩協棄輜重無算經略乃移各兵回王京圖再擧而贊畫主事丁應泰疏劾楊鎬喪師黨欺上罷鎬命兵科左給事中徐觀瀾往勘併劾大學士張位閑住以位密揚薦鎬奪情破倭今乃明欺憤事故也經略以前後缺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講海運爲持久計武備志朝鮮考曰水兵寡故不足禦鎬震懼議正月初四撤兵先一日輕騎逃去士皆奔竄清正躡之損失過半以是鎬罷歸

北廳觀醍醐花

大閤使德善院玄以等監醍醐經始之事

其條令七

秀吉召德善院玄以曰今春欲使北廳見醍醐花而慰其心也汝以爲何玄以對曰固可也大閤曰然則告之北廳矣即遣尼孝藏主于北廳而告之北廳大喜裁書以謝之於是德善院玄以淺野長政增田長盛石田三成長束正家受命監醍醐經始之事秀吉諭七條令於玄以等五人其一曰三寶院之小壞者可補葺之所大壞者可改築之其二曰院外五十町每三町必可列弓炮而警守焉其三曰自伏見到醍醐其路邊可結埒其四曰點檢諸寺有破壞之坊舍則必可新修之其五曰院内院外芟治其勿怠矣其六曰饗應等可使其資給饒足也其七曰土民庶人

大閤移蒲生秀行於宇都宮

大閤加賜上杉景勝之領地

明諸將到朝鮮防備

及旅客之往還勿使有大閤也玄以等敬聽之○二月丁巳朔乙丑秀吉以蒲生秀行年少不堪鎭撫奥羽改除太沼安積二本松等郡縣四十餘万石移之下野宇都宮僅賜十九万石氏郷沒後四年其大封不換至是易其地減其祿而改上杉景勝越後佐渡賜會津五郡如氏郷舊領俗號百万石　明經略使邢玠遣諸將於朝鮮備我兵　從信録曰別將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等先後至而天津巡撫都御史萬世德代楊鎬或語經略朝鮮地理隔越山水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人自爲戰守經略然其謀分三協爲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任地相機行剿時倭盤據朝鮮七年沿海千餘里亦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自去冬攻圍益增築西生機張在在屯兵而恃釜山爲根本西路則行長據栗林曳橋建堅砦數重憑順天城與南海營相望負山襟水最據扼塞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川北恃晋江南方通大海爲東西聲援薩摩州兵剽悍稱勁敵而行長水師番休濟餉往來如駛尤倭繫重經略懲島山之失情于三路外置

大閤携秀頼北廳及貴妾遊醍醐觀花

水兵一路約日並進而中路李如梅尋調遼帥以董一元代

○三月丙戌朔庚子大閤遊醍醐看花携秀頼同行北廳及群妾皆從焉北廳輿在前小出播磨守田中兵部大輔護之其次貴妾駕輿者五人（號西丸號松丸號三丸又號加賀者利家女也號東御方者利家家女也）大閤使大津宰相京極高次福島正則増田長盛監醍醐郊外之事中村一氏撿其部内而不入無用之人于其中既而大閤北廳到醍醐入三寶院使從者皆歸且告曰及夕陽可來邀之北廳等即於三寶院更舊衣被華服而後遍覽處

勅使述叡旨慰大閤觀花遊

處之花圃結埒于道左右五色段子之幕以張之大閤父子北廳等皆逍遙緩歩石橋之左有一亭是益田某之茶店也（大閤醍醐遊覽者自正月催之故諸士各構茶店以期大閤遊興此日大閤不率男子一人唯婢妾而已依是諸士不得起皆以其妻女為店主）大閤入飲酒茶悦樂大閤周歷山峯四顧春景浩蕩無涘雜花爛熳風送幽香大閤欣然時勅使廣橋中納言藤兼勝來述叡旨曰今日風不起矣雨不灑矣天不陰矣塵不飛矣其愛花之興可想像耳大閤拜謝焉攝家清華等亦悉遣使者乃至諸侯大夫及京師泉界之庶人等皆載酒肴齎來捧之大閤又入新庄雜齋茶亭喫

大閤茶寮悦樂之景狀

茶而出入小川土佐守茶房大閤到此使長谷川宗仁召聚傀儡人而見之大閤入増田長盛茶堂秀頼北廳亦皆來堂側又攝浴室大閤即脱衣而浴焉浴畢加饗飯大閤到其茶堂而見之則雜器列布古畫貼置又築一宅于其傍多聚商賈交易之物又懸紅絲綱于樹間繫之以鈴驚鳥鳥矣且為催秀頼之遊慰故浮小艇于庭水刻木偶人置于艇中大閤往到德善院玄以茶屋喫菓而去入長束大藏大輔茶室長束妻進饗膳事畢大閤北廳皆改其衣而後入御牧勘兵衛茶寮又到新庄東玉茶爐其毎到處大閤

大閤賜恩祿於三寶院

大閤使堀秀治領越後

無不悦樂大閤又到一茶戸紫垣竹戸其趣淡薄大閤取燒餅而湌之提棚上之瓢而挾其腰茶女乞價不止大閤大笑面入乃設酒宴既而各歸京秀頼贈銀子二百枚衣服十襲于三寶院北廳亦青蚨百貫精絲二十匹大閤感三寶院治具之不奢不儉而新賜千六百石之恩祿且約今秋見紅葉而歸翌日施恩賜于醍醐及八幡山比叡山愛宕山寺院各有差

○夏四月丙辰朔丁巳大閤使堀秀治（秀政少時號久太郎後稱左衛門督）領越後國而令村上周防守溝口伯耆守為秀治部屬秀政沒後秀治相繼居越前北莊九年至是

大閤令秀元修築朝鮮要害地部署諸將守之

景勝移會津而越後國無主故秀治改越前移越後
併村上溝口所食總四十五萬石秀治弟曰親良號美
作守其叔父曰利重號市正家臣奥田直政號監物從秀政
有軍功及秀政領越前改奥田授堀氏爲家老直政
弟曰直寄號丹後守秀治領越後時授一萬石於直寄居
坂戸城是月毛利秀元等諸將在朝鮮受大閤命修
營要害諸壘大閤遣使者令曰諸壘修畢則小西行
長島津義弘守順天久留米秀包守固川立花宗茂
守加羅島福島正則蜂須賀家政守安骨浦長曾我
部元親守加德加藤清正守蔚山黑田長政守機張

使輝元家衆等分守登承瀨戸釜山浦而毛利壹岐
守亦可居釜山秀家秀元秀秋等暫歸朝比及秋再
可渡海小西行長在順天與諸將議曰聞大明百萬
兵可襲來若果然則悔何及矣不如早去順天保釜
山加藤嘉明艴然謂曰未見敵旗而去此則武夫之
玷辱也諸將各可任其意我必留於此而已諸將亦
不忍棄嘉明評議多端事聞于蔚山秀元清正即遣
僧惠瓊于順天曰去順天保釜山者先問殿下而後
可決之耶行長嘉明共可之即馳价於伏見白之大
閤怒曰大明大軍來則來而已何可去城而畏避之

秀家作秀嘉秀元作秀之是其誤也

乎能相城地而固守之雖大軍来而可使無所憂也
是我嚮屢所告諭也汝等何忘之乎未聞明兵既在
順天近地然則清正行長義弘幸長長政鍋島直茂
毛利壹岐守筑紫上野介久留米秀包等六萬餘人
留可守諸城其餘諸將可歸朝○五月前中納言宇
喜田秀家參議毛利秀元等發朝鮮歸帆按日本諸將赴朝鮮
者多矣然其名見中華書者清正行長其最也宗義智與清正行長並言之以為鄉導也秀家秀元雖誤
字間見者以為總督也義弘石曼子同人分言之其餘小西飛蕐猶有之如隆景長政幸長秀秋直茂嘉
明則華人鮮人不詳知之傳聞朝鮮專畏清正至唱其名止兒啼若有嚙人犬則呼曰主計而避之大
閤賜書於加藤嘉明曰汝屢取番船且不預順天蔚

大閤賜感書於嘉明

大政大臣豊臣大閤病厚

明將劉綎謀欲誘行長而捕

山退陣之議而不連署我甚喜焉○六月乙卯朔丙
辰大閤病治之無驗庚午夜伏見城下騷動井伊直
政在藤森舍馳來內府營諸侯通志於內府者悉會
焉內府令直政尋其所以由起然不得其故而止秀
家秀元到伏見諸將相繼至大閤察其軍忠之淺深
且審聽其救蔚山之遲滯不攻慶州之衆議欲去順
天之甲乙而詰責之有不許謁見者其後召秀元勞
其軍功而褒加藤嘉明連年之武功○秋七月甲申
朔劉綎屯水源攻順天綎謂誘行長而執之即遣吳
宗道于順天曰前年行長專好和議故事將成矣以

清正邪謀故大閤大怒又起兵革大明軍兵遠來于朝鮮暴師既有日矣望鄉之思常介于心日本諸將亦如此而已窮兵黷武之警戒豈可不思之乎我與行長相逢復修前盟而班師則兩國之慶在此耳行長初疑之宗道辭辨尤懇且劉綎單騎馳出而迎行長於此行長迷焉約地而定會期時劉綎陣中有日本人即來于順天以綎謀告行長行長大驚不與綎相會依是綎亦空歸監軍陳效責綎以其謀拙而漏泄也綎深愧之大閤命毛利輝元割其所領四州讓秀元然輝元猶豫不果秀元亦辭而不受初輝元無子故養秀元頃年生男秀就故不欲割國

豐臣大閤病篤托天下於內府

明軍圍行長於順天城麻貴將軍向蔚山

大閤病篤招內府曰秀賴猶幼我死則天下之事足下自取之阿誰不從哉內府辭之大閤再讓之內府固辭不受之大閤以秀賴托利家調護之而令內府斷軍國之政〇八月甲寅朔明軍又圍順天城麻貴率頗昌牛伯英等陣于溫井向蔚山然聞清正在城恐而不敢攻之清正亦不出城故兩軍相持島津義弘其子又八郎忠恒後改家久率一萬兵築諸城而固守焉以新寨爲居城新寨爲地也三面者海也一面者陸也望津水春昆陽三城聳于其前釜海固城兩船屹于其左右構倉稟于東陽而多蓄

島津義弘剽掠郡邑

明將董一元當之

粮粟又置銃兵於泗川而後義弘屢師師剽掠陜川宜寧咸陽高靈等群邑大明中路大將董一元陣于高靈晉州以當之然憚義弘之驍勇且見其城壘之緊密而不欲攻之　武備志曰董一元當義弘躬往宣府募家丁未至裨將茅國器請以身當職日有斬獲乃作檄諭之以携其黨有離心乃候一元至大舉倭臨江固守勢如長蛇國器曰觀其形勢以望津爲首首碎則立破矣然晉江不可飛渡當以計得之

大閤病篤殆危諸使每日登營問之不能相見自知

大閤病篤遺言諸侯

其不平復而遺言曰秀賴猶幼以天下屬江戶內府而加賀大納言利家備前中納言秀家會津中納言景勝安藝中納言輝元可加之參謀國家大事而德善院玄以淺野長政增田長盛石田三成長束正家爲五奉行如元而可沙汰雜務若諸侯相矛盾大老奉行不和則中村一氏堀尾吉晴生駒近世可和解之又曰諸將不可私結聟姻又不可私封國郡又遺言曰我死則深秘喪而淺野長政石田三成速赴筑紫可諭朝鮮諸將班師而後發喪分賦遺物於諸將群士也若朝鮮諸將爲敵被圍難班師則內府渡海

指揮諸將可卻敵班師若有內叛者內府不能渡海則利家渡海而可也勿令十萬兵爲他鄉鬼是我遺念也辛未前關白太政大臣從一位豐臣秀吉薨於伏見城享年六十三五奉行等深秘之故諸侯皆登城問安否內府亦發館入城半塗有一人擁輿曰願屏左右謹白密事內府停輿令從者退於是一人跪內府前曰某是石田三成家士八十島氏也太閤既薨君其勿登營三成繁務故令微身白之內府且驚且悲告八十島曰能爲我謝三成也乃還駕入館而心謂我平生睦淺野長政彼亦依頼我然不漏此

葬大閤於洛阿弥陀峯

密事三成與我不善然早告之彼以大閤既薨故欲睦我乎由是與長政絕交長政不知其故然不能問之內府亦不語之壬申右大將發伏見東歸（傳稱大久保忠隣聞秀吉薨慮有事變密予已輿馬於右大將潛發伏見故時人無知其東歸者內府甚感忠隣善謀）乙亥秀頼再興大佛殿五奉行等密議於伏見城葬大閤於洛之東南阿彌陀峯藏甲冑兵器于棺中木食興山上人監經始之事築墓其嶺構祠其麓廟社既築寄附煙戶而後以卜部某（後號萩原）爲神主其外稱宜等皆有焉其後於妙法院每秀吉之月忌必聚諸宗僧徒而設齋（天台眞言禪律淨土法花一向宗等也）以聖護院前門

長政三成密告大閤薨于在朝諸將

明將董一元攻島津義弘於泗川

跡興意爲大佛殿住持（改院號曰昭高）淺野長政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等各斷髮（國俗承主恩者喪剃髮後長其髮）遣其　○九月甲申朔乙酉右大將入江戶城丙戌內府招利家秀家景勝輝元及五奉行誓約議輔翼秀頼（此時景勝在會津聞秀吉訃是月十六日發會津赴洛）淺野長政石田三成赴筑紫將到朝鮮傳大閤遺命班諸將師然渡海之營不容易而滯留博多遣使於朝鮮密告諸將明降兵郭國安知大閤薨告明諸將明軍大喜時明將董一元在晉州島津義弘居泗川舊館是月辛亥明軍圍泗川義弘拒之不克百餘人戰死義弘閉門固守之不肯挑戰明

軍退　平壤錄曰董一元在晉州屢運謀策欲攻新寨時茅國器兵士見一女出新寨而即捕之其女出片楮以示之其詞曰此婦將度異域矣吾甚憐之損貲以贖放還故土天朝兵將當恤其窮困勿加殺害則救蟻之德也尾云知吾姓者令公之後埋兒之父問吾名者有或之口無才之按即携其女而行茅國器見而不解之有諸葛鏞者見之曰郭國安也史世用茅國器兵悅曰國安今在日本是欲使我兵破新寨乎即使朝鮮商賈三人持史世用之牘往望津而逢國安且約曰今月二十日

明將董一元攻郭國安于泗川義弘拒戰

可燒望津城中之粮粟其時渡河而進攻耳約期既定矣茅國器率兵涉河日本兵出拒之時望津城火日本兵先歸救火國器乘勝攻入望津而放火董一元遣兵破永春城而縱火近里其夜又急攻昆陽月下挑戰島津兵士所斬馘雖頗多而多寡不儔故去昆陽保于泗川於是董一元聚兵將與義弘戰義弘兵欲擊走之義弘制曰彼多兵也我兵率亦起戰則反有後殃彼若來攻則決戰於一舉可鏖明兵耳董一元使茅國科持金帛到新寨說義弘以和親之事郭國安亦賛其畫然義弘

明驍將盧得功中銃而斃

遂不從不受金帛而還之於是董一元聚兵二十八日夜半將襲泗川時義弘兵在泗川者可三百騎也大明驍將李寧恃勇先衆而進到城下城兵擊之由是大明後軍辟易武備志亦同一説曰董一元率軍進攻泗川城兵恐其被圍即遣人于新寨乞援兵而後騎步三百出城奮戰驍將盧得功忽中鳥銃而斃城兵乘勝然一元軍兵既攻入城中而揚火島津兵士五六百騎將來援之義弘固留之曰棄泗川兵固不忽也然彼大軍乘勢入新寨則我軍大敗矣各守其營而勿敢出焉義弘家臣伊勢貞昌躍馬而進會泗川兵之逃來貞昌相共歸入新寨既而明兵燒東陽之糧庫進圍新寨島津忠恒欲擊走之義弘叱曰不知敵兵之多少則必勿挑戰矣入夜明兵解圍而皆歸泗川忠恒等恨不與一元相戰

○冬十月癸丑朔明軍大起圍泗川館島津義弘閑

門防之時有白狐赤狐各一走入明軍或曰是火神也未幾敵陣回祿兵士騷動義弘乘機長驅而大破明軍忠恒手獲首級其身馬皆傷敵敗走又悉衆競來義弘兵將逃島津忠長力戰殆危義弘復返兵奮擊之明軍遂敗義弘追北五六里多獲首級進到晋州敵多溺水義弘皆殺之凡得首三萬八千七百餘級癸亥明將董一元遣茅國器葉邦榮彭信古步兵三列郝三聘師道立馬呈文藍芳威馬步四列攻新寨國器邦榮信古到城壁下以木熕欲破門扉時木熕破而火燒其藥黒烟靉靆明兵迷騷義弘兵急擊

之明兵敗走忠恒率兵擊彭信古三千兵大破之縱横翦屠三千兵悉死其幸免者僅五六十餘也郝三聘師道立亦同敗崩國器邦榮見之謂城中無人即督一萬衆均進向城義弘帥殘兵五千大呼競擊明兵亦忘死相戰然精兵千餘悉死依是諸軍皆敗北藍芳威亦逃走董一元勵諸將欲旋軍而後攻之中軍徐世卿於望津留戰義弘兵執而殺之至是明兵大敗陷死亡者不知幾千萬也義弘下令使其兵速入城義弘所斬獲之首級三萬餘即劓之盛于大樽而遣于日本自是之後明兵朝鮮兵彌畏石曼子之

明經略查參詔斬馬呈文郝三聘以徇

兵威。石曼子者明國音島津也。按此戰或以爲十月朔日事。今從從信録。

從信録曰、十月十一日、董將軍一元分派馬步協攻、步兵游擊茅國器彭信古葉邦榮三營前攻城、騎兵游擊郝三聘馬呈文師道立柴登科四營後應、步兵游擊藍芳威攻東北水門、副將祖承訓攻圍自辰至未、彭信古用大熕擊塞門、碎城垜數處、步兵齊至壕、砍獲城柵、踴入、忽營中熕破、火藥發、烟漲天、倭乘勢衝殺、固城援倭亦至、我師騎兵先潰、遂奔還晉州、經略查參詔斬馬呈文郝三聘以徇、彭信古等克爲事宮董一元革宮銜、降府職三級、各戴罪立功、而朝議以師久無功、洶々撤兵。

內府遙想朝鮮不安於心、議自到朝鮮、全軍而歸。時利家有疾、聞之强起、固請內府曰、公若渡海則日本必亂矣、我代公到朝鮮。內府不聽。利家亦不已。由是先遣藤堂高虎於筑紫、問朝鮮形勢、欲待其告報進大旆。高虎到博多、而與淺野石田議之。既而朝鮮使至曰、島津義弘破明軍於泗川、敵辟易、則諸將班師亦不難矣。淺野石田不及渡海也。高虎速歸伏見白之。內府大喜、而遣德永壽昌宮城豐盛於朝鮮、令曰、諸將可以隊次歸朝、以十一月十五日爲期、各可班

明將孟老爺畏義弘兵威、請和、以其弟渭濱爲質。小西行長等爲明軍所圍、島津立花等援之。

師。明游擊將軍孟老爺畏島津義弘兵威、使參謀大夫龍涯請和於義弘、以其弟渭濱爲質。島津家譜曰、孟老爺令其弟渭濱爲質。然則孟亦可作茅。蓋其國器朶孟茅音響相近、故謬傳云爾乎。小西行長大村氏五島氏有馬氏松浦鎮信等在全羅道順天之地、與泗川隔海路、爲明軍被圍四旬。島津義弘曰、不救行長等令彼滅亡、則日本諸將之辱也。乃與立花宗茂高橋主膳寺澤正成後改廣高議、整戰艦救順天。敵亦以舟師防之、戰於水上。義弘放火投石、擊破敵船數艘、取首數百級。義弘等從士數百人戰死。義弘勢氣不撓。敵遂解圍而去。行長等得免。義弘兵船混敵軍舩共罹火舩舩中步卒五百餘人漂於南海之島、不能歸。伊勢掉輕舸到島諭曰、我不可棄汝等、忍生以待迎船。衆皆喜焉。貞昌歸告義弘、催船行。長及寺澤松浦大村皆借船共迎之。故五百餘卒無一人之死、得生還。○十一月癸未朔。乙酉、內府及利家秀家景勝輝元連署、令朝鮮諸將各班師、且褒島津義弘戰功。諸將喜、促凱旋。明經略邢玠聞之、以陳璘爲水路提督、陸兵五千水兵三千屬焉。又遣副總兵陳蠶鄧子龍遊擊馬文煥李金張良相、其兵一萬三千人、謂戰艦數百艘、分屯于忠清全羅慶尚三道

明將鄧子龍朝鮮李統制遮我將歸路行長砲摧子龍船子龍李統制皆死

之海口以防日本兵清正去蔚山行長撤順天義弘出泗川皆將歸朝陳璘聞而喜曰是固殲倭之時也即遣鄧子龍及朝鮮李統制水兵千餘艘于鼓金欲遮日本兵時義弘既歸去與行長相遇鄧子龍率二百兵乘小舟與行長兵苦戰子龍舟忽中佛郎機而摧頹子龍亦死行長兵乘勝飛入其舟悉殺二百餘人李統制馳舟急來救之亦被斬殺於是陳蠶李金沈理圖行長舟而攻擊之行長馳出到加德與義弘相會大明中軍大將陶明宰與日本兵相値戰死

武備志曰秀吉死三將皆欲歸莫敢先發茅國器

知義弘素怨秀吉可間也乃遣茅國科持萬世德撒齎金帛以見義弘郭國安從傍贊之義弘諾國安私謂國科曰國有大故勢當疲歸所恃者釜山數月糧耳糧盡當歸矣已而清正糧果盡告借義弘義弘不許清正乃先撤蔚山之師義弘行長以次而撤陳璘俟其渡海以水師邀之鄧子龍深入後軍火器誤中其帆檣遂戰没我兵戰益力倭不善水戰且無鬬志遂大敗復竄於岸者爲薩兵所掩溺死萬餘斬首一千餘級行長最後發師猶在道爲劉綎所邀大敗之至是三路二十一寨悉蕩

清正兼與行長有郤[illegible]其所圖[illegible]先舊怨解

平是時戊戌十一月也我師歸朝鮮得再有其國焉從信録曰董將軍一元報擄浙兵游擊茅國器稱參謀史世用持經理諭文往有石曼子用事郭國安内應石曼子遵諭先撤各奔潰東西始結局

毛利秀元到博多與淺野長政石田三成共待朝鮮諸軍歸朝鮮諸將各到釜山浦唯小西行長未至加藤清正曰行長後期恐爲大敵被圍乎我與行長雖交惡然不可以私怨蔑公事諸將渡海棄一將而歸朝則何面目之有哉我可迎行長乃還船而往逆行長於途行長大喜曰自今解舊怨永以修交清正曰

諸將會釜山浦定歸朝

然足下與石田三成善我則與彼如氷炭不能修永交我唯歸服江戸内府而已相別而共向釜山諸將各會釜山浦定歸朝之期然島津義弘猶後焉諸將先解纜唯島津忠豐待義弘至而同發會加藤清正小西行長鍋島直茂淺野幸長等於對馬島而到博多逢石田三成清正先赴名島逢淺野長政而後與淺野攜手來于博多既而淺野石田聚清正行長等諸將犒其在陣之苦辛且告大閤之遺言而語遺物諸將感謝之皆流涕不止頃之淺野石田言曰諸將先赴伏見而後歸各國可慰累年之困憊來歳上京

清正與三成有郤

內府分授大閤之遺物於諸將

源忠輝娶伊達政宗女

娘母信長女

之日、催茶會以互慰心耳。清正素與石田相惡、進出高呼曰、諸將回、可設茶遊。我儕屯營于朝鮮既七禩、于今瓶無積粟、囊乏一錢。故無茶亦無酒。唯以稗粥饗諸將而已。石田尤嫉之。然不相問答而止。遂上京到伏見、執謁于內府。○十二月壬子朔、內府與五奉行議、分授大閤遺物於列侯達伯群士及群妾僧徒。或刀劍、或金銀、或器財、各有差。是冬、內府爲男忠輝（號上總介）娶伊達政宗女。泉界人今井宗薰爲媒。又福島正則請內府、爲蜂須賀至鎭（家政子）娶小笠原秀政娘。是內府外曾孫女也。（初岡崎信康有二娘、信康有事、二娘養於內府、其一嫁秀政、其一嫁本多忠政）

忠政忠勝長男

慶長四年

五奉行連署作書加島津義弘於采地

五奉行爲阿黨、媚內府之威權。然諸侯皆憎五奉行、多歸服內府者。

己亥四年春正月壬午朔、不行四方拜。節會如例。權大納言藤實益勤內辨。內府在伏見館、執闔國兵馬權。戊子、白馬節會如例。權大納言藤兼勝勤內辨。庚寅、內府及加賀大納言利家・備前中納言秀家・會津中納言景勝・安藝中納言輝元連署作書、授島津義弘。其趣曰、去歲朝鮮泗川之役、戰功無類。由是悉加授薩列官納領之地、且賜利劍一握云云。義弘子忠恒亦依戰功而任少將。又賜良劍。辛卯、秀賴依大閤

利家秀家景勝輝元等連署押判獻書于內府

之遺命、發伏見、移居大坂城。前田利家及群侯皆從之。既而內府亦送之。壬辰、權中納言藤家雅・藤光房並任權大納言、參議藤賴宣・藤資胤俱任權中納言。德善院法印玄以・淺野長政・增田長盛・石田三成・長束正家令兵更守伏見城。庚子、內府遊有馬則賴（號兵部卿法印）宅。及晚、宴未畢時、井伊直政來耳語。內府歸館。藤堂高虎來謁、密談移刻。伏見騷動。壬寅、利家・秀家・景勝・輝元及德善院玄以・淺野長政・增田長盛・石田三成・長束正家連署押判、獻書于內府。中村一氏・堀尾吉晴・生駒近世及僧承兌爲使价。其大概曰、大閤

曾下令曰、國守郡長之嫁娶、不可私爲之也。不可恣封郡邑也。然閤下以其男忠輝爲伊達政宗之婿也。又與蜂須賀家政・福島正則修外姻之好。且移森忠政於河中島、悉授其本領也。嗚呼、大閤易簀之後未幾、背其令如此。請問其故。內府不喜、答曰、卿等嫌我、則須歸關東。不然則欲使我自殺乎。請聞其所言。既而利家等又責政宗・正則。政宗曰、婚儀非吾所調。泉界商人宗薰所豫議也。正則曰、吾與大閤有親姻。故與內府修婚、則內府翼戴秀賴之志愈切乎。故不告卿等而決焉。由是洛中洛外不靜。五奉行召宗薰詰

長盛三成聚行長之阿黨謀擊內府

榊原康政本多正信等聞變競馳入洛

責甚切宗薫殆死然陳曰是不出於內府公之意漸而得免加藤淸正淺野幸長細川忠興池田輝政福島正則黑田如水其子長政藤堂高虎森忠政有馬法印金森法印織田有樂新庄駿河守等毎夜侍內府館而奉護之大谷吉繼亦歸心於內府而謂利家等及五奉行若欲擊內府則我必爲內府之先登擊彼等軍士也乃聚兵士爲之備黑田長政善說諸將令屬內府應從者甚多（傳稱頃間黑田長政福島正則池田輝政藤堂高虎尤預密謀來謁則必入燕寢如水亦時時預之森忠政不得入其席然毎夜候次坐衆去猶獨留其來也其去也共不及啓之如加藤淸正加藤嘉明淺野幸長細川忠興則來則對語於前殿未預密謀然此等素與石田三成不和故專屬心於內府）長盛三成聚小西行長等阿黨會於秀家之家謀擊內府猶豫不決既而群客皆去時三成謂長盛曰我今夜可出兵襲內府也長盛叱曰此是國家大事也何容易決之可再會而議定焉榊原康政嘗交代之時自江戶率其部隊入洛到尾州熱田聞伏見不靜而速馳不改旅服直入伏見館內府感其志竭乾餱其屬士皆拜謁既而本多正信及伊奈忠正大久保十兵衛（後號石見守）長谷川七左衛門等依召自江戶赴伏見途中聞變不整列競馳而至大津山階醍醐木幡悉爲東士宿舍正信拜謁曰淺

三成與長盛贈魚於內府而三成密告大閤訃是亥計

野長政出入營中依舊否公曰彼今變志不來正信輕到長政宅問其故長政曰我無異心然內府疑我也正信卽攜長政到營內府親責長政曰往年卿逢讒言我加宂解之卿忘之乎長政不答內府曰大閤之卽世三成告之我與三成不善然如此卿何深秘之乎長政拊掌嘆之唯落淚數行耳自此而後長政依頼於內府如初內府亦怒解傳稱大閤薨時三成謂長政曰大閤遺言曰可秘喪然恐漏聞卿與我贈魚於內府則無疑之乎長政以爲然獻魚於內府內府以爲大閤未沒而出遂聞三成使來告大閤訃由

中村堀尾生駒等請內府與五奉行和睦

細川忠興令利家與內府和睦

是甚恨長政長政不知其故至是初聞其所以然而知爲三成被賣以憎三成姦計○二月辛亥朔乙卯中村一氏堀尾吉時生駒近世請內府與利家等四老及五奉行和睦內府許之由是利家等九人連署獻誓詞內府亦授誓詞而相互和平本多正信赴景勝館請戮力於內府景勝同之細川忠興謂大納言利家曰長盛三成正家等崇閤下此非其眞唯欲假閤下威以擊內府耳今閤下病諸彼等謂其不起也今日除內府則明日害利長閤下何不思之乎不如早與內府修好以止爭端也然則奉行等不能遂姦

謀者必矣利家頷焉加藤清正淺野幸長亦與忠興同勸利家利家心決矣奉行等失援長盛三成正家等聚其黨議擊內府德善院玄以雖在其列慮其爭不成而告諸堀尾吉晴吉晴告利家受其旨而到伏見白內府內府爲之備感吉晴志欲授誓詞吉晴辭之不受井伊直政代內府與吉晴誓約（鍋島直茂請政憑井伊直政抽忠於內府內府許之直茂屢獻諷諫內府知其志之一議令直茂護衛崇源院夫人直茂曰謹應命然遂不果而止）丙子東寺塔柱火出須臾熄己卯利家輿病出大坂乘舟赴伏見內府大喜駕輕舸迎之利家奉謝之內府曰足下先憩私第而後來於我館利家曰

利家輿病詣內府館懇屬後事

我爲謁公輿病而至何憩私宅哉內府先歸館既而利家下舟駕輿細川忠興加藤清正淺野幸長徒步不離輿側蓋備不虞之變也利家入內府館內府設饗應對盤召利家家臣神谷氏（號信濃守）賜盃忠興清正幸長候次坐賜飮食利家謂內府曰公館濱河不利要害故衛說嗽々早移向島以安衆心而可也內府曰諾館中人悅內府召忠興爲利家設蒲團利家謝之而徹之且曰我老矣無他願唯長男肥前守利長蒙君之恩顧耳既而利家歸大坂〇三月辛巳朔內府移向嶋五奉行謁於豐後橋內府欲往大坂謝利

島津忠恒誘殺伊集院忠棟

家石田三成聞之及當其期佯稱城外騷動而停其會如此者再其心欲使利家起其怒與內府不和也既而內府歸伏見本館而造第館於向島己亥島津義弘忠恒在伏見聞伊集院忠棟（時剃髮號幸侃）有逆謀忠恒誘招忠棟於茶店殺之忠恒謂彼雖爲我家臣然被識於故大閤而別帶印章則擅殺之罪不可逃也乃蟄居高雄山內府告利家秀家景勝輝元許忠恒歸伏見且遣騎從加衛護辛卯內府赴大坂問利家病利家病篤然喜內府貴臨而强起奉謝之在大坂群士迎拜焉內府扈從輩各携弓銃嚴警衛利家饗

利家病急請內府輔幼君秀頼

池田福島細川黑田加藤堀尾藤堂同志

石田小西聚黨圖襲內府

應鄭重利家對內府合掌曰我病急其死在近唯願公輔幼君秀頼也其言至再至三內府諾焉池田輝政福島正則細川忠興黑田長政加藤清正堀尾信濃守藤堂高虎等同志諸將來會議事時石田三成無招俄來由是談未了而衆皆去大閤存時三成所到人皆畏避今日逢者殆欲唐突今夜內府宿高虎大坂中嶋宅石田三成聚其黨會小西行長定議曰內府與利家交歡則我輩夷滅不日矣今夜襲高虎宅與內府同死則足矣然聞輝政正則清正長政等諸將皆宿直高虎宅而止夜闌淺野長政携德山五

內府主從戒嚴

三成使玄以說細川忠興以與己忠興佯諾

兵衛來高虎宅請內府曰公實不捨利長則願賜誓詞答曰我雖不誓旣約則何食言哉然爲安利家心可歸伏見書之長政又請曰利家病篤願其未瞑之間示誓詞以安彼心內府猶豫未決時有馬則頼揚言曰內府公未嘗食言然猶疑之則縱賜誓詞彼不解疑乎疑之深如此不賜誓詞而可也此後與知之者故賜誓詞否不詳

壬辰內府自大坂歸伏見榊原康政爲前驅井伊直政爲後拒各率其隊嚴行粧三成欲害內府謂德善院玄以曰我與細川忠興絕交卿其說彼與我和睦玄以諾而請忠興曰足下不忘大閤舊恩則與

三成欲夜襲內府忠興謂其策不可而止之

三成和而可也不許焉頻請之忠興不得止佯同之於是長束正家告忠興曰足下赴三成之宅則失也三成到足下之宅亦不爲得也足下及三成會于我家可也忠興同之臨其期三成先而行又忠興至開之出迎手攜紅柹四五顆謂忠興曰此足下所嗜也早可喫之忠興謝之旣而皆謂忠興曰伏見館內地形甚高故能察館中且宮部善祥房福原右馬助宅館外之最高者也彼等爲我等今夜比及曉必自高處放火矢而燒伏見館聞館中兵士僅二十見館燒則必辟易相擊時義黨發兵拘進則內府之亡決矣

行長嘆五奉行失策而知內府不亡

願足下亦出兵忠興心驚佯稱曰不可火矢之放何論地之高下哉卿等放火矢則內府亦放之而已皆曰火矢何容易制之忠興曰卿等雖預政務然未馴軍事故無知火矢速成之事耳且內府勇武絕倫率二十兵而出城突馳則誰當其鋒用他計策而可也皆默正家曰然則如何而善忠興曰我爲先鋒而入伏見爲卿等戰死利家多兵則與卿等合軍而攻之則其敗何難之有三成正家等皆曰忠興言是也他日再會而決之忠興喜而退小西行長聞之嘆曰五奉行擅威權而不知軍事自今而後有何計而得滅

忠興與清正勸內府移館於向島

內府哉嗚呼命矣翌日忠興詣館白內府曰公館不利守備願早移向島內府不悅曰何故云爾忠興曰館外皆三成黨也如臣等蒙君之顧遇者皆所居與館相隔若有不意之變則其如何內府曰彼等鼠輩成何事哉忠興出直赴加藤清正宅而詳告三成等密計清正大驚忠興曰我勸內府公移居然不許焉卿亦是我言則請再詣而共說之清正乃與忠興攜手到館諷內府懇勸移館於向島內府許之己亥向島第營成內府移住焉謂忠興曰移此以來我心安矣士卒亦悅卿之志可謝焉自此以來威風月盛毛

毛利上杉佐竹島津等謁內府執君臣之禮

前大納言豐臣利家逝

清正忠興幸長正則長政等謀殺三成

利輝元上杉景勝佐竹義宣島津義弘等諸侯各求先容者每日拜謁執君臣之禮混一之勢既見焉○閏月庚戌朔壬子前大納言正二位兼筑前守豐臣利家逝（歲六十二號高德院）子利長襲領加賀能登越中三州癸丑加藤清正細川忠興淺野幸長福島正則黑田長政等結黨議謀石田三成欲解宿怨多應之者三成殆危佐竹義宣督兵發伏見留兵士於森口身自到三成宅令三成乘女輿携之逃入宇喜田秀家備前島館秀家令家士副義宣到伏見清正正則長政幸長忠興等追三成到伏見白內府請誅之內府將

內府告諸侯赦三成死

許之本多正信諫曰不可也諸侯欲殺三成者私怨也非為公也三成縱死於公無損益也且想諸侯崇公欲假公威殺三成也三成亡則諸侯各驕恣營自家而不可崇公也不如赦三成而貽諸侯之患也內府以為然乃告諸侯曰三成未嘗叛秀頼以私恨不可妄殺之諸侯鬱陶而止三成喜而請屬內府麾下勵忠報恩中村一氏生駒近世堀尾吉晴請內府曰願使三成退居於佐和山城以三成子為公小臣內府許之丙辰內府罷石田三成奉行職遣之佐和山城且慮諸將成變而令參河守秀康送之而到勢多

內府說水野忠重與其子勝成和睦

三成贈劒於秀康曰內府公未棄我故幸免死我必不忘厚恩而入佐和山城外佯尊內府而實欲結阿黨傾國家也（佐和山者三成食邑在江州）水野勝成以與其父忠重不和故流浪諸國有年忠重一心事內府屢侵危難勝成在他方聞奉行等謀變而忽到向島請執謁死難公感其志勸忠重令父子和睦忠重曰不及黃泉不見彼也內府若欲見彼則待臣歸泉而可也故勝成不能執謁其後父子相和勝成拜謁中村一氏堀尾吉晴與德善院玄以淺野長政增田長盛長束正家議曰伏見久為空城宜獻內府而鎮國家奉行

大閤廟成勅號豐國大明神

等不能異論一氏吉晴乃請內府移伏見城且曰德善院以為奉行之列雖會密謀之席然素心無背公方今德善院家士守伏見公其無疑慮入城則天下幸甚內府諾焉壬戌內府入伏見城玄以守番著開門奉迎之內府居此而武威益盛玄以慮長盛正家等恨已而自此不私覿是春大閤廟成設猿樂慶之自去年秋諸侯承內府命開阿彌陀峯經營之其制倣北野菅廟○夏四月己卯朔庚辰內府賜誓詞於島津義弘忠恒（島津家譜曰時義弘為參議忠恒為少將）時聞伊集院忠棟子久直在日州以莊內都城叛義弘忠恒請歸國

内府黜視大坂城内、見新築門櫓怒之

平之内府許之、且令寺澤廣高到薩摩而修和議、由是國中暫無事、丙申、勅賜大閤廟號稱豐國大明神、丁酉、豐國社遷宮、福島正則代秀頼奉幣、是日、内府詣豐國社、諸侯皆守次參拜、内府過照高院聽天台論議、戊戌、豐國社有猿樂、洛中男女成群觀之○五月、内府巡視大坂、初大閤甍後、奉行等密議、令秀頼母大夫人淺井氏號淀殿配前田利家、擬秀頼養父、而抑内府威、其事未果利家逝矣、内府粗聞其密計、至是黜視城内、則新築門櫓往往有之、内府大怒曰、利家姦計發露於此、然既物故、可謀利長懲之、利長聞

伊集院久直叛、島津忠恒擊亡之

竹中毛利與福原太田等論事、内府聽其

而憂之、與細川忠興議、忠興爲利長陳解其無罪、内府怒解、加藤清正・細川忠興等諸將以不誅三成爲遺念、故不滿於内府、而請休暇、内府許之、由是清正歸肥後、忠興歸丹後、黒田如水歸豐前、其餘國主城主亦多歸休○六月、戊寅朔、日食、伊集院久直再叛、據都城、島津忠恒率師擊之、攻恒吉壘、進圍山田、大破之、斬首數百級、使喜入氏告捷於伏見城、内府嘉之、遣山口直友於薩摩勞之、賜時服二百端及鐵二千本、是夏、朝鮮軍中監使竹中貞右衛門・毛利伊勢守與其同僚福原右馬助・太田飛驒守・寛和泉守・熊

許

谷内藏允論事、内府召之伏見城、聽其訴、德善院玄以・淺野長政・増田長盛・長束正家預聽之、福原等言屈、由是内府沒收福原・太田・寛・熊谷四人采地、九鬼嘉隆與稻葉藏人訴論所部山木之事、内府曰、勢州去京伏見大坂不爲近、然則其境地之爭不遑裁斷、由是嘉隆含根於内府○秋七月、戊申朔○八月、戊寅朔、庚寅、内府入洛、辛卯、内府參内、乙巳、天皇御南殿觀舞樂、是日、前田利長請内府歸加賀國、利家逝後、利長未歸國、故爲巡撫有此行焉、一説曰、大坂街説曰、利長密通秀頼母、利長爲避其嫌去而歸國、上杉景勝・毛利輝元請歸休、内府

内府赴大坂賀重陽、長盛正家密告淺野大野土方等圖逆、不果

許焉、由是景勝歸會津、輝元歸安藝○九月、丁未朔、癸丑、内府赴大坂、爲告重陽賀於秀頼也、増田長盛・長束正家就其旅館、密白曰、大坂衆議曰、公當重陽登城之時、淺野長政迎接把公手、令大野修理亮・土方勘兵衛行弑逆也、内府不審其爲實耶爲譌、甲寅、内府遊増田長盛宅而歸館、長盛又來謁、密談移刻而去、乙卯、内府賀重陽入大坂城、兵衛甚嚴也、守門戍士請減兵衛、然皆爲不聞而從焉、戍士畏内府之威、不能固禁之、内府入城見秀頼、時從士各突入候次坐、大坂群吏不能咎之、賀畢内府歸館、此時以石田三成舊

（宅爲舍館）戊午內府遣伊奈氏（號圖書）於伏見令曰參河守秀康固守伏見城其餘將士可悉來大坂由是將士麕到大坂內府率之入大坂西城增田長盛長束正家迎導之而課諸士爲內府新築天守於西城於是大坂將士悉奉仕內府如大閤時長盛正家密白內府曰淺野長政及大野土方好謀實是前田利長爲之首魁內府大怒議進旆於加州誅利長是月內府令寺澤康高遣薩州爲島津忠恒援勢依伊集院久直黨未平也○冬十月丁丑朔庚辰內侍所奏臨時神樂甲申內府流土方勘兵衞於常陸國太田（佐竹義宣所治）

內府流土方大野二氏令淺野長政蟄甲州

內府將征利長令丹羽長重爲先驅

三成姦計令內府與利長長政有隙

大野修理於下野國結城令淺野長政蟄居甲州采地長政不到其采地隱於武藏府中內府召丹羽長重於大坂西城賜名刀曰我將征利長卿其爲先驅長重喜馳赴加賀大聖寺城內府遣柴田左近於佐和山城示諭石田三成（其趣不傳）三成大喜獻誓詞贈腰刀於柴田謝之乃出兵張進發北陸之勢（或說曰三成姦智多端而佐和山蟄居以來專謀反覆國家之事如令長盛正家讒利長長政亦是三成所爲也）日蓮黨相訐初大閤供養大佛殿時日蓮黨相分半列其席半不應召於是甲乙互相是非而訴於奉行玄以長盛正家不能決焉內府斷曰不應大閤召者皆

宇喜田氏家臣浮田左京戸川花房岡四士論事相爭秀家不能制之

大谷吉繼叛心萌于此

國命者也不可赦之乃遠流其僧宇喜田秀家家臣宇喜田左京戸川肥後守達安花房職之岡越前守論事相爭大谷吉繼與榊原康政相議欲和平之然不能成焉四士阿黨固誓各斷髮以促決戰之勢秀家不能制之內府召康政責之曰頃間平岩親吉既來汝當東歸何留滯而預議他家事哉秀家大祿也汝爲貪財利而然乎不意汝多欲如此也康政即日不告暇而東吉繼聞之曰我常思爲內府可盡忠也然今罵康政如此罵彼猶罵我既指名曰多欲之人則何面目之有而立人間哉自此叛心稍萌（一說曰吉繼有癩病故內府叱康政時曰汝被彼癩者撩而預無益之事吉繼聞之初恨內府曰譴責之甚至如此猶荅草鞋蹴面也吾何不愧之哉）○十二月丙子朔日食戊寅內府放鷹于攝州入茨木城川尻氏設饗應鷹師佐佐氏堀田氏從之織田有樂細川玄旨有馬法印金森法印青木法印山岡道阿彌岡野江雪前羽半入等爲談伴庚辰歸大坂壬午前權中納言藤吉經源通勝聽朝參壬辰藏人頭藤資勝藤光豐共任參議左右大辨如元乙未從三位豐臣利長辭權中納言庚子從四位上藤忠榮子□季敘從三位任權中納言左中將如故內府糺宇喜田家臣訴論而放逐戸川達安花

内府放逐戸川花房坂崎岡四氏而後皆仕徳川

三成通密謀於上杉景勝

房職之坂崎氏岡氏等既而内府使人諭職之曰汝多子捨其一於武州職之拜命之辱而留次男職直於武州池上寺時九歳而赴常陸榊原康政拾職直授榊原氏而令仕秀忠由是明年職之亦来候戸川坂崎岡皆列麾下坂嵜本號宇喜田左京後號坂崎出羽守戦之讁常陸国被錮於佐竹義宣之處云上杉景勝在會津城石田三成遥通密謀曰足下揚兵於東然則内府往撃之我催同志者襲内府之後則天下可圖也景勝頷焉既而街説或曰景勝欲據會津不述職於大坂伏見然三成密説無知之者内府曰景勝果叛則我自往

往之然来春先遣使糺其實否而後發之一夕内府謂左右曰我政令中外所可否如何米津氏號清右衛門進曰以愚見之則似無政乎内府曰如何米津曰方今内則有奉行等之嫌外則有景勝之叛然不取奉行之質子而欲遠征會津且不攪諸候之心而伏見戍士不多唯恐招兵乱未聞有政也内府微笑無不平之色内府令崇源夫人發伏見赴江戸安藝中納言輝元男秀就時号藤七郎後称長門守五歳在大坂内府使榊原康政賜袴於秀就尋叙従五位下進加従四位下初輝元有黜秀元立秀就之志然秀吉遇秀元甚厚

孔子家語鑄刻成

而使輝元分國授秀元輝元諾而不果會大閤薨秀元亦無相争之意至是輝元請内府立秀就為嫡内府以其實子之正故許之使秀元擇取二十萬石地

一説曰輝元先讓家國於秀元而養秀就為子讓家國故秀元自准秀就養父然毛利家臣等不服秀元故一家不睦

是年内府鑄孔子家語於梓賜于衆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七十九終

石田三成讒忠興利家於內府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八十

春齋　林恕撰　裔孫林　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後陽成天皇五

庚子慶長五年春正月丙午朔行節會如例右大將藤實益勤內辨豐臣秀賴在大坂本城德川內府在西城諸侯群士各賀歲初石田三成在于佐和山城遣使於內府密啓曰閣下未悟細川忠興奸謀乎彼外面雖尊閣下實欲與前田利長爲內應以謀叛閣下其察之內府欲擊利長既遣丹羽長重等至此命丹波諸將塞忠興入京之路時忠興父幽齋玄旨在大坂內府召玄旨詰之玄旨對曰忠興素無叛心乃獻誓詞明之忠興在丹後聞之令其族玄蕃家臣松井佐渡赴大坂啓曰閣下其糺前田利長罪而實則臣請爲先登若信讒言而加兵於加州則令一隊將來此臣自殺以顯無黑心既而忠興到大坂自陳解獻誓詞而遣其二男忠利於江戶以爲質子利長亦聞之獻誓詞且請令其母質於江戶內府許之由是止擊加賀而和睦成內府令伊奈氏號圖書赴會津諭

內府諭景勝令入洛不從

名刀號荒波

島津義弘攻降伊集院久直

秀賴修築善光寺

阿部正勝卒

直江兼續答源內府之書

上杉景勝令入洛景勝不從○二月乙亥朔辛巳江戶城下松平十三郎宅鼠巢馬尾生子毛利輝元來大坂招請內府設饗修誓此會相約內府沙汰東方三十三國輝元指揮西方三十三國共同心翼秀賴且約昆弟之義輝元獻名刀於內府○三月乙巳朔壬戌島津義弘忠恒攻叛族伊集院久直於志和知城降之秀賴修築信濃善光寺是月內府加賜豐後木檮六萬石於細川忠興忠興使家士等先到木檮而其身歸丹後○夏四月甲戌朔內府令僧承兌遣狀於景勝家臣直江兼續勸景勝入洛庚辰阿部正勝卒正勝自幼仕內府家康昔寓今川義元在駿府累年正勝晝夜咫尺其後參州遠州駿州京都江戶伏見大坂之間夙夜不懈預聽諸務敘從五位下號伊豫守至此終於大坂城下歲六十正勝長男正次初號善九郎後號備中守次男忠吉號左馬助是月細川忠興到豐後巡視新賜之地黑田如水在豐前與忠興會於佐田而忠興入木檮城未幾聞內府將東征而馳到大坂○五月癸卯朔乙巳直江兼續答承兌狀達大坂其言不遜也內府大怒遂決親征之議兼續答書大概謂景勝入洛延引街說紛紛生內府之疑然京大坂之近猶有市虎之傳況於遠境哉抑景勝以戊戌之年自越後移會津不

幾而入洛去秋九月歸城若今春又入洛則何違而施治國安民之政哉且其會津東北僻地當冬春之間雪積難通人馬此衆之所知也何謾疑謀反逆哉乃知是讒者激起内府之怒也衆諭云景勝實無反心則可獻誓詞然景勝往年既獻誓詞則再者是爲贅景勝對内府未曾食言今何不糺讒者而頻蒙疑難不知所以謝之榊原康政與景勝有舊好然信讒者堀監物言告景勝謀反豈其爲忠臣哉（監物者越後國主堀秀治家老與會津接境故告其反心）又聞咎貯武器頃年京大坂武士唯嗜茶器景勝在東僻其土風唯好兵具國各有風

人各有嗜何爲疑之哉又聞疑開道路造舟橋此是助人民往還之勞耳監物謂爲窺越後造之彼寡我衆若擊彼則何勞造舟橋哉監物讒言可推知焉不審内府之信之若猶遺疑則賜撿使監察之今春三月當謙信忌辰景勝豫思修此追善而後可入洛也不意疑難洊至且内府未糺讒者實否故令則不能入洛曾聞内府以景勝爲直心者然今何疑之深景勝不肯疑内府内府信讒言不加糺斷頻促景勝入洛若卒爾應召蒙不虞之耻則雖噬臍無益而已然則景勝非不入洛而内府不令景勝入洛也願糺讒

者而雪虚名之耻而後入洛而已縱在國不可背大閤遺法不可輕幼君秀頼對内府不可謀逆幸爲天下之主亦蒙不義之名者景勝所不爲也頃間隣境皆曰景勝實反而修城聚粮爲攻守之備然景勝素無反心故不顧彼等騒動也今欲遣使者謝内府然既得虚名之罪故不堪恐懼之憚而所猶豫也唯冀高僧亮察之云（直讀者景勝家老也）己酉堀尾吉晴生駒近世中村一氏徳善院玄以増田長盛長束正家連署白内府曰直江回書無禮責而有餘然彼田舍鄙夫不知禮讓也公暫忍之若景勝至來春不入洛則進台

（利長令其母芳春院質於江戸）

旆而可也不然則擇諸將督其罪亦何難之有豈輕動高坐哉秀頼猶幼幸依公之威重而國家安泰也公今東去則將士誰適從願暫在此翼輔秀頼且頃年五穀不豐今年饑饉恐乏軍粮唯仰高察内府不聽降令召將士以福島正則細川忠興加藤嘉明爲東征先鋒將士皆謂自非此時則何以竭忠志於内府哉請從者甚多壬戌加賀中納言利長（時在國）令家士護其母芳春院發伏見赴江戸（此時利長家老前田對馬守横山山城守太田但馬守山崎長門守等從芳春院質於江戸）頃間上杉景勝遣使於最上義光曰我欲推戴秀頼故與内府矛盾足下與

景勝遣使於最上義光令党於己義光佯諾

內府將討景勝降令東國北國

我接隣願爲我爲先鋒入江戶義光謂我與內府修好久矣且次男家親候內府麾下豈屬景勝哉可速斬使者攻會津家臣鮭延氏曰景勝地廣兵多不可輙攻之不如詐諾安彼心而遣使於內府以告彼謀叛而待內府東征挾擊之義光從之景勝喜而贈軍用義光党之分與家士以勵防戰之勢○六月癸酉朔戊寅內府養保科正光女（其母內府妹）嫁黑田長政癸未內府降令於東國北國曰我將討景勝我及中納言可自白河進伊達政宗自信夫進最上義光自米澤進前田利長自津川進堀秀治及村上周防守溝

內府以元忠家忠家長爲伏見城留主

長政長女號常高院

口出雲守可屬之各以七月二十一日爲期可入會津一舉而屠景勝戊子內府發大坂到伏見城己丑內府以鳥居元忠及松平家忠內藤家長爲伏見城留守松平近正副之有命曰我今東征滅景勝不日矣唯慮石田三成有黑心故殊擇汝等居守若有變則能守勿懈且使若狹國主豐臣勝俊居松丸子城以爲援勢庚寅內府發伏見到大津城主參議京極高次奉饗賜名刀光吉且家臣等各賜祿（高次者高吉子也高吉家衰寓於淺井家淺井亡後爲流客高次妻元淺井長政長女而秀頼母之姉也故秀吉令高次爲大津城主高次弟高知爲毛利河內守婿繼領信州采地十万石）織田有樂其子河內守

山名禪高金森長近（號法印）金森出雲守可重細川越中守忠興及其子與一郎京極侍從高知池田三左衛門輝政及其弟備中守長吉池田吉左衛門有馬則賴（號法印）及其子玄蕃頭豐氏伊賀侍從筒井氏福島左衛門大夫正則其子刑部少輔其弟掃部淺野左京大夫幸長德永法印及其子左馬助蜂須賀長門守至鎭黑田甲斐守長政加藤左馬助嘉明藤堂佐渡守高虎藤堂宮內少輔生駒讚岐守一正田中兵部少輔長正小出遠江守中村彥左衛門（中村式部少輔家臣代式部少輔）山內對馬守一豐堀尾信濃守忠氏一柳

監物直盛津田長門守津田小平次富田信濃守古田兵部少輔重勝稻葉藏人古田織部正市橋下總守九鬼長門守守隆桑山相摸守龜井武藏守茲矩寺澤志摩守勝高石川玄蕃頭天野周防守奧平藤兵衛河村助左衛門山城宮內少輔佐藤駿河守佐久間河內守石河伊豆守赤井五郎岡田助左衛門丹羽勘介中川半左衛門三好爲三大嶋雲八光義長谷川甚兵衛兼松又四郎三好新右衛門舟越五郎右衛門平野九左衛門池田備後守及其子彌右衛門佐々淡路守本多若狹守落合新八森宗兵衛

中村又藏能勢宗左衛門清水小八郎柘植平右衛門佐久間久右衛門其弟源六祖父江法齋鈴木越中守溝口源太郎堀田權八戸川肥後守達安宇喜田左京亮野間久左衛門伊丹兵庫頭村越兵庫頭別所孫次郎本多因幡守松倉豐後守神保長三郎秋山右近野尻彦三郎千石少貳分部左京亮施藥院水野河内守佐々喜三郎山岡修理岡田勝五郎箸尾半左衛門大野修理亮山岡道阿彌等素蒙內府眷遇皆從台駕而東行或列前驅或附驥尾總五萬五千八百人是夕內府宿石部驛水口城主長束

內府到吉田城主池田輝政迎奉享

正家到石部請曰明日願枉駕於水口城內府諾賜短刀於正家正家喜而歸水口今夜戌刻內府俄發石部不過水口遣使曰雖有入城之約然有故直馳勿訝又賜良刀正家大驚出城送到土山而歸辛卯內府宿關地藏驛（鈴鹿關坂傍有地藏像故名之）壬辰乘駕到四日市場乘舟到參州佐久島（佐久或作篠）田中長正（號兵部大輔）獻饗膳癸巳入吉田城城主池田輝政奉享甲午宿白須賀驛乙未入濱松城城主堀尾忠氏獻晝餉忠氏父吉晴自越府來謁請從東征內府曰忠氏從行則足矣吉晴歸越府窺石田三成所爲而可告報焉

內府到駿府國主中村一氏輿病來謁

吉晴應命去是夕乘駕留中泉丙申乘輿越佐夜中山山內一豐獻午炊是夕駐馬於島田驛丁酉內府到駿城國主中村一氏疾篤家臣横田內膳奉饗之內府入內膳宅一氏輿病來謁曰一氏罹重病不能從東征甚爲遺念死而猶不休令我弟彥左衛門扶幼息一覺率兵列行伍其言漸嗄且進家臣新村資良大藪氏小倉氏三人列麾下士內府許之是夕台駕泊清見寺戊戌內府到沼津城中村彥左衛門獻饗膳秀忠令本多正信大久保忠隣迎於此拜謁是夕宿三嶋驛己亥到小田原庚子宿藤澤辛丑遊鎌

內府過鎌倉謁八幡宮

三成飛檄四方圖內府之虛

內府定征會津軍令十五條

倉詣鶴岡八幡宮石田三成在佐和山城幸內府東征馳檄於大坂及四方誘同志輩而謀叛其言曰內府不利於孺子不忘大閤之恩者黨我討內府而可翼戴秀賴然其事深秘之故知者少矣○秋七月壬寅朔癸卯內府歸江戶城召諸將議征會津定軍令十五條其一曰喧嘩口論堅止之若有違背者則不論是非可共誅之或爲同僚或爲舊友左袒之則其罪可重於本人若深匿之他日露顯則可處嚴科也其二曰陣營不可漫放火不可亂妨田畝不可陣畝中害農業其三曰入敵陣不可漫掠男女其四曰不

告先鋒不可出偵候其五曰踰先鋒突駄者縱得首級可行重罪其六曰無故混他備者可取其兵器若及異論則可行罰其七曰陣列之進不可由徑也其八曰麾下使者雖微賤者不可背其令其九曰軍正軍監所指揮不可逆之其十曰課役之外不可携長柄若有故携之則每騎可為一柄其十一曰不可恣奪商賈物其十二曰駄馬不可混騎馬左右殊路而可也其十三曰臨陣不可離馬其十四曰乗舟濟河則各可限一隊不可亂爭其十五曰無號令則不可退陣舍（傳稱內府平生大小百戰轉化如神不置軍法唯小田原役與此役定法令耳）從駕

大谷吉繼諭三成從東征不聽以舊友誼不可發遂黨三成

將士遂曰悉會聚江戶城下丙午大谷吉繼發越前敦賀往從內府東征路過佐和山城逢石田三成曰卿去年為諸將被憎殆危然依內府之憐而得免其恩不可忘之何居然在此哉我欲携卿東行故過此耳三成耳語吉繼曰內府東征是我遂志之秋也時不可失矣我既通毛利輝元輝元入大坂則關西皆我黨也當內府與景勝相挑我帥關西軍襲其後則雖內府勇武何得敵哉卿者我舊友也豈可捨我而東哉吉繼掉頭曰不可也當時諸侯用兵無出內府之右者卿雖黨與多不克者必矣且忘恩謀逆甚為不義卿熟思之三成曰我心既决矣吉繼不悅而去然謂我與彼並肩仕先君舊友之好不可廢焉彼以密計語我臨危棄友者所不忍也乃留垂井三日遣平塚氏到佐和山懇諭止其反謀三成不聽吉繼飜思自垂井歸佐和山而黨三成三成大喜吉繼謂三成曰卿實决反謀則盍早告我哉然則擁內府於江州之路可襲取之今既歸江戶是猛虎靠山之勢也擧事不可克嗚呼晚矣悔之不及

內府賜書屋代勝永降令

戊申內府賜書於屋代勝永降令曰加賀中納言利長可為此國総督其入會津則最上義光先鋒可郷導之越後侍從堀

秀治自津川進陣則勝永懇諭勿令有失計村上溝口兩隊可屬秀治但一人可導利長毛利輝元在藝州遣吉川廣家及安國寺惠瓊於東國從內府廣家滯留大坂惠瓊先發過佐和山問三成三成及吉繼說惠瓊曰內府無故擊景勝景勝滅則內府彌恣威而嫉秀頼故我今擧事欲推戴秀頼東征諸將亦多內應者則再馳檄彌招降之卿亦押判而歸勸輝元到大坂則內府殪於東而天下悉服惠瓊諾而歸大坂先告秀元秀元不肯瓊強勸之曰天下之權歸毛利家在此時者必矣乃遣使於廣島招輝元甲寅內

榊原康政爲先鋒赴會津

三成吉繼到大坂與長盛正家議催其黨推輝元爲盟主

宇喜田毛利島津鍋島小西柳川吉川等皆應石田

府以榊原康政爲東征先鋒發江戶而諸將各守次而進內府令曰各可陣白河佐久山芦野大田原以待我告報攻會津三成吉繼發佐和山到大坂與增田長盛長束正家及安國寺議催其黨時輝元自藝陽來會三成等推之爲盟主（毛利家說曰秀元遣使抑留輝元衮然輝元早至至而後有悔心秀元勸輝元絕三成而與內府尋舊盟然輝元不從輝元家臣堅田兵部密語輝元曰秀元嵗稍長秀元不安心故立異論輝元以爲然秀元所言不用之）備前中納言宇喜田秀家筑前中納言豐臣秀秋島津兵庫頭義弘鍋島信濃守勝茂小西攝津守行長柳川侍從立花宗茂吉川駿河守廣家久留目侍從秀包長曾我部宮內少輔對馬侍從宗義智五島大和守純玄平戶法印松浦鎭信高橋九郎元種有馬修理亮晴信相良宮內少輔長每秋月三郎種長高橋主膳正伊藤民部少輔筑紫上野介毛利民部大輔高田河內守藤懸參河守早川主馬助生駒修理亮生駒主殿助竹中伊豆守肥部土佐守橫濱民部少輔奥山雅樂助多賀出雲守杉若主殿助谷出羽守山崎左馬助山崎左京亮赤松上野介川尻肥後守木下左京亮脇坂中務大輔安治堅田兵部少輔等皆應三成總九萬三千七百餘人會大坂加藤清正在肥後熊本城

三成遣使於大津城求質子城主京極高次伴諾

鳥居元忠松平家忠等郤三成使堅守

佐野肥後守避大坂城入伏見

黑田如水在豐前國不應三成招屬心於內府乙卯石田三成遣使於大津城求質子城主京極高次不許三成大怒發兵攻之大谷吉繼曰高次者秀頼之外姻不可妄攻之乃遣朽木元綱於大津說高次曰足下爲秀頼之姻家何黨內府哉不如出質子以交和也高次曰若爲秀頼舉事則我何猶豫此是三成假幼主威成私邪志我何黨不義者哉三成發兵則我死於此城耳高次家臣等謂大敵不可禦也不如佯和出質而察時機圖大坂也高次以爲然遣質子而暫修和議丙辰三成長盛遣使於伏見城曰速避城而去鳥居元忠松平家忠內藤家長松平近正答使者曰內府幕下多勇士就中我輩應擇守此城以百萬兵攻之不肯去孤城無援勢速來攻試吾曹勇若有復我者則斬其使者也使者去元忠家忠等燒城下人家張守禦之勢戊午佐野肥後守因內府之命留守大坂西城至此避退入伏見城三成等令輝元移西城三成等議曰從內府東征諸將其妻兒在大坂城下者可敺之入城中細川忠興妻答三成使曰忠興宅去城不遠願令妾不移城中則爲幸三成大怒發兵圍之處守者曰忠興東行請姑待之三成

三成圍細川忠興妻。妻伏刃死。勝齊河北氏自殺其側。

清正妻潛逃大坂城。歸肥後。

不聽。急圍之。妻曰。我雖婦女。因於敵。不可見辱。乃召處守者小笠原勝齊河北氏稻富氏。而諭之。妻自害。一男一女。男十歲女八歲而身亦伏刃。勝齊河北氏燒宅。自殺於其側。稻富氏亡跡而去。忠興妻。明智光秀女也。三成聞而驚謂。東征諸將各因其妻子。則怨我彌深。故止入妻兒於城中。傳稱。加藤清正妻亦在大坂。三成欲移之於城內。留守梶川氏稱病。求藍輿。蒙大帽。加寢衣。匿往來市中。守番者慣見而知為梶川氏。經日梶川以帽衣送清正妻。載於輿出之。守者以為梶川不咎之。既到河邊時。匿婦人於桶底。以板限之。而盛水提之。載舟而浮到肥後。己未。三成發兵攻伏見城。毛利秀元。島津義弘。宗義智圍坤方。宇喜田秀家圍巽方。豐臣秀秋圍艮方。鍋

三成攻伏見城。元忠家長等守本城。家忠近正守西城。

島勝茂圍乾方。其餘西國將士悉會。環攻之。殆十萬餘騎。鳥居元忠。內藤家長。佐野肥後守守本城。松平家忠。松平近正守西城。豐臣勝俊去松丸。退居京都。江州吏深尾清十郎。岩間兵庫。石部小一郎等來請守城。元忠令之守松丸。駒井氏號猪助甲賀氏號佐右衛門尉等亦分居子城。宇治上林竹菴以平生蒙內府恩顧。故馳來入城。筑前中納言秀秋。島津兵庫頭義弘欲屬內府。故請入城合力破賊。然鳥居元忠疑而不納之。故二將不得已而黨三成。攻城。城兵出與義弘一戰。而入固守之。庚申。秀忠發江戶。到宇都宮。結城少

秀忠發江戶。向會津。結城蒲生等從焉。

將源秀康。下野守源忠吉。蒲生秀行。井伊兵部少輔直政。本多中務大輔忠勝。松平飛驒守忠隆。松平下總守忠明。森美作守忠政。眞田伊豆守信幸。石川玄蕃頭。仙石越前守秀久。成田左衛門尉。山川民部大輔。皆川山城守廣照。水谷伊勢守勝俊。日根野氏。多賀谷氏等從焉。總六萬九千三百餘騎。先鋒榊原康政既到佐久大田原。後陣猶在古河栗橋邊。是日毛利秀元。長束正家。長曾我部宮內少輔。宍戶備前守。吉川廣家。安國寺惠瓊。山崎左近。蒔田權助。松浦氏等三萬餘騎發伏見。到伊勢。陣關地藏。安野津邊。立

加賀野江氏殺水野忠重。堀尾吉晴逕斬殺加賀野江。

三成遣小野木谷等

花宗茂。久留米秀包。筑紫上野介。堅田兵部。增田作左衛門。南條中務。木下備中。石川掃部。高田氏等向伊勢路。是夕。堀尾吉晴自遠州濱松。欲赴越府。憩於參州池鯉鮒驛苅屋。城主水野忠重往會相語。時三成黨加賀野江彌八郎。爲窺關東形勢。偶過此而會於吉晴忠重。酒酣。日漸暮。吉晴醉眠。加賀野江俄起斬殺忠重。時歲六十。吉晴驚覺。拔短刀殺加賀野江。事出不意。故忠重家士謂吉晴殺忠重。故亂擊吉晴。吉晴揚聲述其趣。而制止之。吉晴從者扶吉晴而去。辛酉。細川玄旨守丹後國田邊城。不應三成。三成遣小野

攻細川玄旨於田辺城

内府到小山聞三成叛逆與諸將議討伐事

木縫殿助谷出羽守生駒左近藤懸參河守小出大和守吉英杉原伯耆守等數千騎攻之玄旨固守防之士戍内府發江戸城癸亥到岩槻時風聞三成叛甲子到古河乙丑内府到小山時鳥居元忠内藤家長松平家忠書至詳告三成叛逆内府召先鋒諸將賜饗膳而令井伊直政本多忠勝岡野江雪山岡道阿弥從之告諸將曰先征景勝乎但班師討三成乎各言其志且論曰諸將各蒙大閤之恩而與三成有舊好則欲黨彼尊秀頼者可速歸西我不敢恨之諸將未對福嶋正則黒田長政進言曰某等各棄妻兒於大坂而邑從台駕至此今何變志哉請罷東征速討三成臣等爲先鋒勵志乎賊何難之有細川忠興加藤嘉明等皆曰可也内府從之山内一豐堀尾忠氏啓曰臣等所治在海道願各獻城令麾下士守之而安台慮諸將皆云爾内府喜焉一豐又得其妻書不披封而備台覽示其無二心一說曰一豐與忠氏友善私謂忠氏曰今以何等事悅内府之意以竭忠義忠氏曰我唯欲獻濱松城以表寸丹耳及執謁一豐不讓忠氏先言獻已懸川城故忠氏落第二諸將或啓關東者根本也不可去此八州無識心固守則上方雖騷動不足畏焉唯井伊直政獨謂先平上方則天下早定於一而關東可坐而平諸將皆以

眞田昌幸辭秀忠歸信州其子信幸留仕秀忠

利長攻丹羽長重於小松城利政攻山口玄蕃頭于大正寺皆黨三成故也

内府令政宗攻景勝部下白石福島等政宗拔之

爲然於是西征之議決矣眞田昌幸從秀忠於宇都宮於是告暇曰我與三成執交甚厚欲歸信州爲彼援勢秀忠留之不聽遂去黨三成其子信幸者本多忠勝之婿也故辭父而留候麾下内府聞之賜感書是夕參州苅屋城飛書至小山曰堀尾吉晴餞殺水野忠重内府且驚且怒曰吉晴亦黨三成乎乃欲捕忠氏秀忠曰忠氏義士也必其不黨父之惡少焉苅屋書又至曰前書急遽誤矣加賀野江殺忠重而吉晴殺加賀野江是爲實說内府召忠氏褒吉晴忠勇既而遣忠重子勝成於苅屋領父之采地賜書諭彼家士丁卯前田利家發加賀國金澤城陣三田山此時丹羽長重守小松城山口玄蕃頭其子右京亮守大正寺城共黨三成故利長令岡島備中抑小松而令其弟孫四郎利政攻大正寺城長重出兵襲其後利政擊卻之戊辰利政進入城城兵死者五百餘人利政部下亦死傷多矣山口氏父子僅保本城已已内府留小山令先鋒諸將到江戸以福島正則爲西征之最而使眞田信幸傳領信州小縣地頃間内府令伊達政宗攻景勝部下甘糟氏等於白石城政宗速發兵攻之大克斬首七百餘級城副將登坂氏降

政宗潑殘兵歸會津報捷於小山政宗復攻福島城景勝發援兵政宗擊岡氏破之栗生氏救岡氏全軍入福島車氏須田氏窺政宗不在而發柳川城襲政宗本營放火奪其旗而歸政宗怒攻柳川城然城固能守政宗收軍而歸（一說曰政宗與景勝屢戰奪其旗上杉累代以竹雀畫旗自是政宗家亦以竹雀爲旗紋而顯戰功）南部氏戶澤氏本堂氏六鄕氏赤尾氏岩屋氏瀧澤氏仁加保氏各應內府命率兵會山形城屬最上義光其兵總一萬七千六百餘人義光率之將向會津然聞內府罷東征欲向西而諸隊猶豫不進稍歸其邑義光制之不聽辛未豐臣秀秋

浮貝藤助放矢書於松丸令戍士放火

秀秋義弘乘伏見城火起急攻松平近正戰死

島津義弘競攻伏見城城堅不拔敵放炮如雨壘壁半破然城兵猶力戰浮貝藤助放矢書於松丸戍士深尾清十郎部下曰汝等守城不降增田長盛長束正家議捕汝等甲賀妻兒磔城外汝等若爲內應燒城則非啻活妻子而已必其賜重賞甲賀士卒披見之忽變志應敵返矢文以告燒城之期既而義弘進兵到城橋鳥居元忠松平家忠等奮戰而卻之夜半甲賀戍卒放火於松丸浮貝藤助喜而入城秀秋大軍競進○八月壬申朔伏見城兵火熾矣秀秋義弘合兵陷名古屋壘松平近正（時歲五十四）戰死之義弘兵

伏見城陷松平家忠鳥居元忠內藤家長安藤定次佐野肥後守上林竹庵皆戰死

駒井猪助混敵而免

破外門入城中松平家忠揚言曰今日之死我職分也乃著黑鎧蒙桃冑帶累代所傳之名劔利刀指揮殘兵手自提槍突出奮戰三回左腋傷矣敵兵麕至家忠禦却其近進者而自裁年四十六從士八十五人悉戰死之鳥居元忠曰我守城之帥也不可輕戰乃於本城中央自殺（時歲六十二）城陷佐野肥後守放大銃其筒裂燒死內藤家長亦戰死其部下安藤定次左股傷矢拔其矢戰死上林竹菴力戰而沒其餘城兵二千餘人悉死逃者少唯深尾亡跡而逃駒井猪助混敵中而免（元忠首鈴木孫三郎得之家忠首島津部下別所氏得之近正首秀秋卒

日友氏田島氏相擊得之家長首不詳其得之者一說曰元忠自殺投火中其首焦爛故三成梟家忠近正首或曰元忠力戰數四與雜賀孫一相當孫一曰足下大將也城既燒矣若爲匹夫被害則可痛恨也何不自殺我願賜首以得重賞元忠曰然乃上牀自殺孫一得其首獻三成三成梟之大坂橋畔洛人佐野氏素識於元忠夜竊其首葬於知恩寺云）是日西征先鋒福島正則發

福島爲西征先鋒井伊本多爲監軍

江戶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爲監軍池田輝政淺野幸長細川忠興田中長正京極高次中村一覺（叔父彥左衛門）副之九鬼守隆蜂須賀至鎭寺澤廣高黑田長政加藤嘉明藤堂高虎山內一豐堀尾忠氏生駒一正稻葉通道古田重勝戶川達安本多因幡守龜井茲矩宇喜田左京亮等逐次向上方總五萬餘騎一豐令其

山内一豊避居城懸川、令内府麾下士守之、

内府懇諭馬場昌次、会討木曾石河備前守、

内府賜書於脇坂安元、以不屬三成故、

兵士避懸川城、請内府麾下士守之、而遣質於小田原城、由是駿河以西、城主皆傚之、故内府以一豐為至忠者、内府召信州士馬場昌次・山村氏・千村氏、懇諭曰、聞木曾山郡吏石河備前守黨三成、汝等可歸郷里催兵討石河也、三士謹應命、乃賜書於木曾郡士以遣之、内府召土方雄久、號勘兵衛、於小山遣於加賀國、雄久去年依讒謫於常州、至此其無罪自顯、故如此、内府賜書於脇坂安元、初安治不欲屬三成、然若徒列其黨而遣其子安元於關東、路塞不能行、故獻使於内府而歸大坂、使者到小山、憑山岡道阿彌啓

本朝通鑑　巻之八十　後陽成五　十九　何不成舎蔵

前田利政陷大正寺、山口玄蕃父子自殺、

大谷吉繼率京極朽木脇坂等救大正寺、

其趣、故賜答書、使者歸路經敵境、藏賜書於鞋間、幸免得達安元、癸酉、前田利長令其弟利政攻大正寺城、甲戌、利政競進入城、城主山口玄蕃頭、其子右京亮自殺、城陷、城兵織田孫左衛門尉・成田喜太郎等五百餘人皆戰死、先是大谷吉繼率三千餘騎、向北國、京極宰相高次・朽木河内守元綱・脇坂中務大輔安治・其子淡路守安元・寺西下野守・戸田武藏守・其子内記・平塚因幡守・木下山城守・木下宮内少輔・奥山雅樂頭・上田主水正・赤坐久兵衛等加之、総二萬餘騎、陣敦賀、北莊城主青木紀伊守遣使於敦賀曰、

内府令利政諭佐竹義宣、黨已不應、

結城秀康為關東留

大聖寺城陷、速不來救、則北莊亦難守、平塚・赤坐等説吉繼曰、堀尾吉晴在越府、先不攻之、而救北莊、則前後受敵、請先破越府、而入北莊、吉繼不聽、曰若攻越府而滅我兵、則我勢弱、而利長彌強、遂督師向北莊、是日内府遣前田利政於佐竹義宣曰、卿屬我麾下乎、與逆徒乎、義宣答曰、我於内府無恨、然質子在大坂、故不能從征伐、又不可黨景勝三成、内府怒其持兩端、而令皆川廣照・水谷勝俊等抑佐竹、而命結城少將秀康為關東留守、秀康請從西征、内府不許、秀康不悦、内府諭秀康曰、卿年猶壯、故以從師為榮、

本朝通鑑　巻之八十　後陽成五　二十　何不成舎蔵

守、伊達最上蒲生等副之、

然處守之任固難、如何則方今上方將士妻子多在江戸、我入洛之後、江城若騷動、則彼等皆馳思而無勇、卿在江城、則諸士安心、況其為景勝之敵對者、舍卿其誰乎哉、秀康悦、内府乃令伊達政宗（在奥州米澤城）・最上義光（在羽州山形城）・佐野修理大夫（在野州佐野城）・蒲生秀行（在宇都宮城）・相馬義胤（在奥州中村城）・里見安房守（在房州立山城）・平岩親吉（在上州厩橋城）・鳥居忠政（在上州矢作城）・松平忠利（在下総國小美川城）・松平一生（在上州三義城）・松平信一（在上州布川城）・岡部長盛（在野州那須）・植村泰忠（在上総國勝浦）・戸澤政盛（在羽州林崎城）各受秀康指揮、但各固守其城、勿輕出、殊諭政宗・義光・堀秀治曰、卿

景勝徇越後下倉城主小倉主膳戰死堀直寄救之斬其隊長丸田齋藤等

等其所領與會津接隣能可抑景勝也既而諭秀治
曰我西征後景勝若出兵於利根川則卿亦出矣然
則景勝必撃之也乃決勝敗於一時秀康曰謹守高
命乃居結城城統與羽關東留守諸將（秀康為結城晴朝婿繼其
家故結城累世諸士皆屬之）上杉景勝遣兵於越後徇郡縣時國
主堀秀治令小倉主膳守下倉城堀直寄守坂戸城
會津兵攻下倉直寄馳救之未至主膳戰死直寄怒
而競撃會津兵大破之敵逃去直寄追撃又破之凡
獲首五百餘級斬其隊長丸田齋藤等而報捷於小
山宇都宮內府秀忠各賜感書於直寄乙亥內府自

長東正家使諸將遮東兵入洛

小山歸江戸城頃間三成佐和山大坂往還之間逢
毛利秀元於勢田秀元謂三成曰足下誑秀賴東征
則從內府諸將悉降服三成不聽秀元曰然則速進
到參河遠江待內府決勝敗三成曰君勿勞心如福
島正則池田輝政田中長正輩亦東手而降無日也
三成去秀元謂其近士曰三成不用我言其必敗矣
長東正家令其弟伊賀守守水口城岡本下野守守
龜山城羽柴下総守守神戸城氏家內膳正守桑名
城各黨三成遮東兵入洛九鬼嘉隆來島氏管平右
衛門等率戰艦掠伊勢尾張海邊（此從蜂須賀至鎮九鬼守隆從內府

蜂須賀至鎮九鬼守隆從內府至鎮父家政守隆父嘉隆黨三成

在東至鎮家政守隆父嘉隆在上方黨三成真田昌幸歸信州采地屬三成其子信幸從在內府麾下其
弟左衛門佐以下與大谷吉繼為婣家故從昌幸為敵其餘親族分在東西者不少）丙子三成
分部其黨曰安藝中納言輝元率四萬千五百人（但一
萬人附息秀就自率三萬人出馬按分部雖如此然輝元在大坂令秀元代向伊勢）備前中納
言秀家筑前中納言秀秋八千人土佐侍從長曾我
部泰信二千百人大津宰相京極高次千人立花左
近宗茂三千九百人久留米侍從秀包千人筑紫主
水五百人龍造寺（時乍鍋島稱龍造寺采）九千八百人脇坂中
務少輔安治千二百人堀內安房守三百人羽柴下
総守四百人山崎右京四百人蒋田權佐三百七十

人中居式部少輔三百九十人長東大藏少輔正家
千人總七萬九千八百六十人向伊勢三成六千七
百人岐阜中納言平秀信五千三百人羽柴右京稲
葉彦六兩隊千四百人島津兵庫頭義弘五千人小
西攝津守行長及其部下四隊六千九百人稲葉甲
斐守四百人總二萬五千七百人向美濃大谷刑部
少輔吉繼千二百人若狹少將勝俊木下宮內少輔
三千人丹波七隊士五千人但馬二隊士二千五百
人木下山城守七百人播州姫路士八百人越前東
鄉士二千人戸田武藏守五百人福原右馬允五百

人溝口彦三郎三百人上田主水正重安三百人寺西下野守五百人奥山雅樂頭五百人小川土佐守小川左馬助二千五百人生駒雅樂頭近士千人蜂須賀阿波守家政二千人青木紀伊守六千人青山修理八百人總三萬百人向北陸太田飛彈守太田美作守千二十人垣見和泉守四百五人熊谷内藏允四百五人秋月長門守種長六百人相良左兵衛佐長每八百人高橋右近大夫元種八百人伊藤豐後守祐則五百人竹中伊豆守三百六十人中川修理大夫秀成千五百人木村彌一右衛門五百二十

三成遣狀眞田昌幸令攻信州諸城

人總六千九百十人陣勢多秀頼近士七千五百人馬前士八千三百人弓銃兩隊五千九百人首隊後隊士六千七百人輝元部下士一萬人德善院前田玄以千人增田右衛門尉長盛三千人總四萬二千四百人留守大坂其餘七千人守伊賀總計十八萬四千九百七十人也三成遣狀於眞田昌幸曰卿早可攻小室深瀨川中島諏訪且景勝佐竹義宜出兵於關東則卿亦可合力也越後堀氏請盡忠於秀頼彼妻兒在上方則其言不僞前田利長黨内府然其中心未背秀頼先是上方諸將從内府者大概有内

三成再遣狀昌幸以告軍策

應之約伏見城陷守將鳥居元忠松平家忠内藤家長等戰死斬首千八百餘級細川幽齋蟄居高野丹後國平通日三成向尾州招岐阜中納言秀信而降福島正則到清洲合勢州兵可進兵於參河也遂曰可告捷報也黨我與義者別紙記之以備一見此脚力至則護送而遣會津而可也按此狀表書連名眞田房州同豆州同左衛門佐蓋三成未知伊豆守信幸屬内府也又按此狀未實為服遠國誇說張大其勢也翌日又遣狀於昌幸曰輝元秀家長盛正家德善院相議以信州全附足下猶有餘勢則甲州亦可平之降者赦之敵者屠之森忠政專黨内府不可赦焉若兵力不

足則可遣援兵景勝先揚義旗可賜越後國而可援他一國於堀秀治秀治無貳於秀頼欲與大谷吉繼挾擊利長而平越中也想夫天下諸將久受大閤恩内府攝政僅一年縱受懇遇者豈可背秀頼哉況内府以景勝佐竹為敵何捨之可輙上洛哉且内府所洛八州之間有十五城壘分其兵守之則其餘兵不過三四萬然則海道將士亦不可必從焉然内府無遠慮漫入洛則分兵要路内府沒於尾參之間者必矣今所部分將士先書既告之可逐次進發也伏見戰有功者分内府江州采地十萬石賞之大坂城多

前田利長出師外縁中川宗伴經敦賀被捕大谷吉繼

金銀多砲藥可隨望遣之待其成功可授國郡也前日水野忠重被殺堀尾吉晴被創中村一氏病死是鐵內府羽翼也築紫諸將悉左袒我而勵忠義於秀賴則義軍勢氣日盛無勞心而勵力於邊境義軍東征內府有事則如景勝義宣足下則著常服可入關東實是天之所與而時亦至也誰可猶豫哉足下家族在大坂者甚安穩珍重幸甚己卯前田利長進兵到細呂木（加賀越前境）時利長外縁中川宗伴自大坂赴加賀路經敦賀大谷吉繼捕之而令宗伴作僞書賺利長曰上方悉黨三成而欲自敦賀浮戰艦以襲加

丹羽長重追擊利長後軍松村拜鄉戰死

州其書到細呂木利長大驚引兵歸金澤令家臣山崎長門守高山南房太田但馬守長九郎左衛門等爲殿陣御幸塚備小松城兵庚辰丹羽長重發小松城追利長利長後軍長九郎左衛門返兵戰於淺井畷隔橋相挑長重軍士安孫子作太夫宮田小右衛門成田助九郎不破木工兵衛競進松村孫三郎拜鄉十三郎戰死長氏軍漸疲其隊士松平久兵衛留而合鑓水越縫殿繼之井上勘左衛門大野甚丞太田但馬守及岩田內藏助土坂主馬（此二人太田但馬家僕）同進（號北國七本鑓）長重兵敗走園七兵衛櫻木源太夫留戰

西征諸將集清洲

清正遣使說輝元約封賞左袒三成不遂

拒卻追者於是兩軍互疲而戰罷甲申內府遣村越茂助直吉於清洲問先鋒諸將形勢且在口論之趣各賜書曰聞答茂助之旨可發江戶乙酉西征諸將福島正則等各到尾州清洲正則爲此城主故悉辨諸軍之儲吉田城主池田輝政內府之婿也故諸將各遣質子於吉田以表無二心而待內府之來井伊直政本多忠勝馳書促東輿之早發然內府自若在江戶城秀忠在宇都宮內府諭秀忠曰修營其城而後可自東山道向美濃也加藤清正在肥後國熊本城遣家士卒山氏於大坂謂毛利輝元曰聞三成與

內府挑戰閤下左袒三成若與大和國於我則率兵到大坂爲東征先鋒與內府決雌雄我爲閤下則福島黑田等大概與我同志乎三成曰大和者增田長盛所領也非所私決但足下蒙大閤之恩先入洛而爲秀賴立戰功則其封賞可依請清正不從專屬心於內府富田信濃守受內府命與分部左京亮赴勢州逢九鬼嘉隆賊船於海上挑戰不勝富田入津城分部據上野城然以勢微到津城合力於富田古田重勝據松坂城市橋長勝據濃州今尾城稻葉藏人通道歸小山守岩手城九鬼嘉隆素與通道不和故

景勝蜂起攻溝口秀勝於柴田又圍堀直政於三條

石田、毛利、島津、小西諸將攻大垣織田秀信稻葉貞通援大垣

發兵攻岩手不克而退福島掃部據長島城山岡道阿彌令江州甲賀郡士加之景勝黨蜂起於越後攻溝口秀勝於柴田城秀勝擊破之追北多得首級賊又圍堀直政於（直寄父號監物為堀秀治家老）三條城秀勝往救之未至賊散直政出城追殺數百人秀勝攻賊壘燒其邑而歸柴田丁亥石田三成帥軍而東入濃州大垣城備前中納言秀家薩摩侍從義弘島津中務大輔忠豐小西攝津守行長熊谷內藏助垣見和泉守相良宮內少輔長每秋月長門守種長高橋左近大夫元種丸毛三郎兵衛木村総右衛門其子傳藏等総

清正攻有動城留守南條玄琢拒之被擒

二萬三千六百餘騎從之其餘逐日來屬者猶多岐阜中納言秀信大山城主稻葉貞通其子典通共為大垣援勢三成部將栢原氏率二千人屯瑞龍寺山搆三壘（瑞龍寺在岐阜山麓一說曰島津義弘曾獻誓詞於內府然以三成強勸故結密約黑田長政知之懇諭義弘而從內府義弘頷焉長政請其誓詞以期定其日三成聞之急促義弘黨己義弘不能辭之而遂決志屬三成）己丑加藤清正發熊本城帥四千七百餘騎攻小西行長於有動城圍之數重行長在上方留守南條玄琢率九百七十餘騎開門拒之清正自執鎗競擊之虜玄琢素知其為勇士赦之為家臣然小西隼人猶守城不降清正圍之小西若狹守守八

代為有動援勢庚寅村越直吉到清洲先逢直政忠勝二將問直吉曰內府何遲直吉曰內府令我勞諸將且有直諭曰諸將雖有清洲然其中心不可測也聞與三成永絕之効而後進馬我將傳諸將直政忠勝曰不可也直吉曰其所以如何二將曰上方諸將無貳心且素與三成惡欲待內府之至滅之然內府未至故皆曰內府之鎗曲矣若以實告則諸將不安心卿唯勞諸將而去既而諸將皆會直吉謂我非智者非勇者然奉此使乃知內府令我卒爾告諸將促戰也若從兩監之旨不告直諭而蒙譴責則悔之不

及即見諸將述主旨曰各困軍旅其勞推知之然未見與敵絕交之効諸將若實無貳心則岐阜犬山兩城之內一攻而決勝敗然則速進台旆若戰而敗則即自馳乘馬可救之直政忠勝聞之蹙眉諸將未言加藤嘉明曰台命固當我輩在此累日不及此慮最為無面目福島正則黑田長政山內一豐曰實如嘉明之言諸將皆無異論（一說曰直吉到岡崎時直政忠勝來會加藤嘉明亦迎直吉同席相議而後到清洲告諸將）壬辰清洲諸將議攻岐阜城細川忠興（或作福島正則）曰先示毀岐阜之勢而令池田輝政淺野幸長等抑岐阜而正則嘉明長政等直渡洲股而

福島正則等向岐阜百々越前襲輝政陣不利

進馬輝政曰我不向敵而抑岐阜城甚爲遺念直政忠勝曰我亦留岐阜如足下則内府之姻也何要私戰輕公事哉輝政以爲然而不爭之癸巳福島正則等渡萩原時敵將百々越前俄襲輝政陣輝政同隊一柳直盛先進擊之堀尾忠氏繼之自後擊之百々敗走一柳堀尾斬首二百二十七級參遠駿諸將橫擊敵破之輝政越河追擊之多得首級淺野幸長亦渡河擊木造左衛門佐走之福島聞之曰我爲先鋒未戰後陣既獲首級速不陷岐阜則不止乃先揚言曰可攻犬山城由是稻葉重通稻葉典通去岐阜赴

福島細川藤堂黑田加藤蜂須賀京極池田淺野山内諸將攻岐阜

犬山福島爲一方先鋒向岐阜本城細川忠興藤堂高虎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生駒一正寺澤廣高蜂須賀至鎭京極高知等繼之池田輝政池田忠吉淺野幸長山内一豐有馬豐氏戸川達安一柳直盛堀尾忠氏木下右兵衛尉等爲北方將渡河田異路攻岐阜直政忠勝監之幸長與直政攻瑞龍寺與栢原氏戰忠勝會之而破其營城主中納言秀信自出相挑不克退輝政擊破之斬首七百餘級秀信退入城福島細川藤堂黑田加藤田中京極生駒寺澤等聞輝政得利大怒竭力攻城進到總門甲午福島正則攻

正則虜岐阜城主秀信城陷

岐阜大門京極高知向荒神洞細川忠興山内一豐向淨土寺池田輝政陣長良川自山後進兵既而前後諸軍相爭攻岐阜城栢原氏佐藤氏木造氏津田氏百々氏等力戰或死或逃或降或自殺福島先衆欲入城輝政自後面放火擲其旗於城中揚言曰一番乘（俗攻入敵城曰乘）諸軍競登城主秀信欲自殺福島制之而虜秀信以城授正則正則入本城輝政曰先入城者我也城宜屬我正則不聽直政忠勝曰大敵在前兩將爭功甚爲不可輝政曰然則任兩監之意由是正則入城爲首功三成在大垣聞岐阜之急令杉

三成將杉江氏森氏馳援岐阜黑田藤堂等逆戰鏖之

真田昌幸築壘爲三成援勢

江氏森氏救之黑田長政藤堂高虎田中長正生駒一正等曰福島池田既取岐阜則此敵我輩之分也乃到河田（河田一作河合戸）逆擊之田中先涉川諸將繼之杉江森等敗走黑田長政自執鎗追北手斬渡邊新助（石田軍士）黑田部下最竭戰功田中部下辻氏突杉江松原氏斬其首凡斬獲數百級森氏逃歸大垣城於是諸將報捷於江戸城眞田昌幸其次男左衛門佐構壘於信州小縣伊勢山爲三成援勢憎其長男信幸屬内府出兵掠信幸部内信幸亦發師攻昌幸於伊勢山互有勝負内府賜書於信幸勞之而遣本多正

秀忠討眞田昌幸康政家次忠政忠隣等從焉

信於宇都宮告中納言曰我暫在江戶聞上方形勢御宜進馬於信州討眞田昌幸而直到美濃尾張乙未秀忠發宇都宮向信州討眞田昌幸榊原康政酒井家次本多忠政本多康重大久保忠隣其叔忠佐本多正信酒井忠世酒井忠利號備前守其子忠勝後號讚岐守等列麾下前後森忠政仙石秀久眞田信幸諏訪賴永日根野筑後守石川玄蕃頭等從之總三萬八千七十餘騎結城少將秀康僅率四五人而謁秀忠於塗中秀忠亦退衛兵見焉昌幸聞秀忠之據上田城爲守禦之備是日毛利秀元長束正家帥大軍攻

毛利秀元長束正家攻安濃津城毛利部將中川氏死之筑前中納言秀秋請屬內府三成疑惧

勢州安濃津城城主富田信濃守拒之古田重勝分部左京來救津城毛利先鋒肉戶氏競進破南門亂入城中分部力戰卻之閉門固守之毛利部將中川氏戰死然大兵逼而城危頃間筑前中納言秀秋進兵勢州陣鈴鹿關地藏密遣使於關東依黑田長政岡江雪山岡道阿彌請屬內府內府許之三成心疑之當秀元攻安濃津城而三成諭秀秋同攻之秀秋猶豫不果滯留於關地藏不進丁酉富田信濃守不能拒毛利長束大軍請去城剃髮正家許之由是富田蟄居高野山正家令蒔田氏中鄉氏山崎氏等守

輝元勸大友義統歸國起兵

津城而正家到大垣城與三成合秀元帥師陣南宮山安國寺惠瓊入大垣爲三成議軍事秀秋退關地藏陣江州高宮三成彌疑之先是內府令安藤正次往窺岐阜城形勢今日歸江戶內府曰岐阜如何對曰既陷曰敵尸向何方對曰其頭各向大垣內府曰我知敵敗亡頃間毛利輝元勸大友義統歸豐後國起兵初義統以朝鮮敗軍故嘗大閤譴責除豐後國囚於輝元家而配於常州令佐竹義宣護之以內府之降去年歸京寓本能寺其子義乘在江戶賜宅地食采地至此輝元尋其舊盟遣三好丹後守令歸豐

鍋島勝茂伴攻松坂城

後催其黨義統喜而從之與戰艦并粮食而發舩舊臣吉弘統幸屬之催其黨土方雄久到加賀國傳內府命勸中納言利長再起軍利長弟利政怨抱貳心入能登國稱病不出雄久到能登諭利政不從雄久歸加賀既而利長携雄久帥師發金澤而圍小松城城主丹羽長重拒之相戰踰月鍋島勝茂圍古田重勝於松坂城然勝茂通心於關東故陽黨三成實無攻城之心己亥內府賜書於淺野長政曰卿被讒言蟄居然我知其無罪聞岐阜之役幸長有軍功我甚嘉之方今中納言自東山道向上方卿亦可會之長

九鬼嘉隆逐其子守隆留守者

政喜發甲州向信州內府賜書於最上義光及堀親良告岐阜之捷及拒景勝之趣告諭伊達政宗等亦然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相議令一柳直盛守長松城三成與福原右馬助謀遣間諜者窺長松城直盛捕三四人問三成等奸謀九鬼嘉隆怒其子守隆屬內府而招紀州新宮城主堀內安房守合兵逐守隆留守者而據志州鳥羽城守隆告變於關東內府曰可任汝心守隆構畔桑壘攻鳥羽城父子相戰累日桑名城主氏家內膳救嘉隆攻畔桑守隆擊破之遠藤左馬助西尾豐後守金森長近其子可重合兵攻郡

內府令松平忠利戍小美川以備景勝

上城城主稻葉貞通自犬山城發軍拒之貞通亦通於關東故與西尾遠藤相和止戰直政忠勝令水野勝成松平康長赴曾根壘合力於壘主松下石見守島津義弘陣樂田屢攻之不克內府賜書於輝政忠氏等諸將勞岐阜戰功且告西征在近庚子內府促西征裝（一說曰丁酉池田輝政岐阜捷報初至己亥藤堂高虎使者至賜黃金於使者而後諸將報次至）遂內府留累傳家士分守關東諸城松平忠利戍小美川城忠利曰父家忠死事臣何欝々於此乎望請列台旆之前而見父之死處是臣之願也內府諭之曰景勝亦強敵也小美川者要地也汝堅守而可

內府發江戶向關西松平康元留守本城

也忠利再請之不許而赴小美川○秋九月辛丑朔內府發江戶城石川日向守家成夙入寢室白曰今日西塞吏擇吉辰內府曰然西塞故我往開之遂進秉馬豫擇松平康元（內府異父弟）留守本城石川家成菅沼定盈諏訪賴忠內藤忠政留守西城板倉勝重為城下尹如常（傳稱板倉渋川支族也其祖賴重住參河額田郡父好重屬松平好景戰死于長良之役兄忠重屢從軍旅有戰功勝重初為僧依內府命還俗以循吏曾為駿府町奉行轉為江戶町奉行）東海東山城壘悉入內府掌握故無行路難相州小田原城者大久保忠隣領之駿州沼津城者內藤信成領之駿府興國寺西城者菅沼定仍代國主中

村一學守之豆州韮山城者內藤信正領之遠州懸川者城主山內一豐家士居之濱松城者保科正光代城主堀尾忠氏守之横須賀者三宅康貞其子康信代城主有馬豐氏守之參州吉田者松平家乘代城主池田輝政守之岡崎者松平忠賴代城主田中民部大輔守之西尾者水野勝成代城主田中長正守之尾州清洲者石川康通松平家清代城主福島正則守之松平家信小笠原安元其子信元千賀氏守毛呂崎拒九鬼嘉隆上州高崎城者諏訪賴永守之其餘信州伊奈城者京極高知守之小諸城者仙

石秀久守之諏訪城者日根野織部正守之松本城者石川玄蕃頭守之共屬内府麾下台駕既出前騎後從如雲村串與三左衛門酒井作左衛門爲旗奉行安藤彦兵衛成瀨小吉米津清右衛門小栗又一牧野助右衛門山本新五横田甚右衛門初鹿野傳右衛門大久保助左衛門平塚平右衛門服部權大夫阿部八右衛門城織部小笠原治右衛門鈴木友之助山上郷右衛門加藤嘉左衛門島田治兵衛西尾藤兵衛保坂金右衛門眞田隱岐間宮左衛門中澤主税小栗忠左衛門爲使番是夕到神奈川遣加

大谷吉繼率京極脇坂等發敦賀向關原

藤源太郎於岐阜告諸將曰前度大捷諸將之力既精今我既出江戸卿等可待我父子之至而出師勿妄挑戰也又發使於信州賜書於眞田信幸告西征之事是日大谷吉繼依三成之招率其子吉助及京極高次木下賴繼脇坂安治及安元小川氏戸田氏朽木元綱赤座氏等一萬五千餘騎發越前敦賀向濃州關原畿内南海西海之兵來屬者多矣京極高次素欲屬内府然逼時勢伴吉繼至是自江州歸入大津城揚義旗燒城下民屋張防戰之勢壬寅内府到藤澤是日立花宗茂陣勢多遣使於大坂告毛利

秀忠圍昌幸於上田城

眞田七本鎗

輝元曰京極高次歸大津屬内府不速除則爲後患我攻之爲先鋒願加援兵輝元令毛利元康等帥二萬餘騎與宗茂共圍大津城城兵拒之癸卯内府宿小田原城頃間秀忠圍信州上田城眞田昌幸拒之麾下兵士到城下苅田城中發輕兵欲擊之朝倉藤十郎宣政齊藤久右衛門小野次郎右衛門辻太郎助戸田半平鎭目市左衛門中山勘解由家範合鎗卻之（號眞田七本鎗）敵退而入城太田善太夫放矢射敵牧野康成其子忠成本多忠政不待令乘機而進城堅不能克焉本多正信大久保忠隣指揮罷兵秀忠怒

秀秋陽與三成屬心於内府

秀秋令其家老通好黒田長政

不守令欲誅先登魁士康成忠政曰此非士卒之罪臣等之罪也臣等賜死赦士卒秀忠怒解令康成守我妻砦而赦之自是相持旬餘城不陷丙午内府到島田驛頃間大谷吉繼在佐和山三成遣使告吉繼曰筑前中納言秀秋陣高宮不進仄聞内應關東足下其招秀秋於佐和山生虜之然則其衆自屬我耳吉繼遣平塚因幡守戸田武藏守於高宮狙秀秋秀秋稱疾不逢兩使空歸於是秀秋出師於栢原伴爲屬三成者而令家老稻葉正成（號佐渡守）平岡賴勝（號石見守）通好於黒田長政曰前度以鳥居元忠不許故不能

大友義統攻木築城黑田如水敗之義統敗走

入伏見城其攻城非我志也今猶佯會三成陣然內府至則臨戰必挾擊三成吉繼等悉鏖賊徒竭忠於內府是我志也長政達其旨於內府內府令長政彌固其約也此時長政獻密策曰試令本願寺一向宗蜂起於上方則賊徒狼狽自潰內府不許曰卿志可嘉其謀亦善然我以武威可取天下誅此鼠輩豈借僧徒之力哉長政慙服謝之丁未內府宿中泉九鬼守隆獻使者并首級備覽觀內府曰今般出陣始見敵首可以喜焉乃褒賞守隆己酉內府入岡崎城先鋒諸將陣垂井赤坂待乘駕至是日大友義統到豐後國舊好將士多集時聞細川忠興家臣松井佐渡守等守木築城義統令吉弘氏攻

之不克退陣石垣原黑田如水自豐前帥師來救松井攻石垣原與義統戰於立石義統敗走庚戌內府到熱田驛藤堂高虎來謁承密旨歸赤坂諭諸將辛亥內府到清洲不悆醫小倉宗哲號與安獻藥有驗是日大友義統再攻木築城城殆危如水率二千五百餘騎擊義統松井氏出城率五百餘騎加如水壬子內府猶稱不豫滯留清洲實待秀忠自東山道來會然猶不至是日市橋長勝夜襲大垣城下馬瀨陣斬敵十餘人遣其首於福島正則許丹後國田邊城爲三成黨小野木氏等被圍累月細川玄旨決必死守

細川玄旨爲敵所圍殆危令使獻家傳歌書於禁中

利長攻降丹羽長重於小松城

城密遣使於京師捧家傳廿一代集及源氏物語於禁中副以倭歌一首天皇憐之命京尹德善院玄以修和議而勅使三條參議藤實條烏丸右大辨藤光廣與玄以族主膳正到田邊諭玄旨玄旨不能拒勅命去城入洛癸丑內府到岐阜遣使於北國賜書於土方雄久諭加賀和平之事項間前田利長圍小松城城主丹羽長重密獻使於關東請降服而就利長求和利長許之既而利長會小松城下罷兵利長進攻北莊城城主青木紀伊守拒之雄久入城勸降青木請和令其子右衛門佐從利長內府聞其趣欲令

黑田如水與松井竹中合兵攻降大友義統吉弘氏等戰死

如水又進兵陷阿岐富來兩城

雄久彌平成其事故及此雄久得褒書示利長令長重及青木彌固誓約將徇越前而進入濃州是日黑田如水及松井佐渡守竹中伊豆守帥三千七百餘騎與大友義統戰於石垣原自巳至酉相當七回互有殺傷義統遂敗其將吉弘氏等悉戰死如水遣使說義統曰卿與內府無宿怨且息義兵候關東則降服而可也我爲卿請內府減死一等義統出降如水捕之錮於豐前中津城如水又進兵攻阿岐城殺能谷氏妻子又陷富來城屠殺垣見氏留守者而向筑後國與加藤清正相約悉平九州傳稱黑田長政從內府東征如水留

直江兼續攻最上義光殺江口氏伊達政宗援義光

旗屋或作畑屋

守所部士卒不多悉赦國中獄囚役使之而為軍卒
四人等喜而勵力超群及戰罷而加水召囚等與酒
食曰以是償勞也前罪
難赦也乃又遣獄中　景勝將直江兼續出兵於山
形攻最上義光旗屋砦拔之砦守江口氏死之兼續
送首三百五十級於會津景勝大悅兼續進兵向上
山長谷堂兩城義光設守禦之備遣嫡子義康請援
兵於伊達政宗政宗即日發騎士百五十步卒千百
餘人於山形秀忠聞內府既到濃州留森忠政等於
上田城抑眞田昌幸而馳向濃州至夕宿城下一驛
榊原康政巡視曰如此之時敵若夜襲放火則士卒
狼狽者必矣乃令去驛舍而野處張陣今夜昌幸果

本朝通鑑　卷之八十　後陽成五　三十九　何不成舍藏

立花宗茂圍大津城京極高次去城入高野

內府陣岡山秀秋陣松尾山告內應于內府

發兵窺之議燒驛舍乘其機擊之然見野處陣勢之
巖收兵而退甲寅立花宗茂等圍大津城旬餘京極
高次能拒之攻者千餘人死亡宗茂絕城外之往還
故高次不知台駕既到美濃宗茂等更召毛利大兵
率之競攻之城兵甚苦高次請和宗茂請輝元許之
於是高次剃髮去城赴大和國而蟄居高野山內府
到赤坂陣岡山先鋒諸將迎謁於池尻呂久邊內府
勞諸將曰岐阜之功誠無比倫乃握正則手顧諸將
曰明朝一戰悉鏖賊徒耳筑前中納言秀秋自栢原
進兵陣松尾山佯為三成援勢而遣使於內府曰明

吉川廣家脇坂安治朽木元綱等從秀秋降內府

三成試出兵於岡山迎中村一覺逆戰

日戰半可擊賊徒竭軍忠也脇坂安治朽木元綱小
河氏從秀秋在松尾憑藤堂高虎請降服吉川廣家
為秀元先陣在南宮山密請降服三成聞內府既陣
岡山以明日為戰期試出兵於池尻放鳥銃中村一
覺有馬氏拒之相挑之間死傷若干敵退中村有馬
兵追之敵亦還戰內府自岡山見之遣使止兵佯為
不聞者猶進內府大怒召本多忠勝曰池尻之戰勝
而無益敗而有損汝往諭之罷戰而可也忠勝即馳
馬而出指揮中村有馬兵而去之三成兵士亦恐忠
勝之威望而去或曰井伊直政與忠勝往止兵三成與宇喜田秀家

本朝通鑑　卷之八十　後陽成五　四十　何不成舍藏

三成秀家行長等連署令秀秋應援秀賴不就

小西行長長束正家大谷吉繼安國寺惠瓊連署令
瀧川豐前矢田半左衛門赴松尾山告秀秋家老稻
葉正成平岡賴勝曰秀賴不至十五歲之間秀秋可
任關白統天下而新加播磨國領筑前筑後可為如
元且賜正成賴勝各以黃金三百枚戰勝則於近
江國各授十萬石連署輩誓以神明此言不偽正成
賴勝白秀秋而告使者曰素無貳心今豈變志哉今
夜三成等憚內府之軍營甚近令福原右馬助等守
大垣城而與秀家行長義弘及安國寺等退城而向
不破關原其倉卒之意殆有敗軍之兆且途中逢雨

三成秀家行長安國寺戸田陣關原西　秀秋陣松尾山脇坂朽木小川在其麓　義弘陣關原南　秀元廣家陣南宮山　東軍將正則忠吉直政忠勝陣青野原長政忠興嘉明幸長在其後　輝政長正

從軍皆疲、既到關原、三成・秀家・行長・安國寺・戸田武藏守等陣西方、大谷吉繼率平塚因幡・伊藤武藏在其後、伊藤丹後・督黃保呂衆在其次、筑前中納言秀秋陣松尾山、當三成、脇坂安治・朽木元綱・小川氏有其麓、島津義弘陣關原南、小山・長東正家與毛利秀元及吉川廣家陣南宮山、東軍先鋒福島正則・松平忠吉・內府四男、號下野守・井伊直政・本多忠勝陣青野原北、黑田長政・細川忠興・加藤嘉明・淺野幸長在其後、池田輝政・田中長正・堀尾忠氏・山內一豐・有馬豐氏陣垂井・赤坂間、其餘藤堂高虎等諸將各嚴戒守衛岡山

忠氏一豐豐氏陣垂井赤坂間高虎等諸將守衛岡山館

內府到野上關原間

館、及曉一騎馳詣岡山、白僕是福島正則使者祖父江法齋者也、三成有退大垣之形勢、正則等諸將可追鏖之、願速進大旆也、內府曰、諾、我將往觀諸將之勇、法齋曰、僕嘗拜台顏、故正則命為使者也、內府曰、然、汝來前、法齋拜謁而馳歸、內府乃更衣進膳、一記曰、三成陣關原北、以其家臣島左近為先鋒、其左方織田信高及大坂軍士來會、宇喜田秀家・小西行長・大谷吉繼、其子吉助・平塚因幡守・戸田武藏守陣南亥、秀秋・脇坂安治・朽木元綱・小川氏等陣坤亥、長東正家・安國寺・吉川元康・長曾我部陣南宮山、後島津義弘率其一族陣三成之後、乙卯昧爽、內府告侍臣、以長久手之捷曰、今日一舉屠逆賊者必矣、乘馬既出則天明矣、到野上關原間、備堅陣指揮

備軍

忠興嘉明長政高虎競進西將島左近拒之　直政護忠吉進戰拔群忠吉被創忠勝橫擊破島津陣

諸軍、令堀尾忠氏・山內一豐拒大垣城敵、三成出大垣時、以福原右馬助等為留守、吉川廣家自南宮山獻使者、以家臣粟屋氏為質、命忠氏返其質、而令池田輝政・淺野幸長拒南宮山敵、殊令田中長正張陣於本營前、而備不虞之變、巳刻朝霧晴開、物色分明、則進馬西馳、先戰細川忠興・加藤嘉明・黑田長政・藤堂高虎相競進、高虎姪良勝號藤堂新七郎最初得首級、三成先鋒島左近奮戰拒之、井伊直政護忠吉、忠吉者直政婿也欲拔正則陣而進、正則家士可兒才藏呵曰、正則今日先鋒也、拔此陣先者誰哉、不敢許焉、直政佯稱曰、我是斥候者也、遂

與忠吉馳入敵陣、力戰拔群、忠吉被創、本多忠勝乘良馬、橫擊島津陣破之、義弘退而頻放砲、中忠勝馬、忠勝殆危、梶金平以己馬馬者內府所賜號三國黑長八寸餘呈忠勝、忠勝次男忠朝時歲十九號出雲守入義弘陣、得首二級、其從士等亦善戰得首級、兩軍戰半、秀秋欲見機而發、平塚因幡謂大谷吉繼曰、秀秋叛逆既決矣、不可不備焉、吉繼未知脇坂・朽木・小河・赤座素同秀秋、而令四人拒秀秋、而令其子吉助率二千五百餘騎陣山中、向垂井陣山左、次男山城守頼繼率一千餘騎陣山右、而吉繼自率六百餘騎不去初陣、謂其部下曰、三

高虎京極高知馳當吉繼 高虎先鋒藤堂良政為島政勝所殺 良政從士殺政勝 奥平貞治戰死 秀秋突吉繼陣 平塚因憍奮戰死

成非可敵、內府者、我不忍捨朋友而至此、則死者所素期也、我多年罹疾（病癩）目不明、恐不遑自殺而逢生檎之恥也、乃脫鎧輕身、繫馬繩於傍木、而示早自殺而不退也、藤堂高虎、京極高知、爭馳當吉繼、吉繼力戰拒之、高虎隊長藤堂良政先登、為島政勝（左近子）被害、良政從士殺政勝、此間內府遣奥平貞治於松尾山、勸秀秋、曰時至、秀秋曰謹諾、貞治反命、逢敵得首級而戰死、內府憐之、（毎日賜食祿於貞治母）既而秀秋率一萬餘騎、突大谷吉繼陣、先鋒平岡賴勝為吉繼被敗而退、稻葉正成代之競進、其勢甚銳、吉繼部下離散、平

大谷吉繼自從家士湯淺五助格鬪死 大谷兄弟逃赴敦賀 忠興長政嘉明長近

塚因憍、遣使於吉繼曰、戰疲衆散、我可戰死、卿亦自殺而可也、於是平塚入秀秋陣、奮戰而死、（小川部下樫井氏得其首）吉繼聞之、而自殺於馬上、家士湯淺五助斬其首、投泥中、而入敵陣死、（藤堂高則得湯淺首）大谷吉助及山城守自己陣馳來、吉繼既死、從士或散或降、秀秋大軍及脇坂・朽木・小川・赤座等分兵圍擊之、大谷兄弟部下多戰死、僅殘者二十四騎、大谷兄弟欲自殺、家士橋本氏曰、此陣雖敗、然大坂佐和山猶堅、不可妄死、乃脫圍而逃赴敦賀城、（大谷兄弟到敦賀、欲再起兵、然無應之者、故去敦賀赴大坂）田中長正・細川忠興・黑田長政・加藤嘉明・金森長近

等進擊三成陣 織田河內守殺戶田武藏守 戶田從士鶴見氏同死 兼松正吉坪內利定父子等各有戰功

等、諸將進擊三成陣、島左近等拒之、石河貞政（號伊豆守）一番得首獻之、其鎧朱殷、佐々淡路守亦提首來、與貞政爭先後、貞政曰、卿得之於何處乎、內府曰、我既知之、然不咎佐々、於是織田有樂・其子河內守・古田重勝・猪子內匠・舟越景直・佐久間安次・其弟勝之七人齊進、（安次勝之共柴田勝家姪）有樂斬横山喜內、津田長門守與戶田武藏守接戰、河內守自側突殺、戶田得其首、戶田從卒鶴見氏同死、兼松正吉・坪內利定・其子家定・安定・定吉・正定・小坂氏・安孫子氏・熊谷氏各有戰功、既會秀秋進兵、吉繼死、東軍乘勝、諸將勢銳、三成

有戰功 三成秀家行長等敗走 麾下士伊丹兵庫河村氏村越兵庫等戰死 直政追義弘 島津豐久阿多忠資死之 井伊直政中砲

及秀家・行長等悉敗逃入伊吹山、諸將追擊而斬獲甚多、總八千餘級、（此役麾下之士伊丹兵庫・河村助右衛門等戰死、村越兵庫屬藤堂高虎陣中而死、又松倉豐後守屬井伊直政隊有軍功）井伊直政戰疲暫憩於高處、島津義弘率殿兵五百餘騎、整列而退、向牧田、直政追之、義弘班師而待之、直政競至、島津豐久戰死、阿多忠實代義弘稱島津兵庫頭而死之、義弘幸免、到伊吹山、直政急追之、時炮中直政、而馬驚、部下扶之而退、此間義弘逃去、（義弘部下川上氏・押川氏・久保氏欲廻伊吹麓而逃、赤衣武士數百騎競追、就中一將先群而進、川上卒出石源藤窺之、放炮中彼將、而墜馬、軍衆擾亂而扶去、或曰此將即井伊兵部少輔直政也、未知然否、又曰此時從義弘逃者三十七人）淩近江伊勢伊賀之

池田淺野等攻南宮山長束毛利長曾我部等敗走吉川福原既通東軍故不戰

艱難經大和河內而到大坂悉携其質子而歸國池田輝政淺野幸長及駿河遠江諸將攻南宮山與長束正家及毛利秀元長曾我部泰信等相戰吉川廣家福原越後守既通於東軍故不戰既而正家泰信等軍敗逃向勢州安國寺投秀元陣欲自殺秀元不忍棄而擁之逃赴伊吹山一說曰吉川廣家福原越後豫憑黑田長政說直政忠勝曰若賜長門周防兩國以存毛利家則屬麾下輝元秀元可無異論直政忠勝白之內府許之然輝元秀元不知之由是廣家在先鋒不與東軍戰故秀元正家不知三成既敗既而聞東軍勝而正家逃去

本朝通鑑　卷之八十　後陽成五　四十五　何不成舍藏

翌朝秀元退去云々內府陣高處踞胡牀點撿首級時人稱其地曰實撿山召侍臣曰携胄而來皆謂我軍既捷今何求胄哉侍臣捧胄內府乃著之顧視左右曰世諺有言曰勝而結胄之緒是也於是諸將皆至本多忠勝爲之先容啓曰今日上方衆戰功無比類福島正則曰忠勝進退指揮過於素聞內府曰忠勝練武事不始於今忠勝曰如彼碌々之徒不足算焉時忠吉裹瘡而來內府曰汝被瘡乎對曰甚輕井伊直政痛瘡掛手於轂而來前內府大驚不覺起坐曰兵部被瘡乎輕耶重召左右曰速進藥筐手開筐賜藥於直

內府愛直政過其子忠吉諸將感服之

政而後分授忠吉衆皆謂內府愛直政過於其子非諸將之所及也直政顧諸將揚言曰今日之戰决無先於我者雖欲讓諸將然時至見機而進諸將無咎無禮則爲幸意氣揚々不屑瘡痛內府曰卿戰功豈啻今日而已哉正則曰大哉內府之威風一擧而强敵悉敗矣一日大捷如此古來未曾聞焉山岡道阿彌曰實如晴夜之明快哉請唱凱歌俗曰勝鬨遠近內府曰縱雖百戰於平野之軍則百勝可知也今日之戰捷悉是諸將之力也然我心猶不安何則諸將妻兒皆在大坂其中心忡々可推知焉我獨悅樂行凱歌哉自今三日之內

本朝通鑑　卷之八十　後陽成五　四十六　何不成舍藏

內府召秀秋於松尾山謝通志之厚

入大坂全各妻兒還附諸將則我心安矣凱歌在其時爲當也諸將垂淚稽首感服共唱萬歲本多忠朝血汐而至內府壯之織田有樂携首級執謁內府勞之有樂曰自耻非老者之所爲也內府遣村越直吉於松尾山召秀秋秀秋軍士滿山如雲直吉往而傳命秀秋喜率從者十餘人伴直吉而來脇坂安治安元朽木元綱小川氏從焉內府下胡牀見秀秋秀秋跪地而謁內府曰從前通志之厚悉知之今日之戰功不違其言怡悅殊甚秀秋平伏其首就地脇坂朽木小川拜於其後內府諭秀秋曰足下富春秋今日

水野勝成陷大垣城

内府放織田信秀於高野山

直政攻佐和山城秀秋為先鋒

石田隱岐守固守

之事在我為大幸他後勿抱貳心欽哉秀秋請曰願得先鋒之命速屠佐和山城内府曰我既命井伊直政攻佐和山足下同往合力脇坂朽木小川等可從之於是直政先向佐和山秀秋等繼之（米津氏小栗氏抽麾下混）先鋒得首級（先鋒得首級）此時結城秀康使者亦得首級備觀覽内府曰汝健則早往告捷於參河守（秀康）使者對曰彼小疵艱於急馳曰能保養而可也以他使告參河守耳日既暮矣内府館大谷吉繼山中舊壘是日水野勝成出曾禰壘攻樂田自執鑓破敵而進攻大垣城中村一覺松平康長兵屬之昨夜三成出大垣之後福原

右馬助守本城垣見和泉守熊谷内藏允木村氏（號宗右衛門）守第二壘高橋元種秋月種長相良長每守第三壘勝成等急攻第二壘放火陷之報捷於關原内府褒之賜黄金於使者中納言織田信秀自岐阜城陷囚於池田輝政所内府以信長嫡孫故不忍殺之放於高野山今夜井伊直政等進陣今洲丙辰内府發山中進而陣佐和山之南野井伊直政攻佐和山城筑前中納言秀秋為先鋒脇坂朽木小川等從之石田隱岐守（三成父）石田木工頭（三成兄）宇多下野守（三成舅）守城城兵聞關原敗而大半離散留者僅百餘騎

相良秋月高橋投書於水野勝成内應

直江兼續攻長谷堂上山兩城

然猶固守不陷秀秋前隊戰疲而退稻葉正成等代而攻之長谷川守知在城謀導秀秋兵入於城中事覺守知出城奔秀秋陣相良長每秋月種長高橋元種密投書於水野勝成松平康長曰我輩本無黑心三成強招之守大垣今若赦三人之命幸賜舊地則斬福原垣見熊谷木村首以城而降勝成許焉相約曰誅彼等則舉旌招之内外相應入城可一舉陷之約定待其期是日景勝將直江兼續分軍為二隊攻長谷堂上山兩城兼續陣須賀澤山（距長谷堂十餘町）別將春日左衛門佐陣其麓最上義光所置長谷城主志

直政急攻佐和山城隱岐守木工頭宇多氏害城中婦女共自殺城陷

村氏（號伊豆守）令其部下大風氏横尾氏率精兵二百人夜襲春日陣大克斬首百餘級義光聞之令鮭延氏（號越前守）赴長谷堂與志村同守城丁巳井伊直政競攻佐和山放火入城城兵不能戰石田隱岐守木工頭宇多下野守害三成妾及城中婦女而三人共自殺殘兵或戰死或自害或降或逃城陷福島正則陣愛智河望見直政軍勢謂城若不陷則可救而拔之然城早破矣内府令石川康通内藤信正西鄉正員守佐和山内府命田中長正曰賊魁三成戰場亡跡我想其匿巢穴乎今佐和山既破然彼不在焉卿知此

州之形勢可捜索而獻之正長乃圍伊吹山下遍求之是日毛利秀元率敗軍擁安國寺自伊吹山踰磨針峰到佐和山下過内府陣前内府令永井直勝問阿誰見秀元以互相知通言語直勝曰福原越後從乎秀元曰既先直勝及命内府不咎之安國寺亡跡而去留狀於秀元曰拙僧運窮欲自殺然閤下猶衛護之今過内府陣前然無他變不審閤下與内府和乎猶爲敵捍乎然則我從行則必爲閤下煩故自是永別矣秀元追尋之不知其所往秀元到大津逢黑田長政長政曰天下既服内府則足下亦留此待台

内府賜書稻葉正成
長束正家入水口城自殺
氏家内膳羽柴雄雅龜山城主岡本氏皆降服

旆之至執謁而可也秀元辭之到大坂會輝元内府賜書於稻葉正成曰今般秀秋軍功汝所勸成也恩賜若干品且令村越直吉懇諭之長束正家率敗卒過勢州山岡道阿彌追撃之斬首百餘級正家僅免入水口城欲取城下人之質子而成守禦之備然人民離散無從者正家父子自殺桑名城主氏家内膳神戸城主羽柴雄雅龜山城主岡本氏皆憑山岡道阿彌降服内府召道阿彌曰不勞干戈而服數城汝功不少道阿彌曰是内府武威之餘也内府慮軍士濫妨京師遣近藤登助秀用伊奈圖書加藤源太郎

立花宗茂与木下家定同欲守大坂不聽怒歸筑後

於相坂譏往還者監察非常立花宗茂聞關原敗率部下二千餘人入洛遣使於木下肥後守家定（大廳兄秀秋父）等曰秀秋違約抱貳心故三成敗亡足下未忘大閤恩則我伴足下守大坂盡忠於秀頼也家定答曰我唯護大廳則大坂之守非我任也宗茂怒馳到大坂遣使於毛利輝元曰内府適日可來此也足下其守城拒内府乎然則我亦留此勵戰功輝元答曰我心未決宗茂大怒歸筑後據柳川城毛利輝元部將肉戸氏曾禰氏村上氏野島氏等發藝州到伊豫五箇島遣使於眞崎城（加藤左馬助嘉明所領）曰典厩在東留守

林藏主捕小西行長獻内府

之勢不能拒我輩速去城而降嘉明弟内記及佃氏中島氏安達氏等答曰不敢去以死守之今夜佃氏等俄襲敵於三津城肉戸拒之荒川氏戰死（號甚右衛門）佃等撃殺村上氏曾禰氏野島氏等佃亦被創而退既而城兵平岡氏變志議納敵於城中取江原古壘加藤内記攻三津敵不能戰内記陣紀山江原敵出輕卒刈我田内記率眞崎兵撃却之（此時嘉明妻在大坂而關原之捷未達豫州故内記遣勇士河村權七於大坂護嘉明妻）戊午内府陣江州八幡山關原人林藏主捕小西行長獻之行長自關原之敗竄于伊吹山而出糟賀部村林藏主見之行長知

相良長每秋月高橋伴招垣見熊谷木村悉殺之

難適而自呼曰我是小西攝津守也汝捕我而可受內府之賞林藏主曰然則自殺而可也行長曰我是耶蘇之宗也耶蘇之法禁自殺之事故我慾遣耳林藏主即捕之入竹中重門（號丹後守）之家重門携之而到內府館獻之內府賜黃金百兩於林藏主而附行長於村越直吉因於其舍獻之（或曰重門捕行長到草津重門者関原領主也）相良長每秋月種長高橋元種伴招垣見熊谷木村於大垣外郭悉殺之揮旌於城中水野勝成競進入城城兵迎降松平康長不欲和議而急擊之城兵怒違約而挑戰守城然聞三成敗亡勢氣大減是日景勝

景勝別將穗村椎野上泉攻上山城城主里見氏擊破之三將皆戰死

部將春日左衛門攻長谷堂城城兵放箭投石打殺百餘人春日敗退鮭延乘機擊直江陣頗得首級而歸城直江尾之志村拒之鮭延全兵入城景勝別將穗村氏椎野氏上泉氏攻上山城城主里見民部大輔及草川氏拒之大破之穗村椎野上泉皆戰死里見得首七百餘級報捷於最上義光己未內府到草津驛勅使來賀平賊廷臣僧綱及洛人悉來迎之福原右馬助請降去大垣城而赴高野山水野勝成西尾吉次入城內府令松平康重守大垣城內府命福島正則池田輝政淺野幸長曰卿等先我入洛衛禁

安藝兵掠久米寺黑田飛松川合三氏共戰死

中嘖大驪（秀吉夫人）且洛中號令及諸國移文三人連署而可施行（傳稱洛商中島清延後藤光次亀屋永仁捧洛中制札徇於街衢閭里）是日安藝兵士掠豫州久米寺加藤嘉明留守佃氏率兵往擊之黑田氏（號九兵衛）先登中砲而死飛松氏（號助兵）川合氏（號九郎兵衛）共戰死佃等猶挑戰時關原捷報至藝兵驚畏而歸帆庚申內府到大津驛暫留駕於此令奧平信昌鎮京師加藤正次（號喜左衛門）板倉勝重（號四郎右衛門）大久保十兵衛（後號石見守）副之且以前田玄以部吏松田氏小池氏等爲屬僚加賀中納言利長來大津謁內府內府褒其北陸戰功是日黑田如水降安喜

相坂關守伊奈圖書辱正則使者使者怒死直政忠勝正則輝政長政幸長高虎豐氏向大坂增田毛利護秀賴在城

城城主大友義統黨也頃間福島正則使者過相坂關與關守伊奈圖書口論圖書下吏戲扶打福島使者使者恥怒自殺留書而呈福島福島恃功頻訴不止內府不得止令圖書自盡辛酉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福島正則池田輝政黑田長政淺野幸長藤堂高虎有馬豐氏列陣於葛葉而向大坂城時增田長盛奉秀賴在本城毛利輝元在西城輝元長盛所議不合中心不睦共畏內府之威而憑長政及井伊直政請和壬戌內府許大坂請和癸亥秀忠到大津驛謁內府退而陣草津（一說曰內府憤秀忠之後軍期暫不相見）是日田中長

田中長正捕三成而獻內府

正捕石田三成於江北草野、獻於大津館、初三成遁關原、匿伊吹山、而踞蹐草野幽處、著襤褸、被破笠、以匿面、揷鎌於腰、佯爲樵夫、罹河魚病、困臥藪中、長正士卒搜得而怪問曰、汝何者哉、答曰、近邊樵夫也、長正士澤田氏（號莊左衛門）素知三成面、而生擒之、懷中抱匕首、（長一尺二寸、曾秀吉賜三成也、）三成請長正曰、我忍恥匿身、待再擧之時、然運命極而被擒也、卿若不忘舊好、則幸許自殺、長正曰、汝是賊魁也、乃令僕從堅束縛之、三成罵呵不已、既到館、內府賞長正勞、而拘三成於本多正純舍、遣醫治其病、（一說曰、三成罹腹疾、匿草際、飢而將死、脫佩刀之金鐔附

奥平信昌捕僧惠瓊於洛本願寺

正則嘉明入正純舍嘲哂三成

一奴、到閭里買餅、餅家怪而尾奴之所往、見一人隱卧深草之中、而到田中舍告之、田中以餅家爲鄉導求之、即是三成也、）奥平信昌捕安國寺長老惠瓊、瓊比日竊居鞍馬山、聞搜索太急、而入京、匿本願寺內端房、信昌聞之、遣兵於端房、時瓊乘輿而出、遇之途、其寵童知不可遁、而拔刀曰、天命既極、與死於他人之手、不如死我之手也、瓊出頭、童斬之、瓊大驚縮頭於輿中、時信昌兵士馳來捕之、獻於大津館、內府令村越直吉囚禁之、而使直吉賜衣於三成、行長、安國寺、福島正則、加藤嘉明等入正純舍、見三成曰、治少可憐、三成顏色自若、接待之如舊時、嘉明出語人曰、彼姦佞也、若赦死一等、則數年之間、受內府之眷遇、可如秀吉之時、然則我輩危哉、我不見彼梟首、則猶不安心也、或問三成曰、何不死於關原、而逢此大辱哉、三成曰、起大事者、豈如匹夫匹婦可輕死哉、苟全一身、則猶非無所期也、直吉承命授衣、曰、是上之賜也、三成微笑曰、上者誰謂哉、直吉曰、內府一戰服天下、汝何云爾哉、三成曰、今既如此、然一時恩賜、謝而有餘、汝善爲我等言之、其後低首不開口、頃間京極高次自高野山下、歸大津、謁內府、內府曰、旬餘守城之勞可以嘉焉、唯惜不能堪一日之守、而不聞我大捷、若待

直政忠勝正則輝政長政幸長高虎入大坂城迎內府

我至此、則其功十倍而已、初鍋島直茂在肥前國、素屬內府、然其子勝茂在大坂、逼時勢、應三成、及關原之敗、勝茂留伏見、謝罪、時直茂使來、懇款於內府、勝茂望請曰、聞立花宗茂逃歸筑後、據其城、臣願到肥前、催兵斬宗茂、以贖罪、內府許之、賜印章於勝茂、領其舊地如故、勝茂悅、即日發途、甲子、毛利輝元畏內府之威、而避大坂西城、退居木津、井伊直政、本多忠勝、及福島正則、池田輝政、黑田長政、淺野幸長、藤堂高虎、有馬豐氏、入城奉迎內府、是日正則、長政、幸長謁秀頼、乙丑、秀頼遣大野修理亮、柘垣大炊助於大

内府放逐增田長盛於高野山放其子守次於岩築

最上義光到長谷堂兼續燒其營而退

津啓内府陳謝曰今般之亂三成自專所爲也秀頼弱齡不嘗知之仰請宥恕耳内府憐而許之秀忠發草津過大津謁内府而宿伏見内府減增田長盛死罪一等放逐之蟄居高野山長盛出大坂本城自城門至木津壑下群士列立左右令長盛過其中而放長盛子守次於武州岩築令高力忠房禁護之歴年長盛亦因於岩築城是日最上義光帥師至長谷堂與直江兼續對陣未戰關原捷報至兼續焚其陣舍而退溝口左馬助杉原常陸介爲殿義光追之溝口杉原敗走義光斬首一千餘級兼續據險而待義光進擊不克退

本朝通鑑 卷之八十 後陽成五 五十五 何不成舍藏

内府移大坂西城攝家門跡公卿咸來賀

而張陣兼續不追之丙寅景勝部將齋藤柿崎氏催其黨據越後國下田村岩堀親良發兵擊之大克斬首百餘級丁卯内府發大津及過伏見而秀忠執謁内府曰明日先我可入大坂既而乘駕過藤森時酒井重忠號河内守其弟忠利號備後守拜於路傍内府召二人於乘輿畔曰松平忠良號甲斐守大須賀忠政號出羽守假守大津城然齡猶弱汝昆弟往代守之今夜駐駕於淀戊辰秀忠自伏見入大坂子城稱二丸是夕内府自淀移大坂西城諸將悦賀内府秀頼在本城如元禮遇甚厚己巳勅使到大坂西城謁内府賀其成功攝家

黒田如水再圍富來城

伊藤祐慶攻高橋氏於宮崎城

清正陷有動八代兩城留守小西隼人及若狹自殺

門跡公卿雲客乃至列士庶人群來拜賀焉是日黒田如水再圍富來城此城垣見和泉守所治也留守者未知垣見死於大垣而固守拒之黒田長政捕垣見筆吏口良氏遣豐後詳告垣見被害伊藤祐慶以其父民部大輔屬内府故自大坂歸日向國攻高橋氏於宮崎城祐慶猶幼家臣等請黒田如水撿使以監其軍頃間加藤清正圍有動城累月城兵固守不陷互有勝負既而關原捷至有動留守小西隼人八代留守小西若狹自殺清正取兩城悉赦其士卒以爲己家士島津義弘歸國之間路過黒田如水加藤

本朝通鑑 卷之八十 後陽成五 五十六 何不成舍藏

宇喜田秀家依島津匿身

長曾我部

清正陣屢挑戰然無恙而歸大隅國龍伯不喜義弘違内府之約屬三成故雖歸國不見義弘義弘陳曰我欲入伏見城竭忠於内府然鳥居元忠不許之是以不得止而暫黨三成也龍伯怒稍解一説曰清正圍有動城時有動守兵請救於薩摩龍伯爲之發兵於佐敷圍之清正救佐敷如水爲清正援勢既而關原捷至薩兵解佐敷圍而去傳稱如水清正專爲内府勵戰忠然實有并呑九州之志及聞關原捷而如水嘆曰嗚呼治少拙也若支半年則九州者我與清正之有也宇喜田秀家當艱難到薩摩依島津義弘匿身長曾我部泰信逃歸土佐國國中亂起泰信漸平之而獻使於

秦信歸國請罪待命

毛利輝元就直政請和

内府梟三成惠瓊行長於三條河原

大坂請罪待命。内府赦死一等、削土佐國、放逐之。毛利輝元去木津歸安藝國。内府忿怒不解、遣秀忠帥師西征。輝元畏而就井伊直政請和。曰内府幸全我家、則領周防長門兩國而足矣。其餘所領八州可獻之。直政爲懇請之。内府許之、而西征之事止。○冬十月辛未朔、内府命與平信昌載石田治部少輔三成・安國寺惠瓊・長老小西攝津守行長於車、徇洛中、令吏卒監之（三成車在前、安國寺在中、行長在後）。悉斬之四條河原、梟其首於三條河原（簡版上各書其姓名）。觀者如堵。是日直江兼續退陣據險。最上義光進擊之。兼續發伏兵挾擊之。義

義光兼續決戰死傷尤多

伊藤祐慶攻日向宮崎

内府賜誓詞於輝元授周防長門兩國

光軍敗、死者數百人。義光不退、再戰破兼續陣。兼續敗退。義光追之。兼續還戰。遂收兵而歸會津（義光兵死者六百二十餘人、兼續兵死者一千五百餘人）。壬申、義光令其將志村氏攻谷地壘、招降景勝將下氏（號次右衛門）。以爲先鋒、向莊内。伊藤祐慶攻日向宮崎、斬城守近藤氏・岩切氏等三百餘級（此後祐慶聞高橋在大垣城、降内府、返其侵地於高橋）。乙亥、内府賜誓詞於毛利輝元及其子秀就、曰赦父子之命、授周防長門兩國。若有許不軌、則可糺其虚實。妄不可加譴責也。井伊直政亦副誓文、而爲其證。於是除安藝備中備後因幡伯耆出雲隱岐石見八州、輝元賜此誓

細川忠興攻福智山滅小野木報田辺役

詞、而後以秀就爲嗣、而分長門豐浦授秀元（一説曰元就領十州、至輝元不領因幡、其餘九州如故。但備中伯耆各半國、不全領也）。丁亥、前田利長到大坂、謁内府。内府遣榊原康政、於其第賞今般軍功、加賜加州之能美江沼二郡二十萬石（丹羽長重小松城、山口玄蕃大正寺城、在此郡内）。而責前田利政滯軍旅、而除能登國、併賜利長、而歸國。初利家領越中能登兩國、加賀二郡、而以越中附利長、以能登附利政。至此利長全領三州、總計百二十萬石。戊子、細川忠興望請赴丹波國、攻小野木縫殿助於福智山城、以報田邊役。山岡道阿彌往諭小野木修和議。小野木去城入洛東山、

石川掃部助與立花宗茂攻大津城關原戰後匿脇坂家至是自殺

九鬼守隆請赦父嘉隆死罪見聽家士豐田氏專斷斬之

最上義光獻捷書於内府

自殺。梟其首。石川掃部助與立花宗茂等攻大津城。聞關原之敗、跼蹐僅免。匿脇坂安治家。安治憑井伊直政請減死罪一等。直政曰、速令自殺而可也。掃部自盡。梟其首於小野木傍。頃間九鬼嘉隆爲其子守隆被攻、去勢川鳥羽城、亡跡蟄居家臣豐田氏家。守隆詣大坂、憑池田輝政、請代已軍功以赦父死罪。内府不許。守隆又憑福島正則、與輝政再請之。内府聽之、赦嘉隆死、且加賜二萬石於守隆。未到鳥羽、豐田既斬嘉隆。守隆大怒、誅豐田。甲午、最上義光捷書到大坂。曰九月十五日・二十四日・二十九日、長谷堂三

德川義直生

内府召德善院玄以以曾告密事少宥之

戰斬上泉主水正岩井備中守松下木工助等百餘人十月朔追敵於長井境斬千餘人又白石寒河江左澤長崎富置等戰斬首千五百餘級又攻莊内大浦城斬松下父子三百餘人攻仙北柳田城殺男女五百餘人伊達政宗借騎士百五十人歩卒千餘人鳥銃百二十挺丁酉内府不豫戊戌内府男義直生於大坂城（母清水氏諱龜初名義利後改義直幼名五郎太丸後稱右兵衛督賜尾張國任大納言）己亥内府平復是月内府召德善院玄以稱病不出玄以其罪雖與長盛等齊然曾告密事於内府且與三成等所謀書中雖載其名不押連署故内府雖

山中直友捕島津家士本田助丞新納旅菴而糺問

清正如水攻立花宗茂於柳川城宗茂謝

咎怒然少宥而不責之毛利輝元剃髮改名宗瑞（一説曰輝元剃髮在除八州之前今從公卿補任）初島津義弘軍敗歸國時其家士本田助丞新納旅菴後而不能從焉匿在鞍馬山頂間山中直友捕二士糺問之二士欵請曰義弘素不背内府欲入伏見城合力於鳥居元忠而竭戰忠以元忠拒不入故不得已黨三成也直友密與井伊直政本多正信議遣助丞於薩摩曰龍伯速入洛謝罪則内府震怒或其解乎直友副使者和久氏以爲之證加藤清正黒田如水進兵於筑後柳川城遣使問立花宗茂曰卿猶不服内府乎宗茂不答鍋島

罪内府赦移于奥州

如水攻降毛利壱岐守又降富來城

直茂勝茂率大軍圍柳川城宗茂蟄居家臣小野和泉守守城拒之○十一月辛丑朔癸丑黒田如水攻小倉城城主毛利壹岐守避城而降内府附采地一萬五千石於興福寺賜印章戊午是日富來城兵聞垣見和泉守死於大垣去城降黒田如水鍋島父子攻柳川城甚急清正如水勸宗茂去城宗茂以城授清正到大坂請罪内府宥之削采地移之於奥州賜二萬五千石（一説曰宗茂避柳川寓肥後國清正厚遇之且招其家士於肥後悉與月俸又筑紫廣門以黨三成其采地被没收而依清正在肥後）加藤清正黒田如水到大坂拜謁内府秀忠共慰其軍勞内府使井伊直政

清正如水到大坂謁内府慰其軍勞

本多忠勝榊原康政本多正信大久保忠隣告秀忠曰欲授闕國於諸將有功者且以關東爲本城乎以上方爲本城乎不知謂何乎秀忠報曰小子何知焉唯爲治國理民所可宜定開幕府則幸甚請隨盛意而裁制之則小子唯命是聽五使復命内府大悦曰然則居關東臨天下而可也諸將封國之事老夫圖之一説曰内府試問老臣等曰中納言（秀忠）參河守（秀康）下野守（忠吉）孰以成我事各有所言唯康政忠隣啓曰中納言公爲冢嗣既有年令何更議之哉云云或曰此非公議唯各所私議也自秀吉治世時秀忠爲嫡

冊皇子政仁爲親王

嗣豈以關原後期之一失有此密議哉○十二月辛未朔癸未眞田昌幸乞降不許長男信幸請代己軍功贖父死罪聽之於是昌幸避信州上田城携次男左衛門佐入高野山剃髮蟄居使信幸領累傳之地巳丑冊皇子政仁爲親王初中山大納言藤親綱女幸於天皇生第一皇子良仁先是菊亭右大臣晴季與親綱及德善院玄以議告秀吉冊爲親王其時內府心不可之第二皇子政仁者近衛信尹女所產也天皇愛之令近臣密告內府內府曰知子無如父古今貴賤皆然我子多矣立不立有我耳第一第二皇

皇子良仁入仁和寺爲沙門

內府分賜食邑于功臣

子皆帝之子也其讓位可任陛下之心但第二皇子其母貴則宜立爲太子也由是其事決矣（明年良仁親王入仁和寺室爲沙門改名覺深）是日從一位藤兼孝還任左大臣再任關白准三宮（按文祿四年秀次遭害後關白職闕六年）己亥尊國母藤氏號新上東門院權中納言藤忠榮爲上卿是月內府定江戶城爲麾下大府而使秀賴居大坂城食河內攝津兩國而賜越前國于參河守秀康尾張國于下野守忠吉賜播磨國于池田輝政授美作備前兩國于豐臣秀秋（改筑前）賜安藝備後兩國于福島正則出雲隱岐兩國于堀尾吉晴及其子忠氏以伯耆國賜

中村忠一（初稱一覺領駿河至是賜松平氏號伯耆守）賜筑前國于黑田長政（初號甲斐守至是改豐前賜筑前與父如水共治之命長政號筑前守長政辭曰此大閤受領之號也非無憚焉內府曰前田利家依秀吉命稱羽紫筑前守則有先例也況卿於食其國哉長政拜命之粲）賜豐前國及豐後木築于細川忠興（改丹後守）賜紀伊國于淺野幸長（初號左京大夫至是改號紀伊守其父彈正少弼長政侍麾下爲內府談伴常住江戶殊賜常州眞壁）土佐國于山內一豐若狹國于京極高次丹後國于京極高知筑後國于田中長正分伊豫國令加藤嘉明居松山城藤堂高虎居今張城各加十萬石令加藤清正全領肥後國（先是領半國至是併小西行長所領賜之）令蜂須賀至鎭領阿波國（父家政剃髮致仕號蓬菴）生駒一

正領讚岐國鍋島勝茂領肥前（父直茂致仕）金森長近領飛驒國如元（但長近新加二萬石）而畀因幡之鳥取于池田長吉丹波之福知山于子有馬豐氏美濃之高洲于德永昌重伊勢之神戶于一柳直盛備中之庭瀨于戶川達安分與美濃之鄉邑於木曾群士而令戶田一西居大津修補城壁令松平忠頼守美濃之金山城於城下加賜一萬五千石（武州松山本領一萬石如元）令戶田高次守越前之丸岡城內藤信成守美濃之岩村城畀食祿一萬石於小堀正次守備中之松山城秀忠執奏令大久保忠常土屋忠直敍從五位下（忠常者忠隣長子也）

内府命僧三要鏤孔子家語武經七書貞觀政要南蠻貢鉄砲

號加賀守度量抜群忠直者甲州昌恒子也近侍秀忠恩寵無雙　頃間内府命足利僧三要鏤孔子家語武經七書貞觀政要於板偏播於闔國是冬南蠻貢鐵砲號婆丹内府以是賜秀忠秀忠甚愛玩之江戸增上寺住持存翁入洛到大坂賀天下一統内府召之於西城聽其法門而賜其壺號蓮花王於存翁頃日收三成徒黨所藏茶壺若干分賜累傳家士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八十終

續本朝通鑑跋

夫以繼絶興廢者治世之盛事也幹蠱濟美者洪業之餘烈也恭惟先公幕下辱命僕先人林道春修本朝通鑑自神武帝至宇多帝五十九代編輯小成獻幕下備台覧可謂治世之盛事也猶惜其未大成也寛文四年甲辰之秋今公幕下揚繼志之孝名降重編之鈞旨可謂洪業之餘烈也於是有台命而擇永井伊賀守大江

尚庸奉行編輯諸務令僕撰録昌泰以來至慶長七百餘年治亂興衰之事賜名續本朝通鑑嗚呼僕忝得傳先人之業雖荷庇蔭之恩才拙見淺何以堪此任哉況夫正史闕而實録不存則何以徵之何以述之且中葉以來治少亂多國郡戰爭干戈連續絲棼瓜分無所統括所傳多端所聞殊説孰以爲得孰以爲失不知所以決定於一然敎命之重難得辭焉既而相攸於僕別墅忍岡新營編輯館以僕二男愨戇門生野節坂亨副之加附書生筆吏三十餘員各賜月俸日給造庖厨充口養又建藏書庫以求官家舊記而聚諸方遺書其歳十一月朔僕率諸徒起筆凡諸家文集日記演史雜録倭字稗説倭歌者流禪林詩稿等無不閲視無不抄纂乃中華三韓之書無不参考無不採拾而繫於各年屢改草本累復校讐悉加傍訓積成重堆僕

雖無提擧之量不弛微力之勤幸無犬馬之病競羲娥之陰七易草本得脱稿本二百三十卷且倣金氏例纂神代紀以號前編又顧本書不易一覧令副僚載提要三十卷目録凡例而就尚庸達於國老前橋城主羽林源忠清忍城主拾遺阿部忠秋執政小田原城主拾遺越智正則世喜宿城主從四品源廣之土浦城主從四品源數直謹獻幕下唯冀歴乙夜之英覧列官

庫之品數也伏惟僕鄙陋寡聞深恥君實不及李壽廖孱此舉苟成此功自匪四海一統之餘化則何爲遂微力哉不堪屛營恐懼之至若夫一字褒貶勸善懲惡則非所企望然據事直書其義自見則豈其不爲後代之鑑戒哉由是觀之則治世之盛事洪業之餘烈未在玆哉維時寛文十年庚戌之夏弘文院學士林恕撰

安藤潤書

題本朝通鑑後 并引

德川氏之爲霸也道春先生以擢儒臣渥崇恩遇爲三代之侍讀承鈞命撰本朝通鑑業未央而沒嗣子春齋先生繼而編次能爲全備矣當時將上梓詢之諸侯時水戶義公以爲記中多忌媢之語而難之事遂止距今二百十餘年矣謙之患之久矣私謂削其猥存其長何不可之有竊録一大史原稿付諸剞劂豈不惜乎亂哉是乎能糾夕校凡之以渉數十月然費貲不支而困匱因請文部省以聖要若允之捨貲梨予是以助謙之之素志遂告竣工已幸何如焉乃賦一篇置之卷尾時明治十五年秋七月也

君不見寛文長年間二豪傑説
雲遊遠遥爲君亜君開覇府御
衞國亜傳聖經贊化醇若春春
徘林甚也彰命修史未央死子
然聽敎繼其業百代帝統一史
修命之日本紀通鑑當時公議遂
不誠徒掩書庫從蠹蝕誅也豈
憤怫斲劇從來百年括夢嘗
跋工全主友助補是乳獨依托
不賊英氣查臆林氏祖偉業
二豪功德共躋之富岳隣山
永郎陵

大槻誠之書

内府在大坂統御國

本朝通鑑卷第八十一

春齋　林恕撰　裔孫林　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刪定
男　渡邊約郎

後陽成天皇六

辛丑、慶長六年春正月庚子朔、内府秀忠有大坂統御國。然依内府不豫罷元日參賀。甲寅、内府平復。到本城謁秀頼告歳初賀而歸西城。列侯達伯皆赴西城謁内府及秀忠。丁巳、内府賜碾茶壺（俗稱肩衝）於池田輝政。内府賜遠州横須賀城於松平忠政（本氏大須賀嘗賜松平氏於養父康高故忠政受之忠政頃年封上州久留里領二万石至此歸遠州舊地加祿食五万石）。

内府大封諸將群佐

改松平家乘上州那波賜美濃之巖村食二萬石。累傳家士首封也。○二月庚午朔、壬申、秀忠遊池田輝政第。輝政饗應獻茶（用茶壺）恩賜。賜名刀白銀於輝政。是月、内府大封諸將群佐。以井伊直政為首封。賜江州佐和山城（舊領上州箕輪城十二万石今殊加六万石）。且諭曰、是賊魁石田三成所居也。以是授汝、褒其戰功超群也。賜勢州桑名城於本多忠勝（改上総大多喜城食邑十万石如元）。而賜大多喜舊領於次男忠朝（食五万石長男忠政從忠勝在桑名）。賜濃州大垣城於石川康通（改上州鳴渡二万石増為五万石父家成致仕）。參州岡崎城

於本多康重（改上州白井二万石増為五万石）。上州厩橋城於酒井忠重（改武州河越一万石増為三万三千石）。上州土浦城於松平信一（改上州布川五千石増為三万五千石）。參州吉田城於松平家清（改武州八幡山一万石増為三万石）。濃州加納城於奥平信昌（改上州宮崎食禄二万石加如元）。遠州懸川城於松平定勝（改下総小南三千石十倍為三万石）。常州笠間城於松平康重（改武州騎西二万石増為三万石）。本多康俊。遠州濱松城於松平忠頼（改武州松山一万石増為五万石）。駿州沼津城於大久保忠俊（改上総之内二万石禄数如元）。駿府城於内藤信成（改豆州韮山一万石増其禄）。殊賜上州那波一萬石於酒井忠世。又賜一萬石（上総下総之内）於青山忠成。

豐臣勝俊國除号長嘯子達和歌

賜參州深溝城於松平忠利（改下総小美川一万石其禄数如元内府以家忠死事欲増封忠利於常州之内然忠利慕故郷望請封於此）。賜駿州興國寺城於天野康景（食邑一万石）。一尾州小河城於水野分長（食邑一万石）。而加賜食邑於永井直勝（併舊領七千石）、植村泰忠（併舊領五千石）。其餘受恩澤増禄秩猶多。且加賜肥前之内四萬石於寺澤廣高（併舊領十二万石）。改來嶋康親豫州采地一萬七千石、移於豐後國内換賜之。榊原康政等不預關原役者不加禄。前若狹國主少將豐臣勝俊退隱洛之東山。先是勝俊女嫁内府子萬丸。故内府東征之時、令勝俊居伏見松丸。然不能守而歸洛。由是國除入

秀頼饗内府及秀忠於本城

洛東靈山、號長嘯子、頗嗜文字、好翰墨、尤達倭歌倭語、其詠草曰擧白集、行于世、秀頼饗内府及秀忠於大坂本城、催猿樂遊、其儀以前殿（俗曰千疊敷）爲四、其一坐秀頼母大夫人坐之、其次一坐秀頼坐之、其次一坐内府坐之、其次一坐秀忠坐之、經日秀頼到西城謁内府、贈鞍馬於内府、片桐直盛（著長袴）引之、榊原康政承命受之、秀頼又到二丸謁秀忠、○三月己亥朔、辛丑、内府賜駿州田中城於酒井忠利（初領河越之内三千石、増爲一万石）、辛酉、内府自大坂移伏見城、以天野康景爲西城留守、壬戌、秀忠自大坂移伏見、乙丑、秀忠入洛、是

佐竹義宣到伏見謝罪

日權中納言豐臣秀頼任權大納言、丙寅、秀忠任權大納言（或曰、與秀頼同日任）、是日、下野守忠吉任侍從、叙從四位下（本從五位下）、爲扈從、丁卯、秀忠參内、○夏四月己巳朔、戊寅、秀忠發伏見、欲東行不果、癸未、佐竹義宣到伏見謝罪、内府曰、凡見時勢起兵革、抗衡爲敵者、武人之常也、勝敗運也、何必咎之、如義宣、揆稜兩端、欲見勝者而屬之、非武人之所爲也、故我惜義宣過於景勝也、○五月戊戌朔、戊申、是日加賀世子前田利光元服、内府奏請任侍從、賜松平氏（號松平筑前守）、利光者、故大納言利家四男也、利長無子、養爲嗣（利光後改利常）、内

内府與利長約以秀忠女可嫁利光
賜封戸二万石於高野山
上杉景勝謝罪請赦

府與利長約、以秀忠女可嫁利光、利長大喜、戊午、内府賜封戸二萬石於高野山、定其制法、而授印章、○六月丁卯朔、甲午、中納言利長讓加賀越中能登三州於其嗣利光（時歳十三）、是月、内府命諸侯移大津城於粟津（今稱膳所）改築之、令戸田一西居之、是内府治世築城之初也、○秋七月丁酉朔、上杉景勝發會津向洛、自去冬、景勝憑參河守秀康謝罪請赦、至是得恩許而發途、庚申、景勝入洛（或曰、秀康携景勝入洛）、島津龍伯使者鎌田氏入京、憑井伊直政本多正信及山口直友謝蒙恩赦、○八月丙寅朔、己丑、内府斷上杉景勝罪、減

内府減景勝領會津百万石移米澤
賜會津六十万石於蒲生秀行

會津領百萬石、移之米澤城、賜三十萬石（或曰、景勝領會津時、家老直江兼續食邑三十万石也）、庚寅、内府賜會津城於蒲生秀行、領六十萬石、以爲東奥之鎭（秀行氏郷子、内府婿也、先是領宇都宮、至是復還氏郷舊城、受大祿）、遣使於奥州、撿定伊達政宗境域、領數郡、如元命出羽守最上義光統隣境兵、徇景勝舊領、討不順者、賜印章於義光、定其陣列、曰一番南部氏五千人、二番戸澤氏二千二百人、本堂氏四百人、六郷氏三百人、三番秋田氏二千六百五十人、赤尾津氏二百五人、仁賀保氏百八十五人、瀧津氏百十人、内越氏六十人、岩屋氏四十人、四番最上義康（義光嫡子）六

徳川家始置所司代

千五百人五番越後侍從堀秀治六千人村上氏千八百人溝口氏千二百人五隊總二萬六千六百五十人可屬義光指揮本多正信山口直友承命遣誓詞於島津龍伯及其姪忠恒（義弘子龍伯養之為嗣子）附使者鎌田氏遣之勸彼入洛○九月秀忠歸江戶内府寄寺領三千石於叡山附社領一萬石於豊國廟内府定禁裏供給之地及廷臣之釆地於洛陽之四邊命板倉勝重加藤正次為京都尹謂之所司代（按足利家治世之時山名一色赤松京極土岐相代為侍所司以掌刑法然以為大祿之家故令家臣代治洛中決獄訟所司代之名起于此信長時村井春長為所司代秀吉時德善院務此職雖非陪臣不改其號因循為例）秀

源秀忠女嫁前田利光

内府令最上義光拘景勝舊領酒田城守拒之

忠女（時三歳）適加賀金澤城嫁松平利光大久保忠隣青山忠成送之（安藤重信伊丹康勝鵜殿兵庫醫久志本氏從之）加賀家老前田氏（號對馬守）長氏（號九郎左衛門）迎於越前金津忠隣渡輿於前田氏忠成渡貝桶於長氏是月最上義光入景勝舊領酒田城守河村氏志田氏拒之義光令清水氏楯岡氏等率一萬五千餘騎攻之河村志田出城隅最上河而陣楯岡渡河先登清水繼進志田河村敗走清水等斬首百餘級進至城下戶澤政盛放火圍城志田河村請和避城而去會津悉平○冬十月乙丑朔丙子内府發伏見而東○十一月乙未朔己

大久保忠俊入道淨源沒

内府築二條城

亥内府歸江戶城○十二月甲午朔辛酉内府賜宇都宮城於奥平家昌領十萬石内府外孫信昌子也是年内府命本多正信青山忠成内藤正成掌江戶城下及關東奉行職大久保忠俊入道淨源沒（年七十八）是一族之宗舊功之老也賜參州田原城於戶田高次（初領豆州下田五千石增之為一万石）賜食祿五千石於山口重政淺野幸長叙從四位下其餘累傳諸將叙從五位下者多矣麾下之士被擇或為隊長或為卒長者亦不少賜放鷹場於伊達政宗（場在武州久喜凡諸侯候江府之間賜場許放鷹者顯殊恩也）内府命關西諸侯築洛陽二條城初秀吉之館

奥州岩崎賊起

慶長七年

侍從兵部少輔井伊直政卒

源頼宣生後為紀伊

在京極朱雀内府毀之而移造二條城奥州岩崎賊起南部利直討之及冬雪深路不通利直收兵

壬寅七年春正月甲子朔内府在江戶城秀忠登城賀歳初在府列侯群臣皆拜謁己巳勅内府叙從一位（元正二位）是日從二位豊臣秀頼叙正二位○二月甲午朔佐和山城主從四位下侍從兵部少輔井伊直政卒（歳四十二）直政有二男長曰直勝（號右近大夫）次曰直孝（號掃部頭）直勝襲父封直孝幼而拜内府而仕秀忠後代直勝嗣嫡家大坂之役顯武功官祿增進高大其門為群僚之長○三月癸未朔己巳内府男頼宣生於

國主

內藤正成沒號四郎右衛門

伏見（母正木氏初名頼將號常陸介後封紀伊國）乙亥內府自伏見到大
坂丙子謁秀頼丁丑歸伏見是春南部利直討岩崎
白石賊平之島津龍伯使者島津忠長（號圖書）來伏見
謝曰義弘雖黨賊然非首謀老夫幸蒙宥恕願併赦
義弘死罪○夏四月癸巳朔戊戌秀忠聞內藤正成
臥病於武州栖間遣醫久志本常範問之歷日正成
沒歲七十六公甚憐之（久志本氏伊勢神職度會氏族也其先常任初為內府之醫子孫相續以為家業）癸卯內府召島津忠長曰龍伯累傳薩
摩大隅兩國及日向諸縣郡可如元領之家恒為其
嗣則我遇之准龍伯雖義弘黨賊其所陳解非無謂

內府譴責佐竹義宣減常陸八十万石遷於秋田

松平康重一生等守水戶城義宣出赴秋

也不強咎之我言不可偽也龍伯無疑入洛而可也
忠長馳使告之庚申內府入洛○五月壬戌朔內府
參內癸亥詣新上東門院甲子遊相國寺乙丑歸伏
見己巳內府譴責佐竹義宣收常陸水戶城減采地
八十萬石遷於秋田僅食五萬石而改秋田城介安
倍實季封邑賜常州內戶秋田家譜曰應永年中安
倍鹿季起自外濱領秋田湊是安倍氏中興也蓋言
貞任支流也自鹿季至實季九代世稱秋田城介秀
忠令松平康重松平一生由良氏菅沼氏藤田氏守
水戶城遣本多正信大久保忠隣定常陸國制法殊

田

內府遣本多正純於東大寺截蘭奢待

命松平信一其子信吉陳兵於江戶崎城常陸國府
城而為之備義宣不能對捍去水戶赴秋田佐竹氏
在常州五百餘年至是始移出羽或曰義宣初移秋
田殆如流人然秋田膏腴之地而述職不懈故後加
賜仙北十五萬石以列諸侯○六月辛卯朔內府命
諸侯改造伏見城辛丑內府遣本多正純（號上野介）於奈
良開東大寺寶藏截黃熟香（蘭奢待）俗謂之大久保石見守
副之勅使右大辨藤光豐右中辨藤總光來監開勅
封截畢又押勅封如先例正純正信長子正信在江
戶為秀忠老臣正純近仕內府執政事父子之權無

島津龍伯令忠恒謝罪於內府

丹波馬場和泉大窪謀襲水戶城不就

比肩者石見守本猿樂之徒也有姦才被眷遇冒大
久保姓掌租税雜務此行從正純截蘭奢待私竊一
片然無知之者及後年沒收石見守宅有蘭奢待而
顯露是月島津龍伯欲入洛謝內府時伊集院久直
再蜂起國中不靜而猶豫家臣等議令義弘先入洛
義弘曰關原之役我親向內府彎弓則有憚於拜謁
不如令忠恒往而謝罪也忠恒曰苟有利於家則假
如以父之罪害我之身亦無悔也乃決意於入洛○
秋七月常州賊軍丹波馬場和泉大窪兵藏招聚佐
竹浪士密謀襲水戶城一賊入城窺之松平一生擒

士遇擒

有馬法印則頼卒

嶋津龍伯誅伊集院久直及其母二弟

之得從黨狀於其懷中城中不靜松平康重自笠間來入城其夜丹波和泉等率黨來侵之康重一生等擊卻之遂擒丹波斬賊魁數輩和泉奔太田城主松平康長擒之而遣水戸城秀忠聞之遣安藤重信大久保忠長於水戸沙汰之悉斬賊魁是月有馬法印則頼卒内府併其所領攝州有馬郡二萬石賜其子福智山城主豐氏（豐氏併領八万石）内府令松平信一加守水戸城其子信吉代信一守江戸崎城六郷氏代信吉守常州府中城○八月庚寅朔丙午嶋津龍伯部兵誅伊集院久直於日州諸縣郡野尻而擒其母及

内府大夫人水野氏逝

中納言豐臣秀秋逝

木下家系譜記

二弟皆殺之其黨悉平即日忠恒發途向洛戊午内府大夫人水野氏逝○九月已未朔内府賜松平氏於外孫奥平忠政忠明等共授采地○冬十月已丑朔福島正則賜暇歸國遇島津忠恒於兵庫船中正則曰我爲卿先容謁内府乃囘棹共到大坂馳使憑本多正純啓之内府猶在途中命曰我入洛在近宜待於大坂丙午備前中納言豐臣秀秋逝無嗣備前美作兩國除木下家譜曰木下家利尾州人也生一男稱家次又有二女長女稱朝日嫁杉原道松小女號七曲嫁淺野長勝（號又右衛門）朝日生家定及一女實

杉原氏也七曲養家定妹乃是秀吉夫人所謂北廳是也秀吉素不知姓氏取七曲父氏稱木下故家定亦稱木下家定有六男共賜豐臣姓長曰勝俊所謂若狹少將也次曰宮内少輔利房次曰右衛門大夫延俊次曰信濃守俊定早世次是秀秋也季曰出雲守某秀吉甚愛秀秋養以爲子任左衛門督貴權蓋世時人稱之曰金吾殿諸將相見殆准君臣禮如福島正則不能同席隅閾而居得其許而後入焉後任中納言兼左衛門督如元故時人呼之號金吾中納言繼小早川家領筑前筑後慶長二年爲征朝鮮之

内府封男信吉于水戸

大將時歳十六關原之役離賊歸正改食備前美作時歳十九至此而沒歳二十二内府歸江戸○十一月已未朔丙寅松平定綱（時歳十一號三郎四郎後號越中守定勝子也）自戀川詣江戸謁内府依命仕秀忠内府賜水戸城於男信吉（信吉初稱萬丸母武田氏故稱武田萬千代先是食下總佐倉至此移水戸）頃間對馬守宗義智候江戸内府謂義智曰秀吉再征朝鮮交信絶矣我與朝鮮無遺恨彼若欲和親則任其所請也然自我非可求之汝歸國窺彼之意而可也義智賜暇歸對馬遣使於朝鮮問之然朝鮮猶疑畏不信焉甲子内府發江戸○十二月戊子朔辛卯洛

洛東大佛殿火

内府召忠恒總謝義弘之罪忠恒又請赦宇喜田之罪

東大佛殿火初秀吉迎信濃善光寺佛安於大殿既而還佛於善光寺新令鍛工造大銅像未成而秀吉薨秀頼欲終其功家老片桐直盛監之至此鑪鞴失火大殿灰燼乙未内府至于熱田放鷹於驛路壬子内府入伏見城乙卯内府召島津忠恒忠恒以福島正則爲价到伏見休正則家本多正信往問之既而登營家臣島津忠長伊勢貞昌等五人從焉忠恒拜謁内府對接太厚賜鷹馬各二而島津家初安堵忠恒憑執事白曰宇喜田秀家匿居薩州願減死罪一等内府許之片桐直盛請再造大佛殿内府曰是大

伊達政宗築仙臺城

土井利勝受殊恩

閤素願也遂成而可也故以大坂所藏之金營之命匠長中井氏與直盛預議之是年伊達政宗築城於奥州宮城郡號仙臺内府賜濃州加納城於外孫松平忠政忠政初養於菅沼正家至此繼父信昌封忠政母者内府第一女秀忠姉也賜下總國小美川城於土井利勝利勝者土井甚三郎利昌子也利昌者榊原康政部下士也利勝母曾仕内府故内府愛利勝或置坐側而以箸飲食之或抱之摩頂或置膝上毎出放鷹戲利勝曰今日往何方利勝或指西或東或南北内府歸曰就汝之所指而獵則獲多其寵如

牧野成里得赦

秀忠召阿倍忠政予食祿

此故或疑内府落胤也或曰水野信元子也内府憐其孤愛之猶子也自秀忠在襁褓利勝陪侍咫尺及壯眷遇日厚登庸頻進而爲城主大久保忠隣知其才量不啻薦擧兩主至此漸預政務賜下野國壬生城於日根野吉明上總國久留里城於土屋忠直食邑二万石賜常州多賀郡於戸澤政盛食邑四万石又加下總國内二千石其餘賜采地者有差牧野成里得赦候江戸成里仕秀吉及秀次而黨三成三成敗後匿池田輝政家至此内府憐而赦之列麾下秀忠召阿倍忠政賜食祿忠政少壯時參遠之戰屢顯武勇中年觸内府怒而

慶長八年

内府賜甲斐國於男義直

寓大久保忠隣家至此公想其舊功憐其衰老請内府而列麾下忠政時歳七十三金森法印長近讓飛驒國於其子可重而候伏見内府眷遇太厚屢遊其宅飲宴終日臘晦内府令曰明春諸侯群僚可先賀秀頼而後謁我由是侯伯夜中赴大坂

癸卯八年春正月戊午朔諸侯登大坂城謁秀頼賀歳初而各赴伏見己未諸侯謁内府於伏見城賀新正壬申内府改松下重綱遠州久野城賜常州筑波郡一萬石是月内府賜甲斐國於男義直或曰義直初爲平岩親吉養主又繼東條甚太郎家忠家内府

源内府轉右大臣補征夷大將軍

賜備前國於池田輝政、為二男忠繼（幼名藤松、後號左衛門督）封國、輝政携忠繼（時五歳）到伏見謝之、内府曰、兒我外孫也、然可准我子、賜名刀（銘吉光）、輝政初娶中川清秀女、生長男利隆（號武藏守）、後娶内府女（北條氏直寡婦）生忠繼忠雄等、輝政以關原軍功、領播磨國、欲以忠繼為嫡嗣、然内府不許、令利隆為播磨世子、至此備前國闕、故加賜輝政、以為忠繼封、一説曰、榊原康政以不預關原役為遺念、謂天下既定、然秀頼存、則遂必有兵革、以備前近大坂、故若有事、則與輝政併力、欲立功於大坂、故望封備前、大久保忠隣等勸成之、秀忠亦以為然、内府不許之、而授輝政、蓋謂輝政有舅婿親、則不可有貳心、彼以勇而聞、併食播磨備前、則其力足以敵大坂也、輝政亦察其微意、以大坂為己任、自此康政不滿於内府○二月戊子朔癸巳、内府改森忠政信州川中島封、賜美作一國、而賜川中島城於男上總介忠輝、己亥、内府自内大臣轉右大臣、補征夷大將軍、兼淳和奬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任右馬寮御監、聽牛車兵仗、勅使來伏見傳宣、官務外記從之、獻宣旨、永井直勝受取之、毎一宣旨、入覽箱、備御前、毎度賜沙金一包、告使出庭上、向御前呼昇進、例也、是

本朝通鑑　卷之八十一　後陽成六　十三　何不成舍藏

内府分本願寺為東西

源内府參内拜謝將軍宣下

日、廣橋權大納言藤兼勝、勸修寺參議藤光豐、補武家傳奏、（或曰、此二卿乃為將軍宣下勅使登城、）設賀儀之饗應、三寶院門跡伴食、（足利家將軍宣下之日、三寶院門跡出坐、今追其例也、凡將軍家出行之時、三寶院力者一人持長刀、是亦例也、）京尹板倉勝重叙從五位下、任伊賀守、初勝重與加藤正次為京都兩尹、時内府分本願寺為東西、西依舊地、東賜新地、令兩尹點定境域、及期勝重微恙、正次專決之、其所授過度、内府怒罷正次職、自是勝重獨治洛中、戊申、内府自伏見入洛、定參内拜賀之行列、參議從四位下源秀康叙從三位、壬子、源内府參内、拜謝將軍宣下、其儀調勺十人先行、次同朋全阿彌騎馬、其次奉行板倉伊賀守勝重騎馬、雜色從之、次隨身八人、二行騎馬、（左、山上弥四郎、島田清左衛門、高木九助、近藤平右衛門、右、本多藤四郎、渡邊半藏、鵜殿善六郎、横田弥五右衛門、）次白丁七人、次諸大夫二行徒歩、（左、佐々木民部少輔、近藤信濃守、松平若狹守、戸田釆女正、石川主殿頭、酒井丹後守、永井右近大夫、三浦監物、右、竹中釆女正、森筑後守、三好備中守、三好越前守、内藤右京亮、秋元但馬守、松平右衛門佐、松平出雲守、）次源右府吉駕、本多康俊候其側、（下車時為持劔也、康俊實酒井忠次男、養於本多家、依實父庇蔭、應此選、）次布衣十八人歩從、（左、成瀨小吉、安藤彦兵衛、榊原甚五兵衛、阿部左馬助、豊島主膳、林藤五郎、朝比奈弥太郎、石川半十郎、都築與五右衛門、右、米津清右衛門、中山左助、紫田左近、横田甚右衛門、日下部五郎八、長谷川久五郎、伊奈熊藏、加藤喜左衛門、鳥居九郎右衛門、）其次騎馬、

本朝通鑑　卷之八十一　後陽成六　十四　何不成舍藏

諸大夫十人二行、井伊右近大夫直勝（左）里見讃岐守義高（右）相對、松平飛驒守忠政（左）松平甲斐守忠良（右）松平玄蕃頭家清（左）松平出羽守忠政（右）本多豐後守康重（左）本多上野介正純（右）最末本多中務大輔忠勝（左）石川長門守康通（右）（此十騎殊擇其人）次越前參議秀康、豐前參議細川忠興、若狹參議京極高次、播磨少將池田輝政、安藝少將福島正則乘塗輿扈從。此時右府以忠興為上首、故列秀康前。忠興固辭。右府曰、卿何亂任官之序哉。忠興曰、臣何先於將軍家貴息哉。右府曰、然則我圖之。乃執奏令秀康敘從

池田輝政赴江戶謝賜備前

三位、而為上首。（忠興・高次共為四位下、故如此）台駕入宮、拜賀之式如前例。拜龍顏、賜天盃。獻白銀一萬兩於天皇、千兩於親王、二千兩於女院、千兩於女御。其餘官女二十餘人、賜白銀或五百兩、或三百兩、或二百兩以下有差。○三月、右府在洛。○夏四月丁亥朔壬寅、右府歸伏見。戊申、擢大納言豐臣秀頼任內大臣。是月、池田輝政赴江戶、謝賜備前國。秀忠命酒井忠世賜廩粟。輝政獻方物若干品。賜饗於營中、授名劍一握、駿馬二匹及宋僧智愚（號虛堂）墨痕。及歸、令大久保忠常・安藤重信送之。到箱根、輝政到伏見、請忠繼猶幼、暫

秀忠長女嫁內大臣豐臣秀頼

令利隆代治備前。右府許之。○六月丙戌朔己丑、右府賜越前丸岡城（食邑四万石）於本多成重、以隸國主秀康。是月、秀忠夫人（崇源院）携長女到伏見。此時夫人懷胎留滯之間生女子。後嫁京極忠高。忠高母者夫人之姉常高院是也。秀頼母亦夫人之姉、常高院之妹也。○秋七月乙卯朔丁巳、源右府入洛。己巳、右府歸伏見。壬午、秀忠長女嫁內大臣豐臣秀頼。（秀頼時十一歲、姫七歲）右府在伏見、修其儀。及期、姫駕船發伏見。大久保忠隣護送之。海西諸侯警衛河邊。黒田長政以弓銃卒各三百人戒嚴甚備。堀尾忠氏令匹夫三百各持

源右府季子頼房生、後為常陸國主。源右府流宇喜田秀家于八丈嶋。

鉏先行。堀岩通流、令船無滯礙。（他日右府聞之、感堀尾益於時宜、不悅黒田安張兵器）大坂群僚相議、自外橋至城內、敷新疊、覆白綾於其上。片桐直盛曰、聞將軍嫌奢侈、不可協盛意。即止之。既而姫自船移輿、入城。忠隣奉之。淺野幸長迎之、受輿而入。婚禮成、禮畢、夫人歸江戶。○八月乙酉朔甲午、源右府季子頼房生。（母同頼宣、幼名鶴松、後封水戶城）壬寅、源右府召前中納言宇喜田秀家於薩摩、併其子放流豆州八丈島。秀家匿薩州、四年、島津氏頻請赦其死。右府頷之、故僅全命。處遠流不歸之刑。右府謂侍臣曰、悔令三成苟生、如秀家、不見我武威之盛焉。

水戸城主武田信吉卒

源家康辭右大臣

源秀忠兼右大將任右馬寮御監

賜水戸城於源頼宣

赦丹羽長重賜常州古渡邑

豊臣秀俊逝

儔匹秀家與其子到八丈島與民爲伍出入相俱往往執筆書古歌若有新放流者則懷郷談舊島民初知曾爲大祿之人後則馴侮相汝爾忍恥五十餘年死於嶋中○九月甲寅朔甲子水戸城主武田信吉卒歳二十一無嗣秀忠憐榊原康政久不增祿而請右府欲賜水戸城授二十萬石康政辭曰東方既靜我願在西方待大坂有變而先驅立功是我志也我何貪多祿哉秀忠令土井利勝往諭之康政掉頭不肯而後其事止矣由是康政自天正十八年領館林十萬石以來不增封邑或曰十一万石○冬十月癸未朔乙酉右

府遊山岡道阿彌宅而許其姪景本爲嗣戊戌源家康辭右大臣征夷大將軍如元○十一月癸丑朔己未源秀忠兼右大將任右馬寮御監是日賜水戸城於頼宣食邑二十五万石丹羽長重蟄居江戸城外謝罪右大將不忘舊好召之賜常州古渡邑一萬石授立花宗茂賜奥州一万石可在頃間乎是冬右府還江戸是年前權中納言從三位豊臣秀俊逝秀俊者秀長子襲父封領大和紀伊見前其後行事不聞之不審關原之役屬右府乎黨三成乎亦不聞之然以紀伊賜淺野幸長則除其封國乎今從公卿補任記其終於此或曰秀俊驕淫於溺遊紀伊海

朝鮮同知鄭某孫文或來對馬問和議實否

洛人林忠講四書五經始用宋儒說

慈舟而淤在秀吉僞存時未知然否朝鮮國通事同知鄭某僉知孫文或來對馬島逢宗義智問和睦實否義智曰實也勿疑時有朝鮮人金光者往年爲宇喜田秀家被捕頃問得赦寓對馬義智懇諭金光副兩使還之以達朝鮮王洛人林忠初講論語集註清原外記秀賢忌其才奏曰自古無勅許則不能講書廷臣猶然況於俗士乎請罪之遂聞達於右府右府莞爾曰講者可謂奇也訴者其志隘矣於是秀賢緘口忠一名信勝小字又三郎洛産也幼遊東山讀書及成童其名既顯山僧欲令之入釋門振衣歸家涉獵經史子集數萬卷擧

林忠師事惺窩先生

慶長九年

始築堠諸道

世無不服其博識本朝古來講四書五經皆用漢唐說忠獨據宋儒說誦之時惺窩藤肅退居洛邊聞而奇之且其作詩屬文下筆不休忠今歳二十一明年見惺窩師事之講磨道學我國窺宋儒理學之旨惺窩及忠爲之權輿

甲辰九年春正月壬子朔源右府右大將共在江戸城列侯達伯登城賀歳初丙寅新莊直頼得赦列麾下直頼素屬志於右府然逼時勢而黨三成故謫奥州然以非首謀得赦執謁○二月壬午朔乙酉右大將命東海東山北陸三道群吏每一里築堠至五月

前右府浴熱海温湯
黒田孝高入道如水卒
右府追憶井伊直政戰功新城彦根山移居焉
源竹千代誕、後稱家光

成。○三月壬子朔、右府發江戸、往留熱海浴温湯七日而向洛。乙亥、黒田孝高入道如水卒于筑前國。(六十九歳)戊寅、右府入伏見城。庚辰、右府遊池田輝政第。饗應甚盛、恩賚若干、殊賜黄金二千兩於其室家。是春右府令曰、故兵部少輔井伊直政戰功絶倫、惜其短命。佐和山城地形不便宜、移於彦根山新築城壁、令其子孫永守之。由是命群吏監土木之事。○夏四月辛巳朔、辛丑、右府遊淺野幸長第。○六月庚辰朔、己丑、右大將入洛。辛丑、參内。○秋七月庚戌朔、丙寅、源家光誕江戸城。母夫人源達子(崇源院殿、淺井氏)、酒井忠世

山岡道阿弥卒
松平忠一殺家臣横田内膳主馬據所領城叛

勤胞衣之事。右大將始得嫡子、右府甚悦、以其幼名被授之。(號竹千代)是日右府遊越前參議秀康第、觀相撲。右大將還江戸。○閏八月己酉朔、壬戌、右府發伏見還江戸。○十二月丙午朔、乙丑、山岡道阿彌卒。(本號備前守。時歳六十二)嗣景本猶幼、右府令山岡景以(道阿彌弟、景本實父)領其釆地(五千石)、指揮其隊騎卒。是月伯耆國主松平忠一(本姓中村、初名一覺、賜松平氏)殺家臣横田内膳。忠一少而誇勇、怠棄國政。横田諫之不聽。忠一忌横田、與家士安井氏・近藤氏・天野氏・道家氏密謀誅之。近藤止之。忠一不聽。既而忠一招横田饗之、窺其便、忠一自斬横田。

忠一家臣安井天野道家三氏被誅
柳生宗矩徴列麾下
柳生五郎右衛門歿
横田死

不死、裹創而逃。近藤救之。(横田堂欲斬忠一、不能而死)横田子主馬據其所領飯山城叛。伯州諸士有應之者。忠一發兵攻飯山。國中不靜。出雲國主堀尾吉晴・忠氏帥師救忠一、而同圍飯山城。遂陷。主馬自殺。其黨皆平。事聞於江戸。右府震怒、誅安井・天野・道家、而赦近藤。以其止欲殺横田也。忠一畏而赴江戸、蟄居品川驛謝罪。不許入城下。然忠一妻者右府姪女也。(松平康元女)准右府之婿。故經日得赦、調領國如元。和州人柳生宗矩世以劍術爲家業。右府聞其名、召之列麾下。宗矩弟曰五郎右衛門、又達劍術、寓中村氏在伯州。與横

田相善。故此役入飯山城、勵勇力而戰死。宗義智以朝鮮使僧惟政・松雲及録事孫文彧入洛。先是松雲・文彧受朝鮮國王命來對馬、謂義智曰、和睦實則可到江戸伏見拜今國王。若猶有滯則自此歸國耳。義智遣家老柳川調信於江戸、憑左右白之。右府曰、來年我與右大將可入洛也。義智以朝鮮兩使先到京而待焉。調信歸國、告義智并兩使。由是義智・調信携兩使入京。板倉勝重奉命館兩使於本法寺、施授廚料。是年土佐國主山内一豐叙從四位下、賜碾茶壺。松平信一叙從四位下、安藤重信叙從五位下。(號對馬守)

慶長十年

本多正信（號佐渡守）大久保忠隣（初稱治部大輔改號相模守）執江戶政，年久，酒井忠世（初稱右兵衛大夫改號雅樂頭）累世之老也，青山忠成（初稱常陸介改號播磨守）內藤正成（號修理亮）久為保傅，共預政事，頃年土井利勝（號大炊頭）稍加其列，至此，重信亦被選舉，本多正純（號上野介）咫尺右府，威權無雙，成瀨正房（號隼人正）安藤直次（重信兄號帶刀）與正純連署，村越直吉加其列，賜上野國高崎城於酒井家次（忠次子號宮內大輔初領下總碓井至此改封領五万石）松平定綱永井尚政等皆賜食祿（定綱見前尚政直勝嫡子也）

乙巳十年二月丙午朔，庚戌，源右府發駿府，甲子入

伏見城，右大將將入洛，榊原式部大輔康政前驅，佐野修理大夫、仙石越前守秀久、石川玄蕃頭屬之，次日伊達政宗發途，次日堀左衛門督秀治發途，溝口伯耆守秀勝屬之，次日平岩主計頭親吉、小笠原信濃守秀政發途，諏訪因幡守賴永、保科肥後守正光、鳥居忠恒屬之，次日米澤中納言景勝發途，次日蒲生飛驒守秀行發途，次日本多出雲守忠朝、眞田伊豆守信幸發途，北條左衛門大夫氏勝、松下右兵衛尉重綱屬之，次日大久保相模守忠隣、其子加賀守忠常發途，皆川志摩守隆庸、本多大學助、高力左近忠房屬之，次日酒井右兵衛忠世（後稱雅樂頭）發途，淺野采女正長重、淺野內膳正、水野市正、鍋島和泉守、田中隼人佐、市橋小兵衛屬之，已巳右大將發江戶，鳥銃七隊，弓四隊，鑓長二隊先行，次乘駕，乘馬，銃弓調度，次近侍銃長弓長，次台輿發，長刀在前，步卒繞從，鑓在後，次茶具（長谷川讚岐守監之），次近臣（青山圖書助率之），次小臣（安藤對馬守重信為之長），次使番，次大番士，次土屋民部少輔忠直、內藤若狹守、阿部備中守正次、青山常陸介忠成各率其屬類守次，整列其次，陪臣成群雜遝，次後驅銃弓長刀鑓調度，各有長有監，翌日酒井宮內大輔

朝鮮使松雲及孫文

家次發途，牧野駿河守康成、內藤左馬介政長、小笠原左衛門佐信之屬之，次日松平上總介忠輝發途，松平安房守信吉、松平甲斐守忠良、松平丹波守康長、松平周防守康重屬之，次日最上出羽守義光，次日佐竹右京大夫義宣，次日南部信濃守利直各守次發途，次日鳥居左京亮忠政為殿，凡前後十餘萬人，壬申右大將到三島，駐駕數日，依連日雨也，頃間將軍命對馬守宗義智曰，此度朝鮮使者可到伏見城執謁，我將讓天下於右大將，則近年可獻信使，以輸貢於江戶城，義智乃以松雲及孫文或登伏見城

或曰伏見城謁將軍

謁將軍獻土宜兩國和親成矣依松雲之請而還往年生口猶存者加賜肥前田代二千石於義智預事禪僧玄蘓聽紫衣而賜歸國暇於義智既而將軍命板倉勝重曰暫留朝鮮使者可觀右大將入洛行粧

宗義智以朝鮮使令觀右大將行粧

○三月丙子右大將到蒲原庚辰到濱松留一日乙酉到尾張入城國主忠吉設猿樂饗之丁亥到大垣戊午到彥根留輿一日庚寅到永原辛卯到膳所城留三日待後拒群隊至乙未整先後行粧入伏見城迎者觀者拜於路傍朝鮮使松雲及錄事孫文彧等到逢坂日岡之間窺看焉辛丑宗義智率松雲等歸

源秀忠補征夷大將軍任內大臣

對馬(松雲留洛之間林忠避近筆談)癸卯右大將入洛參內而在二條城○夏四月乙巳朔辛亥源家康奏請讓征夷大將軍於源秀忠壬子大殿入洛甲寅參內丙辰內大臣豐臣秀賴任右大臣己未大殿還伏見庚申勅使權大納言藤兼勝權中納言藤光豐到二條城述詔而源秀忠補征夷大將軍任內大臣敘正二位(元從二位)(權大納言)右大將如元而兼淳和奬學兩院別當爲源氏長者聽牛車賜隨身兵仗(其儀如八年二月例)是日前參議源秀康任權中納言侍從源忠吉任左中將敘從三位上総介源忠輝任左少將敘從四位下播磨世子池

田利隆任侍從其餘累代家士近臣等敘爵十餘輩榊原康勝(初名政直康政子)號遠江守松平定綱(定勝次男)號越中守大久保教隆號右京亮大久保幸信(忠隣子)號主膳正高力忠房號左近大夫永井尚政號信濃守青山幸成號雅樂助(後改大藏少輔)高木正次號主水正松平正朝號壹岐守板倉重信號周防守其弟重昌號內膳正(共勝重子)此外秋田實季號城介庚午源秀忠爲將軍宣下拜賀參內其儀雜色十二人二行(先者二人唱警蹕)其(次四人戈木棒其次二人曳金棒其次四人在末列)其次調度公人調勺副之同朋權阿彌騎馬(長刀在前傘在後人傍馬十人從之)二次板倉伊賀

守勝重青山常陸介忠成騎馬二行相對(各長刀在前傘在後)(從士步卒二十三人)次隨身十二人騎馬二行(嶋田兵四郎牟禮鄉右衛門青山善四郎成瀨清吉岩瀨吉右衛門藤古衛門榊原隼人助河口長三郎大久保與次郎森川金右衛門高木九兵衛神戶石見守)次白丁十二人次步行諸大夫二行左則松平長門守至鎮右則淺野采女正長重相對(已下倣之)松平越中守定綱榊原遠江守康勝青山伯耆守忠俊阿部備中守正次佐野修理大夫仙石越前守久秀大久保右京亮教隆青山雅樂助幸成高力左近大夫忠房小出信濃守吉親石川玄蕃頭眞田伊豆守信幸內藤帶刀忠興大久保主膳正幸信有馬

玄蕃頭豐氏、加藤左馬助嘉明、九鬼長門守守隆、池田備中守長吉、佐藤駿河守、山崎左馬允、中川修理大夫秀成、古田兵部少輔重勝、瀧川豐後守、戸川肥後守達安、佐々淡路守、山城宮内少輔、稻葉藏人道通、佐々信濃守、津田長門守、金森出雲守可重、毛利伊勢守、竹中伊豆守、三好丹後守、池田備後守、寺澤志摩守廣高、三好因幡守、富田信濃守、佐久間河内守、水野河内守、渡邊筑後守、脇坂淡路守安元、藤堂佐渡守高虎、土方丹後守、德永左馬助、生駒左近大夫正俊、能勢伊豫守、桑山伊賀守元晴、本多常陸介、

水野市正、本多大學助、脇坂主水正、田中隼人佐、土屋民部少輔忠直、内藤若狹守、鍋島和泉守、新庄越前守、諏訪因幡守頼永、古田左近大夫、柴田筑後守、北條左衛門大夫氏勝、溝口伊豆守、永井信濃守尚政、鳥居土佐守成次、高木主水正正次、羽柴壹岐守、津田丹後守、堀淡路守直重、堀伊賀守利重、森川内膳正、日下部伊豫守、土方河内守雄久、松下右兵衛、牧野豐前守信成、水野隼人正忠清、西尾因幡守、板倉周防守重宗、渡邊山城守、土井大炊頭利勝、大久保加賀守忠常、井伊掃部助直孝、總八十二人次長刀、次布衣士四人、安藤次右衛門、小澤瀨兵衛、久永源兵衛、倉橋内匠次乘車、次布衣士八人、松平勘助、安藤與十郎、本多百助、松平助十郎、服部中務、服部與十郎、渡邊半四郎、小栗莊次郎次牛飼二人、牛二匹、轆轤八人、白丁五人、持搦一人、次持傘、次布士十六人、村越内藤、神尾五兵衛、島田庄五郎、河村善次郎、久貝忠三郎、小栗甚六郎、影山左助、内藤久五郎、山口小平次、興津久七郎、今村彦兵衛、中根喜八郎、長谷川讚岐、山岡五郎作、三宅半七郎、天野左兵衛、烏帽士十八人加之、次酒井宮内大輔家次騎馬、爲勤役也、長刀傘在後從士歩卒十八人次騎馬諸大夫十六人二行、左則松平安房守信吉、松平甲斐守忠良、松平周防守康重、本多伊勢守康紀、皆川志摩守隆庸、鳥居左京亮忠政、平岩主計頭

親吉、酒井右兵衛大夫忠世、右則小笠原信濃守秀政、松平丹波守康長、小笠原左衛門佐信之、本多出雲守忠朝、牧野駿河守忠成、内藤左馬介政長、大久保相摸守忠隣、榊原式部大輔康政、各長刀在前從士歩卒十二人傘在後從士十五人次米澤中納言景勝、毛利參議秀元、若狹參議高次、大崎少將政宗、薩摩少將忠恒、安藝少將正則、河中島少將忠輝、秋田侍從義宣、最上侍從義光、越後侍從秀治、會津侍從秀行、加賀侍從利常、各乘塗輿、邑從、各倍臣從之觀者滿街、既而入宮拜龍顏、其儀如先例、是月朝鮮使僧松雲、録事孫文彧自對馬

大殿聞林道春才名徵之

歸國朝鮮王嘉和親成而欲授官於宗義智辭而不受乃賞柳川調信爲嘉善大夫○五月乙亥朔諸侯各登二條城賀將軍乙酉將軍令少將忠輝赴大坂謁秀頼丁亥山内一豐嗣子忠義始謁大殿及將軍大殿養姪女（松平定勝娘）嫁忠義而賜名刀於一豐忠義己丑將軍東歸途過遠州横須賀城城主松平忠政（本氏大須賀實榊原康政一男）饗盛饌○六月甲辰朔丁未將軍入江戸城○秋七月○八月癸卯朔甲寅大殿歸伏見城日前在洛之間聞林忠才名俄命永井直勝城昌茂徵之忠驚喜登城謁而退大殿曰自今可屢來焉

大殿問事於林忠忠審答清原秀賢僧承兌元佶等侍前謹默而已

經曰復登營清原秀賢相國寺承兌長老元佶長老侍前大殿問曰系如何三人不能答大殿顧忠曰汝知之否應聲對曰九世之孫也又問曰漢武返魂香出何書乎對曰史漢不記之白氏文集新樂府及東坡詩註有之又問曰蘭多種品抑屈原所愛爲何對曰據朱文公註則澤蘭也大殿顧左右曰歲猶弱而能記憶之可以嘉焉洛中傳稱之每人無不知焉到處以是爲説話是年將軍養榊原康政女嫁播磨世子池田利隆婚禮甚壯及期女輿自營中出命青山忠成護之土井利勝勤貝桶事安藤重信及鵜殿兵

庫伊丹喜助康勝（後號播磨守）從之適利隆弟加藤清正黒田長政淺野長政（幸長）蜂須賀至鎮加藤嘉明等來會賀之饗忠成利勝等兩長政伴食（此時輝政欽望甚高故在府諸侯干與其事）大殿賜名刀短劍及兩馬於利隆以慶之（或曰輝政室家初生一女於小田原城及氏直沒而携其女適輝政輝政約配利隆其女早世故娶康政嫂）大殿命松平定勝曰卿男既成長宜議婚禮頃間島津忠恒淺野長政與我族欲結親姻乃可以忠恒女嫁于長男河内守定行（後改隱岐守）以長政女嫁于次男越中守定綱定勝拜命之辱（一説曰今春大殿自江戸入洛路過遠州懸川城面諭定勝云爾）由是定勝與二家結伉儷之約大殿曰

慶長十一年

島津者大祿世家也其婚儀可重故命村越直吉曰下部氏加其資用且遣老妾阿茶率侍女十餘輩助成婚禮加賜江州地五千石於酒井忠世以爲在京時之料（後年賜土井利勝亦如此）丙午十一年春正月藤堂高虎（改佐渡守爲和泉守）携其子高次謁大殿及將軍各賜名刀是月池田輝政加藤清正黒田長政等諸侯述職江戸預築城之事（福島正則淺野幸長等諸侯可在此列）○二月庚子朔丁未大殿遊伊達政宗第賜名刀於政宗及其子忠宗而且加賜常州龍崎地於政宗（政宗長子曰秀宗見秀吉既任侍從忠宗其次男也母田村清顯女也政宗請大殿）

德川氏改築江戸城

以忠宗為嫡嗣〇三月庚午朔大殿改造江戸城命藤堂高虎督繩而畫形勢課諸侯各出卒夫築之甲申大殿發江戸己丑到駿府巡視城郭欲退老於此也駐駕五日到田中戊戌到吉田城是月榊原康政臥病于館林城將軍遣酒井忠世土井利勝携醫玄朔朔子玄鑑往而治之且屢令人問安否大殿亦令村越直吉唁之大殿令細川忠利叙從五位下任侍從忠利者忠興次男也初忠興以長男忠隆為嗣秀吉令加賀大納言利家女嫁忠隆先是忠利仕大殿至此忠興請大殿廢忠隆以忠利為嗣〇五月己巳朔壬午

館林城主榊原康政卒

館林城主從五位下式部大輔榊原康政卒歳五十九將軍令阿部正次往弔之三男康勝繼封康政少而登庸列將帥常掌先鋒與井伊直政本多忠勝同列時人比諸足利家三職頃間大殿問左右曰將軍為何事乎對曰召武而老者相語古戰之事是不忘兵也大殿曰何人乎對曰某在坐某在坐大殿曰某等無益也將軍若欲聞兵談則榊原式部大輔可也某等匹夫之勇也如式部者可使衆也且見戰之可否或戰或不戰是大將之所宜知也聞者皆謂非常之褒也訃聞伏見大殿憐惜殊甚康政有三男二女長男

島津家久請得教令復屬琉球國

忠政養於外祖大須賀康高繼其家賜松平氏次男忠長早世故三男康勝為嗣一女嫁池田利隆一女嫁酒井忠世〇六月諸侯各賜暇歸國大殿及將軍賞築城之勞恩賜有差池田譜曰輝政在府之間殊賜從鷹狩武藏野邊及歸國賜名刀名馬〇秋七月甲午大殿入洛在二條城〇八月戊申大殿參內勅義宣任右兵衛督頼宣任常陸介共叙從四位下〇九月丁卯朔島津忠恒謁大殿於伏見城賜松平氏授偏諱改忠恒號家久家久憑左右申請曰琉球國者自嘉吉年中屬薩州然今背舊規不進貢再三遣使誘之不肯聽願得教令遣兵平

禁用永樂通寶錢

宗義智附韓使松雲

之大殿許焉源秀忠辭内大臣〇十二月丙申朔癸卯大殿禁闔國用永樂通寶錢先是永樂錢當常四錢伊達政宗女嫁少將源忠輝依往年之約也是年大殿命諸國牧伯修築禁中四面石垣令越前國主源秀康掌其事大殿遊藤堂高虎館而加賜二萬石淺野長政侍江府殊賜常州眞壁五萬石又於江州愛智郡賜五千石長子幸長別食紀伊一國故長政関東食邑次男長重受之大殿不忘舊好常召長政或為談伴或對圍碁及其爭行則不覺忘君臣之禮將軍亦眷遇甚厚賜江州長濱城於内藤信成宗義智附松雲還生口等於朝鮮且告信使

還生口

慶長十二年

尾張中將源忠吉逝石川主馬助稻垣將監小笠原監物共殉死

來貢朝鮮禮曹悉還於生口鄉里復其課役而諭對
馬通事請還生口猶留日本者而信使渡海以來春
爲期
丁未十二年春正月是月朝鮮正使呂祐吉副使慶
暹從事丁好寬發其國都○二月尾張國主三位中
將源忠吉逝職江戶館大久保忠常宅罹疾○三月
甲子朔戊辰從三位左中將兼薩摩守初號下野守源忠
吉逝於江戶旅館歲廿八家臣石川主馬助稻垣將監
中川清九郎殉死忠吉近臣小笠原監物有故蟄居
於奧州松島聞忠吉訃不堪追慕馳來江戶自殉於

天野康景棄城遁

增上寺佐々喜藏亦殉監物死壬申天野康景棄駿州興國寺
城遁去頃間康景伐其采地竹置之城偶近隣官邑
民盜之康景步卒捕誅之邑吏井手氏責康景曰既
殺公民足下亦誅步卒贖之康景怒曰誅盜者古今
不易之法也且我命步卒寄殺之則有罪我當之彼
何罪有馬井手訟大殿曰康景妄殺公民也非盜竹
者大殿勃然曰康景非可妄殺者然重糺其實否本
多正純密告康景曰與官吏對論勝亦無益不如速
誅步卒贖其罪康景曰以直理殺無罪者則我所不
能也不如身退而免難也夜竊出城亡跡是月朝鮮

林道春承命講漢書於將軍坐前

越前權中納言源秀康逝于國土屋左馬助永見右衛門殉死家老本多

信使滯留對馬島宗義智柳川景直等照撿其貢物
則如松雲時例義智等以爲輕薄告信使而增其品
數改書別幅而携三使發國○夏四月宗義智以朝
鮮信使入洛館大德寺林忠到駿府拜大殿承命赴
江戶謁將軍講漢書高祖紀項籍韓信張良陳平傳
及黃石兵法於坐前而歸駿府○閏月癸亥朔戊辰
朝鮮信使發洛庚午越前國主前權中納言從三位
源秀康逝于其國歲三十四長子忠直襲封秀康近臣土
屋左馬助永見右衛門殉死家老本多伊豆守亦欲
殉之大殿聞之賜書曰死易立孤難汝今死而無益

伊豆守欲殉之將軍賜書止之

朝鮮使品祐吉慶暹來江戶

不如生而爲忠直之輔若違我命則其族類悉皆可
誅之伊豆守守命而止癸酉宗義智以朝鮮三使到
駿府請謁大殿曰可先到江戶謁將軍而歸路可過
此丙戌朝鮮正使品祐吉副使慶暹從事官丁好寬
來于江戶戊子大殿改右兵衛督義直甲斐國而賜
尾張國其印章詞曰德川右兵衛督而加判凡宗室
氏族稱松平者常也德川者非恩許則不能稱之辛
卯大殿以松平定勝爲伏見城留守賜五萬石且以
其舊領遠州懸川城三萬石賜其長子定行而命定
勝曰伏見者天下之要地也汝往鎮衛之而勿怠勿

朝鮮國王李昭來書

[illegible]○五月壬辰朔丁酉宗義智以呂祐吉慶暹丁好寬登江戸城拜將軍捧國書獻蒼鷹五十聯人參二百斤綃緞二百匹白苧布三十匹白綿布五十匹黑麻布三十匹花文席二十張白紙五十卷青皮一千張虎皮三十張豹皮二十張其書曰朝鮮國王李昭奉書日本國王殿下交鄰有道自古而然二百年來海波不揚何莫非天朝之賜而敝邦亦何負於貴國也哉壬辰之變無故動兵構禍極慘而及先王丘墓敝邦君臣痛心切骨義不與貴國共戴一天六七年來馬島雖以和事爲講實敝邦所恥承聞今者貴國

朝鮮禮曹寄本多正信書

改前代之非行舊交之道苟如斯則豈非兩國生靈之福也故馳使价以爲和好之驗不腆土宜具載別幅統希盛亮（書尾曰萬曆三十五年正月日朝鮮國李昭）朝鮮禮曹寄本多正信書曰朝鮮國禮曹參判吳億齡奉吾王命上書日本國執政佐渡太守本多公閤下交隣有道自古而然二百年來海波不揚敝邦亦何負貴國也抑壬辰之變無故而動兵禍及先王之廟矣敝邦上下不可忘之痛也累年馬島太守稱王命雖求和敝邦猶抱羞承聞今者貴國改前代之非行舊交之道故差信使爲和交之驗也然則閤下奏達殿下盡生還

大將軍源秀忠贈朝鮮王回簡

被擒男婦者所不讓也古來所以治國者以其民貴國敝邦易地皆然矣閤下力停調以全大事則流芳名於萬世者必矣伏布勿怠恐惶頓首不宜謹言（書尾曰萬曆三十五年正月日朝鮮國禮曹參判吳億齡）壬寅將軍賜長刀十五柄及白銀六十兩於朝鮮三使令宗義智携之歸國贈回簡於朝鮮王曰日本國源秀忠奉復朝鮮國王殿下玉章落手拜披薰讀卷舒勿措不勝歡悰矧又呂祐吉慶暹丁好寬之三使不遠千里海陸到敝邦而傳靈區之異產如別幅所載件件納受懇情益切感愧交加夫吾邦於貴國結隣盟者所從來太久矣今

也要修舊交敝邦亦何存疎忘乎勢利之交古人所羞只宜以信義爲心也維時綠竹風靜黃梅雨晴伏冀順序保嗇不宜（僧承兌元佶草之）於是三使發江戸（竊聞此書唯稱日本國無王字故三使怪之及歸國國王誅之三使伏罪云）庚戌朝鮮三使到駿州清見寺此地仰則富士咫尺俯則田子浦三穗松在眼下絶景無雙三使眺望各賦詩而到駿府辛亥朝鮮三使入本多正純宅整冠帶登城謁大殿獻人參六十斤白苧布三十匹蜜百斤蠟百斤時城壁工役未畢府中多事不設饗禮故三使不過前殿之一拜而退賜鎧三領太刀三柄於三使三使又入正

朝鮮使寄僧元佶書

純宅賜飲食而去此時大殿欲與明國議勘合故此行曰章欲記其事使朝鮮爲之欵請僧承兌告曰往歳秀吉與明國絶好常謂有事於明國以朝鮮爲前驅其言未遂人人口銘聞于異域今勘合事成可遣進貢船于明國然則秀吉没後我威漸弛似服從于彼乎願暫待焉大殿乃止僧元佶（號三要）接待三使時攜足利學校三使聞其名寄書曰昔秦徐市載上古墳典來於此想其書猶留到今願一見之且聞老師纂出貞觀政要欲一閲之云云佶報曰徐市所傳來經籍藏在秘府不許縦觀政要纂抄草稿未成故不

源和子生

伏見城三年交番始于此

能應求意云云（三使食於正純宅時林忠避迫筆語未半而相別）○冬十月辛酉朔甲子源和子生於江戸城將軍娘母夫人淺井氏（崇源院殿）和子至元和六年入洛六月六日備女御寛永元年十一月冊爲中宮六年十一月蒙東福門院號是年播磨世子池田利隆初詣江戸將軍授松平氏號武藏守賜名劔名刀短刀及其歸國賜馬鷹各二匹及白銀時服且令鵜殿氏爲郷導遊覽鎌倉而到駿府謁大殿又賜馬鷹而歸國將軍令渡邊山城守加守伏見城松平定勝常在伏見（常番謂之）如山城守爲大番頭者相代加守各三年而罷歸（謂之伏見三年番）

慶長十三年

大殿譴責筒井定次除伊賀國

賜藤雅庸蹴鞠式印章

内藤正成卒

戊申十三年春正月○夏六月大殿譴責筒井定次除伊賀國依中坊秀祐訴其罪也○秋七月○八月乙卯朔庚申大殿將軍賜蹴鞠式印章於飛鳥井參議藤雅庸（雅經以來飛鳥井家累世掌蹴鞠式而足利武將授印章然近世賀茂社司松下氏私教授其門徒故雅庸望請印章乃及此）己卯大殿招將軍於駿城設饗賜名刀與俱協議改藤堂高虎伊豫國采地賜伊賀國及伊勢安濃津城郡邑若干（二十二万石祿數如初）○冬十月乙卯朔甲戌内藤正成卒（號修理亮）正成久與青山忠成爲嗣公傅及公受讓領國家預聽政務頃年忤大殿旨與忠成共蟄居大殿每冬放鷹於武藏相摸之

青山播磨守内藤修理亮犯禁鷹地忤大殿旨

郊野將軍畫其地定屬禁固護之大殿一日出見屬禁界有張蹄網牽黐枝者曰是誰所爲土人對曰青山播磨守忠成内藤修理亮正成所許也大殿怒曰我遊獵之場彼等私恣張蹄網引黏繩何哉將軍不知之歟何至于斯哉噬爪不止幕府大驚不識所措將誅二人且告阿茶媼以窺其趣阿茶白曰大樹甚惑使老婢以問安否其意議二人罪也大殿黙然阿茶退而憫之幕府召本多正信問如之何答曰君以孝故受闔國之讓掌征夷大將軍之職大殿之恩深矣大殿若令君棄國則登時爲匹夫以避之復是大

本多正信忠言救青山内藤二氏罪

殿之命是聽而已況青山内藤已忤其旨罪不可逭也幕府甚憂之正信曰請試詣大殿以伺其色乃往焉大殿聞其來而召之少選正信惆悵白大可畏也幕府聞大殿督責青山内藤而大忿欲斬二人亦可哀焉吾耄矣在營下若或有微罪必不獲免不如避之往侍大殿之側以致老死願得全首領也在營下甚可畏也言未已大殿心忽解曰將軍所言其如是耶即喚阿茶曰爾早告將軍勿殺青山内藤阿茶急使人以白之幕府大悦二人幸免時人皆謂正信善諷顯大樹之孝且救舊臣之死也然忠成正成共不

大殿獵河越使新莊直頼訪百歳隱者

許入營終身於其家其子孫勤仕食祿如元○十一月大殿獵河越新莊直頼從焉大殿謂直頼曰聞下総國海上有隱者齡近百歳無欲而不貪懸一瓢於櫓朝晩出受食於里人送生涯又聞彼少時仕三好長慶想夫知天文末年江口戰事乎汝父直昌戰死於江口汝盍往問之哉直頼拜命之辱到海上求之見一老翁在草菴稱總歸居士直頼入菴晤語問江口戰事翁詳談曰新莊直昌屬細川晴元屢突長慶陣力戰而死我檢視其首且其從者多死事云直頼垂涙曰我是直昌子也不意逢居士如對亡父願聞

吉良義彌候江戸大澤基宿候駿府

林道春候駿府弟信澄候江戸

慶長十四年

其姓名翁拍手驚歎然不告其姓名直頼曰嘗聞江口之役有壯士把金幣指揮諸隊其人爲誰也翁笑曰乃是我也今為乞食一老則姓名亦自忘之遂不言焉直頼歸河越白之大殿奇之○十二月丁丑吉良義彌（稱左兵衛督後改上野介）任侍從候江戸勤奉使於禁中大澤基宿（號兵部大輔）候駿府其勤職如義彌（吉良者足利將種之良族也大澤者持明院家之餘流也故擇定此二人）是年林忠候駿府（改名道春）讀四書七書貞觀政要群書治要及東鑑等忠弟信澄（改名永喜）勤仕江戸

己酉十四年春正月甲申朔江戸城歳初賀儀如例

島津家久攻琉球以樺山久高為帥

江戸使者大坂使者各到駿城庚寅大殿發駿府到田中戊申大殿到尾州清洲監臨築城之地○二月癸巳朔丙辰大殿發清洲癸亥歸駿府辛未大殿遣本多正純於江戸（傳聞頃年江府有政則酒井忠世土井利勝等奉使屢到駿府取決駿府有政則正純等到江府告之）癸酉島津家久遣兵三千人於琉球國樺山久高爲帥平田氏爲副其餘舟長卒長屬之衆戰艦百餘艘到琉球大島進攻德島斬首三百餘級殘黨皆降初慶長十一年家久在伏見既啓伐琉球其後屢就本多正信而達於江戸駿河至是遣軍士○三月癸未朔丁亥大殿賜印章於日光山座

琉球擧國屬薩摩

駿府城庭有怪

大殿以修驗道事附聖護院門跡

禪院及衆徒中。○夏四月壬子朔。薩摩兵到琉球那覇津。琉球人設鐵鎖於津口以拒之。薩人自殊路上陸。相戰三日。大克殺數百人。遂入都門。圍其王城。國主中山王尚寧及三司官率將士請降。擧國服屬薩摩。中山者琉球別號。其王世以尚字冠其名也。薩兵歸國。家久告捷於江戶駿河。乙卯。駿城殿庭有人。四肢無指。弊衣亂髮。惟食青蛙。問來處。以手指天。其兄引來。左右欲殺之。大殿命曰。勿殺。放之城外。不知其所行。○五月辛巳朔。大殿賜圓城寺領於照高院門跡。以修驗道事。附聖護院門跡。各授印章。聖護院。圓滿院。實相院。號三井

京極參議高次逝

松平忠一卒

三門跡。近世聖護院興意退院。居白河照高院。猶兼領三井寺。初源義昭有子。爲僧。號高山。還俗生二子。曰義尊。曰常尊。義尊居實相院。常尊居圓滿院。二僧母。幸於天皇。生皇子。入聖護院室。號道晃。相代爲三井長史。修驗道有二流。爲台宗者。祖役小角。而屬聖護院。俗稱本山山伏。爲密宗者。祖醍醐聖寶。而屬三寶院。俗稱當山山伏。其徒各遍於諸國。癸未。若狹參議京極高次逝。年四十七。其子忠高繼。忠高母常高院者。崇源夫人姊也。故豫養將軍娘。嫁忠高。辛未。伯耆國主松平忠一卒。歲二十。無子。國除。命古田重治。一柳直盛。守伯耆國。乙

大殿賜琉球於島津家久

巳。琉球中山王尚寧到薩摩。○秋七月庚辰朔。甲申。薩州使者到駿府。以琉球王請拜謁大殿。許之。而賜琉球國於島津家久。授印章。將軍賜書於家久。及龍伯惟新賞其功。琉球國租稅二十萬石。其半授彼國王。其半納於薩州。義弘剃髮改名惟新。癸巳。將軍定伏見城制法。賜直番松平康長山口重政。酒井忠世土井利勝安藤重信連署。甲午。大殿賜印章於下野國專修寺。專修寺本願寺同祖別流。○八月庚戌朔。癸丑。將軍遣朝比奈氏久貝氏弓氣多氏於伯耆國。檢察國中事。定制法三條。本多正信大久保忠隣連署。賜丹波國龜山城於岡部長盛。增其祿。凡三万二千石。丁卯。

大殿命行正遷宮復古式

大殿定東寺制法三條。賜印章。甲戌。南蠻阿蘭陀國貢獻駿府。賜書於彼國王。許其每歲到肥前平戶。而商舶交易。丁丑。大殿定關東密宗古義制法九條。賜印章。密宗有二流。出自高野山者爲古義。出自根來寺者爲新義。○九月己卯朔。改酒井忠利駿州田中城。賜武州河越城。食邑二萬石。兼江戶留守職。乙巳。伊勢外宮正遷宮。伊勢兩宮自寬正三年唯有假遷宮。至天正十三年秀吉行正遷宮。慶長三年又假遷宮。至此大殿命行正遷宮。自是每二十一年行正遷宮。復古式。是月大殿改脇坂安治淡路國。賜伊豫國之喜多浮穴風早三郡。凡五萬三

石川家成卒

有馬晴信破蠻舶於長崎港

十餘石安治自關原役以來令其子安元往還江戸而老於淡路至此移豫州此秋大殿遣九鬼守隆及舩吏向井氏久永氏小濱氏於淡路點撿兩國列侯戰艦而其大積粟五百石以上者悉收之爲官物運於駿府於江戸唯池田輝政許用大舩一艘而賜二艘於守隆○冬十月己酉朔丁丑石川家成卒歲七十六○十一月己卯朔己亥大殿賜於東寺高野山是月酒井忠勝敘從五位下忠利長子號讃岐守○十二月戊申朔壬子賜濃州大垣城於石川忠總繼祖父家成封食祿如故丙辰大殿命有馬晴信破蠻舶於肥前長崎港初弘治三年南蠻商舶始來著防州山口浦此時日本大明勘合船相絕故也爾來每歲蠻船或黒或白一艘二艘往來不絕以長崎爲港有無交易彼此得利蠻氏奉天主信其法稱天主曰陡斯稱其魁曰耶蘇欲弘其術于日本以惑民俗或有信之者則得貨殖故人多從之先是日本商舩赴呂宋國蠻船掠取之大殿聞而不悦今年所來之蠻船頭乃嘗取我商舩者也故大殿命有馬修理大夫擊之長崎官吏長谷川左兵衛尉藤廣副焉蠻船遂覺不登陸欲待風發於是有馬長谷川等駕輕舸衝擊之蠻船發大小鳥銃拒之其藥火誤落船中舟焚與

將軍催猿樂遊

播磨世子池田利隆生光政

眞田昌幸卒

慶長十五年

人皆沈于海此時有馬有二流玄蕃頭豐氏者赤松之支流也修理大夫晴信者藤純友之餘裔也壬戌島津家久及其父惟新獻使於駿府江戸謝賜琉球國各賜書報之大殿放鷹於關東過武州岩築城城主高力忠房饗之賜白銀二千兩既而歸江戸將軍新搆舞臺造假閣而催猿樂之遊大殿遊覽諸侯群士應召觀之各賜饗膳大殿賜駿州遠州於頼宣常州水戸於頼房然大殿在駿城故頼宣未就封頃年成瀬正成安藤直次與本多正純連署然正成爲義直家老直次爲頼宣家老正純獨執事松平正綱板倉重昌秋元泰朝副之而次中山信吉爲頼房家老是年播磨世子利隆子光政生於備前國岡山將軍遣牧野信成往賀之而賜湯沐邑千石於利隆室家眞田昌幸入道卒于高野山

庚辰十五年春正月戊寅朔江城歲初賀儀如例江戸使者大久保忠常大坂使者伊藤掃部助到駿府賀歲初丙戌大殿放鷹於田中庚寅遊相良辛卯還駿府丙申復放鷹田中辛丑自田中獵中泉去年淡路國闕未置其主藤堂高虎本多正信等白將軍曰淡路國宜擇其人爲其主也且建部内匠以微祿居尼崎是西海運漕之要地也宜令一將守之築城郭

固其備也公謂然也乃遣土井利勝於駿府請大殿
取其決大殿曰尼崎近播磨接大坂建部幸與池田
睦令彼居尼崎如故受輝政指揮而可也如淡路國
主則可待將軍來而面話定之耳利勝反命○二月
戊申朔己酉大殿自中泉到田中辛亥還駿府辛未
將軍到駿府時池田輝政及諸侯侍駿府大殿與將
軍議加賜淡路國於輝政以為三男忠雄之封（傳稱輝政一日招諸侯於旅館設饗相語宴酣輝政醉眠鼻息如雷俄而有召登府諸侯皆待其歸時諸侯問何等事輝政曰賜淡路國於第三男也諸侯皆賀之）或曰輝政既領播磨備前
今又加淡路時人皆謂太過也或曰大殿以舅甥之

堀直寄與其兄直政爭權訴論

好不疑輝政故欲强大其勢以抗衡秀頼也輝政亦
謂大坂若有變則不待台駕之至可決一戰也故其
在國以與大坂接隣屢託事於放鷹掠攝河之城然
大坂老臣等悟之不必禁之越後國主堀忠俊家老
堀直寄與其兄直政爭權訴論忠俊不能決之而相
與來駿府相訟忠俊者本多忠政婿也故忠政與本
多正純成瀬正成安藤直次等議而和解之然直寄
不肯○閏月丁丑朔戊寅大殿與將軍聽堀氏訟老
臣執事候之直政直寄甲乙對論直寄曰直政恣一
國之權而多奸曲直政爭而不決直寄曰直政令淨

放逐堀忠俊於奥州流堀直政於出羽

將軍大獵參遠諸山

土宗與日蓮黨論宗旨而恣殺淨土僧十餘人大殿
直諭咎直政曰汝不可知宗旨之是非自以為智者
而殺不辜者乎私曲之罪大也其餘所論可推知焉
忠俊領一國不能決家臣之訴何以可治國哉乃收
越後國放忠俊於奥州之巖城流直政於羽州之最
上而減直寄食邑然以其無罪故殊賜信州之内三
萬石以列麾下士己卯大殿賜越後國於上總介忠
輝丙戌將軍發駿府到田中庚寅到田原為獵此山
講武也壬辰將軍獵大久保山大久保忠隣井伊直
孝本多忠朝土井利勝等從焉（本多正信以老故留駿府）癸巳獵

大殿城尾州名古屋以賜義直

藏王山使參河遠江人為列卒凡可二萬人麾下壯
士競爭放失發銃獲鹿二百四十七頭豬二十二頭
是日岡部氏中川氏論事闘爭共自殺丙申獵繼鹿
尾山獲鹿百五十頭猪三十四頭戊戌獵若見山獲
鹿百六十三頭猪二十二頭己亥獵多呼馬塲獲鹿
五十二頭猪二頭凡前後所獲鹿猪狐兎總二千餘
頭本多忠勝頃年老於桑名此度來田原拜謁而登
高見列卒曰昔年武田信玄之出兵於三方原其衆
不及今日之多也甲辰將軍歸駿府是月大殿命池
田輝政福嶋正則加藤清正黒田長政等諸侯移尾

勅使告讓位事于駿府

源通勝入道素然逝號也足叟善國歌

州清洲城於那古屋而新築城壁以賜義直（那古屋或作名護屋）令渡邊半藏守綱仕義直守綱少而臨軍數矣武勇超群然以義直爲令愛故及此傳稱諸侯以功役頻起頗不平謂禁中江戸駿河城吾曹所不辭也如名護屋城非所可課若修築此城則幕下諸第城郭亦悉可課我輩乎乃就本多正信訴之福島正則爲首謀加藤清正曰若訴不遂而然止則不如不訴也正則不聽而告正信正信曰教令既降則訴之無益公等雖勞强爲之而可也正則彌不平清正曰卿實不平則擧大事而可也我必同卿卿與我同心則西

國牧守多是不有異心唯池田輝政於幕府有舅甥之親且受恩甚重我與卿擧國而出兵則成敗之勢在播州一戰耳敗則死焉成則入大坂擁秀頼以號令天下也正則不能決之清正曰然則訴而無益不平亦無益不如早畢功役而休也乃召肥後匹夫多於前後而三旬功成正則等諸侯皆多召匹夫夜以繼日及夏名護屋城成矣○三月丁未朔辛亥將軍歸江戸丁巳勅使赴駿府告明年讓位之事辛未致仕前權中納言正三位源通勝入道素然逝通勝善倭歌顯名於當時嘗蒙勅責謫丹後國時細川幽齋

天皇賜素然御製

玄旨致仕在國通勝就之傳受古今集及倭歌秘奧經十九年（自天正九年至慶長四年）逢赦歸京天皇召見之賜絶句曰旅鴈北飛殘臘天今宵話舊思依然前身蘇武去歸否一鱗居諸十九年通勝獻倭歌奉報之通勝致仕之後改名素然號也足叟所著倭歌抄若干又抄源氏物語五十餘卷號岷江入楚是春賜下總國佐倉城於土井利勝（食祿三万二千四百餘石）○夏四月丙子朔丁丑將軍降敎令曰凡有罪者減死一等蟄居者許在高野吉野多武峰朝熊日光山足利鑁阿寺筑波知足院房州清澄寺而本多正信酒井忠世安藤重

法眼意安宗恂歿嘗獻藥於明帝有驗著書多

藤歛夫古今醫案序

信連署令各所記蟄居者姓名獻之壬辰宮醫法眼意安宗恂歿其先江州佐々木氏族數世領州之吉田邑五世祖德春有事而去本邦仕室町幕府晩年嗜醫術退居城西之嵯峨至父宗桂醫名益著天文間與僧周良再入大明獻藥於明帝有効爲稱意安遂爲家號宗恂繼父之業兼志經學與藤歛夫友善少仕秀吉食采地其後仕大殿於城州賜食邑辯別異藥調進靈劑其學識過人多矣大殿數被褒賞焉所著之書有素問講義難經註疏重編醫經小學纂類本草又撰古今醫案歛夫序之曰宗恂纉紹父師

朝鮮姜沆作名医傳略序

之箕裘而跨竈出藍當世之司命也學必稽古知其理踐其實奇効靈驗不可盡此云々又撰名醫傳略朝鮮國刑部員外郎姜沆作序曰以其道鳴者代不乏人繼後而光前集諸師之大成者今法眼意安是也其爲術也直與長桑岐伯爭一頭地數千百載之上而倉公以下則不數焉猶不自居云々爲世所貴重略知此且所抄之書序例大成論等凡若干部並行于世矣專精運氣作運氣諸論圖說及樞要圖漏刻圖等長子如見繼業仕大殿亦著醫學類聚吉氏方本草倭名袖中記等乙未大殿賜制法五條於高

高木清秀卒

野山是月松平忠雄（池田輝政三男）自播州詣駿府及江戶謝賜淡路國各有恩賚○五月乙巳朔庚申嶋津家久携琉球中山王發薩州（中山王弟死于途中）○秋七月甲辰朔大殿觀魚於駿州瀨名川（或曰大殿自泳游）丙辰高木清秀卒（年八十五號主水正）少壯在參州刈屋以武勇顯名大殿召之以爲隊頭軍功若干頃年告老致仕壬戌大殿三分伯耆國賜加藤貞泰市橋長政關一政庚午大殿賜勢州龜山城於松平忠明（食邑五万石）○八月癸酉朔乙亥將軍令土井利勝到駿府白事大殿諭利勝曰汝爲將軍被登庸則可會諸侯授汝以輾茶壺宜

中山王來朝

嶋津家久携中山王登駿城謁大殿

細川藤孝入道玄旨卒

以之開茶寮先饗將軍而招諸侯時人皆羨之戊寅嶋津家久携中山王到駿府庚辰家久以中山王登駿城謁大殿中山王獻緞子百端羅紗十二尋蕉布百端太平布二百匹家久獻太刀一柄白銀一萬兩庚寅大殿召家久設饗催猿樂賴宣賴房自起舞曲大殿賜名刀二握（大小共貞宗銘）於家久而翌日賜暇壬辰家久携中山王發駿府細川兵部大輔藤孝入道玄旨卒（年七十七）實三淵伊賀守宗薫子也細川刑部少輔養之爲子少仕將軍源義晴而及義輝被弑而藤孝從義昭於艱難之間其再入洛皆藤孝功也其後歷

仕信長秀吉讓國於嫡子忠興致仕號幽齋玄旨爲秀吉談伴而謁大殿蒙眷遇幽齋受古今倭歌集於三光院藤實澄極歌學秘蘊八條智仁親王中院通勝三條公國及其子實條烏丸光廣皆就幽齋傳授之其餘徒弟太多其所著伊勢物語闕疑抄百人一首抄等行于世又善連歌乃至狂歌俳諧無不窮巧頗知文字往往作詩而知弓馬禮則精武家故實大殿令永井直勝就幽齋問足利幕府舊式幽齋損益隨宜獻家傳禮式三卷且相古今刀其餘墨痕擊鼓調味等亦爲世被稱其多藝多能當時無雙丁酉家

本多中務大輔忠勝卒

明周往如來詐海賊之事

大殿贈明福建道都督陳子貞

久及中山王到江戸將軍勞其遠來再遣使价且賜厨料庚子家久中山王登城謁將軍而中山王獻緞子百端太平布二百端蕉布百端家久獻緞子百端虎皮十張白銀一萬兩太刀一柄（光銘長光）而謁嗣君（源家光）而中山王獻緞子五十端太平布百端蕉布五十端家久獻劔馬紅絲百斤○九月癸卯朔乙巳將軍召家久賜饗已酉復召之賜茶戊午賜暇於中山王而賜宅地於家久且授良馬賜歸國之暇壬戌家久以中山王發江戸而西歸（家久還薩摩之後令中山王歸琉球國而每歲納貢更世則來朝）○冬十月癸酉朔丙戌大殿發駿府庚寅桑

名城主本多中務大輔卒（歲六十三）長子忠政嗣封（領十万石如元）忠勝少壯之間每軍旅無不預之大戰小戰殆七十四然身不蒙一創武勇功業顯名於天下與井伊直政榊原康政爲開國良將（忠政稱美濃守其弟忠朝稱出雲守子孫繁多）癸巳大殿放鷹於武藏野將軍自江戸往謁數日而入江戸城○十一月壬寅朔戊辰大殿發江戸還駿府途中放鷹○十二月壬申朔辛巳大殿入駿府是月明人周往如來駿府詐海上賊船之事由是議之及兩國勘合之事大殿令本多正純贈書於明福建道都督陳子貞而附周往如其書曰日本國臣本多

書林道春草之

上野介藤原正純奉旨呈書福建道總督軍務都察院都御史所夫吾邦之聘問于商賀于中華者雜出于漢隋唐宋元明之史及我國記家乘著昭昭矣然前世當朝鮮紛擾之時雖有中華之貴价來我邦而譯者枉旨執事牴牾而其情意彼此不相通比來海渡揚而風船絶可謂遺憾方今吾日本國主源家康一統闔國撫育諸島左右文武經緯綱常遵往古之道法鑑舊時之烱戒邦富民殷而積九年之蓄風移俗易而追三代之跡其化之所及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趾古城暹邏呂宋西洋東捕寨等蠻夷之

居長首帥各無不上書輸賓由是益慕中華而求和平之意無忘于懷今茲應天府周往如者適來於五島乃詣上國因及此事不亦幸乎明歲福建商船來我邦期以長崎港爲碇泊之處隨彼畜主之意交易有無開大閧市豈非二國之利乎所期在是耳此其來之亦承大明天子之旨以賜勘合之符則必我邦遣使船以來秋之番風而西其帆者何疑哉及符來而我只遣大使船一隻而已明其信也若餘船之無我印書而到者非我所遣也乃是寇賊姦究伏竄島嶼而猾中華之地境之類必須有刑法若又我商船

藤廣號左兵衛

之往還於諸蠻者困風浪難有繫纜於中華之海面則薪木之慮何賜加之今將鑑前時之絕而興比年之廢欲修遣使之交而索勘合之符復古之功不在于斯乎我邦雖海隅日出抑諺所謂蕞爾國也中華以大爭小之意想其不廢乎然則來歲所為諸領符使來則海東之幸而黎庶之所仰望也中華設雖貴重而其不動遐邇博愛之意哉感激之至在於言外命旨件件請宜領諾林道春草之此書不詳遣否回書不來勘合之事亦止頃年長谷川藤廣為長崎吏掌外國市舶事故謂勘合事成則已可為遣明使由是此行附往如遣書於陳子貞是年蠻人東魯訥及阿媽港

本多正純荅南蠻船主書

人來本多正純承大殿之旨答南蠻船主曰日本國執事上野介藤原正純謹復書西域國海船總兵官東適我丈人館下今茲行人東魯訥遠踰鯨海重譯而來親捧鯉素執謁而見茲蕃當時黑船燔沈之事於今足下似訴其罪之有無蓋域異路隔而不得其情乎殆牴牾乖戾而不識其眞乎往歲阿媽港殺我專价節幹何也貴國人以此港為私權之處不欲使我民知之相逐相來將塞來路而殺無事之我民斯事以聞我主君我主君一則以悲我蚩民之無罪而趣死地一則以怒彼蠢蠻之有惡而設禍穽於是乎

會黑船來于長崎津僉云向之殺我人者今船頭加毘旦為之最矣津吏上言我主君我主君慕往昔之意存復讐之禮仍以命津吏召船頭加毘旦不肯出至又以問之不肯奉荅至于再至于三終不肯應國命於是乎而後船頭之有罪也愈信矣不亦明白乎仍命有司加毘旦一人有大事而諸人無辜執一人而千萬人悅之則古之人行之津吏奉命遣士以問加毘旦之罪船頭即發大鳥銃燒破我數船將截纜而驅去官士於是懼國法之不慢而乃構艨艟而乘之船頭忽放火而防之遂衣寶玉而自焚而船又沈

初只欲執加毘旦一人而問之而已何殺其餘者乎況復於船而何燒乎事實如此足下宜知測焉毋為怯惟幸方今東魯訥一价遠到吾儕為之先容而執贄而便殿一見事已成是非無惠於足下也亦今我主君不念舊惡既往不咎以商賈之往還通市為國家之給足餘裕而不厭諸船之出入然則來夏仍舊黑船來于長崎則通市隨意而有大利焉必無拘滯所待在茲耳當是之時若我官吏及諸商有苛擾喧雜之事則必宜告訴依法施行照驗有在勿為猶豫事事難罄于楮面併附以東魯訥之口舌不宜正純

正純承命諭阿媽港書

又承大殿旨諭阿媽港曰日本國執事上野介藤原正純謹復書阿媽港中知府諸耆老酋長等所遠枉手書迫以面稟往歲烏舶燒溺之故如今諄諄而言之前船主雖自速辜而其愛惜之情亦可憐焉其罪迹詳在寄東適我回書中姑舍是然今貴港早悔前非爲修舊好庶幾風船往還商貿關通之路永以不廢也其意於理無害然則我邦雖有不相來不追去之意而又通外國褢遠人之義不能不有也因以聞我主君我主君有允容之命於貴港不亦幸乎夫以貴港之入貢於我邦數十年于茲矣今一旦擧而不

增上寺主源譽存翁賜國師號

德川家尊佛之因由

慶長十六年

棄之蓋我主君善隣之意念茲在茲然則來歲隨例以烏船之到于長崎而爲期莫違約仍商市雜還而交易獲福有如昔日勿爲狐疑不宜江戶增上寺住持源譽存翁受大殿之命入洛參内依大殿執奏特賜普光觀智國師號是淨土宗國師之權輿也大殿常專修念佛故有此擧秀頼再修洛東大佛殿將軍賜松平姓於山内忠義號土佐守和馬守對馬守賜名刀將軍賜食祿於井伊直孝細川興元阿倍正次安藤重信等各有差

辛亥十六年春正月壬寅朔江城使者酒井家次大

勅大殿任太政大臣賜菊桐紋

坂使者大野主馬到駿府賀歲初庚戌大殿遊遠州放鷹於榛原郡館中泉驛一旬而還駿府○三月辛丑朔丙午大殿發駿府辛亥到尾州名護屋城滯留一日丁巳大殿入洛在二條城庚申勅從四位下右兵衛督源義直常陸介源頼直共任參議叙從三位中將如元頼房叙從四位下任左少將辛酉勅使到二條城述宣曰大殿宜任太政大臣且賜菊桐紋大殿對曰相國者則闕之官難輙應詔謹拜焉頗先祖新田義重贈鎭守府將軍先考廣忠贈大納言且聞菊相者禁中御紋也足利家既賜之累世今我賜之

勅贈鎭守府將軍於源義重

天皇讓位於親王政仁

既後於足利家則不足爲新田家之榮所不敢願也唯用家傳葵紋而足矣一說曰葵紋者至大殿始用之壬戌勅贈鎭守府將軍於新田大炊助源義重又贈大納言於松平廣忠令權大納言藤兼勝爲上卿右中將藤實有奉行之依大殿執奏也癸亥大殿參内謝贈官之事是日最上義光任少將依大殿執奏也先是義光與長子義康不和義光請大殿害之次男家親自幼侍大殿左右故請之爲家督乙丑勅守禁門發固關使内大臣藤信尚爲上卿丁卯天皇讓位於親王政仁行節會内大臣藤信尚爲内辨權中納言藤資胤爲宣命使是日新帝受禪右大臣藤忠榮關白

豐臣秀頼入洛謁大殿。片桐加藤淺野從駕。

本多康重卒

如元。戊辰秀頼爲會大殿發大坂。織田有樂及片桐直盛等從之。加藤清正淺野幸長徒歩不離輿傍。一説曰、幸長半途有病不能從。大殿令義直頼宣到鳥羽迎之。既而秀頼入二條城。大殿設饗。一説曰、清正持秀頼刀。秀頼以名劍名刀短刀駿馬及黃金三千兩猩皮三張緞子二十端錦十端爲贄。宴畢秀頼請歸。大殿贈之以名刀短刀鷹三聯。秀頼出城巡視大佛殿詣豐國社。清正徒從。而饗秀頼於伏見宅。秀頼乘船還大坂。是月本多康重卒于岡崎城。將軍賜于使。○夏四月辛未朔壬申大殿令義直頼宣赴大坂報秀頼入洛贈白銀一萬

淺野彈正少弼長政卒

大殿示三條令於在京諸侯

兩於秀頼白銀二千兩綿三百純於秀頼母白銀十兩綿二百純紅花三百斤於秀頼夫人。癸酉義直頼宣憩伏見。乙亥還京。丙子淺野彈正少弼長政卒。六十五歳三男長重繼領眞壁城。長重有兄曰長晟。嘗於備中國別賜二萬石奉大殿命在京監護秀吉北廳。後代兄幸長繼紀伊國封號但馬守。大殿以女妻之。蒲生秀行寡婦生男光晟。壬午新帝即位。内大臣藤信尚爲内辨。權中納言藤實條爲宣命使。竊聞是日大殿微服往見之。人皆不知之。或纔見半面則視者恐而皆避焉。是日大殿示三件於在京諸侯。其一曰、守鎌倉右大將以來武家法式可仰江戸幕府

教命。其二曰、或背國法或違教命者各國不可匿之。其三曰、諸國陪臣若有爲叛逆殺害之告則不可拘留。若違此三件則被遂糺明可被處嚴科也。諸侯謹應命連署獻誓詞。明年正月關東諸侯亦應將軍命記此三件。而米澤中納言景勝越前少將忠直丹羽宰相長重大崎侍從政宗立花侍從宗茂秋田侍從義宣會津侍從秀行最上侍從義光安房侍從義高南部信濃守利直津輕越中守信牧連署獻誓詞。賜歸國之暇於西北諸侯。丁亥大殿詣知恩院。是爲淨土宗本寺在洛東。大殿欲盛淨土宗故請上皇第八

良純皇子爲知恩院門跡。

大殿宿岐阜觀飼鵜捕魚。

肥後守加藤清正卒。

定京都江戸驛路制法

大殿登淺

皇子良純爲知恩院門跡。淨土宗門跡始于此。戊子大殿發二條城而東歸。辛卯今夜宿岐阜觀飼鵜捕魚者。壬辰到名護屋城。癸巳乘船到野間。甲午風烈繫船於篠島。篠島或作師崎。乙未船着吉田。自是陸行。戊戌入駿府城。○六月己巳朔壬辰肥後守加藤清正卒于熊本城。五十歳其子忠廣襲封。○秋七月戊戌朔甲子大殿遣板倉重昌於洛與其父京尹勝重示諭西國諸侯築禁中四壁。是月定京都江戸驛路制法五條。○八月戊辰朔庚午將軍遣服部氏細井氏久永氏於常陸下野誅暴惡者數十人梟其首。庚辰大殿登淺間山

間山懸的手放砲

大久保忠常卒

懸的於二町外而手放大砲三皆中是月加藤忠廣詣駿府江戸謝襲封肥後國○九月丁酉朔癸亥大殿遊藤堂高虎駿府館義直賴宣賴房從焉是月將軍娘適越前國主源忠直令土井利勝護送之渡邊茂副之路過駿府謁大殿大殿喜而催猿樂饗之令利勝勤纏頭事既而赴越前國修婚禮○冬十月丁卯朔壬申大殿發駿府丙子大久保忠常卒於小田原忠隣久執國家政威望甚高忠常度量絕人故父子門前每日輿馬成群其來問者各設飲食雖未識其面者入而列坐則無不進膳（伊達政宗試令家士三人混麾下士而到忠常家皆飲食而歸政宗歎其量之大也）頃間忠常臥病于小田原麾下士無不往問之雖近侍臣或闕勤而行或信宿而歸江戸小田原之間往還絡繹將軍大怒嚴譴責者多矣忠常遂卒（歲三十二）忠隣老而喪長子自是勤仕有闕大殿聞而不喜後年貶謫之變本於此（慶長十九年正月忠隣譴江州諸子放流次男忠總者以繼石川家故封祿如初忠常子忠任以其母為大殿外孫故數居其家不許謁見歷數年還赦興其家）庚辰大殿到神奈川將軍迎謁壬午入江戸城與將軍議令藤堂高虎赴肥後定國中制法依加藤忠廣幼弱也庚寅大殿自西城遊本城辛卯詣增上寺壬辰放鷹於戸田乙未放鷹於河越○

十一月丙申朔庚子大殿放鷹於忍辛丑將軍放鷹於鴻巢此地鳧雁所集故為放鷹場傳說昔此地有一大木稱樹神氏以飲食祭之不則害人一旦鴻來巢枝上巨蛇欲呑其卵鴻啄殺之自是神不害人於是以鴻之除害有益故號曰鴻巢遂名社又為地號云甲辰大殿與將軍議令土井利勝成瀨正成攜增上寺存翁而赴新田莊尋求贈鎮守府將軍源義重舊迹建一寺於其地號大光院（傳聞德川義季以來數世墳墓在世良田長樂寺親氏泰親二世牌位在參河高月院信光牌位在同地信光明寺親忠清康牌位在同地大樹寺廣忠牌位在同地松應寺）戊申大殿自忍將軍自鴻巢會於河越

琉球國貢藥種及土宜

平岩親吉卒無子絕後

島津義久入道龍伯卒

己酉大殿赴武州府中向駿府將軍歸江戸城辛亥大殿宿神奈川將軍來謁戊午大殿歸駿府○十二月丙寅朔戊寅伊達政宗嫡子忠宗元服於將軍御前賜偏諱授名刀政宗長子曰秀宗稱伊達本號別賜食邑於伊豫國忠宗雖為次男賜松平氏繼政宗家庚辰琉球國貢藥種及土宜乙未平岩親吉卒於尾州（年七十）親吉初以若干軍勞與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同列食祿九萬石曾以有義直假父之約頃年退老於尾州無子絕後其部屬悉仕義直是年島津義久入道龍伯卒於薩州將軍遣揖斐氏於

卒

前將軍源家康薨

薩州賜賻祿一萬兩越前國主源忠直任少將播磨世子池田利隆子光政（時三歲號新太郎）到江戶謁將軍賜名刀將軍遊土井利勝宅此時本多正信齡及七旬大久保忠隣病而蟄居利勝與酒井忠世同執國家之政自昌泰元年至慶長十六年總七百十五年續編筆記止於此

謹按慶長十九年甲寅冬大坂有異謀大軍發自駿河江戶圍大坂講和班師元和元年乙卯夏大坂再亂大軍攻圍之五月七日城陷天下彌平安二年丙辰三月勅使到駿城而大殿任太政大臣四月十七日大殿薨駿城春秋七十五葬於久能山三年春改葬於下野國日光山勅賜神號爲東照大權現贈正一位台德大相國公繼述之美守成之業能揚前烈益固洪基大猷贈相國公武威隆盛統御闔國傳至今大君幕下四葉之間自慶長五年關原大捷至寬文十年既踰七十年天下一統蔑視鎌倉右大將超過鹿苑勝定二世嗚呼大哉至哉仰祝弘矢之威德化之風永護朝廷治海內與天地無疆逮萬萬世之長久也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八十一　大尾

二十二社

本朝通鑑附録一

春齋林　恕　編纂
東陽大槻誠之校訂

神祇部

延喜式神名帳曰天神地祇總三千一百三十二坐所謂式内神是也然世遠時隅荒廢遺失者多矣延喜以後崇祀神社不少所謂式外神是也今不論式内式外擇其最顯者標出千百之十一嗚呼本朝者神國也其大概不可不知焉

二十二社

伊勢　内宮奉崇天照太神事詳垂仁帝紀外宮一曰豐受宮國常立尊鎭坐一曰祭瓊々杵尊或曰國常立尊在中瓊々杵尊在左天兒屋根命在右合祭三神雄略天皇時建之或曰内宮之御膳神也或曰倉稻魂者宇賀神也伊勢外宮同體也或曰舊事紀皇孫降臨之時配侍諸神中有豐受神即坐外宮度會神也

今按諸説各有所據然朝廷歷代尊崇齋内宮則宜以合祭國常立尊瓊々杵尊爲正也

石清水　奉祭應神天皇傳稱欽明御宇神初現於肥後國菱形池邊自託曰我是譽田八幡麻呂也其後移而鎭坐於豐前國宇佐宮孝謙天皇御宇崇之爲東大寺鎭守清和天皇御宇奉移宇佐神於王城南男山山下有流號石清水而與伊勢並稱宗廟或曰神昔降筑前國宮崎白幡四赤幡四並立八幡之名始于此或曰河内國譽田者葬應神天皇之地也故建八幡社　源義家元服於石清水社自是源氏世以八幡爲氏神及頼朝開幕府鎌倉崇八幡建新社於鶴岡詳見東鑑其餘諸州奉祭之

賀茂　祭別雷神乃是軻遇突智之靈也或曰松尾神大山咋神之子也或曰大山祇神而伊豆三嶋同體也　下賀茂（賀茂或作鴨或曰用鴨字限下鴨也賀茂或曰上賀茂別下鴨）也或曰糺宮糺或作只洲又曰河合其社前水曰御手洗此神者玉依姫也依爲別雷之母曰御祖神松尾神化丹塗矢通玉依姫生別雷或曰玉依姫者賀茂健角身命之女也　桓武天皇定都於平安城以來賀茂神爲王城鎭守故歷代尊崇亞伊勢八幡而爲社稷之宗

松尾　祭大山咋神此神者素盞烏尊孫大歲神子

大神倭訓與三輪同

也依為賀茂神父或曰賀茂別社

平野　奉祭仁德天皇或曰第一社殿源氏第一平氏第三高階氏第四大江氏其外中原氏清原氏菅原氏秋篠氏都八姓祖神

稻荷　此神社建立權輿未詳社家者流說和銅年中此神始現于伊奈利山空海於東寺門前逢負稻老人海祭之以為東寺鎮守以其擔稻故號稻荷

春日　祭四大神第一殿武雷命（亦名武甕槌神）第二殿齋主命（亦名經津主神）第三殿天津兒屋根命第四殿姫大神也（天照太神之分身）藤原氏以此社為祖神

以上號上七社

三輪　或作大神祭大己貴神

大倭　祭大國魂神與三輪同體異名

石上　一曰布留社祭素盞嗚尊斬蛇劔或曰祭高皇產靈神十種瑞寶

廣瀨　祭大忌神祈年穀豐或曰倉稻魂命者伊奘諾尊子也主五穀一說曰此神名天津柱國津柱

龍田　祭風神級長津彥命級長戶邊神共伊奘諾尊子也津彥者男神戶邊者女神也

小原野其山曰小塩

法成寺俗號御堂是也

大原野　春日同體也文德天皇仁壽元年二月始行此祭春日社遠於帝闕故移于大原野蓋后妃夫人有參詣之便故也

吉田　春日神同體也貞觀間藤原山蔭始建焉一條天皇永延元年初奉官幣奈良京則春日社長岡京則大原野平安城則吉田社皆近帝闕而守皇祚關白藤道長造法成寺以擬興福寺崇吉田神以擬春日社　卜部家說云神樂岡明神者劂雷神也昔神樂岡與高野山為一山雷擘開為二故吉田地主者本是雷神也及一條天皇時卜部兼延始為社務職勸請春日明神以藤氏崇敬也日神之居于天岩戶時諸神奏神樂其處降為山故號曰神樂岡　傳稱兼延以來卜部氏累世掌此社移神祇官於此謂八百萬神悉降臨於此社世賜神祇道長上號

以上號中七社

住吉　祭底筒男中筒男表筒男神共伊奘諾尊子也昔祭於筑紫其後移攝津國

日吉　祭大山咋神與松尾神同體也一說曰大比叡神者與三輪同體而大己貴神也小比叡者叡

武庫、今曰兵庫

山地主也、昔唯此二社、及最澄管叡山、加五社、又加之、爲二十一社、澄入唐時、知中華天台山、崇關羽爲山王、而以叡山號天台山、以日吉神稱山王、

廣田　神功皇后平三韓、到攝州廣田郷、乃祭皇后爲神、皇后埋其兵器於此、故號曰武庫、此社側祭蛭兒、號西宮、

梅宮　橘氏祖神也、祭諸兄公、

祇園　祭素盞烏尊、俗說曰、牛頭天皇靈、一名武答天神、

北野　菅丞相靈也、

布禰或作船

丹生　祭天神地祇、後世崇之、稱兩神、凡言丹生者三、在大和國、近江國、紀伊國、

以上號下七社、

貴布禰　祭水神高龗、軻遇突智分身也、歷代祈雨止雨、必奉幣於丹生貴布禰、或曰、貴布禰者、賀茂攝社也、故賀茂社司併領之、

右二十一社、加貴布禰、而爲二十二社、後朱雀天皇長曆三年秋八月所定也、

按伊勢内宮者、在渡會郡宇治郷、外宮者、在同郡山田郷、石清水、賀茂、松尾、平野、稻荷、大原野、

諸國一宮

枚或作平

吉田、梅宮、祇園、北野、貴布禰、共在山城國、春日、三輪、大倭、石上、廣瀬、龍田、丹生、共在大和國、住吉、廣田、共在攝津國、日吉在近江國、每年定祭日、勅使奉幣爲恒例、

諸國一宮

山城國賀茂社　見前、

大和國三輪社　見前、

河内國枚岡社　祭天照太神、

和泉國大鳥社　本緣不詳、或曰、天武天皇朝白鳳見祭之、爲神、

椿和訓都波岐

俗曰赫耶姬誤矣、

攝津國住吉社　見前、

右五畿内

伊勢國椿宮　本緣不詳、今按、以内宮外宮、不爲一宮者、蓋至尊無雙、不容混諸國諸神、

志摩國眞清田社　祭天神地祇、

尾張國眞清田社　同上、

參河國砥鹿社　本緣不詳、

遠江國事任社　延喜式曰、遠江國佐野郡巳等乃麻知神社、　本緣不詳、

駿河國淺間社、　祭木花開耶姬、此神者瓊々杵尊、

氷或作簸々氷訓同

妃也
伊豆國三島社　祭大山祇神此神軻遇突智分身也木花開耶姫者此神之女也
按三島社在伊豆國賀茂郡故山城國賀茂神與三島神同體云
甲斐國淺間社　與駿河同體（或曰祭岩長姫々者木花開耶姫姊也）
相模國八幡社　指鎌倉鶴岡乎未詳
武藏國氷川社　此社祭出雲簸川上八岐大蛇或曰祭素盞烏尊
安房國洲崎社　本緣不詳

上總國玉前社　延喜式云上總國埴生郡玉前神社　本緣不詳
下總國香取宮　祭經津主神一名齋主神此神伊弉諾尊曾孫也
常陸國鹿島宮　祭健甕槌神或曰武雷神此神伊弉諾尊玄孫也　傳稱神護景雲二年武雷神自常陸鹿島移大和國三笠山祭之春日第一殿故藤氏或以鹿島爲祖神　按延喜式伊勢太神宮之外諸國諸神多是稱神社唯香取鹿島稱神宮蓋以二神平國之大功故其尊崇不與諸神比乎

右東海道十五國

近江國建部宮　傳稱與三輪同體（一說祭倭健尊）或云祭天明玉命命者伊弉諾尊子也
美濃國南宮社　與伊賀國同
飛驒國水垂社　延喜式云在大野郡本緣不詳
信濃國諏訪宮　祭健御名方冨命此神者大巳貴神子也
上野國拔鉾社　延喜式拔鉾作貫前本緣不詳或曰與香取同體
下野國二荒山社　祭國津神蓋上毛野下毛野兩

氏祖神豊城入彥命乎俗傳曰宇都宮神者二荒神子也故宇都宮額曰日光明神（二荒與日光音響近故假用之）宇都宮
〇舊緣起云日光山祭有宇中將朝日娘宇都宮祭有宇子孫王也此說甚怪異不足信焉　台徒說曰此神者天竺摩多羅神乃大巳貴神化現與日吉同體也未知然否
陸奧國鹽竈社　傳稱祭藤實方靈未知然否或曰祭鹽土老翁翁者伊弉諾尊子也
出羽國大物忌社　傳稱祭大物主神（大巳貴神別名）或曰祭倉御魂神與廣瀨同體

一名伊夜比古

右東山道八國

若狹國遠敷社　上宮者祭彥火々出見尊下宮者祭若狹彥神

越前國氣比宮　祭仲哀天皇

加賀國白山社　祭伊弉諾尊一説云祭菊理媛神

能登國氣多社　祭天活玉命

越中國氣多社　一號高瀨社

越後國宜現社　延喜式云越後國蒲原郡伊夜比古神社本緣不詳

佐渡國渡津社　延喜式云在羽茂郡本緣不詳

右北陸道七國

丹波國出雲社　移祭出雲杵築神

丹後國籠宮社　延喜式云籠神社在與謝郡本緣不詳

但馬國出石社　延喜式云出石郡伊豆志神社又云朝來郡粟鹿神社　傳稱出石與粟鹿神同體三輪神第二子天美佐利命也　一説曰新羅王子天日槍所獻七寶納于此

因幡國宇倍社　延喜式云在法美郡本緣不詳

伯耆國倭大社　傳稱祭惡星神

出雲國杵築宮　祭大巳貴神且併祭素盞烏尊○古來崇此神號大社大或作多以諸國多祭此神也

石見國物部社　祭宇摩志麻治命物部氏祖神也

隱岐國由良比女社　延喜式云在知夫郡元名和多須神本緣不詳

右山陰道八國

播磨國伊和社　祭大巳貴神

美作國中山社　延喜式云在苫東郡本緣不詳或云獼猴曾掠之獵人放火殺之

備中國吉備津宮　祭吉備津彥命　備前備中備後三州共崇之爲一宮

安藝國嚴島社　祭市杵島姬此神素盞烏尊女也　延喜式云佐伯郡伊都伎島神社或曰龍神女

周防國玉祖社　祭玉祖屋神

長門國住吉社　攝州住吉同體

右山陽道八國

紀伊國日前國懸宮一名草宮　祭日矛神鏡　日本紀曰天照太神入天石窟而閉磐戶天下恒闇時思兼神思而白曰宜圖造彼神象而奉招禱即以石凝姥

爲冶工採天香山之銅令鑄造日矛此鏡少不全紀伊國所坐神是也　延喜式云紀伊國名草郡日前神社云云國懸神社云云 按據式則日前國懸爲兩社

淡路國伊佐奈伎社　祭伊弉諾尊

阿波國大麻比古社　延喜式云在板野郡本緣不詳

讚岐國田村社　延喜式云在香川郡本緣不詳

伊豫國三島社　祭大山祇神攝津伊豆伊豫各有三島社共同宮

土佐國高鴨社　祭事代主神高鴨氏祖神也

右南海道六國

筑前國筥崎八幡宮　石清水同體

筑後國高良社　祭武内宿禰　延喜式云筑後國三井郡高良玉垂命神社云云　傳稱高良與玉垂共武内別名也

豐前國宇佐八幡宮　初祭湍津島姫命伊弉諾尊女後併祭應神天皇

豐後國柞原社　本緣不詳

肥前國河上社　祭與止日女神一名大帶姫神功皇后妹也　延喜式云佐嘉郡與止日女神社

肥後國健磐龍命社　延喜式云在阿蘇郡同郡又有阿蘇比咩神社併稱曰阿蘇宮景行天皇十八年巡狩筑紫到阿蘇國有二神曰阿蘇都彥阿蘇都媛 按阿蘇則今肥後也健磐龍命蓋阿蘇都彥乎

日向國都農社　延喜式曰在兒湯郡本緣不詳

大隅國正八幡宮　神祇抄云祭彥火火出見尊與宇佐八幡不同

薩摩國和多都美社　傳稱祭豐玉姫神神者海童豐玉彥女鸕鷀草葺不合尊母也

壹岐國天手長男社　延喜式云石田郡天手長男神社天手長比賣神社本緣不詳

對馬國八幡社　與宇佐同體

右西海道十一國

按諸國一宮之號未知何時所定依卜部氏傳說標出之聞社家傳說則又諸國各有二宮又有大宮未聞定說又聞諸國各有總社合祭諸神也或曰總社祭大己貴神此神有開國之功故每國建總社祭之云云未知孰是

祈雨十一社

天雷　延喜式云山城國愛宕郡賀茂別雷神社本

緣見前、

水主　延喜式云、山城國久世郡、水主神社、本緣不詳、蓋祭水神龍神之類乎、

木島　延喜式云、山城國葛野郡木島坐天照御魂神社、

乙訓　延喜式云、山城國乙訓郡乙訓坐大雷神社、

伊弉諾尊生大雷神、

枚岡　延喜式云、河内國河内郡枚岡神社、本緣見前、

恩智　延喜式云、河内國高安郡恩智神社、本緣不

詳、

廣田　延喜式云、攝津國武庫郡廣田神社、本緣見前、

生田　延喜式云、攝津國八部郡生田神社、祭稚日女神、此神者天照太神妹也、

長田　延喜式云、攝津國八部郡長田神社、祭事代主神、

坐摩　延喜式云、攝津國西成郡坐摩神社、本緣不詳、

垂水　延喜式云、攝津國豐島郡垂水神社、本緣不

詳、

右村上天皇應和三年七月所定也、

宮中神祇官八神

神產日神、　天御中主尊八世、與高皇產靈尊並稱神也、或曰、中臣祓所謂神漏岐神漏美者、指此二神也、

高皇產靈神、　天御中主尊八世、與天照太神並立之神也、此神女栲幡千千姬命、嫁天忍穗耳尊、生瓊々杵尊、瓊尊稱天孫者、依爲天照太神孫也、稱皇孫者、依爲高皇產靈尊外孫也、此神鎮座諸國、

生產日與生魂倭訓相通、

見延喜式、

玉積產日神、　本緣不詳、

生產日神、　或作生魂命、神皇產靈命子也、

足產日神、　本緣不詳、

大宮比賣神、　高皇產靈尊孫天太玉命女、

御食津神、　或作御食持、神皇產靈命子、

事代主神、　見前、

諸社

園韓神、　延喜式云、園神一座、韓神二座、在宮内省、

園神、祭曾富理神、大歳神子、　韓神、素盞烏尊孫大

宗像或作胸形形或作肩

歳神子也又按舊事紀曰素盞烏尊及其子五十猛命有在韓地之事則韓神二座祭此二神乎一説云韓神祭無名雜也

宗像社　祭瀛津嶋姫命一名田心姫素盞烏尊女也　延喜式云筑前國宗像郡宗像神社

山科　宮道氏祖神或曰宮道氏之先出自物部守屋　傳稱天智天皇廟在山科

當宗　當宗氏祖神宇多天皇外家　延喜式云河内國志紀郡當宗神社

杜本　延喜式云河内國安宿郡杜本神社本縁不

灊或作美

詳

卒川　延喜式云大和國添上郡卒川坐太神御子神社　按日本紀開化天皇元年遷都於春日之地是謂卒川宮六十年天皇崩葬于春日卒川坂本陵或曰卒川社者右大臣藤是公再興之

當麻　延喜式云大和國葛下郡當麻都比古社本縁不詳或曰用明天皇第四王子麻魯古建當麻寺然社與寺不可混焉

宇灊　日本紀曰神功皇后生譽田天皇於筑紫故時人號其產處曰宇灊也

香椎與橿日傍訓相通

香椎　祭神功皇后或曰祭仲哀天皇　按日本紀仲哀天皇幸筑紫居橿日宮

熱田　延喜式云尾張國愛智郡熱田神社祭日本武尊尊東征歸以草薙劍藏於此故熱田社内有八劍宮傳稱熱田有楊貴妃祠號玉妃太眞院

金峰山　傳稱祭安閑天皇延喜式云大和國吉野郡金峯神社

熊野　日本紀云伊奘冊尊葬於紀伊國熊野之有馬村延喜式云紀伊國牟婁郡熊野早玉神社又云熊野坐神社　日本紀云伊奘諾尊與伊奘冊

速玉與早玉和訓相通

尊盟之乃所唾之神號曰速玉之男次掃之神號泉津事解之男凡二神矣傳稱崇神天皇六十五年始建熊野本宮景行天皇五十八年建熊野新宮加那智號熊野三所　按熊野三所祭伊奘冊尊速玉之男事解之男也社家妄爲天竺飛來之神誤矣昔秦徐福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留熊野山故三所末祠有徐福社

月讀　祭月讀尊　延喜式云伊勢國度會郡月讀宮今爲内宮傍祠又云山城國葛野郡坐月讀神社後移松尾社内其外諸國鎮座猶多

三枝　神祇令三枝祭者謂率川也折三枝花飾酒罇故名

伊豆　祭走湯神

筥根　傳稱祭彦火々出見尊又云伊豆筥根同體

右拾芥抄所載也但除見前者

多賀　日本紀云伊弉諾尊構幽宮于淡路之洲又云諸尊留宅於日之少宮　舊事紀云伊弉諾尊坐淡路之多賀　神書抄云日之少官者近江國犬上郡多賀大明神是也近江在艮方日之所初出也故曰日之少宮　延喜式多賀作多河按淡路國有伊弉諾尊社近江或作淡海故淡海淡路所傳混雜乎

太玉　延喜式云大和國高市郡太玉命神社太玉命忌部氏祖神高皇産靈子思兼神弟也

高市　延喜式云大和國高市郡御縣坐鴨事代主神社或曰甘南備飛鳥社又祭事代主神

戸隱　在信乃國傳稱祭多力雄神此神思兼神子也日神入天石窟時此神奉承御手引而奉出故伊勢内宮相殿左脇又祭此神又云此神取岩戸抛空落在信州戸隱故祭于此又云常州志津社亦崇此神　延喜式云常陸國久慈郡靜神社

木幡　祭天忍穗耳命　延喜式云山城國宇治郡許波多神社

五條天神　傳稱祭少彦名神

比賣語曾　延喜式云攝津國東生郡比賣許曾神社傳稱此社祭下照姫姫大己貴命女而天稚彦妻也或説引日本紀曰加羅國美麗童女入日本國到難波爲比賣語曾社神

白鳥　傳稱倭武尊靈化爲白鶴西飛止讃州又伊勢能褒野陵大和琴彈原陵河内旧市邑陵皆號白鳥共祭倭武尊

膽吹　傳稱出雲八岐大蛇化爲神在近江國異布貴山

伊布貴、伊吹、異吹、意布岐、伊夫伎、共與膽吹和訓通

松浦　在肥前國松浦或作梅豆羅傳稱神功皇后在松浦山祈神祇乃用御鏡安置此處其鏡化爲石而在山故名曰鏡宮　一説天平年中藤廣嗣叛及滅亡其靈化爲赤鏡祭之爲神松浦鏡明神是也

玉津島　在紀伊國弱浦祭衣通姫

蟻通　在和泉國　傳稱昔中將某取蟻繫細絲於

其腰通七曲玉環奇其木祭為蟻通神事見紀貫之集

足羽　延喜式云越前國足羽郡足羽神社傳稱祭繼體天皇

宇治橋姫　姫大神居宇治橋下故號橋姫又名宇治玉姫離宮神夜通橋姫　傳稱離宮神宇治民部卿藤忠文靈也

葛或作葛

葛城　祭一言主神神素盞烏尊子也　延喜式云大和國葛山郡葛木坐一言主神社

多武峯一作談岑

多武峯　祭大織冠鎌足一説祭淡海公

當或作宕

愛當山　傳稱百濟國日羅之靈也　又云天狗魁太良房住此山太良房一名榮術太良今按高雄眞濟迷色而死其靈為大天狗高雄與愛當連峰則所謂榮術太良者眞濟所化也

比良　在近江國一名白鬚神本緣不詳　或曰石山寺鎭守又云比叡山地主

三與御倭訓通

三上　延喜式云近江國野洲郡御上神社　傳稱此神養老年中自天降於此處名曰日本第二忌火

冨士山　都良香冨士山記云貞觀十七年白衣美女雙舞山嶺山有神名淺間大神云云然則此山神亦木花開耶姫也　秦楚六帖云秦徐福留冨士山　延喜式云駿河國冨士郡冨知神社

知與士倭訓相近

足柄　本緣不詳

大山　在伯耆國俗傳稱德天皇御宇有神託建此社本緣不詳

賀春　在豐前國田河郡本緣不詳

赤山　祭泰山府君或云祭素盞烏尊在叡山西坂

新羅　祭五十猛神僧圓珍崇之為園城寺鎭守一名三尾明神　延喜式云近江國高島郡水尾神社

山崎　延喜式第三名神祭中曰山城國酒解神社一座註云亦號山崎神　傳稱宇佐神移男山時暫以山崎為行宮故今山崎八幡稱石清水離宮

國玉　延喜式云尾張國海部郡國玉神社又云同國中島郡尾張大國靈神社大御靈神社俗傳云此社尾張國總社也　按大國御魂神與大已貴神同體異名一説云大歳神子也

今宮　在紫野祭疫癘神

中山　祭石神

藤杜　在洛東南祭舍人一品親王親王謚崇道盡敬天皇

大荒神　在播磨國祭秦河勝

鈴鹿　天武天皇避大友之難到伊勢鈴鹿山一翁導之詣太神宮而到不破關宿長者家翁即鈴鹿神長者即不破關神也

將軍塚　在洛東山桓武天皇遷都平安城時造八尺土偶人衣鐵甲冑持鐵弓矢帝自祝曰爲此京守護神因埋東山峯西面立焉號將軍塚　傳稱國家將亂則將軍塚必鳴　按嵯峨天皇弘仁二

年坂上將軍田村麻呂逝勅納甲冑劔鉾弓箭等于棺擲向城東竪而埋之云云是亦可謂將軍塚乎

一條反橋　俗稱安倍晴明究天文役使鬼神而置其像於一條橋下世人占吉凶于橋邊

神田　在武州江戸祭牛頭天皇乃是素盞烏尊靈也　傳稱平將門屍埋于此因併祭之又云此社内有鎌倉權五良景政祠又云景政祠在鎌倉

媼嶽　在日向國鹽田　尾形三郎伊能祖神事見盛衰記

伊能或作維義一作繁

源爲朝祠　爲朝自伊豆大島徙于八丈島徃鬼海渡琉球諸島立社而祭之曰島神

朝夷名祠　朝夷名三良義秀不死于建暦亂逃赴高麗國傳聞釜山浦有朝夷名祠浦人祭之

櫛田　在肥後國神靈爲大蛇菊池寂阿發矢射之事見太平記

新田　祭新田義興靈其祠在武州矢口渡邊

三保　延喜式云駿河國盧原郡御穗神社　傳稱昔有神女自天降來曝羽衣於松枝漁人拾得之神女乞之漁人不與遂爲夫婦後神女取羽衣乘

三保与御穗和訓相通

雲而去後人立祠祭之或云曝衣處在有度郡濱祠在盧原郡

笠島　在奧州祭道祖神乃是岐神也

竹生島　在江州湖中祭天女　傳稱景行天皇十年此島涌出

江島　在相模國祭龍女或云與竹生島一體

鼠祠　園城寺僧頼豪有怨於叡山其靈化爲鐵鼠登叡山咬破佛像經論立一祠祭之號鼠祠

鷲宮　在武藏國社家説曰有馬皇子靈化鷲東遊立社於此祭之

八所御靈在王城内

馬嶋　駿河國達福寺鎭守本緣不詳
八所御靈
吉備聖靈　傳稱吉備大臣靈也或云其長屋王妃
吉備内親王未詳
早良親王　光仁天皇子桓武天皇朝立爲太子有
故廢之故稱早良廢太子後其靈爲祟謚崇道天
皇
伊與親王　早良親王子
藤原大夫人吉子伊與親王母
藤大夫廣嗣　宇合子聖武天皇朝叛亡

橘大夫逸勢　仁明天皇朝叛亡
橘大夫宮田麻呂　仁明天皇朝叛亡
火雷天神　菅靈
此外井上内親王靈崇德帝靈皆立社祭之然
今洛中唯存上御靈中御靈下御靈三所
柹下人丸祠　在播州明石傳稱大和國泊瀨傍在
歌墳乃是人丸墓也
天橋立　在丹後國及播磨國傳稱陰陽二神及八
十二神之降迹也
伊賦夜坂　在出雲國傳稱伊弉冊尊追伊弉諾尊
之地所謂泉津平坂是也
姫島　在豊後攝津二州傳稱新羅國女神避其夫
來于此
下樋山　在攝津或云在大和傳稱昔有大神云天
津鰐化爲鷲而下止此山
右先人所編神社考載之但除見前者及浮屠
事
倭笠縫　初祭天照太神於此而移伊勢
兵主　在近江尾張兩國祭天照太神以鈴爲神體
延喜式云近江國野洲郡兵主神社

志加或作斯香

京左女牛八幡宮　祭仁德天皇故曰若宮
志加　阿曇氏祖神延喜式云筑前國糟屋郡志加
海神社或云與住吉神同體
八咫烏社　延喜式云大和國宇陀郡八咫烏神社
或云八咫烏者賀茂建角身命之所化也
御香宮　在山城國伏見祭神功皇后
津島　在尾張國祭素盞烏尊
瀧祭宮　在伊勢國納天瓊矛
河内國平野　祭仁德天皇
生玉　在攝州東生郡三輪神之女生玉媛也

佐々木与沙々貴和訓通

向日社　社家傳稱彦火火出見尊第四皇子自日向國來山城國因祭之　延喜式云山城國乙訓郡向日神社又云同國宇治郡日向神社或云此社祭神武天皇

秩父　在武藏國祭日本武尊僧空海立新號曰妙見

佐佐木　在近江國祭仁德天皇或云祭少彦名命

延喜式云近江國蒲生郡沙沙貴神社

按鷦鷯倭訓沙沙貴於仁德及少彦名有因緣

早鞆　在長門國赤間關傳稱祭彦火火出見尊

小手指　在武藏國入間郡北野村祭日本武尊尊東征時至是指鎧小手故名其地其後勸請天照太神號國渭地祇社　延喜式云武藏國入間郡國渭地祇神社

藥師社　延喜式云常陸國鹿島郡大洗礒前藥師明神社同國那賀郡酒列礒前藥師神社傳稱祭少彦名命

江戸崎高田　在常陸國祭熊野神

清須御園　在尾張國中島郡傳稱祭大倭姫

無名雉社　在大和國

青龍清瀧音相近
任訓道音相近

猿投　在參河國祭武日命武彦命此二神爲日本武尊輔佐東征歸時憩於此乃祭爲神傳稱池鯉鮒神與猿投同體

飯道　在近江國卜部家說云祭味鉏高彦根命命者大巳貴神子也

白峰　在讚岐國祭崇德天皇

水無瀨　在洛外祭後鳥羽天皇隱岐國及鎌倉鶴岡宮傍立廟云云

又聞佐渡國有後鳥羽帝廟

後醍醐廟　在吉野山中

清瀧　空海在唐祈青龍寺鎭守神以傳法弘道及

歸朝立社於醍醐山崇之爲鎭守

宗道　在下總國傳稱祭安倍宗任靈俗誤宗任爲宗道

二見浦　在伊勢國祭鹽土老翁於此翁一名大田命又名興玉命或云岐神或云事勝國勝長狹

三井　釋日本紀云賀茂建角身命娶丹波國神野神伊可古夜日女生玉依日賣是別雷母也丹波神伊可古夜日賣者坐山城國愛宕郡〆井社

水渡社　釋日本紀云祭豐玉姫　延喜式云山城國葛野郡水渡神社

天香山社　釋日本紀云、祭櫛耳命、命者神皇産靈命子也　延喜式云、大和國十市郡天香山坐櫛眞命神社、

丹都比女社　釋日本紀云、祭小竹祝、天野祝　延喜式云、紀伊國伊都郡丹都比女神社　卜部説云、高野天野神是也

朝倉社　釋日本紀云、祭大津羽羽神、天石帆別命、是天石門別神子也　延喜式云、土佐國土佐郡朝倉神社、按日本紀、齊明天皇崩于土佐國朝倉宮、或曰、朝倉在筑前國、

七瀬　耳敏　河合　東瀧　松崎　石影　西瀧　大井川

大學寮　祭先聖孔子、先師顔子及九哲、　大學寮罹安元之災、以後於太政官廳祭之、

孫王祠　在洛七條遍照心院内、

多田院　在攝津國、安源滿仲像、源頼信頼義義家墓在河内國通法寺、

白旗　在鎌倉鶴岡宮傍、祭源頼朝、號白旗明神、又下野國日光山有頼朝堂、

甲山八幡　在參河國、松平家先祖産于此、

伊賀八幡六所社　二社共在參河國岡崎城邊、傳稱六所者昔曾勸請鹿島神及五神、東照公生於此、以二社爲産神、殊加封戸、

五社諏訪　共在遠江國濱松城邊、傳稱春日神與侍神四人宿于此、故曰五社、諏訪自信濃勸請之、源秀忠公生於此、以兩社爲産神、殊加封戸、

江戸山王　太田道灌勸請之、源家光公及今公幕下之産神也、

右據神社考別本、聊加補、成編以附於提要、便於本書也、

寛文庚戌之秋　　弘文院學士林恕

本朝通鑑附録一終

本朝通鑑附録二

春齋林　恕　編纂
東陽大槻誠之校訂

皇運部

甲子會紀　明薛氏有通鑑甲子會紀、今倣其格、

〔當周惠王二十年〕
神武天皇四年甲子、元年辛酉、天神七代地神五代、鴻荒草昧紀年不詳、故自神武帝起筆、倣薛氏始於黃帝例、

〔當周定王五十年〕
同天皇六十四年甲子、

七十六年丙子帝崩、空位三年、庚辰年綏靖帝即位、三十三年壬子帝崩、癸丑安寧帝即位、

〔當周景王八年〕
安寧天皇十二年甲子、

三十八年庚寅帝崩、辛卯懿德帝即位、

〔當周敬王四十三年〕
懿德天皇三十四年甲子、

同年帝崩、翌年空位、丙寅孝昭帝即位、

〔當周威烈王九年〕
孝昭天皇五十九年甲子、

八十三年戊子帝崩、己丑孝安帝即位、

〔當周顯王十二年〕
孝安天皇三十六年甲子、

〔當周赧王十八年〕
同天皇九十六年甲子、

百二年庚午帝崩、辛未孝靈帝即位、

〔當秦始皇十年〕
孝靈天皇五十四年甲子、

七十六年丙戌帝崩、丁亥孝元帝即位、

〔當漢文帝三年〕
孝元天皇三十八年甲子、

五十七年癸未帝崩、甲申開化帝即位、

〔當漢武帝元狩六年〕
開化天皇四十一年甲子、

六十年癸未帝崩、甲申崇神帝即位、

自神武帝四年甲子、至崇神帝四十年癸亥、合六百年、

原夫神武帝之雄威、皇輿東征、戰克強敵、遂定中州、建都於山迹之橿原、開帝運於秋津洲、綏靖帝嗣位、長庶不軌、以墜其身、昆弟鬩墻之變、始於此、

皇弟輔嫡有功、可憐其齡之不長、自安寧帝至開化帝、曆運連綿、世遠而其政無聞焉、然是王道所自來也、

〔當皇帝五鳳元年〕
崇神天皇四十一年甲子、

六十八年辛卯帝崩、壬辰垂仁帝即位、

〔當漢平帝元始四年〕
垂仁天皇三十三年甲子、

〔當漢明帝永平七年〕
同天皇九十三年甲子、

九十九年庚午帝崩、辛未景行帝即位、

〔當後漢安帝永初十八年〕
景行天皇五十四年甲子、

六十年庚午帝崩、辛未成務帝即位、

當後漢靈帝中平元年

成務天皇五十四年甲子、

六十一年辛未帝崩、壬申仲哀帝即位、九年庚辰帝崩、辛巳神功皇后元年也

當漢後主延熙七年

神功皇后四十四年甲子、

六十九年己丑皇后崩、庚寅應神帝即位、崇神帝克繼前緒、發四道將軍、以平外寇、誅武埴安彦、以安內亂、垂仁帝討狹穗彦、而揚皇威、營伊勢宗廟、而崇神風、景行帝有子、西征東略、到處平夷、所謂日本武尊是也、天何奪其年之速也、然成務帝之守洪業、登庸武內、始有大臣之稱也、仲哀帝之早世、儲君在胎內、忍熊窺寶位、天下岌々乎、彼母后之勝丈夫、一征新羅、則三韓屈伏、班師東面、則天皇出胎、而忍熊失命、皇統於是而定、嗚呼神功大哉盛哉、雖比女媧氏、猶可也、然婦而居尊位、非無牝晨之戒、既有應神帝之爲嫡嗣、且有武內之熟于勤政、何爲不退居長信宮哉

當晉惠帝永熙十四年、

應神天皇三十五年甲子、

四十一年庚子帝崩、空位二年、癸酉仁德帝即位

當晉哀帝隆和三年、

仁德天皇五十二年甲子、

八十七年己亥帝崩、庚子履中帝即位、六年乙

巳帝崩、丙午反正帝即位、六年辛亥帝崩、壬子允恭帝即位

當宋文帝元嘉元年、

允恭天皇十三年甲子、

四十二年癸巳帝崩、甲午安康帝即位、三年丙申帝有事、丁酉雄略帝即位、二十三年己未帝崩、庚申清寧帝即位

當齊武帝永明二年、

清寧天皇五年甲子、

同年帝崩、乙丑顯宗帝即位、三年丁卯帝崩、戊辰仁賢帝即位、十一年戊寅帝崩、己卯武烈帝即位、八年丙戌帝崩、丁亥繼體帝即位、二十五年辛亥帝崩、空位二年、甲寅安閑帝即位、二年乙卯帝崩、丙辰宣化帝即位、四年己未帝崩、庚申欽明帝即位

自神武帝四年甲子、至欽明帝四年癸亥、千二百年、

應神帝敦厚順從、居震宮七十年、即位之後、亦四十餘年、海內外平、蕃國入貢、可喜、阿直岐王仁投化、儒學始行、仁德帝昆弟之相讓、可謂有泰伯之風、菟道謙退、遂使天命歸嫡、難波梅開、更見民戶增竈、至今有賢君之稱、然熟視國史、則白壁之瑕

或其有之乎、履中帝逢難而幸免、反正帝有功而承位、允恭帝克讓、復有父之風、何諸子之不良、安康帝弑而雄略帝暴也、淸寧帝無子、顯宗仁賢二帝遜、皇姊臨朝、二弟相及、武烈帝淫逆、祚胤既絕、繼體帝龍潛於北越、時有金村之奉迎、飛龍登天、丕圖以長、五經博士相代入朝、料知有政治之助、安閑宣化二帝在位不久、以傳欽明帝、此間時變多端、皇胤欲絕而復繼、

當梁武帝大同十年、

欽明天皇五年甲子、

三十二年辛卯帝崩、　壬辰敏達帝即位、十四年乙巳帝崩、　丙午用明帝即位、二年丁未帝崩、戊申崇峻帝即位、五年壬子帝有事、癸丑推古帝即位、

當隋文帝仁壽四年、

推古天皇十二年甲子、

三十六年戊子帝崩、　己丑舒明帝即位、十三年辛丑帝崩、　壬寅皇極帝即位、三年讓位、　乙巳孝德帝即位、大化元年、至五年己酉、　白雉元年庚戌、五年甲寅帝崩、　乙卯皇極帝重祚、齊明帝元年、無年號、七年辛酉帝崩、壬戌天智帝治世、

當唐高宗麟德元年、

天智天皇三年甲子、

十年辛未帝崩、　壬申天武帝元年、或曰、改元白鳳、至十四年乙酉、朱鳥帝元年丙戌帝崩、　丁亥持統帝元年、無年號、十年丙申讓位、　丁酉文武帝元年、至四年庚子、無年號、大寶元年辛丑、至三年癸卯、　慶雲元年甲辰、四年丁未帝崩、　元明帝和銅元年戊申、七年甲寅讓位、元正帝靈龜元年乙卯、至二年丙辰、　養老元年丁巳、七年癸亥讓位、

當唐玄宗開元十二年、

聖武天皇神龜元年甲子、至五年戊辰、

天平元年己巳、二十年戊子聖武帝讓位、　孝謙帝天平勝寶元年己丑、至八年丙申、　天平寶字元年丁酉、二年戊戌帝讓位、　三年己亥廢帝治世、無改元、八年甲辰帝狩淡州、　孝謙帝重祚、天平神護元年乙巳、至二年丙午、　神護景雲元年丁未、至三年己酉、　四年庚戌帝崩、　光仁帝即位、改元寶龜、至十一年庚申、　天應元年辛酉帝崩、　桓武帝延曆元年壬戌、

孝謙重祚、號稱德天皇、

當唐德宗興元元年、

桓武天皇延曆三年甲子、至二十四年乙酉、

平城帝大同元年丙戌、至四年己丑、　嵯峨帝弘仁元年庚寅、至十四年癸卯、　淳和帝天長元年甲辰、至十年癸丑、　仁明帝承和元年甲寅、

維欽明帝馭寓、蕃國始貢佛像、我邦之風儀始變、

釋氏彌蔓之禍根於此敏達帝好文史而英算短矣嗚呼命哉用明帝即位未幾而崩守屋不遂志南蘇氏歸異教專國柄弑崇峻帝立女主治世三紀豐聰太子攝政白馬之經作堆赤鳥之僧滿朝舒明皇極二帝之間蘇氏累世之權殆欲亡天宗幸有天智帝之英武鎌足之善謀而逆臣授首其族殲矣豐聰太子亦絕後然則好佛之福其安在哉天智帝讓而不取以立孝德大化之建元白雉之奇瑞左右大臣之拜任八省百官之職役不亦盛乎齊明帝重祚天智帝攝政其教化光被百濟

威風震動大唐其居諒闇可以觀孝道除喪登祚政令正而四海治至今有本朝中興之名其微時學周公孔子之道之驗於是可知焉壬申之亂叔姪之爭嫡庶可有弁也大友皇子蒙反逆之名哉天武帝之得志可謂幸也持統帝彷彿漢呂后故大津皇子有才被誅高市皇子有功不登位遂授文武帝釋奠禮式起於大寶之年月舟霧渚句載於懷風藻文武帝崩而聖武帝幼元明元正兩女主相續垂簾之政無穢德之聞猶漢有明德后宋有宣仁后乎此際遣唐之使船累世不絕如粟田廣成者

顯名於唐朝清河仲丸者終身於中國吉備公者歸朝爲大儒登公台古麻呂者不辱專對之任於異域其餘不可勝計淡海公之執政作律令垂法於百世爲兩朝之外戚開繁榮於一時分藤浪於四流聖武帝長而即位君臣共好佛東大興福之二伽藍並立於南京諸兄出自王氏揚橘樹之色香於槐門聯詞花之風流於萬葉西方有變帝都不靜東人有將帥之量使彼廣嗣就擒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之戒可不思乎聖武帝無男孝謙帝踐祚讓大炊王而又奪之與唐武曌於中宗同日之

談而淡州之廢猶彼在房陵也奈良麻呂之切齒其家雖覆其志可以察焉蓋徐敬業之亞匹乎押勝之寵道鏡之奸其醜聲雖懷義易之昌宗不可過之時有永手百川頗類狄張之徒故道鏡竄死而光仁帝膺圖天武帝之統至是而立焉天命果歸正者乎桓武帝承繼平安帝都百世不易平城嵯峨二帝好文學儒臣才子如清公滋三野篁等不乏其人雖中華何耻焉然無奈澄桃海李同時敷榮也可惜兄弟不孔懷遂及干戈仲成藥子伏罪田村綿麻呂立功淳和帝亦有文雅受弘仁帝

當唐武宗會昌四年

之禪而傳仁明帝。憐恒真之廢黜也、桓武帝定都以來、皇威既盛、大内建立、鳳城之繁華至矣盡矣。

仁明天皇承和十一年甲子（至十四年丁卯）

嘉祥元年戊辰（至三年庚午）　文德帝仁壽元年辛未（至三年癸酉）　齊衡元年甲戌（至三年丙子）　天安元年丁丑（至二年戊寅）　清和帝貞觀元年己卯（至十八年丙申）　陽成帝元慶元年丁酉（至八年甲辰）　光孝帝仁和元年乙巳（至三年丁未）　宇多帝仁和四年戊申（元不改）　寬平元年己酉（至九年丁巳）　醍醐帝昌泰元年戊午（至三年庚申）　延喜元年辛酉

當唐哀帝天祐元年

醍醐天皇延喜四年甲子（至二十二年壬午）

延長元年癸未（至八年庚寅）　朱雀帝承平元年辛卯（至七年丁酉）　天慶元年戊戌（至九年丙午）　村上帝天曆元年丁未（至十年丙辰）　天德元年丁巳（至四年庚申）　應和元年辛酉（至三年癸亥）

竊聞姬周之興、有任妃之助、劉漢之衰、有王莽之奪。然則皇家之外戚、不可不擇焉。鎌足以誅蘇氏功、其威名冠百僚、淡海公彌揚家聲、仁明皇后者、藤冬嗣之娘、生文德帝、所謂五條后是也。文德帝又納良房之娘為皇后、所謂染殿后是也。文德帝崩而清和帝幼弱、良房以外祖之權攝政、任太政大臣、所謂忠仁是也。清和帝又聘良房姪女以為后、所謂二條后是也。基經者后之兄也、且養於忠仁、而嗣其家、威望赫赫、所謂昭宣是也。世祿世官之貴、雖源信源融之懿親、不能比肩。況於其宗廷臣乎。故廢陽成帝、立光孝帝之柄在其手、關白之號始於此。雖不及伊尹放太甲之訓、然何劣霍光廢昌邑立病已之大事哉。光孝帝雖欲壓其權、而未能果、延及宇多帝。當此時、菅丞相起自微賤、文才拔群、度量超人、頻被選擧、遂拜三公、與時平同輔

佐醍醐帝、藤菅勢不兩立、辛酉之革命、唯有善輝之先見、然菅公不悟、果有宰府之謫、嗚呼命也。時平獨專、民具瞻焉。天子幼冲、恭己上皇唯念佛薙髮。藤氏之威權過於王室、忠平繼時平之成、諸子皆顯、朝廷安靜。延喜之政式、為後世之軌範。朱雀帝之世、東有將門之亂、西有純友之冠、所謂天道虧盈之戒、可不慎乎。村上帝天曆之政、後世雖有慕之者、自我見之、則有疵瑕也。延喜以來、倭歌之風日盛、而文學月衰矣。王室漸溺、而攝家彌強矣。可謂本朝之一變也。

當宋太祖乾德二年

村上天皇康保元年甲子、至四年丁卯、今按辛酉改元始於延喜、甲子改元始於康保、

冷泉帝安和元年戊辰、至二年己巳、

圓融帝天祿元年庚午、至三年壬申、天延元年癸酉、至三年乙亥、貞元元年丙子、至二年丁丑、天元元年戊寅、至五年壬午、永觀元年癸未、至二年甲申、

花山帝寬和元年乙酉、至二年丙戌、

一條帝永延元年丁亥、至二年戊子、永祚元年己丑、正曆元年庚寅、至五年甲午、長德元年乙未、至四年戊戌、長保元年己亥、至五年癸卯、寬弘元年甲辰、至八年辛亥、

三條帝長和元年壬子、至五年丙辰、

後一條帝寬仁元年丁巳、至四年庚申、治安元年辛酉、至三年癸亥、萬壽元年甲子、至四年丁卯、長元元年戊辰、至九年丙子、

當宋仁宗天聖二年

後朱雀帝長曆元年丁丑、至三年己卯、長久元年庚辰、至四年癸未、寬德元年甲申、至三年乙酉、

後冷泉帝永承元年丙戌、至七年壬辰、天喜元年癸巳、至五年丁酉、康平元年戊戌、至七年甲辰、治曆元年乙巳、至四年戊申、

後三條帝延久元年己酉、至四年壬子、

白河帝延久五年癸丑、不改元、承保元年甲寅、至三年丙辰、承曆元年丁巳、至四年庚申、永保元年辛酉、至三年癸亥、

當宋神宗元豐元年

白河天皇應德元年甲子、至三年丙寅、

堀河天皇寬治元年丁卯、至七年癸酉、嘉保元年甲戌、至二年乙亥、永長元年丙子、承德元年丁丑、至二年戊寅、康和元年己卯、至五年癸未、長治元年甲申、至二年乙酉、嘉承元年丙戌、至二年丁亥、

鳥羽帝天仁元年戊子、至二年己丑、天永元年庚寅、至三年壬辰、永久元年癸巳、至五年丁酉、元永元年戊戌、至二年己亥、保安元年庚子、至四年癸卯、

崇德帝天治元年甲辰、至二年乙巳、大治元年丙午、至五年庚戌、天承元年辛亥、長承元年壬子、至三年甲寅、保延元年乙卯、至六年庚申、永治元年辛酉、

近衛帝康治

元年壬戌、至二年癸亥、

自神武天皇四年甲子、至近衛帝康治二年癸亥、千八百年、

村上帝晚年乾綱稍弛、實賴專政、師輔多子、難兄難弟、氏族滿朝、冷泉圓融二帝以來、皇統分為二統、其進退皆在藤氏、天下知有攝家、不知有王室、故高明之有職、配遷於西宮、兼明太子之多才、退隱於龜山、君王垂拱、捨身於佛門、遂使皇居混寺院、伊尹兼通執政不久、兼家承嗣三子相替為關白、至道長勢威殊甚、男為將相、女為后妃、在位之

君非壻則孫也、在朝之臣、非子則壻也、榮華貴顯
傍若無人、雖西京之許史、東京之馬鄧、猶恐不能
及也、賴通繼父居職年久、豈圖後三條帝之英斷
忽奪其權、然子弟相續爲攝關、及白河帝聽政於緑
洞、朝廷之風化始變、天子如弁髦、攝家有名而無
實、事無大小、無不取上皇之處分、睠夫天曆之後、
文物雖不及古、然猶前有朝綱文時源順、後有敦
光廣俊匡房、至如歌林之才、閨秀之筆、則聟而不
論、又有源平將種、爲王家之衛、而武備不懈、故無
外寇之患、堀河帝在位而崩、鳥羽帝僅踰弱冠、譲

當宋高宗紹興十四年

位而聽政、如白河帝故事、既而惑於嬖寵、奪嫡立
庶、崇德帝壯歲而退、近衛帝襁褓而立、國家之亂
萌於此、

近衛天皇天養元年甲子、
久安元年乙丑、（至六年庚午）仁平元年辛未、（至三年癸酉）久
壽元年甲戌、（至二年乙亥）後白河帝保元元年丙子、
（至三年戊寅）二條帝平治元年己卯、永曆元年庚辰、
應保元年辛巳、（至二年壬午）長寛元年癸未、（至二年甲申）承
萬元年乙酉、六條帝仁安元年丙戌、（至三年戊子）
高倉帝嘉應元年己丑、（至二年庚寅）承安元年辛卯、（至四

當宋寧宗嘉泰四年

年甲午）安元元年乙未、（至二年丙申）治承元年丁酉、（至四年庚
子）安德帝養和元年辛丑、壽永元年壬寅、（至二年癸
卯）後鳥羽帝元曆元年甲辰、文治元年乙巳、（至五
年己酉）建久元年庚戌、（至九年戊午）土御門帝正治元
年己未、（至二年庚申）建仁元年辛酉、（至三年癸亥）

土御門天皇元久元年甲子、（至二年乙丑）
建永元年丙寅、承元元年丁卯、（至四年庚午）順德帝
建曆元年辛未、（至二年壬申）建保元年癸酉、（至六年戊寅）承
久元年己卯、（至三年辛巳）後堀河帝貞應元年壬午、
（至二年癸未）元仁元年甲申、嘉祿元年乙酉、（至二年丙戌）安

當宋理宗景定五年

貞元年丁亥、（至二年戊子）寛喜元年己丑、（至三年辛卯）貞永
元年壬辰、四條帝天福元年癸巳、文暦元年甲
午、嘉禎元年乙未、（至三年丁酉）曆仁元年戊戌、延應元
年、己亥、仁治元年庚子、（至三年壬寅）後嵯峨帝寛元
元年癸卯、（至四年丙午）後深草帝寶治元年丁未、（至二
年戊申）建長元年己酉、（至七年乙卯）康元元年丙辰、正嘉
元年丁巳、（至二年戊午）正元元年己未、龜山帝文應
元年庚申、弘長元年辛酉、（至三年癸亥）

龜山天皇文永元年甲子、（至十一年甲戌）
後宇多帝建治元年乙亥、（至三年丁丑）弘安元年戊寅、

至十年丁亥 伏見帝正應元年戊子至五年壬辰 永仁元年癸巳至六年戊戌 後伏見帝正安元年己亥至三年辛丑 後二條帝乾元元年壬寅嘉元元年癸卯至三年乙巳 德治元年丙午至二年丁未 花園帝延慶元年戊申至三年庚戌 應長元年辛亥正和元年壬子至五年丙辰 文保元年丁巳至二年戊午 後醍醐帝元應元年己未至二年庚申 元亨元年辛酉至三年癸亥

近衛帝不幸短命。鳥羽上皇猶存。以與崇德帝不相善。故捨嫡孫而立庶子。崇德帝鬱陶積年。且有賴長爲之慫慂。遂作保元之亂。崇德帝之於後白

河同胞之天倫也。忠通賴長者藤家之連枝也。然兄者仕今上。弟者從崇德帝。而義朝清盛子姪也。爲義忠政父叔也。相分爲敵。君臣上下共有豺狼之心。骨肉相爭。兵刄相接。嗚呼以人不如禽獸。雖夷狄猶可恥焉。未幾有平治之亂。源氏殆盡。而平氏獨盛。輕侮皇居。指揮國家。淩辱博陸。幽閉上皇。使天子遁位。而外孫即位。雖莽操懿溫之强暴。不能加之。源氏復興。平氏赤族。義仲一朝之榮。如飛鳥之過目。義經百戰之勝。似良狗之就烹。賴朝雖似安王室。然假朝家兵馬之權。遂不歸之。可謂功之首。罪之魁也。自是政移武門。而朝廷僅存而已。義時以陪臣執國命。後鳥羽帝不謀時勢。倉卒舉事。有宇治勢田之敗績。而三帝遠狩。糺我王度。易所謂大貞凶者。不在茲乎。可以鑑戒焉。朝廷既有若無。而鎌倉武將亦貴而無威。泰時竭心於政務。貽謀於子孫。故累世不失大物。經時時賴相及。時宗貞時承繼。移易武將。如弄嬰兒。且分皇統爲二。攝家爲五。而不使其威獨立。其無君犯上之罪。雖有餘。然天誅未至。故能握六十餘州於掌中。而破蒙古十萬之軍於海外。彼高時淫虐。人心乖離。偶

會後醍醐帝之勇爲。而天命將革。

當元晉王泰定元年

後醍醐天皇正中元年甲子至二年乙丑 嘉曆元年丙寅至三年戊辰 元德元年己巳至二年庚午 元弘元年辛未 光嚴帝正慶元年壬申至二年癸酉 後醍醐帝重祚建武元年甲戌至二年乙亥 延元元年丙子至二年丁丑 光明帝曆應元年戊寅至四年辛巳 康永元年壬午至三年甲申 貞和元年乙酉至四年戊子 崇光帝貞和五年己丑不改元 觀應元年庚寅至二年辛卯 後光嚴帝文和元年壬辰至四年乙未 延文元年丙申至五年庚子 康安元年辛丑 貞治元年壬寅至六年丁未

當明太祖洪武十七年、南朝改弘和四年爲元中元年甲子、故本記中此間有二甲子、

應安元年戊申、(至四年辛亥、)後圓融帝應安五年壬子、(至七年甲寅、不改元、)永和元年乙卯、(至四年戊午、)康曆元年己未、(至二年庚申、)永德元年辛酉、(至三年癸亥、今年後小松帝卽位、)

後小松天皇至德元年甲子、(至三年丙寅、)嘉慶元年丁卯、(至二年戊辰、)康應元年己巳、明德元年庚午、(至四年癸酉、)應永元年甲戌、(至十九年壬辰、)稱光帝應永二十年癸巳、(至三十四年丁未、不改元、)正長元年戊申、後花園帝永享元年己酉、(至十二年庚申、)嘉吉元年辛酉、(至三年癸亥、)

自神武天皇四年甲子、至嘉吉三年癸亥、二千

百年、

噫笠置之敗、隱州之幸、誰不哀之哉、然天運循環、幸有楠氏之善守、而勵勤王之志、有護良皇子之嘗難、以攬英雄之心、赤松發播陽之鋭卒、長年成船上之保護、尊氏摧寇於京師、義貞滅賊於鎌倉、龍駕旋洛、王政復舊、四海歸一、天下改觀、然賞罰不正、女謁頻行、藤房諫而去、護良皇子讒而廢、赤松無封而叛、時行覬覦而起、尊氏有黑心、海内再亂、東國京師攝州西海、攻城野戰、勝敗屢變、王城不守、行在台嶺、楠氏忠謀不用、遂以義死、長年奮激戰沒於京衛、顯家奥羽之兵再擧、不克、義貞越州之軍忽中白羽、天下復屬武家、天皇蒙塵吉野、南北兩朝州郡分峙、尊氏雖建共望、近有楠氏窺京師、遠有菊池據肥州、新田之遺孽蜂起於彼、王師之殘兵鳥合於此、且麾下魚爛、部伍交惡、伯仲不睦、瓜分爲仇、故一日不能安其身、義詮柔弱群國不穩、義滿之頴悟、賴之爲之良佐、春秋壯富、官爵至高、南朝講和、神器入洛、澁氏清於内野、戮義弘於泉堺、置三管領以分政事、立四職以掌刑法、武威大振、號令整肅、兼備清盛之勢、賴朝之量、以

領天下、會士林於室町之花亭、繫鳳輦於北山之山莊、准太上天皇之位、有僣上無禮之譏、應永紀年之久、無雙於本朝、義持相續、不失遺業、家督先沒、義教脱法衣、著武冠、驕暴侮人、忽罹大變、頃間皇統一絕、後花園帝以伏見遺胤、故入繼大統、彼此誠是本朝之一變也

當明英宗正統九年

後花園天皇文安元年甲子、(至五年戊辰、)寶德元年己巳、(至三年辛未、)享德元年壬甲、(至三年甲戌、)康正元年乙亥、(至二年丙子、)長祿元年丁丑、(至三年己卯、)寬正元年庚辰、(至五年甲申、)後土御門帝寬正六年乙酉、

不改元。文正元年丙戌、應仁元年丁亥、（戊子至二年）文明元年己丑、（至十八年丙午）長亨元年丁未、（至二年戊申）延德元年己酉、（至三年辛亥）明應元年壬子、（至九年庚申）後柏原帝文龜元年辛酉、（至二年癸亥）

當明孝宗弘治十七年

後柏原天皇永正元年甲子、（至十七年庚辰）大永元年辛巳、（至六年丙戌）後奈良帝大永七年丁亥。（不改元）享祿元年戊子、（至三年庚寅）天文元年壬辰、（至二十三年甲寅）弘治元年乙卯、（至三年丁巳）正親町帝永祿元年戊午、（四年辛酉不改元至六年癸亥）

祿去王室。紹運如綫。後花園後土御門二帝之際。天下瓜分。四海鼎沸。所以者何。則義教弑而義勝雖報不戴天之讎。未及成童而早世。義政無統御之才。故義敏義廉矛盾。而斯波氏微矣。義就政長挑鬪。而畠山氏衰矣。是以管領之權獨屬細川。而山名在四職之内最强。兩氏忘舅壻之好。而有兩虎之爭。義政不能制之。遂倦政事。將讓弟。而生子。而悔焉。兩氏互假推戴之名。企獨步之志。應仁之亂會戰七年。洛中焦土。兩雄相繼而死。其所屬之諸士各歸其巢穴。而國郡割據。畿内僅屬武將耳。初尊氏使二男基氏居鎌倉治東方。上杉氏執其

事。授子傳孫。以逮持氏。與上杉氏不和。遂遭弑逆。自是東國騷擾。無所措手足。天下壞亂極矣。義政退老於東阜。其所爲者。弄茶具。蓄古畫。消日送年。以失其鹿。逐之者居多。然未有高材駿足者得之也。猶十六夷狄之横於中原。十國僭竊之在五季之衰者。觀於此時也。此後朝廷無所倚賴。宮室傾倒。禮式廢棄。賣官以給用途。公卿離散。餬口於遠方。潛跡於邊鄙。誰不歎息哉。義尚先義政而捐館。義植義高相代尸位。細川大内樹黨翼蔽。一廢一立。如木偶人。彼蟄於淡州。此没於江州。大内退京歸防州。細川制於三好。而洛中震動。義晴失職遯依佐々木。於是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威移倍臣。三好之下。亦有松永竊柄。自恣貴賤易位。朝不謀夕。然皇運未盡。寶器永傳。及正親町帝至尊之稱百世一姓。雖中華未聞之者。我國之一盛事也。

當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

正親町天皇永祿七年甲子、（不改元至二年己巳）元龜元年庚午、（至三年壬申）天正元年癸酉、（至十四年丙戌）後陽成帝天正十五年丁亥、（不改元至十九年辛卯）文祿元年壬辰、（至四年乙未）慶長元年丙申、（至十六年辛亥）

世衰道微。風俗頽敗。亂臣賊子接跡横行。永祿之

始三好長慶既死嫡子義長既爲松永久秀被毒殺義繼微弱久秀逆心滔天遂弑義輝時有信長挾義昭向京師尾濃兵精江州不日而平破竹之勢旌旗草靡凶豎跼蹐柳營再立畿内暫安既而義昭不善而斃信長遂爲武將殆有并呑闔國之萌豈圖光秀之變俄生於躬腋秀吉起自匹夫風聲達能討逆虜北伐南征西擊東鶩戰則勝攻則取之十餘年之間群雄顚蹶天下始定關白之職朝廷有所倚混一之功蒼生聊安堵然彼強矯之姿跋扈之志以日域爲小而屠三韓欲問大明

之鼎暴露七年弓矢不戢秀吉薨而嗣子孱弱人心皆歸服我東照公慶長庚子關原之捷大風起兮雲飛揚草創功成守文業全重熙累合賴朝以來未有如此之盛也今太上法皇繼百有九代之寶祚至寛永元年復逢甲子爾來至今歷四朝十七年朝廷憑武家彌尊武家仰朝廷益熾共累百千甲子永臨億萬兆民是所以修會紀附提要也寛文庚戌之秋

弘文院學士林恕

本朝通鑑附録二終

標記本朝通鑑附録三

朝職部

神武天皇（諱神日本磐余彥尊）

執政

天種子命　任年不詳

申食國政大夫

宇麻志麻治命　壬戌二年初任之

執政

天富命　任年不詳

申食國政大夫

天日方奇日方命　同年任之

綏靖天皇（諱神渟名川耳尊）

申食國政大夫

彥湯支命　壬午三年任之

安寧天皇（諱磯城津彥玉手看尊）

申食國政大夫

出雲色命　丙辰四年任之

懿德天皇（諱日本彥耜友尊　改申食國政大夫職為大臣）

大臣

出雲色命　壬辰二年初任之

孝昭天皇（諱觀松彥香殖稻尊）

大臣

出石心命　丙寅元年任之

大臣

瀛津世襲命　丙申三十一年任之

孝安天皇（諱日本足彥國押人尊）

足尼

六兒命　辛卯三年初任之

足尼

三兒命　同年任之

孝靈天皇（諱大日本根子彥太瓊尊）

宿禰

大水口命　癸酉三年任之

宿禰

大矢口命　同年任之

孝元天皇（諱大日本根子彥國牽尊）

大臣

欝色雄命　甲午八年任之

大禰

大綜杵命　甲午八年初任之

開化天皇（諱稚日本根子彥大日日尊）

大臣

大綜杵命　辛卯八年任之

伊香色雄命　同年任之

大禰

武建命　辛卯八年任之

大禰

大峯命　同年任之

崇神天皇（諱御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尊）

大禰

建膳心命　丁亥四年任之

宿禰

多辨命　同上

侍臣（一說曰垂仁天皇朝始置此職）

安毛建美命　丁亥四年初任之

大連

武諸隅命　戊子六十五年初任之

垂仁天皇（諱活目入彥五十狹茅尊　改大臣職）

大連

大夫

爲大連

諱日本大足彦忍代別尊

諱稚足彦尊

大夫

大新河命 甲寅二十三年任之

十市根命 甲寅三十年初任之

彦國葺命 同上

武淳川別命 同上

武日命 同上

大鹿島命 同上

景行天皇

大臣

物部膽咋宿禰 任年不詳

棟梁臣

武内宿禰 辛酉五十一年任之

成務天皇

大臣

物部膽咋宿禰 辛未元年任之

大臣

武内宿禰 癸酉三年任之、據日

本紀及公卿補任則大臣之號、始於武内、然則至此定為官名乎、

諱足仲彦王尊

諱氣長足姫尊

仲哀天皇

大臣

武内宿禰

大連

大伴建持連 辛未元年任之

神功皇后

大臣

武内宿禰

大連

多遲麻連公 辛巳元年任之

大連

物部五十琴宿禰 癸未三年任之

諱譽田皇太子尊

諱大鷦鷯尊

武内宿祢歷任六朝

諱去来穂別尊

應神天皇

大臣

武内宿禰

仁德天皇

大臣

武内宿禰 丁卯五十五年、薨、歷仕六朝、在職二百四十四年、壽三百三十年ト云

履中天皇

執政

平群木菟宿禰 辛丑二年任之

執政

蘇賀滿智宿禰 同上

物部伊莒弗大連 同上

葛城圓大使主 同上

諱瑞齒別尊

諱雄朝嬬稚子宿祢尊

諱穴穂皇子尊

反正天皇

執政

葛城圓使主

允恭天皇

執政

葛城圓使主

大連

大伴室屋連 戊午七年任之

大連

物部大前宿禰 同上

物部麥入宿禰 甲戌二十三年任之

物部木蓮子連公

安康天皇

大臣

大連

葛城圓使主
大伴室屋連

諱大泊瀬幼武尊
雄略天皇
大臣
平群眞鳥 丙申三年任之
大連
大伴室屋 同上
物部目 同上

諱白髮武廣國押稚日本根子尊
清寧天皇
大連
物部布都久留 戊午二十二年任之
大臣
平群眞鳥
大連
大伴室屋

諱雄計皇子尊
顯宗天皇

大臣
平群眞鳥
大連
大伴室屋

諱大脚皇子尊
仁賢天皇
大臣
平群眞鳥
大連
大伴金村 壬申五年任之

諱小泊瀬稚鷦鷯尊
武烈天皇
大連
大伴金村

諱男大迹尊
繼體天皇
大臣
大連

巨勢男人 丁亥元年任之
大伴金村
大連
物部麁鹿火 任年不詳

諱廣國押武金日尊
安閑天皇
大連
大伴金村
大連
物部麁鹿火

諱武小廣國押盾尊
宣化天皇
大臣
蘇我稻目 丙寅元年任之
大連
大伴金村
大連

物部麁鹿火

諱天國排開廣庭尊
欽明天皇
大臣
蘇我稻目
大連
大伴金村
大連
物部尾輿 己未四年任之

諱渟中倉太珠敷尊 聖德太子馬子宿祢同撰旧事記
敏達天皇
大臣
蘇我馬子 壬辰元年任之
大連
物部弓削守屋 同上

諱橘豐日尊
用明天皇

大臣　蘇我馬子
大連　弓削守屋

崇峻天皇（諱泊瀬部尊）
大臣　蘇我馬子

推古天皇（諱豊御食炊屋姫尊　旧事記絶筆于此朝）
大臣　蘇我馬子
大臣　蘇我蝦夷　丙戌三十四年任之

舒明天皇（諱息長足日廣額尊）
大臣　蘇我蝦夷

皇極天皇（諱天豊財重日足彦尊）
大臣　蘇我蝦夷

孝徳天皇（諱天萬豊日尊　左大臣職始於此）
左大臣　阿倍倉梯麻呂　大化元年任之
左大臣　巨勢徳陀古　大化五年任之
右大臣　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　大化元年任之
右大臣　大伴長徳　大化五年任之
内臣（内臣職始于此）　中臣鎌子連　大化元年任之

齊明天皇（皇極天皇重祚）
左大臣　巨勢徳陀古
内臣　中臣鎌子（藤氏祖）

天智天皇（諱中大兄尊　内大臣職始於此）
大臣　蘇我連子　壬戌元年任之
内大臣　藤原鎌子　己巳八年任之且授大織冠改中臣賜姓為藤原氏
太政大臣（太政大臣職始於此）　大友皇子（諱大友皇子尊）　辛未十年任之
左大臣　蘇我赤兄　同上
右大臣（始並置三公）　中臣金連　同上、左右大臣始於孝徳天皇之時、此始並置三公
御史大夫（御史大夫職始於此　天武天皇朝改為大納言）　蘇我果安　辛未元年任之
御史大夫　紀大人　同上
御史大夫　巨勢人臣　同上

天武天皇（諱天渟中原瀛真人尊）
左大臣　蘇我赤兄
右大臣　中臣金連

持統天皇（諱高天原廣野尊）
太政大臣　高市皇子　白鳳四年任之
右大臣　多治比嶋真人　同上

（諱珂瑠尊）
文武天皇
左大臣　多治比島眞人　大宝元年任之
右大臣　阿倍御主人　同上
右大臣　石上麻呂　大宝四年任之
（知太政官事職始於此）
知太政官事　刑部親王　大宝三年任之
知太政官事　穂積親王　慶雲二年任之
（諱阿閇尊）
元明天皇
知太政官事　穂積親王
左大臣　石上麻呂　和銅元年任之

右大臣　藤原不比等　同上
（諱氷高尊）
元正天皇
（舍人親王撰日本紀）
知太政官事　舍人親王　養老四年任之
左大臣　石上麻呂
右大臣　藤原不比等
右大臣　長屋王　養老五年任之
（諱美麻斯尊）
聖武天皇
知太政官事　舍人親王
知太政官事　鈴鹿王　天平九年任之

左大臣　長屋王　神亀元年任之
左大臣　藤原武智麻呂　天平元年、自右大臣轉任
橘諸兄　天平十五年、自右大臣轉任、
（諱阿倍尊）
孝謙天皇
左大臣　橘諸兄
大臣　藤原豊成　天平勝宝元年任之
（紫微内相職始於此）
紫微内相　藤原仲麻呂　天平宝字元年任之
（諱大炊尊）
廢帝
（太師職始於此）
太師　藤原恵美押勝　初名仲麻呂、天平宝字二年、任太保、同四年、任太師、

大臣禪師　道鏡　天平宝字八年任之
（孝謙天皇重祚、禪師任大臣於于此）
稱徳天皇
太政大臣　道鏡禪師　天平神護元年任之
左大臣　藤原永手　天平神護二年任之
右大臣　藤原豊成　天平神護元年復任之
右大臣　吉備眞備　天平神護二年任之
（諱白壁尊）
光仁天皇
左大臣
左大臣

藤永手
右大臣
吉備眞備
内大臣
藤良繼 宝亀八年任之
諱山部尊
桓武天皇
左大臣
藤魚名
右大臣
藤是公 延暦二年任之

藤魚名 天應元年自内大臣轉任
右大臣
大中臣清麻呂 宝亀二年任之
左大臣
藤内麻呂 延暦二年自右大臣轉任
右大臣
藤繼縄 延暦九年任之

神主 延暦十七年任之
諱安殿尊
平城天皇
右大臣
神主
諱神野尊
嵯峨天皇
右大臣
藤内麻呂
藤冬嗣 弘仁十二年任之
諱大伴尊
淳和天皇
左大臣

右大臣
藤内麻呂 大同九年任之
右大臣
藤園人 弘仁二年任之
左大臣

藤冬嗣 天長二年任之
右大臣
清原夏野 天長九年任之
諱正良尊
仁明天皇
左大臣
藤緒嗣
右大臣
清原夏野
橘氏公 承和十年任之
諱道康尊
文德天皇

藤緒嗣 天長九年自右大臣任之
左大臣
源常 承和十一年自右大臣任之
右大臣
藤三守 承和五年任之
藤良房 嘉祥元年任之

太政大臣
藤良房 天安元年自右大臣任之
左大臣
源信 天安元年自大納言任之
諱惟仁尊　大臣攝政始於此
清和天皇
攝政太政大臣
藤良房 貞觀元年攝政
左大臣
源融 貞觀十五年自大納言任之
右大臣

左大臣
源常
右大臣
藤良相 天安元年任之
左大臣
源信
右大臣
藤良相
藤氏宗 貞觀十二年任之

諱貞明尊
関白始于此
諱時康尊

藤基經貞觀十五年任之
陽成天皇
關白太政大臣　左大臣
藤基經元慶四年任之　源融
右大臣
源多元慶六年任之
光孝天皇
關白太政大臣　左大臣
藤基經元慶八年再任　源融
右大臣

諱定省尊
諱敦仁尊

源多
宇多天皇
關白太政大臣　左大臣
藤基經　源融
左大臣　右大臣
藤良世寛平八年任之　源多
右大臣
源能有寛平八年任之
醍醐天皇
左大臣　左大臣

諱寛明尊

藤時平昌泰二年任之　藤忠平延長二年任之
右大臣　右大臣
菅原道眞昌泰二年任之　源光延喜元年任之
藤定方延長二年任之　内大臣
藤高藤昌泰三年任之
朱雀天皇
攝政關白太政大臣
藤忠平延長八年任攝政、承平六年任太政大臣、天慶元年任關白
左大臣　右大臣
藤仲平承平七年任之　藤定方

諱成明尊
諱憲平尊

右大臣　藤實頼天慶七年任之
藤恒佐承平七年任之
村上天皇
關白太政大臣　關白太政大臣
藤忠平　藤實頼康保四年、自左大臣任之
左大臣　右大臣
源高明康保四年、自右大臣任之　藤師輔天暦元年任之
右大臣　藤師尹康保四年任之
藤顯忠應和元年任之
冷泉天皇

關白太政大臣
藤實頼
左大臣
源高明
右大臣
藤師尹

諱守平尊
圓融天皇
攝政太政大臣
藤實頼
攝政太政大臣
藤伊尹 天祿二年、自右大臣任之
關白太政大臣
藤兼通 天祿三年、自内大臣任之
關白太政大臣
藤頼忠 天延元年、自左大臣任之
左大臣
左大臣

何不成舍藏

源高明
藤在衡 天祿元年、自右大臣任之
藤兼明 天祿二年、自大納言任之
藤雅信 天元元年、自右大臣任之
右大臣
藤兼家 天延元年任之

諱師貞尊
花山天皇
關白太政大臣
藤頼忠
左大臣
源雅信
右大臣
藤兼家

諱懷仁尊
一條天皇

攝政關白太政大臣
藤兼家 寛和二年攝政、永祿元年、任太政大臣、正曆元年、任關白
太政大臣
藤頼忠
太政大臣
藤爲光 正曆二年任之
攝政關白
藤道隆 正曆元年攝政、正曆四年任關白
關白
藤道兼 長德元年任之
左大臣
源雅信
左大臣
源重信 正曆五年、自右大臣任之
藤道長 長德二年任之、或曰任關白
右大臣
内大臣
藤顯光 長德二年任之

何不成舍藏

藤伊周 正曆五年任之、左遷之後儀同三司、即是准大臣也、
藤公季 長德三年任之

諱居貞尊
三條天皇
左大臣
藤道長
右大臣
藤顯光
内大臣
藤公季

諱敦成尊
後一條天皇
攝政太政大臣
藤道長 長和五年任之
攝政關白左大臣
藤頼通 寛仁元年攝政、同三年任

太政大臣
藤公季 治安元年任之
右大臣
藤實資 治安元年任之
諱敦良尊
後朱雀天皇
關白左大臣
藤頼通
内大臣
藤教通

關白 治安元年自内大臣任之
左大臣
藤顯光 寛仁元年任之
内大臣
藤教通 同上
右大臣
藤實資

諱親仁尊
後冷泉天皇
關白太政大臣
藤頼通 康平四年任太政大臣
右大臣
藤頼宗 康平三年自内大臣任之
内大臣
源師房 治暦元年任之
諱尊仁尊
後三條天皇
關白太政大臣
藤教通 延久二年任太政大臣

關白左大臣
藤教通 康平三年任左大臣、治暦四年任關白
右大臣
藤師實 治暦元年、自内大臣任之
左大臣
藤師實 延久元年任之

右大臣
源師房 同上
諱貞明尊
白河天皇
關白太政大臣
藤教通
太政大臣
藤信長 承暦四年、自内大臣任之
右大臣
源師房
源顯房 永保三年任之

内大臣
藤信長 同上
關白左大臣
藤師實 承保二年任關白
左大臣
源俊房 永保三年、自右大臣任之
右大臣
藤俊家 承暦四年任之
内大臣

内大臣
藤師通 永保三年任之
諱善仁尊
堀河天皇
攝政關白太政大臣
藤師實 應德三年攝政、寛治二年大政大臣、同四年任關白
太政大臣
藤信長
關白右大臣
藤忠實 康和二年任右大臣、長治二年任關白
右大臣

藤能長 承暦四年任之
關白内大臣
藤師通 嘉保元年任關白
左大臣
源俊房
内大臣

諱宗仁尊

源顯房　源雅實康和二年任之

鳥羽天皇

攝政關白太政大臣

藤忠實天仁元年攝政天永三年任太政大臣同四年任關白

關白左大臣

藤忠通保安三年任之

太政大臣

源雅實保安三年自右大臣任之

左大臣

源俊房

右大臣

藤家忠保安三年任之

內大臣

源有仁同上

諱顯仁尊

崇德天皇

攝政關白太政大臣

藤忠通大治三年任之

左大臣

藤家忠大治六年任之

左大臣

源有仁保延二年自右大臣任之

右大臣

藤宗忠保延二年自內大臣任之

內大臣

藤頼長保延二年任之

諱體仁尊

近衛天皇

攝政關白太政大臣

藤忠通

太政大臣

藤實行久安六年自右大臣任之

諱雅仁尊

左大臣

源有仁

左大臣

藤頼長

右大臣

藤雅定久安六年自內大臣任之

內大臣

藤實能久安六年任之

後白河皇

關白

藤忠通

太政大臣

藤實行

太政大臣

藤宗輔保元二年自右大臣任之

左大臣

藤頼長

左大臣

藤實能保元元年自內大臣任之

藤伊通保元二年自內大臣任之

右大臣

藤基實保元二年任之

內大臣

藤公教同上

諱守仁尊

二條天皇

太政大臣

藤宗輔

太政大臣

藤伊通平治二年任之

關白左大臣

藤基實保元三年任關白平治二年任左大臣

左大臣

藤基房長寬二年自右大臣任之

右大臣

藤公能平治二年任之

右大臣

藤經宗長寬二年任之

諱順仁、尊

内大臣
藤公教
藤兼實 長寛二年任之
六條天皇
攝政
藤基實 永萬元年任之
太政大臣
平清盛 仁安二年自内大臣任之
左大臣
藤經宗 仁安元年任之

内大臣
藤宗能 永暦二年任之
攝政
藤基房 仁安元年任之
太政大臣
藤忠雅 仁安三年自内大臣任之
右大臣
藤兼實 同上

諱憲仁、尊

内大臣
源雅通 仁安三年任之
高倉天皇
攝政關白太政大臣
藤基房 嘉應二年任太政大臣承安年任關白
太政大臣
藤師長 安元三年自内大臣任之
左大臣
藤經宗
内大臣

太政大臣
藤忠雅
關白内大臣
藤基通 治承三年任關白内大臣
右大臣
藤兼實
内大臣

諱言仁、尊

源雅通
安德天皇
攝政内大臣
藤基通
左大臣
藤經宗
内大臣
平宗盛 壽永元年任之
後鳥羽天皇
攝政

平重盛 安元三年任之
攝政内大臣
藤師家 壽永二年任之
右大臣
藤兼實
内大臣
藤實定 壽永二年任之
攝政關白

諱尊成、尊

藤師家
攝政關白太政大臣
藤兼實 文治二年攝政同五年任太政大臣建久二年任關白
太政大臣
藤兼房 建久七年自内大臣任之
左大臣
藤實定 文治五年自右大臣任之
右大臣
藤賴實 建久九年任之
藤忠親 建久二年任之

藤基通 元暦元年再攝政建久七年任關白
左大臣
藤經宗
藤實房 建久元年自右大臣任之
藤兼雅 建久九年自右大臣任之
右大臣
藤良通 文治二年任之
藤良經 建久六年任之

諱為仁尊

土御門天皇

攝政

藤基通

攝政太政大臣

藤良經 建仁二年攝政元久元年任太政大臣

左大臣

藤兼雅

右大臣

藤忠經 承元元年自内大臣任之

藤良輔 承元三年自内大臣任之

内大臣

藤實宗 元久二年任之

諱守成尊

順德天皇

關白

藤家實

左大臣

藤隆忠

藤道家 建保六年自右大臣任之

右大臣

源實朝 建保六年自内大臣任之

太政大臣

藤賴實 正治元年自右大臣任之

關白

藤家實 建永元年任之

左大臣

藤隆忠 承元二年自内大臣任之

右大臣

藤道經 承元二年自内大臣任之

内大臣

源通親 正治元年任之

藤公繼 承元三年任之

太政大臣

藤公房 建保六年自内大臣任之

右大臣

藤良輔 建曆元年自右大臣任之

藤公繼 建曆元年任之

藤家通 承久元年自内大臣任之

内大臣

藤信清 建曆元年任之

藤公經 承久三年任之

諱茂仁尊

後堀河天皇

攝政關白太政大臣

藤家實 承久二年任攝政太政大臣、貞應二年任關白

藤道家 承久三年任攝政太政大臣、貞應二年任關白

太政大臣

藤公經 貞應元年自内大臣任之

左大臣

藤良平 安貞元年自内大臣任之

右大臣

藤師經 元仁元年自内大臣任之

内大臣

藤實氏 寬喜三年任之

諱秀仁尊

四條天皇

攝政

藤教實 貞永元年任之

藤兼經 嘉禎三年任之

左大臣

内大臣

源通光 承久元年任之

左大臣

藤家通 承久三年任之

藤公繼 元仁元年自右大臣任之

藤教實 寬喜三年自右大臣任之

右大臣

藤兼經 寬喜三年自内大臣任之

攝政

藤道家 嘉禎元年任之

太政大臣

藤良平 曆仁二年任之

諱邦仁尊

藤良實暦仁元年自右大臣任之
右大臣
藤實親暦仁元年任之
内大臣
源定通嘉禎二年任之
藤家嗣暦仁元年任之
藤兼平仁治二年任之
後嵯峨天皇
關白
藤兼經仁治三年任之

右大臣
藤實氏嘉禎元年任之
藤實經仁治元年任之
内大臣
藤基家嘉禎三年任之
藤家良仁治元年任之
關白
藤良實同上

諱久仁尊

左大臣
藤實經寛元二年任之
内大臣
藤忠家同上
後深草天皇
太政大臣
藤實氏寛元四年任之
攝政
藤實經同上
左大臣

右大臣
藤兼平同上
太政大臣
源通光同上
攝政
藤兼經寶治二年任之
右大臣

諱恒仁尊

藤兼平寛元四年任之
内大臣
藤實基同上
藤道良同上
此御宇寶治元年及建長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康元元年正嘉元年二年正元元年公卿補任闕其轉任之次恐有脫略
龜山天皇
關白
藤兼平

藤忠家同上
内大臣
源具實建長二年任之
關白
藤良實弘長元年任之

藤實經文永二年任之
藤基忠文永五年任之
太政大臣
藤公相弘長元年自左大臣任之
左大臣
藤家經文永六年任之
右大臣
藤師忠文永八年自内大臣任之
内大臣
藤冬忠文永二年任之

藤基平文永四年任之
藤忠家文永十年任之
左大臣
藤實雄同上
右大臣
藤通雅文永六年自内大臣任之
内大臣
藤公親弘長元年任之
源通成文永六年任之
藤師繼文永八年任之

諱世仁尊

後宇多天皇

攝政

藤忠家 文永十一年任之

攝政關白太政大臣

藤兼平 文永十一年攝政建治二年任太政大臣弘安二年任關白

太政大臣

藤通雅 建治元年任之

左大臣

藤師忠 建治元年自右大臣任之

内大臣

攝政

藤家經 同上

太政大臣

藤基忠 弘安八年任之

右大臣

藤忠教 建治元年任之

内大臣

諱熙仁尊

藤師繼

伏見天皇

關白

藤師忠 弘安十年任之

藤忠教 正應四年任之

太政大臣

源基具 正應二年任之

左大臣

藤兼基 永仁四年自右大臣任之

内大臣

藤家基 建治元年任之

關白

藤家基 正應二年任之永仁元年再任之

藤兼忠 永仁五年任之

太政大臣

藤實兼 同上

右大臣

藤師教 永仁四年自内大臣任之

内大臣

諱胤仁尊

源通基 正應元年任之

藤公守 同上

藤實重 正應五年任之

源通雄 永仁五年任之

後伏見天皇

攝政

藤兼忠 永仁六年任之

太政大臣

藤公守 正安元年任之

右大臣

藤信嗣 正應三年任之

藤公孝 正應四年任之

藤定實 永仁四年任之

藤公衡 永仁六年任之

攝政

藤兼基 正安元年任之同二年任太政大臣

左大臣

藤師教 同上

右大臣

諱邦治尊

藤公衡 正安元年任之

内大臣

藤冬平 正安元年任之

後二條天皇

關白

藤兼基

太政大臣

源定實 乾元元年任之

藤實家 德治元年任之

右大臣

藤公孝 同上

關白

藤師教 嘉元三年任之

太政大臣

藤公孝 同上

左大臣

藤冬平 嘉元三年自右大臣任之

藤家平 嘉元三年自内大臣任之

内大臣

藤實家 嘉元三年任之

諱富仁尊

花園天皇

攝政

藤師教 延慶元年任之

關白

藤家平 正和二年任之

藤内經 文保二年任内大臣關白

太政大臣

内大臣

藤内實 乾元元年任之

藤道平 德治元年任之

攝政關白太政大臣

藤冬平 延慶元年攝政應長元年任太政大臣同二年任關白正和四年再任關白

關白

藤道平 正和五年任之

太政大臣

藤實家 延慶元年任之

藤實量 文保二年任之

左大臣

藤經平 正和五年任之

右大臣

藤公顯 文保元年自内大臣任之

内大臣

源具守 正和六年任之

諱尊治尊

後醍醐天皇

關白太政大臣

藤信嗣 延慶二年任之

左大臣

藤公衡 延慶二年任之

藤實泰 文保二年自右大臣任之

右大臣

藤家定 文保二年任之

内大臣

藤公茂 文保元年任之

關白

藤冬平 正中元年任之

關白

藤房實 正中元年任之

藤冬教 同上

太政大臣

源通雄 同上

左大臣

藤基嗣 元弘元年自右大臣任之

右大臣

藤兼季 元亨二年任之

藤内經 元應元年任之

藤道平 嘉暦二年任之

藤經忠 元德二年任之

太政大臣

藤實重 元應元年任之

左大臣

藤實泰

右大臣

藤家定

源長通 元弘元年任之

内大臣

源有房 元應元年任之

藤師信 同上

藤實衡 正中二年任之

藤季衡 元弘元年任之

諱康仁尊

光嚴天皇

關白

藤冬教

左大臣

藤基嗣

内大臣

源通重 同上

藤冬氏 元亨二年任之

藤公賢 元德二年任之

太政大臣

藤兼季 正慶元年任之

左大臣

藤道平 正慶二年再任之

右大臣
源長通 正慶元年任之
内大臣
源通顯 同上
後醍醐天皇 重祚
左大臣
藤道平
右大臣
藤經忠 同上
藤公賢 建武二年自内大臣任之

右大臣
藤季衡 同上
内大臣
藤公賢 正慶二年再任之
左大臣
藤冬教 建武二年任之
右大臣
源長通
内大臣

内大臣
藤經通 建武二年任之
光明天皇 諱豊仁尊
關白
藤經忠 建武三年任之
藤經通 曆應元年任之
藤師平 同上
太政大臣
源長通 曆應三年任之
右大臣

藤定房 建武元年任之
關白
藤基嗣 建武四年任之
藤道教 康永元年任之
藤良基 貞和二年任之
太政大臣
藤公賢 貞和四年任之
内大臣

藤經教 貞和三年任之
内大臣
藤實忠 康永二年任之
藤道嗣 貞和三年任之
崇光天皇 諱興仁尊
關白
藤良基
左大臣
藤經教 貞和元年任之
内大臣

源具親 曆應二年任之
藤冬信 貞和元年任之
藤公清 貞和二年任之
太政大臣
藤公賢
右大臣
藤道嗣 貞和五年任之
内大臣

藤公重 貞和五年任之
後光嚴天皇 諱弥仁尊
關白
藤良基
關白左大臣
藤經教 延文三年任關白
藤冬通 貞治元年任左大臣 應安元年任關白
右大臣
藤實俊 貞治五年自内大臣任之
内大臣

藤長定 觀應二年任之
太政大臣
源通相 貞治五年自右大臣任之
關白左大臣
藤道嗣 延文五年任左大臣 同六年任關白
藤師良 應安二年任關白 同三年任左大臣
右大臣
藤忠基 應安三年任之
内大臣

藤公秀文和元年任之
藤實夏貞治二年任之
藤經顯應安三年任之

藤公忠延文五年任之
藤實繼貞治六年任之

諱緒仁尊

後圓融天皇

太政大臣
藤良基永德元年任之
關白左大臣
藤師嗣永和四年自右大臣任左大臣康曆元年任關白
左大臣
源義滿永德二年自內大臣任之

關白左大臣
藤師長
藤忠基永和元年自右大臣任左大臣關白
右大臣
藤兼嗣永和四年自內大臣任之

諱幹仁尊

內大臣
藤公直永和四年任之

內大臣
藤實時永德二年任之

後小松天皇

攝政太政大臣
藤良基
關白
藤師嗣嘉慶二年任之應永五年再任之
藤忠嗣應永十二年任之初名良嗣
太政大臣
藤滿基應永十六年任之

攝政
藤兼嗣嘉慶元年任之
關白
藤經嗣應永元年任之同六年再任之同十七年又任之
太政大臣
藤實時應永元年任之

源義滿同上
左大臣
藤實冬應永九年自左大臣任之
源善成同上
藤公行應永十八年自右大臣任之
右大臣
藤通定應永二年自內大臣任之
藤冬家應永十八年任之
內大臣
藤嗣房應永三年任之

源具通應永二年自右大臣任之
左大臣
藤公直應永二年自右大臣任之
藤公定同上
右大臣
藤實直應永元年任之
藤教嗣應永六年自內大臣任之同九年再任之
內大臣
藤公豐應永二年任之
源義持應永十六年任之

諱實仁尊

稱光天皇

關白
藤經嗣
藤持基應永三十一年任之
左大臣
藤公行
右大臣
藤實永應永二十七年自內大臣任之
藤兼良應永三十一年自內大臣任之
內大臣

關白
藤滿教應永二十五年任之
太政大臣
藤公俊應永二十七年任之
右大臣
藤冬家
藤公光同上
內大臣
源義持

諱彥仁尊

藤宗氏 應永二十七年任之
藤房嗣 應永三十三年任之
藤滿季 應永三十一年任之

後花園天皇

攝政關白太政大臣
藤持基 正長元年任攝政永享四年任太政大臣同五年任關白
藤兼良 永享四年攝政文安三年自左大臣任太政大臣同四年任關白

關白太政大臣
藤房嗣 文安二年任關白寬正二年任太政大臣

關白太政大臣
藤持通 享德二年任關白長祿二年任太政大臣

太政大臣
源清通 享德元年任之

太政大臣
藤公名 康正元年任之

關白
藤房平 享德三年自左大臣任之

關白
藤教房 長祿二年自左大臣任之

左大臣
源義教 永享四年自內大臣任之
藤實量 長祿三年自右大臣任之

左大臣
藤實凞 康正元年自右大臣任之
源義政 寬正元年自右大臣任之

右大臣
藤教基 長祿元年自內大臣任之
源通尚 寬正六年自內大臣任之

右大臣
藤公有 寬正三年自內大臣任之

內大臣
藤持忠 嘉吉元年任之

內大臣
藤信宗 永享四年任之
藤時房 文安二年任之

諱成仁尊

藤公保 寶德二年任之
藤政忠 寬正六年任之
藤實雅 長祿元年任之

後土御門天皇

關白
藤持通
藤政嗣 文明二年自左大臣任之
藤政忠 文明十九年自內大臣任之
藤尚基 明應六年自右大臣任之

關白
藤兼良
藤政基 文明八年自左大臣任之
藤尚通 明應二年自右大臣任之

關白太政大臣
藤政平 文明十五年任關白同十七年任太政大臣

關白太政大臣
藤政家 文明十一年任關白長享二年任太政大臣

藤冬良 長享二年任關白明應二年任太政大臣

太政大臣
源通博 文明十三年自右大臣任之

左大臣
藤勝光 文明八年自內大臣任之
藤實遠 文明十五年自右大臣任之
藤政長 明應二年自右大臣任之

左大臣
源義政
藤教季 文明十三年自右大臣任之
藤實淳 長享元年自內大臣任之
藤公興 明應二年自右大臣任之

右大臣
源通尚
藤信量 文明十五年自內大臣任之

右大臣
藤公敦 文明十一年自內大臣任之
源豐通 明應八年自內大臣任之

諱勝仁

內大臣
源通秀 文明十七年任之
藤尚經 明應八年任之
後柏原天皇
關白
藤冬良
藤兼輔 永正十一年任之
藤植家 大永五年任之
太政大臣
藤實淳 永正六年自左大臣任之

內大臣
源義尚 長享二年任之
關白
藤尚經 文龜元年任之
藤尹房 永正十五年任之
關白太政大臣
藤尚通 永正十年任關白同十一年任太政大臣

本朝通鑑　卷三　朝議部　三十七　何不成舍藏

諱知仁

左大臣
藤公興
藤實香 永正十五年自右大臣任之
右大臣
藤公藤 永正三年自內大臣任之
內大臣
藤實隆 永正三年任之
源通言 大永三年任之
後奈良天皇
關白太政大臣

藤政長 永正十五年自左大臣任之
左大臣
藤公亂 大永三年自內大臣任之
右大臣
藤經名 大永元年自內大臣任之
內大臣
藤實望 永正十二年任之
關白

前嗣初名晴嗣

藤植家 天文五年任關白同六年任太政大臣
關白
藤忠冬 天文十一年任之
藤晴良 同上
藤前嗣 天文二十三年任之
左大臣
藤實宣 天文[illegible]年自內大[illegible]任之
藤公賴 天文十[illegible]年自右大臣[illegible]之
藤公朝 弘治三年自右大臣任之
右大臣

藤植通 天文二年任之
藤尹房 天文三年任之
藤房通 天文十四年任之
藤兼冬 天文二十二年任之
太政大臣
藤實香 天文四年任之
左大臣
藤公彥 天文十五年自右大臣任之
右大臣
源通言 大永八年任之

本朝通鑑　卷三　朝議部　三十八　何不成舍藏

諱方仁

前久初名前嗣

藤公條 天文十一年自內大臣任之
內大臣
藤秀房 天文十五年任之
藤兼秀 弘治三年任之
正親町天皇
關白太政大臣
藤前久 天正十年任太政大臣
關白
藤兼孝 天正六年任之
藤內基 天正九年任之

藤家輔 弘治三年自內大臣任之
內大臣
藤公兄 天文二十三年任之
關白太政大臣
豐臣秀吉 天正十三年自內大臣任關白同十四年任太政大臣
關白
藤昭實 天正十三年任之

信輔初名信基
諱周仁尊

藤晴良 文禄十一年任之
左大臣
藤信輔 天正十三年自内大臣任之
右大臣
平信長 天正五年自内大臣任之
内大臣
藤尹豊 元亀三年任之
藤實枝 天正七年任之
後陽成天皇
関白太政大臣

左大臣
藤公朝
右大臣
藤家輔
藤晴季 天正十三年自内大臣任之
内大臣
藤惟房 天正元年任之
藤公雄 天正八年任之
関白

豊臣秀吉
関白
藤信尹 慶長十年任之
藤忠栄 慶長十三年任之
右大臣
藤晴季
源家康 慶長八年自内大臣任之、至元和二年任太政大臣
内大臣
平信雄 天正十五年任之
藤信尚 慶長十六年任之

豊臣秀次 文禄元年自左大臣任之
藤兼孝 慶長五年任之
藤信房 慶長十一年任之
左大臣
藤信輔
右大臣
豊臣秀頼 慶長十年自内大臣任之
内大臣
源秀忠 慶長十年自大納言任之、至同十九年任右大臣、寛永三年任太政大臣

右自神武天皇至後陽成天皇、各於一朝之中挙其極官、分類載之、而註年號于其下、明拜任之前後、而便於観覧。

寛文庚戌之秋　　弘文院學士林恕

京都守護職始於此
鎌府置政所及問注所始于此

武職
征夷大将軍源頼朝
執権
北條時政 治承四年任之
六波羅
中原親能 掃部頭、文治四年任之
平實平 土肥次良、文治五年任之
國親 数四良、建久三年任之
中原親能 建久七年再任
政所

六波羅
藤高能 寿永二年任之。今按、東鑑頼朝治世之始、京都之守護者義経也。義経出奔之後、時政暫在京、東帰之後、藤能保守京都、使高能居六波羅
有範 三條左衛門、建久五年任之
中原親盛 斎院次官、建久九年任之
問注所

置侍所司。

鎮西守護始于此。

大江廣元 大膳大夫、號政所別當、建久元年任之

侍所司

平景時 梶原平三、建久二年任之

鎮西守護

藤遠景 天野藤内、建久二年任之

征夷大將軍源頼家

執權

北條時政

政所

康信 三善、屬入道善信、號問註所執事

侍所別當

平義盛 和田小太郎、治承四年任之

鎮西守護

平實平

六波羅

藤能直 大友左近將監、建久元年任之

政所

北條時政蟄居於伊豆。

大江廣元

問註所

三善善信

征夷大將軍源實朝

執權

北條時政 元久二年閏七月蟄居於豆州

六波羅

源朝雅 武藏守、建仁三年任之

藤季時 元久二年任之

政所

藤行光 二階堂信濃守、正治元年任之

侍所

平義盛

執權

北條義時 相模守、元久二年任之。據東鑑、則大江廣元與義時連署

政所

藤行光

中原師員 承元元年任之

二階堂行盛剃髮號行然。

平政子攝將軍職。

中原師俊 書博士、建暦元年任之

問註所

三善善信

侍所

北條義時 建保元年義盛叛死之後、義時兼之

征夷大將軍藤頼經

平政子 自承久元年至嘉禄元年攝職

執權

藤行盛 二階堂信濃民部大夫、剃髮號行然、建保元年任之

侍所

平義盛

侍所司

北條泰時 藤行村、平義村、江能範、藤光家副之

執權

置評定所。

二階堂行村剃髮號行西、齋藤長定剃髮號淨円、大江季光剃髮號西阿、佐々木信綱剃髮號虚假。

北條義時 右京大夫、任陸奥守

北條時房 相模守

評定衆

中原師員 助教、後任攝津守、又任大膳權大夫、又任主計頭

藤家長 中條出羽守

藤基經 後藤左衛門尉、後任佐渡守、又任玄蕃頭

三善康連 太田玄蕃允、後任民部少丞

藤長定 齋藤左兵衛尉、剃髮號淨円

源信綱 佐々木前近江守、剃髮號虚假

北條泰時 武藏守

北條經時 武藏守、仁治三年任之

評定衆

平義村 駿河前司

藤行村 二階堂隱岐守、剃髮號行西

三善倫重 天野民部大夫、後任大和守、又任對馬守

藤業時 佐藤相模大掾、後任民部大丞

大江季光 毛利藏人大夫、剃髮號西河

藤爲光 攝津左衛門尉

結城朝光剃髮号日阿、
相模三良剃髮号眞照、
藤基行剃髮号行阿、

平宗光 土屋左衛門尉
北條朝時 遠江守
平資時 相模三良、剃髮號眞照
藤行義 出羽守
北條朝直 武藏守
藤義景 秋田城介
藤基行 隠岐左衛門尉、剃髮號行阿
北條經時
藤泰綱 宇都宮前下野守、寛元元年任之
六波羅

藤朝光 結城前上野介、剃髮號日阿
清原季氏 右衛門大夫
平泰村 三浦若狭守
藤爲佐 肥後守、太宰少貳
北條政村 右馬權頭
清原満定 左衛門尉
北條有時 駿河守
大江泰秀 長井前甲斐守
六波羅
藤光季 伊賀判官、承久元年任之

両六波羅號始于此、
初置問註所執事、
初置小侍所、

大江親廣 民部少輔入道
北條時房 居六波羅南方、承久三年
泰時時房在京、両六波羅之號始於此
北條重時 相模守、後任陸奥守
自寛喜三年一人兼南北
問註所
三善善信
三善康俊 町野民部大輔、嘉禄元年任執事
侍所
北條重時 承久元年任之、此時

北條泰時 居六波羅北方
北條時氏 元仁元年代泰時居北方
北條時盛 元仁元年代時房居南方
政所
藤行盛
藤光宗 承久三年任執事
問註所
三善康時 加賀民部大輔、暦仁元年任之
侍所
北條實泰 寛喜二年任之

初置鎮西守護、

初置小侍所、蓋政務無大小決於執權故、小侍所別當、唯沙汰營中事
鎮西守護
藤資能 貞永元年任之
征夷大将軍藤頼嗣
執權
北條經時
北條重時 宝治元年任之
評定衆
北條有時

鎮西守護
藤資頼
執權
北條時頼 寛仁四年任之
評定衆
北條政村 建長元年十二月、兼一番引付頭
北條朝直 建長元年十二月、兼二番引付頭

伊賀式部大夫剃髮号光西、

北條資時 建長元年十二月、兼三番引付頭
大江季光
平泰村
藤行義
藤爲佐
三善康連
清原満定
平光村 前能登守、寛元二年任之
平秀胤 千葉上総權介、寛元二年任之
大江忠成 前刑部少輔、寛元三年任之

中原師員
大江泰秀
藤基綱
藤義景
三善倫重
清原季氏
藤光宗 伊賀式部大夫、剃髮號光西、寛元二年任之
三善倫長 對馬外記大夫、寛元二年任之
北條時章 前尾張守、宝治元年

二階堂行久剃髮号行日、

藤行久 二階堂常陸宗剃髮號行日、建長元年任之

引付衆

藤行泰 二階堂前筑前守

藤長泰 左衛門尉

六波羅

北條長時 宝治元年任之

問註所

三善康持

征夷大將軍宗尊親王

任之、建長三年、兼三番引付頭

引付衆

藤行方 二階堂前和泉守

藤行綱 二階堂前伊勢守

藤景頼 左衛門尉

政所

藤行盛

問註所

三善康連 寛元三年任執事

執權

北條時頼

北條長時 康元元年任之

北條時宗 文永元年任之

評定衆

北條朝直 康元元年、轉一番引付頭

藤光宗

大江泰秀

藤泰綱

藤行久

執權

北條重時

北條政村 康元元年十一月任之

評定衆

北條政村

北條時章 康元元年、轉二番引付頭

藤行盛 建長四年、兼四番引付衆

藤行義

藤義景 建長四年、兼五番引付頭

三善倫長

二階堂行忠剃髮号行二、小田時家剃髮号道貝、

三善康宗 太田民部大夫正嘉二年任之、

北條實時 陸奥掃部助後任越後守、建長五年任之、兼三番引付頭

藤行方 正元元年任之、兼四番引付頭

藤行綱 二階堂前伊勢守剃髮號行願、文永元年任之

中原師連 攝津[illegible]頭文永元年任之

北條時廣 前越前守、文永二年任之

北條教時 中務權大輔文永二年任之

引付衆

清原滿定

北條長時 康元元年六月任之

藤泰盛 康元元年任之、兼五番引付衆

藤景頼 正元元年任之

藤行忠 二階堂左衛門少尉剃髮號行一、文永元年任之

藤時家 小田前伊賀守剃髮號道貝、文永元年任之

大江時秀 長井宮內權大輔文永二年任之

藤行方 建長五年爲四番頭

藤行泰

藤長泰

北條實時 建長四年任之

三善康持 建長四年任之

藤泰盛 建長五年任之

藤爲佐 建長五年任之

中原即連 建長六年任之

大江時秀 建長六年任之

藤基政 前壹岐守、正嘉元年任之

引付衆

藤行綱

藤景頼

藤基綱 前佐渡守、建長四年任之

清原教隆 前參河守、建長四年任之

藤頼景 城次良、建長五年任之

大江政茂 那波左近大夫將監建長六年任之

北條教時 康元元年任之

藤行忠 正嘉元年任之

藤元政 伊賀左衛門尉 正元元年任之
藤行氏 隠岐左衛門尉 正元元年任之
北條廣時 前越前守 文永元年任之
北條公時 左近大夫将監 文永二年任之
北條宣時 武蔵五郎 文永二年任之
源氏信 佐々木前對馬守 文永二年任之
北條公時
北條宣時
藤光政

藤時家 小田前伊賀守 正元元年任之
藤清時 齋藤左衛門尉 弘長三年任之
北條義政 陸奥左近大夫将監 文永二年任之
北條業時 彈正少弼兼左馬權助 文永二年任之
藤行有 二階堂備中守 文永二年任之
北條業時
藤行有
藤清時

北條時村 文永六年任之
藤景細 同上
藤顯盛 文永六年任之
藤長經 上總左衛門尉 文永六年任之
三善倫經 文永六年任之
藤行章 二階堂左衛門尉 文永七年任之

六波羅
北條長時
北條時輔 相模三郎 文永元年任之、居南方

北條顯時 同上
藤行清 二階堂常陸左衛門尉 文永六年任之
藤基頼 後藤左衛門尉 文永六年任之
三善政康 町野備後民部大夫 文永六年任之

六波羅
北條時茂 陸奥弥四郎 康元元年任之

政所
藤行盛 建長四年兼四番引付頭

三善倫長剃髪号善長、城時盛剃

政所
藤行頼 二階堂前加賀守 弘長二年任之

問註所
三善康連
三善康有 太田七郎 弘長二年任之

征夷大将軍源惟康

執權
北條時宗
北條義政 文永十年任之
北條貞時 弘安七年任之

藤行泰 建長五年任執事、兼五番引付衆
藤行實 二階堂筑前守 文永二年任之

問註所
三善康宗 康元元年任之

執權
北條政村
北條業時 弘安六年任之
北條宣時 前武蔵守 弘安十年任之

評定衆
北條時章 文永六年兼一番引付頭
北條時廣 文永六年兼四番引付頭
北條教時
藤泰盛 文永四年兼越訴奉行、同六年兼五番引付頭
藤景頼
藤時家
三善倫長 剃髪号善長
北條義政 文永四年任之、同六年

評定衆
北條實時 文永三年兼越訴奉行、文永六年兼二番引付頭
藤行義
中原師連
大江時秀
藤行綱
藤行忠
源氏信 文永三年任之
藤時盛 城左衛門尉 剃髪号道㐂

髮号道供

年兼三番引付頭
北條時村 左近大夫将監 文永七年任之、同十年兼二番引付頭
北條公時 尾張左近大夫将監 文永十年任之、建治元年兼四番引付頭、弘安四年轉三番頭、同六年轉二番頭
北條宣時 前武藏守 文永十年任之、建治三年兼二番引付頭、弘安六年轉一番頭
北條義宗 駿河守 建治三年任之

藤親致 摂津左近将監 弘安元年任之
北條時基 刑部少輔 弘安元年任之、同六年兼三番引付頭
藤頼綱 二階堂前下総守 弘安五年三月任之
源時清 佐々木前隠岐守 弘安六年任之
引付衆
北條義政
藤行佐 二階堂左衛門尉 文永七年任之
藤景泰 少貳左衛門尉 文永八年任之
藤義賢 二階堂出羽民部大夫 建治元年任之

文永四年任之
藤行有 二階堂前備中守 文永七年任之
北條宗政 相摸左近大夫将監 文永九年任之、同十年兼三番引付頭、建治三年轉一番頭
藤景綱 前下野守 文永十年任之
北條業時 建治二年任之、同三年兼三番引付頭、弘安四年轉一番頭
藤業連 中務丞 建治二年任之
北條顯時 左近大夫将監 弘安

元年任之、同四年兼四番引付頭
藤顯盛 城加賀守 弘安元年任之
藤宗景 城九良 弘安五年任之、同七年兼五番引付頭
北條政長 相摸式部大夫 弘安七年任之
引付衆
藤親致 摂津左近将監 文永八年任之
北條時基 刑部少輔 文永十年任之
源時清 佐々木前隠岐守 建治元年任之

上総義泰剃髮号覚然

藤行綱剃髮号行顔

藤頼經 二階堂下総守 建治元年任之
北條政長 相摸式部大夫 弘安元年任之
藤行宗 二階堂丹後守 弘安元年任之
藤宗景 城九良 弘安四年任之
源宗綱 佐々木前能登守 弘安四年任之
大江宗秀 長井備前太良 弘安五年任之
藤時景 城左衛門少尉 弘安五年任之
藤行頼 二階堂出羽左衛門尉 弘安六年任之
藤義泰 上総右衛門尉 剃髮号覚

然 弘安七年任之
六波羅
北條時輔
北條時國 建治二年任之、居南方
北條兼時 弘安七年任之、居南方
政所
藤行實
藤頼綱 弘安四年任執事
問註所
三善康有

藤行景 二階堂隠岐右衛門尉 建治元年任之
北條宗房 相摸右馬助 弘安元年任之
藤長景 城左衛門尉 弘安元年任之
北條忠時 陸奥右近大夫将監 弘安四年任之
藤行藤 二階堂備中左衛門尉 弘安五年任之
藤宗長 上総左衛門尉 弘安六年任之
三善宗康 町野備後左衛門尉 弘安六年任之

六波羅
北條時茂 居北方
北條義宗 文永八年任之、居北方
北條時村 弘安元年任之、居北方
北條盛房 正應元年任之、居南方
政所
藤行綱 剃髮號行顔 文永六年任執事
藤行忠 弘安六年任之
問註所
藤親致

征夷大將軍久明親王
時連 信乃前司入道道大
道嚴 攝津入道

執權
北條貞時
北條師時 正安三年任之
北條宗宣 嘉元三年任之
北條宣時
北條時村 同上

六波羅
北條盛房
北條宗方 左近大夫將監永仁五年任之居北方
北條兼時 居北方
北條久時 刑部少輔永仁元年任之居北方
北條宗宣 前上野介永仁五年任之居南方
北條基時 正安三年任之居北方

北條貞顯 中務大輔乾元元年任之居南方
北條時範 左馬助嘉元二年任之居北方
北條貞房 越前守延慶元年任之居北方

政所
藤行藤 永仁元年任之
藤行忠
行曉 乾元元年任之

問註所
道嚴
時連

鎮西探題
北條兼時 永仁元年三月自京赴鎮西北條氏鎮西探題始於此

鎮西探題始於此

征夷大將軍守邦親王

執權
執權

北條師時
北條煕時 相模守應長元年任之
北條宗宣
北條基時 讃岐守正和四年任之
北條貞顯 正和四年任之
北條高時 相模守文保元年任之
北條守時 相模守嘉暦元年任之
北條維貞 修理大夫嘉暦元年任之
北條茂時 右馬權頭元德二年任之

六波羅
北條貞房 居北方
北條貞顯 居南方
北條時敦 越後守正和元年任之居北方
北條維貞 陸奥守正和四年任之居南方
北條範貞 左近將監元亨元年任之居北方
北條貞將 越後守正中元年任之居南方
北條仲時 越後守元德二年任之居北方
北條時益 左近將監元德二年任之居南方

政所
行惠 二階堂美作入道元德元年任之
行曉
行註 二階堂三河入道元弘三年任之
道蘊 二階堂出羽入道元弘二年任之

問註所
時連

鎮西探題
北條英時 元亨元年任之

長門探題
北條時直

初置長門探題

征夷大將軍護良親王
征夷大將軍成良親王

執權
源直義 足利左馬頭建武元年任之

鎌倉管領始于此

征夷大將軍源尊氏

執事

高師直 武藏守，建武三年任之

細川清氏 相模守，延文三年任之

執事

仁木頼章 左京大夫，觀應二年任之

政所 伊勢伊勢守世々任之，飯尾、布施、蜷川、松田等為寄官

鎌倉管領源義詮

執事

上杉憲藤 中務少輔，建武四年任之

高師冬 播磨守，暦應三年任之

執事

高重茂 大和守，暦應元年任之

上杉憲顯 民部大夫，暦應三年任之

源基氏

執事

執事

畠山國清、剃髮号道誓

初置奥州管領，南帝皇子号征西將軍，起九州

上杉憲顯

仁木頼平 兵部大輔，文和二年任之

南宗繼 遠江守，文和元年任之

畠山國清 阿波守，剃髮號道誓，文和三年任之

政所

大江廣秀 大膳大夫，建武元年任之

畠山國清 居執事職兼任之

問註所

顯行 隼人正

奥州管領

斯波直持 延文元年任之

鎮西探題

一色直氏 此時菊池武光在肥後國，奉南帝皇子，稱征西將軍，寫押領九州

征夷大將軍源義詮

執事

執事

始改執事號管領職

三管領始于此

細川清氏

畠山義深 尾張守，貞治五年任之

斯波道朝 尾張修理大夫入道，康安元年任之

細川頼之 武藏守，貞治五年任之

鎌倉管領源基氏

執事

畠山道誓

上杉憲顯 民部大輔，貞治二年再任，自是鎌倉執事代々皆上杉氏也

執事

高師有 陸奥守，貞治元年任之

上杉憲春 兵部大輔，貞治三年任之

鎮西探題

斯波氏經

政所

藤行詮 二階堂信乃式部大夫

征夷大將軍源義滿

管領

細川頼之

細川頼元 右京大夫，明徳元年任之

斯波義重 左兵衛督，應永十二年任之

自此時以斯波、細川、畠山號之三管領

管領

斯波義將 左衛門督，康暦元年任之

畠山基國 尾張守，應永五年任之

鎌倉源氏滿 自是關東武士稱氏滿為御所，稱上杉為管領

管領

上杉能憲 兵部大輔，剃髮號道諲，應安元年任之

上杉憲方 安房守，剃髮號

管領

上杉憲春 刑部大輔，剃髮號道弥，永和三年任之

上杉朝宗 中務少輔，剃髮

号道合、朝宗剃髪号禅助、
今川貞世剃髪号了俊、四職及所司代始于此、

道合康暦元年任之
政所
藤行康 山城宮内入道 應安元年任之
鎮西探題
今川貞世剃髪號了俊
世傳、義満之治世置侍所職、使山名一色赤松佐々木京極交代掌之、且沙汰洛中政務、謂之四職、其當職在國、使家臣居京聽訟者、號所司代、
征夷大將軍源義持
征夷大將軍源義量
管領

號禅助、應永二年任之
鎮西探題
澁川満頼 應永三年任之
管領

斯波義重
畠山満家 應永十七年任之
鎌倉管領源氏満
執事
上杉憲方
上杉朝宗
源満兼
執事
上杉朝宗
源持氏

斯波義淳 應永十六年任之
細川満元 應永十九年任之
執事
上杉憲孝 右京亮
執事
上杉憲定 安房守、剃髪號長基、應永十二年任之

氏憲剃髪号禅秀

執事
上杉氏憲 右衛門佐、剃髪號禅秀、應永十八年任之
政所
二階堂行崇 應永二十二年任之
鎮西探題
澁河義俊 應永二十五年任之
征夷大將軍源義教
管領

執事
上杉憲基 安房守、應永二十二年任之
政所
結城氏朝 中務大輔 應永三十三年任之
管領

畠山満家
細川持之 永享六年任之
鎌倉源持氏
管領
上杉憲實
政所
小山廣朝 永享二年任之
鎮西探題
澁河満直 正長元年任之
征夷大將軍源義勝

斯波義淳 正長元年再任
政所
結城氏朝
鎮西探題
澁河教直 永享六年任之

管領　細川持之　　管領　畠山持國 剃髪號徳本嘉吉二年任之

鎌倉御所關

管領　上杉清方 兵庫頭

征夷大將軍源義政

征夷大將軍源義尚

管領　　管領

畠山持國 宝徳元年再任　　細川勝元 文安二年任之

畠山政長 寛正五年任之　　斯波義廉 應仁元年任之

細川政元 文明十八年任之

鎌倉源成氏 左馬頭

管領　　管領

上杉憲忠 右京亮文安二年任之　　上杉房顯 兵部少輔

上杉顯定 民部大輔應仁元年任之

源政知 左馬頭成氏敗亡之後以政知補關東主赴鎌倉而不能入遂住伊豆國下田號堀越御所

征夷大將軍源義材 後改名義尹又改義稙

管領

畠山政長

征夷大將軍源義澄

管領　細川政元　　鎮西探題　澁川尹繁 明應九年任之

征夷大將軍源義澄 再任

管領　細川政元

征夷大將軍源義稙 再任

管領　大内義興　　管領　細川澄元

關東源政氏 左馬頭成氏子居古河

管領　　管領

兩上杉氏並立

上杉顯定 號山内上杉　　上杉定正 號扇谷上杉

征夷大將軍源義晴

管領　　管領

細川高國　　細川晴元

三好松永交執洛中權

三好長慶 任筑前守又號修理大夫細川家人也遂攻晴元執洛中畿内兵權　　松永久秀 號彈正三好家人也執洛中權

關東源晴氏 左兵衛督出古河居武州關宿

管領　　管領

上杉憲房 五良永正十二年任之　　上杉憲寛 四良居山内

小田原北條領關東

上杉憲政 四良　　北條氏康 宗瑞孫氏綱子

征夷大將軍源義輝

也遂出上杉憲政領関東其儀如上杉

管領

細川晴元

佐々木定頼 義晴義輝避三好亂在江州依定頼時稱管領代

松永久秀

管領

細川氏綱

三好長慶

三好義繼 左京大夫

征夷大將軍源義榮 永祿八年義輝被弑三好等奉義榮為將軍

関東源義氏 居古河稱御所義氏卒無男子有一女繼其跡居古河義氏從弟頼純居喜連川頼純子曰國朝天正十八年豊臣秀吉東征時以義氏女為國朝妻自是古河絶而喜連川

何不成舎藏

家到今僅存

上杉憲政讓其姓并管領職於長尾輝虎

管領

長尾輝虎 在越後國上杉憲政為北條被攻赴越後讓上杉氏并関東管領號於輝虎

征夷大將軍源義昭 織田信長立之後廢之自為武將

信長之後豊臣秀吉領天下而無將軍管領之號

慶長年中東照公任征夷大將軍而至萬萬世

寛文庚戌之秋

弘文院學士林恕

標記本朝通鑑附録三 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41
SS号=14664041